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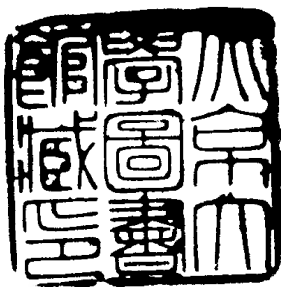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82/1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三七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識大錄不分卷(三)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 識大錄不分卷(三)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識大錄無

卷數》提要

陽言

楊言字惟仁浙江鄞人舉正德庚辰進士授行人使  
于代代王好學以言為儒賓礼甚隆因為諸生講易  
諸生即翕然師事之其後以易舉者凡數輩嘉靖乙  
酉遷礼科給事中時方以大礼故臣隆更相水火而  
張璁桂芳陰斥言使附己不與乃屢疏抗諍議謂  
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視德殿明親也也不復稱於太  
廟以干正統明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獻帝雖  
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教襲世室之

識大錄

楊言

名并矣我太祖太宗既正祀世室而後恭以獻  
帝可乎至以獻帝為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  
獻帝為禰而宗之是近無教授也諸所云云皆為不  
然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達喜而  
達怒宜臣之情我義有不可即頃首闕下必不敢奉  
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疏言曰先帝要駕時江彬扶  
違軍四萬圍為不軌内外洶々矣元輔楊廷和不衆  
其以寡謀誅之頃刻奔定義主之計此社稷之難  
非止開國伏命者也即使有罪倘當十世宥之今以

奸人之言既說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婿矣乃又聽百  
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卿里此何謂者臣謂若編  
修葉桂章輩有懷非事非刑即編耳夫以未彰之罪  
而致既去之臣蓋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達  
之陰私曾無左証尤大無謂惟陛下財察之君以  
無稽曖昧之詞或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為聖世一大  
累哉書奏上大怒刑鞠于午門至折指終不易詞  
乃謫列宿州居官南刑部郎中改文選司而忌者傾  
之又謫夷陵知州稍遷至湖廣恭議忘者復傾之遂

### 藏大錄

削籍歸年七十五歲卒于家官居官所至別好興利  
吏民頌德性為孝友仕不忘親有井肯不遠數千里  
致之餘糧雖微直以歸其父置生產與諸兄弟相共  
戚休同之沒齒無間言諸子任有資行者延師以教  
之成業又資之不履家居角巾布袍崇尚約素曰吾  
以馬子孫倡耳拙以豪侈相矜高者必痛戒之曰吾  
死不殯女曹有此行也

### 鄭一鵬

鄭一鵬字九第號柳齋幼岐嶷不狎戲稍長淹貫群  
書未冠領鄉薦登正德辛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嘉  
靖改元世宗念年相與戰功議封伯爵一鵬上書首  
補楊廷和勸其力辭廷和然之辭弗館中卒業授戶  
科給事中致嚴增吏科左給事中巡視光祿疏陳十  
四事善惡淺論攬納使冒及內豎強索置之法由是  
寺中宿弊為清載者不貲然近侍頗弗使甲申七月  
一鵬與科道倡百官伏闕請正大孔廷杖三十雖被

### 藏大錄

挫折志操愈勵極論庸書桂萼張璁方獻夫妄議大  
祀以搖國是武定侯郭勛通賄略呈親張鶴齡占田  
五畝先獲論劾他如疏重結廷疏罷蔡熙即有獻  
疏宥諫官阮憲遣歸以安輿情疏設兵備以保鄉國  
或問君德切當世務丁亥歲祀臣并其黨當路憾一  
鵬言謀欲致罪會孝宗京官拾遺舉取上旨令  
科道互相糾劾一鵬倡諸寮執奏宜言非事休不致  
奉詔世宗適遣人傳訪得其狀悲悲憐憐遣而釋  
之廷杖六十然為民醫肉創在頤元復生運里欣然



以得奉二親為慰雖困乏頗盡薪水歡反托兄弟杜  
門讀書課諸子學業大書于塾壁曰希聖希賢作天  
下第一流大物難忘難孝扶世間億萬載綱常蓋素  
志也有偽仙草晚春者疏足蓬垣妄誕禍福海內士  
大夫多為所惑一鵬著莆陽與張以開之晚春疏上  
陽其徒皆故之一鵬謂陽春日也召眾也此輩皆以  
陽為號無乃張角之餘孽也晚春遂逃後晚春寓浙  
少卿周文興家遙其鄰婦中風天以益微其偽云一  
鵬家居凡二十六年遇按御史疏保薦者十上俱不

### 識大錄

報年五十九年陰慶中言若屢請追恤乃贈先祿少  
卿

張原

張原字士元別號玉坡幼有異質自目秀朗言好學  
若為文自成章聲譽藉藉、登正德中戊戌進士授吏科  
給事中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  
汰冗食省止歛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祀大臣開言  
路崇天道進德學忤旨降貴州驛丞至任學若聞原  
名與不穀稂莠爰而從之遭所指授輒充然有得用  
是造詣益精閑歷益熟矣方士風為之丕變先漢中  
卿試者二十餘人嘉靖元年召為兵科給事中原感如

### 識大錄

張原

遇益以疎諍為己任和無不言、無不盡凡逾年所  
上四十餘章言皆剴切至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  
肖詞嚴義正凜然風生 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  
竟以疎以開下原年十八九時通詩賦苦楷行草書  
嘗紀事得史傳可觀長益博學上文落筆輒數十餘  
言揮毫若風掃陳馬不可止抑故在陳垣凡論奏眾  
方疑議構思其疏已上而報下矣其敏如此卒年五  
十一所著有黃花集並鳴稿名集先主言行錄玉坡  
奏議若干卷

張曰範

張曰範字席珍莆田人舉正德丁丑進士授常州推官已卯即守邑今入親曰範兼館師邑事會武宗南巡江彬以寵幸色淫止留京縱其黨客數十輩下鎮江橫索民間勢張甚其守莫敢誰何常州人聞狀謀亡匿曰範召父老並二三家陳約之曰彬黨且立即至若等並力與格又擇囚徒呼之兒輩各共充石往投之部署已定而彬黨各累騎來父老與家陳直逆之境上遮毋得入叱之曰各何來者常州連歲

藏太錄

張曰範

災珍物力大絀無可喻爾曹郡中惟有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其窮卓以抹若馬亦卒卒莫辨言已而因徒已見革復奮臂疾呼還土彬黨見耳目雖是又惟出語不遜疑有他變勒馬摘帽却身護腰策後入而飛石報丸爭中其額迺步退里許令教人馳告彬餘舍諸野以待命曰範即上書御史臺言狀御史來郊者書即行部抵毗陵密謂曰事迫矣彬止以他狀來君行乃命範登御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已而彬黨果誤截御史舟御史出舟示之命疾捕截

舟者捕者省為彬黨故縱之於是諸黨皆悉遁去

益恐御史竟其捕而事或共聞故也後御史置捕者勿詰而彬亦誠其黨毋得再下郡國於時南中士大夫咸云此事惟張君力挽此輩勢必以次下姑蘇跡諸巨即何地不漁獵哉世宗登極曰範以風裁殊等微入推河南道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時政失得凡七疏其後以抗論大祀廷杖戾絕歸出朝門外猶用布製臂肉張扶上馬歸質明臥地牀上復口具疏畢古臣狂諫已賜黜免越三日而卒隆慶改元追

藏太錄

贈光祿少卿七疏與雙中俱未傳



張鑑

張鑑字文輔江西安仁人正德戊辰進士授遂昌令  
遂昌俗舊強號稱難治鑑至首以教化安養為法執  
法平恕獄無冤滯會江西姚源盜蔓入浙境時承平  
既久民不知兵鑑倡勇敢結守備邑賴以安在縣三  
年以內艱去民立生祠祀之服闋除監察御史正色  
侃言獨持風裁宸濠謀逆 朝廷重臣有陰附之者  
鑑首發其姦 武宗散南巡率同官連疏以諫伏闕  
不起至歷中使溫瑜直聲聞天下卒已出按廣西南

戴大錄

戴鑑

戴鑑字子麟晉江人嘉靖甲辰歲事敗二計降鑑勸  
奏之置法強盜案貪官姚鵬及靖江王府長史胡傑  
等諸王不法鑑奏請裁抑皆俱而日戴若奸僧僧望  
風遁速嘉靖改元疏請復從從崇聖學其言從切時  
弊丙戌權知金華府是歲民苦旱會舉告竭賑貸  
弗給越為請於上司顯未平民祖遺地監某以蘇民  
困屬邑永康義烏俗健訟案牘山積鑑推誠察微沈  
俗頓革期月政繁大若吏部尚書桂芳奏致書稱勞  
之已早陞浙江海道副使時倭寇出沒為患不

常鑑嚴令中嚴奸民以海舶取利來問為盜入境則

衙豪勢為淵藪鑑遠治當路者數家悉置之法由是  
盜賊屏跡自浙遷福建泰政再遷湖廣按察使貪污  
吏聞風遁去楚府指揮楊甲為工爪牙黨之不善鑑  
遠治弗貸持擊豪強人咸畏服遷四川布政使庫子  
香向京工部侍郎簡上虞之獎率即屬以身先之幸  
廿九廟災鑑上疏自劾不職已避賢路拜天變時  
留却同疏得命命若凡五人若呂柟鄒守益暨鑑皆  
一時重望去之日士民莫不惋惜家居嘗謂諸子曰

戴大錄

吾受國恩厚雖官沒事不敢不盡吾心然才質所  
限負吾名多矣沒世之議其勿以恤典為請諸子守  
其訓故卒之日贈諡不貲

江潮

江潮字天信號石鏡江西貴縣人舉成化丙午有試  
第一弘治己未進士解褐知奇二縣 報宗湯沐邑  
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爲歲大侵通理相枕藉潮  
至愴然下令與民蘇息奏祀諸上官松荒井蓋招洗  
使所全活不下萬衆會浙江大比士遣使聘爲主試  
官潮曰以吾信據一即捕日是不還安得曠其職焉  
人從博士家取代危之訖即回報書謝不赴時論高  
之未幾有少年喜事者謀請城中都潮立草狀千言

識大錄

江潮

諷之其略曰茲大侵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飢饉之民  
未易卒動即 高帝神聖其自定所以往焉萬世保  
障計會無一即一邑不金湯也而獨于榮基之地闕  
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在燕野得窺  
耳今欲以尺寸之董而補 神聖之所不及雖失哉  
其議遂寢扶滿還南京即中陞廣東按察無事  
時連州上寇李亞保聚徒剽掠將蔓延潮親督將  
士深入其巢擊破之亡何進按察副使奉筮書視廣  
南諸學風厲學官弟子先應後藝一時所識校類多

吳十知在樞蕭與成其最也士中丁父憂除服起

山東學政進按察使議法持大体治猷多所平反而  
獨絕墨吏抑驕將校然不少資嘉靖政元遷廣東布  
布政使潮以廣故多珍贖異物而吏其土者率緣道  
蓋損名乃躬櫛清白以風庶官指士納謹孟藏節約  
諸經費皆曰捐而子籍之吏人守藏吏抱贖腹衆一  
日見帑金數百錠歲久封識浸滅不可指詰之守藏  
吏曰茲積羨也潮曰民方困征求而帑留贏金以資  
不肖者之私案何謂曰蓋括入爲儲以振兩堂使充

識大錄

軍需是歲有民間軍需數百萬石已而外制都御史  
巡撫山西蘇督三閩軍務下車未數日即行還闕城  
堡堅嚴軍需豐約與諸將士曹怯策捷惠而地張之  
居二年序不敢近會育太原人李福建以扶老或衆  
聚黨至數千人改年爲祀震動三河潮兵解之而獨  
協連操重資遣匿他所已聞潮圖其形謀捕益急遂  
詭張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爲武定侯鄭勳壽同慶勳  
家勳詔書巡按御史爲聞訖執其急潮捕得其害  
抗疏東福建罪狀併劾勳尙擬廷記怙勢或廷記爲



亂階罪當誅不誅動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勸因得  
疏言宮闈謬為張寅梅寃上疑之時永嘉張孝歌  
新相忌諸大臣不附已又欲結勸自固遂阿旨下潮  
詔獄且使人陰書潮少昂而言中必可覆也潮正色  
謝曰人臣奉法無欺不知以官為私敢知不  
能屈卒從末減獲其官潮既罷歸日侍母養甚愉悅  
間泛御長老賓客雅歡酣飲不復設仕事久之勸坐  
不法收上亦悔詔獄非實中外人人謂潮當復召  
用而潮獨晏然將終其身無何其人即死節新報寵

### 藏大錄

以禮部尚書來傳詣龍虎山為上祝釐所過無不  
望塵希恩者獨知潮負重名先使人致幣持招之潮  
恐其汚已也使人報其幣謝不與見已而伶事中劉  
石賢疏薦潮有風節可當大任潮聞之慨然歎曰吾  
罪重也奈何若穴不深而猶以姓名辱世人耶由是  
益遠引不入咸曆辛卯正月病卒年六十有六陰處  
物奉遺詔謹志追贈兵部尚書即遣官為起冢而諡  
祭之

述史劉振曰仕闕朝著女老張永嘉馮時大感水壽

歷此至唐學諸官官大臣何震誓也已乎天信三統  
讀之益可謂巧、此逆鱗而備幸其得揭獨淺忠  
言正氣有當於社稷之靈非權幸所得學即乃武定  
之奪度與永嘉之免相皆不旋踵而天信身復教十  
年重見復即炳、國史與三辰爭麗人臣何以自國  
為哉

### 藏大錄

恭賀

恭賀字一卿從化人舉正德丁丑進士內閣學士所對策忠懇過人選為庶吉士讀書翰林文名日起與進賢舒芬閣中許宗魯臨清閣閣草以志行相砥礪館閣重馬已卯授監察御史嘗奉劾卷福建兼覈有司倉庫軍衛罷職劾奏鎮守太監尚春追送官銀十三萬有奇種二十六萬石封事累上其論絕貢獻漢史官通言路尤切治道時冗食日多節藏日繁乃請增歲入之數權其輕重為定式且令戶部覆考城

歲大錄

恭賀

者視陳亮為熟諳之朝議聽其言著為令嘉靖初元田玉田伯蔣翰求以其子主獻皇帝祀遜除奉祠世襲且多所干索治中王槐阿附成之賁勅奏神不享非類以外戚主陵祀非礼也乃漢求乞無厭使化日驕恣如薄昭王鳳則莫不可苟矣上優詔答之尚書林俊會議御史言是然竟不能從會三邊有警論列太監晏宏都御史王珣當罷去而請以致仕尚書楊一清代之上從其言果靖虜患出按江西嚴治豪民互訟聚眾劫奪者獄訟為之肅清送源既伏誅

其宗室多株連乃疏治其逆獄數人餘悉未減始源

未作送水斷建伯王守仁巡撫江西有得其者跡者同察多欲論列獨止之曰此間謀耳衆疑乃釋至是釐正平濠功忠盡惡人心自餘劔強理枉與人誦之甫五月而其父訃至故事命使罹憂必沒命而後守制貫徑奔喪還家或懲止之賁哭曰吾方寸已亂其如後罪何尋有詔許人代領時以為孝感服閣請告家食浪七年有詔督還朝時汪鑑掌院特推見貴

歲大錄

汪鑑

汪鑑事判案不覺嘆服事多咨訪熱心寔忘之會大學士張孚敬方登正祀典請去先師王爵以減遂豆侖舞之數賁深以為為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鑑使人止之曰疏上必得重禍且將命爾按粵西矣賁不聽上果震怒命法司廷鞫鑑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卻尚書許讚力持之會上怒稍解乃罷為民給事中孫應奎官懷理論球皆被譴讓時賁還朝值西閨月也去國之日士民爭識其面家君枉問却掃不涉城市會有詔起廢業已擢用輒為御人用事者所沮九

判化州而西京科道以巡按薦章前後十餘上皆不  
果用銓部議守選撫臣款以僉部御史起之又為同  
年富國者所沮士論惜焉

藏大錄

馮恩

馮恩字子仁華亭人舉嘉靖丙戌進士除行人奉命  
出勞兩廣大帥王守仁守仁進而語之道恩不竟屈  
席已薦束脩為弟子守仁亦施之每語人任重道遠  
其在馮生北庫實權監察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  
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即俾為獄不浸更相聞  
也恩下所司必從曹錄獄以報諸曹即采其尚書  
謂御史屬吏哉尚書讓恩恩不為動曰御史非欲屬  
可否休當如是耳尚書越之遂著為甲令尋疏論留

藏大錄

馮恩

守親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掘臣奪俸一月奉  
命巡上江故事選卒獲盜多寡為殿最恩嘆曰是必  
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盡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為  
上功獲多而獲者次之民自是不察盜誣指揮張仲  
秩左都御史汪鏞而殺人恩立訊寔之法鏞以上罷  
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母得先論摘候  
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卻院更表之恩謂南諫臺  
論摘在先此在後皆所以詳按官却司察漏網大夫  
欲自牧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



雖慢而險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  
職守以自固恩浸上疏極論之時上少喜新貴入議  
建南北即又欲令皇后出發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  
論以邪使聞之中外揣以莫敢抗思獨上疏謂陛下  
下必不悉以敢言之士為邪使此殆左右奸佞欲售  
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絀嘿為老成  
以順更為平易以特立為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  
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證不惟父母妻子怨其不飲  
持祿保身而朋友故旧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

### 藏大錄

陛下尚猶以邪使目之則惟有井心主仗之馬喙口  
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  
桑蚕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由郊而奏也今士庶之  
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為美俗堂  
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是杜行  
誠世有特書者曰后親桑於郊視陛下當為何如  
主也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今十年而合以百  
餘年而列至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於  
夏之時而預漢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

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  
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陛下為天  
地子為宗廟社稷主哉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  
矣以為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郡  
貨及至三輔邊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  
兩淮旱蝗草盡木葉亡乃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  
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數兩長官矣地震星孛彗妖  
作異草木疫怪禽獸為孽置都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下不之知而治之焉以為治安今日須手詔明

### 藏大錄

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執漢世臣故知其不可也  
初上逮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充弊之用元凱為勉而  
唐宋之翰林甫安石為武俱報聞恩當具草時分且  
得逮而上覽之弗竟也於是益感奮思報會彗星  
見遂極論汪鯨為腹心等并及二相臣以為名用者  
宜亟罷之者宜棄勿用遂放范仲淹百官圖例悉以  
諸大臣以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皆峭厲  
上意甚怒繼轉達之至京下詔徵苛寬所生名榜按  
頒以者數四思執語不移遂移法曹獄議罪柄事者

婚嫁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新刑部尚書王侍中  
侍郎聞淵不可欽送輕比上怒奪時中職及淵嚴  
傳即以下逮謫有差思遂論斬而誅遂職遷吏部尚  
書王廷相代為都御史議以思所坐特毀譽失當在  
三尺不合流請之不聽尋當論決合審閣門然側  
主其議操筆東面坐諸因跪而思獨北面列後使  
西思厲声曰吾此職跪朝廷耳豈為淫儒屈耶總督  
金枝卒持思轉廉而之恩即起止不跪然大怒推若  
端曰汝屢跪欲殺我既下獄漢欲為屈思以報我我

### 戴大錄

今不在我手耶思叱曰若安能殺我耶即重我不遜  
磔若又安能磔我哉蓋思謂因何故叱大臣思曰大  
臣而無君人人得而誅之何但叱為難方難思獄  
中事謂以受人餉思笑曰如君言不通以義索健耳  
不至如若以送人市人受其食而善之則府健而  
善獲健跳躍時下殿之思大呼曰諸公卿親至耶汪  
健無君擅權我恨不能手以報上至是推威頗  
憐思曰馮御史何絮為祖宗不報謀臣百七十年矣  
蓋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大謂健有法在唯法論御史

則可以忘論御史不可向書夏言亦曰此豈率公私  
家耶錄乃止然猶署恩情真思挺身而不顧視者如  
堵賊噴、稱數曰是御史始者以其勝鐵也其辯口  
則亦也今者竟其胆支骨皆缺矣日月思為四鉄御  
史錄所友錄爭辯語繫於市四夷貢使爭構以婦而  
上所使詞事者亦容以聞上頗為動容是冬得不  
論當沔、時有遺思稟者曰毋再辱思推之他日不  
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乎御史陳言不當宜伏尸  
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耶繫獄三年長子行可年

### 戴大錄

十四矣屢疏乞以身代思兵部司擊登聞鼓訟冤皆  
不報乃寸畫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責人不忍見聞每  
望見輒疾驅避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  
闕乞死通政陳經引以上詣上憐之命法曹再議  
王廷相刑部尚書薛賢謂思罪在無辜無死法而行  
可乞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  
手相慶太史御史守益嚴洪兆麟文德遠四德流若卷  
贈為謂君仁臣直世世慈子孝也思寓高要謝生多  
逆之遊著林亦宣丁面釋得歸宗印住奉還詔錄

忠賢忠年已踰七十即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藏大錄

周怡 王典附

周怡字順之寧國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德推官果敢有氣節論事迎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史臨怡甚武怡對御史孟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之至其間則一意勿喜以嚴敏為汲戒居選吏科給事中暮歲間封事凡八九上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挈組摘瑕無所避要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時在臺嚴嵩同為大學士而不相能日圍傾詆嵩竊弄威柄

藏大錄

周怡

苞革威行密位望先蒿而輟無羽翼二人恆有所請託於吏部尚書許讚：故嘗與銓衡寬容不能得屬致文選郎王嘉賓以賄敗讚連坐去及是再起為尚書譽嵩後多所請託即王與證積不能平因以奏嵩所賜私書呈讚請許奏於 止曰此其一爾也讚說尚多誠恐權奸主內群鷹犬附外臣將為害日甚寘之連然也卷引罪自理嵩言私書無實讚說請託者抑讚柔良不為此此受制於與嵩不自錄耳 上信之輒批荅曰讚欲禁說絕免甚善頃平日不承一

藏大錄

人不道一謁者耶即蓋當請決我耳何輒  
曰權奸厲犬且引嘉賓為名與齡強豪持讚其熟者  
民因勒解三臣先是虜款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  
大將防捍之大同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泰不  
相能亦後與總兵張鳳者不能於總制侍郎程鵬與  
督餉侍郎趙廷瑞也皆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業  
卑內外皆以尽心體國為忠竭力濟事為和已送人  
為虛忘難序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錄此治者也  
近見大學士崔奎嚴嵩而不相和又皆與夷部尚書  
讚說討總兵周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程鵬及督餉  
侍郎趙廷瑞陝西巡撫賈泰並不知調此大不祥也  
陛下臨御二十三年于茲矣錄初年求治之銳以必  
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  
夷來王也今日事機起四方災旱未消開創舊勳  
而府庫未充獨祖歲下而百姓未獲還將練士西邊  
境未寧其故安在良由陛下焦勞於上而臣下有  
用命之臣也夫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賴建  
大臣為首詩曰有來雍雍至平廣肅惟維辟公元子

藏大錄

綽綽此盛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隙則得措之舉  
長於人大臣有勅色之爭則改閉之禍流於下當今  
之時內則財匱而百役繁興外則虜驕而北邊虛耗  
為輔臣者宜夙夜匪懈相友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  
大學士蓋當藉寵狗私作威脩怨聞在內閣屢有違  
言動色入見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其同寅協  
恭以事上風下也斯非國之福可恨者一也輔臣主  
九卿百執事如耳目手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  
輔世真知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扶勢徇  
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蔣女  
烈士使人望之知畏不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  
一放順端凌不可逆也嚴嵩威靈氣凌逼百司指  
權攬威凡有請乞必先得其意然後敢聞張璠依阿  
委靡氣勢雖弱推位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  
預消二臣要求之望至陰濟陽排互修私忌斯非國  
之福可恨者二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  
制三軍之命願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既入執事有  
聲息而程鵬趙廷瑞賈泰周尚文張鳳守各自為事

取於天下各自為是取於相用平時藩籬扞格則臨  
敵擊去無伏制量特甲可乙否便是此非不上跡朝  
廷推轂之重下解三軍死綏之志臣不信也斯非國  
之福可恨者三也抑臣之所言不特如此而已臣謂  
直言敢諫之臣難不利於推貴固有力於朝廷迨如  
御史謝瑜童漢臣輩皆以論劾輔臣相繼假公事罪  
誅若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鋒色之間恐自是  
陛下之臣雖有持抗難進誰敢言之斯非國之福可  
恨者四也臣謂今當致力中原寬威沙漠之日如有

藏大錄

忠勇將官宜推赤心以置其腹明大義以激其烈志  
有異同明白曉諭人有賢否詳審鑒別迹見疑情兩  
廣兵部尚書蔡經勅去官員獨以都指揮余事一人  
當之苟且欺罔殊有朝廷簡命綏遠之心夫大臣鼓  
舞經畧之術孰非國之福可恨者五也凡此內外臣  
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新乾赫然申戒更望  
優容言路博采群策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肅  
雍於下而群臣從之有姓象之人和薰蒸神聽和平  
臣等外侮不足操矣跪入上曰所怡言群臣負君

衷是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日方禱祀不知知德  
於上神不爽聽夫朕事天禮神洪範多倚四方之廣  
得不無災若論海內廉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寧獨  
朕朕其以實對怡具疏指罪上曰所怡所言當塞  
本惡內直諸臣以為贊事大道好博肆也詔杖之闕  
下安揚爵列冠一體綢繫怡在繫友爵魁授書完易  
忌其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畫字密通互相贊証居  
三年上采其仙言釋之閱月復友爵魁同逮者  
至怡芳抵家語逮卒日請得侍老母一宿許之明日

藏大錄

同行整詣獄如故又十年友爵魁同釋怡究心李開  
師節守蓋王畿而友羅洪先唐順之錢德洪為友家  
居則友卿紳貢師森梅守德沈龍講李注水之上以  
精一為本存誠無欺為功休之真誠而求之切至  
穆宗改元徵給事如故遷太常少卿立朝四十六日  
後疏陳定君志畏天命敬大臣勤朝政懷遠習文事  
修實訓山東俞事轉南園子司業時美賢為徐泗伯  
事嚴平怡更勉寶李開創以完博明年擢太常少卿  
兼至守選撫都御史陳道基張佳胤郭莊先後為怡



藏大錄

立相即人私議也曰莊簡伯在獄有因對碑記二篇  
其因對篇曰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桎足有鐐坐臥有  
桎曰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君  
子曰君罪之也然則樂乎周子感然正色而對曰君  
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  
知慎也手有桎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桎則不敢  
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  
節夫是謂之安客曰不然也子所云禮樂也所居刑  
具也以刑具為禮樂非終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送  
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教以不共知君之  
罪也而不教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教以不畏由  
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教曰請事斯語矣其碑  
記曰獄有巨碑工累其額之細者於下以二巨者鎮  
於上焉慶為朝夕必對起居於斯讀書於斯飲食於  
斯予之資碑也多矣人而有感曰碑其君子已乎其  
物也博大而厚重為制也平直而方正為質也若  
獲而靜定為德也凝而為度也虛其始不知其自來  
也俱毒不知其世也前夫吾也或抗之或棄之或

藏大錄

局之或踐履之其污穢而小用之者不可以彈記碑  
之用其不詭也夫肯之不榮也賤之不辱也親之不  
害也機之不怒也臨難不辟也見可欲不匿也受潤  
不溢也多能不伐也碑之德其難名也夫遠其德不  
易乎世藏其用不成乎名碑其君子已乎予李之而  
莫能及也又有教子書云為人當為大人主決烈志  
奮剛天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言  
行光明事積博厚德成悠遠業大人之事也王友齡  
者御寧人受李於崔旣其為文選却進怡然俾耿介  
必遂當為民時韓朝還寓惟有瓶罍教事分遠鄰人  
徑上馬去京師入曾指坎為奇男子友人交有合己  
者千里必通苟非其人對面若山河關中馬理作平  
陽四賢舍以列於陶恭介韓忠定及張西哲之間

周天佐

周天佐字子獨晉江人舉嘉靖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御史揭書以言得罪拷掠而去上猶震怒不已朝士人人慄俱以爵為戒天佐獨憤懣廢食欲奮身赴之會 九廟災 詔百官言時政闕失天佐乃上疏曰 陛下以 崇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關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開國休民獲不許泛濫痛文庶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

叢大錄

周天佐

效某愚乃今關政猶有在而忠言未及聞此何故哉實以 聖明永察之度永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就冒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肯恩爵今凌王嚴 恩省臣展轉思之心定安況 聖明既許條陳首有所見寧必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揚爵所言之事豈遠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容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

叢大錄

一則曰小人一則曰曰臣以盡言極陳為小人則為絨點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為囚犯不執不依為客悅寡過之臣此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乎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推折萬鈞之所履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聞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天心淵

然臣碩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據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曰未之有也疏入 上怒其言慙楚朕 詔廷杖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困極困天佐創甚而脅爛裂腹上俱青黑色其體幹細弱手指微寬可自脫山守者以鐵鍊重拷日中全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而永未脫足膝天曉且傲視而雲霧橫空震雷微而尾既出雷乃息天佐妻吳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我欲拒害寺無不

悲痛民有張弼者於抵前而哭之人曰子女日相  
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歿是以痛之深也爵女  
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  
不知天佐為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  
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因於柵鎖又  
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吏諭甚嚴凡側所往來必  
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一洒泣怨天佐  
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  
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

藏大錄

吉无咎之義也夫佐首之微有笑類獄中人者以宜  
自寬心語為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為則成吾  
何當安吾心何不寬乎天佐風神清秀謹趨舍慎操  
街卓然必為君子居家孝友文人交信而能歌並任  
即署累典稅權清余絕俗菲衣親食挾冊吟誦吳如  
也疾時年僅三十一家貧不能飲僚友為之治喪

馬從謙

馬從謙字益之應天溧陽人幼岐嶷簡默迥異群兒  
父嘗撫之曰此兒必充吾宗報主也既而見也弱  
冠入邑庠遂馳儒譽中值家難處之泰然曰此其樂  
石免我疾疾者乎益肆力問學遊北雍文名日盛  
六館之士莫不傳者嘉靖辛卯舉順天鄉試第一登  
乙未進士授都水司主事分署彭城飭興修合以燕  
公自持端徐梁帝夫編各州縣不習水性每歲被溺  
者不計得有常因歲入粟若干斛滋事者以為公費

藏大錄

馬從謙

從謙會其歲縮撤非官司其出入以粟募民賑水者  
充役無事則已有名則千夫即集有餘以賑州民之  
顛連無告者二洪之石災兀而出千態萬狀踏踏水  
中舟船立碎從謙捐資募石工鑿而夷之遂成安流  
銓曹知其賢移官主客主客主四方賓貢先時與人  
至必振彼方物求市擇者為之交易率自利其十五  
而後以賸物求之夷情不平從謙廉其禁絕之以法  
夷大悅服扶藹達尚寶司丞有朝貴偽造手牌而假  
者從謙欲奏其事同列難之從謙曰吾職符璽此尚

亦隱乎竟春之卒議如律屬 上以制誥重典命輔  
臣選優於文者一人專掌之食奉從譙李行超車  
簡入內閣司印外制所撰典重有体諸以潤筆遺者  
輒謝却焉明年冬陞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五經博  
士典制如故命甫下奔喪歸枕塊三年未嘗見齒釋  
服仍拜原官轉內閣職躬校簿書大自尚食細至廩  
餼醪膳靡不綜理雖宿巧蠹者斂不敢肆時輔臣嚴  
嵩貪墨誤國從譙抗疏論之留中不下人為之心懷  
從譙弗少憚也 上玄好玄修成與蘇繼日費數千

藏大錄

金桂辭中官杜泰怙勢虐穴其中侵冒以巨万計從  
譙從疏暴其罪并諫止蘇繼比入為其黨而抑萬恩  
陰嫉之指為誹謗 上震怒欲用子為父律論及賴  
法引指為申理乃命廷杖八十謫戍杜從從譙遂成  
杖下遺書教諸子曰吾罪在不貸 至明不以頭碎  
為耻不朽汝等其自勉樹毋怠且論散栗帛以表宋  
誠親故宋友家事從譙天性嚴毅與人為善人有  
過亦面而叱之不能色荒私居儼然不通聲色雖威  
暴必衣冠危坐課子弟辨析經義讀古文律商確古

人賢為詩文汪洋闊肆和平精鑒追跡作者論天下  
事據古証今鑒人若指諸掌如漕河渠戎條論諸篇  
時輩推服焉所著有竹湖小集若干卷

藏大錄

屬法進

屬法進字子修涿州人。生岐嶽。若玉。娶。娶補弟子員。皆李博覽。先達皆虛心接引之。貧為里中師。名士多出其門。求修一無所私。侍父疾。湯藥三月餘。疾愈。方還。惟室嘉靖甲午。奉於御。或有出百金。助息者。辭弗受。成。成。進士。授池州推官。束帶坐堂。獄十年。起獄者七。撫按賢之。凡諸郡人獄。皆質成。道路有神明之誦。徵拜戶科給事中。進都諫。上疏勸嚴嵩為國大毒。子世蕃弄權。納其勢。方張。童牛之牒。罕禁于始疏。

藏大錄

屬法進

上高堂黃瑞時侍。帝語言曰。當大乎。齊戒時何得。又未報揚。上大怒。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依典史慨然曰。生既懸蓬。振長何計。乘越即日。就道。次年。考案。勤吏。却。罪。然之例。不。錄。汝。進。最。在。池。州。建。德。徐。紳。為。諸。生。以。事。逮。繫。汝。進。奇。其。才。特。釋。之。汝。紳。奉。進。士。官。至。都。御。史。人。成。服。其。議。鑒。汝。進。直。聲。遠。震。外。幾。高。麗。使。入。貢。時。問。曰。屬。給。事。安。否。其。長。重。如。此。居。御。二十。餘。年。御。律。泉。石。詩。酒。自。娛。好。頌。樂。施。濟。貧。赴。急。不。計。勞。之。輕。重。蒙。之。有。無。也。隆。慶。疏。

祿法原宮秋尋以疾卒時年五十九朝士聞之因不  
啻嘆曰正人未究其用世可無斯人哉

藏大錄

張紳

張紳字子儀柳州人幼調儒為文極敏立就嘉靖癸  
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未同舍高岱董傳策以氣  
節相砥礪時嚴嵩當國員外楊繼盛經歷沈鍊以直  
言棄市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子奸狀紳友傳策  
章繼上俱下詔獄訊所主使者紳對曰臣自求  
為社稷死耳時能主使者即有罪臣三人自當之  
會地震上怒解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紳戊戌都  
諸生日執經侍講下紳語以忠孝大節及性命之旨

藏大錄

張紳

曰性命非懸空者難倫物欲性命非真性命也 穆  
宗即位召補吏部驗封司晉大理少卿尋拜右僉都  
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督軍事至則撫流民過尚志平  
三巢入道兵解惠州之圍念銜獲為西粵梗既請先  
剿古田次及八寨則百粵無煩南顧天子選之復  
悉如所策未晉大理卿尋遷兵部侍郎疏乞歸養  
萬曆甲戌起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而  
子不為刑部侍郎累疏乞休歸乙卯秋卒于家紳氣  
節才猷為海內所仰重所著鶴樓集拾貳卷傳于世

林潤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本嘉靖丙辰進士除臨川令嘗  
以事之永豐適盜賊猝起城幾陷潤為畫城守便宜  
賊却永豐入剋石紀功而戶祝之扶滿相南京山東  
道御史嚴世蕃置酒為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  
語潤獨高談座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既罷語其客曰  
吾兄林御史相貌似好持誘者吾頃以目拆之彼  
必以此為忌之也世蕃遣人候之曰嚴侍郎謝女願  
無刺論當世事潤入南臺首劾祭酒沈坤以非法走

藏大錄

林潤

解人縱妻父持盜利至受賈人金無美又以行營葵  
地謀賊其旁數十里輒斷賊人墳墓上為薄責坤  
置之理以論副都御史即懇卿懇卿嚴嵩所最逆幸  
門去也居視都堂側無外遣忽有詔下懇卿推理盜  
賊狀奏骨吳楚間世蕃度是役可得累巨萬迺松劫  
之曰歸必以十萬為謁汝懇卿所至掇拾非獨急營  
索費且欲滿其約契歸報世蕃既卒事司農者雖金  
無能依難官備還半歲而道路嚴密億費且億計潤  
悉以其狀聞而懇卿家高力竟報聞伊底人與換感

藏大錄

世人親生言欲廣拓府第開地祿以當玉氣既請修  
 治先遣人賂嵩詔可之開其條以聞且言受金事有  
 數萬通神陰扶點助之勾探竟舉爵後復持世藩羅  
 龍文大逆狀止之龍文賈人子以善浮水嘗受劍刺  
 胡宗憲金二十萬性賊前汪直所解相卿國宗憲因  
 奏紀嵩以龍文附入門客除中書舍人壬戌上用  
 御史鄭應龍言請世藩戍雷州龍文戍潯州二監出  
 長安門即以刀脅監請者雖亡之家久之龍文數入  
 袁州私候世藩陰使計事會閩按視上江蘇檄徵  
 丹推官乘和微服察得并監往迎狀具疏發之其  
 略曰世藩龍文二犯狂誇罪當誅或 陛下赦之或  
 於南海迎相約出里中為大俠不道而龍文又時入  
 袁州私候世藩挈手辟內右仰天太息快有餘言宜  
 械致京師考掠疏入 上赫然震怒即下閩捕之世  
 藩見結庭官錦衣衛副流下憲家奴走報世藩始聚  
 快騎赴戍時龍文客遊梧州守關詰查於謁  
 舍內收之而世藩到戍才二日即解以行瀾漫論其  
 里居諸不法事大約云世藩借通無上招致世藩也

藏大錄

年久總集江上設有非常色謀之以鋪福萌藉其實  
 以助邊 上逆之世藩既伏誅於是藉贊約二百萬  
 龍文二十方始庭援地復遣人馳報嵩亟呼諸家奴  
 並召諸所往來客悉其監金亡而自守舍是以實王  
 無恙而金之耗損已什三後負責無以塞詔旨其家  
 始主書逃其姻屬於是題窮治黨文各以償金罰氏  
 無得脫者事竣權南京通政司參議累晉副都御史  
 巡撫江南至吳首訪民疾苦為封事十餘條上之煥  
 切惻悵 天子改容納焉初閩於捕罪人時往來江  
 上已逆疾抵吳微服視事尋卒於官先是倭陷興化  
 閩阮鰲組三年仍乞帑金修復寧宮並予諸書生金  
 郡人邀之次曾旅觀返次江橋江橋背城四十里所  
 至各為位遮道集民凡三日入城之旦士大夫集素  
 車白馬爭迎之郊而持幡酌酒當笑擁觀者至不得  
 行居順之諸書生漢以潤功德在鄉校中最大會鄉  
 吏位却至諸祀潤十季宮送之  
 送來羽振日始世藩於其坐上揮目事申張時聞者  
 莫不危之假令當申逆計其異時禍及已於首論淮



陰報証為誦語下司隸繫責之事去矣迺遂其直聲  
說起絕不省其能鉗之市天道好還不可誣也不可  
証也

嚴大錄

趙用賢

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資貌魁偉博學強記  
草精六批漁獵百氏凡今古名賢廉濟之蹟靡不皆  
悉舉論慶幸未進士選授翰林閣討萬曆丁丑首輔  
張居正開父訃不奔喪臺省漢會疏留趙用賢太息  
曰子我歟短喪仲尼不可況不喪乎是不獨可為斯  
世綱常惜亦當為相國建遺惜矣是時其出西南長  
竟天用賢遂上言喪必三年同孔以來未之有改先  
朝楊博李賢亦守之然亦曰將奉旨舊情未有不

嚴大錄

出都門而擢之赴湖廣也國家設有臺諫所以為起  
法之司非阿意順旨之為也輔臣之當 皇上有成  
命矣惡用贊詞哉幸輔臣各行不至大謬耳脫異日  
有不肖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為此附和乎臣誠不  
知其可也疏入居正大怒翌日傳旨廷杖六十除名  
用賢歸居正則曰未解直指薇矣者受密諭將與大  
獄吳中泊、用賢聞之曰吾得從養弘子吾不有餘  
幸我惟冀提經史匡坐笑談若無聞既而直指中  
樞移病去歲壬午浚有將取者代事抵昆陵業已張

他會居正卒以言官累薦起家漢為蘭討參木陞右  
春坊贊善時凡居正所排阮者皆被徵列交我阮意  
反居正故此期一旦滿際之為快於是吳議者遂以  
朋黨相攻用賢上疏乞歸極言朋黨之禍乃漢宋之  
季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非盛世所宜有引  
去甚決不允頃進擬廷議官不校會典權司任句洗  
馬管園子監司業事陞右春坊庶子用賢自創籍時  
日學東而民困於徵輸指於父老捕一知吳賦所以  
偏重有不盡錄中負 齊代蘇有不可勝言者至是

### 識大錄

開鴻李象黃習去 相與訂証者四十七晝夜後  
陳十四事既上格於眾味謂南人不當言南事竟獲  
之丁亥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既而南應僉以四維  
勵諸士曰士不執其常即有淵雲之遺妙直如雕龍  
錯虎無濟於資首舉海內高行郭元錫劉元卿等以  
良彝之凡六館試事必彰衡其殿最第有寸長靡不  
抹摺規矩一以自先士子然驚者范於嚴而不欺肆  
進修者崇其引其而日與起進修奏監事之當舉者  
及面字之當新者舉為營修已廿兩吳既已端且言

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忘忠蓋已早定 諸位有  
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毋令覲觀弗允陞南京禮部侍  
郎尋草疏同尚書王弘誨請早戮元子不報亦即轉  
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再引疾乞歸又弗允並  
封議起復上書極陳其不可亦獲不報終已陞吏部  
左侍郎兼官如故而復任為忘者所紅盤已致仕歸  
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三用賢為人剛直好義凡事關  
名固持議必依於正意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  
至人頗類疾視之 愛或勸其少遊以避機辟用

### 識大錄

賢曰世之治亂非在 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  
第固全暇保晏子隨人廷長可謂忘乎其在說職左  
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  
力味不計其能送與否故世之多用賢者以此而著  
之者亦以此

沈思孝

沈思孝字純父浙江嘉興人少有大志不屑為章句學而以名節自矜屬登陸應茂衣進士嘗為令時斬巨高拱縮陰事於家中每日瞻思孝歎其以京秩思孝謝曰令吾分也越分不祥乃以為番禹令番禹苦地吏往往以賄敗思孝廉聲特著制府撤諸富人市海外諸國推其入以佐幕府思孝以為誨盜特不可又欲回瀕海山蓋稅額思孝復策其非便力沮之制府以思孝強顏

識大錄

入假使工科給事中思孝發其奸貪狀陰搆諸當道任補工部主事會輔臣張居正之兄不丁憂憂者大臣競說之思孝慷慨流涕偕同舍郎艾穆上疏極論居正忘親貪位其許過激忤旨廷杖八十謫戍神電衛居正沒召守舊官尋擢尚寶司丞張建順天尹思孝感上恩愈益發舒無少顧忌浸大為事意客有居于執政者從容諷思孝為產思孝笑曰我如松柏去能作桃李類耶王錫爵初入翰林亦使人諭意思孝終不應會丁御史此呂論科場事

吏部記御史以暖昧中人大評思孝獨謂御史官是

而時與同志頌言之於是言者遂攻思孝謂南人僕卿甫上傷房御史襄以私怨詆向臺都御史瑞進士顧允成等劾襄直瑞俱被斥思孝感憤大息曰時事如此不去將自及遂拂衣歸久之起南光祿卿再擢右僉都御史出撫三秦率是難作思孝執議與督府異同遂移撫中州力辭不赴移卿大理還工部左侍郎疏減半賦之額止盛甲之請裁府第之佑所省金茂無算晉右都御史

識大錄

錄之溫一切規事思孝以廷爭日本封貢事與當事左而丁御史從謫中稍還至泰藩復羅計典思孝又爭之力卒不聽遂移疾乞歸上優慰留之思孝自念直道難容終不能就指同人疏祈立力久之乃允去之日清風灑然現省填衢巷相與歡訖曰此養日秋下沈大夫也思孝歸杜門謝客幅巾短褐如布衣時未嘗以一刻自通大吏于竟以終造請志屏絕之思孝為一書寫峭直淡由剛心起自淡荒勁節愈力壯與世俗涉沲諱足因事批批脫裂毗

說：不竭泉鈞者大不克堪，故雖受知，明主旋起，故僕終不能安于重。葉仁高市此力，圖薦拔，僕為忘者所忌，而思孝母亦殘矣。

藏大錄

張玉子親札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也。以元樞密知院奉歸。太祖禮遇甚厚，至感奮思效。洪武二十一年，從征下漁海，子舍利略之地，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征粉紅帖木兒，至延安、延州、進安、慶衛，指揮餘事二十四年。北虜侵軼邊境，玉逐之至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明年轉都指揮，同知五十年。父皇舉靖難之師，首用玉策，款牀手九門三日，城內外悉與師將出。上問玉何之，對曰：「薊州地要不先平，將為後患。」薊平，餘不為圖師至薊，諭之不取。玉環城而攻，薊守馬堂率眾出戰，遂執其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王知其才，釋之，送詣北平。是夜，玉趨蓮化，簡勇敢士四鼓登陴，聞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兵拒戰，執其將斬之。餘不戰一人，將吏悉隨玉上謁，而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謀報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玉自請往視。還言：「軍無紀律，不遇慮若遠超，彼雖衆，新集我軍乘其未備，一鼓可破也。」上曰：「第明日遂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俘其左副將軍李堅、右副將

藏大錄

張玉

軍審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 上謂王曰  
此行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是時江陰  
吳高以遠東兵攻永平城甚急而曹國公李景隆引  
兵數十萬將下北平 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  
望風景輜重而去王從 上追之俘獲甚衆王因言  
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遂攻大寧自辰至午城  
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全撫輯城中  
頃刻而定乃趨北平而景隆兵已圍城數日王請先  
擊然後入援于是徑倚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

藏大錄

操出內外夾攻景隆木末進去復攻廣昌蔚州大同  
諸城皆下無何景隆收潰散卒號百萬且渡至王曰  
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待後三日景  
隆果至王擊之斬馘無算景隆退保濟南王乘勝追  
躡圍其城既而解圍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  
昌而東昌兵已列 上以數千騎繞其陣後忽被圍  
衝勢而出王不知 上所居爰入陣大戰連殺百數  
十人王亦被創而沒時年五十有八 上聞哭之慟  
既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

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夫張玉良輔耳若此今家  
不帖席食不下咽乃潸然淚下諸將皆感泣 上既  
踐祚顧侍臣曰張玉才倫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  
其早沒暗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進封榮國公諡忠顯 昭皇嗣位加封河間  
王改諡忠武配享 文廟子三人長輔自有傳次親  
自幼聰穎勅止不凡六七歲時即能習禮儀讀書大  
悉通其大義稍長益力于學不尚戲之習永樂中  
以數臣子入見 又廟奇之特授金前衛指揮使歷

藏大錄

長陵神策兩衛正統勅 上念公父兄之功早親  
戚里進錦衣衛都指揮食事口侍 經筵十四年以  
帝勅陞食後軍都督府事領禁兵宿衛天順改元  
上復位首以珥戴之功封親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  
孫世襲 賜以詔卷仍與宿衛禁都督府事三年以  
老疾乞謝事 上念親舊特許優閒調攝且命醫  
專視養子有加時致存問五年冬 上思親款一見  
特遣十貴人齎寶璽三千緡及白紫羊酒等物往賜  
且通意遂力疾起入見 上甚歡顧同衆求命親

藏大錄

仍典宿衛寵眷彌隆六年春忽疽發于背卒年七十有三訃聞上震悼追封文安侯賜諡忠愍次軌永樂中以勳戚侍太宗皇帝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嗣位特陞指揮同知宣德改元漢庶人作亂宣宗皇帝親率六師討平之軌扈從有功賞予甚厚仍給世襲誥命正統甲子英宗以北虜未靖命成國公朱勇往征之軌為前行首敗虜擒北城漢達至理帽山虜悉眾來戰奮擊之虜擊而潰斬敵甚眾凱還以功陞指揮使又用薦陞都指揮僉事與禁兵未幾復署金前軍都督府事尋即其時麓川賊子思義發亂上命將往討以軌副之既至分道並進一鼓就擒所還至荊州漢命軌移歸貴州以討叛苗會景泰改元遣使詔還以麓川功陞右都督謚宣營兵天順元年上居南宮軌嘗言祥石亭暨兄觀等協力擁戴迎上遷使諭功復賞遣封公奉天瑄繼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平侯食祿二千石賜以珍裘寵養之序舊焉為心仍官子瑾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是年冬上賜以解兵

藏大錄

柄上不久二年春得疾卒享年六十有六訃聞上深哀悼素服罷朝數日即遣官諭祭喪葬時贈之儀悉從優尋追封裕國公諡勇襄

退史劉振曰今在勳臣之盛無如張氏一門蓋永樂初靖難之臣雖衆而功之著者河間定興西王也天順初瑄戴之臣雖多而功之著者文安太平一公一侯也嗚呼張氏父子兄弟四人咸建非常之功此所以享福祿崇名於當世與國咸休也

五福

五福風陽人以此卒事 成祖藩邸積年勞獲衛  
千戶靖難兵初起與朱張二王首建義誓死門轉戰  
其足夾河滄州重鋒先登有功累陞中軍都督建文  
四年封漢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恭當是時僧  
功誣福第一福善高煦勸 上之高煦為太子與  
不許福質直無文有勇力善戰輒輕敵深入永樂七  
年為征虜大將軍總兵武城侯王聰同安侯大真左  
右副總兵清安侯孫忠安平侯李遠左右各將並出

鐵大錄

上曰

塞擊虜 上曰本雅失理連天道驛信使命爾祖繼  
自開平以北即有見虜時一如對敵日夜嚴斥望遇  
虜設奇奮擊否則宵察事機便宜進止又密授方畧  
臨遣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驢駒河南遇虜遊兵與  
戰敗虜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問我者尚書一人福頌  
飲虜尚書酒問本雅失理今安在虜尚書言本雅失  
理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  
馳擒此虜時諸軍未集皆曰此虜誘我不可信僅諸  
軍畢集遣精騎回偵徐議進擊否且墮虜計福不從

又令虜尚書為嚮導率眾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日

每戰虜輒伴敗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虜遠口言  
虜示弱始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盡揚  
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砲以張軍聲勞  
困虜使虜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  
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奈何不慮此聰亦力阻福皆  
不從欽達大真使虜詐求和辭虜諸率精騎如虜真  
猶豫未決福勵聲曰違命者斬即上馬先馳虜士卒  
惶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遂行不數里

鐵大錄

虜伏四起甚至圍之連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  
百人聰戰死達馬吸其血忠皆誠說虜中 成  
祖聞狀大怒諭東宮明春朕且親征雪恥又遣使諭  
順寧王馬哈木丘福敗績或本雅失理得福軍旗幟  
衣甲詐劫攻爾慎防此虜以故福後不得嗣



朱能

朱能字士弘鳳陽之懷遠人父亮從高皇帝起兵積戰功至燕山中獲衛尉千戶卒能生而魁奇偉勇力異恒輩既代父官為燕王所愛重嘗從王北伐取元太尉孫兒不花獲其軍遺文物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三司諸大吏謀逮之勢且迫王猶隱其事能與張玉丘福直入倡言曰王主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矣朝廷不察乃以吳濤見擬今諸允謀定其即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

藏大錄

朱能

趙璠也王乃決而與龍及張玉丘福謀圍三司入謝宴伏兵執之遂分率虎騎八百奪九門松撫城東外三日大定逆王攻薊州先登拔其城虜其將都指揮馬宣芳乘勝取蓮花永平縣諸邑東略地抵灤河還逆擊雄縣漢先登入東門殺長興侯耿炳宸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虜其副二都督楊松清忠等逆逆餘眾於薊州乘勝長驅至真定與張興侯之大軍遇能提文八長子圍二按餘逆眾於二十餘騎突入其陣瞋目大呼兩智皆辟易王虎

表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奔至澤沁河敵餘眾尚數萬人能使人呼馳而繼之遂潰生俘三千餘盡

死王大悅賜書褒獎尋從拔永平解其圍追敗江陰侯吳高之卒二十餘萬復從定大軍俘其扞命者執壯士還而魯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眾攻北平晝夜不息能從王入援遇于鄭村壩力戰大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急擊景隆兵之營九門皆城中亦出兵夾擊敵遂潰去所遺軍資甲仗以巨萬計從略定廣昌蔚州大同敗其師而景隆恐禍其亡散并未傳

藏大錄

者號百萬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為前鋒晨發而馳午至白溝河摧其都指揮平安軍及中軍大敗其軍明日以左哨營敵前鋒復大敗之盡拔其寨驅窮追至濟南凌大敗之得其降卒萬人聞之王志縱使歸復從下滄州先登錄東門入圍首六萬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與寇庸兵鏖戰勝負略相當王以數千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為王騎也急聚圍之短兵接戰不能出能奮力其王潰圍而入我大軍遂進戰大河能以奇兵為軍鋒遂大敗寇虜兵又敗平安

藏大錄

兵於桑城追奔至其定戰東門斬首萬餘乘勝略彰  
德及定州掩水西寨已而敗敵將李文子德州還克  
東河進克東平擒汝上諸寨設伏敗平安之衆十萬  
餘轉戰至小河王兵不利與諸將議或氣鬱請班  
師能獨進曰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克奪項  
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師者何也且師一  
旋可復至此耶王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  
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敵悉衆來戰能與五福復先  
登陷陣大破之虜平安及陳暉馬濟徐真等三十餘

將僵屍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獲馬二萬四進克泗  
州獲淮敗盛庸兵遂取揚州渡江斬金川門閉而入  
遂定京師王即大位而能已前獲功還至都督僉  
事吳第封能為第二人遂授奉天靖難推故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成國公為左軍都督府  
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命鐵劄給蟬冠朝  
服玉帶兼金銀帶寶鈔皆與洪國公同而帶祿  
其二又明年立皇太子能遂為其太僕再加歲祿  
一千石又明年而安南黎氏獻其王且拒急命

藏大錄

拜能征夷將軍統左右副將軍左右恭將及神機橫  
海縣騎游擊五將軍兵八十餘萬往討之上親統  
旗於龍江宴餞能等既抵廣西而能病瘼以兵屬副  
軍新城侯輔而卒上將已親星象而怪之謂侍臣  
曰西師其有憂乎朱能智足辨也意者北人不習暑  
耳俄而計聞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  
上為洒泣曰輔吾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  
胡以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親為文  
祭之辭甚哀官為治奠追封東平王諡武烈能卒時

年僅三十有七仁宗皇帝臨御時詔王配享太  
宗廟廷賜祭之文尤極褒重蓋當時元功之首也逾  
年子勇襲公爵自幼岐嶷不與凡伍出就外傳無飾  
穀豪奢之習惟澹泊自處與韋布之士同讀書不事  
尋章摘句而敦厚簡靜之聲藉甚文廟大異之日  
加眷注巡狩北京危暉往來歷掌帥府留守南京疏  
令不繫訓練有法時仁廟監國尤見禮重十八年  
命勇隨侍北京二十二年遣為征北虜有勞績及  
仁廟繼承大統眷顧益隆左右股肱不二三人而能

賁倭寇勇獨加焉宣德初漢王謀不軌京師震動勇  
密勅上親率六師以征之遂用其計兵出收如忽  
雷而大作勇知吉兆遂白於上曰天意有在不戰  
而克遂計日兼行師至圍其城彼方大驚不意上  
親征而兵至之速也即日出降罪人既得乃班師還  
京而運贊之功在勇為多於是白金指幣人口之賚  
特募之為三年隨上北征沙漠有功如太子太保  
特命總管大營兵權勇益殫心極慮務精訓練兵威  
大震上深倚重嘗御製重陽歌揮宸翰賜之五年

### 藏大錄

勇以南北兩京及沿海陝西諸軍操修運遠近相  
率請以南軍漕運壯軍操修沿海陝西諸軍運營操  
守上從之人以為便自是每歲巡邊謁陵必命勇  
綜理其務六年冬至以京軍分調大同一帶防守若  
多進言恐非居重御輕之意上以為然乃命兵部  
選精兵六十萬以益之七年上慮勳臣子孫過  
優逸浸不堪事于是屬勇督練之時為全諸軍勞民  
供餉勇進屯種之計以息轉運又言減放宣府初操  
者及宣府諸軍倫遠者悉准行之九年扈從巡邊

慨然致遠將士抵其巢穴以勦絕之會胡虜自相讐  
殺阿魯台部落離散多相率衆順逆運十年正月  
英宗嗣位之初勇宿衛禁闈防範嚴密介冑不除久  
之益重要託兼知經筵事每偕儒臣選講正統疏冠  
之秋上勅勇曰勳臣子孫襲爵者操習之暇全讀  
書史講明理義以成其才爾其休朕至懷勇於是親  
為講解書史大義至於忠孝之道尤懇馬四年加  
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九年遷報有警勇統兵出  
喜峰口敗虜寇北富峪川追及熱水川俘獲人口馬

### 藏大錄

駝牛羊還以功進衣祿賜蟒襲弄介冑十四年虜  
寇犯邊勇復領兵隨駕往討之還至土木不意胡兵  
衆聚進逼宣府上即命勇提兵四萬以禦之至鵠  
鳴山會虜前鋒少却勇倖兵壞之賊傷甚重已而虜  
衆悉至勇邀力戰以死是年八月也壽五十有九天  
順改元皇上深登大宝重念往者廢事之臣賜勇  
諡命進封平陰王諡武忠子男二儀儀上任指揮使  
儀封景恭子申嗣公景皇帝當祀太廟獨不豫夜  
宣旨遣儀攝事倉卒無違禮天順丁丑英宗復位

見儀白平陰有邊矣肯存章或當以遂至平命持節封蜀王瑒錫無所受當較射內苑連中約 王書書賜寶璽一箇及前勅儀美掌中軍都督府軍事備南京中 純皇帝嗣位中命以行時南畿飢命儀賑救儀議令獄囚贖米及都城尚稅錢鈔皆市米諸著給僧牒亦准是法所活甚衆時游食頗盛儀議京師未宜宜使此輩應募為兵得若干人並使彭劉強賊李相為江路患將投誠至北江獲馬戍子革奉勅會獄獄囚多所矜釋又議都郵成輸軍儲許臨解預放

### 藏大錄

三月帝紀教船直得十餘萬石雖於倉儲古常平法行之會有詔諸守臣付驗皆進繳儀言南京糧本堪事有緩急非貯驗不能速達奏遣官勾稽當籍儀言舊制軍數不宜地事皆寢城門守兵盡肆營伍為多若裁數人儀謂宜養銳示威始定當代法議久不決後四年儀復力爭以言當卒夕病亟請第置醫藥時送之海賊劉道勢甚猖獗衆議欲指之儀謂必先警以威乃遣舟師分據要害賊勢宿掃罪戾共首屠三十三人送京師賜沒者皆釋弗治海道以平已

憲宗既升進儀哀慟極至燕不舉樂者至半 孝宗御極賜練帶一襲白金二十五兩祥任不許有言武臣多不忠法諸嚴降黜之全儀言皆是祖文功所積且律有法豈宜聚無逆報羅幸矣遲遲夷人入貢還泊龍江市中國子女為奴婢事覺或言宜其不治儀以為事關國體遂舉正管押通事官追給夷價各遣歸每歲錄囚儀當執筆必泛霖訊問務求其情尤嚴紀事凡代事南宮太廟者各四秋稷山川孝讓友大江之神各三以常典祭者多不可紀皆風戎後未嘗

### 藏大錄

少急治丙辰三月卒始得疾即上疏辭 上優詔勉晉建醫視疾命而下而諱至矣 上震悼賜諸賻太師諡莊簡儀乘輿豐顯面如頰玉簡重寡言手案志孝出于天性痛父及難誓歎雪恥沙漠跪食于南不得遂志每燕坐憤恨淚淚曰我先安在而代事此祿手賜軍中道石覆地或請修之曰此在先王所履吾不忍易也事母極能順志孝居喪毀瘠去髮皆餘里徒跣以行吊者雖微亦拜謝于門庶幾信廢則林前街指揮使父受財賄聽其自取及信卒撫其子

藏大錄

裕忠厚卒之次年子輔嗣公正德而子秋廣寇白事  
廷議遣將往禦輔毅然請行既奉詔佩平胡將軍印  
克總兵官會虜退而止丁丑守倫南京已卯遷豫北  
安慶遠近震恐輔與司馬喬宇畫策戡守以身任其  
安危賊現知道去遂以敗縛人于是知輔卒已召還  
京嘉靖卒贈太傅諡榮康子希忠於嘉靖丙申襲封  
年甫二十一初拜表謝恩世宗望見希度秀整獨  
偉觀之自是遂被恩願承天府奉命告祭顯陵茂  
成上皇天恭號允捧策表遣使禮成加太子太傅

世宗將有事顯陵召希忠與勳輔諸臣於慈寧常  
幕次及文華殿南城議南幸并冊立東宮軍日見  
親信己亥正月世宗御啓祥宮召諸大臣見  
太子特命希忠扶掖皇太子以行因指示皇太  
子曰此汝將來師保也二月使得持節冊封穆宗  
為裕王聖駕南巡佩都護副將軍印掌行在左府  
事至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不知駕行在希忠  
與陸炳以身衛上出于大渡河侍御舟賜持命報  
希忠撰筆立成上謂輔臣曰勳南中如此人寸絕

藏大錄

以稱善者人之是歲秋先神祖嘗總兵官厲子提督  
團營及五軍營士寅夏掌右軍都督府事督營如故  
秋加太保丙午加太傅庚戌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九月虜塞塞直薄近知希忠部署諸將卒晝夜捍禦  
虜知有備遁去解嚴加原太子太師癸丑改掌後府  
事壬戌加太師希忠力諫不獲乃拜命穆宗踐祚  
奉勅監修世宗實錄知經筵事上恭侍文隱而  
希忠以疾不起時萬曆癸酉九月也有忠歷事三朝  
中間代祀園丘三十有九年澤二十有九他中祀尤

衆穆宗及神后加冠俱希忠持節掌冠遇出昌黎  
宴者十九先渡家被恩澤賜泛舟太液賜有與賜祿  
當賜禁中乘馬廕子錦祀者三歲加祿七百任諸水  
帝金幣罷物人口之費不可勝紀其卒也上震悼  
為之輟朝賜祭營墓皆視旧制有加至特賜追封王  
爵允為異數云  
遠史劉振曰今制異姓不王惟元功佐命有大勳者  
于國者攸乃得追封焉明興以來朱氏王者五人  
東平侯又皇帝諸孫用決選也戰封平廢死也

之難定策又以忠勞受知三聖得賜封如其祖父  
朱氏之先豈亦古神明之胄耶何其歷世久遠寢陰  
寢昌也

藏大錄

徐增壽

增壽中山武寧王第三子母謝氏生而眉宇秀朗少  
嘗侍父入見太祖高皇帝奇其機警賜名增壽長  
而勇敢善騎射遂為勳衛帶刀侍從謹宴過陞左  
軍都督府左都督嘗奉命逆上征胡寇乃見不花  
與有勞績雖生長貴盛而所居一室左右圖書公逸  
延賢士其中講論古今成敗得失之迹臺上忘倦  
上之舉義增壽竟效動誠有發其事于朝遂囚之  
上入金川門建文君將自焚命梓至殺之石順門庶

藏大錄

徐增壽

下上連降之首喪贈為武陽侯賜諡忠愍勅有司  
治喪具棺葬其父中山武寧王墓次尋贈欽承父業  
推誠守正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加封遼國公  
命其子景昌襲爵歲食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府  
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  
天七年而嗣疾決心予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  
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宮舊恩超進太傅  
旋以監修武庫二朝實錄成累加太師兼太子太  
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

文璧嗣領軍府如太子太傅嘉靖中 詔裁恩澤世  
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非尋有言定公功不稱者  
卒弗奪也天下僅五 達子孫居二焉

識木錄

姚廣孝

姚廣孝初名道衍若人也少祝髮為僧廣孝名精於  
其業通儒書及兵法術家言而又多陰計間一欲棄  
去之入城觀元僧被金紫泛車騎甚都嘆曰快哉此  
何假諸生為得如是足矣而 高皇帝封恭慈寺十  
王將之國選高僧十人分侍十王行廣孝與焉廣孝  
覘知 燕王有天子氣陳有司覘得泛燕邸評之時  
高皇帝之十五軍也 高帝崩建文君即大位諸勳  
視建文叔父行又擁強兵鎮雄郡蔡布指列相習焉  
駱紀不奉法建文君以惠之謀諸大臣逼執伊周薛  
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  
甚一日問廣孝曰若能卜乎廣孝叩能 大玉卜天  
子耶 燕王曰咄母妄言殊矣廣孝拜曰主臣 於  
王幸賜問燕王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 主上猜間  
宗室侵漁齊藩所殺辱囚首隸士伍蓋燕王朱棣亦  
及燕王可親幸免耶 燕王先帝所最愛也又仁明  
英武得士卒心 主上將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遠而  
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桑雄鎮屬邸之

識大錄

姚廣孝

封官良家子發甲可三十萬粟是十年 史王之獲  
衛精兵拔石趙距者又不下一二萬發行定山東略  
淮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能抗禦 大王即不南抗  
或先發欲高臥得耶且旦暮臣夫耳臣竊謂大王卜  
之心與臣卜亡異 燕王悅曰子休矣廣孝曰臣有  
所與相者請以決 王問為誰曰袁珙曰汝與偕來  
珙至就傳舍 燕王逆貌類者十餘人柱記珙相曰  
吾等俱護衛故耳珙獨超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  
之稍間 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 大王太

### 藏大錄

平天子也珙臣避燕市中竊怪諸將相肩接則皆以  
大王故 大王幸忽忘臣珙 燕王益大悅為造戈  
甲潛勸東都士為建文居切責便且至 燕王問廣  
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也僕豈助者乎曰助者  
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廣孝曰可矣遂謀召張易謝  
貴寺宴設伏斬之還張王朱能勦衛攻薊九門出涿  
鹿見雄變而誰旗者燕王顧廣孝曰何神曰衛言之  
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 燕王南下曾太子守北平  
廣孝輔馬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數十百萬先後來

攻皆計却之 燕王既以定京師燔建文君祔尊號  
首欲封廣孝固辭為晉襲賜冠服告第室女亦辭乃  
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達使於武當山宮玄武宮殿  
榻柱焚焚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以一日 上  
忽顧為廣孝曰卿后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  
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  
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耳 上曰吾所以欲  
爵卿也報拜太子少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  
達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其為人隱君子也

### 藏大錄

居妻巷不妄出入至吳敬就見之三不可忍屏騎從  
步追叩門賓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慚退婦謁其婦  
婦亦揮出之徐曉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存耳廣孝益  
不自所還至京師卒年八十 嘉靖榮國公諡恭靖配  
享 太祖廟廷



陳珪

陳珪揚之泰州人少隸行伍以善射克驍騎右衛騎  
兵總旗洪武元年從大將軍徐達等平定中原授龍  
虎衛百戶調燕山中護衛嘗從上征北虜為前鋒  
以功陞武德將軍本衛千戶又從平內難數有功後  
侍世子居守茂皆守備夙夜不懈累陞中軍都督僉  
事封恭寧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務及營建北京  
置繕工命珪總其事珪經畫有條理甚見獎重年八  
十有五卒上輟視朝三日賜祭追封靖國公諡忠

識大錄

陳珪

袁子璽先以靖難功為武成左衛指揮使璽子璽已  
嗣指揮使珪次子璽遜得嗣侯二十年北征失律下  
錦衣獄死璽與璽子璽爭嗣仁宗以璽庶長孫二  
十二年嗣侯卒子璽宣德五年嗣卒無子八年弟璽  
乞嗣宣宗曰陳愉失律念璽有功璽孫璽與璽侯  
給半祿十年更部重璽年十五與金孫已已陣沒是  
年弟璽嗣侯成化元年失律坐斬故還侯停祿卒子  
桓八年嗣侯十二年桓坐與僧娼飲酒誦茶禪一  
年子璽弘治七年嗣侯卒子儒正德七年嗣侯卒

鄭亨

鄭亨合肥人父用開國功陞副千戶大興衛亨嗣以  
勇健持榜招胡幹難河陞指揮僉事家雲從靖難首  
擒馬宣克薊州南破雄漢攻真定先登援永平敗連  
東兵克先鋒襲大寧夜率眾破鄭村塢上兵乘勝西  
破紫荆關掠廣昌直抵大同旋軍大戰白溝河陷陣  
大捷迨北至樞又南出攻濟南再攻滄州絕餉道南  
驅至東昌戰敗而收散卒軍深州連戰夾河蒙城並  
捷巡撫至河上還屯完遂破東平漢上長驅至齊眉

識大錄

山先鋒力戰戰雲辟大捷遂克泗州渡淮至江上入  
金川門屠降都督僉事封武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  
世務永樂元年留守北京北鎮宣府繕諸屯堡八年  
總右哨從上出塞敗本雅失理十三年領中軍從  
出塞二十二年領左哨又從出塞還守大同獻陵  
即位克征西前將軍再鎮守大同防禦有方畧大同  
無虞忠是時邊將稱亨及陽武侯薛祿宣德元年召  
還掌北京行設府事未幾又出鎮大同轉餉宣府九  
年卒亨及肅謹厚善撫士庶蒙恥捨克人不敢干抗

計開贈潭國公謚忠毅妻張自經均贈淑人十年子  
能嗣生法立功邊塞正統六年復爵卒子宏十二年  
嗣卒子英成化十三年嗣卒子綱正德十二年嗣

戴大錄

顧成

顧成字景龍天性仁厚自少能恤鰥寡負直氣遇以  
橫逆加人者必摧辱使畏服乃已其大考嘗起於衆  
曰是孫必與吾門成道貌魁偉少知書通大義而背  
力絕人善武事尤精騎樂射命中元未嘗遊燕都有  
強寇十數劫其舟同載者皆驚愕成獨奮出開寇皆  
披靡走既歸張士誠起泰州僭王號成知其無能為  
乙未歲我太祖高皇帝渡天江明年成來歸附至  
號勇士十一人轉開入城其敢嬰其鋒者既歟

戴大錄

益衆而後絕悉為城中人所繫十人者皆殺成奮  
躍起繫絕纜持刃者仆之脫走歸語衆曰鎮江城中  
皆庸夫可聚也遂集衆攻其城克之授百戶從攻常  
州宣州皆克之簡先旅正運送克江陰從鄧愈克通  
州陞千戶攻樊州趙松樞陽復攻安慶江州池州與  
國諸寨寨皆下之庚子敗陳友諒兵於龍江成得其  
戰艦及馬特賜白金友諒還仍授安慶江州成隨太  
將軍悉復之并得其八陣營諸寨從克南昌援安慶  
敗元兵進攻廬州從克武昌荊州衡州從常遇春下

襄陽連敗秦韓晉守興他從徐達破舊館克湖州蘇  
州洪武元年陞聖城衛指揮僉事工年領軍克信陽  
唐光四年從陳德取西蜀道過敵成手殺敵百餘人  
生擒二十餘人進取羅江生擒其偽元帥及其下二  
十餘人悉送軍門斬以徇入漢州偽官戴丞相向知  
院者盛兵迎戰成揮衆奮進數百皆狼狽還走追北  
至城郭圍其城竟降之蜀平調成都後擢總帥以成  
守之六年率兵赴重慶擒賊王玄保及偽萬戶李  
邦祖等八年調貴州衛明年薨謚等山寨寇叛公

### 識大錄

率兵討之斬首百餘級俘獲人馬九衆悉擄服叩首  
請歲納租賦成爲奏請之其僻遠山峒有負固未下  
者次第蕩平于時群夷叛服不常成連歲出兵而決  
勝戰不可勝數十四年遂賴川侯征雲南率步騎兵  
爲前鋒首克普定晉城守之且勅後繼成即將古樹  
柵以守明年出兵克西堡是行諸蠻合數萬攻圍普  
定諸將皆欲出戰成持不可曰賊衆我寡一出則爲  
賊所窺必俟其擊柵乃出賊及柵成揮軍與賊出柵  
門率戰士奮進手殺賊騎之迎賊者千餘人賊衆

却諸將連乘勝出東門西門戰敗賊衆時南門之圍  
未解成取所生擒者十人斬之而縱其一人歸曰吾  
以夜二鼓來殺爾矣及其賊聞官軍衆銳角銳飽皆  
惶惧奔走圍悉解獲賊甲兵無算普定所隸諸蠻  
悉平十七年平阿黑螺柳等十餘寨及降尾洒蠻首  
馬之衆西堡蠻擒賊獲平之廿一年討平西扒古  
里谷勞金細等寨遂擒閩索嶺首賊葛達及叛寇阿  
來皆誅之上官阿宗叛焚劫驛舍聚衆將攻城勢張  
甚時官軍精銳悉駐東川成率餘衆及甘兵深入賊

### 識大錄

地據開口屢敗之賊既迫衆以暑瘴非士卒便欲退  
師成不聽未幾賊完殺阿宗降遂奏革普定府而然  
其守之懷二心者建兵衛以屬其民折其地爲州三  
長官司六而成統理焉自是成悉意撫綏大布恩信  
諸夷皆服二十五年夏入朝賜文幣二十副鈔三千  
貫白金四百兩日錫宴會同館陞鎮國將軍貴州都  
指揮使司同知成至貴州首征康佐殺賊破阿老諸  
寨峒二十七年平都勻蠻軍西梁瓦村等寇斬首萬  
四千餘級俘生口三千八百有奇而撫其良善二

九年陞驍騎將軍石軍都督府僉事官長子統普  
近衛指揮便是歲命成佩征南將軍印統兵征水西  
叛寇生擒賊首敵德斬之餘寇悉降三十年五月開宴  
成率兵至到天峒悉破之進剿天柱天堂春花金  
酒井滿頭大小坪等生苗及螃蟹米毫灣溪萬潮等  
寇皆破之三十一年晉定西堡及貢州光金谷勞軍  
金石番美唐諸夷漢叛成次第親行誅其叛首而撫  
其餘衆既歸明年高廟上賓及明年靖難師起北方  
成受命往禦至真定靖難師既成以狀文呈獻成先

### 識大錄

朝舊人解其繁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故授  
我乎曰語以不游已與師之故言已注下成亦泣遂  
遣人護送北京全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奉  
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與成議多未  
合會南兵圍城 仁皇於寧旅櫛度惶惶成宣城中  
文武之臣競進曰願成而將其中莫測不可專任然  
成所言計皆合機用皆有放數命出將兵固辭曰使  
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寸足矣賜成甲冑刀劍  
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成謀也

洪武三十年九月論功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大夫柱國漢軍都督府右都督封鎮遠侯  
食祿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賜鈔三千貫白金一百兩  
綵幣三十匹副送賜諸券是冬命鎮守貴州蓋以成  
威信素行於彼云永樂元年春至貴雲吳閏成至散  
趨出拜叛者皆歸境內靖寧成上書論大計謂國家  
宜早建儲以正名分北還官軍有功者爵賞既宜  
制以禮法降勅褒答賜諸封三代考皆鎮遠侯六年  
車駕將起封北京豫台成副櫛居監國既至 上慰

### 識大錄

勞再四且諭所以名成之意成言 皇太子仁厚恭  
勤明達是任儲託且左右文武之臣其智識深長皆  
非愚臣所及望矣雖今帖服小有競爭即恃矣為亂  
愚臣非敢決意去也惟陛下下命之 上忖知成意曉  
諭累日賜鈔四萬貫白金二百兩綵幣三十匹副  
命還貴州陞鎮遠侯文華殿曰殿下於事居父恤兵  
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賞賚度外萬事有天理不足  
計蓋是時懷奔煽志者不樂成在京師成燭知故先  
引去也成之赴居也播州貴州雲作亂成歸還于

剪率兵勤之惠平時恩州臺羅崇雲亦乳武進人謝其首昔亮即服于是成病事聞遣醫馳視竟不起春秋八十有土成自少壯履行陣挺身戰鬪奮勇無前雖身被十數創不稍引却必致傷敵見功放後於壽略料敵制變而不與一抗謀國事明大權不損屑細故竭誠奉公至老不倦子統不反嗣統之子與祖永樂中嗣爵未幾奉勅領湖廣貴州諸軍征剿廣西諸洞蠻賊宣德初召還正統間總五軍在哨兵孫統操神機營以裨機軍士為五軍外國遇敵生則當先

### 藏大錄

推敵處勝敵出未意或值風雨陰霾鎗銳大罷倉卒難用無他兵罷可以振抗諸無隊前進添設刀牌上逆之十四年從征虜自土木走還降都督同知守備紫荊關景泰初命為征遠伯天順初復侯爵命機南京協同守備至是卒訃聞遣官祭奠子翰軍嗣恭巡陵高節操其弟祀及嗣亦卒沒以翰之子湯嗣侯卒而無子以湯之弟湯嗣時年方十有六焉  
得特命殉望朝謁尋以例與公侯伯切末者入廟堂轉業已而始有湖廣之命佩手靈符軍印以極重慎

苗偽都順正號漢蜀道梗傳受命統諸路兵亦萬討之先正紀律戒部曲侵掠比至境覘知逆順謀慮不從亂者無得驚擾由是四百餘寨皆獲保全有通者報云路險寇眾不利連攻諸將順感涕屬誓曰今王師大集勢且百倍何疑之有即授方畧分為五路自帥精兵由間道刻期並進賊駭愕奔潰生擒偽王妻子及諸偽官斬首數千級招還流徙五千餘戶修溪爛土長官司奏報都勻府二州一縣境內悉平上降勅獎勵詔班師還鎮論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

### 藏大錄

二百石特賜誥命加贈三代命督團營兼三千營掌前軍都督府事益持重守法典中貴臣聞視諸營四外官簡選軍士及督工修繕禁門城垣社稷壇壝皆集以母喪乞假歸葬上命其弟錦衣衛千戶洲代之行終亥有疽發于背上命御醫診視遣中官修物賜問六月辛訃聞遣官諭祭者給賻米金有司具棺槨治葬事賜諡哀恪給卹婦其喪侯純雅簡言裝厚倫重義居官蒞下寬厚相濟處家儉朴雖都重位兼無餘貲英國公張懋為出布帛以供飲事時論紅

為不可及淳子仕隆以 孝廟甲子嗣爵家居蕭然  
如寒士 上知其廉特命兼走米錢千石中半凡冊  
封遠刺慶三藩饋遺無所受薦廣滿公車與司神机  
營戎務會 武宗登極賜資數巨視學祀先師 命  
坐 講賜宴饗舉朝以為榮俄兼管紅盈將軍沒領  
國宿禁兵帶劔侍衛本 勅管理官軍牧放馬匹會  
潛政久探督漕總兵雖其人威權較仕隆素簡意業  
多心計凡錢穀之出入庸直之支給綜核精審便軍  
料酌而盈縮焉咸得羨餘金以萬計漕政一新仕隆

### 藏大錄

在淮十餘年現凡二十餘工多有鑿可所者後有疏  
開會通河司堂王軌申請之至今稱便蓋漕都開半  
束都河南皆由汴由渭五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于  
五十里之外者 國初僅有神武中衛小倉耳因漕  
運後勘整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輸因循苟且歲  
月遷延糧勢家車輻日伺而乘工之急乎偷越起乘  
穿破冒猶其小者遠聞塞受間道可通倘有為之籌  
導者而輕騎疾馳從日五或據倉廩或肆燒燬國儲  
不一空乎且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為元

時轉運通渠也當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惠河  
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詣帥為  
之倡永樂間亦循故道拉京竟為浮言所沮正德元  
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漢中止夫運糧至農務與秋  
雨降泥濘不得前與人索厚直費且不賞節浮費以  
野民困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  
虞計無過於此者嘉靖庚戌虜果薄近郊聞通州庫  
粟此舉也未幾台還提督三千營操練俄揖右軍都  
督府事仍兼書務二年七月也即恭上 聖世尊號

### 藏大錄

七月甲申奉迎 恭穆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  
德殿祭告群神皆仕隆典其事八月癸丑 賜手勅  
特加太子太傅調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都門驛鑄  
錢督三千營如故屢賜 恭穆獻皇帝宸翰 御製  
敬一歲洪範序文獻通考諸書尋以病乞假 上命  
休沐暫解營務竟不起以七年己亥棄于官年四十  
有五計聞贈太傅謚榮靖仕隆寢疾時謂其子某曰  
吾能以清白吏遺汝一獨不能以清白吏我乎殯葬  
當稱家所有為之慎勿作佛事某奉教惟謹某子某

錫生而魁岸奇偉不與群兒為伍為小侯時沈覽百  
氏遠識沉通室密欽察笑資貞幹事廉隅其嗣侯也  
為 肅皇帝七年明年授五軍營坐營十二年餘左  
督府事坐鼓勇告其年改中督府十四年守倫南京  
俄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陽淮陽之寇慕  
榮靖者故扶杖卸囊一取榮靖所接漕規行之先是  
運舸迴避梓宮不得前梓宮發而河流溢遂巡而北  
凍裂層冰阻阨者幾二十餘日餘艘河泮時始得還  
則後期不復能順運矣且可在災傷民不堪命先運

### 藏大錄

亦不能如期會發微蒙奏請將前船免一年轉輸  
計所轉輸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即以各災傷  
地方量准折色同本色米以時入太倉一以省凍阻  
之役一以振黎元之乏允運無虧軍民西便 上嘉  
納之案復條陳七事一謂有司當先時擅禁官軍  
詣簿對煩繁旬月曾不得脫身而供王事愁苦無所  
訴今後一切詞訟俱候放竣會漕司問理無得違自  
拘繫一謂運官赴尚書期畢其後於治粟內史其他  
寺署俱交執席等務可不謂非王事哉而縣以漫期

恭允非人情也米入倉之期不夫可幸無罪矣一有  
司審編旗甲須覈戶丁報漕司如有遁逃侵盜者速  
緝者一體運坐去所逃罪一輕齎銀抵都方給予有  
起剗無辦者將米價賤鬻比入太倉而原不足此輩  
果頑無知置聽把總酌量疏定以報一各倉交糧宜  
用剗銀收受禁軍人無得高下其手或多增斛面以  
致虧耗一每版交席六千止用三千不用者折今但  
將三千隨米交倉餘令折銀交庫一運官犯法懲創  
則有漕司司軍擅赴隔別衙門挾告何也固上行私

### 藏大錄

危履倒置漸不可長奏入 詔悉如議行之議行而  
誇與矣言官不察遂以風聞厚譴 上命直指御史  
按驗案無罪復念書右軍都督府事俄 命神機營  
坐營淮陽人德襄汲顧沒惜襄一年 上許之有獻  
策取安南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成子宏漢當襲職  
族人莫正中欺其孤幼陰欲謀奪而官屬范子儀等  
助之賴官目黎伯既仗義擁衆羽翼宏漢得不死正  
中寢戲亡命入中土子儀亦潛往永安西家之鄉結  
詭詞搆或侵擾內地粵塞不得寧而府議以為憂

上乃命案鎮守兩粵便宜行事至鎮即與提督侍郎周廷計畫送宏漢運國襲封貢正中仍安置原所勿違懼宏漢新襲賊事權未定漫生他業也先是廣西桂林平樂陸續破掠城市殺縣令百戶馳赴援救到不能開賊勢猖獗大肆劫掠歲無虛月公至而蕩平之是役也或有議台募四方兵集粵大創之者案守守營平計務在持重奏停大征相機脩禦百姓安堵而寇亦殄矣時淮督鄭時以漕務非案不可請之東助者案遂去粵入淮凡四鎮淮始終如一且無

### 識大錄

何倭寇通州如阜海門等處如皋縣令據城以守案亟集兵餉分守洋麻港雲梯閣廟灣東西海島要害倭悉殲有詔嘉漕運侍郎鄭曉鎮遠侯顧象有運善決勝功賜金綺命提督宗堂有省臣游東者議案營諸衛兵謀各營無可機數請以大小衛分配一衛專隸一營部覆議從之矣公力陳以為不可謂五軍營每營妙選三千餘為倫神機神机兩營亦選其強壯者聽調備序衛順營而分配之無論改隊俾不便秋防在選兵與將不習強果弱混教何以禦敵乎

上可其奏而戒部臣勿輕覆諸連白亂舊章者案漢條武備者八副班軍者五皆切中時宜以老廢疏乞休上允益褒予加少保奉朝請蓋異數也其後二年乃卒年七十有九訃聞贈太保謚榮僖勅所司曾治兆域子承光嗣侯五折遺產以四畧諸季父昆弟躬取一焉人皆難之持旨簡典殿前大漢將軍賜蟒衣侍經筵勅履上殿後改食前軍都督府事典禁五官軍禁軍平虐名冒糧驕甚公嚴而飭之指、奉約束周履巡撫肅然改觀遷祀 獻 格二

### 識大錄

陵端以冒霜雪得疾戊戌七月卒年七十有二性孝友居父母喪三年不內寢撫弟姪及宗族皆曲盡恩意折節下士所交多海內名流尤好藏書至萬餘卷弱冠游郡庠卒業國雍凡七試有司不利意尚未已晚年猶語人曰吾焉藉國恩冠蟬佩玉雍容貴顯矣然使得一挂名鄉薦書豈以此易彼哉蓋其趨何如此子大禮嗣

逸史劉據曰振觀願速門德家聲何其敦樸也忠教建殊勲我聞國清難之時功烈偉矣而榮靖又配



弘簡質連次披服一準於禮雖燕居非衣冠不見榮  
信端靖廉明溫柔孝友寡玩好而多幹畧皆以身衛  
社稷且世篤忠貞炳燿歷聖無失德無間言高流  
時譽翕然稱之庶幾類列於方叔居虎仲山甫之林  
矣

識大錄

徐忠

徐忠字仲達世家廬州之合肥父諱用元季守宣城  
我太祖皇帝兵至宣平衆歸附命仍其職遂從征  
討以功授管軍百戶逆守南昌進武畧將軍河南  
衛副千戶洪武壬戌自陳老疾命子忠代之丁卯從  
征北虜至哈剌哈之地還城大寧無幾調大寧衛禦  
戎辰從征金山虜之騎遠甚者屢戰敗之獲其馬牛  
輜重賜白金鈔幣庚午運兵饒數十萬斛赴溫中逆  
從征乃克不花大敗虜衆俘獲其人口萬餘總兵還

識大錄

忠護送入關忠悉心操師得者如歸陞濟陽衛總兵  
指揮僉事乙亥城懷安萬全丙子率兵從征北虜至  
驢駒河而還丁丑往填關卒己卯太宗皇帝舉靖  
難之師忠首從義旗克密雲克雄縣其定取永平克  
大寧還戰鄭村垵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皆奇功進  
攻濟南克廬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破西水寨  
克東阿東平汝上大戰靈壁逆從渡淮及江至京忠  
臨誓勇百夫莫當出入敵陣率在衆先白溝之戰敵  
揮刃斷忠兩指未殊忠自斷指擲地裂衣帛裹創仍

奮進戰其取士平撫卹誠至人人歸心而統全嚴明  
所遇無援上行師恒飭諸將毋妄殺曰吾奉天吊  
民屬民違天何望有濟忠承命顯惟執兵迎拒者  
不容而誘諭招徠綏撫降附多效力焉其以功進官  
自指揮同知歷都指揮僉事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  
侯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賜諡恭進封祖考皆永  
康侯永樂己丑暨癸己車駕巡狩北京仁宗皇  
帝監國上以忠敦厚老成留之南京兵改一以任

### 識大錄

忠恕小心寅畏清靜簡易上下咸宜之一日夙興盥  
櫛衣冠坐都督府得風疾連卒時癸己八月也上  
在北京聞訃震悼親視朝一日遣官賜祭給賻命有  
司治喪并追封蔡國公謚忠烈并加封其三代考皆  
蔡國公此皆蔡國夫人配亦蔡國夫人仁宗皇帝  
在東宮建蔡賚賜甚厚忠況敦質恪有孝行且養出  
入必先詣家廟事繼母教愛兼至小有譴責必涕泣  
雖責不戾所得上賜必謹視之約己守法未嘗有  
過接人恭謹和氣滿容詰簡而誠洞見庶幾享早五

十有二其二江寧縣安遠鄉長岡之原有庶子三司安  
曰敬曰職事蔡永樂十六年上令長庶子安嗣侯  
卒子昌先卒昌子舒嗣侯卒子溥乙優給旨下戶部  
戶部以非職掌移吏部吏部為溥請月給米十石卒  
庶長子溥嗣與優給長嗣侯

### 識大錄

徐祥

徐祥興國大治人勦為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注州附  
隸傳支德軍與逆征黃梅東勝教有功洪武八年  
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遷往松花江  
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庚辰燕兵起祥首  
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陞燕山左衛指揮僉事  
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擒兵民謀逆  
敗大軍於漢州獲敗之於真定出剋家口破大寧敗  
齊尚書軍於鄭村塢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

藏大錄

東破廣苗卒已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  
陞指揮同知壬午敗長圍軍於惟縣敗大軍於夾河  
大戰榮城獲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  
援軍於未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衛州河  
堤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璧獲敗  
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各封  
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峻德廣  
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命亦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肅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功載懋之

宣實利爵崇報萬世有終 皇考升遐建文即位自

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廢劉宗親禍  
延於朕不獲已以前有眾庶天之罰皆爾都指揮  
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宄內奪九門外攻居庸車  
戰漢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字據北鎮  
上白溝大戰遂取滄州威深夾河葉城西水小河重  
壁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時咨於眾惟良願  
我是用授爾奉天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承襲乃與爾誓除

藏大錄

逆謀不宥其餘若犯二必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  
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修其蓋逆乃志弘方量  
以持乃祿位朕無忘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以服遠  
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朕惟克永世永業  
二年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  
毛剌於蒼雄峽二十二年半還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  
二年與燕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  
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面獲賜給券還封興

藏大錄

安庚亨常守閑中事弟惟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河公者與公奪河度者與候惟直馳置城侯奪其牌置城初不覺吃而請於亨：顧惟解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亨卒子賢嗣為興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父既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為正嫡良竟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太中橋受雇為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為興安伯嗣乃謝其隣而去

良食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諡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于大宗不許嘉靖癸己良卒子勲嗣己未勲卒先是賢以破乏克朝奏革去半俸劉理時革去折色二百石才河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迨良之世不能浸也

逸史劉振曰嘗聞興安有兩鐵券及讀鐵榜叔榜果朝誥命嗚呼盛矣循至孝武之世功臣門第蕭然所謂世祿之家蓋名存而實亡矣世宗隆繼絕之義國初元勳以廢起者四五當此時而興安伯勲猶必

藏大錄

庸賄求嗣至質宅於人吾不知其何以也

李濟

李濟和州人父旺開國功為燕山護衛千戶濟嗣官  
洪 太宗文皇帝靖難執謝貴張昂泰九門充居庸  
轉戰永平真定功陞指揮僉事鄭村壩大捷陞都指  
揮僉事白溝濟南功陞同知建文四年授奉天衛衛  
軍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  
又以其爵封三代祖考妣及配皆夫人隆其長子也  
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資雄傑之才 上  
深死重之永樂庚寅以奉每六師北伐輒命隆領安

藏大錄

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  
能 上蓋奇之以為可大用丙申 車駕甘北京願  
南京根本地擇可任留守者莫如隆遂命馬甲辰  
仁宗即位重北邊守備暫輟隆南京命總兵鎮山海  
凡東北邊關皆節制蓋隱居一長城虜馬之害驟未  
失漢還隆南京洪熙乙巳 宣宗皇帝即位眷念舊  
厚而倚賴益隆有白金文綺之賜隆祇敬將重夙夜  
盡心盡未嘗有間 英宗在東宮時隆忠勤宣德  
乙卯 嗣大位又賜白金文綺而眷注尤篤正統庚

申 上念禁衛重兵及諸司將士莫不悉來京以備

調者雖有大匠絕之而才智明決如隆者不可不  
其位乃命豐城侯代隆還為之副隆在南京十八年  
荷 列聖知遇以為朕肱心膂褒嘉寵待之意具見  
所賜勅前歲歲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  
無間亦少有如隆者隆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以夫  
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雖有  
責賤愚良寬鄙細粗不同皆敬愛如父母召還之日  
莫不顧留而不可得曰某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泗

藏大錄

上進而送者相屬于路得人如此是豈以偽為哉隆  
之在朝雖總理軍政然撫已下賢務循大德不苟為  
異同嘗有詔舉將校之可任者必慎擇以進使必當  
其用有司點氏丁謫府軍皆隆與兵部再閱不中者  
側有罰隆曰彼出師四里非素習然方壯願教練仰  
如教練有法則怯可勇 可使為精兵由是鮮有罰  
者而實命率師巡邊賜之鈔幣及家刀一隆曰軍事  
責廣實力之賜意其在此吾豈敢不為隆隆慮全素  
若及臨邊中訪守備內外整肅說還不戲一人 上

聞武近郊陰等各嚴兵以待戎陣整肅號令明審坐  
作進退皆中度上喜各賜金織蟒龍紵練二有副  
陰受賜惕然不自寧益思所以修其戒朝廷或有  
政刑親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辯之陰在其中侃正  
言聲然當于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為非獨得帥才  
也聞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忘操賜  
之外不妄取一錢堂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  
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出處之情固多未遑  
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就中惕勵惟修來不敢欺

### 藏大錄

公貪墨以負朝廷付託之重辭其力勉之

### 陳亨

陳亨鳳陽壽州人少而奇偉有大志元季為揚州萬  
戶太祖龍飛濠梁遂仗策來歸帝奇之嗾為賊  
中長遂大將常遇春征泰州破張士誠軍大獲  
厲攻婺州拔其月城陷陣先登由是以號勇開濠定  
浙東諸郡泊征安慶太平高郵皆有功擢賊甲百戶  
登邦再奉伐濠梁師次湖口亨言於主帥曰陳氏兵  
多土人熟於水道今方秋湖水尚盛中多灘磧或為  
所誘則我舟膠淺難可以逞矣善寨基土人潛遣小

### 藏大錄

舟察其淺深險易量勢而進斯可濟也主帥善其言  
以聞帝從之竟克陳氏吳元平浙田耳蘇州  
以功陞龍山衛千戶繼從大將軍徐達北定中原取  
東昌亨守之值元兵款高郵至城下衆奮黃旗指亨  
曰敵衆甚銳利速戰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於是堅  
壁不與戰越二日亨先出兵數百誘之敵謂我寡擁  
悉力來攻亨與主將率大軍奮擊且出奇兵邀之敵  
遂敗追奔至棠邑僭僞脫路獲人馬輜重無算亨  
自破十數創一倉遂送大軍克元都以下出燕諸城

洪武己酉調守大同次王保保親伯事保有功西人  
征和林應州天誠自登破寇重軍生擒偽官剽平車  
摧燕山左衛指揮金事委征迤北遼陽破賊營悅經  
轉降附威聲遠著成展不以守禦累降大效恭績  
特陞驍騎將軍北平府都司指揮使成實晉汝軍節  
管金事仍掌侍都司事己卯 太宗奉兵靖難至長  
寧召見軍門賜坐親酌酒勞之問以安往復計等  
奏對稱旨 帝曰天以卿授吾其遂成吾志命為五  
軍總兵官而進至鄭村壩首與敵遇遂擊敗之遂取

藏大錄

廣昌府州大同諸郡戰自濟河下濟西時面亮捷敵  
聞其名恒不戰自退庚辰秋進都督同知未幾嬰疾  
帝憂念不置書遣中使絡繹往問夜則就營參視安  
否醫藥饒食皆出御賜廷為命還北京 帝尋而泣  
即視幸其第臨問者二亨獨以用賢厚賞為勸嘉納  
之是年十月卒 帝悼慟不勝思卿優厚及再天位  
錄序前帝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義臣追封達國公  
諡榮敬亨為將四十年仁恕廉平他將或改易後戰  
為功機取子女玉帛無語之曰好本惡祿臣所聞

莫忘害彼之命為己功也父子夫婦人倫至重天莫  
忘獨人之父歟人之夫而各有其妻子耶于是聞其  
言而化者甚眾

藏大錄

陳慙

陳慙字舜卿鳳陽壽州人父寧遠 太祖高皇帝起天下以功陞都指揮使洪武三十二年遷 太祖文皇帝靖內難渡以功進都督同知卒贈奉天清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進封涇國公攝政敏子三長恭嗣為都督同知次忠府軍前衛指揮使季即慙也器宇宏遠識見超卓尤負膽氣云騎射勇弱冠即從父領兵為前行凡謀上廣昌府鄉大同白溝濟南之戰再父同功又樂故于平爵素成西塞乘

藏大錄

平州鎮小河戰在力果陞右都督永新初擒陳寶進封奉天洲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賜諡恭恭子恭孝恭年受詔佩征西將軍印總兵鎮守寧夏賜寶鑑白紵牛革以為戒嚴之費慙至鎮疏舍一新凡胡人降附者賜撫綏之務得其誠心乃以心不選精兵自徵太監于境外由是增募遠近達摩為之一清樓閣加修奉天清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及賜諡恭及詔諱冠服

錦綺寶鑑八年奉 上親征北虜慙將左掖兵十一

年冬還鎮十二年奉 上親征北虜慙何將左軍俘虜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夏有報虜酋馬哈木以者慙未之信口是致懈我邊倫也即申飭諸將固守已而虜將果來見有倫而退二十年春 上親征北虜率所部兵以從還京賜玉帶金綺龍衣且聞慙有女賢淑札聘入宮冊封麗妃奉 命歸寧父母養子驛蕃當世無與為比二十一年 諸慙統陝西軍夏甘肅三鎮兵出勦虜慙率衆直抵賀蘭山待其果穴盡

藏大錄

收其酋長也先王十部落及其牛馬駝羊數萬凱還上大悅罷養有加二十二年漢隨上北征歸還以繼為殿王京遂領前軍都督府事 仁宗皇帝登極以慙勛威有勞加恭保溪官其長子昭為勳衛 宣宗皇帝臨御侍慙尤厚與安州之平慙頗求當兵衛上有功還金帛八口之賜二年漢鎮寧三年奉奏提雲州城以便防守四年奉得女白二老以進上賜監書獎諭兼有玉帶龍衣馬圖之寶五年還京十年 命佩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正統改科嗣位



載大錄

念懋勲威之舊召還奉朝請十三軍不備建民節  
七作亂偽稱國王勢甚猖獗 且曰此賊非若將不  
能平特 命懋率師往討之至浙江有叛兵先守  
海口者懋曰如此是絕其去路則為死寇矣不從  
春師次寧遠有敵屠沙尤二縣者懋曰如此則益堅  
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還業能斬賊首者官員與  
王師同于是降者日衆懋曰賊勢已孤無能為也乃  
五路進兵一鼓而收之凱還賞加勞命領中軍都  
督府事尋兼領宋八府事景泰中加太子太師天懷  
殿元 皇帝復位是還益隆國祚官師許之太子春  
忽得疾瑜秋不能起上言臣老病不足惜惟陛下以  
生民為念任賢用能以圖太平之治國家幸甚 上  
覽之惻然曰足見忠誠命加調治久之醫藥弗效遂  
卒時天順癸未七月享年八十有五其 上震悼  
輟視朝一日追趙濟國公愷曰死猶遠官論奏知時  
及當奏事東宮及諸王亦各致祭懋傳現修纂錄書  
洪亮有據嘉落教札文士雖位極人臣私實憂有專  
大而南極壯戍口不害功太子成勳衛安罪戾成

載大錄

弟潤嗣侯武化二年卒無子弟瑛嗣侯最年瑛不置  
嗣瑛瑛祿十五八年歲子輔生二年矣最言臣罪廢  
臣男宜優治瑛本借臣爵宜還臣男內批侯輔壯二  
十二年輔嗣侯與瑛為勳樹弘治元年輔生殺人會  
赦年爵編氓八年瑛子思之子繼祖懋曾孫也繼祖  
年七歲與米月十五正德元年嗣侯  
遠史劉祿曰永樂初靖難功臣不下數十人然克享  
祿位於德久者鮮矣惟寧陽歷事五朝出藩入衛凡  
六十餘年而以令終嗚呼盛哉

李彬

李彬字質文潯陽定遠人父惟育丹幕勇銳總人從  
太祖皇帝起淮甸年定天下積功至明威將軍濟州  
衛指揮僉事洪武己巳以老謝事彬代之時年二十  
九嘉善有大志事未率所部兵從顯國公傅文德祖  
北虜歷采顏鴉山進襲虜酋阿答失里至洗兒河身  
先士卒多所擒獲歷黑巖寒山磨盤海子及黑松  
林熊皮山進襲虜酋兀剌罕禽獲有加 太宗皇帝  
居潛聞其號難召見與語奇之遂階奉詔明年遣

戴大錄

視宣府治邊諸城建信為遠東都司都指揮使奏  
建柏度宣府城基明年率兵築之并築德勝口城己  
亥文築為全低安城明年征哨泥河營黑松林互哈  
剌還駐兵廣昌已卯靖難兵起率兵為前鋒首率兵  
攻克薊州遵化進指揮同知繼攻克雄縣漢州進都  
指揮僉事己而戰真定被兵平下大寧剌賊上取廉  
昌明年率白溝攻濟南景樹肯進都指揮同知其  
冬麻沽州明年所敵第橋擊聚城進奪順德哈地  
定州進兵軍都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上至遣醫療

治賜藥物俾還北平彬不自緩願力疾隨軍旬効

上嘉其忠勇諭之曰卿其暫假戎事之勞歸輔世子  
居守壬午 上渡江其位宸極命護中官至京念其  
勞績居多癸未永樂陳元定功行賞封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右軍都督府  
事宣城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承襲錫以誥券追  
封其三代甲申要鎮守江西秋召還明年送趙王赴  
北京還往捕皂君山寇丙戌南征交趾 命克左奏  
將有白金文綺之賜率師入境水陸夾攻直搗賊巢

戴大錄

禽獲魁黨傳獻於朝悉平其地戊子凱還加祿米五  
百石尋命勒平東海倭寇明年總督操江尋往長河  
禽賊李法良擒京庚寅剿捕福建海寇壬辰佩征虜  
前將軍印命克總兵官鎮守并肅有白金文綺寶  
之賜至鎮振揚威武遠歷清肅甲午居還扈蹕北征  
胡虜明年鎮守陝西丙申召還扈蹕還京尋佩征夷  
將軍印 命克總兵官鎮守交趾在鎮七年遠人畏  
威懷惠莫不帖伏境宇寧謐壬寅年六十二卒于位  
交趾市為之墓相向號哭如喪所親訃聞 上厚加

贈贈勅有司歸其喪遠官諭祭賜葬宛平縣西安里  
之原追封茂園公謚剛毅加封三代祖考皆如公爵  
明年子賢嗣侯鎮守大同守備南京景泰二年卒贈  
豐園公謚忠憲四年子勇嗣侯勇生瑩瑩子庶兄  
是襲祖爵是無子而遂及於熙即是之姪也嘉靖甲  
午奉 命統權武營操練官軍隨以廷臣會推掌中  
軍都督府及提督神机營士寅 欽命充總兵官掛  
平蠻將軍印鎮守朔廣乙巳楚世子猷送揀選數百  
人熙惻然慮其克諸子直指相與平反釋其無辜哉

戴大錄

二百人沅州麻陽洞苗作亂遠巡緝騷然調安征勦  
歷三載虛寧庚戌奉 君命回京掌前軍都督府事  
府中宿弊戾為禁革人不致干以私辛亥奉 勅提  
督京城九門官軍壬子總督京營戎政時軍伍疲耗  
往者率因循行事熙一以精明振刷而綱紀之諸材  
官咸凜凜奉法嘉靖癸丑五月以疾卒得年五十  
逸史劉振曰彬為人儀狀奇偉襟度弘遠深沉果敢  
端靜有謀忠誠以事 上恩信以服下小心畏慎有  
功不伐有勞不矜用能深荷主知信用日篤凡有大

事輒以屬公咸克有濟信為一代之名將矣

戴大錄

孫巖

孫巖威陽人性豪爽力絕人輕財好義為族里愛重元季兵興遂仗劍歸太祖在軍中以曉勇聞已未從渡江克采石定金陵收兩浙自是南取江廣北定中原咸與有功授金吾左衛百戶洪武庚申擢燕山中護衛正千戶從太宗之國岩為人誠直不欺甚見親信藩府之事多委任焉己亥引年致政而以子事代己卯太宗舉兵靖難以岩宿將知無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圍城數周起王山臨牆攻西

戴大錄

門墩樓堞岩舉衆極力捍禦已復出兵搏戰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遂北斬馘不可勝紀得饋運船三百餘艘資糧無美以功指揮僉事仍鎮通州辛巳南兵復至攻城益急巖勵將士登城力戰矢石交下敵乃退走論功陞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南師平安齊達東兵十餘萬逼城巖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自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大呼陷陣衆大潰自是是岩無敢復至太宗入正大統以通城并巖

翼方便六師南進而無北顧之憂者皆岩之功於是冊封為應城伯歲食祿千石貽世世成病卒年八十贈翼城縣伯武

戴大錄

陳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父開以開國功擢成都衛指揮同知瑄自少穎敏習兵略精騎射以武臣子遇侍大將嘗選出郊遙望孤鷹禱鶯群命衆射之不中衆復命瑄一矢斃之俄有鵠翔於上瑄復射之應弦而墜衆胥大服而瑄不自爲能從征南番岩州中亭及散毛鎮南威著勞績父生累謫戍遼陽瑄伏闕請代特詔原之從征趙萬討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西河口諭降夷人數千又

識大錄

從征並井平三山寨及小伯夷進攻卜木瓦寨據要害立堡以斷賊路官軍分三隊進瑄居中已而左右兩隊先奔遂瑄所統僅百餘人冒險先登賊衆數千圍之瑄下馬率衆且射且擊賊疲稍却瑄亦傷最劇進戰自己至百賊敗走瑄全所統而還已漢從征餘寇賈哈刺時寇衆數萬據險以拒官軍瑄率部由番西涉打中河河間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圖士志遂壓寇境寇遁迎敵一日中三戰奪其險明日復力戰凡七合寇大敗遂入其壘

簡銳卒五百人斷寇走路寇窮感去降城送賈哈京

師撫輯其餘衆又從蜀獻王巡邊招撫邊夷義理茶馬之政邊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瑄修其隄防躬督工作爲堅久計矜恤無告出賞置義田二百畝于成都積所入租凡食而不能衣食婚嫁及死而弗克歆葬者則以給之尋以從征百夷功陞四川都指揮同知晉石軍都督僉事總兵防江靖難兵至江上瑄具舟奉迎太宗以瑄有裨數功賜爵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便時北京軍儲不亢上知瑄

識大錄

才可重任命充總兵都督歲運米百萬石由直海輸之瑄措置井、翔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藉兵萬人戍守善任使均勞逸故毫無取于下也漕途奸弊掃除一清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瑄下令俾出爲市而遠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欺誣人西便之舟運復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進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殆盡寇必者甚衆海濱岸崩瑄堤自海門應道泰北至藍城凡八百里初航海至者茫洋莫知所停泊往、膠漢瑄又於太倉相可泊處

築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為表識眾便之稱寶山軍  
關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  
清河通南北往來仍屬喧董餉運宜建議造淺船二  
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為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  
國用以足若疏清江清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  
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  
引舟從儀真水洲二壩潮港之煙鑿呂果徐州二洪  
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  
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內鑿渠亘四十

### 識大錄

里以通州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  
高下建牌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  
利於淮濱作常盈倉四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  
臨清通州皆建倉以備轉輸慮漕舟殊河淺淺自淮  
底通州濱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合置卒俾集舟可  
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處之  
周而為之果仁宗初臨御下詔求言瑄首言七事  
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軍馬久遠鞏固之計選將蓋  
兵以戡守脩長民長兵皆宜擇賢能然後改舉而下

不失所賢能在推舉推舉在覈實乞選朝臣之公正  
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退能黜貪鄙則  
官得人而治可興今府州縣學教官不得人乞令  
風憲考察罷黜剋選今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官頭  
目私侵擾害不勝致其逃遁乞勒部所兵部都司嚴  
切禁約就行清理老疾者令戶丁代逃者責限追  
捕戶絕者驗寔除豁伍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是近  
歲如開平寺處城不足兵士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  
乞速裁且之有方畧者授以精兵至其衣食給之堅

### 識大錄

利芟械保日教習如有沃壤令無務耕守今漕運惟  
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看  
洪艱淺凍之阻往往踰年操費數倍正隸上通公租  
下妨農務乞自今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寺處收貯  
別全官軍運至北京則民力可蘇農務不妨各處官  
軍每歲漕運軍財力殫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  
糧勞動可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乞行  
禁約今後漕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焉船快船惟二  
三百料者可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

額設水夫今又於緣河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接造聽候日久衣食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上覽奏嘉歎命有司咸即施行降勅獎諭賜世伯恭宣宗踐祚命瑄鎮守淮安兼督漕運瑄至祭宿弊之為民屬者悉革之豪猾悉究皆飲避境內以寧時已嬰疾而躬勤旦莫靡有滯事宣德癸丑疾間入朝深被嘉勞賜宴養還至淮安無疾復作上聞時勅勞問復令子儀挾醫馳詣往視之是年冬十月卒壽六十有九訃聞上深悼惜為輟朝一日追封平江

歲大錄

疾謚恭襄瑄為人閑爽英毅弘度偉略綱人廣會譚論壹倫輩推服公餘暇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報士時相構議善交際能推利為義所至以濟人為心多所建置人以是德之不忘家有樂善堂恒舉節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家子悅嗣爵未幾子豫嗣立統戎屢總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虜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出鎮臨清卒贈顯國公諡莊敏子銳嗣天順末出鎮西廣勦盜賊奪還俘掠萬人呂鑑漕運十四年建

白百餘疏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嗣正德初總漕運劉瑾橫索金錢弗得坐以法誅戍海南衛奪諸券璽誅沒爵卒無子姪去嗣鎮粵有功加少保卒贈太傅諡武襄子王謨嗣王謨少英邁不群侍父軍中習兵事及他出險易聲望蔚起嘉靖庚申充總兵官鎮守兩廣時逆賊張璉僭號所至攻城屠邑殺掠甚慘三省騷擾王謨會提督都御史張泉調發漢達兵及諸王日十餘萬約江西南贛福建三巡撫兵為犄角躬擐甲宵親抵賊寨前後擒斬捷

歲大錄

計一萬六千餘人招降稱是獲偽飛龍傳國之寶一器械馬牛甚衆露布上聞晉太子太保蔭一子錦松百戶王謨用兵務在明號令嚴法紀使人不犯者土兵強市人物者即誅以徇賊既平議者謂近賊之民陽順陰逆不除之無以善後王謨力持不可據乃寢倭勢張甚諸將遁者往往不戰而潰王謨先所擒斬倭至七百七十餘級倭畏之化兵行處頗係有節據嶺者衆謂此殘寇也勝之不武不勝且損成王謨曰吾提大兵逼巨寇顧避小賊不擊耶麾兵共進距

嶺一舍止全諸軍奉食接戰倭偵知宵遁隆慶庚午  
召余左軍都督府事萬曆甲戌晉前軍都督年六十  
七病卒贈少保諡武靖

職木錄

宋晟

宋晟洪武中所賜名其字景暘世家鳳陽之定遠先  
季我太祖皇帝龍興歲壬辰晟隨父朝用元圖與  
禾歸明早從克濠州又從戰賈魯父死並以功授  
萬戶甲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又從進提管  
乙未從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提管卻蒙等  
潛有異謀圖興察知以聞蒙等伏誅從克溧陽進攻  
南臺圍興戰沒命晟襲克戰而中從攻陳山克水  
寨克之遂從克而臺歲父陞廣德元帥下而陞廣德

職木錄

克宣州遷改廣德為天寧翼元帥以老伯建康嚴漢  
節愈克蘇州受功賞戊戌召入侍衛己亥襲天寧翼  
元帥康子調征饒州及江西諸郡以次平賜襲衣文  
綺命克統兵官平諸山寨洪武元年克建寧還留  
守禦新定官制實授武德將軍建寧衛正千戶四年  
陞懷遠將軍建寧都指揮使都指揮同知各居還  
陞江西都指揮使九年調太岡授龍虎將軍十一年  
調陝西所至治兵撫民不戢而肅十二年掌涼州  
十三年逐北虜至白城獲其人焉甚衆十五年父病



詔晟還侍又三年父沒晚棄事漢瑛涼州虜時數為  
邊患晟率兵討之連里亦集乃之地斬其兇渠七運  
兒監等及其衆無算餘悉生繫送京師又招降虜傷  
國公吳挹都等萬八千人而送其酋長工不答兒等  
百五十人詣京師簡其壯者傳卒伍餘悉處之善地  
俾耕牧自便賜名晟還京與諭再四賜養甚厚漢瑛  
涼州十九年召還陞驃騎將軍石軍都督府都督兼  
事賜鈔文綺以其官贈其三代仍填涼州二十三年  
達中使執賜文金及鈔至秋漢三達賜鈔文綺授判

### 藏大錄

論充總兵官征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  
虜所城也誅其傷焉各別列姓等三十餘人獲虜衆  
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  
咸給將士二十五平漢充提兵官征罕東西番叛寇  
誅禽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送還  
京師二十七年調中軍都督府是歲虜寇連索命充  
副總兵率兵討之遇戰勝濕江獲虜衆千餘馬擒之  
明年廣西忻懷諸寨連結為亂命充右副總兵往征  
之誅禽七千餘人賊平還京天明平提羽林八衛兵

往平五開龍里十三洞之寇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  
諸衛歸二年出填井肅太宗皇帝初臨御公朝京  
師陞漢軍都督府左都督永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  
總兵官仍領井肅三年虜日益聚近邊晟遣人諭以  
朝廷德意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為兒辰率部衆五  
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還境底寧事聞賜勅與諭命都  
督徐膺緒尚書趙莊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賜推誠  
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仍漢軍都督府左都督食  
祿一千一百石加賜田若干頃又二年以疾卒於肅

### 藏大錄

州享年若干計閏天子悼歎遣官賜祭勒有司給  
輓還其喪明年夏至京師與聚寶門外其考之塋之  
次子瑛駙馬都尉尚咸寧公主襲侯爵北虜犯順虜  
駕將兵往平之沒於戰陣追封鄂國公謚忠順瑛子  
傑襲侯爵典宿衛禁兵充為勤慎傑子誠幼聰悟好  
讀書性孝友雖幹親頗為其及兄吳贊贊善駙射有  
勇畧景泰初侍父居京師士中往視別墅於涼州居  
入境掠牛馬長驅而北失賊時率家僮出獵遇之連  
走三天墮二賊賊散驅其所掠而還遣人驚數曰

真將種也甲戌還京痛祖元節承父命還南京祖堂  
具衣棺以葬乙亥春傑疾作馳書召誠夏五月誠兼  
程至京泣拜父床下父曰吾恐以待汝今及見吾目  
瞑矣越七日而卒誠哭踊幾絕扶柩歸葬祖塋秋九  
月詔誠嗣爵每侍朝上顧其狀貌甚奇之謂可屬  
大事不數月命署右軍都督府事政如素習尋賜璽  
書命出鎮井苗授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誠至鎮武  
備修物封疆完塞一日聞武教場忽中風疾詎料  
而氣已絕矣時天順丁丑十月也享年三十有一訃

識大錄

聞上悼惜遠有司諭祭營家墳卜葬焉  
逸史劉振曰國家以神武數定區夏允賴嚴虎之士  
佐成鴻業於是錫爵酬勲俾傳罔極然出自閣閣者  
侍崇高而昧學識倘負尸祿者為多求其席父祖遺  
熱荷國家重寄孰能懋騰聲績者於西寧侯父子諸  
孫益便見云

張輔

張輔字文朝河間忠武王家子器宇雄壯頗有威  
孫龜澤文皇時難以功封信安伯未幾進新城侯  
永樂三年文皇圖瓦剌日規為其臣執李隆所執李  
隆跪姓名為胡一兀子蒼為胡查矯稱陳氏絕胡金  
其甥請署用東山不遂其詐從之未幾求襲王爵  
又許之諭子陳氏派天平始從老撾潛至京奏懇李  
隆開之俱止表請迎天平還國四年春遣使者送  
天平歸至其境李隆伏兵殺之及其使者人僭稱尊

識大錄

號改國曰大虞紀平曰元聖時占城亦告李隆後  
疆界盜殺以印報王震怒乃議與兵討罪碑臣威  
發遂遣大臣告於印廟分遣近侍備告天下名山太  
司秋七月帝卯制諭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  
充總兵官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  
陽伯陳旭為右參將會同左副將軍鎮滇南西平侯  
沐晟率師討之命英印尚書劉儔贊軍事都指揮同  
知羅克指揮僉事朱貴等為中後援擊橫海鷹揚驍  
騎寺將軍利節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為

藏大錄

實督巡餉發印出師 上規幸龍江營拉架曰朕命  
 滿音率師要伐爾惟元亮爾退必擇尚休朕心毋  
 失毋執降毋整黑老堆毋毀壞室墓毋恣取貨財毋  
 虐人子女有一於此雖勞弗勸且庶於罰能得受命  
 以行及月士申師次龍州大將軍遣疾以師授右副  
 將軍十月戊子大將軍克輔代總其衆以達達使馳  
 奏云未輔率師發惠祥度埃聖閣望發境內山川告  
 以恭賦焚屠虐民內侮之罪今都督同知韓見  
 於閣下營督廣西軍運粮修道出游兵偵道遠鷹

揚將軍呂毅昔前哨至隘留閱賊三萬餘人依山結  
 營其後率衆拒守毅昔督軍遣次以有異故而上  
 斬捕九千餘人賊散走大軍遂度閩晉兵奇之輔以  
 不意傳擬安爾殺黎氏父子之罪二十其畧曰季聲  
 而賊其主以據國罪一也賊故陳氏子孫殆盡罪二  
 也不奉正朔借改國名妄稱尊號罪三也視國公如  
 擊潰刑暴飲苑獨罔依罪四也世本黎民背祖更姓  
 罪五也既篡主竊位乃詐攝權署其事以圖 朝廷  
 罪六也奏請陳氏派還以圖及命使送之乃故拒遏

藏大錄

罪七也誘使主張罪八也襲寧遠州七寨罪九也誘  
 止官刁猛因虐其女蓋微其金罪十也威逼遼東致  
 其賊走罪十一也侵恩明梧州西林水手之地罪十  
 二也詐稱運地劫殺命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古巴  
 的剽斬建親喪舉兵奪其地罪十四也攻拔達郎  
 白黑貴州擒其人民罪十五也勒取占城象百餘及  
 沙離牙之地罪十六也占城為中國藩臣乃擅遣金  
 印冕服通使其改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知尊事  
 中國朕兩帥兵罪十八也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

以兵劫掠鹿港口罪十九也入貢不遣陪臣乃以  
 罪人充使罪二十也夫人續報莫不勒獲恭次借送  
 延項以待王師兵子輔入難爾聞至并站探知并站  
 西旁有火輔全呂就苛索之賊遁去是日達鷹揚將  
 軍方改游擊將軍王恕苛稅富良江北嘉林縣哨探  
 大軍由并站西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聞左副將軍西  
 平兵兵至白鶴遂遣驛騎將軍朱榮往會副都運  
 都指揮俞謙來初大軍入境輔以 上命戒部下秋  
 毫無犯所至感悅至是云發州偽余判御原南東州

藏大錄

人莫逆者去降者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池江  
富良江以馬固乃自三江府池江南岸拿固山儲富  
良江南岸寨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北岸儲海潮江  
希江麻寧江至盤龍固扶山嶺江掛掛多却後增築  
土城、掛拍連豆八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人二  
百餘萬守之驅老幼婦女以助聲勢又于富良江南  
岸緣江置搭盡取國中船艦列指塔內諸江口又設  
得木以仿冰繫偽東都守備亦嚴陳列象陣于城掛  
內賊聚水陸賊七百萬守險以老我師輔遂自折福

縣移營于三帶州個括市江口進舟候進丁未工  
聞能亮即命輔亮總兵官耳諭之曰昔我皇考命  
開平王常遇春為大將軍攻陽王李文忠為偏將軍  
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  
蕩殘胡終建炎熙若君者必以宜取法前人今賊逆  
寇以運萬世之功輔亮命惟謹十一月辛卯驍騎將  
葉朱榮率賊于霸珠江北先是輔告于工流濟師遣  
原率馬步軍于下流十八里與賊對列且作舟筏欲  
濟之勢賊疑其全兵更江劫我舟筏遂會擊大伏之

藏大錄

西更輔率大軍與西平侯晟合賊所立冊皆近江唯  
多神城下沙洲平闊可止師然新築上城高峻賊於  
城下原重壕、城下地布置竹剎於城內外其城工  
守其嚴備賊兵性未如蟻輔乃下全軍中曰賊所恃  
者此城先登者受上賞軍士皆踴躍欲往是日輔守  
軍于沙洲離城分兵輔城之西南晟攻城之東南部  
列已足副遣將士距敵襲之處里許設伏具出夜明  
火彈擊士執之約登城即然吹銅角為號夜四鼓輔  
連都督食事費中寺街故并文縣通重壕至西南城

下以雲梯附城都督標蔡福皆先登以刀亂斫賊衆  
驚呼城工火然改而應之士皆援附而上賊衆倉皇  
走石不及發皆墮下城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將拉城  
內列陣接戰賊衆當面輔令游擊將軍朱廣寺必繪  
獅象為水壩而前象皆腹裏又為銃箭所傷皆逃走  
奔突賊衆潰亂我軍長驅而進殺賊師民飲蔡備  
樂連滿拿固山賊則相踈藉及被殺而死者不可勝  
計獲象十二是城無算發卯輔令豐城展樹雲陽伯  
也率師攻賊偽西都賊聞多却城陷焚西都宮室倉

藏大錄

唐進入海頂之賊黨有以兵由生辰江津合江九  
軍者輔建都督黃中芳既之於是三江路宜江洮江  
寺州縣次第皆軍門降五年正月丙辰輔調清遠伯  
王父晟調初指揮抑張奇合兵賊自注江濟師集壽  
江棚破之又攻固扶山萬初江普賴山新賊首三萬  
七千三百九十餘級度偽圍副丁即曲鼓之賊將胡  
杜漢聚舟于藍洲江輔因南來州土人隊正陳封夫  
降即使擊之杜賊走聞海口盡得其舟仍使封招撫  
諒江東潮普處人民保督安素于是即邑聞風相繼

而隆王書諭李昇罪逆者日以百計已已輔得機報  
賊舟往來于富長江距來州下流二十里又言李昇  
及其子澄屯於黃江遂率兵次木茂江晟及豐城侯  
掛率步騎數繼由富長江進次魯江李昇以舟五百  
餘艘屯我軍輔寺水陸夾擊賊舟膠淺遂破之賊偽  
將阮仁子阮嘉茂方獲舟百艘又擒其黨黃世綱形  
文傑馮宗是莫鐵范雅阮判寺百餘人斬馘萬級溺  
死者甚衆三月辛巳輔建都指揮抑升舟賊子聞母  
何母報賊入富長江舟賊豆十餘里以劫卒教萬由

藏大錄

陸未敢收其戰至賊又用海舟橫截江中載木主棚  
以拒輔束柵未渝射督將士力戰升等繼以舟師擊  
之賊大敗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偽副將軍明  
射等及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捕獲長驅至黃江  
抵岡海口李昇父子僅以數小舟來夜遁去翌日偽  
吏即尚書亮元覽大理卿阮龍卿千牛衛將陳日昭  
華領軍將黎成等詣官降五月甲子輔追賊至典史  
海門沒鵲渡又暗水圍賊棄舟走及我軍至大雨水  
漲數尺衆既度火喜以為似有神助輔率步騎至茶

龍舟師亦至偽四輔人升阮澄未降言李昇走又安  
遂遣升率舟師前進輔及處循舉既江進至日南州  
寺羅海口升便賊得舟三百餘艘輔寺復引兵出奇  
羅海口以遏奔逸永定衛卒王崇明寺七人與賊遇  
賊因敗黨與皆散走崇明寺遂會李昇及其子澄于  
海口山中己丑獲偽大虞國王蒼：偽太子芮及偽  
梁國王馮陽柱國東山卿廣胡杜凡黎氏親屬傳獲  
無遺南王遂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  
百七十五萬衆島牛羊舟粮冠械無美遺升齎露布獻

徐勵下獄下事歸寺于獄面談其子澄為初輔受命  
時羊公執陳氏之後主之至是說足輔備訪國中喻  
度諸郎色官吏著老等千一百二十八詣軍門言陳  
氏子孫向被季輝繼夷已盡無可承繼者安南本中  
國故地其流裔余外夷化為異類今幸掃除兇孽再  
觀衣冠頌漢車即願設官治理庶一洗夷俗永沾聖  
化輔即跪聞 上俞其請乃立文趾寺處承宣布政  
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  
州一百五十九縣據其地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

藏大錄

所三又于交慶分界設五溫衛及收慶隘留二守禦  
所軍練廣南民隸交保以相制又設水馬驛一十  
凡自南寧府至龍州水道差遠增置驛舟并置遞運  
所以便朝貢皆輔條列 上悉從之六月以平安南  
復古印縣太監天下復動有司為陳王贈臨凡宗戚  
為李莽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為建祠樹碑并墳墓禁  
禁探銀給戶五十寺之六年春輔班師致七月策功  
行賞進封輔英國公是時國公友清遠戍升安遠伯  
餘皆陞賞有差賜輔誥奉命帶金綺子派世襲加祿

三十石 上賜吳觀製平安南歌以示褒異是年冬  
李莽餘孽簡定作亂附號大越改元興慶 上命黔  
國公民往討之無功足賊非輔不可七年二月復  
命輔充總安官清遠戍夫為副總兵會是剿之五月  
吳已輔率兵抵仙游縣聞簡定寺自相謀害阮師等  
發懷疑或推簡定為勳上皇立陳季擴為偽皇紀元  
重光竊據江河出沒為患輔乃馳北覓山取封進每  
招諭江江北江府府趙寇人使皆復業六月戊辰  
師次慈惠陳賊率眾據喝門江粉杜樹柵以拒輔次

藏大錄

賊之進至廣州北日得偽金吾將軍黃巨劍等聞去  
進委諸州縣屬逆者皆降氣必不若者皆屠八月  
辛丑輔遣都指揮同知徐成或藍准賊黨節景吳等  
永改政率兵出禦龍谿洞賈其脇此擒督眾叩戰賊  
敗去攻取廣而西已未景吳李復據南東州盧渡江  
太平橋諸處輔出師向賊子聞偽金吾將軍阮世美  
以衆二萬奔之駐紮立營柵列柵六百餘艘於江中  
不附橋東南岸以高杆禦時西北風急輔率雲陽伯  
阮都督朱廣雅等督軍陳方改守以對船數艘奔還

議大錄

大魏延烈失登如兩會馬監門將軍潘佐子二百餘人所首無異九月庚午輔軍追捕至太平海口遙見賊舟三百餘艘泊海州南岸並督都指揮方政李龍李律擒之賊舟迎敵我軍鼓噪而進賊艦數艘大敗溺死者甚衆擒偽海寧衛大將軍范必果景異遁走十月辛丑李獲委孫安南前王孫道偽官段自始致書嚴門求封爵輔曰使氏子孫皆偏安國中無有存者茲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殺段自始遣兵前遣道都督朱康蔡福以募騎先行輔率舟師繼之

楊賊于命度江海口多樹塔以土石是之舟楫不通至是輔面黃河江大支海口至福成江轉入神拔海皆決其壅塞而行十餘日至清化水陸之師果會而簡定已逃入廣州李續位人安沈帥明具及景異皆皆散走於是輔盡清他取支黨盡殲之已而簡定至巨野舟楫地盡趨天關張發拒敵敗率兵從嘉江南起巨勒舟都督朱康都指揮羅文晉以舟師從嘉南起舟都督朱康都指揮羅文晉以舟師步騎從嘉江起地也至天關張簡定已逃東黃

議大錄

趙步振舟戰軍進至美良縣簡定方寓民家見軍至即棄舟及印帶等物走入山輔率兵四圍搜之十一月戊寅獲簡定并偽將相陳希昌阮次屬阮宴等檻送京師伏誅是時賊黨沈師增偽梅王與偽金吾工將軍杜京指步據東湖州去老縣及宜陽拉有衆二萬時出黃江麻卒往大金寺慶海口劫掠八年正月輔以去固宜陽杜師增率衆拒不至斬賊首四十五百餘級擒偽監門衛將軍范文和林衛將軍陳原卿鎮撫使沈人桂等二千餘人盡殲之歟其尸為京見

為二月召輔選以兵屬是及雲陽伯旭勸滅餘寇未幾李續圍輔還漢陽景異等噴聚鄂亂九月余上使命輔督師征之秋七月丙子師次常月江賊聞輔至樹塔江中四十餘處以口西岸皆置橋延旦三望許江內船舟三百餘艘設伏於山石景異及節客沈師所其舟以衆來送輔調都督用知朱廣都指揮張勝會廣領划船接應賊進助率都指揮方政等以步隊營其伏兵至江岸李獲等敗走會偽金吾將軍節宗舉等將軍張德彝武衛將軍阮志成衛將軍





似選運使見滿冊轉即進至羅江其地皆懸峻側  
邊洞巖可王遂舍騎而徒持士皆步從比至見滿冊  
景異寺已適人至此滿餘冊賊及其土人皆遁不知  
所之遂大索夜行二十餘里聞更聲輔率都指揮方  
政等衝拔而往黎明至北滿餘冊江北賊據南岸立  
寨我軍渡江圍而攻賊不能拒龍天連中景吳湯  
其賜遂禽獲漫追敗率軍追捕并其弟執擒之蓋獲  
賊徒數路及景吳等偽印景吳劉甚不能行遂別之  
蓋其首傳進京師既勝進還運使輔遣都督朱廣率兵

藏大錄

捕之廣獲乘運入閩諸書警中悉獲錄李獲家屬既  
即寄送取面壘州王官阮茶案輔復遣指揮薛聚率  
舟師安寧遂獲即斬茶案以拘閩李獲勢窮走老過  
輔遣都督指揮師率兵索之老過悞指獲李獲以獻  
足輔遣獲賊政不得仍令招進充老過三閩至金陵  
前賊黨散走素李獲與其妻妾子及家眷而度之地  
我軍悉生聚以靖李獲等李指揮偽相國驢國王充  
西武王指安州知李獲就縛來舟走入海鎮夷衛指  
揮李獲進至老過海口其時偽公某等悉擒獲送

李獲及阮師等至京師謀之三月庚子輔與嚴議諸  
建升兼恩義西州永制援降人阮亮揚夢松范公議  
阮陰為知州胡來張原注武征范助為固知仍以書  
報占城王使知建置之故六月庚戌輔以四府與老  
越占城還運使接境土官廣遠夷民繁夥宜有控制議  
請於各府置衛所籍土軍以土官指揮千戶理其事  
仍給印信從之九月戊申輔以文陞致寇悉平委都  
指揮朱揮承春率官軍五千留交趾備禦遂班師明  
年二月還賜輔白金三十斤寶銀二萬錠文綺五十

藏大錄

襲四月 上以交人新附命輔限征吏將軍印亮提  
兵官建鎮其地是時寇寇陳月胡糾合清化嘉江靈  
作亂自稱月胡王及輔到交趾賊聞進走追至赤土  
縣拖月湖及與黨郭元慶等殺之自是交人皆帖然  
服矣輔乃言自廣東瓊州天涯驛結貓尾港至浦倫  
佛洵洩萬寧縣拔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  
一里置置水馬驛傳以便往來於是命防城等處設  
九水驛龍門等處設二馬驛寧越等處設七通運所  
俾因設巡簡因從定此嘉林縣為嘉林馬和交州府

廣江欽州尺溪俱為水馬驛廣西橫州：門水驛錄  
南寧府皆如輔所請云十四年冬 上念輔久勞于  
外遂遷之十二年 北征七月庚寅至榆木  
州 上初豫聞日大漸多輔受遺命凡軍務悉屬輔  
統之是年八月 昭皇即位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  
府凡月禮節南書召康宣於 上曰喪服已逾二十  
七月請假還制釋康易言大孝士揚士奇謂康曰不  
可 仁孝皇后崩 上皇策服後猶數月白衣冠祔  
帶引 上於皇考乃遷即吉辛酉書葬義縣取二說

藏大錄

以聞諸且 上素冠麻衣經帶視朝惟輔與二三學  
士如 其降殿納進召士奇及塞夏奇諭曰昨蒙請  
易服云否與卿符議是然後奉時吾已從其非及聞  
士奇有言始知震妻周嘆曰張輔知託六卿乃有不  
足洪熙元年五月命輔監修 文皇實錄八月復命  
監修 昭皇實錄書成俱有金縢之賜宣德初高煦  
欲圖執執遣素親信人枚青入給舊功臣為應青至  
輔所輔即焚其人以獻 工部之忠得其情頃之山  
東亦來告高煦反 上遂親督六師伐之命輔四其

一坊樓務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覬覦然資性  
偏無能為也願假臣二萬卒當為 陛下擒之 上  
曰任卿一人足以殲賊但朕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  
心者當當有以輯之及漢平大姓褒賚三年冬十  
二月刊命奏決重囚命輔同都督尚書九卿都御史  
審覆諭之曰古者新獄必訊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  
公重民命也已而輔奏廷者五十六人 上令法司  
更勘擇之四年二月 上用都御史顧佐言益加優  
禮乃給輔曰卿以親以賢祗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

藏大錄

存社稷功者國家遠朕續承大統勅諭輔獨尤熟厚  
德薄然於今方當注倚之時則居贊理之任不煩以  
政乃理收宜可擬中都督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朝  
少在職在在相與寵給軍國重務共保邦家卿其  
精神明道德益弘啓沃之功用發治平之效三月我  
申如輔為將遣光祿大夫左柱國甲寅克其朝參但  
朔望不侍凡月士子賜宴 上親製詩贈之有輔獨  
寅亮之句歲時寵賜甚番不可勝紀正統間屢知紅  
足送客進退讓示儒者氣象人命監修 章皇是錄

成仍賜金幣鞍馬十四年秋危渡北伐死於土木之  
難年七十有二追封定興王謚忠烈子懋嗣懋覽子  
欽嗣欽覽子裔嗣

逸史劉振曰予現定興四履夷境撤版渠魁復我中  
華數百年之故地易播莽為田疇矣左祖為冠冕而  
又建立郡縣分畫疆圉一統之盛古莫與比定興之  
功大矣哉豈乎 朝廷眷毗龍溪日隆天下倚以為  
重四變咸知其名也

# 識大錄

沐晟

沐晟字景茂其次子也自少氣宇閑厚端慈凝重聰  
悟過人而博學遠識恭慎寡言喜愠不形於色 高  
皇帝重之既授後軍都督府僉事夙夜勤勞陞授時  
進榮祿大夫左都督父英薨兄春嗣無子晟嗣封西  
平侯仍奉命鎮雲南晟承父兄之後秉誠殫慮益弘  
遠圖厥服德懷懾勵夙夜先是麓川不靖諸蠻遂豈  
慰使而分據其地晟適至奏發兵平之復奏以其地  
置益養木邦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于崖潞江灣

# 識大錄

沐晟

句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歲其貢賦又於潞江之  
西置騰衝十戶所以控制之夷遂帖息時岷王之國  
雲南嘗與晟交惡 上貽書於王謂晟少孤不練事  
必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 王它故從國楚獨  
晟自如 建文帝之自焚也 文皇帝意其由地道  
以出或言匿晟所者使 詞察無狀乃獲先 太宗  
皇帝臨御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晟遣將先率兵討  
之躬率兵繼之後及蒙自縣蠻聞晟未遂遁進擒其  
酋誅之軍聞賜書白金勞晟四年安南叛命征夷

將軍李兵及湖廣等都司兵討罪命嚴佩征夷副將  
掌印虎左副將軍率雲南等都司兵分道進討嚴率  
兵由蒙自經野備新水通道以入先遣偏裨攻其猛  
烈擄羊關隘賊徒悉遁遂築堡駐兵邀舟分道諸將  
出宜光江口奪澳湧寺沙昇舟夜出泚水陣師遂進  
掩引兵奔流攻賊之窟長江自且慶數抵暮賊引却  
其且諸酋咸欲奮擊嚴曰受命乎伐所故得允渠數  
人而已肆校非皇上好生之心乃止遂造浮梁渡  
師時征夷將軍大兵至乃合攻寇之夕邦城無繼據

### 識大錄

其夷西二都及藍唯因故據江仙侶皆寇患破之寇  
首黎季犛及子張狼系其眾獨黎家屬及左右心腹  
連遁於海王台征夷將軍兵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  
會倭無遺賊送涼師凡得即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  
三百七十二萬五千九百獲象馬牛畜軍資死伏無算  
其南平六年春班師入朝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康懷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二千石  
賜謝表玉帶金帶命子孫世襲既大宴上親製詩  
褒嘉又日賜宴子使殿選棋雲間夏冬雲南餘寇獲

二命嚴佩征夷將軍印總兵討之王師壓境寇遁入  
人安海島追至占城之境禽寇酋陳季據阮師節客  
舟還京師錄之師還仍鎮雲南十七年富州雲南積  
寇賊不入朝廷命嚴發雲南貴州兵討之雲南積  
以抗王達兵斷其後諸將請急攻嚴曰成服不若德  
服遂使人諭以禍福雲南即遣子詣京師謝罪悉償所  
通仁宗皇帝嗣位重農熟德老成詔兼太傅召至  
恩禮加厚遂命佩征南將軍印還鎮宣德皇帝初  
嗣位遣使齎至書金幣勞之英宗嗣位恩禮視宣

### 識大錄

德之初明年改元正統賜金幣加厚是年冬四川會  
川黎漢雲合寇泊芳為亂兵遣茅都督昂討平之二  
年冬馬龍地即同雲不靖漢奏遣昂平之三年麓川  
思任發擾邊侵掠騰衝南甸遣人諭之不下奏躬率  
兵討之兵至路江嚴勉諸將四出兵尚謀不奪恃勇  
且逼瘴月非用武之時今官軍已集如賊能畏威悔  
過悉赦謝罪請命赦之斯亦可也遂遣人諭之不  
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改等率兵前進嚴尤戒其慎  
重時嚴整兵在渡改等夜渡江破賊擒賊詳此官軍

乘勢進至景寧寺寨攻陷奮勇獨進賊伏兵四發攻  
力戰死之時春已半晨慮瘴發非官軍利遂旋師將  
駐金去會有旨命是運鎮嚴至楚雄漸畏是疾遂免  
方疾華時碩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國家罔極之恩  
君不能報失吾弟勉之吾一家子一孫一世堅忠誠  
保臣節無忝君親又碩昂曰斯提也雖偏將失利固  
吾提帥之過此賊不可如貸汝勉之勉之言訖而進  
婦視所過道路城郭無貴賤大小還拜家勸成應吏  
非所長其數亦數不利而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

藏大錄

而德高漢人攝服最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於人主  
每片紙下王首皆具威儀出郭迎盟而後啟之曰此  
金旨也歲時奉獻不絕是父子前後置圖豎四葉三  
百六十吾日食其一可以同歲珍寶金貝免劫庫藏  
幾缺天府凌庭曳羅綺者恒數百人使使聞叔亦可  
教子百如善業中貴多通達執政不絕亦能簡制其  
不最育子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嚴弟昂  
以都督回知鳳印代鎮後封麓川不利定而伯再貴  
昂與與合婚率之而復還為左都督賜金帛加寺

卒贈定遠伯鎮武襄武嗣公之十一年免贈太傅鎮  
康慶子瑄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瑄以才舉為左都督  
代鎮平昂瑄為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  
瑄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為鎮守嘗捕獲  
叛酋導甸等安備廣西守昂前後平馬隆虎江劍川  
順寧羅雄等蠻臨去之昌明缺箭亦石囉羅：大獲  
兵討獲賊帥之五百奇果賜執褒獎加太子太傅  
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瑄之孫都  
指揮瑄之子是嗣嗣瑄以是為兩平侯之裔瑄當從

藏大錄

戾爵而守臣瑄之甥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  
也瑄之悲尚所輕寬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  
軍鎮守瑄兵平屯山竹管蠻擒定孟養孟密之爭寨  
者又合川貴三鎮兵平來魯亂再擒師泉州賊張長  
受南安亂前即代三賜聖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  
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襄子瑄  
無嗣公十六年而昂子朝輔嗣十一年而瑄父子皆  
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華皆南襲而瑄朝輔之  
弟朝瑄當嗣瑄其理且伯之不使還南京於是立瑄

相計久之始得襲佩印鎮守其法惡蓋甚且旅拒  
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粥復飲  
故其子遂至京細於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藏大錄

柳升

柳升懷遠人父崇武名德立功洪武時為燕山護衛  
百戶升嗣官事成祖靖難收懷來恭雲白溝河東  
平大小二十餘戰皆有功歷官都司督府永樂四年  
征交趾功六年封安遠伯食祿千石與世恭八年北  
征至玄真河功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仍世伯出鎮寧  
夏還總京營兵又從工北征至蒼崖峽鬼力河慶  
州有功得世侯十八年封唐賽兒失律下吏尋宥二  
十年入從征胡宣德四年王通言文人又升為征虜

藏大錄

柳升

副將軍克總兵保定侯梁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左  
恭將率兵會沐晟討判二軍兵至臨留關利上書統  
請立陳氏後升受書不發封馳奏上賊已列柵拒我  
兵道升連破賊直抵鎮夷關賊欽速無禦我者升喜  
謂賊窘弛備銘及恭贊尚書李慶又病慶力言賊詐  
昇不聽至例馬坡入賊伏升中標死是月銘病卒明  
日慶又卒聚謀散卒進至昌江遇賊衆寡不敵聚以  
戰賊驍衆大至我兵逆亂聚被執賊欲降聚不屈死  
之聚懷遠人清淮征胡累功至督府金事升質至簡

靖貽敵勇敗賊元贈奉天靖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崇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進封融國公益家敘子溥  
 宣德十年嗣戍鎮守廣西天順初年加大傅出守井  
 涼虜賊掠人畜不能禦御史劉濬劾溥失律上怒  
 御史言溥下獄落賊外除比溥遂上悟欲罪溥勸  
 罷太傅濬輒已進駝馬上怒却其猷未幾內臣牛  
 玉傳旨令溥總兵神機營卒子承慶瘁不能嗣孫景  
 天順五年嗣侯成化末鎮守兩廣弘治四年生法魯  
 賊下獄七年與寇服闋住景先後屢乞恩十二年得

識大錄

復侯與祿三之一卒子天嗣侯卒子均嗣侯鎮守兩  
 廣以撫莫登庸功加太傅

劉榮

劉榮一名江甯遷人姿貌豐偉智勇過人靖難時為  
 總旗以功授嘉雲衛百戶未幾歲四遷至指揮食事  
 從克蔚州攻大同大戰白溝河陞指揮同知與統將  
 朱榮等統選兵哨滑口等莫協机功最諸將上益  
 知榮材勇可專任用權都指揮食事特命領兵制敵  
 所向摧潰遷都指揮使上正大統第功行賞中軍  
 都督食事永樂初累晉右都督庚寅春扈從大駕  
 北征至靜虜鎮榮先入賊陣敗阿魯台軍遣左都督

識大錄

劉榮

甲午復寇從至和林榮率前鋒追命虜酋馬哈木玉  
 沙漠為之肅清乃勅榮鎮守遼東倫倭寇至即相地  
 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埒築城堡立烟墩一  
 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紫計寇將至亟遣馬  
 步軍赴壩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礁  
 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壩上榮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  
 下而令一標將領騎兵要其歸路一標將領步兵與  
 之逆戰賊而舉炮伏兵四起寇而擊之寇大敗奔入  
 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獲無遺生獲

數百人斬首十餘級事聞賜書褒諭徵入朝面慰  
勞之榮對曰受任綈危分所當為此皆奉行 陛下  
成策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  
謙抑愈多之封為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予世券仍  
遣趙瑱先是倭寇出淡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  
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  
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執罪死者至是寇害  
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崇業與子四月癸亥卒  
于撫年六十一贈廣議忠武子滿嗣卒無子弟安嗣

戴大錄

正統己巳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招復伯  
魯 上皇至大同安邊郭登出見登曰虜不可測吾  
二人者守土為職既有交素社稷何堪申登城北面  
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遣使從 上皇入  
京言官崇盛劾安落侯復為伯天順元年遣封侯加  
祿八百石與世侯券許曾賊有功加太子少傅成化  
辛卯卒贈澤國公謚忠信

朱榮

朱榮字仲榮沂州人體貌豐偉剛毅負氣膂力絕人  
元季兵燹榮與父倫寓表伯葉氏家葉間戲曰男子  
非士則農商以自立初為托連壯人而不思所以振  
厲榮曰人亦發奮有時大丈夫安知他日不為都  
督乎聞者甚壯其志無何朝廷下令四方舉年少傑  
特之士以備任使即以榮應詔擢府軍衛驍騎舍人  
武藝日修尋授卒長領騎五十人滇南諸夷初附號  
渠未輯西平侯沐英帥師討之榮率所部從征以績

戴大錄

帝拔世襲大軍前衛副千戶 太宗舉兵靖唯馬臨  
大寧榮審知天命已有所歸遂率所部詣軍門謁見  
大被賞賚即准李衛指揮食事危蹕回至鄭村場遇  
故大敵魯九門總取廣昌攻蔚州大同戰白溝濟南  
克滄州東平大戰夾河蒙城皆與有功累晉都指揮  
使進兵東平汶上肥河所向披靡既而故兵復聚  
率精騎伏險大破之復攻小河靈璧泗州復淮克盱  
眙下揚州招撫鎮江數宣德意人皆接堵永樂改元  
論功行賞授榮左軍都督食事丙戌王師討交趾榮



以備將翼從征太破賊兵于嘉林江渠魁既俘起降  
右都督庚寅春扈駕北征至玄冥河追逐虜酋本  
繼失墜至紅山口靜虜鎮胡寇大集遂戰榮校勇取  
勝寇士命奔逃還左都督甲午再征虜至和抹蒼厓  
峽衝入賊陣大破獲剽之衆師還命鎮守大同督操  
軍馬守禦邊疆以人聞風遠遁西北以寧丁酉召還  
明年命鎮遼東嚴斥堠謹烽火東徵晏然壬寅復征  
北虜來由東路兩與寇遇奮勇破敵俘獲人馬牛羊  
而遂焚卵錄前功封武進伯食祿千二百石世

藏大錄

永樂洪熙改元年仁宗簡任老成分洩邊鎮謂榮  
懷貴有大將才得為征虜前將軍克總兵官鎮遼東  
是年六月忽疽發背卒年六十七將士莫不悲泣如  
喪所親贈展義忠靖

遼史劉派曰我太宗文皇帝舉義靖難一時英傑  
皆勇之臣秉運奮興竭忠宣力共成大功者與安襄  
城應城平江廣寧武進最為號果善戰所向無敵取  
士卒有恩信且多紀律於諸夷攻塞者綏輯格至而  
恭襄尤有經世大畧具大臣體漕政竟為本朝三

百年刊類開濟之績夫豈微哉

藏大錄

薛祿

薛祿世家山東膠州之新興社兄弟六人而祿第六  
自少傑特有大志未冠籍戎伍上官督奇之從北  
征金山及哈剌哈之地又從征遼都山乃兒不花等  
處自是累出西北二邊涉萬里而還太宗皇帝舉  
兵靖內唯祿首從義旗攻兀朮克薊州遵化援密雲  
攻雄縣追敵漢州威奮勇先驅以一當百戰其走生  
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超陞燕山右護衛指  
揮食事賜白金文綺從援永平攻下大寧富峪會州

識大錄

薛祿

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祿運先遇其哨騎薄戰敗  
之車駕繼至沒戰鄭村垵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  
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  
大敗白溝河追奔至濟南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敗  
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  
三十餘匹敵悉衆來追祿復奮戰大敗之獲馬二百  
餘匹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師皆擊走之遂  
戰夾河大捷戰海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赴之出  
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祿追至夾河斬敵無算獲

馬五百餘匹明日戰單家橋祿為敵兵所潛攻

力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  
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  
獲尤多從攻東河東平漢上皆下之總戰灝河大店  
小河汴堤壘率勇先諸軍遂渡淮江從車駕入  
京師太宗皇帝既正大位論功行賞陞驍騎將軍後  
軍都督府都督食事永樂六年陞都督同知八年從  
車駕北征至玄冥河以功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  
右都督兼左軍都督府事時四方選至切軍數萬悉

識大錄

命祿祿祿習十二年從車駕北征十五年初建北  
京宮殿命祿量營繕十八年成加奉天靖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  
石追封其三代皆侯爵賜諡恭二十一年從車駕  
北征還奉命討捕湖州叛寇二十二年復從車駕  
北征是年八月仁宗皇帝即位加太子太保子孫  
世襲侯爵奉命巡北邊適虜寇雲州祿率兵追至大  
松嶺斬獲甚衆事聞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即  
軍中勞之既還賜白金銀幣加歲祿五百石洪熙元

年佩鎮朔大將軍印率師巡北邊宣德元年肅人高  
 煦之輩駕親臨命保為前鋒先二日圍其城罪人  
 既得留保撫綏城中軍民還賜銀幣甚厚明年秋迭  
 車駕巡邊出會州解后虜寇塞下與戰敗之生擒其  
 酋斬獲其餘衆遂俱剿州永平冬還賜銀幣加厚四  
 年率師護兵餉聞平者再五年春佩鎮朔大將軍印  
 巡邊至奇黃廣運虜拒戰悉斬之蓋收其家口孳畜  
 使太保賜鈔幣居三月董桑城之捷益遊祿之言以  
 便戍守保平居無事未嘗調度計邊務言之宜：或

藏大錄

訪其瑣屑者終不為變更蓋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為將  
 勇智兼備當先事籌畫用心之至以夜繼日故所衛  
 成功未嘗敗北間一二陷陣中天石裂創赴開有違  
 無違其率師所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撫卹士卒  
 人：竭心宣德五年五月奉命城陰慶永寧亦城獨  
 石復事將婦以疾聞上遣中官以御醫往視且賜  
 勅諭勞至京猶力疾入見上慰諭再三既增第日  
 賜御藥遣中官臨問無幾竟不起七月卒諡忠  
 襄悼親為文祭之追封鄭國公賜諡忠武昭有司治

畏兵

藏大錄

山雲

山雲徐州人父青以清淮功官至都督食夢雲襲為  
全吾左衛指揮使定 太宗北征有功累陞都督食  
事宣德間觀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峴峒猛獍反  
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敵雲一鼓破  
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叢密賊以木掛于藤  
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營  
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矣  
並新藤已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斬

戴大錄

山雲

首級萬級招降并遷所據甚眾乃增築四城凡堡傳  
舍凡十餘區以鎮要害自是終雲之世十餘年間撫  
境無敢為孽者以功陞右都督正統三年五月卒  
於官始雲病上遣醫視療慰勞甚至及卒上悼  
惜之輒朝一日賜贈環達伯謚忠恭厚恤其家命其  
子從襲為將軍前衛指揮使廣人悲號立祠塑像祀  
之雲沉毅廉潔便騎射臨敵多奇策取下嚴明而善  
撫恤死人士效死所至成功先後鎮廣西者多刊土  
官視遺惟雲分毫無取土人是其約束無敢少異師

府有節宰者老諫也性鯁敢言雲呼宰試問曰世謂  
為將者不忌貪廣西既珍貨我亦可貪否宰曰白袍  
點墨終不可滿雲笑曰人言上吏饋送苟不納彼疑  
且忿奈何宰曰居官贖貨國惡甚嚴公不畏朝廷乃  
畏蠻子耶雲舉手礼宰曰教我教我至今廣人論賢  
將必稱之坐云

戴大錄

蔣貴

蔣貴字大富揚之江都人父從龍當元之季以義勇  
附太祖起淮甸洪武十一年謀燕山中獲衛府親  
王之國即太宗也貴生有大志恒念父功屈人下  
南官師伐後三十一軍從靖師先難厥水太事數節  
封提取廣昌蔚州白溝河戰勝圍濟南回取滄州戰  
夾河蒙城克西水寨敗敵將平安軍於肥河戰重壁  
收泗州遂渡江入京師功成論收自千失長陞至昌  
國衛指揮同知後征交趾回極沙漠敗阿魯台子九

戴大錄

蔣貴

龍口洪熙元年復至大松嶺擒賊賊棄陞都指揮僉  
事調守彰城衛事宣德二年四川松潘夷叛以貴先  
右恭將率軍捕之首募鄉道從東路險絕處攀緣而  
進賊為白兵從天上来印一日戰十餘合以全勝聞  
賜勅有奪擄斬聞如古長將之譽明年陞都指揮同  
知鎮守密雲諸閭番夷復叛乃充恭將討之再陞左  
軍都督僉事充副使貴謂夷性貪詐非長驅撲滅悉  
未可殲乃大閱士連破黑虎寺四十餘寨斬首千  
百級生擒餘是後崖皆死者無算是年陞賜勅獎

倫惟都督同知充總兵官佩平素將軍印鎮守某地

凡事有利害悉奏罷行之訖或州千戶所建州治興  
儒學使知所教訓而耕易水湖以獲達近堡壘指  
望使知所守康庭以厚人心大安正統改元召還陞  
右都督時西來僞王阿台等寇其涼邊將屢失判命  
貴佩平虜將軍印率京營五千騎征勦凡陝西及耳  
南京州寺廣官軍悉聽節制兵至鎮番出魚兒海子  
哨遇時虜前把悉字羅率衆化裝浪貴命將崇之生  
縛字羅等百人及謀報阿台也伏河西遂殲踪倍道

戴大錄

至龍山營勇衝入且追至故至石城泉斬首二百餘  
盡獲其馬駝衣械虜有逃奴來言阿台宿在貴議即  
徑副將李女阻之貴批劍厲聲曰汝任邊寄肉食且  
殺平生視其縱橫不制尚得三寸舌以挽我師救復  
標者死乃與勇前馳見賊逐擊陣而前生擒羅婦教  
十八人送營謀復知其不達令軍士疾走至兀營俘見  
虜賊馬逆射街馬群以鞭擊箭索聲為之馬盡供虜  
既失而能親方多戰不決即令衆環馬擲力齊入賊  
獲輝子皆亡遂大捷呼聲一靖譯言自石城泉敗後

其餘八百騎者貴其情乃分爲兩角分列五百  
騎馬存右翼縱百騎登高峻賊之既遇賊夾擊戰逾  
九十里阿台亦官軍西上遂率提調達中官齎錄既  
旬會案旁封奉天湖衝推誠重力武臣特進榮懷大  
夫柱國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給世襲誥券晉鎮其  
京四年召還以雲南麓川宣慰使任發累寇邊六年  
命貴充總兵官佩平靈將軍印賜蟒袍銀盃甲以行  
貴與提督兵部尚書王驥至雲南衆謂庫發不宜進  
貴謂尚書曰賊毒民甚可生規却遂遣兵勦之賊

### 藏大錄

餘防却歸集金蓋分三路進而貴與尚書從中路合  
上江安矣又會南風大作縱火四面矢石俱下如雨  
貴乃揮甲鼓勇而前賊大潰斬首千餘級江沅盡  
赤抄時勝賊據長龍山爲連環七寨又驅象爲陣  
以數十萬人持馬鞍山貴悉破之勢如拉朽查得巢  
穴滿無遺氣賊父子俱以身遁執運糧戶即侍郎王  
質持羊酒迎謁賜清至則上親慰勞遣中官賜金  
幣羊酒擇日御奉天門設殿坊樂即旁奏奏功  
慶起而侯三悅考晚復封如其爵賊族子弟逃遁開版

擊柝旬八人命貴與尚書下緬取賊仍寵賜以行  
時緬人數報送至而潛以金換船載賊離五十里而  
不至王驥謂貴曰此給我也過江則絕我歸路且庫  
屬將發不棄此而剪之可乎于是有緬人聽貴責則  
往焚其舟大戰一晝夜其賊首已先去賊子思執發  
之在益牙者亦遁去盡俘其妻孥象馬以還破其賊  
寨二百餘處焚夷遂平九年還上復親宴勞加祿  
二百石賜白金百兩綵段十表裏諸幣一萬貫金酒  
范二副鞍馬一匹以寵異之貴之子雄見賊去無半

### 藏大錄

漢達官果三十人追殺不及而賊已死其後衆寡不  
敵自別死於江將年二十四其十人亦送之死上  
嘉其忠勇贈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十二年尼剌  
遣使來朝謀者知脫不化及也先候使回即分兵  
入寇上命貴提兵禦之貴至境嚴耀威武賊引去  
召還嘉勞甚至十四年正月忽感風疾卒享年七十  
計開上震悼罷朝遣禮部尚書胡濙弔祭於前集  
十四壇及賜齋銀券布明跪奇物進封涇國公諡武  
勇命工部營北城按榆河御泥井里先祭之次而英

為既與越月而九刻復寇遂有土木之變使責在豈  
遂至是哉其冬子義病不能嗣十四年義子晚嗣度  
成化初充平羌將軍總兵并肅勅巡御史罪狀曰臺  
官豈盡擅與即八年南京振江上言六事極言江防  
控扼要害保護南京根本十年召還充團營總兵二  
十年充平朔將軍出雲中塞禦虜并統制宣府山西  
諸軍規虜入偏頭關斬擒有功時議徙鵬鶚堡於滴  
水崖琬曰獨石八堡聲勢相首尾滴水崖遙益唯故  
援不可使卒贈涼國公諡敏襄子驥嗣侯嘉靖三

藏大錄

守守倫南京通卒長傳優給嗣侯

譚廣

譚廣字仲名丹徒人代父謀戎器以積勞授昭信校  
尉燕山中護衛百戶從征乃見不花轉燕山左護衛  
人延驢駒河黑松林原顏山寺廢已而從太宗奉  
命征討上知廣曉勇有謀俾率百騎伺敵涿州廣  
生捕得中朝人陳榮亨三十人輒械以聞上益親  
信之尋戰敗齊酋舊兵入戰白溝真定更河功陞指  
揮使既都督韓瑄與陞都指揮再從征胡至九龍口  
先鋒破賊陞都督鎮守宣府並統六軍捕虜獲胡馬

藏大錄

譚廣

中律封永寧泥由食糧一千二百石賜以指券九年  
上調廣老不敏重勞以事命武定侯郭瑄代其任  
驛召廣還未幾而卒諡襄毅廣為人長身玉立骨力  
絕人出師百有餘戰必勝然未嘗妄殺愛人下士  
恒恐不及士卒勸勸不當在己廣初所統神机兵鮮  
明是耀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也工有所指  
揮亦如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慎毋犯譚家馬逃  
廣攻人猶以為號云

毛勝

毛勝字用休，嘉興人。曾祖教化，在元有功封爵。寧王祖伯下，花中書右丞相父女，泰國初，賜附授指揮使，遂官。精存，祥勝天資剛毅，風神俊偉，有勝氣。善騎射，襲父官，累陞都指揮使。正統中，而從征麓川賊苗刀招漢伏兵境上，勝將遊兵覘之，射其象馬，應手而仆。賊眾敗走，遂督船濟江，直抵其巢穴，走賊百思。任發破寨而還，以功陞左軍都督僉事。明軍王師沒征麓川，勝充右參將，益思自勉，勇氣當百，平其寨。

藏大錄

毛勝

而禁其黨與，前後無異。遂進都督同知，已欽大同。有警，勝募勦，巡視邊城，屢敗賊衆，朝廷嘉其功，進左都督。尋命克左副總兵任湖貴苗賊，凡下百餘寨。賊皆敗散，景泰初，重委江苗寇復叛，總戎者有堆色勝。慨然當之，即日引兵歷境，既與敵遇，勝一矢中其首，而驚餘賊驚潰。由是督妙山諸寨苗賊皆望風警服。生擒偽王韋同烈，記奇寺城送京師斬之。而南夷之患遂息。壬申夏，勦勝守雲南金齒，騰衝諸處，論功封南寧伯，食祿千石。子孫世襲勝在鎮，號全雄嚴而御。

軍撫夷率以仁恕，苗長聞風，歸徇無擾。化者明年春，將兵給金沙江城，賊孽思攪發，送京師。又明年冬，餘

魁刀放草，復叛勢甚猖獗。勝率精兵突至，騰衝賊不服，為謀遂生。持刀放草，餘衆悉竄伏滇南，乃寧天順

庚辰八月辛年五十八，贈侯，諡莊毅。

逸史劉振曰：將臣子孫能繼前人之烈而益振之，以大其功，至於都顯爵受重寄者，必其才畧過人耳。勝以一天而息西南諸之患，所下之寨數百有餘，集金苗之今，罔不攝服。使累世無患，壽益增而光其才畧，又

藏大錄

何如哉



方瑛

方瑛金州人父政濟陽衛千戶從太宗靖難累陞都指揮使以征交趾功晉都督同知宣德間教佩將軍印鎮守交趾開平大同正統初進右都督總兵征麓川叛酋思任發率師深入援絕而死追討威遠伯謹忠教瑛以廢授都指揮同知自政改後賊益肆猖獗辛酉春朝廷命定西伯將貴總兵討之以瑛故將子嘗泯父領兵熟其鄉道保與貴同事瑛自誓必滅賊以復父仇師抵其境提兵先登一鼓破之遂平

戴大錄

方瑛

麓川進都指揮使壬戌復從靖遠伯王驥征貢章沙堤河嶺諸蠻克之進後軍都督食軍丁卯春命克恭將兵鎮守雲南麓川道尊思機發溫塘益養以款瑛將精兵擊之獲其妻子象馬而還己巳夏師乘州羅賊首黑故番來苛為逆瑛悉捕擒之還京道都督同知晏恭初貴州東苗作亂圖平越與雲南將不命瑛將兵與兵部侍郎侯璉征之俘其渠魁斬首無算進克右副總兵遷議以苗賊叛服不常必得名將以鎮之遂進瑛右都督總兵鎮守貴州明年征香

妙山諸寨悉平之進右都督癸酉冬合四川兵剿滅

草塘叛寇斬首七千餘級甲戌春召運分總五軍營豫前後功封南和伯食祿千石子孫世襲明年等總神機營米幾餉鼓伍開諸苗復叛命瑛佩平蠻將軍印總兵討之瑛至賊境獎勵諸軍指授方畧克平四百餘寨誅擒八千餘衆餘賊奔逃遂晉鎮湖廣貴州威德並行苗蠻聞風納款者甚衆天順改元進封南和侯明年東苗苗長千把猪潛竊號據險為患與分兵進剿直搗其巢穴破六百餘寨斬首萬餘級俘

戴大錄

獲八千餘人械送于紀籍至京斬之又明年出勦都勻等處克平二百餘寨擒斬三千餘人忠黨皆盡餘苗竄伏內地悉平敵者謂曰前平苗之功未有戴子瑛者賴是方將論功行賞而瑛年四十五強志衰邁更別擬曰瑛天資英邁才識通敏凡古兵法雖皆精曉而行師制敵不但常運用之妙指出人意表故所向克捷嘗疏練兵法及圖諸陣勢以獻上深嘉賞之其將瑛將以誡撫士卒以恩接之夫天德泰而有禮是以上下無不得其懷心者四視古之賢將

何多讓哉

藏大錄

楊洪

楊洪字宗通六合人籍世廩補漢中百戶永樂初達  
戍開平人皆為洪憚之洪歎曰大未夫立功名事在  
跬步之內耶遂欣然而往時成安侯郭亮守開平一  
見大悅置之幕下資論軍事洪見寵重八年洪率所  
部隨駕北征至飲馬河虜率衆迎敵洪奮入賊陣  
獲其人口馬駝以獻上喜曰將才也命記其姓名  
十七年冬與虜戰於泥河斬敵甚衆陞正千戶宣德  
五年冬虜寇潮河川洪從都督方政追敗之明年虜

楊洪

藏大錄

復寇大石門洪列營與相嚮詳示不動別遣騎繞  
出其後虜退無所適遂解甲棄弓矢降衆散賊之洪  
曰彼降非我遂收其平章脫一奇人馬花城又明年  
朝廷用方政計於西徇兒塔置馬營以遏賊衝命洪  
為守洪躬率士卒拔榛莽築城堡立烽火墩踰月而  
成既而號於衆曰吾與若等孤城守遠死生以之僕  
懷貳身與士卒共甘苦同受憂喜相閱其或嫁娶有  
不能為力者助之疾病有不能致療者資之由是人心  
安和未自覺其在官荒也八年夏虜寇孤榆樹洪逆

戰敗之進至紅山新首四十餘級獲駝馬牛羊無算  
授指揮食事十年秋以間道計驛召至京授指揮使  
賜金綺寶刀盾甲弓矢諸幣遣還尋遣給事中齎  
玉書符驗執獲命充遊擊將軍統率萬全精兵二千  
廐馬四千二百巡檢北邊至開平獲其河還遇虜寇  
于開安元房嶺洪揮其下分翼進攻大破之生擒賊  
首脫、白暖台連都指揮食事正統元年命副都督  
李謙總督懷來等處守備內臣韓政阮鵠疏洪垣  
上語之曰此必小人左右濟賊到京姑貸汝二人

### 藏大錄

時洪頗為衆志 上又再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  
明年秋九月哈寇李銳寇洪進時之子興州獲其馬  
甲靴靴無數生擒酋長亞朵帖木兒冬虜寇延安洪  
從兵回：基款其婦路列道輕騎延開道襲擊大破  
之生擒其酋乙里蘇等三千各元良哈寇連洪與戰  
于伯顏山又戰於寶昌州奪還所擄人口并馳馬牛  
羊靴靴生擒大酋也陵台阿台答剌花等九人并石  
磨格堡守宣府進都指揮使四年秋奉詔討叛虜阿  
本張寺由白塔河倍道進至三山口及之敵斬其

下可川歹等進都督食事七年命充左參將守獨  
石永寧等處八年春敗虜寇於北只嶺生擒賊首耶  
多進都督同知九年春元良哈寇進西洪追襲敗之  
于應昌賊盡棄其所掠人馬靴靴逃走追至亞煩  
德都見以克列蘇賊得險欲拒戰洪躬督兵進水斬  
其酋亦王即為生擒酋長打刺孩等 玉書襲輪進  
左都督十二年秋錄洪先後功封昌平伯拜鎮朔將  
軍總兵宣府比至鎮將士皆喜得良帥次聲動地北  
虜畏之呼為揚王是年冬將兵擊虜至興河遇聖溪

### 藏大錄

數及洪曰此正襲我時也遣兵四出追之虜不及備  
盡俘斬之十四年致虜衆大舉入寇 車駕親征至  
沙嶺洪來謁尋命還鎮虜以精兵攻宣府洪連戰敗  
之賊不敢近土木之潰 英宗北狩道宣府洪閉城  
自守連繫諸獄未幾虜犯畿甸詔釋洪充總兵官率  
軍馬云萬機虜自劫洪至金坡鎮抄羊山擊敗其衆  
斬首數百奪回人馬輜重甚衆獲酋長阿輝等進爵  
昌新侯景泰二年賜世券及勲階食祿千一百石  
上慮虜情反覆乃命洪佩鎮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

進鎮宣府唐開洪至晉自引去其有以請盟約為名  
擊殺規收旁近山谷窺察而後動者洪知其為懷貳  
遣將士襲敗之自是唐非朝貢至者絕跡不致近塞  
在瑱兩月得疾上遣御醫臨視絕人命亟還京  
治之地運道中貴人慰勞甚至洪自知不可起即命  
其子從僕奉表進大意以為國恩未報臣職未盡  
願朝延以赤社為心失唐為慮乘又修武以女  
嫁之拉為一軍臣即死瞑目矣餘無所及表奏上  
嘉納之秋九月卒年七十有一計開上報朝一日

### 藏大錄

贈頭國公諱武襄洪為將剛毅果敢紀律嚴明士卒  
用命敢慎自將不敢專敵在邊四十餘年聲勳遐邇  
有時出塞虜或潛山谷間窺見漢賊知為洪也輒相  
視不敢出或急引而匿去方虜入畿甸之時軍民  
老倪無不洵一聞朝廷召洪咸怡然為之不懼  
至有擁塞道路求職其面不得輒快終日若違軍  
恒苦之率性為有質子女以償官者為極歲悉洪為  
運軍中馬牝牝之良牝故於野使自為合穀年為大  
警急代償之餘是以進克內庭朝廷聞之下其法

指各邊公拔便之又嘗因致碑石已竟緣邊城堡以  
固亭障居恒以國事為慮屢陳軍民利病及禦戎諸  
策多見聽納臨敵弗怯熟計而後戰勝而不驕有  
功弗專諸已有惠必分諸人故其取不難嚴而人崇  
為之用主於建學以教兵戎子弟爭張惟孤寡以酬士  
卒死亡尤為人所德子從僕性能信仁知威為連師  
能信俱封伯為當世名將皆洪訓育之所成也次子  
傑嗣法上言臣家一僕三都督諸君願得官旗者十  
六人乞傳者願職復許之未幾卒庶兄從嗣侯復克

### 藏大錄

以擒寇者嘉寧功陞都督上言也兄往時酋長尚在  
東西諸番未附今既就降不花并其衆東自女直  
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亦斤哈魯皆受約束也藏禍  
心時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刺莽來去宣府  
總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  
懷柔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并涼莊浪等處宿兵  
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為險阻之虞當番守禦其餘壯  
勇各選老成謀畧持官統率迎西悉赴代州遼東悉  
赴水平結營操練更還京營騎兵申令朕朕太臣統

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焉正兵其水  
平營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接仗為奇兵  
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忿或縱散放遂以正  
其罪使必求使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竄遣奇  
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  
擒其去等獲其輜重彼觀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  
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抑  
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後若  
送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聞以群疑失今不

### 識大錄

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於今日者臣一家父子兄  
弟受恩實深焉最憂國其分也事下總督總兵及  
營中諸將故議言人：殊少保于謙言賊虜也先達  
天背德使之罪惡已盈我之警恥宜奮揚使此既發  
憤洩國恨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使所言萬一  
我軍出境賊與我軍制別小大幸由間道乘虛四散  
據據是日撤守險計非為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累  
兩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必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  
患預防表決之機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

柴散如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常態若  
欲糾兵涉遠出微倖之謀據奸山之虜將卒不知知  
院全不相恤臣愚未見其可疏上之公議先是  
達俊及劉沃先遊擊將軍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堡  
秦賢秦政葉盛言倭使守獨石所謂敗軍之將已遣  
沃罷後遂令倭護瓦剌使人出塞後又挾私怨永  
李守備都指揮姚貴且將貴斬曰我嘗殺陶都指揮  
上不問諸裨校力解得釋比遷廷臣勅倭論以會賊  
卒每指倭倭與倭得降督廉無事遂得副父侯凌坐

### 識大錄

法罪危有羊爵子珍嗣天順元年石亨坐倭及驍勇  
都指揮范信寺附于公斬西市調珍戍慶西天順八  
年秋珍授龍虎指揮使

揚龍

揚龍子文敬共合人少隨伯父洪憲兵間稽習孫吳法正統甲子春從洪戰代有功除開平衛所鎮撫使展冬及虜戰于灣河三岔口敗之己春擢都指揮僉事時虜入近地詔金追勦遇敵紫金倒馬二關連敗之擒獲野剌所守景泰初擢遊擊將軍倫樂宣府夏拒敵于八里溝及剌子村敗之擢提軍都督僉事克左參將鎮宣府尋進都督同知克左副總兵中成春召還總神機京兵天順改元以迎復功擢左都督

識大錄

揚龍

總兵宣府夏大同有警奮然詣自行禦賊磨見山及石炭站敗之擒獲獲骨兒等秋賜爵武強伯食祿一千石能工疏致求虜弊舉兵殄之不許賜勅獎其忠勇成寬春賜以結券加封奉天翔衛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勲柱國秋采頗切改塞官虜且入寇能給以銀大輸使夜所其營果大敗之俘獻所獲於朝夏虜寇大同遣請進討虜聞能至悉驚遁秋敗賊新河口擒獲努沙寺導往獨石與虜戰於莖葉村逮至低昌州賊勢窮蹙急棄輜重遁詔發兵乘應大同虜

聞其至代遁去庚申閏十一月朔辛子軍能沈毅善謀臨戰決勝北虜誓憐以揚翁呼之至于軍法嚴明律身廉潔體悉士卒竭其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初顯公洪佩鎮朔大將軍印鎮宣府能繼其職茅信佩征西將軍印鎮大同東西特爾保庫達德武勇功名為本朝建將之冠云

識大錄

楊信

楊信字文寶昌平侯洪之從子正統初洪擊虜于興  
州一虜出陣前耀武信趨馬生擒之每戰必先士卒  
初授鎮撫陞副千戶進指揮食事正統己己陞都指  
揮食事守營溝堡是歲虜大舉犯京師信從洪率兵  
入衛陞都指揮同知景泰改元守懷柔會洪病移信  
協守宣府五年克副總兵天順元年召還京陞都督  
同知移鎮延綏延綏總兵佩將軍印自信始明年虜  
罕來毛里孩入塞擊退又明年虜入塞夏塞信合武

戴大錄

楊信

平伯陳友兵於安邊營夾擊虜遁去四年封彰武伯  
食祿千石與世泰五年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  
入河套出沒塞上召信至京問方略信言安難遠度  
已指騎疾走至榆林圍上上從信言命為平虜將  
軍總諸鎮兵至延綏勸兵秣馬府虜降大嚴虜奸不  
得入現我報突入塞信縱兵追擊小龍州賊青原虜  
諸得盡索掠我人畜追渡河去明年還鎮大同六年  
虜又入延綏塞信西換信曰虜現我大同兵渡河必  
求虛索掠故以朔崇溝虜果至伏發擊斬獲功多入

年又敗虜伯顏哈答自是虜不敢入塞與世伯泰  
十三年卒計開賜祭葬如例贈彰武侯諡威毅子瑾  
嗣信就勇善騎射在邊近四十年鎮以安靜人樂效  
用所向成功亦可謂一時名將瑾卒子質優給嗣伯  
質卒子儒嗣伯

戴大錄

郭登

郭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成化公孫滿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請遣伯王驥存登為副，分兵鎮臨安。賊名諸夷長宣布朝廷，成德諸夷長帖服，手獻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相繼遣使，乃拜登都督，兼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尋詔班師，登語學士曹鼐、張益曰：「駕遠宜遲，熱剌關驛寺入奏，已得請從。」賊剌失城折而東，竟沒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門盡閉。

戴大錄

郭登

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死間傷親為裏，瘞傷以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望？」登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奏：「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略至即歸。」登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故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聞勅不出，故尉表形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張祥知府盧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意。」登曰：「此給事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初其營營寫入城，此

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

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領效，死力將進，行賊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上皇去，登大恸曰：「驚材氣，盡事時賊勢張甚，而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撤十月，虜屯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胡為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壯士入援，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收之虞，人曰：『志誠切已，故志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

戴大錄

臣之節奏至，賊已退，臣奏答為登漢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則席求賢，廣天理，克人欲，以此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執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將沒紀京師，登奏言：京華新選不可輕戰，且小營將前以遠待，營以主待客，勿求使倖勝，出萬全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厲其軍，定為實，期必破賊，環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安



藏大錄

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探報二十里  
外沙窩有賊營十二登召將士皆曰賊畏我寡莫若  
全軍而進登曰我軍已去賊百里且疲困而退如賊  
以賊騎乘追難敵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  
斬進薄賊營時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  
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于必一人賊大敗  
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掠山共俘斬虜二百餘騎奪還  
人口牛馬方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足提也以八  
百騎破虜數千初至大同戰亡僅數百為百餘匹不

數軍馬至萬五千匹騎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  
賊不及乃以己意捷獲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  
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園中令人發其  
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炮石擊賊一發  
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餘大興屯田而苦乏牛種  
乃上疏乞官為措置嘗憤賊吏病民珣論之其言云  
水旱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既無廉恥之心滋政者  
惟謀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政有失於之禍登康  
贊尚謀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苦操士卒有言

藏大錄

良將風 英宗選辟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尋以  
大同之師調戍井市 憲宗嗣統復爵鎮守井市以  
為召還總神机營掌中府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多  
所建明登工詩有聯環其大學上李東陽評其詩為  
國朝武臣之冠卒贈定襄侯謚忠武

孫鏜

孫鏜東勝州人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末充左參將捕虜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景泰元年并都指揮李奇揚洪勅其徇私下御史獄武清侯石亨則部右侍即江湖存鏜勇敢得釋已而為大同副總兵與郭登不協時寇爭已罷兵柄不許四年請盡統精兵出塞襲虜勅止鏜以奪門功封懷寧伯與世泰五年總兵陝西吳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

戴大錄

孫鏜

一日夜指揮馬亮走告鏜曾欽又謀先獲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募募呼長安左門閤人口與尔奏疾進上前告急變指還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初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懷中金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鏜云何能報鏜誓殲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致兄弟爭率胡兵直起東安門發火攻上又勅鏜賊犯關急鏜昔

戴大錄

勞力擊賊後又勅鏜昂盡統各營兵捕賊鏜子輔軌連賊至東市大戰軌奮力入陣擊賊西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鏜之侄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軌創甚通歸家拔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論功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泰成化改元盡革奪門功鏜亦在革中上曰鏜有勞於國老且無恙可食祿奉朝請七年卒贈涿國公諡武敏子輔已嗣上曰鏜伯以奪門功封然滅曹賊功大輔可副侯于是輔得嗣爵子孫承襲弗替

吳璣

吳璣字建章其先西涼人祖諱永誠永樂中累以戰  
功封恭順伯父諱克忠嗣伯爵洪熙初以戚里恩進  
封恭順侯正統甲子以征虜功加太子太保己巳秋  
樂寇北邊力戰而死追封祁國公諡壯勇叔克勤官  
官至左軍都督府左都督亦同兄受於陣追封遵化  
伯諡信敬璣生而英銳襟度爽闊親賢好善未嘗以  
門第驕人以此結締士大夫樂與之將相與議論古  
今講說道義而璣頗能識其詳趣尤關武藝騎射射

識大錄

吳璣

方其父叔禦虜之際璣亦在陣中發矢射虜泊父叔  
尺盡而亡璣始執其酋長念璣忠義之後擇之乃  
還京遂嗣父爵天順改元復位璣以勳戚隨帝應對  
稱旨自是日漸顧問資予甚厚尋命理左軍都督府  
事璣亦感激夙夜効勤辛巳逞賊曹欽謀為不軌潛  
伏七月二日早朝入內為九連兇於是一鼓聞之  
即與其弟廣義伯瑄與總兵懷寧伯孫鏜走詣長安  
門告變此是禁門不啟賊計遂窮舉火燒禁門璣等  
率兵勤赴奮不顧身賊雖誅滅璣亦捐軀矣上聞之

此哀悼殊深故視朝一日追封涼國公諡忠壯凡秘  
記諭祭時儀之類悉從厚典復命有司為營塚塋以  
安葬之

識大錄

衛頤

衛頤字正古為松江華亭人祖諱炳當元季以御  
兵侍高皇帝從征伐長行隊父諱青代從授荊州  
衛百戶從文皇帝靖惟累官山東都指揮僉事平  
賊賊百餘輩上謂其有古名特風英宗即位進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子十一人頤其次也母周夫  
人獨異頤曰是當興吾家時頤兄順已嗣為濟南衛  
指揮使卒無子頤竟代之蓋正統戊午也己未上京  
師太保成國公其貌還嶺山東漕兵又收頤京營舊

藏大錄

衛頤

上兵甲子復試其騎射謀畧存之勅擢山東都司署  
都指揮僉事己之變應詔入衛兵部尚書于謙以  
頤名薦寔授僉事進都指揮同知武清侯石亨又薦  
之援後軍都督府署印都督僉事頃石哨兵時廷臣  
有異議者頤從守議諸募死亡調諸番兵以壯根本  
是冬虜酋也先入寇頤率兵邀擊于黃花鎮白羊口  
又分守東直門連戰累日又奉勅副石亨總京營諸  
兵以功授僉事虜既退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  
又與都御史俞士悅繕兵籍收散卒造砲抵景泰十

中帥兵出駐宣府營前易運復督諸營兵天順丁丑

英宗復辟進左都督掌前軍都督府事兼領禁衛田

給酒饌賜寶刀白象諸物與兵部會閱禁兵恭錄迎

聖功封奉天湘衛宣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

城伯食祿千一百石賜誥券追封三代戊寅佩平羌

將軍印鎮守并肅成寅抵河西虜大至嚴者謂不宜

輕動頤奮曰不奪賊氣城何能守鼓行而前進十二

戰破走之會廷臣議封爵有所釐正上以頤方膺

邊寄時仍其舊卒己頤破諸番于涼州都督毛忠在

藏大錄

虜聞頤冒天石姓故金師而廷甲申西寧番把沙作

亂頤帥衆深入擒斬俘獲共十七百餘人馬牛羊二

萬有奇冕蓋甚衆文諸立儒學建廟置田教人醫藥

西人德之憲宗即拜召還成化己酉命掌左府事

調前府丙戌錄河西功如歲祿百石賜世襲伯爵佩

征虜前將軍印頤連累女直毛憐犯塞頤據險設伏

追還其所掠若千上降勅獎諭已丑以疾請居還

京第壬辰命視提督事尋命守備鳳陽丁酉調掌南

京後府事協總京營兵兼督習水戰連工既請老卒

王復召還奉朝請後十有七年為弘治戊午正月卒  
 壽八十八贈宣城侯謚壯勇子璋嗣伯卒子傳嗣伯  
 嘉靖中為京營總兵卒子守正嗣伯  
 逸史劉振曰類廣額豐類警敏如洪鍾言論英發意  
 氣直遂而沈實有謀折節下物曲遵矩度老益更事  
 歎不世用雖遭官責人不沮是接坐餐富貴以終天  
 年然溪居燕坐聞四方警報則抵掌扼腕若有馬伏  
 沒之志焉

戴大錄

曹義

曹義字敬方先世居揚州儀真父勝指揮僉事義幼  
 剋襲父職應隆征虜至會州時太宗方欲肅清沙  
 漢將士非選還不得從宣德初擢都指揮僉事江西  
 梅花洞賊施州衛判憲洞蠻憑險竊發義往捕撫咸  
 在靖謐擢中府都督僉事正統元年克遼東副總兵  
 擊虜于寧遠至白雲山取其輜重至書賜征虜前將  
 軍印為正總兵與成國公朱勇會兵西漢口襲虜義  
 功尤多陞都督同知虜犯義州敗之于羊腸河陞右

戴大錄

曹義

都督己巳與虜戰遼河摧其前鋒旋師至廣平山東  
 川洲虜復踵至迎騎擊破之陞左都督景泰初遼虜  
 至梨皮峪鷹湖東與泰將胡原分左右翼夾擊義戰  
 烏巡視遼戍至山重奇虜穿塞垣深入與副將焦札  
 寺謀伏以待薄暮虜至奮擊大破之最其前後大小  
 戰無慮數十所俘斬虜衆七百五十餘人獲畜三千  
 餘頭四還所掠中國人畜幾至八千地死城輜重無  
 算劫是日義威名不復敵盜東北遼矣奉陽白金  
 珠幣上復大位之初進義爵貴潤伯勳疏奉天綱

衛宣力武臣時進榮祿大夫柱國保一千三百石  
推恩三子源世榮賜秩奉未幾以美軍益尚不欲  
使若拙邊召還入見慰勞甚至賜羊酒居京師奉  
朝詣人之以疾卒時天順庚辰正月也享年七十有  
一贈侯誼莊武子麟也卒麟庶子振嗣伯坐法革衣  
剋習札國子監通年復爵又坐法奪秩一年卒庶子  
懷嗣伯卒嘉靖中子棟亡嗣吏科駁據義非聞國靖  
難功不得嗣子與棟嗣伯屋掌府事南京守倫出  
鎮西廣值倭夷猖獗分佈官兵槍斬一千一百九十餘

藏大錄

石頭秦提督晉選一子為錦衣鎮撫明年松卒賜  
祭葬諡康靖子文燭嗣伯

施聚

施聚北通州人父志立功洪武永樂間陞金吾右衛  
指揮使出塞征胡戰殺聚嗣官累有戰功正統九年  
以都指揮任瓦良哈功最隆督府食軍亦將遠東進  
總兵都督英宗北狩聚勸哭即日引兵西禦將爭  
進中酒聚曰王去矣在恐受此數日抵京師天順  
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一千一百石明年以守  
邊功與世承聚智勇并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  
練有法增結障塞興修儒教廣人畏服卒贈侯諡威

藏大錄

靖子康嗣伯卒子鑑嗣伯坐法謫貴州立功赦還伯  
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伯卒無子弟璉嗣伯卒子璵  
亡嗣伯吏部以聚無他奇功幸封伯而璉璵漢北法  
義思宥判傳數世在典為監諸上茂定詔予諡  
嗣伯桑子尚嗣伯卒子光祖嗣伯

集禮

唐禮字少節山使人天資雄偉純智善騎射景功  
至通州衛指揮僉事永樂初屢從太宗皇帝北征  
戰功居多宣德初以遠東密迓諸夷命禮往守邊與  
層遇相當陣生熟賊酋忽失捌餘皆潰散陞指揮使  
卒卯違將禮才堪御衆陞都指揮僉事壬辰以  
征哨功進都指揮同知成化大振正統辛酉用都督  
曹義為陞都指揮使壬戌海西虜寇邊禮率兵禦之  
獲士馬甚衆登亥朝廷嘉其能遣勅命守寧遠己丑

識大錄

集禮

以禮多邊功進左軍都督府事仍守寧遠丁卯率兵  
禦賊虜于境外以奇功陞都督同知復有白金條幣  
之費己巳復襲賊虜如丁卯獲馬牛軍施無算功陞  
右都督兄一副總兵白金條幣之費甚厚景泰甲戌  
復率兵對虜生戰渠魁一人獲牛馬尤衆進左都督  
天順改元英宗皇帝念禮久于邊遣勅封奉天朔  
野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東寧伯食祿一千  
二百石子孫世襲賜諡恭明年召至京師慰勞之禮  
綽摩勒倫獎賜蟒袍衣并甲冑器物礼至鎮威上

知遇益竭力邊事未幾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

逸史劉振曰國家開基創業之初能奮其智勇以際  
雲風之會取功伐後告聞之矣至於太平既久武節  
罕用而輪鈴之家尚克因時効忠力赴征使樹績主  
勲增光祖祿垂休嗣胤自非材武卓異豈易見哉若  
彰武豐潤人梁東寧者皆以戰守稱雄今苗蠻蠢首  
夷虜却足遂使國威以申而殊功遠著聲施不朽可  
為世祿之勸矣

識大錄

胡濙

胡濙字源潔常州武進人舉建文庚辰進士除兵科給事中分勸織太體士林譽之永樂改元陞都給事中掌戶科有傳建文君遜去諸舊臣多從之者上心疑之察近侍中惟濙忠實可託遂命巡遊天下訪異人為名陰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陽孝順弟實書成俾濙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楚間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內艱尋起為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巡江浙癸卯濙自均

歲太錄

胡濙

襄還朝時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濙馳謁行在所上已就寢聞濙至亟披衣起召至榻前慰勞之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歉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仁宗監國漢趙進飛語構之上屬濙察其虛實濙至具述監國七事以聞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上覽大悅自是不復疑太子仁宗即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未幾聞宮中器奏見濙所上章深嘉其

忠方議重用之會升選弗果宣宗即位濙禮部侍郎

即奏朕如故濙自南京來朝上素重之及入見頃

間良友即留任行在禮部宣德改元春進尚書是歲

秋漢王標反事覺濙贊上親征事平賞賚甚厚濙

戊申上嘉濙忠勤特賜銀章二曰文恭世家清和

恭靖以褒美之屬濙生辰賜宴於其第聖節御製

詩一章賜濙及養義楊士奇楊榮且諭之曰朕茂膺

天眷海內無虞尔四卿輔翼之力也因賜宴極歡而

罷上倚任益隆每燕見輒虛心問曰卿有何言得

歲太錄

其車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於公署人以為濙和氣

所召英宗踐祚亦惟圖任舊人禮濙尤厚甲子以

年老乞休上以濙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己已上

親征北虜會濙留守京師景帝即位進太子太傅

廷議迎上皇太學士王文儒色曰孰謂濙可和彼

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少保

于謙徐用防變方畧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逆賴濙有

定執竟上奉迎議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濙言上

皇象應久宜附善善以進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



旦朝 上皇燕延安門弗許幸未浚以災異數見乞  
加赦免以回天意不允尋進少傅壬申獻懷太子立  
進策太子太師冬十一月 上皇萬壽節浚請令百  
官拜賀於延安門又累引年乞歸皆不許丙子浚因  
災變乞賜罷黜亦弗允 皇上漫位浚喜不自勝扶  
疾入朝遂乞謝事并辭師傅二秩 上憫其老皆從  
之賜玺書有卿宅心允臧慶事惟慎雖經变故無改  
厥常之論歸之日卿人老推聚晚者以億萬計違家  
子長寧詣闕申謝 上念浚忠官長寧為錦衣衛世

藏大錄

襲鎮撫俾歸終養浚弟兄恭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  
餘蒼顏白髮燕樂於一堂遂扁曰壽性堂癸未八月  
以疾卒年八十有九贈太保謚忠安浚為人平易寬  
和康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  
苟歷事 列聖未嘗有過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  
甚多并知奏聞備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  
疾言遽色雖屬大謬子亦知其為長者暇時手不釋  
卷喜為詩文晚年譽望益尊其酬應愈劇曾不厭倦  
所著有芝軒集律身規鑑又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

衛生易簡方俱行於世

藏大錄

郭璉

郭璉保定新安人初名進永樂初以太學生除戶部主事質寬厚臨劇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卿佐倚任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叅議時年僅二十四人咸呼為小方面歷官工部侍郎宣德初遷升在吏部左侍郎晏少詹事上為改名璉已而代奏義為行在吏部尚書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宜為朕擇才昨卿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于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

藏大錄

郭璉

呂蒙正夾袋廣允文材館錄是也卿慎留意正統丙辰進士李賢入選璉試以嘉禾詩奇之謂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求退以謝天璉獨不可曰和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母衆是其言疏上盡問諸大臣璉為人朴實有量行事安靜秉銓十四年名不及塞義然潔廉務抹實行不用浮薄游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

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壬戌言官劾其有私璉遂請老卒年七十七

藏大錄

周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舉永樂甲申進士時正  
方嚮意文學簡廉吉士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入翰林讀書忱亦乞與其選上覽奏大喜曰有志之士  
也增忱為二十九人授刑部主事預濟五經大全諸書  
陞員外郎北京新建太倉命忱督運南北畿郡之賦  
洪熙朝遷越府平史宣德庚戌權工部右侍郎遷撫  
南畿先是胡聚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  
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

識大錄

周忱

連忱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  
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時蘇州府遺稅至七百九十  
萬石常松亦然忱聞牒疑有奸弊詢諸父老皆伏地  
歎言蘇吳豪富有方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  
能支盡流徙忱乃使太仆一側加耗官降斛率久  
失糧長往私造大小出忱奏行南京平部鑄造  
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聚於縣  
出入均平始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  
京戶部問領勘合及糧完又皆親齎奏繳往動經

半年率多科歛盤費忱每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

領回勘合糧完送赴有司差人類繳甚為省便蘇州  
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斗以  
上者減十分之二三斗以下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  
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准減除忱與知府况鍾奏言  
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所不勝者  
正在古額官田乃減八中餘萬石田例不許園局收  
糧長家自徵收忱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于  
水次置團編圖或四五區或六七區總聚二處推行

識大錄

止糧長一人提之名曰提收所收者有六七萬石或  
十數萬石定與加耗提徵平米上圖每圖設糧頭團  
戶各一名管收十石或六七十石置立撥運之簿走撥  
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俟起運時  
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以次定支石數不等置立綱  
運文簿聽其擇淺弄項費用填註回銷若走撥義餘  
存積在倉歸曰餘米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  
年益多止令加五猶附餘乃令各縣造倉貯之名曰  
濟糶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遺風被盜者賑

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開  
納口粮秋成不還其賑卹農民每歲掃蕩之際於中  
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或三石  
一齊給之秋成隨粮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奸頑  
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借往時東河運粮軍民相  
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於淮安  
常盈倉中運於徐州廣運倉短運於臨清廣積倉支  
米一尖一平下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正粮一石該  
平米二石又船錢一石經年往還多失晨月忱乃與

### 識大錄

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  
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粮一  
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  
升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粮官軍未曾過江者聽于蘇  
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平米  
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觀整蘆  
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患忱又令州縣交  
歸餘米蓋倉二十餘廩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粮搬入  
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在人看守民間馬草

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  
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束六七百費  
不貲忱奏於通州草場設主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  
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  
皆稱便又北京公侯祿米例輸南京使自來受忱曰  
彼能於南京閱支獨不可就支三都乎遂得減耗米  
六十萬文武職官俸粮皆領粟於南京戶部閱支當  
米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忱因會議奏准折收  
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

### 識大錄

京官俸粮其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尺准平粮  
一石旧例驗收三斤粮解領布到官率因紗粗十通  
八九忱知之奏稱布尺斤重務在長闊如式而頭織造  
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而頭織造  
色紗以防盜剪之弊送之各處赴遠馬匹及鋪陳等  
件死損多被馬頭料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忱又創  
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粮帶納不取收貯遇  
有亢損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備用馬頭料飲之患  
逆悉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盜謀虧欠忱奉詔巡視

乃奏令蘇州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寬戶將私鹽拏附近場水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有詔錄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督辦時忱方赴京遇諸金勅使請還治忱曰第行吾自有處至京言京庫貯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端即撥餘米買皮上供以新易旧誠兩便之舉亥大水為諸郡患忱

### 藏大錄

預奏量留官糧一二十萬石賑濟其年各處低打岸堤俱被衝塌時水利策官先已裁革忱奏取會總任過辦事官量撥一二十員替其歷俸年月管修田疇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載事完俱獲旧心已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盛甲腰刀撤袋以數百萬計其盈俱要水磨明亮忱取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盛非邊歲月不可暫令振錫以副急用旬日畢辦土木之變虞騎將而都城眾議散焚通州倉以絕虜食忱時議事京師請令六軍運入都城聽作月糧

唐至無所掠而都城食賴以足忱撫南畿凡二十二年由右侍郎轉左侍郎進戶部尚書改工部致仕景泰壬申卒於家年七十有三謚文襄忱議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米糴論征輸皆有常度歲賦無欠且有贏餘他郡荒欠即以餘米補之凡織造上供軍需之類及所過學校先賢祠墓橋梁河渠多所興治皆資餘米民自歲賦之外渙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無後科索之擾莫不樂業人爭立生祠祀之諸所建明皆為永例繼忱者弗能更也後戶部言除米失稽

### 藏大錄

考遣使盡括歸官由是徵需謀出適負如故人益惡忱初忱至蘇松所屬大飢米價翔貴忱遣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江浙湖廣方大熟乃令人囊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浙湖廣大賈皆販米趨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忱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城中米價驟減而四方米賈乃亦賤輟所至民間父老利病樂華或徵行其田夫野老謀慮該時事其丈量崑山田不為獨行人不知為巡撫也有善謀者雖早官賤吏破

去崖所關心訪納夜寤則籌度政務有所得輒起書之簡旦日即施行之運船有侵匿乃以遺風告恍言是日無風其人大駭服久之乃知恍令金焦山寺僧日具風水以報其僧皆有資給為盡力其周詳多此類尤善記憶吏於糧稅有所欺隱恍據詰曰某年撥某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恍字量恢弘才識通敏練達精密雖古劉晏韓滉幾無以踰之其最善者在不執己見務集衆思故所建立皆審計利害可施之永久而又身愛知養遇

### 藏大錄

三楊當國憂忠靖在戶部政務久於其任者無不從以展布所蘊云

### 王驥

王驥字尚德東虎人舉永樂丙戌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上神聖群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募飭邊備奏蠲鹽池通課二十餘萬緣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起為順天府尹畿甸大治遷兵部右侍郎宣德乙卯進尚書常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莽材而康精次

### 藏大錄

王驥

刻稱許廊使循我而驥代之始振利有風望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并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聲敵不相下珍疑莫發正統丁巳命驥覈部務行邊制諸一切便宜行事先是都指揮使安敵為偏將驕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敵謂前途無水草石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察勅驥責貴死狀而修祿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訖坐間曰誰界出兵過虜於魚兒海先退縮者為嫌咸曰都指揮安

藏大錄

敬即令引出新之乃謂貴曰公亦當屯且貴從以報  
於是諸將士股栗兵威大振驃聞并涼軍兄曰兵貴  
精強乃退其三之一既而虜酋犯克寧羅入寇洶浪  
驃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勒之遂擒其部  
落以還虜始知畏遁走八月還京上慰勞者久之  
虜聞驃還漢入寇于是上勅驃再往視師驃乃請  
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諸都  
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  
諸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騰脂堡  
而抵深溝壘屬諸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壘東北抵  
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諸將貴約以賊心至則  
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  
任禮為平寇將軍將貴趙安副之而驃特為監督討  
阿台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於驃謀虜營據山等  
處乃選精騎授將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  
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  
奮直前持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  
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遂以精騎二千

藏大錄

五百出鎮夷間道幾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獲其左  
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堅印各一  
號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得  
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獲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  
明日至亦集乃地獲偽萬戶二人以馬獨竄窮追五  
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  
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乃力溝獲右丞達魯花  
赤三十人馳馬兵甲稱是援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  
驃為大理寺卿燕食其俸尋詔遷理部事麓川宣慰  
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以  
憂死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葬于羽格有苗事請  
使使撫諭驃與英公張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永越  
非旧屬小夷非策也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甚功名  
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將貴為平寇將軍驃總督  
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鎗漢土兵  
合十五萬討之漸行賜驃貴黃金幣年細銀蟒綺錦  
衣未及大驃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舍  
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塘州張昂來請慶泰

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徵破之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參將舟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遂之冬十月驥等拔金窩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舟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眾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三萬水陸攻上江賊其伏兵遂遁圍上江寨副提兵劉聚泰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故晏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賊五萬餘級上江平遠由夫象石渡上江通高黎貢

### 藏大錄

山道移駐騰衝衛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龍山而思莊發令同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眾乘高據險為七營相救驥等遠到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臺賴龍把至馬鞍山麓川大震擊敗其眾陣於沅溝等處敗其象陣陷永毛摩泥塞遂拔之而別將舟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長戍和奇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遂進圍麓川

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金盞蒙化堵截是時雲賊韋郎羅以維摩州叛自稱廣新王詔驥統師討之驥曰賊不足血吾必也乃遣偏師整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俱新其有并妻子未敢廣南富州土守文應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等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諭功

### 藏大錄

封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崇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戴倫祿千二百石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將貴進封定西侯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并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驥沈毅宏偉有大武才遇事剛斷用法嚴明責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推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窺其子思機發還車其餘眾往來窺伺乃遣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舟保都督會事毛福壽等兵往圍之



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邊走編旬索走  
不獲而思机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漢  
達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編旬卒不肯進思任  
發以思机發致響為解驥責無如之何乃縱兵持思  
机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逆賊百餘賊衆十一驥還  
京師加祿三百石而丹保寺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  
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立弗恤也壬戌秋北虜  
近邊上海命驥出巡仍許便宜行事自寧夏抵半  
肅軒至塞堡烽燧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

### 藏大錄

士方畧虜不敢犯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机發思卜  
發邊據孟養以叛戊辰春上再命驥總諸軍率兵  
往討之至金沙江賊指西岸立棚以拒驥伐竹為梁  
麾兵悉渡一鼓破之賊又指鬼哭山顧立棚驥與備  
將親冒矢石往拔之二孽走於亂兵南驥遂寧景泰  
初都督官聚征湖廣苗賊失利乃命驥佩平蠻將軍  
印代搃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楊剗平王苗森  
富檻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漢增祿一百石子  
孫世襲主本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遂連棟及驥

景泰初召為總督南京机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  
素習瑜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戎政  
一新而少保持機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  
雖以罪驥而肉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全籍入宮  
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  
十食肉雖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丁丑武清  
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馬漢領兵部  
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為光祿餘  
如故尋漢請老天順庚辰五月卒年八十三贈靖遠

### 藏大錄

侯謚忠毅子瑞嗣陸今不絕一孫添尚長公玉拜駙  
馬都尉  
逸史劉振曰高皇帝既定天下右武約曰文臣非  
汗馬勞無得封公侯百七十八年封者僅數人至指  
世世弗奪者惟靖遠耳當日兩靖遠都三封上叛戮  
力行聞者且數十年而人猶謂麓川之役功不符賞  
又何以勅勞臣也哉

侯璉

侯璉字廷玉山西澤州人自幼端重寡言笑而臨敵  
喜擊懷慨有大志讀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輒先  
退不敢以酒廢事光主長者皆以遠大期之永樂癸  
卯鄉試第一遂舉宣德丁未進士除行人以善辭食  
而剛果能斷所名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有累  
年不決者朝廷以命璉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酋  
老開誠布公智力貨賂不可移與是皆悅服而罷  
上亦以為能交趾黎麟請命璉輔禮部侍郎即章啟仕

戴大猷

侯璉

錫封至其境關門依且隘先驅者謂當僱度璉止之  
曰與中國所謂狗寶也於上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  
臨不可錄以度逆者驚懼為撤閱乃度由是齊夷盡  
謹禮不敢肆既歸毫髮無所愛人以此益賢之遷兵  
部主事陞郎中麓川思任發五詔尚書王驥率兵討  
之璉在行佐朱督戰現將校用命與否以說賞罰賊  
攻大侯州璉以偏師進援令其眾曰吾視賊氣驕有  
輕我心宜掩其不備即度衆薄之呼聲動天地斬獲  
無算賊大潰王師益奮遂破石甸等十餘城聞大軍

戴大猷

至麓川賊阻截不通璉與泰將再保由高黎貢山  
晝夜兼程進與大軍合得其巢穴賊遂平凱旋陳璉  
却右侍而賜金幣語命以寵之尋奉勅鎮雲南得使  
宜從事南中飢璉發倉廩賑募富民出粟以賑之全  
活甚衆會再討麓川餘黨璉引偏師由於崖南甸進  
破賊子思机發所居寨獲其妻孥輜畜搜闔隘左侍  
即會丁母憂命璉傳奔喪即起復遣行人賜祭官為  
治塋遷兵部侍郎復鎮雲南築勝衝城置軍衛焉時  
議以賊子思机發在孟養漢命請遠伯王驥以兵往

勦之璉與都督張軌分軍抵金沙江造船先濟奪賊  
地為營於是大軍畢度燬其柵而進賊奔孟養廉不  
能支各島散去璉窮追至孟糯海子等處不可得  
乃班師諸夷酋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  
者今大軍至以真天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雲南  
景皇帝即位遣使齎勅嘉勞貴州飢苗次圍新添  
諸衛道梗不通城中食盡命璉總督軍務往征之時  
普定國急璉自雲南還嘉射者為前鋒親將王普定  
疾戰天下如雨賊大敗國解遂赴貴州副提兵都督

田禮以兵未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今溪諸路新  
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由興隆而下抵鎮遠皆  
平定事聞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克  
西堡長官司責暑兩方盛瘴熾大作遂構疾昇歸普  
定醫弗效諸將問疾惟戒以勿輕此賊宜統兵進勦  
毋貽患生民遂卒未嘗一語及私上聞嗟悼遣官  
賜祭命婦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墳以葬

識大錄

黃鎬

黃鎬字叔高侯官人正統乙丑進士選監御史戊  
辰出按貴州時麓川蠻反詔尚書王驥總兵張軌  
汪之不克責道梗鎬躬率精銳轉戰而前會官軍為  
賊所敗驥軍退也沅派列城皆被圍而平越尤急鎬  
者以平越無積貯欲棄委賊鎬獨不可平越責咽喉  
無平越是無責也乃集城中軍民激撫當共守之賊  
日夜攻圍人乏食至掘鼠羅雀而氣益振會朝廷  
遣大吳至賊潰凡九月而圍始解當是時檄鎬責

識大錄

黃鎬

幾殆矣景泰壬申使還會湖湘蠻叛朝廷命大臣  
戡定以鎬參預軍務湖湘平還廣東金事陞左叅政  
雷廉高三郡負海素多盜鎬宵破滅之鎬按貴時平  
甫三十本起諸生及當科重剏勝伐謀若素閑軍  
旅者其後屢建戰功由是朝廷以鎬為可用歷  
長藩臬入為副都御史遷吏部侍郎館閣群公靡不  
敬慕成化己亥拜南京戶部尚書申辰以疾乞骸賜  
堅書馳傳歸九月卒於途贈太子少保謚榮敏鎬是  
局宏遠所在著聲赫、每遷秩或不足酬功未嘗自

言不汲：於進人以以重之

藏大錄

楊寧

楊寧字彥謐浙江錢塘人宣德庚戌舉進士二甲第一除刑部主事正統己未麓川宣慰思仁發反寇雲障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征保寧以本官贊畫机務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款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報莫不善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始而敵降是誘我也許之惧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天弗聽固請不已眾謂寧迂撤令督運於金齒不旬月賊衆悉至士卒多陷比還京將兵者

藏大錄

楊寧

率以失机被譴寧獨蒙褒賞陞郎中辛酉復討麓川總督兵部尚書王驥知寧料敵之審也仍以寧行師入境驥指授諸將進取方畧令寧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如雨寧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龍山賊柵險拒守寧曰賊狙於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驥用其言令諸將各視形便以進諸道俱捷破七砦斬向孟嵩等餘賊奔潰遂乘勢掃賊巢園之賊以死寧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不知所為

死鋒鏑及墮崖溺水者不知其數師還上親宴勞  
於奉天門賜白金指帶拜刑部侍郎甲子奉命恭贊  
雲南軍務練兵伍督耕屯興利去害不以私撓而持  
懷撫遠人尤盡心焉方征麓川龍川頭目恭頌屢效  
力隨征寧於是請置龍川宣撫司以恭頌為宣撫用  
旌其義民夷悅服有言勝衝險要城之可以控制蠻  
夷者上命寧城之或謂寧其地險惡多瘴非時胃  
之輒死盡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違卽其他卽  
性相地度工計費勉勵將士使效力越旬有五日

### 藏大錄

而舉因建學舍選生徒令務學以變夷風自為文刻  
石紀其事先是麓川賊首逸於緬至是寧以城完夷  
止效順謀所以致賊計乃簡銳師若將有將向者先  
遣使奉詞責緬緬人畏求出賊自故卒誅大惡而美  
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丙寅侍郎侯璉代寧  
還朝未幾聞浙廣東草寇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寇逆  
三境俱有侵軼乃命寧巡撫其地寧按視郡縣當賊  
衝者增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圍集鄉兵訓以武藝  
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寧

蓋鎮以簡靜暇則偏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  
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召還京拜  
禮部尚書盡心政務濟寬以嚴人謂得休後二年以  
病足限於步履調南京刑部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  
年以疾卒壽五十有九

### 藏大錄

鄭望

鄭望字孟賢宜章人永樂己丑進士登己除監察御史時太宗行在北京有言鈔法不行者報謂將起大獄命望往南京廉其事望執市豪抗法者奏曰市人聞命皆震恐今法已行矣上領之而羅倭寇把遠東望往按聞戍守之兵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望聞陳其可矜狀上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亡逃則受賂縱之去弊積滋甚望端至聞悉擒治抵罪戊戌石州人有詣聞告變者經州民與使使人群聚于

識大錄

鄭望

餘謀不軌通擢望為陝西按察副使望至察其誣以聞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逆譯者宣德癸丑起拜應天尹望上言京都祇正三品特給銀印與在外府治不同凡有政務面奉特旨及承行六部都察院別付巡者監察官巡視遇有公務執便追呼恣肆凌壓非所以崇國體也宜定修武庶如古京兆尹斯可矣疏入從之望以養茂為務凡市鎮田稅約未清歲大熟來有兩岐者民婦德於望悉拒弗受正統改元遷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望獨任其事上嘉其才

識大錄

荆湘民多隸戎伍望家亦與時除籍以示優寵時京師久雨壞民室廬望竊憂以為陰沴兵象遂上疏以為安內靖外在兵統兵聚眾在將必習者然後能運籌制勝勇者然後能奮威摧敵今邊方弗靖用兵禦寇四海之廣豈無如古陳吳衛霍者倚苟不豫求於無事之時何以應用於倉卒之際宜令公侯伯五府并各營把總官在外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廣詢博訪各舉所知其以名聞倘以不效連坐舉主如此則將帥得人兵政修舉矣上題其議麓川用兵望舉

定西侯蔣貴為將克有成績乙丑代除肅為尚書也己秋七月也先沒入逼近截輔車駕親征望扈洗以馬革裹尸自誓駕次宣府虜踵至望上詔諸疾驅入關嚴兵為殿王振力沮之不報又詣行殿中前請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望曰我為社稷半靈而言胡為以死惧哉振愈怒叱左右扶出望與戶部尚書王佐相對泣帳中明日師覆望死之年六十五贈少保諡忠肅官其子儀為主事望為人端謹居官勤慎所至有秋榮聲未嘗然履實四十年

操履如一日

識大錄

于謙

于謙字廷益浙之錢塘人生而穎悟美容止七歲時  
善相僧蘭古春見而大奇之曰吾相人母若此兒者  
異日救時宰相也瑜冠領御荐舉永樂辛丑進士宣  
德改元授監察御史撫風骨秀峻音吐鴻昌每奏對  
陞前上必為傾聽時左都御史顧佐掌臺事其御  
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己弗如也出按江西辦一  
証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挾私賈為市屢害謙  
遂按懲之一方若漕頌聲滿道代選從征漢藩高煦

識大錄

于謙

而縛出降上命謙教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  
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  
第賞鈔幣與大臣同庚戌河南山西災上手書謙  
名授吏部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時年僅三十  
三朝士榮之謙感上知遇夙夜拊膺郡邑延訪父  
老以便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錢糴民粟歸庾儉雖  
吐糜粟減值以賑公私淨相贈而於下尤利蘇秦聚  
飢使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初与之牛種而以此  
責其稅田令与上著清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

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  
所遇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惠行旅大同僻  
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玩狎請別設御  
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校卒墾私田  
者為官也邊用充溢譏于吏術民事以所不精割而  
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  
者三楊皆重譏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足得行  
其志它措置多違若為甲令滿九載遷左侍郎譏既  
在官久威惠流聞崇禎時自河內歷太竹而盜有窺

### 戴大錄

者譏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死罪幸  
赦譏教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索金往寧無一二土  
物如合薊乾菌眾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譏咲而  
兩拳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物之幾何而  
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入朝舉恭政孫原貞  
王來自代是時三楊皆已歿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  
張甚以譏無私謁嘆之勸給事中廷劾譏以冬不遷  
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新繁三月暑  
缺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

譏者志甚欲治之今乃非決于譏耶赦之以為大理  
左少卿譏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  
借留譏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淺  
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  
九年矣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被略獨石馬營諸鎮  
至秋蓋獨厥王振挾上下詔親征譏與尚書鄭璽  
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  
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奏以與大羊角乎請毋煩六  
師上不聽璽乃泛治兵而留譏治部事車駕至

### 戴大錄

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邸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振  
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  
振罪請用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  
振黨也長傳王旨叱眾退眾爭捍而殛之又撞二  
閣之窗松振者死時衛卒聲洶王懼欲逃諸大  
臣皆披靡有趙厚者譏獨直前掖王且啟王下  
今日擅順典二閣死者義救無罪少選侯濟請皇  
太后即族振且藉順等家眾姑退於是王乃起譏



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轡手而數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謝弗允乃上言屬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朱机論即死亦不宜濫帥報許却王既即大位益賢謀慮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扶我大駕必長驅而南今六軍實少武庫兵器盡焚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以益之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鐘鼎顧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弘等恭為凡兵皆出營郭

### 識大錄

外毋令避而示諸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今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歲祿為直虜所急者草諸殿宜亦聽軍務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饒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運過當遣諜情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達侯柳澤為大帥而身歸其机宜進止不妨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親益急而待諸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竭紫微中宮

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輩竄者悉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親重歸撫乃憫爰廷諄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都藏庾廩萃此以而不守去欲安之全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蹙不足畏也上聞之曰若其一聽讎慮今十月也先挾上皇破紫荆遂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讎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擢申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

### 識大錄

勝而嚴不敢輕犯使殺騎未嘗勇怯讎乃設伏於空屋亦使數騎誘虜遂以萬騎來薄我軍伏發大敗之孫鐘鼎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讎使謀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大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讎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讎固辭言臣以探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疎已出望外今虜寇未靖遑事未寧當聖主憂勤之時人臣効死之日豈以大馬微勞還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祇承不許謙違而歸人曰四卿多壘卿大夫取之今讎不能死而以微功

貴能無重耻哉漢上疏固辭許大司奏將許資奏請  
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遠而虜隨入寇通賊王  
漢少卿王榮遠而不獲微上皇一信其狡焉侮我  
而訖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虜也理固不  
可和萬一和而虜違律無赦之求從之則坐弊不洗  
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勅責介冑之臣而委靡退怯  
法當誅於是遣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快聖相惻喝  
抱空名不義之贊始敬歸上皇而諫之伏禍榮矣  
燕以詔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勢力單甚乃

### 鐵大錄

皆宿兵使都指揮陳壯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陳  
馬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虜逼從兵未燕於開預  
口明日漢報連石亨於雁門閼烽火連屬衆皆恐請  
大發兵授之謙策太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勝我乃  
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各營林馬爲之使若  
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責人喜寧者故俘虜也  
下乘室得近而後漢沒虜之虜用諸所要機皆索諸  
謙密授計場俊捕而磔之漢授計侍郎王偉誘謀焉  
虜聞者小田光虜自是蓋計屈時漢議遣使與也先

和且迎上皇群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憚曰  
我非貪以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漢作紛紜何衆不  
知所對謙漢容曰天位已定寧沒有它言和者親以  
解目前而得焉備耳上顧而嘆容曰從汝漢汝擇  
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近駕光朝慶  
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  
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伴厚与之資有功  
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它患楊漢既  
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

### 鐵大錄

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漢授都督孫  
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閼出據之而募民也田其戰  
且守八城遂漢貴州苗寇來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羅  
二司事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  
之也夷之何以通漢楚道且無故而無祖崇耶謀地  
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鄭汝七葉崇留廣財有  
黃齊養又有獲獨而三楚之貴竹苗僭虐一峰起前  
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机耳雖宿  
田惠臣小不中程律即諸音切責究治石寶片錄存

萬里外電耀聲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抗  
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上皇既  
歸 上奉之南狩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而朕不  
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傳等官謙漸  
太子太傅且命燕文二休群公皆一辭謙獨再拜其  
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復賜謙閣西甲第謙拜曰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去病墜子尚知以意臣獨何人  
而敢贊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 聖書袍鏡冠  
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鐵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

### 藏大錄

富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瘵墜 上使中貴人與安  
太醫院蔣重宿視之云汝疾必需竹瀝 上為親幸  
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許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  
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 聖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  
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雅半以委屬其  
類雖有五軍神机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起調而恒  
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以一部督領之五千  
人為一小營以一部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

營以備大調雖有楊洪石亨都漕為大師而進止嘗  
罰一由謙相顧頤頤首而已洪亨皆老将宿將而亨尤  
貪縱侈自快謙每裁之洪死而子俊恃重驕桀不可  
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太舉逐虜而拜其王  
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  
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  
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亂論削己已城下之侯石亨  
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  
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

### 藏大錄

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指是亨益  
愧且恨謙矣亨有謀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  
之為大同遊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  
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銜謙氣度之 景帝  
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銅迎 上皇漢碑南  
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  
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聚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  
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鞠日亨等加鉗鎖鐵鍊  
文不勝憤辯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

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徐有員与事比而  
前曰不修謙以舉為無名謙遂論新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覆棺天行路嗟數吉祥  
麾下下建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賜時其地而慟吉祥  
志朴之明日漫將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酒底徐  
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  
死而陳汝言者亨之党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藉  
其賞列內府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贊汝言抑何多耶代

藏大錄

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  
謙在不令辱至此 上為默然然歲有員以內閣首  
輔与亨吉祥事權下獄流金盡後三年亨下獄度死  
家指彪棄市又二年吉祥与其子賜斧以謀反株  
黨宗即位昭雪謙寃寢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  
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誠  
治戾成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坊功  
祠於其墓萬曆間改諡忠肅諡為文諱華主訖詩如

與傳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  
所存集及奏疏共若干卷于冕字景瞻景泰庚午以  
謙功授世襲副千戶謙死冕成龍門曹石伏誅救澤  
屢上書白父冤成化初調漢冕官冕自陳不願武職  
改兵部員外郎冕博涉書史有幹局歷官應天尹所  
至有聲致仕卒無子以族人之子允忠為後襲杭州  
衛副千戶孫嵩官至都督

藏大錄

逸史劉振曰振讀李夢防先生于公祠記唐之擁  
太上而南王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往履之靈  
國有君矣而謙獨敢言曰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  
功以之成禍以之去然坎至耶謙以介冑公而言和  
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漢謙不為梗小梗者王文  
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  
一不合則殺吾不合則去夫主人主以秘愛故易太子  
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天命西  
既大資中華小人貪功伐机幾發元熟而就虜必禍  
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子不才戰而說定誰  
与雪階微矣他皇帝之為純也今後世思君固矣

李寶

李寶字孟誠合州人也其母夢巨蛇繞身而有娠以龍會日生寔因小字之曰龍寶為人姿貌豐偉習武開明弱冠南遊江南魯敗我危遂棄業儒已何補庠生額敏之資博洽之學環奇之文為一時流輩所服正統辛酉舉于鄉登壬戌進士除禮科給事中屢上疏論時政得失疏五聞切不為權勢所撓己巳秋英宗北狩寶奉命巡淮揚諸郡招募義勇二萬餘赴京師蒙應時有豪猾乘間煽亂為河運梗實嚴禁出

藏大錄

李寶

法惕然震悚禍孽遂弭景泰庚午進都給事中章疏一月教工或戒其宜少慎然毋至費竭寶曰吾所任言官也食祿而曠職耻莫大焉胡敢為身謀也聞者愧之普化可行與其太師也先遣使來議和詔問廷臣有如富弼文天祥者往報之群臣皆稱胎其敢應命寶慨然曰國家養士正備緩急之用況主辱臣死義也其可避雖會札官擬卿佐名以進上竟弗用特遣太監吳安召寶宣諭曰尔果進說言素為忠節欲遣使虜中莫若寶對曰寶雖才識庸劣適朝廷多

事之日敢辭不敏吳安曰諒亦不辱君命復命上

悅遂拜寶禮部右侍郎充瓦剌正使大理少卿羅綺副之寶具奏八事皆与虜所當議者上覽之曰事雖預度卿至彼隨機應變處之七月朔陛辭賜金綺及一品服是時大臣曲承風旨撰詔勅只言罷兵講和不及奉迎上皇之意寶覽驚訝詣內閣白狀遣遇吳安詢其故厲聲詰曰汝奉貴紙幹事他何與焉寶知上意難回遂行比出塞外屢逢虜騎衝斥寶語以我天朝使者毋得妄動虜下馬羅拜因為前導

藏大錄

抵也先營以賓禮相見宣讀畢從容謀以大義也先曰兵端皆因王振陳友四三小人締構是非惑亂聖聰致辱于戈小事釀成大事及我送天子還京而固不違大臣迎候我使張開保岳謹赴奏而反殺之我又遣使數輩俱不生還我是以不無忿恚殘而良卿抄略而涿州蕩搖而遼鐵入而偏頭關而蔚朔侵軼而寧夏宣大而不難奈何以責我執寶曰太師既云送駕奚無信使以相關顧乃提鉄騎數萬游漫原野冀張弛突肆意圖掠刳又攻臨我紫荆環我京

幾度劉我赤子情狀若此殆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  
惡得無疑岳燕張閣保既為使臣何故引連一有餘  
人張弓挾矢遇敵輒格頑命于陣乃其自取朝廷奚  
以知之也先曰茲則然矣厥後盈不花等赴京奏事  
何故拘留嘗曰非拘留也自太師南侵之後邊民恫  
怨父被害者子圖報仇兄被虜者弟為雪耻咸願從  
軍為國効死是以沿途聞塞軍馬多者至十餘萬少  
者六七萬即鄉寨弱亦不下三五萬人各奮勇  
自厲思釋君父之憾沮軍中獲一苗級即得陞賞愈

### 藏大錄

相競功日肆虜騎入境而剪之太師雖遣使奏事若  
無南使偕行不為元良哈所選選則為守邊軍所屠  
戮矣容能跋涉千里以達京師耶也先曰逆者我漫  
遣而李貴奏事命頭目送至大同何故又不放還實  
曰近聞謀報大同東郊有屍骸數十於其旁獲天書  
一紙稱是太師奏贖蓋亦為邊軍所殺朝廷初不知  
也如暴政完者脫散至京天子過之甚厚宴賜優  
渥又命我僭僭來兩國和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寧  
肯拘害之以自絕乎也先色喜然之復問喜寧是朝

廷內臣我遣奏事曷為亦見殺實曰喜寧自幼及長  
受累朝恩寵托為心腹令費金帛迎駕乃不思報德  
而又叛君悖國導太師軍馬入關漢寇寧夏罪大惡  
極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  
忠之戒也先稱善自是釋然馴服徐自解曰大明  
皇帝與我為仇親率大軍以逆我于木土我賴上天  
之祐師徒奔潰乘輿止焉眾人故我加害我國弗聽  
而命知院伯顏帖木兒旦夕朝謁恭敬周急假令中  
國獲我留至今日否實因盛稱其德以悅焉也先大

### 藏大錄

喜酌酒觴之次日遣人引寶謂 上皇于行在所實  
泣拜問起居 上皇亦泫然詢 聖母及 上安否  
諸酋長見之感歎心服 上皇賜食慰勞俾決議大  
事實因極論王振叢昔擅國致寇之罪又諷 上皇  
宜引咎自責謙退避位忠言直諫 上皇嘉納之日  
暮不忍別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果乃還宿也先營  
明日也先置酒延賓情意孔決酒酣頽笑曰而僭之  
來心懷大實答曰自古敵國以禮為工矧欲講和必  
資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遂中遇寇躬冒危險尚無所

畏今至太師營中惟如一家何恨之有也先益喜復笑曰有理者毋恐無理者可畏也又問思上皇否實曰為子盡孝為臣竭忠上皇蒙塵我儕何敢一畧忘之我儕之思上皇猶太師之思可汗也也先大悅稱善又問既不想憶奚弗來迎實曰朝廷屢遣使賫賜諭旨太師初無意今欲息兵通和歸我上皇乃二國之深幸也朝廷嘉茲盛德必有重錫也先將從之諸商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也先乃答寔曰天子物書只說講和不及接駕上皇淹留斯境又

### 識大錄

弗能君臨我國我歸諸爾千載之後猶有合開而齊回奏務遣太監一二人老臣三四人來迎我即命臣宰護送至京若今茲送歸輕忽而皇帝矣實辭謝之留款二日告歸也先約迎駕使臣必於八月五日至其營實曰事取上裁我儕豈敢擅定期約也先曰苟或羈遲則先遣我使與漢人偕來正使緩延數日亦可若或下來軍馬擾遼弗謂我失信實諾之也先遂遣右丞相把克兒與實如朝貢貂皮馬匹達尚書土兒罕偕羅綺往宣大調回緣遼兵馬實即走指

行在絳上皇上皇勞之曰遠程遐遠勿辭艰苦當以國家蒼生為念再四叮嚀迎渡之事袖出書三封令實書回以奉太后達上及諭摩臣實領命嗚咽洒泣就道行次懷來遇楊善越使虜實以與也先應答之辭及彼中事情并奉迎上皇之意具以語善俾無背馳以全始終至京復命召見文華殿上問也先所言寔悉陳前辭又問上皇何言寔備奏上皇所囑上復詢也先請和之意寔寔何如寔對曰臣入虜境虜人靡不忻悅夾道謳歌沿途饗

### 識大錄

酪勸臣飲之咸頌和好蓋因離家日久人馬死亡相繼以故上下皆欲休息竊其和意似出寔情望陛下處置上竟狐疑不決於是虜使把克兒奏請迎駕大臣不許文武大臣數四上章懇請胥以虜情巨測拒之實乃上疏諫曰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音未敢擅定也先言正使未即遣酒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弗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卻落臣過懷未見官軍出却易收收未歸

詢是則其言可信也明矣臣前來命諭唐李為謀和未嘗及回臺事其欲遣人迎駕及定約日期皆出也先悔禍善裏臣需復命業已詳述今故在廷諸臣累疏未允伏望俯從與言別遣材智大臣奉迎上皇雖唐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趨避過期失信漫欲遣使或天命臣臣自揣慙約決不敢往彼此猜疑和議必乖則上皇終不可還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臣願測虜情不避斧鑕昧死為陛下備陳乞早賜乾斷天下生民

### 藏太錄

幸甚疏入下廷臣議大臣復請遣資奉迎上終弗聽第趨遣犯克兒歸俾馳及楊善等即以許和迎漢之意勸諭也先而說言楊善等為接駕大臣類楊善善為說辭也先驚於信義竟未與還關上皇感實良規深自引咎重加取損遜居南宮中外大悅上嘉資勞績擢右都御史巡撫湖廣時苗寇方熾資至則率布政使馬謙恭將李震督兵勦之魁平武備城溪平水小言臘島等處俘五百餘人斬首倍之獲賊首楊光拳等扶城諸寨悉降岷王謀為不軌資撫

其狀以聞執送京師伏辜莫除兇暴撫綏良善恩威並行教化大洽甲戌召還掌院事振饒綱紀風裁凜然明年丁母憂英宗復辟為忌者所構奪官家居天順末復為鄉人所訐逮繫詔獄時錦衣帥門達怙寵恣肆素憚實威名且入千戶侯爵之階將臨以重辟一日上坐便殿召達令問實有何言達覆奏實云其所言若非臣下所得聞必面陳乃可上悅肯注下因不豫而入建退而惧弗敢加害後數日上崩憲宗嗣統庶實無辜給還所沒資令閒住南掖

### 藏太錄

家而父殁將葬陰雨連旬資禱于天至其日忽霽既莫浸如初人以為忠孝所感成化壬辰驛召赴闕沮於言者不果用後我致仕優游田里幾三十年以山水文籍自娛己巳八月病卒年七十有二月聞僅賜祭葬贈諡弗及士論慨之逸史劉振曰士生兩間建立事功者一曰識見二曰才餘三曰氣節非識見無以燭大机非才能無以當大任非氣節無以處大變孟誠養而有之所以為賢陳官為良使臣為明執法隨用而致聲績炳然或以



其使虜一事方之富鄭公振以爲鄭公當兩國和平之時而孟誠通達天地反覆之際時勢難易必有能辨之者也

識大錄

楊善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會太宗起兵靖難素知善名辟署典儀所引禮舍人永樂紀元除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鴻臚寺四年轉司賓署丞選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遷右寺丞又六年而進爲卿善偉風儀止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上輒目屬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亦皆器之與相友善既家都城以積蓄起資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

識大錄

楊善

公休沐甫西宴賓則善家又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聞聲而中貴人復多好之者卿之才二年滿考遂晉禮部左侍郎明年從上北征至土木師潰聞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蹇蹇不爲倖虜北京師廷議謂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燕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卸職至臺長皆領鴻臚寺事景泰庚午元旦群臣自朝正出即相率祭朝房投揭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而

止時朝廷所遣使漢北者若王復王崇李實並以庶僚假卿往榮復皆不得其要領唯李寔得一見上皇也先煩偁而其辭慙然虜始快上皇以要我賂賂弗可得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於是普化可汗再遣使來請和也先亦索大臣迎駕景帝固已不憚而大臣復俱虜謂詐莫敢往報者鼠持兩端善奮曰食君之祿不避其難今上皇蒙虜延此為臣者勅命之秋也遂毅然請行上雖勉從之然絕不為奉迎計亦弗予善一金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

### 識大錄

貴人悉蓋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鉅之類以往既入虜境也先遣點慧男子來迎與飲帳中而跪善曰土木之役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皇帝幸故里一不為戰備故輕以卒于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已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連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途要害過下雖掘所值馬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

以言無用曰和議方成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略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略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亡弗責者金帛器物絡繹載道而太師乃慙德墮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則我馬價不與我互市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割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云者胡語是也善

### 識大錄

復曰非弗通互市即買鍋一事言之鍋出廣東王京師萬餘里一鍋值絹數匹使人貨之止与一足以此爭聞罷市不售朝廷何由知之譬諸商人向優者買馬價漸漸弗與是豈太師教之耶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多敵者豈太師意耶也先豁然大悟笑曰者者善因說之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勝殺剽割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却曲寧無有血吾必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教有雷聲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知好絕器幣溢於穹廡而黎庶彼洪俱  
逸不亦快乎也先蓋喜曰者者因問 太上皇帝歸  
其優位否善曰天位已定胡可更移也先曰大人以  
為視老辭奚若善曰老讓位于舜而 太上讓位于  
弟正先舜復見於今日也又問歸而 太上有重寶  
未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  
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  
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  
之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乃

### 藏大錄

以善見 上皇善再拜進膠鬲問萬壽嗣侍立也  
先數月 上皇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  
解曰君臣之礼雖草野寧敢廢執也先嚙指頤其下  
曰咄咄汝曹中國礼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上皇與  
善歸 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使還左都御史  
仍掌寺事少保于謙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  
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 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  
漢且修殿閣善泣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  
相賀也識者蓋稱之 景帝不豫善同知武清侯李

典中貴人吉祥有迎復 上皇謀遂与之合而發南  
宮銅 上皇即位論奪門功封善奉天翊衛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  
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  
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其四子長為勲衛  
仲為指揮食事叔為十戶季為鎮撫而從子及養子  
官錦衣者復四人自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  
允幾与石亨張軫等又嘗陰荐李賢入閣而定襄伯  
郭登亟疏善使庸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等忌之稍

### 藏大錄

稍間於 上漸見疎絀明年善卒年七十五贈侯誥  
忠敏子宗有勲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  
孫增尚至公授駙馬都尉

羅亨信

羅亨信字用賢廣東東莞人舉永樂甲申進士授工  
料給事中任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  
稅糧凡五十餘萬石遷吏科右給事中以誼誤連坐  
謫交趾胥吏洪熙改元用太子洗馬張瑄荐召為監  
察御史宣德己卯拜右僉都御史鎮守平涼練兵備  
邊正統丙辰與都督趙安車汎岷諸衛兵巡邊虜  
安與都督蔣青用都指揮安敷議退撓不行亨信至  
其營斥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等重

藏大錄

羅亨信

兵為且汝特畏死耳免三死法孰若死敵責幸色變  
以糧芻不繼為解亨信即上章劾貴安老師玩寇致  
怯懦不忠侵寇軍餉上命兵部尚書王驥往詢得  
如其言新故以狗自是將士敢棄用命兵出輒勝迨  
西以寧初亨信聞父喪請歸守制上以邊務方殷  
奪情視事至是始命馳驅歸葬賜幣千緡還朝命  
巡撫宣大總督也極給贈軍餉與利除害為父安計  
每歲初秋如朝議事條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違儲禁  
私役請修各衛土城以絕虜現伺又言虜酋也先魯

侯蒙端圖為入寇宜預於五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

不然恐貽大患議寢不行以何有土木之難人以為  
知微云時泰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  
取一為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  
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遠地離薄若如言是  
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  
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污其心者況之己已秋  
進左副都御史時也先犯順天子蒙塵邊城多陷  
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車兵

藏大錄

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聚紛然爭就道亨信毅然  
不可伏歸坐門中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以  
徇衆遂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畫策捍禦  
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獲全亨信之力也景泰庚午  
以年踰七十上章致仕優詔弗允官官喜寧偕虜詣  
城下議和亨信密遣驍將楊俊伏兵擒之虜患乃息  
是秋還京陞見辭位益力因免冠叩首上見其著  
覽鑒處顛髮皆盡乃許為致仕八年卒年八十一  
遷吏劉振曰土木之變社稷危宣府鎮節一移犬

羊必乘間深入天下未可知也世謂亨信有安社稷  
功而忌者僅循常例有遺憾焉雖然人臣事君內思  
盡志盡忠之謂忠外思盡職盡職之謂功亨信亦惟  
盡其為臣者爾而奚斷于報也哉

藏大錄

羅通

羅通字學古江西吉水人童時侍大父仲淵居金陵  
愛書博士黃彥清慨然有將相之志學士楊士奇胡  
廣通仲淵見通資度異常謂仲淵曰此兒當是國器  
獨亢羅宗也年二十舉鄉試第二登永樂壬辰進士  
授監察御史扈從北征請自將一軍鼓行而前深入  
沙漠胡虜遠遁已亥營造工程急軍夫運磚不給通  
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罪囚運磚不五月通州潞河  
數百里累積十餘年磚石轉徙殆盡尋奉聖書按蜀

藏大錄

羅通

時蜀王富寵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  
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通使人收王所僭鹵簿王氣  
沮藩衆俱來見通問儀從不當屬有司若候聞報則  
王罪且不測全宜何所置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俱  
言無策通曰易耳宜移文与王但謂黃屋左纛故玄  
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可也通始至蜀中士大夫  
易通少年至是始驚服於是堂用聖書治蜀人震  
恐仲淵貽書戒通曰文翁治蜀以寬武侯治蜀以嚴  
尔尚遠師二賢寬猛相濟通受戒為霖威嚴運朝會

詔求直言通書陳龜年特旨滿知交陞清化州時  
友人新附畏中國約束通至蘭條教寬賊役省刑獄  
占民更始州故有妖社通計除之民大畏服逾宣德  
丙午黎利叛王師敗績龜年王通身被數創奔入交  
趾賊圍城龜年王通懼割七城求解撤所割城守將下  
賊據城無少長皆殲之檄至清化通誦指揮打忠  
曰吾与若受天子命守清化豈以王通一妾人言  
遂棄城委賊耶今城降者賊盡屠之与其委城就死  
孰若死守猶有全名刻吾指摩清化六年於茲人皆

### 鐵大錄

信我可用乎忠為感動是時蘭鎮城中士卒可用者  
千人為謀方略晝夜擐甲登城督兵拒守秋七月黎  
利將兵八萬圍清化晝夜環攻城堅不可拔賊于城  
外築土甬山一夕而成高与城埒將士皆危懼通曰  
賊眾我寡雖以力勝今約降詔賊必少怠乘其怠而  
襲擊之可破也衆然之是夜擇敢死士百人束火突  
開南門執梯而出直搗上山斬其渠首數十百人盡  
焚其飛樓雲梯而還賊無所據勢益阻士民氣大振  
城守愈堅至通又貽書令清化下利通怒髮上指謂

其使曰王通不奉王命喪地辱國此城雖生也所  
也拒不納賊遣降將蔡福來說通通曰吾以若來助  
我殺賊乃為賊作說客耶吾即斬汝矣福皇惧而走  
賊大遣蘇政梁汝笏密稅打忠通引張巡許遠事激  
厲忠忠曰忠死生惟君賊知不可憾自是弗犯清化  
比諭年詔使至乃懷印將吏士啼擲戶部員外郎  
正統初轉武選郎中遷尚書王驥征阿台朵兒只怕  
至兀魯過虜逆戰師却通立新都指揮安遠以殉軍  
勢沒振大賊虜兵以諭功忤驥被誣謫容山閩官轉

### 鐵大錄

東莞河泊出水之變通通以事至京廷臣荐通智勇  
剛方可屬大事除賊方員外郎守居庸關九月虜擁  
上皇入犯犂言送駕通止言獨虜詭詐百端恐名送  
上皇寶窺京師居庸雖可堅守然湯衛疏林北關方  
良諸口近因土木潰散軍士疎閑路道深不可憂臣  
初見前代郭英取蜀人却守成都備艾艾逆劍閣  
緣崖而入蜀已破矣而成都守者尚弗知劉裕取秦  
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惠乘舟遊渭至咸陽秦已破而  
潼關守者猶不覺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遙

一夫守則虜不入畿內在旦夕耳臣通聞諸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而不可通馬者百三十所頃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策臣戰戰兢兢推輕於總督不稱乞 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總督軍務然後可守居庸固則京師亦固矣疏入 上用廷議即改通為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便宜行事十月虜破紫荆關總督孫祥走死叅將楊俊聞之惴恐歛避夜遣小校吳良言將入衛通得其情即縛斬之殉軍中日敢有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臺說俊

### 識大錄

曰紫荆失守京師孤懸早暮望我援援爾軍若逆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亦張必社稷安危之機也若第毋動我保為若破賊後始規服通并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聞勤王兵且至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聞中國精兵獨峙居庸全居庸入援與京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遇吾歸路域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以選駕為名一欺則 天子且為所獲戰而獲 天子於我無功於彼而見德今紫荆不守京奉 天子出紫荆我

以鉄騎攻居庸居庸破我復與尔合還衛京城居庸不可勝且奉 天子出塞然後議和送 天子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於南朝也於是伯顏奉 上皇出紫荆也先率精兵三萬急攻居庸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會天大寒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通乃集諸將謀曰虜所恃者鉄騎夜環以為營盡用以衝突吾与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若驅之當虜是何異驅群羊當猛虎耶須以計襲敗其鉄騎然後虜可破也諸將皆曰善虜宵眠率用兩馬相比二人共

### 識大錄

宿一羊叢橫置馬上布鉄騎外統之每騎隨一犬有警以大犬為號通多用醃菜實熟羊肉置藥漏下二鼓密遣人雜於虜騎中犬嚼羊肉并飽以石試投之不吠遂以袖索連套騎足而還夜過半開門引兵出直詣虜營統營鼓譟舉火炮四面擊之虜大驚擾鉄騎聯格砲喀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虜又為鉄騎所刺不勝馳騁有相蹂踐死者數十遂大潰敗三戰三捷擒其酋加吉帖木兒鉄騎多死虜乃退趣紫荆關通提兵追擊連戰破之虜出塞召還恭贊軍務理院事

景泰改元上疏論兵事時遼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級六萬六千有奇文謂托主謀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懼言無奉公報國之忠兵書于櫺木悅上章論列逆大与通忤未幾以宣府營警命通出鎮大同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安嶺中外人心乃定虜尋請和奉 上皇南還以功轉左副都御史乙亥遷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丁丑春正月 上不憚群臣請立東宮弗允傳言且召聚世子一日通与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軼偕行

### 藏大錄

二人密語通曰 上皇居南宮無過而佞臣欲別求君公意若何通曰吾觀夫象 上皇必後位諸公勿憂也亨曰誠如公言願公計將安出通謝衆慙不能為謀亨曰事不可過三日夕則決矣遂与徐有貞定策至其日亨密使人未告曰舉大事在今夕幸公臨之通報曰侯奉事必濟以社稷之功也侯努力通竟老弗克從侯使者告諸子聞曰 上皇可漢乎通曰死意存必漢漢曰誠則大人胡不一行耶通曰亨執事不可与共功名異吾出萬死一生賴 社稷神靈

所戰幸有功 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死於牖下足矣天功天功不可屢徵兒輩勿復言未幾丁母憂天順己卯起復右都御史通赴命即以老乞骸骨進榮祿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不治生產親友過送賦詩飲酒為樂自號迂齋成化庚寅九月偶得微疾命焚香沐浴更衣不出家人進藥搖手曰學古生疔豈在草木嘿然久之適風雷交作有二白鶴翔舞於庭遂卒鶴亦遠舉時年八十一或謂通在清化遇異人謂曰己己之變需公大用授以選甲諸書習之純熟

### 藏大錄

重誦南荒漫延秘跡虜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隆慶州父老奏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初祠居庸關至今邊人以通為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張楷

張楷字式之浙江蕙谿人舉永樂甲辰進士除監察御史正統中用大臣荐擢陝西按察僉事理屯田督租賦治水利俱有成績尋遷副使靖遠伯王驥巡邊楷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納丁卯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畿甸蝗起上命楷督捕楷授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蝗遂息閩賊鄭茂七作亂朝廷命將討之以楷為監軍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急楷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悞心即具榜遣人諭以威信

藏大錄

張楷

賊果解去兵至鉛山賊圍將樂楷調都督劉潯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浚坪南京軍伏浚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駭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遣寧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屯據九龍山楷選精兵二千撤其筏賊曰明日賊必空寨未攻若疾入賊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

溪上無筏而還則官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礮石擊

之賊遂降比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偽總兵學士等官三百餘人招徠其衆八十餘萬初處州賊葉宗留亦起已命都督徐泰征之至是復勸楷發師與之特角恭次金公山勢甚危急楷往援之至即伏兵樹鴨兒芭為壘賊至楷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景泰改元班師至京有姑其功者勸楷請至就詩玩冠以罪罷歸天順改元英宗追念其勞復原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禦寇而督

藏大錄

軍餉增戰騎募勇士以佐師者唯其人適楷至京入謝上曰朕得其人矣遂以楷往十一月還京擢南院僉都御史拜命甫數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楷好獎引士類見人有善報為延譽過志唯者必極濟之其學浩翰善行草隸篆尤好攻詩選詩唐晉李杜詩草堂詩餘尤十數家楷悉和之累數百卷所撰有四經據說大明律解律條撮要行於世

楊信民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領永樂庚子鄉薦宣德庚戌除工科給事中清戎江西所至求民瘼除宿弊運朝條上所詢輒情五事皆當時急務上悉行之正統丙寅擢廣東左叅議時承平日久禁網疎濶嶺海之間民物殷富有司類皆贖貨殃民而信民慈詳豈弟秉心廉潔凡事行之以寬退食之暇即出公署徐步街衢詢問父老以民間利病反覆數曲必得其情愛恤窮困如保赤子雖纖毫靡不載之若

識大錄

楊信民

父母按察使郭智貪戾不洽信民劾罷之而黃翰代智所為愈甚信民獲發其奸詞連食事革廣廣亦誣誣信民俱逮下獄廣入泣送不忍別爭携金帛就舟相賈信民一無所受而翰廣舟則爭以瓦石擲之信民既去軍民搖竄如失考妣糾合萬四千餘人狀其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以其事上聞又有致涉萬里詣闕庭奏訴者前後以數千計會六師清于土水也先將犯京師於是朝廷復信民官命守白羊口是歲廣東寇賊大起調邊將勦之不克敗報踵至廣

民因奏願得信民還任寇賊可弭上允之召信民

還京邊軍不悉其去亦請兩臺保留信民陞見上嘉其得軍民心勅賜大官飲膳拜左僉都御史巡撫廣東馳驛赴官至則廣城被圍者數月矣城中軍民朝不謀夕見信民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間得入城官司疑其為奸諱之下獄民無所歸多為賊戕脇從者日益衆信民下車即釋無辜命有司印押公據數萬散布四境約曰雖為盜殺人有所據者悉免其罪願入城者

識大錄

聽其出入官民諱曰縱賊入城志主不測將誰歸信民曰吾獨當之令既下復遣官持榜招撫民素孚其恩信爭自裁來歸日以千萬計皆泣拜臺下信民亦泣慰而遣之發粟賑濟越月餘賊衆潰散略盡僅餘數百以憐不有保信民計賊勢孤必有悔禍嚮順之心因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蕭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而不恨矣尅期來獻至其日蕭養果率衆至信民將出見之蕭養諸司咸沮曰倘賊意已測奈何信民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遂單車往遇于水次賊

曰豈真吾楊父耶信民乃下車揮左右而示之於是賊衆羅拜感泣信民諭以朝廷恩威賊皆放諾一賊涉冰將巨鯉來獻信民受之不疑賊大喜期以再來謀而去未幾都督董興統大軍至賊遂中變不果庚午三月有大星墮于城外後數日信民方視事堂皇忽不憚扶入卧榻謂其子玠曰我死矣不能始終王事奈何知我者其天乎語訖瞑目而逝居民聞信民卒疑信相半既得實爭詣館下哭臨滿城縞素為位哭奠者相屬雖老嫗童孺靡不哀慟巷哭之聲數

藏大錄

日不意其陷在賊中者聞之亦嗚咽流涕曰楊公死吾屬終無生理矣計聞天子悼惜遣官致祭錄其子玠為國子生信民卒後閏月大軍即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被刑者咸仰天號慟曰使楊大人在吾儕豈受茲禍也於是廣人益追思信民不已其耆民相率赴京乞賜祠祀允之始啓王毅孤忠大節楷書石刻于地中說改為吳祠成民遇水旱疾疫必禱之有事於官而不得其平者亦具詞焚於祠下至今廣人過其門者輒舉手加額為成化己丑朝議

凡大臣有功德於民而未得謚者皆追贈之謚信民曰恭惠

藏大錄

王翺

王翺字九皋河間鹽山人永樂己未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浚南人是年初會試貢士于北京翺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以謹謏降行人宣德丙午擢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違大詆己卯以少司楊士奇荐超拜金都御史正統丙辰鎮守江西未幾巡視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已未松番用兵周敕翺出贊理平苗鎮陝西岳成東虜殺掠吏民師出繼北遼東西震動且擒漁

藏大錄

王翺

陽翺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丁卯出塞破虜有功進右副都御史己巳轉左都御史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壬申召理臺事尋加太子太保建州苗李滿住上書乞留翺遠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總兵董興武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傒李棠不相統賊益熾兵部尚書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由臣謙及金濂王翺乞用一人上用翺明年蠻平召還拜吏部尚書初翺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

藏大錄

搞番苗商已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遠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翺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畏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叩首祈免言自今效死用命始釋之踰月躬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藩牆溝五里高堡十里為屯烽燧介墩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翺益簡練卒伍暇則窮乏偶配銀家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與軌隨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

皆飽暖頭得一戰報主翺乃督諸軍出塞大破虜兵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翺威望久著諸蠻聞其未大惧翺略兵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苗長信向翺嘗言蠻戎撫捕各有規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擾之患屬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協助之乃召用翺士大夫聞命相慶於朝天順初落太子太保王直致仕上知翺清忠遂專任之翺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繕浚人瘡豪勢要有所囑殺然拒之詞

色俱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翺而心弗怨其於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仇之地耶大學士李賢為石亨所逐上召見翺問賢何如人翺力言賢才行得漢留內閣蓋見倚任賢在內閣亦左右翺上進退大臣時召翺面議可否稱翺先生翺以故得行其志卒已加太子少保上嘗諭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爾時翺年且八十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月神年需不易得對曰若

### 藏大錄

繼翺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曹欽及夜執賢於東長安門傷其首血流滿面奔翺所求救賊併執翺曰朝廷何負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敬服翺謝曰豈敢傷長者耶遂釋賢上馬而去憲宗即位免翺兩雪朝成化改元遷太子太保丁亥秋以疾致仕十一月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翺知人善任進賢惟恐不及典銓衡十有五年竭誠無私文武大吏如耿九疇軒輊年富李東程信施聚然孔范信皆翺荐用翺本北人嘗因召對上諭曰北人質直

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顧緩急得力以故翺推數北人為多姚夔東銓乃往右南人清譽殊不及翺功名損於北部時翺端方強毅清約簡朴立心制行循守礼法惕厲憂勤仰思侍旦每見朝足行一善政喜形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尋所在官東閣有無儲積民不淨流離餓死召其愛國憂民如以仲孫雍園子生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翺曰汝才倘可登第吾豈惡藏之顧汝學尚未第一苟誤中選妨一寒士其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

### 藏大錄

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一女嫁為幾輔仕人妻其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婿固不違意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朕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懷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曉白翺大恚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婿竟不調在遼東時鎮守中官顧賢心狀服翺及翺被召中官奉大珠四枚為別翺固辭之中官泣曰是非賂得也昔先帝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等入焉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翺遂

受納所著披襖中級之役自粵還朝中官物故矣乃求其後得二從子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翺曰如有營予佐爾費二子心計翺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翺屢促之必如約乃偽為屋券列費五百金以告翺拆襖出珠投之封識宛然李賢臺謂舉陶言九德九舉有其五亂而救擾而救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韶贊翺沒然無敬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為確論子時世官錦衣副千戶

### 藏大錄

逸史劉振曰忠肅以清德雅望受上知而剛明果斷才藻足以濟之故眷遇加隆賞賚歲無虛月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言是聽有出他人荐者亦必待公而後決每召見便殿訪問逆容稱為先生而不名其是敬禮如此孰非忠貞無私有以致之也哉

### 李東

李東字執中曹州人也宣德乙卯舉鄉試及第登丙辰進士解褐為延平推官有兇豪為民害官莫能禁東廉得其狀即捕治之因被誣下獄募年事白兇豪伏辜摧都察院經歷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陞郎中出督鳳陽漕運再理宣府糧儲所至事集景泰辛未用廷臣荐起拜金都御史叅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東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劉棟男婦易米朝

### 藏大錄

李東

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東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与一石或以為碍例東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俘即事擅之咎吾自任焉乃悉如數与之而後以聞上聽其言明年秋瓦剌入貢東上言迺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收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

畜多謫詐不計不可不防是年命無巡撫尋改提督  
軍務兼遂荐葉盛恭贊獨石諸城軍務勅提戎紀廣  
揚能急忽邊上白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据大將  
下巡按御史勘報廣能亦訴東專權上召東還京  
以右通政蔣琳為倉部御史代之臺諫連章言風憲  
糾劾跋扈未辨曲直馬潯以撫拾之言而改罷上  
命御史練綱給事中嚴誠勸之果寔乃切責能等淺  
秉提督兼奏准邊軍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交  
一石之例汰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終而虜侵邊

### 識大錄

牧廷議擊之秉奏援姚崇不賞邊功以忽邊釁事遂  
寢文奏罷恭將孫安荐同賢而以張林代江福士論  
以為潯人漫條陳邊務十四事請設武備以高將材  
恤孤老以廣仁政增衣糧以恤貧寒裁縣治以汰冗  
員汰冗員以節邊儲事守備以固城池委將臣以肅  
邊備行營田以防邊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虜使以  
核奸謀停違作以安人心修城池以防探掠均田土  
以息爭端貨官監以益邊餉悉允行之數年之間邊  
境無虞軍民有祀之於家者天順丁丑罷邊鎮恭贊

提督命東巡撫江南時郡縣多貪吏去其甚者數人  
餘皆懾服戊寅改撫大同時總戎石彪怯寵恣橫諸  
將亦多縱肆秉痛革諸弊凡剝削軍士者必置於法  
群情洵感彪度不能容乃以事中之除削為編氓  
石氏敗趙家溪為倉部御史佐理南臺甲申進副都  
御史巡撫宣府越兩月擢左都御史掌院事屬常考  
察舉劾無不避士論快焉上以大同苛虐邊備廢  
弛命之整飭虜至戰於鳳皇山俘獲萬計無何命撫  
遠東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罷裁

### 識大錄

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人輒先覺驅  
之出塞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憚其威名  
輒從帳避去成化丁亥董山誘海西寇遠東朝廷  
命秉及武靖伯趙輔將兵討之山降執端京師詔放  
諸廣寧塞泰山不可宥乃伏誅徒其党于廣西分兵  
三道搗其巢俘斬千計獲指揮若士李滿住等誅之  
明年振旅還徵拜吏部尚書錄建州功進太子少保  
秉素剛直不阿居吏部士大夫有聲望者不次進擢  
而痛抑輕浮朝士嗜進者皆嫉之又以監生韓兄傲

古身言書判四事律之有三者為上二者為中一者冠帶選鄉人蓋恩望是年考察百僚黜選者衆又多大臣烟黨侍郎莊恭尹吳國濟其位時、短束於臺省大臣樹之乃噤給事中蕭彥莊劾其任情行私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登酒陳鑑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端之句方東坡劾時六館士頌不試以贖東閣簿責乃止彥莊尋以奏事不實降永寧丞十未進階光祿大夫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謚襄敏東居官介然無私于以私者居御

### 識大錄

則人人汚親尤好施予所著有公餘江南雜詠雪中集歸田集

### 馬昂

馬昂字景高河間滄州人領永樂癸卯鄉薦會試下第選入太學宣德丙午以儀容俊偉聲聞著亮授鴻臚序班正統丁巳用建臣薦擢監察御史整飭宣府大同偏頭關兵備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所至有聲癸亥刑部獄禁失嚴因因劫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乃陞昂右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叅贊井肅軍務時叅贊都督王喜玩寇夫執昂並劾其罪請戍遠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

### 識大錄

馬昂

志肆抄掠至強勅總兵進貢馬駝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泝主名梟示及擒其偽祁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己巳北虜寇井州昂令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虜聞遁去西邊方倚昂而以乞疾忤旨命致仕景泰甲戌兩廣夷寇擾攘乃起昂代王翱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便益行事昂大布朝廷威德帥總兵方岳井土官兵民勦其尤為暴者生致偽將軍周鐵盛盤馬蹄寺獻闕下上遣行人勞以絲幣寶鈔陞



右都御史丙子征牛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  
為忌者所謗上命致仕及入見復番之命巡察山  
西邊境比還遂理院事戊寅陞兵部尚書辛巳虜寇  
陝西勢甚急命懷寧伯孫鏜為總兵昂仍總督刻日  
出師是夕曹欽反昂協鏜討平之進太子少保仍掌  
兵事自是上寵待特厚錫金玉束帶繡金麒麟服  
其銀幣玩器書畫禽鳥時鮮之賜歲無虛日衣有號  
徽哈喇者雖熱祇有不淨者昂與賜馬屢召遊西苑  
南宮及扈從數獵南海子十時進退廷臣亦必召之

### 藏大錄

咨訪甲申憲宗嗣位信任益篤調戶部尚書尋奉  
勅與右都御史林聰給事中潘禮陳越按籍點軍士  
既畢乃分精銳者為十二營以備調用又籍軍帥之  
賢否而黜陟之慮邊事之違變而禁約之實出其議  
云戊子昂以災異請見力求退避遂之且賜勅榮旌  
陞辭淺賜燕餞并寶鈔既歸八載卒年七十八贈少  
保議恭襄

### 薛希璉

薛希璉字廷冕浙江麗水人舉宣德庚戌進士詔歸  
進學後三年召拜監察御史負氣敢言不事訐且京  
市塌坊四方百貨所聚利博而奸生商賈患之京尹  
以為言上命希璉巡察不踰月而權豪用利者屏  
息上下便之考最賜勅進文林郎正統庚申廷選憲  
臣俾奉墨書分行天下舉脩荒之政希璉直江西所  
至以便宜剗奸弊廣儲蓄增築陂塘以興水利變通  
有法寬猛得宜吏服而民賴之能聲益著事竣起拜

### 藏大錄

薛希璉

刑部侍郎癸亥歲內廣平府旱蝗命希璉往視至  
則黠賊吏竊通負稅徵輸嚴令捕蝗乃息是月大  
雨者三苗稿淺蘇民以不流亡未幾往理鳳陽等處  
屯田宿弊一清軍民兩利己丑巡撫直隸保定淮安  
等十二府詢訪政事得失施罷無遺尤急於宣上德  
連下情民用感悅戊辰夏漢往鳳陽賑飢民賴以濟  
是歲閭閻御疫七作紀師征喻年始克之而郡縣凋  
弊尤甚希璉受命鎮守其地撫輯人民既而賊寇飛  
不沒起希璉請調兵討之晝夜奔度知賊竟迫脅者

衆遠人抵其量諭曰若等皆平民苟能自新吾當上請寬若罪不然將殄滅之無遺育乃已爾無悔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待罪希建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聞寇乃平以功晉刑部尚書景泰壬申行考察政命希建之山東廉問以資羅黜貪鄙者二百五十餘人頃之山東旱蝗希建祈禱於泰山雨對而蝗息經營賑貸活飢民百八十餘萬天順改元改南京刑部尚書用法明審而存心一以仁恕刑

## 藏大錄

無完濫戊寅七月卒于官年甫六十為人忠厚端詳氣貌溫雅居官謹約用兵持刑不殺無辜尤諳練政務前後奏疏百餘章皆憂國愛民之計也

## 陸瑜

陸瑜字廷玉號省庵浙江鄞人聰悟夙成弱冠舉宣德癸丑進士除刑部主事時部中仲閏為之長知瑜傳器每奉洪武永樂間法此沿革告之且曰子它日必大用不可不知國朝旧典也故瑜於律例條格究心焉及被永用每奉仲閏之言戒勵屬官差盤內帑貨幣勾較精密中官無敢欺隱者遷員外郎正統甲子年旱上慮天下獄多完勅瑜往淮揚蘇松等十七郡審錄繫囚瑜參錯執鞠務求其情諸郡繫囚得

## 藏大錄

陸瑜

擇者三百餘人改逆輕比者又千餘人尚書金澤語僚屬曰陸員外克体朝廷欽恤之意矣尋遷郎中景泰壬申超擢山東右布政使齊魯荐飢貧民相率持杖發巨室康粟前使坐以強剗當死者三十六人瑜曰民苦飢攘粟以延饑喘耳改坐白晝搶奪而三十六人皆不死河決張秋朝命食都御史徐有貞塞之有貞委瑜督其役時工匠集者數萬瑜為設方略編荆為筐實以土石沉而築之水患遂息尋轉左布政使天順戊寅冬以大學士李賢荐徵拜刑部尚書及

廷謝 英宗見瑜奏對洪暢進退雍容語左右曰刑部得人矣瑜久居法曹練達國家典故凡有大獄屬官不能決者質於瑜則曰某時某所犯類以違索往贖聞之年時無少差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私農冊卒誣指揮李試與其弟健謀反事下達鞠之達擬鍊以爲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瑜獨言其寃達怒語侵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何敢捨所執法枉人以滅族之罪和達不從潛瑜放出系者上知瑜無它曰彼敢重

藏大錄

慎耳及奏止謀止試兄弟而免其妻子達尋敗官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曰達典制職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現紀綱馬順等則有間矣達竟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曹欽反武夫希功者執其個人送官以爲逆亮凡數千人瑜從容語都憲李秉曰欽之反起於倉卒個人相去或數百里安得與謀公素何使數千人無辜而并藉其家耶秉以爲然於是個人皆不坐上素重瑜或璫近却或遊上苑輒召瑜泛行禮遇優渥成化丁亥夏尚書九載滿上疏乞致仕

上曰卿才識老成朕方倚任所辭不允復任五年忽感風疾甚劇上遣中使臨問御醫療疾賜以酒米食物疾少間再乞致仕復不允特免朝奏仍理部事越兩月疾復作又上疏懇求謝事上乃許之弘治己酉九月卒于家年八十有一贈謚康僖瑜端亮有容寬裕有制容止醜藉進趨安雅任尚書十有五年明習法令而無煩碎之失練達典章而無與世浮沉之訕屬官賢者禮之如賓友其險且暴者取之甚嚴及其改過則坦懷持之不違咎其既往人以是德之

藏大錄

姚夔

姚夔字大章號損菴浙江桐廬人少而穎異一歲失  
怙母中居長極力撫教三歲而授孝經論語能記  
誦以歲就外傳已銳然有志於學十三游邑校晝夜  
卒屬通貫經史為文雄健有奇氣正統戊午舉鄉試  
第一會試出榜入太學進業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  
一見知為偉器壬戌會試第一發策擬史科給事中  
首疏修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治勅之  
限革監庫之弊立議法以勸賢錄教職拾便地八事

姚夔

姚夔

多見錄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而應時至却御  
史王翱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為立碑于廟而寅持  
節冊封晉王值母卒坎不獲奉湯藥為恨歸慟屢絕  
居喪盡禮服闋還仕已已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群  
臣勸 廟王進議未決詢諸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  
臣正為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眾乃詣文華殿懇請  
事遂定十月廖太澤進通京城眾議戰守不一夔言  
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通上  
疏遣人問道齋 勅宣府遼東令提兵官楊洪曹義

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果

統所部兵至賊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春廷臣交章  
薦夔才堪大任晉南刑部右侍郎時刑部規矩廢弛  
夔一以嚴肅振之獄無滯囚亡中改南刑部奉勅考  
察雲南官吏黜陟允當發兩還朝遂留刑部丁丑春  
正月 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變強之出十四日  
率文武大臣共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立 皇太  
子于疏懇請未允次日夔欲率百官伏 闕以請是  
名與宰相商略議定遂歸與其妻決三鼓至朝房屬

姚夔

姚夔

輅草疏附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  
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昔語變雖然舉筆於立上  
添一漢字同官卻幹事俱稱善已而入朝眾議合文  
武群臣咸署名以結駕緩延二日而變作遂復果進  
英宗後辟石亨革竊美威權憾其不附已乘間調南  
刑部 上素知夔為人且聞立儲之議未幾驛召至  
京 賜二品服轉刑部左侍郎成寅調吏部有真定  
守必曰賄敗事挾勢喝殺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  
案未判夔擲筆大言曰吾寧失一侍郎必不判此案

事竟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獲名蓋重癸未遷礼部  
尚書變祥雅教謹明於典禮 上深嘉之甲申冬  
憲宗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寶諸成化己酉 上  
耕藉田幸太學皆遵舊所請宴賜有加丙戌會試  
知貢奉預陳數事以杜僥倖八月率群臣上封事其  
略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艰难勿  
以目前無事而忘於宴安肆於逸樂以礼法齊家以  
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勿妄興  
黜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

藏大錄

萬机無忘政務 上嘉其言惻諭甚至丁亥正月賜  
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數見乞致仕 上曰卿  
謹慎老成朕亦信用不允朝鮮進海東青燕言非故  
事宜下 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  
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  
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養六宮以繫子嗣乞罷西  
山所建之塔斥而阿叱哩之流第心結是裁決政務  
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旧規廣同天  
意 上嘉納之 慈懿太后崩卜葬有異議內閣執

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礼部變率群臣奏詞甚懇切  
有曰山陵 宗廟聖孝所尤綱常典禮 國家攸重  
萬一合莫附廟之礼少有疑沮關係非細豈能保其  
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  
九月以恭呈見辭職不允己丑會試變知貢奉三月  
上親之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常朝夕輔朕未可言  
私六月遷吏部尚書變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剏率宿  
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庚寅雨雪失時變  
率諸司條列政務其末具言可憂之事以冀感悟手

藏大錄

卯秋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寶楮是冬彗星漫  
見變上疏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方大風雨水  
溢變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處置事宜往往不為深遠之圖自古禍亂常起  
於灾傷飢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  
循便安於目前也 上聽之命礼部即會議施行變  
自是憂形於色食不甘味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明  
年二月疾作日劇臨終謂子幹曰吾受 國厚恩不  
克圖報死後勿陳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秘而

卒年六十贈少保謚文敏夢丰神秀朗器識宏偉言論侃々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若而彌萬年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敬服惟才偉度遇事主斷獎誘淺進振拔淹滯意所交識不避親故說者謂其可屬大事正直弗徇如古周勃姚崇其人云所著蠡蠹堆稿一十卷行於世

藏大錄

陳循

陳公循字德遵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蚤有文名永樂甲午舉鄉試第一名十三年乙未會試擬第一考官梁潛以鄉曲避嫌改取林文結又以結字罕見改取洪英曰此洪武中英才也而公第二及廷試擬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太宗時重儒臣賜第萬寶坊十六年駕幸北京命公往南京取載秘書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詣行在遂留用之十九年三殿災公上疏多見采納洪熙改元轉侍講宣德初年與楊

藏大錄

陳循

溥專直南宮備顧問又賜第於玉河西五年庚戌撰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上詩涉時政忤旨公力救之獲免六年辛亥御史陳祚出按江西上疏勸讀大學衍義書疏中有左右譏謔欲邪佞等語涉機訕上大怒遣官校逮繫并籍其家時命廷臣會問公對曰是書述帝王修己治人之要誠所當讀俗士迂濶且慮遠外不知聖上嘗讀之矣罪之誠當但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也上意稍解竟緩其法正統元年命兼經筵官甲子命入閣權陞戶部尚書仍兼學士

藏大錄

時 興廟北征陷於虜虜奔至城下而循輔 卿王  
居守衆志皇惑循乃與兵部尚書于謙合謀練將士  
分布諸門循從中贊決破賞格一號令又星馳檄揚  
洪郭登勁騎入援賊退衆歸功循亞於謙云而循器  
稍稍滿忌遠才技喜詣佞 卿王既即位 英宗歸  
自虜居南城 王無意返正循亦唯唯已耳 王有  
子不得立太子太子 英宗嗣也 王召見循等宴  
宮中賜黃金滿篋歸而子詔下羣臣議所廢立循順  
焉加少保太子太傅循子某與少保王文子倫應卿

藏大錄

上復位石亨與徐有貞喉言者勅循請成邊至是亨  
等敗循上疏自辯凡數千言 上察其枉賜歸田里  
抵家一年卒循動止雍容辭氣溫雅為文授筆立就  
意氣層疊然樂以矩度則未盡合為鄉試會試考官  
各一廷試讀卷官者四纂修 三朝實錄及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循皆與焉尤熟於朝廷典故宣德正統  
間天下仰望其風來景泰來國家多事循首當國不  
能大有所建明且乏廉介之譽至以爭鄉人墳地希  
求恩澤尤為士論所薄

曹勇

曹公鼎字德恒寧晉縣人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維母備極孝養永樂癸卯舉鄉薦宣德丁未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銜之改任春和典史時中使旁午都無虛日公廢之裕如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子督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貞一見奇之明年廷試宣帝策以義為河洛象數公對稱旨上親握第一賜宴於禮部永為定例授翰林院脩撰從揚文定公遊所得益

識大錄

曹勇

深正統改元英廟初御經筵論選講讀官公首預焉教誦明暢聞者聳敬三年預修宣廟實錄轉侍講五年命入文淵閣辦事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高輅為第一是歲陟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公學賸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體才智出人為英廟所眷注國朝制母止封西人正統十二年公陳情乞將前母孟氏一體追贈詔允之不為後例蓋特恩也十四年己巳五月戊申公奏侍讀劉欽修撰王振堪教習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

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鄭瑄等及公與侍讀學士張益彪從巡邊是月壬寅車駕次雞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風四塞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王振益恣肆驕橫迫挾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晚伏草中噤無一語惟飲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與于草莽誰執

識大錄

其咎公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如此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已據南河次日虜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迫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公及諸臣五十二員死之景帝聞之贈少傅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為錦衣衛百戶

逸史劉氏曰公端謹篤行不露丰稜而所遭多奇又



不類其坦易始以縣尉入闕即拾狀頭此一制舉之  
變而封母得破例并追贈其前殊典尤為特異至于  
土木之變朝廷以廢子報其死此常法也乃官至翰  
林且及其孫寔膺本朝從無之異眷矣

藏大錄

張益

張公益字士謙先世家姑蘇國初徙閬右實京師遂  
為江寧人公儀觀豐碩讀書過目輒成誦甫成童為  
文辭咄咄逼人登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  
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文廟仁廟實錄成賜白金彩幣進修撰以博聞強記見稱九載侍讀學士尋  
召入內閣參機務日見委任賜繡衣金帶建第鎮淮  
橋南寵之是歲八月會虜警中官王振力主親征公  
與學士曹鼎從時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已全軍

藏大錄

張益

覆沒力勸上錄戴金關以還行四十餘里忽折而東  
益振勤以從居庸也十三日駕至土木地無水又當  
虜衝明日欲發兵士飢渴束手虜騎蹂陣而入奮長  
刀以擊我軍衆相蹈藉死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  
得出虜擁以去而公與鼎俱沒虜中五年五十有五  
既而朝廷錄死事之臣特贈翰林學士諡文僖達官  
祭於其家公才甚敏捷好圍棋求文者數道報令傳  
書持軸舉筆一揮詞翰雙翼人以文豪稱之孫琮官  
至右都御史

述史劉氏曰公以詞翰名一時得其片紙隻字皆珍藏以為榮且敏捷擬於枚舉落筆輒數十言門人傳錄幾於脫腕咸以為文豪乃竟以毫磬北征沒於土木誠可惜也

識大錄

馬愉

馬公愉字性和山東臨朐縣人宣宗皇帝即位初屢詔中外傳訪文學才能之士用圖治理明年值龍飛第一科上曰自古制科以得人為盛願得忠孝士足以及試尋開卷首選得臨朐馬愉制科此人占首選者自公始上甚悅授翰林脩撰且勉進學以期後用英宗將御春宮宣宗皇帝欲選賢才脩臣屬授翰林官及進士三十一人比永樂初二十八宿例續學閣秘恩禮有加公首也被召試諸葛孔明

識大錄

馬愉

可與興禮樂論公亦作稱旨賜以寶楮益勉進學英宗嗣位之明年改元正統詔開經筵館閣之臣多預選擇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公溥等五人日侍講讀公與焉歲時屢賜三品服帶二年以扶滿陞侍讀三年以宣廟寶錄成恩陞侍講學士五年預開機務於文淵閣十年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十二年九月六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三初得疾上日賜藥遣醫視療既卒深加悼惜特循例賜賜馬及棺槨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自前文

武大臣贈官者率加其正職公始并兼職加之蓋出特恩復還禮部尚書胡濙諭祭命有司歸喪營葬於鄉葬畢其子入謝詔為國子生公遭際聖明恩禮隆厚存沒光榮何其如是是盛也蓋公端厚凝重謹畏勤恪其侍經筵惟以帝王仁義之道為陳進退從容有古君子風其在秘閣凡所論事務存寬厚不尚瑣細得大臣體初少師楊公士奇展墓還言及所歷郡縣預備倉皆廢弛甚至垣址弗存者民何所濟或曰茲廢已久凡此皆然其何能理公徐曰政之興廢在

識大錄

人此養民之要豈可少緩耶少師公即議以聞達廷臣編歷郡邑修獎舉廢民爭出粟實廩所在充足敬其濟者不可勝計郡縣疑獄啟繫歲久不決有誑誤致死者公累以為言曰古云死者不可復生感傷和氣率由於此遂議以上詔達中外法司練達刑名若詳審之宜其寬多所全活夷寇集竊擾邊朝廷命率兵往勦之會其別部四十餘徒來有請執之朝議僉同上遣左右問於館閣時獨公與楊公溥合辭對曰朝廷以賞善罰惡為治苟賞罰至公則人心信服

若因惡以執其善豈為治之道左右辯問再三公終不易辭上從之賞其使還回部屬感悅皆相率來謝凡言不輕先發俟人盡其所長審其可否惟義是從故於是多所碑益率類此

逸史劉氏曰公端敦凝重謹畏勤恪性資淳篤論事務存寬厚嘗奏獄疑獄全活者最多而進退從容論事不肯先人有古君子風不負章皇帝博訪忠孝之詔矣恩禮隆存<sup>嘉</sup>光顯遭際聖明抑何獨盛也

識大錄

苗衷

苗公衷字東彝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學銜醇正舉  
應天鄉試永樂己丑會試中式時車駕巡狩北京詔  
中式舉人陳煜等八十四人寄監讀書越辛卯車駕  
還京追試擢公第二名宴於會同館授翰林院編脩  
屢典文衡宣德五年預脩實錄成陞侍講正統元年  
內閣楊士奇薦公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與高穀馬愉  
曹鼐同侍經筵三年與修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壬戌  
命考會試得姚夔與劉儼呂原韓雍程信項忠白圭

識大錄

苗衷

諸公俱為時名卿十年陞兵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入  
內閣十四年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景泰元年  
兩京多災公與首相陳循等上疏自劾景皇悉留  
之未幾乞致仕景帝賜之勅曰卿以科目高第發  
身事我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凡四十年歷官翰林  
實畏小心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院長官冀有  
倚毗曾未幾時遽以老辭朕之古先哲王永舊之美  
固不能忘而士大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賢劄  
金綺給舟以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後卒于家壽

八十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康廢子鍾為御史

逸史劉氏曰公事功無足紀而為人溫厚簡重外雖  
和而內則莊諳於世故樂道人善脩然有塵外之意  
為方之濁職貪功忌才殉貨之人殆又不敢望矣

識大錄

高穀

高公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美姿儀性謹朴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嘗赴海印奇寫佛經過兩徒跣以歸或訝其勞苦公曰我一人何足惜蓋達諸當軸大臣禁寫佛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為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揚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充講官脩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征北曹文忠公從行公

識大錄

高穀

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上任公安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是年虜數請使迎上皇優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投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匾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群公卿群公卿不敢出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問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二

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為沂王而立

懷獻為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昂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與公相擠五年教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嚴上令公覆試公曰貴冑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為之辭止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一時

識大錄

諸臣皆流放竄陞唯語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殺無他賜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仕至太子太傅始終以清節著成化間提學委侍御至興化觀其居第早隘嘆曰此所以為高先生也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鄭瑩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壺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笑天順初心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

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諡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諡文義

逸史劉氏曰公恭謹有守耻于浮慕不妄阿附篤實君子也然亦不肯赫赫有為惟明道識理只為明哲自保計其于臣子以身殉國之義蓋未免有遺憾云

### 識大錄

#### 彭時

彭公時字純道安福人兒時即端重寡言笑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己巳秋英廟北狩邸王監國時繼母余卒乞終養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襄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天順丁丑正月有邀南城迎駕者公辭之曰吾豈敢貪天

### 識大錄

彭時

之功後貪功者皆得罪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搢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手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大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俾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公曰心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公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

賢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公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君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 徽號相稱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悅命行之甲申正月 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廢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妃殉葬其四殯斂器服書畢命玉將去閣下令為朕潤色公等見而大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

### 識大錄

用何妨公等嘆曰非上 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公不覺淚下牛玉憐以公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貯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駕遂崩 憲宗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后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公曰李公言是君為此舉反遭所當遵豈不乖是李公言是夏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言曰子為 皇

帝母當為 太后堂有無子而稱 太后理宣德自  
有例李目公曰公執筆公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  
讓表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  
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  
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冤來不便公拱手向  
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  
娘娘已無後所利害而為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

### 識大錄

為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  
為宜眾乃如此方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  
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公執筆將書又  
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  
尊如何又要分別公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  
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得禍隱而  
不言唯李開端公極力繼之賴 上孝事兩宮如一  
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章包  
至閣曰同尊二母是 上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

禮之人即欲速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  
同僚不省者面聽語單深有慙色自是益務速白遇  
事輒與同官謀議獻替惟謹遼東地震疏條六事皆  
切時政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  
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  
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  
英武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  
故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  
莫敢先發公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附廟無可

### 識大錄

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  
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公與在廷文武群臣跪伏  
文華殿三請 上為感動始從公議七月陝西奏報  
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公請 勅鎮  
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傑賊敗績報至  
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討賊已而聲息  
益急後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  
項忠提督軍務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  
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十人軍器悉為賊得

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王忠等進兵近山分兵七  
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自領  
銳卒登山仰攻獲致敗衄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  
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王忠等不勝任請命撫寧侯  
朱永再領兵軍四萬助戰 命已下撫寧雖之奏定  
賞格謂必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  
教人共擒者其賞亦然公見其張大難于遽止第令  
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忠知 朝廷已  
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尚不日破賊則

### 識大錄

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信謂  
事急行不可緩公曰賊居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  
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  
也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忠布置賊不足憂矣  
公曰問信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信曰來年二三月  
公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為  
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公曰邊軍亦不必  
去輅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住營  
將不違信又請是錦衣衛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公止



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信忿忽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咸為公懼曰此軍不發公何所見公曰魏忠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群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曰某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為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于獄鞠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上大嘉賜內

藏大錄

關寺倖奴十人從公吏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諡文憲公平生無疾言還色至於論辨事理確然有定性不喜華麗於物尤愛惜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朋友交久而益敬人有善稱述之論薦人材未嘗私以語人嘗一典應天府擢試一主考會談四為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讀書滋探性理為文縝密純雅書端楷勁額其為人有集若干卷正學階梯讀書正誤等編藏于家病革有往問候公者公曰死生常理無足怪但胃居大位

上不能報 國下不能終養老父為歎耳無一語及家事

逸史劉氏曰公端謹嚴密外和內剛贊政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朝事每有大政大綱無敢妄阿必持正力言之以明 宗社鉅典隱然一時人望而又不同同列爭赫赫之名上安而下習與功名終始洵名相也哉

藏大錄

商輅

商公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文忠公時勉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公與焉己巳車駕北狩邸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机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公力主群議請邸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還者哂而斥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達

識大錄

商輅

官撫輯甸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適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塞公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公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公謂此國家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給相繼請復儲上怒下之獄公因召對

力採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官擬公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卿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上進兼官商學士豈可獨陞至期勅出公仍舊

官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公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議王文等極刑召

識大錄

公與高學士毅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全正要爾宜用心辦事且許議改元年號草詔頌赦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勝誣謗公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與安為之和解而上愈怒與安奏曰當時共輩附和南還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邦上怒乃解但削公為民公去後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擠竟不得召憲

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公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綠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上命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孳見言官有所誣詆公又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言即欲加譴言者公言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上乃召公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為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為民厲公言天子以下為家何以莊為蓄苗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

### 識大錄

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公與同官執不從未幾捷至上喜賜公等俘奴各一己丑冬煥公陳時政之弊辛卯冬孳見復疏八事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歛減力後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勅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邸王監國公親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憲廟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

上疏畧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諭已出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於人之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愜衆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公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十三年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公疏十罪并指群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

### 識大錄

遂係天下安危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貴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擄城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改易此人不熟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撤去而廠由是見恃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暉以罪逮至京語逮及公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力詆公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公去萬安為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

皆誦事直矣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毅公牛儀山立襟度淵澄詞氣溫裕平居敬慎不懈接人恭遜以經濟為己任以荐賢為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置疊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建明良多一時儉士搆傾舉無能為卒之身退名亮德業著于當時風聲聳于後世視古名相亦何忝哉先後蒙賚賞金幣冠服鞍馬書籍飲食之類頻賜而自處泊

### 識大錄

然嘗一主考會試立為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為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於家逸史劉氏白振嘗過桐江一訪文毅之廬層窗四合萬嶂蜿蜒謂真間氣所鍾及讀景皇英憲三廟寶錄見其沉毅果敢立朝正色不避忌諱忠告直諫侃侃有大臣節性復簡重寬厚錢溥嘗為禿婦傳讖之亦不與較以三魁致位宰輔未敢自盈使浮薄之子歛音氣懾若公者方古先哲又何媿也

### 江淵

江淵字世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人天資英明才學充裕中宣德庚戌科進士時東宮已建上欲選進士之尤者使積學以備宮僚之選勅禮部尚書胡濙選年少異質者三十人入試上在齋宮親授題曰用人何以得其方命大學楊溥掄次得三山薩琦與湖等八人與列詔賜襲衣冠帶有司給燈油房廬皂隸命太和王直率之讀中秘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修十年乙丑同考試尋陞侍讀十二年遷入東閣

### 識大錄

江淵

進學十四年陞刑部右侍郎土木之變徐有貞倡議南遷被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左掖門問之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貴會虜至京城西北關外都督孫鏗營于城西命淵泰其軍及虜退尋改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景泰元年大理丞薛瑄自松潘督餉還懇乞致仕淵上疏留之以慰人望二年命主考會試得吳滙等二百人如余子俊馬文升秦紘楊守陳柯潛王俱林鶚高明輩俱為時名卿本年尋命巡視淮徐諸郡淵條

奏三事一准之常盈徐之廣運儲倉俱在城外宜築  
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會以陽為中鄴之會  
宜置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原之要地北平為京  
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三年  
與易儲事加太子少師仍兼前職七年丙子春子少  
保病在告上諭旨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淵在內  
閣每為同事所抑常垂涎代于諸閣老窺其意乘此  
謂之曰兵部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淵欣然不辭  
乃屬商輅具擬內批陳循王文入商所指畫掌中作

識大錄

江工石兵四字輅悟明日旨出謂工部石璞於兵部  
淵補工部大失望明年英廟復位與陳循輩俱謫成  
鉄嶺後石亨敗復其官淵清勤簡靜善文詞但入閣  
未有建明每沮抑於同事者黃竑易儲之奏人謂出  
淵筆史館多以為然惟丘濬獨曰聞當時竑殺其兄  
為此覲免罪耳且廣而書奏用土紙易辨也索其奏  
驗之果廣而紙其疑乃白所著有親光錦榮鳴王金  
生休休子等集

逸史劉氏曰人謂淵清勤簡靜善文詞顧欣艷榮階

顯赫而無所建明遂不為同事所容至易儲之奏實  
錄謂出淵筆一時史館頗多鄙之有以哉

識大錄

王一寧

王公一寧仙居人公岐嶷英敏過於常兒隨父居京年十三已能詩仁廟在春宮聞之召試早過銀河詩立書七言絕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經中永樂庚辰京闈第二十二又四年會試於禮部名在第一奉命蒞事湖湘丁父憂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宣廟求文士甚切吏部以應召見試表正萬邦論及詩賦等皆見嘉賞擢吏部主事俾與大學士陳山等共事于文華殿次年以母老不能就養乞分祿于家

識大錄

王一寧

未幾改任翰林修撰預修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食祿視五品同考禮部會試是歲五月以母喪歸服闋被選充進講官復受命主考應天鄉試取士稱得人明年九月遷禮部右侍郎又明年往湖廣督運糧餉隨軍進剿苗賊時賊勢盛糧道不通措置有方食用不乏遇涵雨公私大困公親祈禱雨為立止兵民立石頌之至辰州府遇暇日輒詣學課師生講習且督有司為作興之於是士風大振景泰二年被召還京理部事是歲冬遷左侍郎景泰三年卒年五十有

六方得疾時詔遣中官偕御醫來視并賜米物比疾

革復如之既卒復賜賻遂指緇遣禮部官諭祭贈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有司歸其喪并為營葬域

為人闇敏而疏達為文必根於理詩詞翰墨清絕可

愛孝友忠信之行尤為人所稱惜焉

逸史劉氏曰公以教授中官得顯遂不為士論所與

遭逢又何不偶哉固知臣子進退有道禮法凜然投

足一誤終生渙染不復洗濯可畏孰甚足為躁進一

戒也

識大錄

蕭鑑

蕭鑑字孟勤泰和縣人幼失怙恃成童穎悟絕倫登宣德丁未進士需次于家初宣宗欲選士進之尤者積學以備官僚既命楊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與列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于文華殿取二十八人鑑為首通前二十八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脩三年與脩宣廟實錄成陞侍讀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乞休命鑑代陞國子監祭酒景泰

識大錄

蕭鑑

元年以老疾辭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如陽城故事景帝可之仍復舊尋命充經筵講官二年景帝幸學命坐講鑑講書經臯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尋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三年羣臣議易儲鑑曰無易樹子伯者所禁況天朝乎不聽尋加太子少師時上已立沂王為皇子鑑因天變上疏指切時政自是不復召見七年會修天下郡志通鑑綱目續編成命兼戶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明年景帝不豫太監與安詔羣臣請後立東宮

金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陳循

輩知之侍郎李賢因會議問鑑鑑曰既退不可再於是人疑內間有異謀而奪門之兵起矣英廟復立削鑑為民退居八年樂別墅于南阜號曰尚約人因稱尚約先生所著成均集詞垣集尚約集藏于家逸史劉氏曰鑑爵列台鼎生平無一見而復儲之議鑑獨敢以既退不可再之說以開群疑則奪門之禍實鑑有以啓之也一語而壞大倫傷骨肉遺害竟無窮極乃受罰反薄於諸政府抑又何哉

識大錄

王文

王公文初名強字千之宣德間御筆改今名先為鳳陽府靈丘人大父壁任元為杭州路總管洪武初左選保定府清苑簿占籍東鹿馬公穎悟過人甫弱冠領鄉薦登永樂辛丑進士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激濁揚清綽有聲時都御史顧佐掌院事少許可公與王翱于謙同時為御史咸為佐所器重三人中嚴毅剛介公獨過之時彰德妖人張普祥逆謀惑眾地方騷動宜廟憂之命佐擇風力御史往治其事舉文

識大錄

王文

遂命與中貴劉永成偕行永成強悍最鍾寵遇公一以正氣臨之言動無少忽永成亦深服比至群盜悉平先是普祥於士民之家曾受一飯一茶者悉附簿書以識姓名事敗同事者得簿書欲盡捕之坐以通謀人心恟恟公曰此賊未反時以募緣與之飲食豈知後目為逆耶坐之非朝廷意也取簿焚之亦不究人心始安回朝悉以上聞大為朝廷嘉獎用是受知宣廟越明年擢閣中按察使將往丁外艱朝廷奪情命蒞任章數十上不允正統己未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閩內期年召回奉院視事又明年轉大理卿壬戌

夏大旱朝廷命中貴與安甯錄兩法司重囚無慮百餘起公於招議情節悉能背誦於可矜可疑者率以一二語斷之無不中節與安驚服且歎曰法官如是者目所未見受知英廟擢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時吏部尚書連璉招權納賂盤據要津莫敢誰何公疏其貪婪劾罷之風紀大振時朝廷重陝右重地每以掌印都御史越歲代鎮守正統己巳公在陝右虜酋也先犯順朝廷以璽書命移陝之閩廂居民悉

識大錄

入城以避賊鋒公以虜賊悖逆天道不久必悔過此去京師數千里不宜妄自驚擾以搖人心卒如所料既而得代回京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掌院事如故時南畿富民周山周家豪橫以私債殺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贖死時犬同有事用兵倉庫告乏司錢穀者請集廷臣議詔可其奏會議聞眾未發言公正色曰祖宗律殺人者抵命貪賊者落職奈何貪富民三十萬糧廢祖宗法乎眾莫敢異卒坐以法景泰壬申南畿山東河南大飢命



識大錄

公便宜從事賑貸公徧歷郡邑賑恤之全活不下數十萬越明年朝廷以內閣宰勿重地改兼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疏納言崇賢賑民數事稱上意五年南畿復飢仍命往貸至則訪民疾苦蠲民徭役大開倉廩賑恤所活又不下數十萬餘還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天順丁丑英廟復辟時植奸右亨等以公在都察院時曾劾之乘執報復該討誣陷而死四方寬之年六十有五久之英宗亦悟成化己丑復原官翰林錄其一孫入成均弘治戊午特贈太保謚毅愍公為人嚴毅廉介寡言笑熟知國家典故雖責極入臣自奉無異布衣時每建議百官會集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決衆自帖服屢鎮大藩兩總憲紀振綱維無敢干以私者景泰初與陳鑑同事一揖之外未嘗交談諸御史仰其風采若神明及入閣毅然自任盡心奉國知無不為事有可否多所匡正朝廷舉重錫以白金印章其文曰忠誠匪懈云

逸史劉氏曰公嚴毅剛果不苟言笑再總憲綱整肅

識大錄

風紀人不敢以私謁而入閣任事在朝莫不敬憚獨恨易儲之日未免望風承旨因為石奸誣陷以死天下寬之

徐有貞

徐公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  
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三即能  
為古文辭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  
尹昌等為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  
十五人有貞居首命學士王直教之上甚屬意焉  
居二載特為御文章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  
院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  
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

職大錄

徐有貞

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侍  
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業者新方  
從事而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封事千餘言  
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下時司議行  
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袂上死代  
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主  
不歸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  
貞知兵即工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與安等問討有  
貞為言恭儉恒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為

便與安等不以為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南遷者

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說進  
得直文淵閣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  
俾填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行  
事易璽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而郡民驟聞變爭  
亡匿山谷間有貞擇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  
歸業有貞乃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羣盜  
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  
結而不藉其實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官

職大錄

用會虜敗退有貞罷鎮還徵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  
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譖急欲大顯用  
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  
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如少保心喜有貞教為  
言之上不答國子祭酒闕循以為言上曰是徐  
瑾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以不遷不能  
無望循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  
名無何河南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禁隨決饑道沮  
而後卒疲甚乃謀進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

之河以決故泗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達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鳴工而前所達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製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洲以接河汴用平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尤長各萬丈捷以水門縹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 藏大錄

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乎水性水性平濬曹渠至數百里復達閘于東昌之龍灣親灣者八積水過文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怪之一僧居山中有遺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溶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從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而景帝

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會石亨議迎太上皇於南宮亨與許彬善以謀貽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復與耶遂與謀決南宮錮而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即日進有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於是于謙王文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于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上上曰為我語有貞但憐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

### 藏大錄

言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為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軫等埒時上既以虛己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闕上於吉祥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指我衛之且為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璫遂亂吉祥祥便占民田不法上復問以有貞及李賢有貞

等對與理合乃獎璫敢言俾獲其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章悉糾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馳訴於上謂鵬乃已僇兇監求猶子結諸御史為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有驗上怒曰亨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上謂有貞賢實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誦廣東右叅政李賢誦福建右叅政諸御史獨揚璫張鵬成而

### 藏大錄

九疇綺等從輕比誦矣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請留之有貞既行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速歸置獄考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語詞緝為神功語謂為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餘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誦金齒之四年冬上生文筆致諭賢王翺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為石亨張軌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先是未還時指天象語人曰曹石楠作矣是慘於我

我且歸石亨益死獄家藉既而果赦還里而又二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謀甚於有貞其冤有貞又不如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願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逸史劉氏曰振闢故老云英廟持于王獄辭未下石亨偕張軌面奏曰陛下不殺謙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決忌嫉之徒乃謂出自公口冤哉初猶有知

### 藏大錄

其誣者及少保子冕求程篁墩序旌功錄以實謗言天下信之矣雖然以公之長才遠畧何難大用顧乃急於躁進已辜時望又不度時審勢果於自用無怪乎為奸黨所誣構也

許彬

許公彬字道中山東兗州寧陽人初以文學名登永樂己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授檢討宣德中秩滿陞修撰正統十四年曹鼎舉提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寺少卿十月陞太常寺卿景泰元年英廟被留虜庭後苗瑋過遣使赴京議和且邀大臣迎駕食以虜情莫測必須選有學識大臣往覘虛實公論推公公毅然請曰曰主辱臣死分也豈計身家時乎遂同都指揮馬政入虜境九三往還喻以禍福曲

識大錄

許彬

直虜悟八月辛酉也先為土臺設座于上率眾拜奉辭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公謁見太上命書罪己詔勅諭文武羣臣仍遣公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英廟景泰末年景皇有病都督張軌張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鳩鵲楊善主慶祥以南城之謀扣公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兵盡圖之徐元王軌等說其言就徐議徐覽步象遂成取日之功英廟復辟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蘭彬既入相不修邊幅一日朝退上東閣階峻雪滑

公失脚傾仆匍匐復上徐有貞倪首側項喉然而笑食鄙斥之既執政輪被東公侯伯中有以迎復為功而陞秩不愜意者再三言于政府公執手書之曰爾我得幾人何功之有其人慚而退每為英廟言陞下當宥過錄材如王玘宋傑曹太商韓王偉皆可用不宜置之散地者唐太宗不罪王珪魏徵反錄用之輔成貞觀之治此前代明驗也石亨恃功驕恣植傾內外當如宋太祖杯酒釋六藩鎮之權則功臣皆獲

識大錄

老死膽下今寵亨太過恐非保全之道英廟心善其言而未欲顯露言聞恨甚乃內結太監吉祥共擠之天順元年會試又囑考官私取其子許起一時之浮議詩評競起會英廟用岳正入相乃謂正曰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矣未幾石亨傲岳正忤已并及于公調南京禮部侍郎尋謫陝西泰政又復以事繫獄既出乞骸骨仕卒年七十有六所著有東魯先生文集今祀學宮五年石亨敗乃復其官追贈禮部尚書為人坦率少拘檢放蕩者多歸焉及與

機務一意閉門謝客盡反所為平昔舊游心惡之率多騰謗云

逸史劉氏曰公始終一節官忠臣也當逆駕之議未決公即不避嫌疑毅然請往而復辟奇績其謀實始定之功益不小矣獨政府非曠達之地而坦率不羈騰謗遂集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信哉

戴大錄

薛瑄

公諱瑄字德溫世為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為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朱貞洪武初領鄉薦初母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榮陽教諭公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子弟職日與諸習周程張朱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

戴大錄

薛瑄

正統也遂焚其冊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為殿陟貞未以為憂公乃補鄆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而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顧就教職會宣廟思得良憲臣遂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殺害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徃理木冬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不知手舞

鐵大錄

足端也。丁總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維晉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解。衆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士奇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少卿。公作大理歲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賈病死三年。其妻私於人。欲出嫁。妻弟聽遂誣妻。魔魁死。公為辨其冤。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公皆危之。公憮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獲奏。將決。門人皆奔走哭。而理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

鐵大錄

廷命將往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愍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家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干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謫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有阜場火。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公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飢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臨海以避罪。時遭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英廟復內閣。知制誥桑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機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倦倦以從性為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

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遽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三公之學踐履篤實居恒每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為文

識大錄

必撰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河汾集藏于家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孔廟劉文安公復申此請弘治元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庭楮先儒薛子

遠史劉氏曰公學貴實踐不立門戶不尚文辭教人專以復性為主而立朝持正端笏剛氣烈烈不少假借尤義所在歷死不回在廷始知廉耻之良風節誠足勵俗蓋至唐叔官監康不知頃薛夫子好官尤得為行之實與使歸說孔孟者殊也其為我明理學

之宗不亦宜哉

識大錄



李賢

李公賢字原德鄆州人也生有異質讀書目數行下  
宣德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使山西時河東  
薛瑄以御史在告賢往造叩質所疑瑄亟稱其英悟  
淳確非流輩可及景皇即位上正本十策曰勤聖  
學顧歲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  
責近振士風結民心凡數千言上嘉納亡何給事  
中李侃等以災異入奏謂公前所陳皆忠實宜留中  
以時省覽上從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二年擢兵

職大錄

李賢

部右侍郎命察四司有不職者及遷改戶部五  
年復改吏部睿皇復辟召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參預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英宗嗣統公  
上疏言今京師驛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  
十五石而實支六十石驛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驛  
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漸次出之  
於外不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  
之患繼職者雖之而已已之變徵內驛官群起扇亂  
應虜公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

會稽 言文武諸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公復上

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  
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  
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同時閻王  
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危從以疾告公代之英  
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公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  
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  
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  
命察四川有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

職大錄

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逐遂以人  
望召公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  
尚書兼官如故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  
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至是公始令吏部方面官  
有缺推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為例景皇崩左  
右欲以汪后殉葬上問公對曰景泰初汪后即不  
得志况二女皆幼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撫然久  
之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  
子之命遂達還舊府是年大同巡撫年富被逮上

召賢曰當何如賢曰奉公秉弊上曰此必石彪惡之耳命官往勸果無實得免歸山東大饑雖出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召公及徐有貞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鐵者公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上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者甚衆是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為己功竊弄威福上漸不能堪乃密語公及有貞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

### 藏大錄

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及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其敢言命吏部議名將擢用之亨還與吉祥謀此必公及有貞所使相與慰于上公等皆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壞公署亨等懼言于上釋之公謫福建右叅政將行而吏部尚書王翱適召對語有間上曰李賢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翱因頌言賢淳謹可大用上領之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奉天門災詔優尚書學士公上疏懇辭不允二年江西處士吳

與病以王守石亨輩薦禮聘至京上喜其來問賢當授何官賢對曰與弼老儒以輔青宮為宜遂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同辭不拜賢復請遣行人選歸三年上思選庶人久幽掖庭欲赦之左右以為不可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公公曰考實實公如臣弟謀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寵任獨深冢宰王九臯大司馬馬昂

### 藏大錄

維蒙春過而實賴公維持所薦用耿九疇軒輊年富王竑李東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顧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然必先諭意於王馬二公及至御前嚮谷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御史劉潯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潯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潯公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者石亨等遂

乘間獲賢以爲阿護文臣 上知公已深大悟公言  
爲是薄得薄責已而薄還自陝西 上曰薄爲主將  
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薄獄先是景泰間三  
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于 上曰此輩  
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爲著令而吉祥好預國政  
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 上覺密謂公曰奈何對  
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則彼  
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然無此相  
礙何事不順未幾事敗家居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

藏大錄

大同誠大同人爲已 上已廢其詐會巡撫都御史  
王宇又劾彪彪肆無忌 上怒並逮宇置于法因問  
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  
何也公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  
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  
以示復焉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事  
等無足惜不害 陛下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而  
陛下若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  
上雖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有功陞者凡四

千人悉視職是冬 賜甲第一區公懇辭不允遷居  
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寵賚五年虜寇涼州莊  
浪賢陳防戎五事 上納之達懷宰伯孫鏗率兵往  
禦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授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  
見原而下詔戒諭欽懼與吉祥養士謀不軌因兩師  
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有憾者輒戕害之擊公傷首  
及耳具持公從容曰等迫于境間不得已爲此請入  
疏以申救公從容曰爾既救警備怨能止戈反正我  
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于難 上急

藏大錄

召公入因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  
一切不急之務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聞言路惟權  
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  
等排點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意報可  
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馬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  
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祐得與兵部侍  
郎俞奎分遣禦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  
患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以暫則爲壯以則  
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

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起河間班師使民得此種為便上命廷議卒從公言以公忠勤如太子少保是時微有勳播國本之意公力諫不可遂止六年九月 憲壽皇太后崩孟冬享 太廟適大喪禮未終上問公對曰宜俟釋服後舉之庶人情事理兩安上曰微卿言幾碎于禮七年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至壇兩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公出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

### 藏大錄

公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卒事而還二月晦夜聞空中有聲明日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黎元凡不便於民皆宜悉停罷則災變可弭上覽既即召公曰此事正須先生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聞賢遂疏十事一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鹽課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稅視五弛禁農織疎六罷償損失馬匹七飭造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

因事糾劾上曰朕觀諱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公丞請蠲織造清詔獄正各遵守臣違貢停內外買辦采辦上不從公執之數四左右見公力爭皆為懼公曰古之太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皆豈可默然以苟祿位邪閏七月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間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諡而左右不可乃召問公公贊之且曰以臣之愚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矣上即命舉行是時錦

### 藏大錄

衣衛指揮門達有寵于上專理詔獄秉緝事道路洶洶相視以目公乘間言於上達衛之會指揮袁彬為其誣下獄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公咻其人使誣公為草奏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上令廷鞠其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公以事白上疏力辭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八年春正月上不豫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拙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

扶太子自謝 太子謝 上抱 上足 上  
亦注諫不得行十七日 上崩後五日 純皇嗣位  
有欲專致尊于生母者公上議曰 天子新即位四  
海翹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不然  
則兩官同尊為宜制曰可於是尊 皇后為慈懿皇  
太后 貴妃為皇太后禮成加少保未幾門達坐欺  
罔故殺諸罪被劾謫戍嶺表其黨以為出公意乃為  
匿名書欲中之公不自安懇乞退休 上不允尋命  
知經筵及總脩 唐皇實錄有司請遣舊簿已得者

### 識大錄

公聞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  
方頒百姓雖息未久奈何復為此 上即寢其旨而  
直將軍懇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  
切懷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于後特復之而以迎駕  
奪門陞者紛然奏懇公入言曰白石亭輩與眾之復  
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 上  
曰然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瑄  
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由是懇者始息公復言少  
保子諫有傾保火之功為有負輩誣陷詔復議爵釋

其家屬違行人馬輒禁其墓二年春公罹外艱特命  
起復賢屢辭不許遣中使輔行襄事即促上道五月  
公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修撰羅倫論賢不終  
制 上怒謫倫泉州市舶司提舉王翔引文彥博待  
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敢  
繫此乃復上疏乞歸詔曰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  
用卿若故違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  
言又命中官至公第道 上意甚至乃供職未幾感  
疾浹旬不愈 上遣使臨問賜尚食及命醫日夕診

### 識大錄

視報疾狀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賜第年五十有  
九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鈔一萬緡為賻贈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達所著有古懷集三十  
卷續集二十卷行於世  
逸史劉氏曰睿皇之復辟也旁求俊髦布列三事公  
以特達見知爰立作輔言行計從始終恩禮當是時  
吉祥亨彪以誦戴之功安恣貪虐覲觀神器賴公調  
停匡救其間卒戡大亂坐殊太平其功烈偉矣晚節  
以起復蒙咎然受 先帝知遇既深又當主少國疑

之際四上章請不許於戲義之所在將安所之論者  
弗度時宜聞者又復附和使公之志遂不獲暴白惜  
哉

藏大錄

呂原

公諱原字達原姓呂氏浙之嘉興秀水人自幼穎敏  
九歲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為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兄  
俱為教官識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  
俱卒于景州公尚未成童孤貧不能歸喪或諷以胡  
俗焚之者公潛然出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  
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嘉興故無田  
宅假館以養母力學不輟清苦之志愈堅郡守黃懋  
廉知之乃延為子弟師尋俾充邑庠生公亦自奮大

藏大錄

呂原

肆力於經史正統辛酉遂魁鄉薦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得入秘閣讀  
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修五倫書丁卯朝廷  
思用奇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  
經筵公居其一景泰初遭祭蜀王往還萬里間凡  
有饋遺一毫不取未幾充經筵講官卒未進侍講  
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秋九月進侍講學  
士仍兼中允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  
鄉試己亥與修纂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

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輒有寶璽白金文綺之寶天  
順改元 皇上復位轉通政司右叅議仍兼侍講春  
三月主禮部會試夏六月 召入 內閣知制誥尋  
轉翰林學士庚辰春主禮部會試總裁大明一統志  
凡金帶玉杯按服貂帽便藩之寶歲無虛月公夙夜  
感激思盡論思之職時母老病在牀公躬調湯藥憂  
形於色久而不愈壬午秋八月母卒公哀毀踰禮啓  
父視歸而含葬之 詔有司營葬命公哀事即還朝  
公懇乞終制不允抵家未及定忽以風疾不起在是

### 藏大錄

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誕生永樂戊戌六月十八日得  
年四十有五卦聞 上悼嘆不已特贈禮部右侍郎  
謚文懿命工部為營葬事遣官諭祭於其家仍命其  
子憲為國子生皆異數也公天性孝友事母得其懽  
心撫育兄弟皆成成立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  
以贖之遇人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賁資奉  
母之餘輒分遺鄉黨僚友而自奉甚儉為人沈毅有  
醜嫌惻惻無華內端外和與物競處已待人立立處  
卑事有不可則據理諍之未嘗諛言媚色以徇人取

悅三為主考取士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懇到著  
於警發政四方之士及門者報其學造詣益深作為  
文章議論超越皆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有典則音  
律渾厚無纖巧靡麗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  
公咸器重之知其所就必遠大也及入 內閣典大  
議所見出人意表而為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  
賜者矣兩著有介軒集若干卷藏於家

### 藏大錄

遠史劉氏曰公潔已守約不妄取予自未達時其志  
已堅及居官益勵初念身居青鎖而布袍毛褐不殊  
于縫掖竹筍木屨所貯首 錫予宮錦外無他純綺  
蓋清儉至性本之自天非矯強飭名者比也雖事業  
無可紀而尊禮朝廷敬慎翼翼端方不為政府肅清  
亦不失大臣之節也

岳正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涿縣人也身長美鬚髯神采秀發氣此此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寢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優恭讓右位號其伯兄端俯棲隙寵之驚曰奈

戴大綱

岳正

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脩天順丁丑英宗優辟改脩撰上康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遂見遷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額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免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

戴大綱

聞奎左順門石亨張軫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軫已不平凡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軫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軫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軫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然然蓋亨軫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宣召賜餐絡繹于道公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腑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公曰

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通得一僧自言當大責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觀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通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數人通者准應捕律朝諭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上皆撰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一天子自出



博購募之理且充建進善之疏竅立誹謗之木秦始  
皇復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  
至亡國 陛下新漢賢作正當以充諫為法以秦為  
戒縱欲窮治其事急則人情危快愈求輟晦不如勿  
究吉祥從旁請寃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事從  
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  
且稱斬首無算皆象子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面指  
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象子何所其人驚伏  
公問焉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 藏大錄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達亨諷令稍有欽戰二  
人怨之益深會 承天門災 上下詔自責寃公視  
草歷陳禁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  
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御史母老留闕  
月尚書陳某者曹石党也 臧公堂言其不可用主是  
議選者以私事中之遠繫詔獄考掠慘至請成肅州  
鎮夷所 居京第為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  
州夜宿傳舍手楷慈氣奔且死派人揚四者頗尚意  
氣為所哀解人其人怨不肖楊醉以醇酒同其熱醺

謂公曰格有劫印奈何公數之曰可燒鑒金熱以酒  
噴封紙就焚之紙得燥皆昂起因於釘既結別其中  
後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  
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或時太監猛虎  
石鎮甘肅相傳有 盜謝頂生不頂死鎮巡而下亦  
甘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文  
達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固詰曰正有老母得放歸  
卿里幸甚乃 命釋為民甲中 憲宗嗣位有御史

### 藏大錄

楊宣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重鍊請後二人官以屬  
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經  
筵講官纂脩 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為南京國子祭  
酒公不應有忌者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  
兵部侍郎清理貽賁與都給事中張寧石並上李貞  
才氣亦被謫遂皆補外公傳知興化府時論譏然為  
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為闕達計乃節縮  
公私浮費凡事之可以生財而不礙理法者多方從  
理之時用既裕乃使建布政司司吏斬蕭陽驛撤江

口橋舊址之傾圮者增甃以石而高大之以禦海潮之衝激疏城中故壕以通舟楫而建石橋於其上以通行人扁之曰兼濟言水陸俱便也其有碑於官政甚博即之白堊舊有渠通木蘭陂之水以溉田後周堤壞水盡洩於海公乃別決渠引水而為橋以通道路民以為利因號其橋曰岳公橋郡城預備倉久之儲備公盡斥其所經理餘財糴穀數萬石以實之其有京民於生甚殷郡有涵江書院歲久圯廢公為擇旁近爽塏之地重建之且增其祭田訪求宣聖裔孫

### 歲大錄

之勝從他處者遷之居復修境內先賢祠墓新林孝子祠並繕文廟祭器其有益於風化甚大述公之履政甫及三年而治功如此或乃以是疑公謗議議起公亦厭苦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李鐸已敗朝廷遷其故第居久之陳鐸然相避之二公相繼為祭爾有官錢為公用簿不時注忌者因肆為媒孽皆得罪去文憲致勸公靖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焉自是當道交絕恩喪幼子慟而或繼者長九月十一日卒五十五十月十日暨村葬

袁公子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其為文高簡峻拔遠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遶入書尤偉岸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蒲萄連綿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又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傳稿十卷行于世深衣纂錄一卷藏于家述史劉氏曰公志端學正浩氣此：俯視一世人不敵于以私龜糾德罷張在人上超居者亦龜白帝權知遇之隆擬諸夢卜而公亦感奮殉國志身方思顯功揚烈用酬特達乃為權奸所播謀荒廢僻竟不

### 歲大錄

能竟其志以死悲夫雖然公文章氣節已不可一世金之于數斷：不可泯者又何論于一時也

劉定之

劉公定之字士靜吉安府永新縣人自幼天資絕倫過目成誦父石潭公日授以書不令作文所公無私為之一日病石潭公於床褥間得所作秘笈其錄桃漿諸持大驚其然亦未嘗口許文自是猶以文律進然每進推斥之一日又以所作文字進石潭公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宜德己卯中鄉舉正統元并丙辰會試第一名賜進士及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四年已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曰既

藏大錄

今之出宜求其大公遠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美之曰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保承清問則四視其才職察其心術而進退是其一曰降朝廷憂密微宜斷於其類移南地其四曰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曰宜徵唐制朝官陞任並時舉賢良自代其六曰試臣子孫宜習翰墨其七曰守令宜加詳察其八曰宜勸富恤貧其九曰廷臣守憂宜令總制其中書選備兄奏留中不下平年秋滿陞侍講十四年己巳北虜犯驛適景帝登位公

又上十事 上嘉納之景泰三年壬申陞司經局洗

馬時北虜遣使來朝因遷廷臣往報居言職者以為庸僕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皆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乃上疏屢數以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藉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思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朝廷雖使言官之議而亦以公所言曲盡事理云七年丙子陞右春坊右庶子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是冬

藏大錄

進學士甲申選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修實錄元副總裁官成化丙戌簡入閣叅預机務明年秋陞工部右侍郎及明年轉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公明習練吏備嘗世故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凡嚴事去要亟操履嚴謹視昔有加一日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定之據凡不停揮頃刻成七言絕句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書義職經進多啓沃益修大明一統志暨英廟實錄俱為副總裁商論筆削咸愜主考兩宗卿閣并會試各一讀廷試卷二眾服其能自入仕

凡三受誥勅先後蒙賜銀幣寶器品不一每拜受  
執局促不安曰何以為報凡病中受賜即獻諸家廟  
召子弟讀曰吾受恩厚矣懼不能報臨終精神不亂  
惟以養母不終為吉聞者悲之卒年六十有一贈礼  
部尚書謚文安公素篤於孝養太淑人愛敬兼盡推  
愛親以及諸弟克訓教之以有成立立朝三十餘年  
以文學擅名天下作文賦詩援筆立就雄渾變化自  
成一家凡軸四方求者踵至應酬不倦故其文章散  
布天下為多所著百易經圖釋十二卷策略十卷采

藏大錄

齋存稿二十一卷續稿五卷藏稿六卷前稿六卷藏  
於家  
逸史劉氏曰公懷懷坦夷操履謹謹與人語色溫氣  
和若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主居官論  
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即勇於弟及疏奉後古証  
今事理明辯文氣壯偉皆經國大計每事皆從公論  
而後已動事傳儒者有用之學也

陳光

文字安簡廉使人也宣德己卯以侍經中江右解試  
第一明年正統丙辰及第為翰林編修文豐肌頰而  
皆巖然也不學又性貪而下躁上初御經筵文以  
展書博上曰儒之九載還侍講少保教為文宜藩  
臬任權雲南布政使與華利弊雲南土產銀賤物貴  
以銀買物視內地用三倍因是課使于官者先收納  
銀亦為之納者不以為利公曰雖若是不玷仕者  
廉操乎著令損之其使復損銀額雲南民播道公之

藏大錄

思至今不表責藩按境雲南比歲用兵民輸兵餉以  
為苦而蔭賈熟游雲南與責諸其道益不以險阨介  
意公俾商代民餉安民倍以銀償兩皆便之境內說  
課司歲課七十餘萬用給官吏俸大率乾沒適負當  
給俸者累歲不飽得公痛懲之自是課有常入俸無  
積欠修家字通志海內以圖歸末上惟雲南彪分砂  
列條諸案然慈館儒臣曰陳方伯舊史官兄我綜理  
思過半矣久之不歸上一日謂內閣臣曰向侍朕  
長編修在耶為何官曰布政起召選用之乃以為唐

事遂進兼翰林李士入內閣李賢位文上被疎罷文  
心害之自多結內豐詞伺上好而時與賢抗爭曰吾  
非若所薦也大瑞王倫者善李士錄簿會憲宗初  
即位倫或從簿計事文又忌簿而故惡兵部侍郎韓  
雍因賢草詔起奪其筆曰無庸代者至矣問為何則  
具言倫將逐賢文以簿及雍代賢怒遂謫雍浙江泰  
政簿順德令自是公卿人側目文而文出朝即置酒  
為曲宴既中鮮所不屬積苞苴以萬計又嘗迎李  
賢意出侍撰羅倫累遷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

### 藏大錄

大李士卒年六十四所著有聚齋稿藏於家致後人  
為詩一極醜詆云  
逸史劉氏曰文好行命事不識大體晚遭極用首重  
國均益恣意聲利棄蔑禮法縱子僕隸大開賄賂人  
皆醜之然則人重富貴富貴非能重人此君子問道  
必先問載道之器也與

### 萬安

萬安字簡吉眉山長身魁梧眉目如刻直外寬而  
深惡人異己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後  
編修同為編脩者李泰太監永昌養母也少於安十  
二歲安更凡事之得其懽心泰每遷必株安使居上  
果官至太子詹事兼翰林學士而益愧泰泰或與通  
內人藉還往亡聞見所屬無不問賢愚惟有內獲者則  
敬用內閣三人劉珝劉吉珝珝孫吉陰刻皆為  
天下所輕時昭德德橫好珍玩中外嗜進者信內出

### 藏大錄

一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盡主人不出  
一語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亦尚書之誣也  
之一空安有子榮少子弘璧先後舉進士僅得冠未  
學而安然肯後至誠及其姻戚門人亡不聞節義者  
榮仕不二十年官兵部侍郎弘璧亦入翰林進德使  
吃以固其寵其子成有深相結納九卿已者百許獲  
之異也皆百許云之舉朝側目是時楊棟為通為  
德內施兄弟有寵要以同姓結通為族也通妻至成  
母果自侍與正謂其母曰安此家貧時以林與人為

張今何壯也母曰第託為四川萬縣修者也遂歷訪  
之則知編脩國史十年官也於是呼姊小字曰華  
兒姊亦呼妹小字曰華遂悲喜交乘而與通無為相  
姪矣乃復為通為父固計而以西人李牧者御常恩  
時以左道獲寵因使華通故有常恩為勅而李益陰  
厚之以足安勢益盤據几才賢勝已者持正不趨附  
者皆姑族之如王起馬吏升狀榜泰然其勢華皆初  
位斥一尹是之事特為尤著住益李國名士遂  
人口時組側目然未敢攻之者 孝宗在東京時

### 識大錄

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為暖心取為  
居吉一掃為御史日與謀房中之術 憲宗病內監  
於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著曰臣安適 上  
遣懷恩取主閣下曰此大臣所為乎安憐汗不能出  
一語會 孝廟即位有諺不許言風聞糾劾遂  
譴然謂詔草乃安所為以自為已地若適卿之諸為  
諸內閣安語以故曰此表而意也鼎曰泰古之大而  
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今安適則歸君無大臣體羣  
不可用不報而底吉士鄒智又劾之智亦蜀人安雅

好愛者由是御史文貴姜洪等列安十罪極論之至  
有面似牛唇鉄甲心如九曲黃河之語科道交章劾  
之上令懷恩以請疏示安：跪泣乞哀無去意思  
令摘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惧索馬歸第初安  
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  
被然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尋卒贈太師諡文  
康子翼孫弘璧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資鉅萬皆為  
其時 僮奴竊散進士新都楊春鈞娶其女者  
其始置為而翰林臣買安京師里舍除地得菜蔬中

### 識大錄

全二千云

史記曰安本無才能以結黨貴地兄弟侍選寵  
眷而輔政惟黷貨好內以利其身家其於人才治體  
一不察意又慮人議已乃換黨去異以威制之遂使  
側目滿朝醜詆有不堪言者然骨尚未寒孫孫已  
衰替所欲悉為人攘亦何益哉

劉珣

公諱珣字叔溫自號古直姓劉氏青州壽光人也生有異質穎敏絕倫為文多奇氣人皆稱之年十九中山東鄉試明年會試禮部不偶卒業太學志操卓然大為飲酒李時勉所器重正統戊辰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歷修撰天順初陞右春坊右中允命侍書青宮講讀憲宗皇帝登極擢太常寺少卿兼侍讀修英廟皇帝實錄成進本寺卿仍兼侍讀己而再兼侍讀學士命脩玉牒丁母憂服除還任

識大錄

劉珣

尋改吏部左侍郎明年特詔以本職兼學士入文淵閣典機務遂拜戶部尚書仍兼學士未幾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公在講筵甚久受知憲廟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搆罷語假排優以中傷之公初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單昌傳旨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珣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也啟視之謂劉珣貪財

好色與大監汪直認親納工越銀謀與優爵朝廷若

不去珣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伴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大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且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珣親老俟親終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不然令其自便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終之義昌曰上意正如其翌日珣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仍加歲夫俸米陰為中傷而外若從厚及卒贈太保謚文和年六十五公美姿容善談論而天性剛直遇人

識大錄

無矯飾出語洞見肺腑典機務者十年一惟公道自持或事有所可否辯論必當事上忠誠懇切多所啟沃謀猷入告外人莫能知有所論列亦不存揣嘗陳正教事如景泰間議迎奉成化初議孝莊太后喪優末軍定儲位斥權倖尤為人所傳播平生事親至孝雖貴左右奉養無所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孫嬉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賜物必先緻奉得書即跪而讀之毋差虛于墓側三載哀敬篤至處昆弟宗族咸有恩意與朋友交雖和而正率以

道義相規為天清新流麗自成一家書法飄逸尤長於行草

連史判氏曰嘗觀東土志謂公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易尚在公昧爽間安輦復詣墓所哀敬為至鄉人化之即守李昂衣其里曰仁孝豈即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耶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公之立朝可知矣然未免為劉萬所累故事業多不光云

### 識大錄

#### 劉吉

劉公吉字祐之號約菴幼即沉厚有大志動履異常為大父所愛曰異日大吾門閥者必此子也稍長讀書頗敏勤勵正統丁卯登順天府鄉試戊辰第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尋授編修景泰庚午充經筵官預脩君鑑再修震宇通志成陞脩撰天順丁丑英宗復位命祀漢文帝唐太宗諸陵己卯預修天明一統志庚辰鄭世子及汪陽王以事召至命侍講讀朝廷知公可用時憲宗為皇太子因命侍講讀於

列吉

### 識大錄

青宮癸未丁內艱未幾脩英宗實錄起復至以公舊官進侍講成化丁亥貴錄成陞侍講學士仍充經筵日侍講讀己丑擢禮部右侍郎壬辰轉左侍郎明年夏旱遣祀東嶽等神有時雨之應己未始詔本官兼學士入文淵閣承預机務丁酉拜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明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又三年丁外艱去位上特起復公三上章乞終制不允因降勅遣官召還視事上以太子在青宮命儒臣修文華大業大訓以資講讀書成進太子太保兼武英



致大學士尚書如故尋階光祿大夫勳柱國甲辰轉  
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丙午進少保兼太子太  
傅丁未 憲宗登遐 孝宗即位再進少傅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知經筵事及 憲宗實  
錄成以總裁之勞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冬秩  
一品降勅獎諭勲加特進兼大學士俸賜資甚厚未  
年屢被彈章仍進官加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  
其愈彈愈起也癸未請告還鄉踰年疾暴作年六十  
有七訃聞諭英謚文穆公貌魁偉舉止凝重望而知

識大錄

其爲鉅人平生處事精密詳審尤善記憶能歷道性  
事爲文章平實不浮凡考鄉試一會試二廷試讀卷  
三皆謂公有相才蓋入任四十五年居內閣者十八  
年富貴榮顯已極爲尚書時尤及封父如其官後世  
所罕見也

逸史劉氏曰實錄謂吉性沉毅喜怒不形於色遇事  
能斷在內閣最久 上始即位尤委任之恩遇極盛  
凡網紀政事進退人才言率見聽隱然有內相之重  
然所與厚善者多謬誦而使之入致不能自聞其過

廷臣有不說者或使言官劾去之故議者謂其之休  
休有容之量云

識大錄

彭華

彭公華字彥實安福人生員異質年十六有操故券  
為爭田證者衆疑未決公從旁遽曰券果出庚辰歲  
則當書未華年號今書洪武三十三年必贗本也坐  
客奇之景泰庚午舉江西鄉貢甲戌舉進士為翰林  
院庶吉士文憲實奉詔蒞教事丙子與修寰宇通志  
成授編脩天順丁丑奉使靖江王府修大明一  
統志辛巳丁內外艱甲申憲廟即阼入侍經筵  
成化乙酉考南畿鄉試丁亥英廟實錄成化以纂

識大錄

彭華

修校正功還侍讀戊子充講官考京闈鄉試己丑進  
日講壬辰充殿試受卷官禮部之宴文憲方讀卷仲  
兄序充為儀制郎中李夢禮舉進士皆與焉未幾擢  
侍讀學士攝詹事府事賜金帶乙未充讀卷官丁酉  
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還學士戊戌考禮部會試  
孝宗進講諸官公首講大學尋掌院事用閣薦起懼  
詹事辛丑復讀卷仍兼學士癸卯御製文章大訓  
成進講儲官加從二品祿甲辰復考會試有貴家  
子在選硃墨卷不合公點之乙己擢吏部左侍郎仍

兼學士始入閣預機務制誥冊命多其手出丙午張

得風疾上命醫往視遣中官賜羊酒疏未越三月  
公上疏辭祿不許又三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辭  
亦不許賜麒麟服丁未再辭益懇乃得俞旨俾歸  
就醫藥瀕行又贈金綺襲衣與疾出都城遇太  
皇太后徽號恩賜誥命加贈祖同升及考察司食  
事賁如其官祖妣皆為夫人卒壽六十有五贈太  
子少傅謚文思

逸史劉氏曰文思公為文憲弟本朝兄弟入閣者自

識大錄

公始警敏多悟居恒寡言笑及論辦當事成敗每多  
奇中頗以寸稱特以未能保全劉文和王端毅馬端  
肅之去為時論所薄焦芳遂謂其風癰為陰險無良  
之報堂實錄也哉

尹直

公名直字正言氏尹江西泰和人父與重母蕭氏方  
娠公時夢巨螭入室及生居室上蒸氣蒸然人驚以  
為火生三年與重遭誣上京師蕭撫教之七年就外  
博聰敏卓異應口為對語嘗馳馬折肱宗伯蕭仰善  
見之戲謂曰折肱緣墮馬即應聲曰舉步便登龍宗  
伯大奇之成章已了四書詩經古今史大義鄉塾師  
辭不敢侍以弟子禮遂師焉舉子業著治書經既冠  
中景泰癸酉江西鄉薦明年甲戌舉禮部第二廷對

識大錄

尹直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被命纂修寰宇通志  
丙子五月書成除翰林院編修賞白金文綺挂墀四  
書直解丁丑正月 英宗復辟時奪門功多冒錄者  
或為公計公曰奪門非美事冒名非忠臣如清議何  
言者漸憾二月命祭南海之仲戊寅九月纂修大明  
一統志已卯三載考績進階文林郎庚辰會試為同  
考官得經元王夔竟為廷對第一是歲以母喪歸終  
未復翰林編修甲申 憲宗嗣大寶始開經筵以公  
為講官纂修纂脩 英宗實錄時同事者言景泰中

事級不書帝止稱朕號至指漢昌邑更始為此公力

辯之曰實錄中有初為大臣竟為軍民者方其在官  
必書其官某既罷去乃改稱甚如漢府以謀逆降庶  
人其未及時必書王書叔至黜削乃書庶人且昌邑  
未廢祚景泰則祀郊廟主華夷七年更始無所史景  
泰則受命母后而當時內外疑危非景泰則北京非  
國家有維繆為易儲之事然能不惑盧忠徐振之言  
卒全兩宮以至今日是功固可予也總裁官以公議  
請於 上尋被旨景泰為皇帝時事皆從實書因卒

識大錄

稱帝殿後景泰復讞謂由公此論啟之也後又據聞  
實錄及景泰建儲事多偽言誣執政公執奏疏辨正  
之且謂信史豈可傳會中傷人若是邪遂從竄正丁  
亥秋八月實錄成進侍讀十月竣工貞觀收要供御  
覽戊子簡教中官已丑署翰林篆請續修宋元通鑑  
綱目未允三月陪祀四陵時以秀王主祭而陪祀官  
循舊分陪公言於禮官曰往時命官主祭諸使各有  
主祭官分陪固宜茲殿下通行四陵陪祀者尚可分  
和禮官愕然遂從公議壬辰四月復翰林院侍講學

士九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掌機  
務十月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戶部  
侍郎李嗣初拜命廷謝恩儀上怒甚欲外遣之公言  
大臣當取大節不可以威儀小故為進退 上意遂  
釋吏部考核 上以尹冕選用多非其人驟陞者皆  
黜退兼以舊制考政務少怠者下往輪邊振公言曰  
工銳意圖治欲有司得人故有此舉然怠者然之可  
也豈可遂盡謂其私而舉出乎從之丁未正月却分  
獻夜壇明日甫慶成貴妃萬氏薨先是 皇太子擬

### 識大錄

二月五日婚至是以喪禮欲易婚期公執言庶母無  
服而主婚在 上與 皇太后婚期竟不易 上又  
以貴妃欽宜服黃公言貴妃素稱知禮豈可以不正  
之服加之 上因欲以后禮葬公言貴妃無可贈以  
后之道苟安為之天下後世之議不免於死者竟何  
益哉卒以貴妃葬古城王古來為安南所逼棄國來  
求援禮部尚書周洪模請命廣東藩臬送之還國公  
詰還國遺故何如洪模曰孤彼故之我無預矣公曰  
中國為四夷主乃棄之抑宜還大臣至彼詢議釋從

所宜庶不失遠人之望因簡都御史屠端往韓王內  
史李致等不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令旨開城門  
挾弓跨騎越闕赴京師锦衣捕獲之致等出懷中奏  
辭許王過所司請勤王公以致等不安王府逃還此  
拒 上命罪一詐傳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闕罪三  
撫拾王小過當從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  
勤王是重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韓王府時  
上方建永昌寺維言者紛然銳意不肯輟公言天旱  
災赫人多喝死工役不休民心恚怨致早出也况兩

### 識大錄

屬水而土木工興則掩水乞罷之 上即日輟其工  
繼以旱又議下寬恤令公言赦不宜數要在自省今  
佛子法王貴供給宮中齋醮太繁而宮人亦頗過衆  
宜加裁省以回天意由是法王佛子飲饌宮中齋醮  
皆省削而故宮人若干逾三日雨 上出牙骨摺扇  
繪魏徵像併書御製良臣頌以賜 上不豫既率衆  
問安且附奏曰 聖躬必靜心調攝為美願 皇太  
子視事御文華門臨百官二十二日 上崩階內侍  
謂詔當加稱太后公意此歸權宮闈之端也遂曰遣

識大錄

昔舊未嘗有此因以 英廟遺詔草示之乃得已既而擬以九月六日 太子即皇帝位時皆傳言 太子憾萬妃將禍其家而少保劉吉則連姻萬氏者吉懷疑思挾奸力言頃綏期公慮臣測力告萬妾如所擬曰劉謂袁經未除何可即位公毅然曰古人抵前即位事固有太於守禮者因連章勸進竟以六日奉太子御大寶請去諸傳奉兄官追給舊進寶石得溫寶者斥佛子法王報永昌寺藏光保美費天下翕然仰更新之政矣皇親萬喜得罪廷議請從中鞠問公謂若是則事體重大萬氏罪深恐傷 先帝之心因擬輕宥衆論服其得大體因連章求去優詔不允十月九日冊 皇后為奉詔使再上章已休不允衆議皇妣誕育 聖躬懷宜附葬於公曰附葬可以附祭則 太皇太后皇太后謁廟不免有嫌宜祭奉先殿別室族他日追祔遂擬擬太子太傅武英殿學士而公求去不已遂得致仕馳驛還公在家庭孝友天至居朝廷剛毅自信天資閑爽書經日軌成誦底老不忘為文章下筆立就議論曲折出入古今成一家言

識大錄

嘗因南京地震公率諸大臣陳一十八事曰策免大臣沙汰冗員綏治南畿清理軍伍洱靖賊盜減省內費輟禁濫賞罷止官職却還貢獻簡命將官稽省造作考查禁炭嚴防邊警抑制法王禁限服色除增白銀嚴肅門禁預養牛牲裁簡驛遞禁後軍功執筆抗疏詞極剴切多扼中實同列頗以為難公曰自我執筆請任其愆竟不肯寬易一言 上亦嘉納之宣府左衛撤遣僧行百五十人請給度牒公省其人則軍舍也曰此邊衛類以屯守者其可空什伍以充苑利乎尚書鄒幹稱量給數紙以副其意公執不可上其議 上從公禁止之且先是僧道錄司嘗因近習已恩普度至是 上以公議示却却之及僧道錄堅以為請下禮部公奏論究治如法士論翕然稱快諸寺疏番僧都綱禪師等歿其徒必請襲職舊多從之公創議舊有印勒者得襲餘不許及中貴奉旨詢禮部度僧之數且舉額數為言尚書語不倫公進曰舊額府不過四十州縣逃故其十前給度不啻數十倍豈可復度耶度僧事亦寢十月朝堂審因中有戲事

死至大辟公謂人以無子娶妻遺妻悍忿之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得不死十二月以父喪去己亥釋言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當官南京者自視散地多不檢兄樊焚叢公剛條之煒然改觀庚子九月害死因有長兄者素且故人死公訊之則長兄年十四歲時賈人子孔道相戲戲而還以他故繼死還兄誣長兄因焚其屍既有疑且長兄年十四未有故人意情可矜有源案者素稱以柳提殿人越二十三

### 識大錄

日死當伏誅公曰律言以他物傷人辜止二十日今越限且三日何可坐俱得免八月考績北工陞見工顧左右曰尹宜好官當留在此欲擠公者遽曰南京亦須得好人遂不果留士寅扶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倫堂當與堯舜禹湯並列殆高皇帝念先世嘗為其民乎然終當改正也甲辰陞南京禮部左侍郎秋朝廷憂早命大臣同給事中審刑部微因時給事中多尚嚴刻大臣憚其論劾每聞其論說多曲從之事

多得駁勘公毅然謂朝廷以早矜刑今務行勸升間是重滯獄矣何以體朝廷美意乎由是多從公議冬上表賀聖誕歸謁闕里孔廟內午春偕王司馬恕諸公為壽後會公首倡詠諸公繼和公既又為之序二月以修葺郊壇工畢祭告天地時成國公朱儀主祀掌禮官議當拜大祀殿內公以皇上時享太廟拜丹陛遣官祭歷代帝王亦拜丹陛成國不尊於上帝王不嚴於天地顧可拜殿內乎成國從其議居恒後學苟有一善一能可采錄輒委曲嘉揚之真

### 識大錄

不啻君自其口出故一時名士多出其門辛薇文和遠史劉氏曰觀公生平事蹟亦多可紀且身常辯確熟於典章顧其為人疎俊不拘小節頗以才氣自負多招物議耳而余州別記書其惜文達威缺曾取財賄振帶端固中外側目無刁過刻也乎

徐得

徐公諱淳字時用姓徐氏別號謙齋常之宜與人父  
漁隱公孝義尤著鄉人稱爲厚德長者公爲兒時已  
卓然成人群兒在側不敢爲褻語嬉戲少長從里師  
游嘗取經典法言爲一冊題曰聖賢要語藏於袋中  
以自警里師疑爲玩具逼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漁  
隱先生曰吾不能爲令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  
他子弟善歌以說公曰歌曲能顯親揚名乎若某  
所願則異於是景泰庚午中應天鄉試會試下第益

識大錄

徐得

肆力於學至忘寢食寒暑遂成痼疾漁隱先生憂之  
與同卧起公猶暗誦舊習不輟甲戌進士第二授翰  
林院編修以舊疾作謁告歸天順丁丑英廟優辟  
選東宮僚屬公兼司經局校書甲申憲宗登極世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充經筵講官預修  
英廟實錄丁亥清武職貼黃辛卯丁外艱特遣官賜  
祭服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乙未典禮部  
會試丁酉丁內艱賜白金諸幣及祔葬服闋陞太常  
卿兼翰林院學士辛丑再典會試陞禮部左侍郎甲

辰上以山陝旱荒遣祀中稟西海河濱諸神公奉

事惟謹所至兩輒應丙午改吏部甄別人物賢否以  
佐隆政一時人咸服其公明憲廟末年東宮舊臣  
多爲卿相公雖蒙養而爲當道所忌獨未大拜孝  
宗即位始與各陽劉公同日入內閣陞禮部尚書未  
洲閣大學士與論俞然弘治庚戌復典會試辛亥  
憲廟實錄成公以總裁官陞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賜白金文綺襲衣鹿馬甲寅陞少傅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丁巳公以年滿七十乞致仕

識大錄

上固留公仍令風雨太寒暑見朝戊午陞光祿大夫  
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未幾以目疾  
求去上以公累朝舊德方隆倚任屢詔慰留遣醫  
診視中使賜羊酒米菜諸物最後辭益懇切乃賜敕  
給驛又賜襲衣白金寶鈔仍遣官護送以歸官其一  
孫爲中書舍人又一年薨壽七十二卅聞贈太師諡  
文靖遣行人諭祭葬公德性凝重度量宏遠自少負  
公輔之望在內閣十餘年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勵  
士風匡政將順恒以正君德爲先其所謀議必欲慎

守成法或勸其有所進曰公曰國家法度皆我祖  
宗神謀廟算其所以惠元者其備惠在不能守耳  
豈宜更張孝宗初即位止貢獻罷工役然異端屏  
儉邪登用老成一時善政傾動天下耳目雖出宸衷  
獨斷而公贊相弼成之功居多時大臣羅廢家居者  
賁緣謀復起公力持其議不得行占城奏安南使小  
已命官往問罪公亟疏止之至于薦拔人才常若不  
及一善一能無所遺棄或有過誤曲為掩護惟恐不  
為兒人嘗曰天之生才甚難以微瑕而遽棄之吾不

### 藏大錄

忍也其進退點涉惟視輿論為權度不以親疎遠近  
貶其心以故終始完節人無間言公前後三舉禮闈  
所得多天下名士其在廷廷每遇古先治亂興衰之  
事孰陳明達而又進止從容中矩度以故工多嘉  
納馬公居家孝友事親能養志聞父漁隱有疾日夜  
涕泣以不得躬親湯藥為恨及卒哀毀過禮廬墓者  
三年其喪母何夫人亦如之白鶴白鴈之瑞人以為  
孝感所致公自奉薄甚非祭祀賓客未嘗故一牲至  
周卹施予則不少靳惜故舊貧乏不振者經紀不嘗

已事尤好表章先賢邑人吳尚書文雲洪武初死事  
雲南事久湮沒公致書守臣請賜贈諡祀享又聚集  
諸名公詩為忠節錄以傳于世初入官即分俸以贍  
族人及在內閣乃買腴田千畝為義莊又立條約為  
永久計上嘉其義特命躡其後公學問純正為  
文詞必根理道耻雕琢所著有謙齋稿若干卷藏于  
家  
逸史劉氏曰夫卿相之能否必徵於世而後見公用  
慎謙抑對賓客子弟言未嘗及榮密事故凡所以論

### 藏大錄

藏於上前者皆不得聞然即其世考之則君德清  
明賢士滿朝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公之勲業豈終不  
可得而見哉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蓋亦  
不小矣



劉健

劉公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  
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茶玉帶賜其家驚而  
寤恍然猶有見也時自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  
美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脩撰丙申陞春坊  
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  
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恭預祝務賜胡

識大錄

劉健

騎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  
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  
書護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革蓋殿大學士自戊午以來 孝廟御極已十餘  
年蓋明習執務力精求治而健以身任天下之事凡  
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 竭忠憫 上未嘗  
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二公入同輔政 上教御史  
革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

上數稱善而已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

閣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  
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濟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  
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  
壞盡各邊關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工納 上  
問何故不肯工納健等因極奏討之弊 上曰奏  
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  
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  
討亦壞鹽法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

識大錄

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駘馬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特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寔典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  
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還等贊曰請  
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  
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關中雖多金無實用戶  
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奏說於  
是中外將慶知 上益勵精思治如此已丑 上寢  
疾召健等至大內建御榻前執手歡敘令 太子侍

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  
莫能仰視 武宗即位健以額命大臣纂新政舉故  
事百廢振肅海內晏然屬運理竊柄奸黨盤據國事  
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畧曰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  
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  
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  
謂之再擾查律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責戚則寧不可破以一二

### 識大錄

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私說  
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略不煩聞或有所擬議便行改易似此之  
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  
列多不見允此為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  
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  
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  
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  
憂擾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欲出

多門答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  
獲已若接額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責因循耽擱竊  
操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用是共潑惡誠上  
塵 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  
茲重任少違分毫之罪幸甚大焉之貽則 陛下優  
待舊臣之心勵精新任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  
又率同官上奏致令十失極其剴切 上付各該衙  
門查奏章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  
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為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

### 識大錄

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 上震怒傳  
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  
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 上已信之至  
是遂令劉健謝還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為朋黨  
矯詔奪其官謫劉米健罷政歸西崖季公祖錢欽戲  
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更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  
我輩同去矣 南聖嗣位詢謀遠老意欲召用而健  
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求  
帑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諡文靖

述史劉氏曰公性簡靜重風節學行淳正當 孝廟  
求治之時盡言匡直多所輔弼及受顧命纂脩珠璣  
不報遂謝政歸真得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  
矣乃猶在野不忘君父聞巡幸江南輒涕泣食不下  
咽曰吾死難以見 先帝忠愛一念抑何久而益甚  
至今人稱其賢輔不亦宜矣哉

識大錄

丘味

丘公諱濬字仲深瓊山人祖普性仁愛專事濟人利  
物為臨高醫學訓科宣德甲寅郡中大饑白骨遍野  
業有第一水橋地捨為義塚躬求全骸瘞之累：凡  
百餘清明運以杯濁隔飯其所行自少至老多類此  
父傳早卒母李氏守志訓之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  
輒成誦日記十言六歲信口為詩歌語皆警拔如詠  
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為國器稍長博觀群籍每借  
諸市肆雖釋老伎術亦所不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

識大錄

落筆為文數十百言立就曼出倫輩弱冠著論謂許  
衡仕元無能改於俗：又不能行己之道雖不仕可  
也蓋儒碩師初見甚駭之已而又大深服以為先儒  
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  
策兩試禮部名在己榜卒業太學於酒蕭鑑深器重  
之為之延譽錄是名益重景泰辛未告歸所與厚者  
咸贈以詩餽修岳正知其後必大成作序以送之甲  
戌復試于禮部學士商輅主試事閱論策即意其為  
濬及揭名果然廷試當魁或以貌不揚已之乃實學

二甲第一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者十八人蔣為首使  
命修寰宇通志時洗馬李紹偕諸學士會史館指別  
定之謂蔣曰主靜生虛度文獻之印又承石潭家教  
宜其博洽為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  
而乃博洽如此蔣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方  
欽然不自足益求人問所未見書而讀之遂以博極  
群書稱於時元熟本朝典故書成授翰林編修蔣既  
多識有獲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皆至碑銘  
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近然非其人難以厚幣請之

### 識大錄

不與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蔣除列事宜李  
文達公贊一見之即代上之英宗嘉嘆付所司舉  
行八年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  
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子謙之兄當著其不  
軌之迹蔣曰己己之史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  
挾私怨謗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三年貴錄成  
進侍講學士經筵皆建藩吐音洪暢 憲宗深聽甚  
悅五年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  
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蔣自出已見撰史略謂宋子

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未有不可遽奪漢唐之  
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  
明正統之偏全有裨世教是年僅條酒時同官劉健  
與蔣相議然健自此不說又有崇尚內典自謂心學  
者共譏且笑之謝侍即譯至形諸言論皆其著述劉  
學士健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  
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  
門生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仰飲廢事至而  
撥毛修撰澄是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

### 識大錄

翰林後進多憾之學士劉吉亦家學喜清淨曰南條  
止可為數官耳十六年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  
復謂真德秀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  
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  
以己見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幾微以成天下之務  
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為一卷餘自  
正朝廷以迄成功化凡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  
補遺 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  
之甚喜批荅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

擇政治取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線二表表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會修  
憲廟實錄完副總裁官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  
保三疏求致仕不允永年冬蒙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復三疏固辭不允乃奏請擇衍義桶中要務行之  
上見納乃就務以寬大啟上心忠厚愛士習凡人  
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  
上疏大集論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  
同符宜釐舊章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

### 識大錄

之弊其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通掃三垣地震無慮  
五六百次過者皆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  
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星在三垣三  
台尤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為危急  
則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星者  
三地震者五龍禽者二今乃叠見於二十五六年之  
間安不慮生必有其應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  
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  
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

肅內政明義理以絕邪妄慎僉德以懷永圖務  
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疏凡萬餘言上  
命諸司議行又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永樂  
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  
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惡人官務以多黜為  
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取新濟深  
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  
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  
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

### 識大錄

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十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  
復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黜蓋用其言也  
賢官有療疾往來其家者以失職恣家宰王恕奏許  
其短科道言誕出濬意上察其誣待濬益厚七年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  
目疾辭不允八年卒于官訃聞天子賜賻鈔一萬貫  
贈大傅諡文莊肅性剛直與大臣論政議所未安必  
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稍切取悅  
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皆不允間勞賜養之使

理相接于門初經生又士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讀  
考南京御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恐  
排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優  
渾厚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  
理微密則文忠公不為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宗本教  
貴之意然儀節略為為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  
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  
率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要為二十篇啟善論語作朱  
子學的其他述著甚富自筮仕至位極人臣凡四十

### 識大錄

餘年而自處無異常布衣素僅能卒歲第宅不喻齊  
氏在都城市屋於蘇州巷南規模卑陋而庇風雨始  
終未嘗少拓人到於今呼為丘園老巷所得俸餘即  
充官費絕無贏餘及卒南歸行裝自致賜白金綺  
幣外惟圖書數萬卷而已正德初武宗素知其名  
孫當座尚寶司丞卒復以曾孫郊繼其官賜額祀  
于鄉曰景賢祠以濬配來學士蘇軾以風示天下何  
奇新稱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來余靖崔與之及濬  
四人尹直賢曲江其師東坡其四世以為知言云

逸史劉氏曰今海內學士家率謂文莊于學無所不  
究尤識本朝典故靡不誦其書稱其經濟乃以稽  
之史冊其事業亦不多見而負同朝之譽議獨多若  
閻老餅若論事粹冠若是秦檜而非武穆孰論尤僻  
何哉意者持論過高任性大直欲行其學而無術以  
運之徒見其持執剛偏遂不免忘者之深耳

### 識大錄

李東陽

李公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誅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時皆稱爲神童。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鑑六歲，至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搜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誅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還歲，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陞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

識大錄

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乙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與謝公運同預執務。中外相質以爲得人。公敏知遇力持，固是知無不言，兼稽古纂述之務。上嘗命撰祭三清樂章，公晉上疏言：「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爲貴，祭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

妄之說不取奉。詔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

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食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進達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爲霽威，即日召至平臺，議所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擬斷。親賜可。

識大錄

召蓋自是始復奏事舊制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上慮京營總戎多不得人，召公等議更置。乃出英國公輩所辭疏，面與商確曰：「某可去，某可調，公執筆撰稿。」上御書下兵部行之。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吏不足畏，此乃天慢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惠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爲李廣乞祠，願者東陽。」

以為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  
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為  
給事中華泉所劾上命東陽覆試士中會典成賜  
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甲子孝肅太皇太后喪上以廟制事重要  
召內閣臣面議多公言是用自是不數日輒召問因  
事納忠每稱意旨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工時  
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己丑上不豫召內閣三  
人入造乾清宮宜叩御榻聖諭厚復以武宗皇帝

### 識大錄

為託公奇頃有奉慰出奠日宮車晏駕公號慟幾絕  
武宗嗣位九詔冊議議大制作出公手尤多以侍從  
輔導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又以上兩宮尊號恩賜諡命階光祿大夫勳柱  
國贈及三代贈孝廟實錄為總裁官正德丙寅春  
初開經筵命同知經筵事上親耕藉田預九推列  
三月幸大學釋奠先師公分獻免國復聖公八月冊  
皇后充納吉納徵副使公既受顧命毅然以天下為  
己任事有未當偕同事二公盡言匡正無所忌避至

再至三不報又以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條陳十事皆  
斥責近自劾失職已解任時逆瑾已柄用於是劉謝  
二公皆得謝去而公獨留公據案涕泣連疏懇乞同  
罷上素重公兩宮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  
去瑾不得已故留之公以病不良於行乃詔免朝日  
赴閣與新命焦王二公同治事已而進二公官進加  
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外  
家懇辭丁卯春正月猶不起閏正月上偶違和力  
疾出尚寶卿崔璘御史姚祥張或主事張偉給事中

### 識大錄

安奎各因事被繫瑾方欲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  
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施俱得寬釋通鑑  
纂要書成賜宴於禮部瑾以修書盛典飲因以示恩  
公謂此者先帝所命不及進御堂敢言功瑾內街  
之會進焦王二人少傅而加公正一品俸鎮守中貴  
有請便宜行事者公執不可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  
從於丹墀錄瑾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敢  
班導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為衆員皆悉飢久  
跪通有仆地交出而死者數人中刻一時三百餘人



俱下詔欲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亡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清查舊盜之乃得免重寃理又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誣誤假以姑免提寃為名各發米實達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理執不從乃從違倉移為閘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府司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閭多勞少益不若

### 識太錄

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為費用遂見輸遺之勞其遇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薦請便宜行事理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崇以彼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舊失去廢則置鎮守總兵官使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

不專故初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得當而行毋得偏執違尚朱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蒙蔽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剿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閑限七非細故今既棄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搭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堂欺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僣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理因以及

### 識太錄

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贓遂致大獄必欲置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甚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徵募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鄭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所故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不曾所故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為萬世之功蓋足食

然後足兵使當時魏絳不繼百張良十韓信豈能  
助漢蕭何魏絳猶是一時半戰之日陳豈通南北漕  
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故國家萬世之利也理不  
吞止革無爵會其鑄之變 朝廷命特出師詔告天  
下內一教取回各處差出官執理不然因是要業行  
事衙門此累朝舊例如何可業東陽曰舊例行事官  
按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頗赫驚駭天下姦詐之  
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  
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順天元革舊例示之

### 識大錄

理乃隆慶八月十三日寧夏秋降既入東安門 上  
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寺持永  
疏至內閣請聖徐問曰今當何如祥策曰已收逮矣  
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策乃曰頃傳旨  
行東陽被繫擬遣於是降旨特令速還三日諸被害  
者革拾其肉脣之須史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  
使書籍得泰府永壽王為理慶壽序序中間稱謂過  
於卑賤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

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  
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今天  
則子自要歷代相傳以為政事當判理專權亂政之  
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  
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性來書信雖訟法有碍但  
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  
此論罪律勅切責則凡有書信親送者不知其幾傳  
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  
已正典刑代已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書刊置之不

### 識大錄

問一應又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 上  
以為然悉焚其往還文字無延及者 上以東陽有  
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  
復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在民  
所仰賴 高皇帝御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  
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臨謀亦二十餘年而後  
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統緒業業罔有怠荒 先  
帝顧命唯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略光前裕後  
行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

付託者更思 沮衆授受者陰懷生民仰賴者切每  
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官閣專施恩澤起居以節游  
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  
敢乘近矣巨寇劉六起畿甸群盜勢甚張大王師屯  
德州惠安伯張席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卿黨墳墓  
所在恐為所脅制倡為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同公  
公憤然曰此賊本 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汝故州  
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 朝廷養兵  
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有血

### 識大錄

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  
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七年平加廢一子為  
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  
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教  
成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撥例 上達司札監與谷  
大用至周議東陽力以為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  
所為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  
可若勉從曲從即有後患朕計者不知何在而執事  
者固存疑廷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

北門切近胡虜十分要緊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  
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割賊  
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  
防冬時月如以 聖駕看牲在廷欲北常加意竊見  
總兵即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  
軍近京往劉事畢之日仍令運鎮庶事體穩當人心  
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追令撤票去 上  
生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  
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

### 識大錄

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  
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  
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獲賄不  
肯禁邊方受害不敗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仰恩市  
愛做脫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繼之則愈  
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達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酸  
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  
有行旅布花之外必須資費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  
慮費無幾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更

起於道遠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  
見中國之卑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  
之地正須聚應脫有疎失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  
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  
以為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何敢委  
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  
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  
等不敢別議望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  
痊其從子北廷為中書舍人公既致仕非展墓不出

### 識大錄

宅東有隙地構軒為石假山諸所厚者日逆閣基局  
詩酒隨意所適丙子年七月公卿大夫士奉觴獻壽  
者彌月不止積勞與熱病卧不能興至七月卒聞者  
莫不嗟嘆曰西涯先生亡矣有司以訃聞上賜賻  
銀一萬貫致米布為賻遣禮部官諭祭九壇贈太師  
謚文正國朝文臣謚文正者自公始公天資英邁隨  
書一日數行下輒成誦不忘少入翰林即負文學重  
名然恒持謙冲未嘗以才智先人資里既積而當道  
殊不意嫌每沮抑之士論譁然不平公裕如也此柄

用遭遇 孝宗不時召對殷沃之功為多更化以來  
值權奸用事隨事應變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天  
下陰受其賜者公不自言而人亦或鮮知之是時微  
公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也公位既顯恒以盛滿為  
憂顧受知 兩朝求退愈切而眷留愈至事父孝謹  
嘗夜歸寒甚父口占一絕諭之自是終身不夜歸痛  
母劉夫人早世語及哀不自勝養繼母麻太夫人如  
母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丹襖臥不勝其  
懷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有與化乎者

### 識大錄

亦公門下士以親事至京絨兩袖四扇全從吏饋公  
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怕奈何吏頓于庭乃啟絨  
取扇而歸其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見張柬少  
芝園集公致政後遠巷揚州老載酒看過懷麓堂為  
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品耶遠巷有慚色自  
是不敢用以觴云 趙司成永號類卷京師人一日  
過魯學士釋印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  
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  
為贊司成曰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啟

荷索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饒有枯魚令家人  
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  
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飲  
甚即事倡和而罷公仕宦五十餘年納國且十有八  
年矣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改吏牒金錢賻之乃克  
葬則公平生所以提身者已被時權璫征徭公卿鮮  
不受其整者而卒不取有加于公豈有權術牢籠  
之哉母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所著有懷麓堂  
前後稿各若干卷別有南行北上東祀諸錄真行草

### 識大錄

隸俱有法而篆書則一刻近習復古之功為大云  
逸史劉氏曰公在泰陵時與劉謝同寅協公忠勤不  
懈人皆賢之及事康陵三人同爭誅瑾劉謝去而公  
留人遂為公短豈達權之論耶夫權奸亂政率皆一  
去明高則國家烈禍其孰孤之公乃周旋曲濟隨事  
變通使之潛消默奪而不覺保護善類朝廷陰受  
其福不既多乎至于清謹弗喻休不專政歸卿寺  
尤不易得也

### 謝遷

謝氏之先為臨海人其祖曰瑩號直菴仕終福建布  
政司都事瑩生恩號簡菴則公之父也簡菴自臨海  
餘姚而遷新居而公生直菴公因以為公名復字之  
曰子喬直菴在閩治道多開釋無事人謂其必有後  
及公生而聰慧異常年牧歲偶對輟時有奇句且志  
趣不凡皆以遠大期之成化甲午鄉試為第一人已  
未會試為第三人廷試為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  
修撰奉詔入館進學勤而且謙為諸元老所重御史

### 識大錄

某驛陞都憲臺中諸例請公為文以質峻拒之衆遂  
知公正直不可妄干矣辛丑同考禮部一甲三人其  
二皆公所取士也厥服其精繼癸卯冬滿九載陞右  
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皇帝親臨春  
宮慎簡侍從首及公乙巳克經筵講官丁未孝宗  
登極推恩官陞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仍  
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為日講官與修憲廟實  
錄內侍郭纘者請遷也頃以備六官公言上方諒陰  
堂宜有此侯陞畢徐議之未晚也命禮部議如公言

上方勤學公務積誠以開悟聖聰每先期執焚香莊  
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上意庚戌以省  
親請上嘉其孝聽給驛往且賜金帛馬道里費辛亥  
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  
如前冬十月母御宜人卒癸丑簡菴公又卒卦聞皆  
蒙時恩賜葬祭益上念公舊臣且狂講筵卷注  
甚切恩有以稱用之矣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  
時猶未終喪八月服闋赴京疏辭不允且陞詹事兼  
扶如舊蓋皇太子將出閣讀書欲重儲端之任故以

### 識大錄

輔臣領之也丙辰命主會試是歲原有鶴袍犀帶之  
賜丁巳勅修太明會典為總裁官戊午春皇太子  
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  
固上疏以親賢達法勤學疏遂為皇太子功上  
嘉納之清寧宮災上疏請休人事以應天變詞甚剴  
切且引咎避位不允己未賜一品服太監李廣死欲  
例加恩典公力陳其不可辛酉虜犯大同上為之肝  
食公疏安邊機宜以進上即行之不兵預慮軍興  
或乏故加南方折銀每石三之二公曰先朝以官田

稅至重故力折張以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蓋  
節用以紓之乎虜騎尋遁國用不乏其事遂寢時視  
朝稍宴諸司章奏或有不報者兼以工使煩繁公累  
言之皆見采納且有玉帶蟒衣之賜癸亥會典成陞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岡蠻寇平賜  
俘奴一人甲子以災異再乞避位不允孝肅太后  
崩禮官預擬與孝莊太后並祔太廟公請命集衆  
議以正典禮尋別立奉慈殿以祀之時承平既久政  
漸寬弛而近習怙侈尤甚有齊玄者奉使武當山欲

### 識大錄

截激濁揚清便宜行事等語于勅中遼東守將張天  
祥妄殺冒賞近倖欲曲庇之公皆執不可至觸聖怒  
不卹也丙辰召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蒞事內臣多作奸  
索賂民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本  
兵虛名兄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對命通  
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條科有犯者必懲  
不貸皆從公之請也公知上圖治甚切委任甚隆  
思盡革諸弊以肅政化若軍將之曠缺戶口之衰耗  
以及屯田鹽法為政等事將漸次修舉而雷車晏駕

矣憂世者有遺恨焉時已丑五月也 上大漸召至  
御榻執公手諭之曰朕在位十八載惟卿等數人  
皆與朕相知朕今弗與審其善輔嗣君聰明仁孝可  
勸之進學無忘朕今日之命也公等悲慟而退 武  
廟登極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恭修 孝  
廟責錄克總裁官初開經筵賜冠帶衣履恭追念先  
帝遺命付託之重待公等甚厚但近習蠹政漸不可  
長戶部尚書韓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  
張於內實諸犯於法會事煩濫遂不克公等皆不能

### 識大錄

安于位矣十月一吾引疾乞休遂乞之賜勅給驛仍  
賜金幣襲衣公尋既去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而太監  
劉瑾擅柄於內芳急於倖進憾公嘗舉王文恪吳文  
定二公而不及己瑾又以公等先嘗執抑其黨及今  
廷論之故尤切盡為二人乃深相結納欲甘心于公  
因遣偵卒四出伺察公事竟無所得會卿人有賢良  
應薦者瑾謂違詔拾以為公故與劉公俱號族又矯  
旨令公等武選員外郎趙致仕子編修不徐名且欲  
追奪公結勅會瑾敗而止公之去位也臺陳交奏留

皆違緊詔欺備遺慘毒至死不悔亦可見天理之在  
人心不容泯滅矣公既歸理意臣測人皆危之公曰  
天祐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軍手處之格如  
日與客圍棋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歲嘗大  
饗出粟以賙貧乏族黨御閭頻之祠堂成每日必具  
衣冠率子弟焚香恭謁忌辰必茹素祭物豐潔其儀  
一遵文公家禮俾世守焉又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  
畝先生議供祠墓祿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  
又置田儲俸供家塾建方石書院賙宗黨治喪併惠

### 識大錄

難之不賂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已 世宗登極臺諫疏薦  
公連行人齋勅存問復官廉與諫如舊而增其數為  
武選君起為參議編修復任翰林公遣正八謝溫旨  
褒答臺為中書舍人終未復全有司時加存問丁亥  
二月遣行人陳侃齋勅起公于家且命鎮巡藩臬數  
請上道十月抵京勅進戶部尚書謹身致大學士公  
在舟中嘗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為本及八朝自  
度衰年且難徇時力求生還遂不果 上然上之侍

公則甚隆嘗以天寒見朝奉以除夕賜御製諸詩卻  
祀賜錦織大帶以疾在告遣太醫視藥餌遣中官賜  
酒米少間則遣鴻臚卿諭視事而公竟以疾辭上  
察公誠懇時從所請諸凡恩澤視前加厚焉中書正  
奉旨獲送以歸少卿亦亦欲請行公曰汝方侍日藩  
豈可卹其私宜盡心職業勿以我為念也公歸適生  
女孫五世相見人以為難已丑九月病頗亟寓書二  
子以不及見為恨會中書以疾請告少卿亦待母還  
相見甚歡疾遂愈又明年辛卯二月乃卒年八十有

藏大錄

三計聞贈太傅諡文正達官諭於治葬公器宇豐厚  
風神秀朗見者知其為壽俊元臣其忠誠端慤始終  
不渝所謂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  
誠如聖諭也其學以明義理為先為文正大溫厚不  
事雕琢可垂不朽在內閣時劉公耿於任事而資公  
之謀斷李公長於為文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  
不可不敬同寅協恭所以輔成盛治者端在是也  
逸史劉氏曰臣子立朝幸而時際太平君達賢聖坐  
陳廟畧其効忠猶易至于謹奸竊柄上下不交判害

所聞揭揭立斷死生去就不能自主只知危言法語  
與社稷爭安危廟堂爭名器朝廷爭治亂則非風節  
素勵學識有源若我文正公者出處幾何而不渝也  
賁錄稱其剛正有大臣風知言哉

藏大錄



焦芳

焦芳字孟陽河南泌陽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侍講學士降湖廣桂陽州同知陞山西霍州知州四川提學副使調湖廣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以憂去服闋復除本司右通政再以憂去服闋改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陞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尚書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如故芳雖居翰林奈家學性復山險惟事阿附以圖進取始比尸是父少尸

識大錄

焦芳

敗坐謫其為吏部尚書時值正德初元逆瑾等號八黨方以盤樂導上內閣九卿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得充為之地由是大學士劉健謝尚書韓文揚等隨尋相繼得罪以去八黨勢益張瑾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瑾之變易成憲濁亂海內欲以淫刑密網杜塞言路威虐軍民皆芳導之芳為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尤惡江西人一時先王名卿無不肆醜詆以快其私忿所書多矯誣不根往、授意所厚若段良輩使筆之扶瑾威以糾衆

口同官避禍皆莫敢窺定一字其子黃中允狂誕恣

服會試初中式芳必欲廢以魁選廷試策稿出即中劉武臣傳付黃中既弗獲如願芳以為諸抑之其後瑾以擴充政事為名改編修顧清等二餘人為部屬亦出芳意累科錄策止一甲三人芳請并黃中與三甲第一人胡纘宗策俱錄之遂授黃中翰林院檢討纘宗又劉宇之子仁等六人俱傳奉為庶吉士黃中尋陞編修瑜罕復陞侍讀超躐資序皆前所未有也芳既狠戾黃中又以惡濟之故毒螫滋甚時土官

識大錄

岑濟所沒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露妾有珠色求瑾得之璧甚與妻及目至持環刀欲殺之後病卧黃中遂與亂父子鹿瀆穢不可聞芳為吏部時即中張紱與瑾同卿有才辨芳力薦之不數年代為尚書欲以壅瑾且藉為姦利疎德之言輒聽久而漸厭苦之時為異同由是有隙設是亦瑾卿人儉薄士也初為芳腹心既而見其勢衰轉附紱盡發芳陰謀互搆於瑾、大怒芳懼乃乞致仕去瑾伏誅科道交劾芳父子黨逆請正法皆被職為民一時公議猶憤惋以為

夫刑後太監趙璉流劫河南入泌陽黃中先輸策其  
積以逃遂逃極芳所居地得金帛無算方僅以身免  
又盡發先塚燬其骸無餘憾猶未釋取芳衣冠被庭  
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其惡厲聲曰爾當萬死命細  
士腐之白刃交下糜盡乃已且曰使吾得手誅此賊  
以謝天下死不恨矣議者謂盜賊猶如疾惡云以正  
德十二年卒

逸史劉氏曰芳一險薄小人黨附逆瑾濁亂朝政凡  
瑾所為皆芳導之而貪財好色父子聚虐纖不可聞

### 識大錄

銀鑒打書罪不盡幸乃生竊權位死全首領何以雪  
衆憤而垂常憲耶至大盜趙璉且恨不能手誅此賊  
以謝天下懸芳衣冠而斬之其逆惡當何似也

### 王鑒

公諱鑒字濟之姓王氏吳之洞庭山人自幼穎悟不  
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  
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  
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近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  
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  
字已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忘  
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  
力學遊速推勢若將免馬九載陞侍講 憲廟貴族

### 識大錄

成化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無日諍官每進講至  
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  
啟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諫文王不取  
盤於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  
日諍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  
臣請還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  
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調侍郎又遂以爲  
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  
施行時方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閣內侍八人荒遊亂此臺陳文章中外洵  
洵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  
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  
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  
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以為重然  
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  
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家  
宰焦衆嚴推官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  
閣瑾方威攝士類按察微瑕輒加械之幾死者累：

### 識大錄

公出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  
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不已必欲  
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  
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逐  
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反何  
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涼楊公於瑾謂其某  
違太費憂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  
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夜以滅迹曰不  
可以成服公曰服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注

紀堯鏡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  
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  
見公開誠與古初亦間聽反焦專事喻何穢狐不協  
而瑾驕悍日甚毒流縉紳公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  
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公曰公曰求去瑾意  
愈弗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  
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怨  
疏三上許之賜坐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尼公  
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嶠然山

### 識大錄

水之間究心理性尚文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  
俗和而不滑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  
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  
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  
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  
克養既久脫益純明其所論達後隔多未之及居閑  
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世宗即位始  
遣官使搜歲時存問公上諸學親政二篇後將復起  
而公已遂壽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祭葬有加禮四

子延詰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  
即學生延昭尚幼皆形：世其家  
送史劉氏曰先生起家經術其文為天下博士弟子  
員簡法精于性理所論著性書為王文成賞取而傳  
涉淹貫誠哉 明儒宗功業雖未得竟然能輕富貴  
職机蚤退不沾：祿位名身兩全詩曰言甫作頌  
如清風皇其庶幾乎

誠大錄

劉宇

劉宇字至大河南鉅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上海知  
縣陞御史瑞州知府副使按察使右僉都御史副都  
御史右都御史總宣大軍務時瑾專政宇赴邊詣首  
以萬金賂之遂論休邊功賜金帛陰子為錦衣衛百  
戶丁卯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宇時瑾橫恣御史  
有所拂輒鞭朴之尋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轉吏  
部尚書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受玉帶蟒衣之賜  
瑾御人張絳為文運郎中事皆由絳出宇充位而已

誠大錄

劉宇

瑾欲用絳為吏部尚書乃加宇大學士入文淵閣謹  
三日聽以省墓歸越二年卒于家宇薨屬無才猷徒  
以輟幹魁梧致顯位其為總制時奢靡無度奏帶僕  
從十數日責有司肆盛還供億之賂劉瑾入掌臺事  
請勅箱制御史小過輒撻瑾以為賢權兵部尚書舉  
用將領賊賄狼籍追轉吏部索賂於縉紳不遺債帥  
之親乃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部也未幾張絳為侍  
郎凡所舉錯絳與瑾謀協而行宇尸位而已瑾重信  
絳遂致獲之尚書將罷宇以字夙厚乃得入閣宇既

辭且已省墓許乘傳還宇將陵內閣任請於瑾置酒  
閣中瑾親詣稱賀明日字猶入閣瑾聞之曰此地豈  
容復入哉字乃不敢入而行踰歲得請休致隱者謂  
其流毒善良不及焦芳儼然黃扉不及曹元云  
逸史劉八曰字登相甫三日即去不得復入乃恣乾  
邊儲遺賂逆瑾且鞭扑言官不顧名義只知獻媚以  
博數日充位為天下所不齒亦何益哉

誠大錄

曹元

曹元字以貢大寧前衛人成化己未進士授工部主  
事陞員外郎即中浙江左叅政弘治十八年擢山東  
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正德二年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甘肅隨改陝西三年召為兵部右侍郎連  
左侍郎陞尚書四年加太子少保賜蟒衣玉帶五年  
二月改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供事內閣元與  
劉瑾有葭莩之舊政位屢進資緣入閣上論耻之是  
年八月己亥瑾誅元上疏言領有不職之罪開更生

誠大錄

曹元

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刻極哀鳴詔准致仕  
越三日辛丑科道具劾復點為民卜六年卒於京第  
年七十三元歷任中外無他才能徒以瑾親黨驟進  
本兵又冒入內閣居之不疑對人惟日談亡何階離  
道市井鄙語而已老無子息而盛治第於京師其親  
知多竊笑之每從瑾所飽飲而出意氣得甚瑾敗所  
藏遺禁朕用每乘夜竊焚之未幾資倖遂市其居私  
貴冢將死自作墓銘曰我即死誰肯銘我評者謂其  
猶愈於焦芳之恬終檢惡云

通史劉氏曰元本無一長獨與瑾親驟躋顯位人望已不相稱衆皆鄙之及瑾敗元知不免無俟人言自諸逆省哀憐之狀不忍舉但不敢有為假竊聲譽爲禍殺人勝于焦芳劉宇矣

王珪

王珪字公度武昌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  
珪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郎王監國  
初坐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勸王振誤國請彈文未起  
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珪奮臂起曰  
順前黨振陷上蒙塵今日上前叱逐百官又敢  
無上如此即捽頭髮口咬其面順倒地百官因批殺  
順上起入宮猶倡百官恟哭不已上令太監金  
六問所故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置於法遂

議大錄

王珪

代門隙中出二人挫殺之血漬丹陛俄遣都御史陳  
鑑稽振家并共黨時餘黨尚多皆惶怖不自安而虜  
騎又充斥朝廷欲姑安餘黨之心而嚴慎防虜之策  
乃令衛士傳宣諸論事者餘黨即爲流言以恐諸論  
事者珪與妻子決曰吾今事乃忠義所發忠臣爲國  
以死爲安爾爲吾妻子當死節耳所遺幼穉寧無尚  
義者爲吾育耶遂與諸論事者入朝廷諭以前意珪  
還乃悉心經畫防虜之策冬虜犯京師命珪監守北  
城軍常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追虜京師解嚴珪上

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為戰守計勿遂謂無事  
陞食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時邊軍洶  
竑以大義開諭正色以率之沉靜以鎮之人心感動  
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之景泰二年總漕淮上  
三年募巡撫清理鹽法賑濟時徐淮大飢民流死者  
相枕藉竑盡所以拯荒之術繼而山東河南流民萃  
至竑不待奏報欲盡發廣運官儲賑之主者頗難之  
竑曰民窮至此吾恐遠憂朝廷故欲亟發而不吾從  
有變必先殺尔以謝眾吾乃請罪於朝耳至者不得

### 識大錄

已從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  
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  
六十餘萬石全活者數百萬人擇賢四十人空廩六  
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糞家以糞之窮  
晝夜竭精慮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  
至誠人為盡力或述其行事為採荒錄世傳焉先  
是淮上之飢帝於樓橋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  
飢死矣後得竑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御史不然  
飢死我百姓矣竑所至政先除姦貪墨吏聞風悉遁

其連問者無所寬假問關蒙右風肆侵橫者必捕罪  
之相戒不敢犯一時吏民畏之如神明四年上疏言  
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  
嘗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老穉顛連流  
徙還者新春雨連月寒涸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  
易泰卦象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象  
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蓋陽為君子陰為  
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陽盛陰微殆食祿  
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

### 識大錄

純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慙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  
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太介若廉大姦若愚即書所  
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 皇  
上念 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  
痛自脩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  
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  
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  
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辨君子小人邪正  
又必本於聖德之明膺伏望 皇上日親講臣俾陳

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有災郡邑賑濟茲又上疏言飢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治河瞻賑每遇過舟量令出米為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之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七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

### 識大錄

十三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千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碩鴻雁之哀鳴方息鷓鴣之插戟未寧更籍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竑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甚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上皇復辟言者追論其犯闕事補浙江恭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上覽奏疏見竑有正論理等思義等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乃命還

河州天順五年字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李賢薦起竑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迎拜道右者如蟻散聲雷動會漕河潤禱祀輒大雨即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凡所措注咸行恩施教望並重會歲大飢即先發漕米數萬石賑後方具疏劾罪憲宗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具奏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畧嚴簡兵馬勸屯種優武學時兩廣大肆劫掠陝西虜在河套四川道鐸作亂廣西湖廣兩省徭徭入境邊報日至竑居中調度規畫允合事

### 識大錄

宜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皆奉廟謨而行俱成功凱還時有條奏密雲古北之邊事者命下兵部議之竑謂其言可行遂以聞有忤上意越兩日不報竑具疏以待上不加罪或有為竑慮者竑謂竑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可不計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甚於此者吾亦不計也言者魂服既而上疏優在京圍營軍士葛穎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三事不報竑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蓋  
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也正德間謫  
役與李東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竝抗志寡交東出入  
里閭博奕諧謔竝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  
戲狎不自愛東亦非竝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  
繳為哉

識大錄

林聰

林聰字李聰福建德寧人舉正統己未進士授刑科  
給事中即發然以古直臣自矢曰吾不盡心以報國  
者非夫也尋丁外艰歸起復首言福建銀課繁重宜  
省他賦役不然恐生變未幾寇果作己巳冬車駕  
北狩內外多事聰侃侃在職知無不言景泰改元轉  
都給事中上所親信內侍善增及駙馬石璟有罪  
皆抗章劾之廷議迎復英宗之禮或謂虜人變詐  
不測遣一車二馬往迎足矣聰曰上皇北征為宗

識大錄

林聰

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禮部尚書胡濙出二紙袖中  
示聰與葉盛云以小人撲質之言大抵皆歡迎復  
厚者吾欲以進如何吏部尚書王直曰進之雖禮失  
而求諸野然於以可驗人心同然矣聰舉手加額曰  
賴有以幸帝遂適大學士王文至報以質之文曰以  
我臣名文書額耳事幾寢聰患之上言上皇北狩  
與陛下迎鑒皆社稷綱常大計禮宜從厚竟報可  
壬申奸臣請易諸事下群臣議聰首言皇太子無  
過不可易憤數不肯署名雖竟不能沮而人諒其忠

癸酉唐肅也先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聰言也先試其主而自僭號宜與之絕廷議是之卒不與可汗號九有所見奮筆直言或伏陛下指摘爭論一時多所警疾遷右春坊司直郎未幾大學士商輅言聰不宜在散地遂復補吏科都給事中仍食六品俸凡視選必款出至公吏却選擢苟有徇私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又數糾諸常事大臣時王文威植赫奕忤者必死聰獨露章劾之文惠恨日求過其無所得乃喚御史王濤劾聰挾持吏部甥選數官濤善

### 識大錄

近地下廷議文致其罪坐比擅選法論死廷臣畏文無敢違者胡濙獨毅然曰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不肯署奏牘拂衣而出曰公等自為之歸遂稱疾上遣中使來問濙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成疾耳商輅亦為聰白狀上立釋之左遷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起為左舍都御史山東飢命聰賑貸聰詢技能官散指村落給食及醫藥全活數十萬還進右副都御史江淮盜徒橫行聰往擒其渠魁梟數人餘脅從則用輕典盜以寧息天

順己卯秋丁母喪歸明年奪情起復乞終制不許卒已嘗欽反殺右都御史寇深聰署院事欽已就擒紛邀功者未已或夜取乞弓首聰曰罪人已得首級真偽不可知爾後必生擒訊鞠毋得妄殺妄殺乃止欽所連坐多寃者盡釋之成化丙戌江淮旱人相食詔聰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是年有秋丁亥陞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孫令明肅勅懲有法士辰以疾致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又三載召為刑部尚書未幾加太子

### 識大錄

少保其決獄不瑣屑善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數躬自筆削屬官咸心服以為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剖決壬寅閏八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八贈少保謚莊敬聰為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不勝衣未嘗有疾言遽色及遇事則正色說言確然有不可按者聞居喜讀書發詩文自成一家言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為首稱後與汪直鞠連東守臣獄蓋多徇徇君子不能無憾焉

葉盛

葉盛字與中蘇州崑山人舉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己巳秋英宗北狩即王監國盛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仁之賊如以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景帝即位獨賞廷臣盛以時艱許不許十月京師戒嚴盛請罷內府軍匠悉振征遣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儲糗料以

識大錄

葉盛

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于天津以張外援數日間凡上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盛言賞功罰罪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故繁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學無不從矣今勅勞如孫瑾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使之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隔土木紫荆白羊不失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以此而現邊關

下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

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

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

盛往視盛即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飢寒威惠並行民

用安輯及還復上言京城為天下根本而八府早蝗

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

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景泰庚午秋北虜迭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

之頗忌不敢舉盛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違乎上感

識大錄

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不顧其疏言之有旨令尚書

胡濙封進帖雖番中而正論有不洩焉是冬盛以北

虜南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

邊濟時之策辛未六月天象示異又條陳弭災防患

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畋淺請舉行祖宗午

朝故事盛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于疏每疏不下百

十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佞恤生民禦外患為

主其有裨於時政為多壬申連山西右叅政監督宣

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步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

城過虜失守殘毀未復盛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士葺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歆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丙子冬以外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車乞留而盛固辭不可天順戊寅 英宗嘉其能驛召至

### 識大錄

京面加獎諭尋擢右倉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廣守將頗頗自異是以討賊迄無成功盛請革兩廣正將立總旗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眾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若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廣東盡課例不出境歲久益積商困往 略守閩津者越過廣西市利盛以為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閩津乃請計益多寡入米餉邊而後

出境於是公私兩利馬甲中 憲宗即位盛以事至京臺諫合議舉盛遷入內閣竟為忌所沮乃留為左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邊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恐乃吹戴為在宣府要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令于邊優恤已往賢臣為方未勅 上嘉納之成化丁亥陞禮部侍郎已丑改任吏部明年畿內大飢命盛視巡真定保定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

### 識大錄

復命賑濟人民之飢者全活甚眾壬辰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以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為速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以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 上是其言癸巳轉左侍郎盛留心世務自入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至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

害繁生民休戚者過諸卿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甲午三月卒於官年五十有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謚曰文莊盛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踐古人莊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范以文正為卿先正尤景慕焉所著詩文奏議若干

### 識大錄

奉藏於家

朱英

朱英字時傑湖廣彬陽人舉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閩浙亂上簡才御史十三員分守州縣英得處州比之官大軍尚駐金華英欲徑趨處州守鎮危之遠人遮留不聽竟冒險抵郡取道慶元榜示賊報曉以禍福於是被虜脅從者皆出降擒賊首周明松等賊平召還條奏處中民情五事皆報可外戚都督汪金侵民產中官善增姚廣倚寵橫暴英與給事中林聰交章劾奏金以外戚免產既歸民而增廣竟下

### 識大錄

朱英

獄景泰壬申秋詔群臣議易儲英與林聰力論不可泣下交頤附時者頗忌之出為廣東參議武斷奸暴撫綏良善凡有便於民輒舉行之中官採珠南海督責太甚英甚憂之乃與巡撫葉盛謀密奏召還甲戌斗峒賊劉三仔恃險煽亂英厚撫諭之未幾凌擁衆劫掠英乃振揚士氣直趨其巢剪除無遺類然每遇幸亂邀功輩未嘗不反覆而折不少貲一時獲脫血刃者或手額曰活我者朱公也天順辛巳潮賊嚴事爭流劫郡縣屢挫官軍英徵諸路兵大會賊巢一鼓

藏之其生俘脇從者或欲以為功英曰以良民也悉縱之是時軍中所獲被虜男婦數千人英特置一營以處婦女事定悉訪其家婦之以功陞右叅政丁內艱起復改陝西上夷滿四叛寇固原王師討之命英轉餉賊平陞福建布政使尋改陝西諭年晉副都御史巡撫其肅英拜命首陳安邊十事大要欲練兵積穀興屯種桑諧番又陳處置邊夷十事如徙居戎以消後患簡貢使以省邊儲上皆嘉納之以才廉調撫兩廣總督軍務事無大小一以持重為務一時喜

### 識大錄

功生事者咸歛退立山當大藤峽群盜之衝首惡獲墮李公主顧嚮順英為請於朝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悉為編民由是諸郡獠獠多來歸浸業者相踵數年間所增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有五萬他如韋諫試清禹蜚潘公添寺皆之降附獨荔浦潯融間劇盜未服英以次安除之事聞上以優詔褒勞進右都御史加從一品俸交人敬畏老嫗地立營於龍州外境議者謂將內寇朝廷詔諸鎮設備且詢英方畧英上言安南最爾小國不過與老嫗龍州爭

隙地耳豈敢深犯姑諭之使當悔悟如不自量肇罪致討未晚也上用其策交人果畏服修葺不絕英以衰老乞休弗允甲辰召掌院事加太子少保明年七月卒於官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英性度宏暢才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其在粵恩威允著子孫或勸其自陳年勞及軍功英曰祿位如是足矣歷官四十餘年清白之操如一日廣人思之與葉盛韓莊陳選並祠學宮子刑部郎中守孚請謚會病卒不果正德中御史范輅為之申請追謚曰恭簡所著有

### 識大錄

澹菴紀年誠菴奏稿任真子集若干卷藏於家

韓雍

韓雍字永熙蘇州長洲人自幼英邁不群弱冠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監察御史果敢善擊斷數糾姦墨在廷股慄出按江西人以其年少易之及蒞事振刷精彩經措宏久畏吏民懷刁豪欲跡廬陵飢盜大起雍與撫臣楊寧謀設伏掩之捕首虜二百餘孽以次伏誅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年少而才老聰明甘寧允不及也代還擢廣東按察使大學士陳循知雍才畧不世出言於上拜食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

識大錄

韓雍

三十練達吏治曉習人情黠奸貪疏寃滯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規畫周密切中時弊後人弗能及也自英宗北狩虜勢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英宗復辟陳循謫戍雍坐累左遷山西按察副使尋罷歸家居一歲召為大理少卿復拜食都御史佐都御史范深理臺事深剛慢少許可迺獨心款雍遇事多所匡諫有群盜當辟其二人訴為盜挾擊証指深曰會識已明何譬之有雍曰人命至重宜暫留鞠証深初弗聽雍固諍之乃

識大錄

并指者留訊出其被誣者四人於死翰林院學士倪謙主考卿試得罪於雷路緝事校尉發其結交遼府儀賓事下獄坐重辟亦賴雍力諍得戍宣府石亨敗錦衣指揮劉敬以直珥邊亨午具坐朋黨論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誠恐文深過情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而晏會累時者今不坐獨坐殺何也敬竟得調時朝士株連者甚眾深欲當以朋黨律籍其家雍曰東漢時以朋黨二字盡賢人君子公宜審之深悟而止庚辰冬虜寇大

同工素知雍有大畧特命巡撫其地陞上召至文華殿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雍頓首謝乘邊至鎮虜已引去乃經畫戰守部署將校糾黠奸貪訓練士伍搜括隱占完固城塞耕墾屯田踰年戎政大修邊備之用有餘而軍無私歛之擾虜酋字來誘朵顏諸夷犯獨石雍遣能將率師掩擊之諸夷驚遁自是弗敢近塞癸未議事京師上奇其才偉其貌特擢兵部侍郎踰年上崩學士陳文忌之謫於閣臣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至官不理省務日選勝遊賓

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會西廣蠻寇大熾上命都督趙輔為征夷將軍和勇為遊擊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弘奏曰韓雍才氣無雙軍事非雍莫可雍旧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藩拜雍左食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拜命東還至南京會議諸將進兵方略或曰方今西廣殘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漫緩急宜分兵一由度嶺入廣東一由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圖爾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於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

## 識大錄

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誠所謂救火而噬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擒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至全州會陽洞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震九月師抵桂林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之患不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擒斬萬計十一月師次潯州

雍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菁重崑三時瘴癘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田四圍且戰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密濶峽路紛披輪周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聲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聞之亦已號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人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為將孫驥高瑞都指揮晏正葛宗隆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

## 識大錄

道攻其北以九萬一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金揚英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正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林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以左恭將孫震指揮程文昌千戶李度等巡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和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今正曰林崗沙田府江間道也宜由越古肩雙髻諸山伏兵林崗扼其東奔諸將受命十二月朔進兵四面夾攻剋連兵斬諸山口賊聞兵未至婦女積聚於桂州橫石寺塘諸崖



乃悉力出捍峽南排柵牢密濠木礮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急急奮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登二芭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烈山烟焰蔽天日晝燠賊大潰敗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諸舍老鼠塞嶺竹踏梁腦紫荆林尚沙田古營大寨并山賊屋廬藏積皆燬日暮雍命就營巢中飲栗視雍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破山開路行數日至其地

### 識大錄

賊工九層樓并山峯巒萬重勢控霄漢絕崖懸壁林篠叢惡陷危險絕非人所處賊樹柵數重千斤礮石大木轉而下聲吼若雷嵩谷響應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令人潛防絕巔現賊發竭舉礮為應自卯至未賊發竭忽礮震雅綠木攀蘿以外招衆悉上援引礮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山北兵亦至山林峒與大兵合賊大敗生擒獨苗侯大狗并斬首四萬餘級殘寇望風鼠竄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名新藤峽

刻石山頂以紀厥績初雍令士卒淨一山寨即堅守之故賊無可及之計許生獲被虜男女以隸其功故士無妄殺之慘將班師以峽內餘孽尚存終必為患宜設土官編管奏使周冲靖寧二巡司於峽之上下增土人為副巡檢復置千戶所以鎮藤縣五屯種人凡可以固峽之策無不行之捷聞上嘉其功詔即軍中拜左副都御史官一子錦承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從之命雍總督兩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便宜行事於是益脩飭陣伍簡閱將士分捕窮

### 識大錄

寇悉平之戊子雍奏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為彈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上是之命副都御史陳灝撫廣東食都御史張鵬撫廣西而雍專治軍事尋以憂去庚寅起為右都御史提督兼巡撫開府梧州雍得承制專決盡法絕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滋起內臣黃沁憚雍不得肆與布政何宜等攻訐之 上遣使即訊雍引疾乞歸已亥四月卒年五十三謚襄毅雍洞達凱爽薦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為岸谷臨或莊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

心平江兩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摘詞洒翰  
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識大錄

陶魯

陶魯字自強號節菴廣西鬱林人也父成由典史歷  
官浙江按察副使正統己巳與葉宗晉戰死景帝  
嘉其忠擢魯為廣東新會縣丞時廣右徭賊流劫盡  
需康高肇以來之境破城殺吏戮掠男女四郡無完  
廬香山順德府頑漫襲黃蕭養遺風蜂屯蟻聚劫殺  
無寧日魯初蒞政新會民尚梗化亦放黃賊所為結  
寨肆虐以禍東土魯卑騎詣賊開諭禍福招為良民  
於是集諸父老于庭泣語曰賊毒痛四境氣吞吾城

識大錄

陶魯

今為若父兄謀非戰不可保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  
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  
命以共守城保若家族乎其聽予誓父老曰諾乃築  
堡塞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  
衛厥城外浚溝外溝布鉄蒺藜植刺竹以衛之人  
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塞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  
相聯絡賊至不得犯新興陽江陽春巡賊危困魯率  
義勇保障民以安堵奉檄行兵親冒矢石屢破賊巢  
一方以寧九載富滿去父老乞歸成曰吾并保妻子

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也。擢知縣事。陞廣州府同知。仍掌縣事。民益康乂。風俗丕變。總督兩廣韓雍以其功。上聞。陞廣東按察使。事奉至。書整飭兵備。首建議。請立總府於梧州。統兩廣。以制其喉。古君子謂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以護胸腹。潯府江之賊。自是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是役也。蓋百世之功。焉時寇盜充斥。於高涼百姓。稟。委命討虎魯。粵經畧戚繼大著高涼。以東倚魯為命。及募吳川城民。乃喜曰。衛我者生。我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我何敢忘。又九年。

### 識大錄

考最陞本司副使。仍專理戎務。凡兩廣之地。雷廉高肇。潯梧荔浦。府江田州之賊。剽掠毒虐。於西東者。討而撫之。諸賊讐。嘗害已。於是劫其鬱林之蘆。焚其諸。命毀其先。室害其族。黨事聞于朝。乃命魯。徒藉於東。廣。魯憤不顧家。益勵志討賊。又九載。考最陞湖廣按察使。仍理兩廣戎務。賜金銜。誥命。陞遷湖廣布政使。藝廣東按察副使。仍撫治兩廣。如初。魯自丞令至布政使。凡平後山。平恩。平陽。江平。新寧。白水。平潯。潯荔。浦。府江。田州。諸凡。斬首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奉回執。

虜豎撫散。向化之民十三萬七千有奇。巡撫鄧廷瓚疏其功於朝。且曰。魯年將衰。而恩信入人。且深。若得父子相繼。統領民兵。其可請以世襲武階官。其子荆民。俾領兵。隨魯殺賊。以繫兵民之志。庸激有功。上可之。官荆民。錦衣左所百戶。後以功陞千戶。魯恒言。除寇賊。化之為先。殺之不得已也。故古賢之除寇賊也。先除我輩。以戒不虞。乃修比閭族黨。以正民紀。修庠序學校。以崇民化。古賢之以安奠天下也。凡以格民也。故魯平陽江縣賊。即修陽平縣學。平恩平縣賊。

### 識大錄

即修恩平縣學。從電白縣曰。避寇也。即修電白縣學。他如新寧。白水。建寧。學亦如之。平冠而修學。避寇而建學。長吏多以為迂。魯曰。吾以廣化也。又曰。表忠烈。以勸為臣也。亦化頑也。乃修崖山三忠祠。溪修新會之忠勇祠。以祀從征戰死諸民。兵又曰。禮名儒。所以勸賢而示民以有趨也。邑人陳獻章。世所尊焉。曰。泮也。魯獨特造其廬。咨以政理。獻章亦為之起殿。而盡禮焉。故君子稱之曰。知化冠。以禮者。惟節菴云。弘治戊申八月辛子。官年六十五。魯為兩廣保陳。寄生民安。

危者重五十載用兵神密嘗于公署後鑿池為亭其中不置葦橋迨將出師夜靜乃呼敢勇子弟有智畧者數人與謀焉先度一人與之謀既反然後復度一人又與之謀盡數人之謀而擇其善者從事臨期制宜則出數人之外雖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即發兵兵皆莫知所如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殊書示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其調兵食運軍械率先期封檄令至期乃發：則機動事協而人莫測又多設疑兵故東西聚寡賊不能知性：疑懼而遁魯

## 識大錄

戒兵勿進伺賊弛備則急取之其剛柔操縱在手故賊遇之即墮又無能遁者一日與客夜飲俄起如廁潛身鑰門出城僚友索之不知其出征也及搆組未微已擒賊而歸坐客駭愕嘆服故賊雖置耳目於左右其行神速不及知也然其討賊惟兩臺與聞議謀而有司不知人以此多忌嫉之四十年間獨都御史韓雍御史趙璠劉大夏奇其才委任甚專遂克有成績竟亦屢為譴搆所危沒後三十年而廣賊沒趙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耨雅流離有司不以

時聞賊益熾震驚省藩乃詣征司府議兵復啞：然無可否或如難訟校胥先洩兵議于賊：得預為備或通司府上撫按復數月議乃奏遂數月乃得報可又數月乃集兵比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賊功我巡賊良民萬計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為俘撫按官亦幸功且苟饒無戮罰甚則縱狼貓殘郡邑沿海居民故數年而廣兵與賊未聞兵期里甲已發兵未及賊竟良民已荼兵退未移賊穴賊已虜民妻女為室胥居曰官軍擾我于若取償捷報實未行民優想

## 識大錄

云賊復出劫賊焚數千家笑民俗觀山險之壞沒亂無禍為良獨茶不茶則驗以故多沒賊賊亦熾不可禦粵人追思魯稱功曰陶公存不及此難矣于是國子生何相等請正魯祀上書乞附忠勇祠縣官歲時行禮凡為忠勇者後祀焉魯之推新會丞也年僅弱冠居無何江右王重未知縣事見其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魯悚然起對曰某從先大夫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沒而學值隨落今業已為吏奈何言訖泣下重慰之曰丞

無悲我為丞師可乎吾雪泣謝曰幸甚願安承教因下拜執弟子禮重乃與約曰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諸辭大義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無辭煩難乎魯喜見眉宇又拜曰幸甚謹如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重喜曰始見丞風儀扣丞才識已大過人今敬學若以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大顯庸為國名臣丞切勿忘吾言未幾重卒於官魯執喪一如父師為治後事賻贖甚厚歸行謂其二子曰先公廢而貪其教愛某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能報乎行矣

## 識大錄

日後兄弟倘不能擬巍躋臚勿憚一來或倖如先公言計數年某必可至方面以時當有以處子子其識之二子泣謝而別喪未抵家而魯已絕為令矣及荐陟臬會二子學無所成某負笈而來魯館穀豐饒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錄為瀧水庠生原隸之皆得貢為學官云

## 毛吉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充嫉惡自在邑校時見鄉人顯宦者婦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長吏則卑禮以希合輒毅然形諸顏色曰我淨志希為也景泰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卒伺察百官陰事攝撫淨寸書片指以聞不漫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憚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簽吉在司有逮至者

## 識大錄

毛吉

一懲以法畧無顧忌諸衛卒目之為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燦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恐後吉遇之獨以一手舉鞭使愕然顧左右曰以非刑詎毛葛刺耶蓋衛之其徒百計求吉短長訖不可得適吉間以疾誤朝泰命錦衣衛鞠之其黨走報衛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強忍者擒巨扶持之吉至僅榜十餘肉糜骨見衆意吉必死適有僧同在繫見刺甚而無悲苦容曲事之得不死既而隨數例淨沒戚衆咸曰毛葛刺自以懲創改節矣及莊既操法

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蒙宗大戶武新春併積習成俗吉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吉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遷往賴州安遠招集餘眾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擄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吉不得已招之輝等從命漫業比還會府凌超擄掠如故吉再至賊勢益大輝據工下寶龍峒其黨魯王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埤峒破

### 識大錄

安遠上抗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城鄉吉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米坑翼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歛歛擊之吉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吉躬擐甲胄督戰於是士卒爭奪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魯王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衆勝破龍埤峒獲

謝瑩又明日直搗下寶龍輝衆陳石壠上官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吉以戰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士卒不損一人搞賞犒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斂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物稱是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會巡雷應高三郡人民為賊所殺虜什七八道路蕪塞數百里間無烟火吉憐憫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為己任既抵所部城門查聞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吉至首命

### 識大錄

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寺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以千百數日逼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笞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吉至嘆曰以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麒奮不顧身為敵所埃吉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休村吉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不敢出吉又以大義激

之亦不從吉督麒領民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吉現之其一近河道即命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遁去自是所部稍寧上嘉其勞內批陞本司副使仍降勅獎諭委以一方邊務麒亦陞本府通判勅至吉益感激思報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州河源轉掠韶州翁源吉率官軍二千義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三月新會告急吉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祥等官軍三千人至新

### 識大錄

會又得民之自效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燈典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軸山背而前吸田左右皆山麓若敗必遁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進圍也約以雞鳴摩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棄營攜妻子上後山吉命潘百戶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擡擊馳下則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右哨指揮

閻華遇力戰久之君命將往援其人承命不赴華馬蹟亦為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割駐劄駐衆潰勢不可復從吏廖振等勸吉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吉曰吾誓不與賊俱生今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吉吉且罵且敵力乏不能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吉屍面貌如生昇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事聞贈廣東按察使諡曰忠襄錄其子科為國子生嶺南

### 識大錄

同事與吉同志者惟麒一人麒雲南大理人正統丁卯貢士由青監掾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吉奏其有守有為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吉死于賊至是有司併以聞詔贈雷州府同知吉死時年四十四

孔鏞

孔鏞字韶文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李高祖克信遊學江南阻兵不得歸遂家蘇州父友諒舉進士仕終興流令鏞幼孤好學而弱冠補諸生時提學御史孫昂教人務先德行每學置數本籍一帙首著鏞名于籍鏞用是奮發問學益力景泰甲戌舉進士知都昌縣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為鰲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鏞往

識大錄

孔鏞

驗乃巨木因歲久為芹藻所絡若鱗介然鏞火之其安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連山令連山西連昭賀猛獠出沒無寧歲鏞至縣治無懈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至鏞親詣其地民見鏞來驚走既而鏞收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鏞咸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巡撫撤鏞率民丁隨軍征勦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賊者鏞必

力爭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

殘破而高州尤甚食謂鏞有撫綏才薦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覘民外死於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滿百人鏞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未趨城者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鏞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性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攜家屬十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為賊所道醞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

識大錄

是賊以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洞開四門至者輒納而城中人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為義塚于城外以瘞之流氓聞風而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鏞即城東北隅築土為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奮木嶺鄧辛甫屯于遊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剽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驚鏞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鏞不告僚屬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寨



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呼其黨探甲出逃怪鏞無騎從遣人速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鏞入坐定鏞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首感悟泣下恨鏞來晚公長跪奉卮酒為壽鏞飲之不疑衆齊喊舞約降獲送鏞回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父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為內應父招之不服鏞詔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鏞以

### 識大錄

前軍應之二鼓擄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之矣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鏞存撫甚厚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上賜璽書褒美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郭辛酉皆受鏞招撫處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為我備他盜鏞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為拳切而死於賊鏞撫尸慟哭親為殯奠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畏懷畏所至成功高州人懷其德惠立生祠祀之鏞聞母喪還守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

廣西諸州猛獐素聞鏞名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督府屬鏞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以高州孔憲副和是不可敵也亟趨去鏞一鼓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轡尋陞左布政使茲事甫半月拜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勅許便宜行事清平節勾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二十年鏞至適未為患鏞督諸將按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事鏞瑩革諸弊奏請以貴州因徙之威雲南者撥補沿途朝連軍夫之缺而給與日糧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

### 識大錄

督糧餉裁省冗費羅熙貪殘咸抑廉從平反寔微清心介行人望而愛之咸知其為厚德君子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也孝宗即位鏞上章言歷任邊方三十餘年冒觸瘴毒積漫成疾乞致仕上不允既而愈鏞久病於外召為工部右侍郎已酉九月行至富陽病卒年六十有三

白圭

白圭字宗玉真定南宮人舉正統壬戌進士除監察御史持憲東律恒存大誅己己之變朝廷簡百僚有文武才畧者俾督要害圭得澤州募士練兵經畫戰守會虜退召還擢陝西按察副使司多滯獄圭鞠得其情悉讞釋之民掠官糧為食者有司置諸法圭惻然曰民飢至此不幸也若拘於法死者眾矣乃杖而縱之景泰中陞浙江布政使浙自葉宗留亂後民多凋瘵餘賊有伏草莽者圭宣明德意捕誅逆孽屬

### 識大錄

白圭

歲大飢奏蠲其租賦發粟勸貸而賑濟之數辨疑獄申理冤滯民乃安堵為天順改元湖廣貴州苗賊弗靖詔拜圭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賊據險阻我兵不能克圭乃多為疑兵分道進攻賊弗能走遂潰擒其渠帥斬之餘黨悉平在湖三年興利除害善政尤多常有勅督造戰艦甚急眾議欲賦財於民圭持不可請於藩府得以抽分木代之己卯虜寇關內召為兵部右侍郎往贊戎務入對便殿賜資優遂即日就道至陝適提戎失利虜勢甚熾乃按兵不戰至固原值虜

奄至從騎僅百人令悉下馬結陣以待虜三突之弗

動乃疑有伏引却我兵驟之獲十餘騎及牛羊以歸亡何花馬池海納都抄遣圭督師索之連戰皆捷虜遂遁去還朝董慈壽皇太后山陵事發奏晉工部尚書成化初荆襄賊嘯聚攻郢州縣工命撫寧伯朱永總兵圭提督軍務往討之師抵南漳遇賊敗其前鋒乘勝而進賊遁歸巢據險自固諸軍攻之不克圭命裨將率卒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賊散方迎敵傾其營火起驚駭蹂躪我師

### 識大錄

東之斬首數萬級生擒賊首劉千斤者獻俘京師論功加太子少保要兵部尚書提督十二營賜玉帶寶劔麟服以寵異之戊子尋見詔求直言圭請分遣大臣巡視民瘼然貪酷旌賢良以和民情庶幾可環從之己未十一月病卒年五十六贈少傅諡恭愍官其子錦衣百戶圭才識通敏敦義有雅量故事業師師沒歲時展謁不忘遇同僚及所知喪事梓不能辨者輒為棺具在貴州時人有憤中貴嚴酷欲刺之者誤入圭所擁衾問之刺者驚曰我公也即自刎未死

仆於地圭略無怨意善道之其德度優弘類如以子  
錢字秉德少有倚才博涉強記詞翰清美成化庚子  
舉京闈第一甲辰廷試第二授翰林編修在內翰幾  
三十年三預編纂四直經筵累官吏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掌詹事府事晉太子少保典內閣諸勅正德庚  
子卒年五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文裕錢為人重厚寬  
簡學富十瞻習聞典故以文賦文字遂無所表見云

## 識大錄

### 程信

程信字彥實徽州休寧人舉正統壬戌進士授吏科  
給事中 英宗北征信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  
師潰土木虜遂南侵京師嚴戒信守西城上言五事  
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急用召勤王以遏  
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未納  
虜首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東城都督孫鍾樂之失  
利乞領衆入城信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  
鎗礮石鼓譟為鐘鼓援虜遂引去景泰辛未 英宗

## 識大錄

### 程信

還自迤北居南宮信漫上中興圖本十事言皆剴切  
其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 景帝隆孝友之  
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士中陞山東右叅政  
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冠汲奏倉吏卒盜糧一  
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信信立碑而  
大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卹令故為以斛置人於死  
地豈情也哉調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衆人  
作亂信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三捷諸寨 英  
宗漢碑信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建言諸臣違番

為太僕卿尋拜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至則造戰車創義倉行賄罪法設月輪簿疏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信使士官修成授以成箚往廉之濟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而還乃工疏請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上聽之為遣給事中使朝鮮錦永譯者使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或相顧愕然入貢謝罪唐酋字來聚眾欲入寇信躬率師巡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虜乃惧而止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怙恃恣肆信一切裁之以正都

### 識大錄

指揮憂霖事多不法與與相結納貪事胡勇按其罪四十事信具以聞詔中官及錦永指揮逮霖而籍之皆中途受賂乃秦虛寔相半都御史冠深遂劾信惑外臺官賈聖聰詔詰其狀信不肯引咎微下詔鞫調南京太僕少卿朱幾召為刑部侍郎成化紀元轉兵部左侍郎丁亥四貴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界之險叛服不常晉信尚書提督軍務與秦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營池又分四路夾期會於大壩指授方略用神銳勁弩攻賊不能支

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漫走入深洞信命軍士以上石室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僚之附於賊者遣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前以信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荐興遂得風濕之疾至是信四上疏請老不允辛卯春月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復上言兵事可更張者五兵禁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志如信所料南京缺恭贊机

### 識大錄

務大臣廷臣交章荐信上允其請信至南京適驛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漫上言與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施行在蜀都四載漫疏乞休上重違其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休其勿久安於家之語家居五載己亥秋九月卒年六十有三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信儀觀魁偉性資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略不經意而堆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奮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芝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持內外親族恩義善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援惟恐不及凡百玩

物一不以挂目為諫官知無不言必達大体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教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泰贊或款預錢穀詞訟信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以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休征川貴時詔許便宜行事而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士及殺一人或以為言信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闕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美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以古名臣之言可以為後

### 識大錄

世法子敏政歷官詹事

### 項忠

項忠字蓋臣嘉興嘉善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十四年扈從北征聖駕陷虜忠被執忠初宿土木帳中有朝官言降胡充堅能漢語今帶錦衣鎮撫俸其二子在虜中俱用事忠心識之次晨詢左右得錦衣圍者悉其詳及師潰被執詣虜酋前將害焉其酋令台人詰忠為誰忠憶前聞說稱錦衣扈駕官而酋固充堅次子也問父留京狀忠備言之充堅子故撫衛忠以見也先忠不屈也先曰奚不

### 識大錄

項忠

跪令殺忠忠屹立如初徐曰領死充堅子曰是非愛死者也先令拽忠出充堅子遂留忠牧馬於沙場忠詢駕安在充堅子曰在伯顏帖木兒營中無恙也忠泣曰主在吾何敢死充堅子引置馬所羈防稍寬充堅子時遣人覘忠牧忠間與語則數揚國威曰我國家正當全盛偶因王振弄權輕敵喪師非比殘金破宋為元俘虜仇耻難雪王振既死謀臣勇士咸得自奮精兵百萬一朝登境恐尔輩不能如前得志矣充堅子亦憂形於色應曰我主言留尔主無用若中

國未近必還爾王忠喜日盼使至迎 駕竟無至者  
忠且自計曰吾走而被獲固死矣萬一不死可以報  
朝廷回 聖駕吾且萬死以走還胡服挾二良馬而  
南越四日馬疲棄馬步奔澗道板巖涉澗凡七晝夜  
達宣府視其足陷炭蔡利者數百及還陞郎中景泰  
二年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按部高州謀賊携男婦  
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流賊無據家理慎  
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四年從  
都御史馬昂征龍水賊趙音旺等忠入謁昂問計忠

### 識大錄

曰此強倚大蘇峽恃險播志脅從者衆唯以進攻莫  
若懾賊以威諭民以德民出賊則勢弱而成功易矣  
昂喜遂委忠監軍時音旺等嚴守至口關忠同諸將  
率師攻破之進至林家坊溝藍洞忠叱軍大進斬音  
旺及從賊一千六百餘級除清奔忠命勿進但諭之  
曰今日項兵道在此願降者免戮賊聞忠名相率而  
降者千數馬昂慮巢穴餘党伏匿貽患將未密令總  
兵勦滅時有轉餉夫千餘以夜近巢宿忠憫其無辜  
而俱焚也頃乂唯洩至達沈同知夜往給茶點名

衆方赴點而勦戒兵大至矣所全活又千餘人加從  
三品是歲丁父憂服闋改山東副使巡撫年富事多  
委之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適陝飢以極民為已  
任不待奏報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六年聞總督畏  
陝西軍民赴 闕留者千人召奪情還任時有生員  
馬雲犯罪被黜赴 闕陳情不遂乃詐稱錦衣鎮撫  
奉命運陝糴父時三司釀購致祭以訂忠忠曰吾為  
朝廷持三尺者可禮無賴子耶事敗三司皆被論忠  
獨免明年以大理卿召既行陝人復詣 闕借留乃

### 識大錄

改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八年洮岷生熟番作亂忠  
調兵捕撫之日奏曰番入寇不據城邑惟事擄掠遠  
勦之則傷主損撫之則損威乞聽臣相機勦撫要行  
上從之忠環甲督兵據要陣而待示三日後行勦  
先期降者聽番人爭赴降不血刃而平時徽州知州  
李佐痛抑權甚肅施知縣王鑑以侍御劾奏權姦左  
遷今獨持清白忠皆具實以聞 上命超拜佐漢中  
太守鑑延安太守成化元年虜犯延綏忠與寧遠伯  
任壽調兵禦之虜遁去疏築西安延安臨洮華昌鳳

翔五即城時陝大飢故忠所在具與太役使民得食其力以免流離閩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開一渠餘三十里詳見余子俊傳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上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過巖則聚火鑄鑠而穿竇下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祠祀之時虜酋毛里孩李羅忽結聚年套遂攻堡圍墩直掠榆林志曰虜因我報為卿導伺隙即入惟嚴防延綏靈蘭花馬池諸要地使不得薄堵截河套使不得駐蹕可

### 識大錄

無患請於河州等三十餘衛所抽選其銳卒三之一又慶陽諸州邑壯丁一萬餘分佈戍守督各遊擊都指揮等日行操演以振軍威上從之虜見套難入李羅忽遂擁眾突入神谷及黃甫川諸境而毛里孩又大舉屯四柳樹木瓜園犯延綏決計未退會有旨令忠與鎮守寧遠伯任壽會大同總兵官彭武伯楊信寧夏陝西總兵李果王吳援延綏忠已調前屬衛及鄯境官兵三萬會剿又自率奇兵至榆林内外合陣二年正月甲辰虜三萬騎屯安邊營近境壬子虜

八千騎入掠花馬池都督李果帥師連擊走之生擒十七名斬首十三級癸丑虜又犯白石崖都指揮錢能擊走之斬首三十級虜遁過河至清水川遇陽和守備都指揮羅俊代發漫斬首三級追至巴川堡七十里奪回原掠男婦及馬牛羊無算都指揮呂原又於河曲斬首五十級虜復擁眾逼慶陽環縣守禦指揮俞事同普等擊之已有所獲延綏恭將韓斌輕出馳擊寧夏恭將王安帥眾策捷為虜所敗虜益盛擁眾三萬入掠環縣石峽口都指揮林盛擊走之追至

### 識大錄

山城原斬首九級日久虜勢重大往深入搶掠得利而去上降旨切責適會師延綏斬獲虜五十有餘李來又與毛里孩自仇殺乃遣忠請班師然毛里孩已據套為穴烟火不絕矣上仍降勅切責忠遂疏請設總督本兵與忠意不合從中止之虜竟深入忠五上疏請之大學士李賢謂套非虜穴而毛里孩突據分犯不盡逐則邊境亦必不安諸預儲易糧及行各鎮撫選精銳追戰車期以明春或今秋大舉撲套其提制將官宜如忠所請上從之仍以楊信克

總兵官統京營兵一萬二千五百神礮神鎗諸器大同宣府寧夏兵一萬也延綏境而以忠為總督時毛里孩入掠花馬池伏羌墩字忽阿羅出塔谷不厄又駐近邊一敗之柳溝再禦之羣牧所斬獲甚少虜深入掠而副提兵張崇恭將王安游擊趙英等皆擁重兵逗遛不前忠疏勸之本兵請速治朝廷皆置弗問乃上疏曰今毛里孩糾合字未擁眾五六萬占駐河套日夜窺伺倏忽聚散在我未至而廣徵士馬則決費易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況延綏等

### 識大錄

處地既通套墻又極瑕一攻便破拒堵殊艱近又擄掠得志勢必長驅西犯宜急預備以臣相度惟靈州乃寧夏之襟喉固原之門戶東至萌城北至興武城堡二十餘皆虜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而固原勢孤無固原是無陝矣臣故與楊信裴當統大同官軍居中調發酌令趙美統涼州官軍秦傑許寧統宣府寧夏官軍分屯延綏要害三道截殺慶陽環縣則遣都指揮李富陸雲選京營頭班官軍屯駐聽調泥河倒柳樹一帶及朵兒閣樓子水泉等處

則遣都督王信會合偏頭軍馬協力夫攻或慮其西奔也又遣趙勝湛清統甘肅官軍於莊浪蘭縣屯駐截殺其都指揮張瓚則統延慶榆林官軍聽調策應游擊魯俊則統宣大官軍俟虜入境即趨套搗巢臣等誓滅此而後朝食以紓陛下西顧之憂疏入上尚恐兵力不敷命劉聚李崇會師協勦又命奇備西寧都指揮孫鑑練所部官軍及屬番土兵候調策應先是虜至延綏穴城填溝而入游擊魯俊徑直走入套據之砲發忠賢集諸軍合陣環擊虜大敗奔投

### 識大錄

小龍州潤忠又嚴督游擊秦傑奮擊擒斬二十六名顆又敗虜於三眼泉又敗之於小龍州潤獲其偽右丞把禿等十一名斬首二十八級以聞上賜勅獎諭時聞中東西形勝內險外坦毫無屏蔽所恃惟墩堡而回堡二十五錯列不齊相距有百二十里而遙者有四五十里而近者軍馬屯操互居在內人民耕牧竟出在外故遇警無暇清野盡被掠去及峰傳捷至而虜飽出塞矣其西南直抵慶陽五六百里間烽火不接人民莫知防避其北則臺疎堆障忠請移建



舊堡十九座於外增建新臺三十四座於內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并東西二路共增建墩臺五十八座底聲勢相聯緩急有賴上從之忠以毛里孩雖北逃然與李來阿離出不相能必復還套請更調宣大精銳騎卒與原統騎步卒合十萬以明年三月初旬刻期勦會出套虜東近西師解嚴三年召還佐院事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及滿四者元萬戶把丹孫也高皇帝下陝把丹率眾歸附授平原衛正千戶散其屬居開城三岔溝號滿家庄土達今自耕食仍胡

### 識大錄

射獵弗受役以故各擁馬牛羊以千百計而滿四尤以資力推其屬中有字俊則素以禁賭稱者也性藏匿亡命行劫殺人先是李來大舉入寇俊獨以羊酒迎迓李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三年春陳价撫陝以事急捕四俊等會新設靖虜寨將劉清至固原守備馮傑門飲諸土達馬匹鷹翎致餽衆土達皆怨俊遂乘間激四倡亂曰即不成投虜四固集土達三百餘據石城石城東西皆山左山壁數千仞無徑可上曳繩而登右山頂平可居千餘家前一山曰砲

架尤峻絕又一小山曰炮壁高數仞土旁及後悉築高垣森錯嵌側其東西各留一門僅容一騎形勢甚險疑即唐土番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城中無水鑿五井如池深丈許外設機道引水中注而下則築小城護之四俊浸衆諸土達之怨一呼而集者十餘人散遣劫其州官馬逆殺土官攻固原千戶所勢甚猖獗上聞命寧遠伯任壽同巡撫陳价急勦之戰輒陷沒都指揮邢端元之上怨停价壽係戴罪殺賊四俊糾隆德寧靜會

### 識大錄

軍開城安定各土達與遠近失業者烏合至二萬餘人中外震駭兵部請益兵上令寧夏延綏會勦又令廷臣會議別推文武重臣以往大學士高拱首舉忠上因命忠總督京營及三邊七郡兵同都督劉玉及都指揮夏正等討之忠未至前所召寧夏兵至有輕土達心陳价任壽不俟延綏兵輒深入抵城下賊猶乏器械僅持木棍開官軍獲大敗指揮蔣泰申澄皆厄之軍資砲械馬匹皆為賊有上聞遣壽价清下詔徵起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典忠協勳忠至軍中明號令分兵為五營忠與劉玉駐中軍時藝出台斗尾指西南占者謂木在秦分不祥忠曰賊毒害主靈惡貫滔天今伏天威問罪師直而壯何堅弗克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賊守歲卒以成功是在謀不在機祥也時京師武臣爭欲出師邀功勅忠計畫忠奏曰臣蒙勅諭慮官軍數少今臣所調集三萬三千有奇已足賊罪今秋深天寒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邊軍斷難久留擇

### 識大錄

於九月督率諸將分路而進近巢而屯隨机應變上從之初忠與馬文升議會勦方畧諸將皆曰石城四面阻山復有子城為障險下可攻昨再攻再失利須以計徐滅之忠令畫工圖其形勢與文升手指進攻之路列成為七環石城山谷為營陣忠與文升劉玉劉祥及左布政余子俊等屯中路延綏巡撫王銳恭將吳愷等屯酸棗溝甘肅鎮守毛忠陝西鎮守白玉監軍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恭將劉清夏正右參議嚴憲等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恭議崔忠屯

紅城子都指揮江盛屯沐家堡都指揮張英肇昌周知羅豫屯羊房堡去石城各十餘里忠期三日各出精銳先嘗賊且探地利乃大舉是為九月壬辰也乙未五鼓胡愷兵餘李俊溝進毛忠兵由木頭溝進夏正兵由亂麻川進姜盛兵由黑城子進林勝兵由好水川進張英兵由驪母川進而中軍則由金佛溝進比抵城賊擁眾分道接戰而延綏軍恃勇奮而前少却亡二十餘人而賊死傷者亦多己亥忠復督兵往探山勢水頭賊逆戰倖敗去官軍逐至城下夾攻大

### 識大錄

敗之斬首二百二級其墜崖澗死者二千餘奪運銅砲百計神鎗千計時賊多城外居者官軍貪取其半羊馬驪賊遂得飲入城是日毛忠簡銳卒四十直趨占木頭溝上流擒斬奪獲比諸軍獨多庚子昧爽毛忠令於軍曰賊易與也且能有幾鄧監軍曰頃公有令賊營勿深入也毛忠嘆曰忠老矣奮跡降夷為朝廷守西陲五十餘年即強虜親擊殺數千百故蒙賜姓名而錄千夫長歷大將錫世封何有此鼠輩哉此諸軍急擊弗失於是方弩並發直抵砲架山北督其

從子海孫懷肯冒矢石先登遂奪其北三峰頂及其東二峰頭克之焚窩舖百餘處生擒二十四人斬首七十三級墜崖死者千餘奪獲神鎗火炮弓箭牛羊馬無算賊窘迫皆號哭有自縊死者而毛忠竟乘勝入險賊奮力拒之官軍死者甚衆毛忠中流矢而斃時文升亟督騎兵五百持東易往焚柵而西路賊乘勝渡東官軍不能支頓潰都指揮周璽費澄死焉都督魯鑑傷神鎗劉玉被圍於城下中流矢忠帥師援之亦中流矢共騎却忠手斬退縮指揮以狗衆俱獲

### 藏大錄

登山銳攻圍解劉玉始出馬文升命所部破空填列以張聲勢敗軍猶欲遁忠令曰凡逃即斬其傷者歸各營責人調護之衆遂定時忠恐其連虜憂甚文升曰勝敗兵家之常則賊多戰死勢已奪且黃河未水賊安能遷北連虜哉顧徐圖之忠乃遣舍人陶望上聞併述毛忠陷陣狀仍令望言賊勢孤危蕩平在即以慰中外甲辰都指揮劉晟先二月親騎兵三千人自井州至是日忠獲會兵攻城依山而陳顧山險難克日輕易賄去在山巔者數千人未能擊方俱賊自

危而賊恐我再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佯許之山巔兵已退四等固邀總督總兵坐城下受降忠不擇甲五車騎赴之僅以二卒自隨四出數百人露刃繞門外以待而輕騎往來矢疾如雨以示武忠抵城下神色不異劉玉亦馳至四同姪璿帥黨三十餘出跪訴曰四等本良民被劉泰將馮指揮所苦以有今日之害死請降忠曰朝廷待爾輩恩深矣既為劉泰將馮指揮激變今朝廷已赦赴京治罪爾輩尚反耶果降必悉釋四等羅拜期明日出城降仍訴要撫未文

### 藏大錄

升曰不去是示之怯乃從數十騎列陣而來近城溝遣官大呼曰賊奴何無理天朝文武大臣咸在尔逆賊也豈應精騎四外旋繞叱去之四等訴如前文升曰此二人詔獄久矣尔輩其速降朝廷止詰首亂爾輩固皆脇從悉宥弗治也毋疑畏四等又皆羅拜忠顧璿曰汝被脇入非反者璿亡命乃先攜之出璿蓋初奉陳巡撫令捕四而為其所脇從者也初忠與劉玉赴城下久之不歸諸將愕顧失色馬文升語太監祥曰賊窮蹙無信義萬一兩公被留不大損國體耶

吾儕且何辭於朝廷及見忠從容自若文升嘆曰真大勇也東南有此人可謂不為風氣所易者四見忠後自幸可速誅歸告李俊俊笑曰汝即亂有試思一伯三都指揮三四十軍民皆喪汝手朝廷有故首亂終不藏者乎慎勿為所欺自投死也四乃又設柵自衛飭戰具不漫言降矣明日有一人從城中來代瑋賁服馬至者左右告忠曰此隨前院軍宰張馬六兒也乃從賊忠呼問曰尔可回否馬六兒惧不敢對因留詢城中事竟不吐寔願漢請張詐誘敵陷我軍忠

### 鐵大錄

遣人押蔡國原令前至山溝殺之十一月丁巳先是忠與劉玉周文升親督精銳繞石山巡閱以覘城虛實見城之北有一間道通步不通騎是日西北風大作忠乃命諸道軍各持燕尾炬火球飛竿艾草登高乘風縱火飛炬入城燔燬棧棚烟焰貫山熏塞營壘傷死甚衆賊不能支乃奔馳下山忠督官軍邀擊斬首五百七十餘級生擒二百二十四人獲馬四百餘忠以捷聞上賜勅獎諭已未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乏水近易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坐若釜魚當即

斃矣忠遂令官軍盡焚近境山澤草賊馬死者殆盡則天盡以死入填塞城外水泉賊夜汲者設伏掩捕之多被獲忠曰賊窮蹙無慮矣蓋急攻賊竟嬰險自守時軍中聞廷議主益師而廟議則否劉玉曰師應益否忠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勝之必矣京兵弱不任戰即簡練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外此自疲耳何益於攻取獻議者意在邀功員賞止之便馬文升曰若止益兵萬一賊不平誰任之弟上請朱永率宣大兵五千陷遼而西賊平則遼果未平

### 鐵大錄

則星馳協勦非晚也請之便忠乃手疏以請下兵部議覆如忠請上令遊擊許寧統宣大精兵三千佐助之然忠自日夜為謀不待援也因石城南門近東山中營住未恐為所乘乃令都指揮孫堅帥兵五百駐山北覘賊出入以定我軍往來時中營軍行未畢而望兵先掣賊據前山矢石雨下中營軍阻不能出時指揮魯鑑帥莊浪兵一千出為前鋒入為後殿被襲亦阻至夜分始回忠曰此非賊能至共掣安故也明日全堅侯中營軍行盡且速乃掣自此賊不敢出

襲中營軍得諸陣而回獨延綏軍與賊對壘日被攻  
圍不能支忠曰彼處常發兵邀擊攻其所必據賊若  
上山攻我我以精兵衝其脇賊必敗劉玉從忠計乃  
遣其子文同甘州達官指揮亦撒率土兵五百候賊  
上山即進以邀其後賊自是不敢侵犯延綏軍賊  
信胡神迎至開成敗正曰夷夏原非敵須知舉事艱  
要知成與敗今日戰爭間是日賊果出生力兵上山  
銳攻我期必勝以符神識劉玉依忠計擣之遂斬首  
三千八賊大敗又惑神語大恩時天氣大寒諸道軍

### 識大錄

日攻城頗生怨忠聞之語文升曰師老矣恐生他變  
即黃河水虜入套我師不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奔  
套與虜合患誠不可言亟攻城為上策文升曰如城  
堅何患曰向日火攻時賊死填壑水即不流吾固知  
上流可塞也今四部兵困賊無從出汲惟塞其流則  
斃在旦夕城即不攻自破矣乃命都指揮劉清率兵  
三千斷好水川已已令諸道軍展餐會山下賊山上  
矢石如雨諸道軍仰攻忠撥甲仗創親立矢石間督  
戰文升勸忠持重忠曰奉命討賊師久無功元何惜

諸道軍聞之人人前奮無不一當百矢至而無敢避  
者殺傷千餘日暮撤兵明日復展會山下則用大將  
軍邀擊之賊死傷殊衆竟占險不出庚午忠取土填  
城外濠又取各城上圍杆木數千縛成天橋置去廟  
車軸上軒昂隨人低其前以避矢石驅車至城下賊  
乃開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忠欲舉此臨城衆恐多  
傷人文升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乃  
止賊大恐逸出者日衆忠戒諸軍曰此輩不可追也  
欲散之使歸務先招之使出出即給免死票令旗牌

### 識大錄

手送出營聽其歸自此逸出者日衆賊雖嚴法禁之  
終莫能遏忠又令人四出招之士中賊有楊虎鯉者  
西域人也驍勇健關且知兵四倚為謀主四苦渴甚  
謂非虎鯉莫能汲虎鯉乘夜出汲為伏兵所擒縛至  
中軍忠方秉燭與馬大升劉玉籌攻取虎鯉至甚恐  
忠叱所頭末虎鯉哀鳴乞宥忠曰汝死已逆顧不足  
污我耳虎鯉曰出聽招耳忠曰爾既聽招而來不  
必恨爾肯自效乎虎鯉伏地哽咽願受命忠曰爾能  
生擒滿四或殺四肯獻否虎鯉曰能忠目劉玉起

折箭與誓曰尔如擒斬四有朝廷賞格在金百兩銀  
五百兩世官指揮使即示以格虎狸曰四主堅壁不  
輕出頤內圖未易也必誘之出戰乃可擒忠即解所  
束金鈎賜之以昭信仍教慰遣之尋復屏左右問曰  
何日可戰虎狸曰只在明晨又問曰何地可戰虎狸  
曰只在東山忠曰慎勿與信虎狸曰萬不敢第恐天  
雪耳雪則有水運惟為力但四最畏神鎗若放即退  
入矣忠曰四精銳尚多尔可計移其兵上東山乃信  
復約明晨戰諸將曰押中猛虎暫為搖尾憐耳奈何

### 識大錄

繼之忠曰我推誠待彼、不敢欺虎狸泣謝去發而  
五鼓忠督諸將整兵而出至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  
忠恐機泄乃給泰將胡愷曰尔兵連日傷且瘁轉休  
矣今日中軍代尔守愷即自撤忠令登高峴之見一  
乘白馬出城者乃四也尋果有甲馬馳者數百人立  
東山上衆始信虎狸不欺劉玉麾兵急進忠曰未可  
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者三偵者忽報今日賊失多  
仰射忠叱曰賊多詐毋輕信固知虎狸倒戈意也已  
而衆漸覺然賊黨殊強恐玩之以自敗忠乃督其下

亟前戰久之殺傷相當我軍伏發賊大潰斬首七百  
餘級生擒五十餘名滿四已為忠家丁擒矣忠曰四  
既擒城中胆裂矣來勝逼之破可必也劉玉曰師久  
且疲既得滿四姑少休連攻之恐賊堅守難拔遂以  
四歸營時李俊已死衆漫推四姓火致為主旋亦就  
擒賊遂平忠曰石城險極後有叛者必復據為穴非  
盡平之不可乃發萬人平之是役殺賊前後七千六  
百有奇我軍死者亦不下萬因命收瘞戰骨左布政  
余子俊躬繫之立石為記為善後計請改固原為衛

### 識大錄

兼設兵備道以西安廢城為野設千百戶守之忠進  
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加左副都御史劉玉加左都  
督其餘陞賞有差文升每語人上達驚猛聞中根本  
四未平時朝野洵、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  
劉二公畢竭心力凡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  
者二十餘戰始克殄平巨寇而止各進一階較諸趙  
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六年  
秋京畿大水民飢命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營  
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并羊各萬餘

全活不可勝計是年冬別業流民漫亂李翦子名原河南新城人也僑居禁時流民蜩集從劉千斤石和尚王彪來勢為亂劫掠寨兵部尚書白圭奏命帥師討之雖嘗移文散遣而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幸而劉千斤石和尚就擒遂班師論功領魁惡未盡蕩也且其窩在郢介楚蜀秦維四省間地曠民雜中有草木寔可採掘食一遇年荒民飢輒徙入不可禁四省官互諉非其境故原與蔣虎復糾小王洪石至時等流劫南漳沔陽內鄉渭南諸邑衆至二百

### 藏大錄

萬餘原自稱平王而署野部為總兵先鋒遠近騷動巡撫荆襄右都御史楊璠奏臣率督泰將王信調兵三萬各道進討兩被挫敗臣才不勝任乞簡命素負威望望曉暢軍机大臣一員為總制上乃命忠純督荆襄軍務同都督李震往討之七年正月忠至襄深念流民迫入山各其始不過苦飢欲糊其口豈其為寇聚集既繁強踞者遂相推長迫脅窮民不得不從即有善良頓不能自脫忍既兵之耶乃大書聖旨詔諭榜文數十紙遍示山谷有能去此自歸農者誓

勿殺且復其家五年今雖為賊而能自新者亦宥其死時其黨多願出者李翦子輒殺之督眾列營拒守忠謀諸李震曰眾為暴賊所制又為浮言所惑故弗出耳故欲孤賊勢宜執言盡平而寔事懲遣於是馳檄四省都司會兵聽調保靖永順上司刻期齊到而遣父老土人進山開諭生路復懸檄發旗再四傳諭蚤回鄉井又移文四省三司守巡官各樹招安大旗於通衢遇流民出山者即給與黃榜口糧還籍歸農流賊出降者發四川充戍而各山口要害出沒所必

### 藏大錄

經者俱令現在官軍沿山操習分屯把截大震兵威於是各山流民相率告曰大軍烈於猛火進則不分玉石焚矣况榜諭我主路何不發出而坐受斃也衆扶攜老幼出山禁之不可得赴韓門訴歸者日千餘自春初至春仲有貫姓姓名報教登冊者四十餘萬其脫籍貼戶四出不聞官者又莫勝計忠喜曰賊易擒矣先是本兵白圭曾遣錦衣百戶吳銀為泰將王信贊畫乃託信曰總兵一招而瓦礫如是功何易成也當置吾儕於何地因相與煽浮言以撓軍机忠

方苦浮言至是主又請止調土兵忠聞之驚曰流民之出雖以恩諭招之亦以兵威脅之耳今出者未靖伏者尚多若止土兵則彼無所畏出者再入賊復猖獗矣前此既誤豈容再誤與其保位而稔禍毋寧冒罪以除兇乃抗疏論昂緩之惑亂軍机奉旨勒回又請仍調土兵上從之四月土兵省軍俱至共二十五萬分屯八路進勦忠與李震移營駐房竹界有土人報賊已從匿深山所留精銳數萬為力抗計忠因嚴督前哨土兵突進大戰斬首五十餘級生擒二百

### 藏大錄

餘人賊遂奔入房阜山中忠曰石門廣城房阜諸山皆賊藪其出入所必經者多險隘可伏兵乃簡精銳六十分兩翼埋伏與約曰聞砲而發奮力夾勦故令餌兵馬皆解鞍散牧以疲卒守之賊闕狀擁衆出掠砲發諸道軍四面環攻賊奔潰伏起邀之斬首二百餘級生擒五十餘人驅出山居男婦三萬六千有奇分遣歸忠知連戰勝賊衆必離復遣父老入山曉諭限以旬日流民出山者又五十三萬八千餘人李勣子小王洪率衆劫掠如故忠嚴督諸道軍防守要害

俄有賊子二鼓突出殺死官軍曉燬營寨前據營城山時連雨磅礴溪漲兵不得進忠乃移營近溪佈橋於溪上戒令湖廣按察副使余珣督都指揮李震帥兵設伏候賊渡溪即發信砲外軍撤橋內兵出擊賊果夜至諸道遵令大戰墮溪死者千計忠督諸道軍入山併力奮擊李勣子擁衆堅拒都指揮李震直入擒之并擒小王洪等二百三十九人斬首二千八百餘級驅出家口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內選壯丁完成朔廣邊衛者五十餘人其餘族屬悉隨附藉收

### 藏大錄

管給田屯種捷聞上賜勅獎勵十月流賊盡平省諭出山復業男婦五十萬七千七百七人俘賊首王安等二百八十六人斬首六百四十餘級編戍者三千三百餘人辛酉疏陳善後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忠列疏自陳言為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溫詔慰留召還京十年陞刑部尚書逾月改兵部尚書忠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不敢玩愒廢事自戶兵分曹分彼此莫知實教忠一至部即以團營軍糧冊躬



自唐對見在籍操練軍比景泰初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月夫如故嘆曰團營改設僅二十五年伍既廢而餉不縮數曰吾非度夫也坐視彼輩乾沒邦其既以聞曰前此無論矣今以性如不追究非惟民脂日削國課日靡抑且戎行愈耗根本滋空其何以資緩急之用上命忠會戶部從實秉公究明十三年錦衣百戶常瑛者挾汪直為同寮屢與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言其罪會輔臣疏直罪惡上恚甚吏部尚書尹旻掌院李賓皆胸縮不前忠乃

### 鐵大錄

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邊且革西廠天下標快既而改御史戴縉言復命直坐西廠其黨競仇忠不置又千戶吳綬時亦用事極力朋搆欲置之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直不能難僅坐落戍久之臨忠者皆敗上洞察其枉浸尚書致仕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推旧德宿望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屬望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韶巡歷兩浙嘗荐其可用而違疾竟不果起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 原傑

原傑字子英山西陽城人舉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江西有聲遂超擢按察使陞山東左布政使適歲饑民飢就拜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政理民謚召為戶部左侍郎奉命河南巡視民瘼既而畿內大水朝廷發官帑遣官分濟命傑總理其事全活甚衆丁內艱家居會江西盜賊竊發廷議謂傑汴江右民心今欲靖亂計非傑莫可乃奪情起撫江西督捕盜賊平改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流民荆襄地

### 鐵大錄

原傑

介楚洛梁蜀之間上贖人掃山谷阮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食天順初歲饑流民逾聚至百餘萬無所稟約束其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而三省長吏諉非已責遂日因循至成化初渠魁劉千斤乃倡流民據險作亂朝廷雖討平之而諸郡邑弗戢戢奇曠險如故未幾餘孽復叛又命都御史項忠討之賊渠渠帥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亡何飢民逐去浸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靖

亂策祭酒周洪謨憫之普流民說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為土著可以填寔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雅州事為微而申流民禁漢如前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爰命傑任其事傑至偏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延諸流民宣上德意而詢其所欲皆忻然願附版籍為土著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二十萬三千餘戶

### 藏大錄

達歸故土者萬餘戶其願留者十九萬有奇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為州又即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漢鄖西上津六縣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以控制之俾民流寓土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聞

蔣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遷隣境良

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蔣鄧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已任得蒞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進傑右都御史命事竣還臺都御史王越素忌傑乃力沮之會南樞尚書缺員越因與大學士劉珝言南京根本重地必擇其人宜以命傑遂改南京兵部尚書時傑已勞瘁成疾及聞命益驚不樂疏辭不允六月竟卒於南陽明年六十一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八即民聞傑卒靡不流涕構祠以祀焉傑靜厚有守樂

### 藏大錄

聞謠言誠心待物任人不疑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一事尤為卓偉使國家百年意外之變一旦諸銷然定其功益亦不可掩云

余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眉州青神人幼孤有大志迥異常人  
奉景泰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在部屬中  
獨開敏精屬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子俊理  
之其地名偶與相爭者姓同孰為其家故產子俊曰  
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為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  
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焉天順庚辰出知西安府西  
安會府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茲而  
使車過往無虛日子俊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

藏大錄

余子俊

為閩中七府冠 上賜聖書旌異擢其省右叅政督  
三邊軍餉丁亥陞右布政使時有石城之役用兵所  
需取給有司子俊督屬趣辦罔有廢缺經畫之助為  
多與寅轉浙江左布政使閩中軍民皇、失所倚賴  
緣六閩月會西要有警廷議以為子俊居陝久民夷  
信服遂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  
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  
子俊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并肅也三邊之  
中延慶於內地為近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

外至正規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於沿邊

地立界石東西二十里指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

堡漫累增至二十四所延慶千二百里屯軍積糧以

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

虜闖境即舉烟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

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

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嚮道

遂知河道所在入也其中以伺机變自是虜領居內

而我列屯守圍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自反遂至

藏大錄

連將聚兵以為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易糧銀鈔  
以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未供給又難  
計美臣愚以為真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  
牆增立營堡雖非失險要為有據況旧界石一帶多  
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已勅沿邊將領各統  
成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情民夫付臣統領依山形  
隨地勢或鑿削或壘築挑墜延引相接以為邊牆仍  
已勅參副進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下營築墩以  
為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為虜未出套未可定工

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皆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百里每二百里間為對角敵臺臺皆連北不絕於其空處築塔者三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進射凡為堡者有二崖皆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外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初榆林列成始於正統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然未就緒至是子俊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遼年不明軍籍及有罪

藏大錄

責成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成就近編伍以實之且又拓其城北以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其備率範銅鐵為之款識以歲月更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為弟子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藝圃子俊求種於遠教民種植自是蔬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墾以為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為重鎮而與寧夏并肅州立虜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窺牆向之葵已以功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疏請謂榆林之鎮國初未

有也有一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鎮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子俊而後守禦之其始大備云丙申移鎮關中有詔命議鎮安民之策選將屬兵之方子俊乃條上事宜凡七曰衛國保民弭盜安民選將守隘善後之計其所建置皆關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者疏入皆從之是秋入朝議事奏免岷河迷三衛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十有奇疏以分戍固原之胡盧峽并魏王城設平虜鎮戎二子戶所領之既歸鎮岷州四堡生

藏大錄

羌作亂移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自國初指揮馬輝渡入其地至是再見於子俊羌人遠遁相戒曰馬帥渡來矣誓不敢叛援關賜勅獎勵有北虜懾其威聲而遠遁其剽劫之聲初子俊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饑民以為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塞成化二年又西引蒲河之水自丈八頭起修石碑以啓開溝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壘奇將至壞城子俊欲修之未果至是乃議亦

如丈八頭開新渠以浚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  
以免公私之患民便之號為余公渠又涇陽旧有洪  
口堰山高水下不利津漚乃出公帑資使吏鑿山開  
道溉田千頃至今賴之過者思焉丁酉召拜兵部尚  
書論前功加一品休逾年加太子太保賜金瑪瑙帶  
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陳誠依附中貴請舉  
兵征建州由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子俊以為自古取  
夷之道守備為本建州乃羈縻邊衛 祖宗以來不  
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

### 藏大錄

掣其黨許買事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  
當然尔今其苗伏當加苛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  
非 祖宗脩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使  
節制相機戰守子俊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  
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漢極論其間家失利  
之由貽患遠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凌薰灼子俊  
敢舉之抱人皆為危既而相繼敗去卒以無恙時貴  
州守將恃有其援亦言播州苗賊竊采步出肆剽掠  
恐涉邊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子

俊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與師  
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  
則千有三萬五十而楚蜀山路險阻過舟楫取給  
負載必倍兩倍之數僕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  
也 上是之乃止庚子丁內艱服除即召改戶部  
尚書癸卯秋大同有倣食議邊備久弛非子俊莫能  
振肅乃命之節制沿邊諸軍事子俊請兵數萬分戍  
虜入冠要路守將服其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  
尋召還中辰以星變上言大要欲 朝廷節財用而

### 藏大錄

無浪費於土木請祈重盜法而無以資教作羨餘以  
賜植貴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已開田羅中官悍婦  
給從官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時論偉  
之三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  
撫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度  
其有濟乃勅子俊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  
節制子俊即日出席廣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  
同宣府兵民疲敝城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  
今日事之最急當舉者莫急於修邊牆臣向修于延

綏已有成故亡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為墩六百一十今旧墩見有百七十墩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濶如之對角為懸樓二空內挑壕整濶丈五尺深設關之五計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微即休事已漫作督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

### 識大錄

而一成之後歲省遠萬二 命下如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子俊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違為飛語俄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播揚其行事上命工部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可私亦竟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漢起與英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漢旧所兼官閏兩月 恩宗崩 孝宗嗣位屢以疾求去弗名弘治己酉春二月疾已亟猶命卧理部事屬楚蜀大荒子俊慮有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撫之以

銷未然之患既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時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輟朝贈光祿大夫太保謚曰肅敏子俊沈重簡默外和内嚴正不流倍康不近名自為部屬時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沈吟未已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飭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病中靡廢天下事周弗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云 逸史劉振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有稱韓范然二公

### 識大錄

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留於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壞也而榆林邊牆之修延袤餘二千里唐人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蘇公心墮而葦之使毋致廢壞則公之功留於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為補之固阨塞之關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為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重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墮

而廢食此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故矣而或者不廢其職功雖頌逆料其後樂何執忌之也亦非專為公也若梁武帝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為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為之者邊牆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為呼快一己之私而忌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

# 藏大錄

## 王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清人軀長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景泰辛未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奏來云吾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取而觀之乃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聞其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進士選人除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

# 藏大錄

王越

視朝親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冠深學院束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白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館諸道章奏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會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吏部以某荐江填其覲覲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大學士李賢因以越對即命徵之還朝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是非故快御史耶其手奏英邁似武臣之雄可使弁而將也遂拜右副都御史兼傳赴填會虜已引去越乃歸兵政繕

戴大錄

呂甲蘭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  
良已明年協理院事或化初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  
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酋百餘級還左副  
都御史又破之於黃陂梁俘五人酋百二十進左  
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疏令行賞  
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  
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謀探  
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  
以何虜復入寇越設伏微擊破之俘斬百餘倭謀知

戴大錄

書張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與李賓同掌院  
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居一歲兵部尚書缺越意必  
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口不棄乞歸不允乃  
上疏陳紅藍池之戰謀皆自己出為故尚書白圭所  
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卻曲亦有未陞賞者事下兵  
部余子俊為請進善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  
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詞察中外  
事咸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之納好  
甚密直方欲誅建州夷以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誠  
賄之直且始謀也以故直用撫寧侯朱永總兵束討  
自監其軍俾陳誠參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夷永進討  
公陞賞優渥越盡斃之乃謀於直以北虜犯邊請征  
之詔命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而討越為總  
督直仍監軍越愈直之誅建夷永與征行而不先露  
使陳誠拔其功恨之因為直謀令永將大軍由南路  
而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  
同謀薄張在戚寧海乃選二鎮之勁騎三萬餘分道  
疾馳東風雪薄其營虜振頭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



百三十七級南男婦百七十號馬牛羊數千獲森押  
仗以萬計振旅還朝封奉天誦謝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咸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世  
券越既封不當漢領院事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  
功德引王驥揚舊例請仍理臺政而越亦不肯就西  
班欲仍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許之自是  
益精心事汪直而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  
毋論有司供億百費而戰馬萬七千匹死者已五千  
亡功自如於是亦俱與越比而事直矣尋漢命越等

職大錄

出師至大同通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  
之俘斬百二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論功進太子太  
傅增歲祿四百石授錄一子是役也斬級少於法不  
常受上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  
耳未幾召還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  
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幸得遂不獲  
有薦紳念而為安劉吉等請：則目越矣汪直亦為  
其儕所忌惡更獲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  
宣府調度孽虜：已退越靖班師弟許遂巡延綏值

虜入寇河西越部分諸將整兵邀之於是將擊將軍  
劉寧敗虜于塔兒山恭將丈王敗之于火寨梁延綏  
總兵許寧敗之于三里塔俘斬二百二十九級功倍  
於前虜亦創懼不敢近塞而提聞僅加祿五十石汪  
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  
猶與直共一鎮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  
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謂寧直不相能遂改直  
于南京御馬監既行而姦事大露給事御史劾直八  
罪因并糾越 詔削越官爵追詰卷使置安陸州而

職大錄

盡奪其諸子官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  
其罰太重為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推拔  
御史屠滂侶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  
多鼎貴者或稱越才 孝宗踐阼故還卿上疏自列  
寃狀而壽寧侯為左右之得優左都御史致仕越居  
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往來  
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領為  
之死机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鬼神故不淺持名檢  
軍行過陝西秦王晏之奏使越語王下官之為王吹

犬父寧有以相酌否因盡乙其使女婦一日大雪方  
坐地爐使四妓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調虜還即  
召入與談虜事甚折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優談  
則益喜命絃琵琶而痛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  
文喜指其中最殊麗者曰欲之乎以乙汝自是十戶  
所至為敵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  
而風暴起塵翳目衆欲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  
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過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  
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壯卒功以為千戶

### 藏大錄

其在安陸與家居潯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功  
名之志不少家近京師得交通中貴人李廣三屢  
於上前稱之由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  
時西虜犯邊兵部請命重臣控制之以便止進凡再  
荐弗稱有時屠瀟為吏部應越而中貴人廣史之以  
越名上遂許之陞見上慰諭甚優優太子太保仍  
兼左都御史總制陝右三邊軍務經畧哈密諸鎮半  
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宣行事越至鎮即提  
兵持賀蘭山之到即行剽者覆之斬首虜適當捷聞

晉少保太子太傅請優哈密封以兵授其王還國既  
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官交章劾越上雖  
雅重越為寢之而越竟以憂悖病卒年七十四贈太  
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終不得而  
諸子多官環列者

### 藏大錄

王恕

王恕字宗貫號石渠陝之三原人軀幹偉大貌望而  
而見骨音如洪鐘正統戊辰舉進士第改翰林院庶  
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學務明體適用本之經  
術顧恥攻文詞惟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為  
大理評事遷左副所獄決必覈情法嘗條刑罰之不  
中者六事朝廷議行之推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  
也 以直道精心為之吏民皆愛服歲大飢上疏請  
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且劄市禁以施病者

識大錄

王恕

其人不至後時而殤立書院辟少年諸生於其間而  
延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太守以問按行召諸生策  
衣講說恂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  
布政使揚人挽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  
西而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  
左使成化乙酉拜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荆諸府  
時以襄南地多山陰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掠略  
而礦賊亦不時發故設開府撫治而恕得之軍府  
草創紀事事經畫有成算昔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



識大錄

兵者已會兵勒寨盜平之職其魁悉釋脇從之衆又  
平湖廣創千斤石和尚之亂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  
以徵功賞恕持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  
間為賊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即抵以衆肅然亡敢  
犯因摘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贊立生祠祀恕  
仍家繪其像而尸祀之亡何以毋憂法成子起漢巡  
撫河南錄襄南功進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當  
而又苦蝗大風重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豫人因極言  
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 詔不聽罷而所疏荒政

甚詳 上為之錮賦有差幸却入朝議政因獲上六  
事擢南京刑部左侍郎丁父憂服除以刑部左侍郎  
起治漕河請禁柁馬快船齎攜商貨而縱橫却道間  
妨糧運且及弭災數事懷民力 上為之下蠲租  
詔癸巳改南京戶部而中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恕於遷居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  
南接文人而鎮守中責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如  
所謂軍車攜二童子以往先是中貴人錢能使其麾  
下指揮郭景寺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

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諸物往還數四  
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相載還恕應得之達騎道執景  
景迫投井以因悉銀錯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  
飛章露効能私通外夷罪當必報聞當是時灝別為  
私却以通漢省會實欲乘間窺伺至是其謀始杜  
而能復使使乘駟以黃鸝鵲進恕上章極言明王不  
責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  
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上不得已  
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

### 識大錄

奉三尺矣丁酉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  
京都察院事往還衣書二索而已掌院未幾特命泰  
贊机務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泰贊如故盡揮營將之占  
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駟嚴禁織作工  
賈非奉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或  
敢干於是上下溢不悅而會薛遠以真援欽東留樞  
乃取中旨改恕兵部尚書暴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賊下車必首延耆碩  
降色與該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

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留者  
相刳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不勞力而治會災  
異求言恕因奏天下一切納貢賦者各收取過重至  
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絮絮及庖人賤工請  
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彩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  
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  
羨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  
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  
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

### 識大錄

之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以十  
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恍彷彿姚元之  
恕則賢於宋璟矣中使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  
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上言帝王之學與韋布  
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為億兆之主故其學不  
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詁簡編浩瀟既非帝  
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佛之學神仙之說黃白之  
術清淨寂滅妖怪妄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中責  
人王敬袂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幣金收市

識大錄

圖籍珍玩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洵洵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敬亦誣奏怨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事未決屬東廠太監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并其黨十八人俱謫戍而梟王臣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怨尋復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賣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怨共事然益心服怨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怨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滿九載加太子少保刑部員外郎林俊既論中貴人梁芳與妖僧繼曉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狀之亦下獄摘外怨上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臣竊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後言之人皆知後之是而不言獨敬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為諱投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後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固天命可永保矣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嘆以是復後黼官怨因是

識大錄

益自奮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忠謹剴切多報可天下益服怨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而怨疏果至京師人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怨於是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怨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怨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荐無虛月孝宗即位於是荐怨者益無虛日即家特召之命馳驅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怨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倫頤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怨吏部謀議無所不聽授何必內閣也怨因存彭韶張悅周經為左右侍郎名臣如耿裕何喬新何鑑倪岳成引列要階忠諫如章懋王竑黃仲昭賀欽丁玘張吉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荐用公務之暇輒延接士大夫講學論政進其德業詢訪人才隨罷授官裁抑倖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之班中旨特擢不決輿論亦必守正力諍弗稍阿順時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起爭之  
上異辭以報起益感奮竭誠匡襄南京守備太監蔣  
琮與御史姜綰等訐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起  
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弗聽御史湯爾故嘗以事  
譏起而他亦謫起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榮以書稱之  
引所夢為証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詔獄欲坐  
縣妖言律論斬而爾亦與同罪起力辨其文反上  
命姑緩之迨法司獄上縣降皆減從成陝西巡按御  
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為同事者所中以多故人

### 識大錄

或當大辟起謂非故劾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成修  
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寇帶者平  
人起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陛下慎之  
將來也上溫言報聞閩西都御史缺起舉蕭楨孫  
仁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起執奏曰陛下  
不以臣為不才任臣銓選有如所舉不効臣之罪也  
陛下安知楨等之不可用而以拒臣是必左右近臣  
別有所主而圖以興之也承順風旨以因此位臣誠  
不能臣之所知楨與仁陛下既以為不可用是臣

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  
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侍奉驟遷蘇州道判起言義  
先為錄事階正九品今驟遷通判正六品矣無乃有  
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奔競之風起天下之事  
日壞矣上為罷義鎮守內臣奏請問四品官及受  
民詞上業允之起上疏諫曰國家律令五品以上  
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又有制不許鎮守總兵  
等受民詞訟此祖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  
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急政為詞朦朧奏請提

### 識大錄

問四品以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  
接軍民詞訟某雖有才識可以委用終繫內廷近侍  
稽之祖訓條章自有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  
不分四品五不問文臣武職並聽提問是祖宗累  
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革朝廷百世之紀綱由斯  
人而廢壞臣竊痛心疏入其事遂寢總督兩廣都御  
史秦紘糾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  
起言臺諫所上五章極言景紘情罪與大朝廷所以  
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朝廷召紘陛下宜從而未

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 陛下納諫之美罪  
莫大焉今景該追駮又蒙 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  
及於紘則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恨而除地方軍  
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伏望  
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紘還武處之都察院俾之事  
權未必無補 上是之遂起為戶部尚書滿三載考  
最授光祿大夫拉國 上念紘老大風雨雪免朝又  
免午朝以疾告執遣中書人存問御醫視脉性酒米  
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

### 識大錄

王至自陳春宮劾勞乞陞職下吏部懇請連問之有  
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有徐生者太  
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  
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  
官推選官員例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  
屢疏上 上曰卿持五職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  
執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溫言慰留而內閣  
皆不悅訖其好名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  
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太學士

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責猶據其上濬意弗善也會  
考察天下應觀官奏點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言  
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錄  
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全再訪詳  
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乃力求去 上特慰  
留之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  
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鑄行  
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  
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此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

### 識大錄

今恕回奏恕不憚上疏自劾乃下文泰錦衣獄降御  
醫恕於是引疾乞休懇疏再三乃允致仕文泰之奏  
訐濬陰厲之恕既罷言官文章劾濬媚嫉妨賢乞加  
罪熙 上弗聽後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也之  
出口為君而使我和公辭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  
予為時人快之恕自少篤信好學每夜書燈連旦不  
熄倦則眠覺即誦讀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德脩業老  
而彌篤致政後年近八十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按矩  
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而岸紳大夫適三原里

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而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  
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上遣行人齋手勅牢醴絲幣存問益月康歲夫而諭  
之言恕乃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暇食養數人至其  
日而小城已閉戶獨坐思有聲若雷白氣瀰漫人視  
之瞑矣計開上為執朝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  
太師謚端毅恕有七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  
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克濟其美所著有石渠  
意見玩易意見清河通志典籍拾言介卷奏議石渠

### 識大錄

文集各若干卷歷代諫議錄一百卷

承裕字天字號平川天資粹美童孺時即重厚如老  
儒七歲能詩賦十五從蕭田蕭生學所造遂遠二十  
撰太極動靜圖說及名卿傳或化而午卿舉完婚自  
著婚禮用中呈父執行之弘治初恕為冢宰携以自  
隨令棲海內賓客籍其所得依而用之一時銓政公  
明罔有間言癸丑登進士第會恕致仕逆歸養授徒  
於弘道書院教以孔顏程朱之學終父喪乃起從仕  
選除兵科給事中歷吏科都給事中以志立修潔名

時逆瑾亂國承裕屢疏論時政瑾惡之矯旨罰粟輸  
邊秋滿權太僕少卿尋進為卿一日上忽降旨大  
閱用戰馬二萬承裕即應命大臣驚異莫不服其敏  
還南京太常寺卿值上南巡承裕具牲帛祭品以  
待或謂上不暇及此承裕弗聽及上至奏躬之  
言者愧服嘉靖改元陞戶部侍郎持身廉介雖公費  
一無所私言官糾尚書席書賑濟事承裕奉命往勘  
功罪昭然深稱宸衷御書清平正直四字賜之拜南  
京戶部尚書奏鈔關商稅羨銀解京以裕國用革私

### 識大錄

充工匠以省糧廩查累歲通稅至一百七十萬石積  
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踰年引疾致政戊戌五月卒  
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康僖承裕廣額豐顯貌平  
而體厚居嘗端儼若神然溫乎可親又栗然而不可  
狎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恕愛之特甚又善事諸  
兄誨諸子姓以道有不率教則反躬自責令其愧恥  
雖僕御有過至內竊而敗亦薄示懲戒許其自新務  
以德化與人交即之弗親遠之弗疎忠信無偽克柔  
有容善接引後學因材以薦又廣擇髦士俾各教學



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以所未聞故師遂功倍學  
而成立者衆教人以禮為先凡子弟家有冠婚喪祭  
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刻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  
書俾鄉人由之一時諸公皆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  
次正之風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呈  
粘集辛卯集改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  
三象堂漫錄李衡公通纂厚鄉錄橫梁遺書瑞穀公  
遺事童子吟稿進修筆錄及太極動靜圖說婚禮用  
中並行于世

識大錄

黃孔昭

黃孔昭字玄顯浙江太平人父瑜進士官職方主事  
孔昭年十四父母相繼歿於京師扶柩返塋哀毀骨  
立人已謂黃氏有子藐長執友建寧守智滋知其賢  
舉為松溪訓導孔昭嘆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舉薦耶  
慨然誓世其家棲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遂登  
天順庚辰進士授工部主事同官有貪污廢事者與  
孔昭不合以計搆之事白被黜而孔昭名益彰  
獨署司事事悉舉而宿弊盡革時方議 慈懿太后

識大錄

黃孔昭

山陵孔昭憤曰治葵吾職也亟草奏疏將上而 朝  
廷竟從衆議乃已尋轉員外郎即署無故例不得改  
調吏部以孔昭賢而工官非宜特奏改大選命下皆  
以為宜亡何進郎中孔昭持衡清慎汲汲以人才為  
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  
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頃人場激沽  
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  
至輒進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置其才地參之與  
論薦用各當其才雖小官平職亦不敢忽或曰勢家

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貶朝士每見其善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在選司十有五年純潔正直終始一節士論翕然稱之陞右通政弘治初遷南京工部侍郎時王恕東銓屢薦於上竟未及柄用而卒年六十四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孔昭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薦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任其地者以又帛來餽亦却之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然終不言

### 識大錄

其人其處公事必盡其力非特無私而已終身儉素雖老且責如未仕時好學不倦公暇輒手一冊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輯鄉里前輩文詞為赤城論諫錄并赤城詩集板行於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子備舉進士除工部主事居官有父風亦調吏部歷文選郎中卒孫綰中官生仕至禮部尚書

述史劉振曰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蓋無六卿之事無所不掌者也後世特以選舉為務其屬余

任於下為部凡四其職可謂專矣而大選尤為要秩使其人不賢雖有賢太宰不能獨治百官由之不得其人此其所以為要也昔毛价仕魏為東曹掾所舉皆清正之士能以儉率人一時皆以廉節自厲今觀文毅之為人蓋亦近之後雖超遷惜其卒以工官而去雖有瑞穀存為已助而竟不用良可嘆也嘗聞正統間黃巖有李茂弘考功靜退有守君子人也其名至今不蒙文毅嘗慕而稱之以追其遺風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是之謂歟

### 識大錄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幼多疾九歲始就外傳讀書穎敏過人三年即通史學卿先達魏源丁東英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同族書至喬新書齋扣其所學因問曰陳種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說書達金則失內憂外喪之義似有未當也旋大驚曰白喬新父文洲四三郎學不易

識大錄

何喬新

及也崇泰庚午應鄉試主司章既得其文擢置第一或謂文洲方典銓衡慎招物議乃移置第六年未已舉會試翰林學士江洲亦避嫌移置乙榜及文洲致仕迺登進士奉使淮西巢令聞徽少學於文洲以金帛為贈喬新力却之文洲聞而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憂矣丙子授南京禮部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尚書姚夔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為時用恐其不習於政奈何乃撤喬新收報喬新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夔喜謂喬新曰惟是以

往無施不可矣會丁父憂解任歸服闋改刑部主事

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尚書陸瑜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廷尉矣轉廣東司員外郎進郎中錦衣衛隸廣東司其官被侍衛親軍恣橫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繇是校悖懼相戒不敢犯吏部尚書李東知其賢屢薦於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暨抵任浙寇千餘人盜掠銀礦所遇剽掠喬新募鄉兵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浙寇敗走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以

識大錄

兵甲自隨縣官捕之報旅拒不服幾二十年喬新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置於法福靖薛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逆聚眾欲為亂喬新掩其不備盡獲其渠黨海道以寧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供歲課民多破產喬新具奏減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部與化問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喬新以聞遂蠲其租分巡河卸延建徧歷諸縣訪民利病而與除之清流之歸化里介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

僻不供糧賦焉新白撫臣即其地置歸化縣其民始奉法令宋楊龜山子孫微甚墳墓蕪穢其書院亦為戎卒所據焉新修其墳復其書院且籍廢寺腴田百畝俾其子孫耕以奉祀馬興省船中官以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遠三司焉新力耕不得遇受而輸之庫陞河南按察使福建都指揮僉事武成用焉新存授間職及行以庫幣銀器為贖焉新笑而却之曰我知君居何不知我耶成慙而退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焉新曰今賑貸止於秋者以秋成可

### 識大錄

仰也今秋四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賑之如舊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為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杞縣令李文中皆以貪暴病民而有強援它使者不敢問焉新効其罪或徙或黜都御史原傑招撫流民至河南引焉新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忠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傑至皆逃匿焉新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撫臣檄焉新賑之焉

新躬自撫循發粟以贖其食而給錢使葬其居民咸安焉荆民以糧後不均訟於臺又檄焉新理之焉新驗其丁口登耗貲產厚薄列為九等以輕重授民畝稱便成化辛丑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蕪督三閩兵備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躍焉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北虜寇遼焉新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進左副都御史奉勅清理刑獄辦沉寃察隱惡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多得末減召為刑部左侍郎屢辨疑獄請託無所徇

### 識大錄

屬官畏其嚴莫敢恣睢者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故遣將畿內驍騎紫荊居庸二關尤急焉新奉勅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為戢守備嘗獲虜謀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及請選精兵問道出搗之會虜潛遁不果用山西大飢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上命焉新往賑之許便宜行事焉新請發內帑并責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勅富室及僧道士浮粟數十萬石運司府官分部賑濟必者為叢塚其之又慨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四

從業者十四萬人揚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不睦友奏愛奢僭淫暴等罪且云有異謀朝廷命喬新即訊因愛以待命喬新言楊氏據有晴州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苗長因禁羣夷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實重者監候輕者發遣上從之既而詢鞠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為誣罔先生具以上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殺遂友它郡遠夷以安孝宗即位陞南京刑部尚書喬新又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雖陞

### 識大錄

之實遠之也太監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到任僅二月召為刑部尚書喬新在南都嘗言沿江蘆洲庫為中官占據有松者報云買物進奉今陛下既罷貢獻乞以蘆洲給還軍民由是悟中官意及在刑部拒絕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脅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按出入逮捕但齊駕帖刑臺皆不與聞喬新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批所至比號乃行則矯詐無所託駕帖不必比號則真偽無由辨乞仍給批使

京師大水恐內外刑獄有冤枉者乞選官審錄庶以弭災京師軍民習胡語服此亦伊川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上皆從之而以疾臥家上皆命醫診治又遣中使臨問賜以酒米肴蔬屢疏乞罷上不允然以執法不阿群小多不悅御史鄒魯遂乘風誣劾喬新受親故覬遠喬新弗辨但引咎辭位劉吉素好喬新欲因以中之遂下詔獄窮治鞠訊無驗魯坐外謫喬新復請老詔許致仕大理少卿屠勳及南京六科十三道文章論荐權貴多忌之者竟不

### 識大錄

果宣慰楊愛聞喬新致仕遣使致金銀為壽并獻名梓可為棺者喬新拒不受或訊其近名曰吾道當如是也喬新守官清慎律已方整自幼仕即自誓不營利不阿權貴不以受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性剛介寡與歷官皆久而後還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聞戶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警校所著有宋元史臆見因禮集註散丘集所編選有文苑群玉唐律群玉續編百將傳助賢琬琰集行于世正德戊寅都御史林俊

為請誼於朝且言喬新文行政節誼當以文會有  
沮之者給事中吳世忠論曰蔣之奇嘗詆奏歐陽修  
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誼之奇不能奪胡鉉輩嘗誣奏  
朱熹後日太師文公之贈誼胡鉉不能奪蓋誣善者  
群小之私贈誼者為世之公也廣昌知縣張深漢論  
之詔贈太子少傅仍與誼文肅蓋公論至是始定也

# 識大錄

白昂

白昂字廷儀常州武進人舉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  
禮科給事中再遷刑科都給事中在諫垣以言責自  
任南戶部尚書張鳳不法昂劾奏鳳為大臣不加之  
罪何以示戒有旨械至京已而釋之鳳雖幸免而一  
時多其直憲宗初即位值北虜犯邊經筵擬講昂  
上言帝亮不以洪水之蓄而不明峻德太王不以昆  
夷之侵而自瑣厥問今日正皇上講學以為修德  
之功之時不宜要要以陳聖德他日有黃霧之異又

# 識大錄

白昂

上言六事皆當世要務其尤切者曰謹命令以全大  
信謂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者不絕嘗  
罷織造矣而織造者自如嘗禁權豪不得中益矣勢  
要不得求地矣京城內外不得創造寺觀矣而皆不  
為棄上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可也監察卿  
史謝文祥以言事得罪不可測昂率同列救之謂之  
祥所言雖甚安然為御史非出位而言且其心無他  
宜含容之以開言路疏入文祥得降級其餘獻納者  
尚多然務持重不屑屑以小事論至於事干刑獄者

得以奏報亦不項項扶摘小疵故人皆稱昂知大體  
壬辰擢應天府丞京民苦差徭繁重多破家昂至適  
署掌府事為定役法人稱均平乙未遷大理少卿辛  
丑擢南臺左僉都御史兼館攝江巡捕沿江盜賊時  
有劉通者與其黨操舟販鹽并行劫奪出沒江海間  
勢熾甚昂調士卒追捕至太倉分兵截其要路知通  
窘迫示以威信諭以禍福謂如自首服許以不死通  
知昂長者遂挺身來歸叩頭感泣昂戒諭已仍縱之  
還通即率其黨以降乃械通至京凡購從者悉釋不

### 識大錄

問事平昂復奏沿江守備官遇有警當互相應援又  
請降閱防印記以便行事皆從之未幾進右副都御  
史協理臺事丁未陞南兵部左侍郎奉勅修鳳陽  
皇陵并白塔壽春諸墳時當荒歉衆以為興大役不  
堪昂均工節用勞心調度越三月功遂畢與初計省  
其半以其餘財仍行賑卹民反獲濟弘治己酉河決  
金龍口漕運多阻復勅昂浚治改戶部侍郎昂至河  
南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款萬石陽武封丘  
祥符蘭陽儀封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洪

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堤令  
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頽又浚宿州古睢河入  
運道以分徐州之勢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櫓之  
勢又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平至興  
海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  
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於是河竟不為  
害而漕運獲濟又以高郵之甓社湖風濤時作多覆  
舟或擁舟觸岸輒壞乃即其東開復湖以避厥患河  
成舟安行無險憂名之曰康濟人思其惠別名白公

### 識大錄

堤治水事竣改刑部侍郎辛亥陞右都御史掌院上  
言風憲官為朝廷耳目凡巡行一道當詢屬吏賢否  
之狀上於吏部及本院部院據其詞以行黜陟且以  
所上之虛實為御史之黜陟庶幾各得其實而人有  
所勸懲也又天下軍衛士卒消耗宜預覈尺籍之數  
并清軍御史使按籍按考以純堙沒諸弊又天下未  
報苗傷荒飢反戾至上不無圖計之當儲下不知民  
隱之當卹由有司以其地潤遠可以救護之故軍令  
御史預遣人踏勘四土高下之則造為圖冊設有水

早可據此以顯我擇而里胥無所容其奸也 上是  
其言從之御史李興巡按陝西以酷刑處死無敢狀  
之者昂曰興為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為一言乎乃率  
同列上言興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以死處  
興設有故勒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興得免死  
癸丑遷刑部尚書用法平恕斷獄不苟嘗曰秋霜之  
肅何如春陽之和乎數諭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  
重獄故完抑者既多平反其可矜疑者亦多從末減  
無以律為萬世之法條例為一時之宜今吏得為奸

### 識大錄

皆條例繁冗之故因詳定為若干條奏上頒行內外  
而奸弊始少衰甲寅秋滿加太子少保戊午進太子  
太保積階至光祿大夫勲至柱國居官四十餘年勤  
勞不休濟以精力事至輒辦及決大事往往以從容  
數言裁定多不失正其待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  
之下至與皂有過未嘗輕加笞辱屬吏以公事獲罪  
必為開釋得免而後已人以急難來告如切於身所  
以排解之者尤盡其力故感其恩者不特鄉里親友  
也官三品時厥弟昇早世奏隆其遺孤垣為太學生

又置義田立義學凡族人之貧而幼穉者以養以教  
皆得所其厚於宗族復如此 孝宗知其有德寵遇  
特優屢加賚賜或病在告輒命御醫診視時遣中貴  
人賜以酒饌果餌庚申以星變上疏引咎避位弗允  
再疏懇乃許之進太子太傅致仕賜璽書以褒美之  
及行士大夫傾朝祖送入以為榮癸亥六月卒于家  
年六十八 上聞訃悼惜報朝一日贈太保謚康敏  
折字輔之 年十九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都水郎  
浙江參議時逆瑾柄政有承風旨開處州銀穴者所

### 識大錄

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  
事得寢鄧有少年為日本館甥隨使入貢鄧人執之  
夷人大噪折曰外夷不可絕以國法予之無損治體  
拘之武庫繫端遂縱之逸長與有四八十頃沉為巨  
浸而有司仍征其稅民歲苦科歛所為奏請之轉福  
建參政汀漳盜起所率師會鎮東軍合擊破之賊乃  
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應天尹修築厥父之政綏  
民興學均徭釐弊條上便宜七事咸切時宜遷擢南  
臺副都御史總督糧儲京儲歲入百二十七萬所出



乃至一百五十餘萬石所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咸  
耗所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  
道員不法坐辜者十數人於時其母春秋已高所屢  
乞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滿容及聞訃奔喪歸因感疾  
卒年五十有二所為凱奏通敏孝友長厚有父風子  
悅字貞夫少有逸才聲卓不羈多與海內名士遊而  
任俠自喜以蔭補國子生舉進士除戶部主事歷轉  
儀制郎中改春坊左司直坐事謫判永平稍還南驗  
封郎中無何又謫河間判官復為戶部主事調尚寶

### 識大錄

司丞罷歸卒所著洛原集若干卷

倪岳

倪岳字舜咨應天上元人父謙南禮部尚書嘗奉  
命祀北嶽其配姚氏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因  
名曰岳岳生而環顧迥異常兒七歲喪母哀而盡禮  
予客數異幼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群吏  
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為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  
吏筆也識者已知其他日非特以文名顯矣謙以翰  
林學士主順天鄉試為怨家中傷摘戍宣府岳從行  
患難中學業益勵年二十一舉天順甲戌進士選為

### 識大錄

倪岳

庶吉士預修 英宗實錄成化乙酉授編修實錄成  
加俸一級是時謙復為學士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為  
榮乙未秩滿進侍讀明年遷充經筵講官於是謙為  
尚書以疾致仕岳再乞歸侍遂丁艱服除還任適詔  
耕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岳名上士寅書成進學  
士甲辰充春官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 命  
經筵進講弘治戊申進左侍郎癸丑拜尚書丙辰加  
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己未再改兵部明年召  
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岳狀魁岸目先炯炯

袍笏偉然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為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兄考校纂修雖有餘力無進講上前以古義附時事為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上屢屬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即治累遇行大禮凡載於儀注者既多贊相合禮若國朝自德祖以下九廟已脩及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庙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德祖以下四庙以次當祧至太祖為百世不遷之祖岳以此說固可以尊太祖然豈

### 識大錄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遠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益出於此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懿德仁三祖以次當祧至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時又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庙者後詔議之岳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

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庙之明証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知禮者皆以為然奏上詔悉從之時孝宗初元慨然歎新庶政岳與同官協心輔政甘革滯祠正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言者因及孔庙從祀諸賢亦宜改正岳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然傳經之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於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於

### 識大錄

還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未幾尚書耿裕自南京召至適以災異求言岳偕上七事又以八事繼之大率勸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財匱民窮惟浚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宗室之分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近歲額外設官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革岳嘗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為恨及拜尚書通京師大雨雹即上言天之告陛下至矣蓋變不虛

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也又勸上勤講學開  
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當傳  
感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賈胡選利以夷歎進宜卻  
之去故事四方奏報災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  
至岳次其日月先後援引經史為証言甚懇至欲  
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文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  
之禁以為近世弊事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聞之既  
以政事為己任士大夫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  
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奉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

### 識大錄

明無異議者以文異疊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  
法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師積邊儲等事皆切  
於時後復以清寧宮災再以二十八事上詔朕下  
諸司看詳行之岳有文武才略部事益簡人以為不  
足為竟改兵部自永間遷都於北岳以武臣一人有  
重望者晉後而以兵尚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為  
重人以岳為宜一時武備修舉軍民倚重相戒不敢  
犯法都肅然於是上知岳果可大用始有吏部之  
命岳居常則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

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名怨岳不即曰吾知家  
事之職當如是若諸末務不喜紛更日晏退歸私第  
君無事者當延議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  
侃言之衆亦惟其一言而定天下想望其風采以吏  
部得人賀越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八疾革昏憤  
口喃喃猶及禦虜事蓋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書惟  
及朝政其狗國之心死不已上聞訃悼惜冊贈少  
保謚文毅岳自幼事父與繼母克盡子道友愛諸弟  
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於親戚故舊

### 識大錄

所以周卹之者尤至平生取法雖嚴然未嘗妄笞辱  
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也  
逸史劉振曰國初罷中書省專任六卿慎簡六部  
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為之後既不行有  
缺止於轉遷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  
若其間或稍自振迅衆輒相顧而驚以為立異故東  
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獎必至  
取媚於時如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為人挺然任事  
不少避忌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周經

周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舉天順庚辰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簡討歷遷編修春坊左中允侍讀東宮講文華大訓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為勞謂經宜跪請坐聽經以非禮弗從孝宗登極起拜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經義若却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一時盛事皆經與左侍郎倪岳贊之也辛亥改吏部遷左侍郎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祿

識大錄

周經

為參議經執不可退與尚書王恕上疏論之實壽人獻大明川民田於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經謂諸司宜會奏尚書取裕屬經具草上之事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裕復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有傳上蹴跡疏出雖草者經謂裕宜以實對即有罪罪經裕曰弗可吾為尚書詎宜地據時論兩賢之丙辰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休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幣南京

識大錄

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關於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筭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費經又言聞征非舊且浙地大小民因徵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課入多者則與下考大同缺馬尚書馬文升請給折糧銀就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闡切上為改命兵部以

兩價銀充用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齎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運之內室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經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曰今歲歉民貧不

可使遠去卿并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在後為之外  
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  
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錢經言河間多沮洳比因  
久旱貧民即遭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  
無窮之言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  
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  
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人又將  
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還  
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法掌討三

### 識大錄

載聲稱籍甚壁成責幸有所陳請一切裁抑皆飲載  
不得肆而怨謗亦日深庚申以災異乞休致詔許  
之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命下廷臣相顧失色中外爭  
上疏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之有也  
武宗即位起為南京戶部尚書辭疾不赴尋丁內憂  
戊辰服闋改禮部又辭上降勅遣使即其家起之  
至京疾作寓都城外上復遣使慰問賜玉帶及通  
鑑纂要以示寵異比莅事數月疏乞休乃許之庚午  
二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一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

太保謚文端經為人頗敏莊肅少懷經世之志初仕  
內翰編摩技聞有文章名及為尚書簡任屬吏親為  
裁決剝繁應變畧無稽滯而秉政執法不為權勢所  
撓屹然有古大臣風

### 識大錄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高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疎奇多。臂力嘗與群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舉鄉試。景泰末年。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康不依傳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心。文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墨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特鎮守中

識大錄

馬文升

貴人虐而肆文升制之為飲。載俗作歌。謹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歸。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討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詔速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即家起拜文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達諸軍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西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中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覈誘擒滿四石城。平。事詳。項忠傳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于忠。釋使歸里。授開建文

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勣子侶妖言。挾其眾以叛。潰閬軍餘火燭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

山。因肆為劫掠。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族之不即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士民數千授之。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華昌機延綏罕文升前後設法。轉易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獲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異水口。破擒其平章。送到孫上特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

識大錄

制三邊軍務。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獲縱兵破之。於湯年嶺斬首積級至二伯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十年春。岷州番賊殺巡達官。軍文升調洮河等衛精騎五千營於栗林。族之東。令密察之。殺官軍者乃多納族人。七力等所據高陵。進兵為難。頃之又謀得七力等時與栗林族議。事文升乃夜伏兵於細草灘。擒斬之。栗林賊懼。率數百人詣軍門降。文升嚴兵示威。諭以利害。且造給璽牌。凡詣岷州貿易者。責以為信。無牌即

監許擒之自是西都遂寧文升有所奏捷不為夸張  
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為兵部右侍  
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出訪薊門以東至遼  
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  
教之使習皆為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  
而為巡撫多詞同將吏小罪輒逮逮即罰馬而釋之  
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  
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  
移文許驗夷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為完管指揮

### 識大錄

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繫管散赤哈散赤哈恨之乃率  
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越而守將以非所入  
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而遇經女直建州三衛亦  
以朝廷苛誅董山訛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  
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塞者  
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  
之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  
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擣巢穴且請大兵議勦  
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為言於上達太監

懷恩羣昌等皆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  
兵部尚書余子僕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  
中國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  
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  
白之 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屠昇往而直聞  
亦有所憾於文升矣欲邀文升偕行文升弗聽因疾  
馳至乃盡款其被屠家餘眾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  
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  
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

### 識大錄

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直馳馬歸是固兵威  
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已欲自  
出以為功至遼東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  
亦陽聽納然樹其敵體且無所儲而陳鉞則飭厨傳  
盛為供帳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僕從皆有賄相與謀  
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金幣羊酒理部事而直  
則已密疏言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易農  
器故屢寇塞文升寔激之變於是復偕刑部尚書林  
聰等往勘如直言下文升詔獄文升寔禁鐵器非農

器竟請成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寬之直既傾文  
升則偕陳鉞大發兵破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  
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  
舞而受陳鉞恩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  
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侯謙之為腹  
文升益三至遼東皆樹奇績遼人至今思之亡何遼  
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其地旱歲且  
殷文升乃預留江南糧二十萬石每費十萬兩免一  
切採辦以待之歲果稔文升出以賑貸且平糶民以

### 識大錄

免流殍召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因用兵思所  
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即命守臣請合三  
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他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而聞之中  
旨調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留都政為一新孝  
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見於文華殿賜  
綵織緋衣一襲上躬耕藉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  
陳且出襲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艱難而襲語何為或進巡却避公卿

愧之糾儀二御史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首罪  
言官釋之時太監陳善以方士鄭常恩言誘先帝  
於徽鎮海濱俱立碑為隱語下真寶物厭鎮文升請  
悉仆碑發函入寶物於宮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一  
選賢能以任風憲一禁撫按以戒賊官時苦外臺論  
劾有司往往讐怨問官撫按妄奏執將原問御史等  
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辦無  
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所以風憲官坐視  
賊官不敢究問文升乞令以後凡官奏辦劾法司另

### 識大錄

行巡撫再勘無枉委係撫按該充軍者發極邊衛該  
為民者發口外若御史等官果有違法罪重者行提  
來京輕者候滿日到京送問一擇人才以典刑獄一  
責成劾以革奸弊乞勅各處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務  
要徧歷所屬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  
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奉行每季終分  
巡官將問過賊污官吏名數近過賊罰等項數目及  
完過勘合詞訟分守將催完過錢糧撫安人民并一  
應事件各開報撫按查考撫按回日仍具畧節開奏



該部三年考滿據此熟陟一申命令以修廢務一運  
街士以防煽惑一擇守令以固邦本一嚴考覈以示  
勸懲一禁公罰以勵士風昔有司中多有曾經旌異  
稱為賢能者聲名既著輒便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仍  
欲掩人耳目則修理學較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  
二人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為緣亦各  
濫罰乞勅撫按嚴加禁納如有故違即便糾劾一廣  
儲積以足國用一恤土人以防後患時順天府屬縣  
及保定河間等處先年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生齒日

### 藏木錄

繁精壯男子且有萬餘為官者俸祿有限在鄉者田  
土不增達官折俸銀兩近多過二三年或一年不得  
閒支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為盜行劫勢所  
不免萬一遑方有微不無乘機剽掠事實可憂文升  
乞勅戶兵二部計議折色俸銀按季閒支田土不足  
或將閒空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耕種使足養其  
妻子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  
果有違犯治之以法一清僧道以杜遊食時達年所  
度僧道不下五十餘萬文升以一人歲食米六石共

該米二百六十餘萬可足京師一歲之用其軍民壯  
丁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乞勅禮  
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師寺觀除額度數外多若干名  
既已闕牒有度難以違奪亦不許額外再度直至額  
數不足方許起送開給度牒仍通行各撫按但係新  
修私創寺觀即便折毀原給度牒僧行道童即令還  
俗當差敢有容隱各開豁口外為民僧道官罷黜一  
敦懷柔以安四夷貢夷進宴下程俱有定數但有似  
前赴城菲薄者許將先祿寺官并局長等奏奉令問

### 藏木錄

一節財用以蘇民困內府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諸  
羊鷄鴨及運柴夫工價銀兩等項乞令詳開某年用  
若干某年增若干明白上陳斷自宸衷量加減免就  
為定例不許增添尤望 皇上凡百用度賞賜俱加  
撙節冗食人員不悉修造縣賜裁罷一足兵戎以禦  
外侮天下之軍逃絕過半其見存之軍俱各備倭備  
運輸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部司操  
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兩京官軍有名無實况騎射  
不精什物未備達年做工疲困已極乞勅兵部通行

天下都市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北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發各清軍御史嚴督清理其京營官軍乞勅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將見操軍馬先儘團營務足原額南京一體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占役及擅撥做

### 識大錄

工見在軍士務要著實操練時上山陵未平而中官郭鏞請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亦言之乃寢文升又言臣嘗承命總督漕運及恭贊南京守備職務頗知運軍之苦蓋湖廣江西浙江運船本布政使司造南京直隸運船淮安清江提舉司造河南山東北直隸運船臨清衛河提舉司造價皆給于工部或有損壞亦為繕治近漕運總兵以上部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工部又慮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出三分舊船准作

三分然軍衛無從措辦軍士責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運軍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至有三四人應役者每年春初先撞至七八月以後始回衛勞苦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搬剝多稱貸以濟用來春復然此運軍往來之苦也况所稱貸把總等官有因而侵漁責償倍息者軍士或自載土產之物以易薪水又制于禁例多被檢奪此運軍科害之苦也乞命所司每船一隻加銀二十兩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困憊少

### 識大錄

楚而轉漕無滯得旨造船銀兩令工部查處加增餘從之四川山西浙江建昌災異洊作文升上書言之語甚危且請行賑施獨揀辦銀課與額外徵稅自後水旱變異無歲無之文升未嘗不隨事盡忠力言匡救也尤留心遠計因言陝西路通甘涼上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道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勅兵部計議方畧預濟人馬并勅戶部查其甘涼各城糧草有無缺少以備

唐志 上嘉納之又言去冬詢問延綏邊情知虜騎俱在河套邊牆住牧射獵通事與語云明年欲來進貢均惟此虜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所當憂成化四年虜酋阿羅出訖加斯爾占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出師征勦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繇偏頭關經大同而入受賞優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探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于征戍民困于轉輸幸而虜賊自相仇殺遠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

### 識大錄

啟蒙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今此虜居於河套不見剽掠聲言入貢意在緩我之兵即春初進貢必以往年從榆林偏頭關而來為詞彼既入貢餘衆在套從容就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茂馬肥必藉言河水已開不肯出套從大同赴京若又以繇榆林為詞必大張兵勢或設奇謀務逐彼出套不可容之久住貽患遠方下兵部覆從之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時子趨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推當

外者尋獲為兵部尚書奉旨諭將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開款條陳文升會集大臣計議方畧凡十三款一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肅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為害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裝度之擒吳元濟文彥博之平王則我朝遼東三衛為寇王翱往鎮守而遼東靖虜寇駐河套犯陝西王越為總制而虜寇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

### 識大錄

鎮指兵驍將以待賊入期于痛勦以絕遠患固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致勢愈猖獗乞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重其威權凡軍馬錢糧邊防費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在調度勦殺候虜遠遁具奏回京一切軍務總制為主提督為客務在協和行事一中國所以懾服外夷者選將為首務如甘州之彭清延綏之張安頗稱李任他若宣府之莊鑑大同

之張俊遠東之蔣驥荊州之阮興寧夏之郭鞠中問  
或有頗知謀畧而驍勇不足有統勇有餘而謀畧少  
閱謀勇兼全之將近來少見然謀畧可學而能驍勇  
可勉而進但將官自受命後便以主將自尊遠方稍  
寧惟如營私貪利或耽宴樂恣邪慝所以謀畧不進  
而驍勇日耗矣合行各邊巡訪不分軍民職官但有  
曉諳輜畧曾經戰陣者敦請至家兵書所載戰陳攻  
取朝夕與之講求仍要寡者欲養壯氣勤操演誓死  
立功亦可少擢其閫寄矣一鼓軍士之勇氣必資于

### 識大錄

賞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損折軍士多人多畏怯少有  
戰心仰蒙 聖恩賞賜銀兩銳氣復增然非平昔有  
積一時豈能措置今內藏之銀已空萬一虜賊未退  
用兵不已或羅買糧草或犒賞軍士此時未知從何  
而來今後府藏官銀更乞樽節愛惜不宜一毫妄費  
一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  
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倣一應軍需  
俱藉四省八府之民供給必須存恤撫摩使其財力  
不匱緩急方克有賴近來各部科派木植糧料牲口

及燒造官執等項歲無空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  
於所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折造官刀雖係官錢終  
累小民况輸納邊糧起解過重而山西之民苦尤  
甚合行戶禮二各部將逐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物  
料等項不係緊急俱暫停止凡有所派暫派無事司  
府存省民力以備供違一京師天下根本武備不可  
不盛雖有團營官軍一二萬逃亡數多不及原額即  
今除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還聽征馬隊  
官軍共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

### 識大錄

下班甚不得用此外再無可用之兵今騰驤左右等  
四衛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係中人之產  
執京軍之資苦相懸各軍餘丁自不當差見今雖有  
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多養馬之家頗有空閑乞  
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及冊  
照冊查選若干名過前見操之數共湊一萬員名分  
為兩班本營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該職一  
命將出師同事官員多執已見以致敗事各行監督  
總兵并提督等官一應軍務必公同研將役容許議

其言可用則虛心用之其言難行則從容止之不可專執已見忌彼所長再如往時則國典具存難以輕貸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人知守法而效死矣近來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惟知營幹已私固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警畏往往候事伏望皇上自今凡有失機候事者果涉畏怯逗遛嬰城自衛縱賊不殺必明正典刑以儆將來戒飭各邊鎮巡等官各體朝廷付托之重撫恤軍士修飭邊防以禦虜寇凡百用度多

### 識大錄

從節儉副恭等官生事害軍者指問恭奏以憑罷黜一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者將得誅之以肅人心不然誰肯舍命赴敵近年命將制勒止回以軍法從事所以為將者多避嫌殺軍士雖有逗縮未敢輕誅以致軍令不嚴往往火機乞於總制總兵官制勒內明開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者就陣斬之以殉安生執言致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知軍法之嚴不敢畏縮先退一席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

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千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速止為自守之計不可臨陣敗賊况遠方之地非山澗則砂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其如拒馬虎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携之一則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以遮胡矢之亂發合行工部招教造完以備出征應用一先該大同鎮巡等官抽選到土著軍士舍餘共六千名未曾開給馬匹盔甲什物臣思前項舍餘人等生長遠方熟知地理且善騎射又耐風寒飽勝

### 識大錄

京軍況今正在增軍之際若候奏到方纔給與不無緩不及事合行兵部於順天府所屬寄養馬內給與五千匹工部於見在收貯軍器一併給與其投賞銀兩就於本鎮官銀給之亦可少減京軍之出矣一各邊大小將官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避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以欺上官上官執為代表盡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此等將官終係違事况今虜賊請封善於用兵宜府延綏邊防猶固大司地勢平漫卒機

識大錄

希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過河侵犯以臣等度之若數路精兵俱集中路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奇兵三千為一隊可分六陣老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為犄角之勢每陣相去數百步賊若擁眾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互相應援彼不能相顧必敗又恐虜賊謗詐聲東寇西必須平時每路練選有膽氣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走之馬月支料莖一石二斗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截

形以待庶不墮其奸計一克敵制勝在乎選鋒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走而官軍殺死賊人往往擄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最大弊合行各邊大小官各將所領官軍仔細試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為前鋒仍每百方箭手若干名長刀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頭目為管隊託藉在官其馬四

識大錄

亦選上等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寡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軍內審優某人所殺招徠功若有爭割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原選前鋒官軍朦朧報功招徠論罪一兵不責多而責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兵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熟閑武藝超絕坐作進退有度攻戰擊刺不失日識旌旗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為可用今各邊將官不知訓練凡報有賊散亂而追更不先遣哨馬遠出一

遇伏兵執致潰敗合行各邊招依兵部奏行事例著實操練使知節制始再因循國典不宥仍行在京團營內外提督大臣各將原選聽征弁見在官軍一體操練以備征調一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極臨虜境軍馬寡少無計可增役占數多不能禁革切緣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一鎮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六員三處地方城堡間寨相距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總計東西不及二千餘里

今共設內臣二十三員且以每員占用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占役已有數千大半納錢服役絕不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軍官員掣肘難行如遠東延綏寧夏甘肅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參將同居行軍列無各項名目以此輩委無實益徒擾於邊累該會議裁革伏乞 煇依速東等處事例將薊州一鎮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其餘三鎮內臣俱暫取回庶免占役一足邊儲查得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造報戶部大冊宣大二鎮

### 識大錄

糧料草束頗為有積若以本城堡主兵論之多者可供三四年之用少亦二三年之需况大同并各城堡即今亦多發銀糴買糧草未已臣等第恐一時調集客兵久住支費不繼失誤事機必須再為措置查煇兩淮兩浙長蘆各運司見在存積常服引鹽關中一百五十萬引戶部查官會同各該巡撫及管糧官斟酌地方時價定立斗斛斤兩分撥要緊城堡倉場各商上納俱要本色不許折銀大同撥買鹽引之時務要先儘西路并坪平虜威遠左右二衛有餘方撥天

城陽和等處臣等又看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為修邊而設發賣有地私販有禁是以商人一聞各違開中樂于趨赴近年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肯報中違儲缺乏實此之繇伏乞今後凡有奏討一切停止非違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仍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關等官便遇裝載私鹽越界發賣不問公差勢要徑自盤究發達干

### 識大錄

礙內外官員指賣奏差置之於法庶客商無從矣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十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時難以招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易調度合無行移監督總兵等官將所統官軍一萬員名每千推委曉勇曾經戰陣都指揮或指揮一員總領四指揮俱聽管束督令殺賊庶大小相統不致誤事文升於責倖既多所侵而嚴義亦軍

諸較斥其貪黷選煩三十餘人以是怨者衆或夜持  
弓矢擊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  
聞上嚴令錦衣官較緝坊而給金吾騎去十二人  
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  
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遠外勢洶洶上  
使中貴人扶醫視文升疾賜上尊脯饋因問計文升  
謂虜方敗於地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諸家為之備  
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招  
勅運之款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踰度固難且不足

### 藏大錄

歷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折諸廷  
回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既而果還侵地廣西  
土守岑致與倭溥相擊殺巡撫欲因以為功請討之  
文升不許第令勝書戒歸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時南  
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升請至勅撫  
臣發度以賑遣使崇祀群神為民祈請上以文升  
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文升上疏言自古帝王未嘗  
不以教太子為先務臣聞皇太子姿表異常賢性  
聰睿今良知良能未有所誘早教諭養正惟冀時

望選擇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官人如衛聖楊夫人者  
保抱扶持言語教之貞正而非禮邪狎之語不使  
聞于耳行步教之端莊而非禮邪僻之事不使之接  
于目教之不思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  
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如內庭之曲宴鐘鼓  
之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鰲山端午之龍舟不使之  
見以至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觀其像以惑  
其心志一二年以後又嚴勅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  
軍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

### 藏大錄

與夫上天之當畏祖宗之當尊百姓之當愛財物之  
當惜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  
人之道及設立宮僚之時慎選名實相符才德光成  
學問該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淺露心術不端者不  
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諸世事  
委曲辨人物賢否如此則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  
皇太子之德將有日進而人不及者矣臣以菲才蒙  
加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敢以此獻上嘉  
納之久之又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



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而文升復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端聖功乃用諭德王鰲等十餘人內旨傳陞画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先朝弊孔類上初然之今復啟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違將解體而江南歲役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為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違將解體上皆為停弗行建州夷黨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鞠問巧辦不服文升徐以數言發其奸伏加始惶懼請罪竟竄之南

戴大錄

海貴州苗叛文升奏遣鎮遠侯顧濬討之授以方畧克其寨數十斬賊數十級苗遂平苗虜數入寇井涼文升請使游擊將軍魯麟擊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為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虜乃退因御史馬允中題袁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步勒通關米糧等弊議定站船二年各于輪該走遠水夫出解不許一禁并撥其宿弊消除又因馬政廢弛題准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十七州縣各論人

丁每丁五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騾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馬六千七百五匹騾馬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匹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百畝養騾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騾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匹各昭例兩年算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霸州等七十二州縣其

戴大錄

各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文升又因時材難得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并各處應襲舍人以作養之又具疏極論在京軍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乞今後凡有興作不許奏討團營軍士若為定例其坐營等官務由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歛每營練選精銳馬步軍各二千員名以馬上兵過警動調免致耽行挑選有誤應援仍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止明白就為丈量不分內

外勢要侵占俱令退出及後馬軍有將該吏種蓋項責於人及將官馬催人生騎軍發問罪與值馬之人罰馬一匹并勒工部嚴令違作器械俱如式及通行內外衙門各舉將材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求樂早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不許頻換伏望處常思憂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其良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庫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文升又奏臣親歷代兵制不使獲歸于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

### 識大錄

護守皇宮禁衛之兵也北軍拱護京師征討之兵也各有所掌而南軍尤托之心腹其防奸之意嚴且密矣我太祖高皇帝制兵之法極其周密故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俱屬五府以備征討即古之北軍也永樂後誤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所官軍軍力精壯者及房中走回男子收作勇士常數十餘人俱屬御馬監更番止值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軍器器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乃至九千之上每部

記駕出勇士廬甲與各營無異禁兵漸至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圍子手不過于兵朝侍衛退朝後即散回家皇城之內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廢弊尤甚乞勒御馬監掌印內臣同提督勇士并騰驤四衛營太監將見在勇士并四衛操軍逐一檢閱年力精壯者各若干名編次成伍并選老成頭目管領操練常令在御馬監分番上值仍勒皇城各門守門內官各鈐束軍官搜檢出入疏入上曰禁兵最重令該監掌印提督官會同嚴加檢選昭依舊規操練

### 識大錄

上值毋得視常怠忽又應詔言事九一清也四以兵食一存京庫以強根本一停工役以恤操軍一安流民以弭後患一定世襲以別功勤一治姦頑以清選法一明事例以恤幼弱一革宿弊以惠貧窮一傳建馬以安小民上悉允行哈密忠順王者故先遣尊也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吐魯番酋鎖璽阿力所擒酋人富得奪其金印以去鎖璽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

言哈密國同同畏兀兒哈利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  
不貴不能相下北山又有小列克也力免教種強虜  
時肆侵凌至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庶可憐  
服諸番與侯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播甘肅動聞隴  
固訪得安定族孫陝已為王母甥令襲封忠順王又  
全頭目奄克亭刺阿木却輔之主哈密安定王者脫  
脫種落也未幾諸番索陝已賜不得阿黑麻又恨  
阿木却寇藏賜物曰陝已殺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  
兵入哈密故阿木却誘陝已及金印以去而使其親

### 識大錄

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達臣檄聞內閣丘濬以哈  
密事重欲文升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  
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  
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  
詣行衆謂文升不可去并涼安四方邊事始以兵部  
侍郎張瑄都督俞瑄事侯謙往經畧嘉峪關捕道阿  
黑麻點非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時阿黑麻貢使寓  
亦滿達兒等在宗文升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誘陝  
已金印追勅使往報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

戢請以寫亦滿達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閩亦絕而  
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  
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達中貴人逆我  
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萬里泛海貢獅子  
謂我聞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  
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  
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  
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  
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

### 識大錄

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苦峪又教程皆無水草貢使往  
還皆跋水行使我謹烽火明年煥整兵以俟使至肅  
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使匹馬獲遂已  
而又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  
夷指揮楊青至京撫其皆曰汝語夷情知西域道路  
朝廷今欲擒斬牙木蘭汝計安出青曰此賊點非襲  
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  
升曰余欲遣罕東番兵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  
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青曰若固舍河而巡撫許

進調兵食達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歸南山馳至罕東仍調罕東番兵來夜倍道襲牙木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之水草行不能疾牙木蘭知進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己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歸往西隴上師還之糧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木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閣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

### 識大錄

陞賞 上念達臣出塞有功陞秩有差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殺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邀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已及金印于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矣文升又奏肅州永平密雲喜峯口外洪武間建大寧都司設營州等十餘衛又封建寧王以鎮之永樂初徙司衛于保定諸內地徙寧王於河西虛其地以處今朵顏等三衛為我藩籬朝貢不絕歲久不

馴新生寇擾宣德四年 宣宗皇帝親率六師征勃正統九年復命出征自是虜不敢犯弘治初守邊官軍貪功啟釁遂致頻年侵寇大約密雲境二十四次馬蘭谷境七次燕河營境十七次密雲關外官軍遇卒多為虜殺賊皆步入如蹈無人之境久而習玩導虜為患况密通京師事有大可憂者今守邊馬步軍三萬五千餘兵既增多不能獲一虜以為功諸督責鎮巡等各陳守邊衛民方畧又今宣府大同等邊各分為三路鎮巡官居中左右參將各一路而肅州獨

### 識大錄

不然請令熟計其便以聞奏從之時李杲等誘殺貢夷三百餘人虜衆大聞文升等奏遣東總兵李杲始錄泰將宣府有罪不誅劫子益任依肥不能騎射卧享富貴頗肆驕淫御御史張玉才非撫御不能禁革奸弊群下不畏同事輕侮太監任良剛慢自用賄利是求以致違備廢弛胡虜憑陵失機憤事匪敢不聞乃任縱下人恣為誘殺情罪昭灼尤以廷臣會議請各徵還次以諫官論列請各更代有旨報寢命下之日士論沸騰杲等自知罪惡不惟無心職事抑恐衣

心不附而外夷終懷疑貳乞俯從廷臣之議少重官之請微果等侍候勅報至日果有誘殺之情則置之重法不則別為裁處命任良等姑不取回從頗佐併按復奏虜犯大同違憲方急文升奏大同宣府二鎮為京師藩籬防禦不可不慎弘治十年北虜進貢同賞浸薄去歲秋冬潛入河套間至寧夏延綏大同等處搶掠殆無虛日官軍疲於奔馳今又寇來路陽和深入蔚州逮至廣昌大同偏縣舉遭蹂躪侵犯宣府我之藩籬十損四五已請命平江伯陳銳戶部侍郎

### 畿大錄

即許進等統領京軍勦殺欲其指日克平以紓九重北顧之憂今經一月虜勢益甚內外驚懼恐此虜不退加以暑糧不繼延至秋深或隸屬門三關搗太原或隸紫荆等關掠保定或隸白羊等口而入近京師事之可憂莫大於此近本部奏准朔河一帶命都督李隆居廣闊一帶命都督張昆各統領京營宣軍三千紫荊等關命襄城伯李鄒統領秋班馬隊宣軍三千前去防守又奉命本部左侍郎王宗英前去黃花鎮天壽山居廣闊的羊口等處一帶工部左侍郎太

琳前去紫荆等關會同各該鎮巡等官經畧邊務蓋防虜突入以絕將來之患切見宣府大同延綏三鎮進奇官兵見在大同者凡萬八千本鎮常操堪以出戰官軍亦有數千之上京營官軍并奏帶頭目人等又有萬餘共三萬有奇若使調集一處運謀設策虜賊雖衆亦可取勝況大同素為用武之地其中豈無曉達邊務之人惟在委用何如今各鎮守臣擁兵觀望宜乎逆虜久不退去宜勅進等會同宣大二鎮守臣博訪培曉邊事者令各陳所見懸以重賞致舞士

### 畿大錄

氣或密遣勇敢之士搗彼巢穴又先年蔚州增設參將一員以絕東路南入之勢復以邊方無警革去又將蔚州衛并東西馬房官軍各調宣府防守以致虜賊得至蔚州其蔚州二州迤南俱有高山峻嶺若二處防守得人虜豈能入宜照舊例於蔚州增設分守參將一員其渾源州乃大同腹裏地方咽喉亦多可令大同守臣選謀勇幹濟軍職以守其地疏入上曰陳銳等師久無功已有旨更替其都督李隆等令速往治事餘皆准擬行 皇太后清寧宮災 太皇

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急議修建文升上言團營軍旅於役甚矣不可復相告楚蜀災亦不勝採伐而三廠有儲木尚有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千匠木石費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可迨落成公私不困 皇太后從居之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亦優等正月朔日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漢中寧遠地震有聲朝城縣震尤甚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偏地二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

### 藏大錄

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五日虜酋大節擁衆入寇榆林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黨通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首火節者衆雄桀黠使往往以

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衆將憊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聞言路惜府庫之金帛重為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裁減內臣奏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旨准行時

### 藏大錄

方命保國公朱暉總諸路兵赴榆林現虜酋所在潛師河套搗其巢穴會夜大露虜聞駭驚遁既而北虜大歸大入大同殺掠吏民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啟行責沿途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紅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兵部非文升不可於是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酬賞之南京鳳陽有風而之變文升因言當減膳徹樂省躬修德節財用以固邦本御經筵以講治道絕宴遊之樂罷不急之務

凡臣工所上疏有益治道者採擇施行各處織造有不合祖宗制度者暫且停止乞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修省軍馬時加操練門禁嚴為防守一切防奸禦侮之事悉心經畫并增設江西按察司副使一員普駐九江整飭兵備上界湖廣下至建陽一帶衛所俱聽提調凡地方防守便宜悉從計處以為南京保障又條修省十餘事曰法軌使以勤聖政謹天位以光繼述重郡姓以副聖歡取名儒以正雅樂革因循以正祀典時會議以節財費開言路以防壅蔽

### 藏大錄

臧科派以固根本修內治以據外夷免提解以息畿民上曰卿條奏事宜足見忠愛所司其各詳以聞上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爭之切入謝上上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或中官自欲飭倪岳卒文升竟為吏部尚書陳本却職掌十事一息奔競乞命科道指實劾奏內外官之奔競者一崇儉朴乞通行中外官員服食鞍馬飲食器用俱遵守舊制以為民範違者罪之一責成府正乞通行天下知府俾各修政安民如奸吏舞文而不治官屬怠

政而不懲小民被災而不恤嘗平乏糧而不積城池坍塌而不修盜賊充斥而不捕者罪之一舉用賢能乞通行各撫按官但瞻屈在下僚才堪舉用者具實奏聞以憑酌用一論學勞請自今推用官員一以歷俸多少為序若有才德出眾者乃不拘此例一嚴考覈請令兩京堂上官歲開屬官政蹟於本部以憑考覈一給散官謂在外官員有不錄撫按請給散官而擅系銜者罪之一查功蹟謂舉人署學官職事者必有功蹟方許昭例實授一專職掌謂官員給授勲階

### 藏大錄

係驗封籍數二司分掌近俱隸驗封欲請改正一預選官雲貴兩廣四川遠在萬里外其郡縣正官有缺請扣查將滿先選人代之上從其議明年當大計天下吏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觀吏平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責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三千餘人皆當至考京僚而給事中吳聲玉蓋自以孫安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曰其

錄謂兩人不謹實跡皆有文卷 上命查考文卷以聞文升等乃據落職為民蓋冠帶閑住人亦無聞言雲甚 上命落職為民蓋冠帶閑住人亦無聞言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象政科者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益養兵乃可科遂撤兵思祿思祿輕料敵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與之則見弱乃以贏卒數千應科政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益養殺我哉姑以一命待之遂介馬來衝益養兵原無圖志大敗又設伏邀擊殺獲且盡科僅以身免益養之帥思祿

### 戴大錄

起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益養下廷臣議文升曰益養所云報擊者名為我也且蠻夷自相攻殺而我且為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益養諭之利害益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元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已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優詔嘉納始文升之為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起直

而劉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者彈詆謂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虜警充斥不能盡得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力亦微倦 天子方嚮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據矣 上前捧官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綴疾 武宗立諸大禮皆預與劉健為首而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

### 戴大錄

言 上即大征吉山之費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有欲裁諸王賜併惜公侯勅親莊田租課者文升言 人主即位首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中 上最慎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棄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為太后兩宮用國帑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瑞謂迫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昂等七人指募而



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于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判得王瑞納賄狀劾之瑞慙意誣文升抗旨更下府部內閣大臣會議大臣糾道皆力為之辨竟姑文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卿人也而親之先是文升與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孝宗因言宇之過幾于不免戶部侍郎王儼

### 藏大錄

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康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於外詣吏部辭不能得繡憾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疏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遽力求致仕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為文升劾大夏珪二人皆賢者相繼亦罷歸而焦芳生得文升位矣時司禮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為芳內援故李東陽之謀不行

文升之歸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銀錦絲駝驛以行月給祿米六十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噴噴以為留侯疏傳不能過也歸之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都構于中責人瑾用小藥削其官報尋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鋌亂河南行剽至禹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往攻破泌陽焦芳已逃匿毀其家發焦芳篋取其衣冠縛筆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

### 藏大錄

是非云

王繼

王繼字述之號搏菴河南祥符人自幼神采迥異比  
長以家貧治賈年二十八以文為有司所皆始發憤  
向學成化丙戌舉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按山西監臨  
科試搜閱汰卷中得陶琰王祝二卷連舉解元衆服  
其明晉藩欲侵奪居瓦廬址百餘家繼擬奏震警之  
乃不敢肆民賴以安宗室分封忻州者虐縱特苦繼  
疏其罪以聞詔達中責按治幽其首惡餘黨悉棄于  
法忻人大悅馬文升巡撫陝西以遠塞屯政久廢達

歲大錄

王繼

儲匱乏既請才力過人者往往任之權繼陝西按察使  
事督理屯田先是屯丁恃頑弗納租歲以為常繼一  
切絕之以法自推責始不數月逋負告完乃令追魚  
鱗毋四至昭晰易於稽察都御史余子俊劾謂遠山  
自榆林來抵清水營工徒繁浩繼董之刻期而果進  
按御史許進惡遠民水利為勢家所奪以其狀聞命  
繼兼督其事乃令造河渠溝塹軍民曰詎爾輩知  
寡以時分溉自是豪強者不敢專其利西人德之  
守中貴劉祥侵占塞下田繼上章劾之請 裕陵司

者己亥糧原靖遠兵備副使錫城堡填烽燧造兵車

火器先聲遐振虜不敢犯宗室在平涼者許構大獄  
還繫千餘人撫臣檄繼按治任慈推鞠盡得其狀奏  
之詔奪首惡者爵其次減祿示懲辛丑擢山西按察  
使父老咸迎拜道左踴躍喜由康明御史漢來也前  
是有希進用者奏山西紫碧山有石胆能延年上  
遣中貴採求經年不獲民皆告病繼下車全取小石  
子一升以示中貴中貴起曰汝等不肯用心此據塞  
耳石胆載諸古書何以謂無繼曰鳳凰麒麟皆古書

歲大錄

所載今果有乎胡山西遠歲荒歉民不聊生何為  
操於此乃毅然上疏寢之人稱其有回天之力改補  
建按察使鎮守中貴受氏詢批臬司繼罪其者並  
以中貴滋受氏謂入公移中報之自是批詞訖息丁  
未擢山西市政使抵任甫三日通徭逮江廣流賊剽  
劫三省靡寧繼繼為右副都御史往勸之命初下屬  
吏有不職者皆望風解印綬去比至還檄練兵指按  
方畧元山就縛餘黨悉平弘治庚戌 上以哈家為  
耳肅藩難而為王魯者所據據其王印乃勸繼更撫

并商繼至運籌畫策按兵不動大振 天威以俟其  
自屈土魯者果納款請降歸其城印繼乃議取舊王  
埒陝已聚忠順王爵兵不血刃而西陲虛寧 上嘉  
之擢南兵部侍郎尋召入為戶部左侍郎九載考績  
進本部尚書繼以朴忠受知于 上特賜大紅綵織  
官袍以示寵異辛酉改南京刑部尚書乞便道展墓  
賜寶鑑千二百錠為道里費抵家未逾月復改南兵  
部尚書繼老成持重歸然為黎庶具瞻縉紳標表凡  
展京畿大事不動聲色而越中機宜內外臣僚罔不

### 歲大錄

帖服於亥夏四月以病乞休論留之命方下而繼已  
卒年七十有一計開禧歲于少保連戰方即中興  
護其喪歸繼器識宏遠守身廉潔正色立朝耻依阿  
取容剛方嚴毅不畏權勢雖居官四十卒而俸貲無  
所積財貨不動其心志思慮不及於子孫念思不施  
諸卿黨時稱為中流砥柱弘治間中貴人李廣以左  
通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規諫結之多蹶遷樞要者  
繼獨不與之通或有報其隨時者得無對曰吾三十  
年孤境處婦也月渝節乎人聞其言咸歎笑以為遲

聞及廣懼罪飲藥死科道官劾論交通大臣 上憫  
其人衆悉宥之翌日早朝空班謝罪惟繼與兵部尚  
書馬文升弗預奏紳此立無忤色焉

### 歲大錄

鄧廷瓚

鄧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人舉景泰甲戌進士除淳安令詢訪民瘼專施惠政不修名譽終九載無知者都御史張鵬出撫廣西廉其清操薦知梧州府遭母喪不果服闋擢太僕丞會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之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思慎簡良吏以綏靖之德鵬奏選舉知府事廷瓚下車悉心經畫凡城郭衙衛神宇廨舍以次營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故令公平莫不感悅望田弗踰疆入

戴大錄

鄧廷瓚

市靡所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有司上其政績吏部以民夷方忻廷瓚治化宜久任慰之九載始晉山東左叅政踰年遂進左布政使弘治壬子貴州黨苗叛守臣告急詔拜廷瓚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苗寇久亂益肆廷瓚招撫之下從始合衆謀備勦調兵決策征勦兵入其境就令嚴明將校用命所向剋捷斬首六十級俘二千餘口獲元惡數輩送京師止苦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光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恣惡賊寇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

年於此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

幸黨患剷除非大吏張不能為保境安遠之計九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議悉行之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論功進右都御史蔭孫乾錦衣衛鎮撫甲寅召還命掌尚院軍府數月復命出鎮兩粵粵自成化初都御史韓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之寄廷瓚性愷弟不瑣瑣細故堂以安靜為治寬厚而有紀綱屬吏賢者輒舉薦以勵其

戴大錄

餘其或不職則去一二太甚者俾知儆惕凡諸司濫設者悉奏除之顧群蠻以詔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議江西一省付之使二司竝聽節制庶軍馬歸轄可得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于彬州為便又謂廣東龍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陳地屯種為久遠計奏上悉從之廷瓚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壤大桂諸處屢獲化亂以次討平厥後四會諸縣

大德冠職竊... 上念廷瓚久勞邊務復召掌南院事未行  
選疾五月卒于鎮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廷  
瓚處事求濟待人無疑雅量廓如莫寃其際王所施  
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

載大錄

樊瑩

樊瑩字廷錫浙江常山人幼敏悟好學未冠知白起  
勵屏居山寺潛心義理益冬不墮夏不扇者凡三年  
尋奉天順甲申進士除行人奉使西川餽贈皆不受  
上官作却金亭以表其清或化平卯拜監察御史山  
東盜起奉憲當追捕不旬日得其渠首以歸出清淮  
陽軍所條畫事宜至今為創繼按雲南以檄諭交人  
中其要害交人畏而納款中貴人左右挽法衆為瑩  
難之瑩開誠與語為定約束有犯者痛繩之曰吾為

載大錄

商息言也貴人悟而自我後卒以善去瑩之終身甲  
辰權松江知府松賊重役繫自尚書周忱使法在人  
心獎蠹百出其大者連大耗折稱實積累權豪索債  
無其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產入說出移新義陳  
衆皆知之而未有以服瑩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願  
曰運之耗以衆皆齊民所耗一利歸於商省及善  
民而夏稅軍需糧運綱用與凡供應織造進進費  
皆出自秋糧除米既收漢難展轉迂回以此弊而由之  
也乃請革氏久軍民自運而寬其綱用以保之除

常送本色外六當賣易者盡做白銀見教走遣却連  
者既開孫切身無故浪費平事皆有餘費掌計者又  
出入有限無可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  
利民惟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  
無復雖突叫牧之患又考戶悅王法初意舉其偏弊  
而通融之以為經久計如清水鄉電丁草蕩以絕富  
人之兼并并收糧因戶以消消糧長之役漁取布行  
人代糧長運而聽齋持私貨以補不足皆有寬惠及  
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川俾惠遠

### 識大錄

之以毋憂去在官不二載松氏懷之主今弘治初命  
天下舉異才工部侍郎黃孔昭以堂應詔稱其明慎  
廉潔堪任憲臺吏部尚書王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  
是矣將驟用之先起知平陽明年即以河南按察  
使時河溢境內漂流數萬家臺躬詣賑卹所全活甚  
衆河南錢穀於北方為浩穰撫臣秋考見本末而衆  
難之以問臺曰視為猶子視千猶百夫何難顧其  
非非哉耳撫臣以屬臺於是御史鈞考不自自相索  
一清衆皆服之尋卒庶天尹京府素稱難治守撫持

徐九怡寵作奸事上官奏許連歲所獲引罷職者衆  
而事終不決堂承命推鞠訪若不與英者味現知之  
不為意最後及山陵龍脉事殊遂得罪去應天故有  
常例錢數年緣以給宴勞臺悉罷歸之民及士子鄉  
試乃出其在官者助場屋費還南京工部侍郎尋拜  
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賦與兩廣孫僅為寇聚  
衆幾三萬人臺謂賊如此理不可盡殺不聞其生路  
將致厄於我乃下令除首惡不擒餘悉不問賊聞  
之稍散去運符其倡亂于八人置之法而餘

### 識大錄

歸不貢兵不血刃一方以寧於時延屬水旱連二十  
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弊衡州等處且之盜  
盜奏通廣盜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停緩鈔紙  
銀數萬兩或某府琉璃瓦料以常充奏之止安陸州  
辰北城以益藩府地凡省費數十萬故早雖侵而民  
不苦病以疾乞休致總兵官鎮遠廣願濟上疏懇  
謂臺之在任官吏畏其威軍民懷其惠願不且甚收  
賴以和之將大夫眾望而臺請不已章三上許歸就  
閒集間居七年望至臺大學士李東陽尚書馬文

升劉大夏都御史裁綱交章論荐辛酉以舊官起撫  
治鄧陽陞南刑部左侍郎雲南宣撫五日勅營兼左  
僉都御史巡視雲貴時營年幾七十矣車馬斥逐窮  
訪剝窮雖岩阻夷瘴人迹所不至處亦徧歷之募勅  
鎮守及巡撫官罪狀無不攻文武吏千七百餘員修  
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馬王官欲  
去并教頭不還者聞營至走訴之營還其狀曰汝弟  
婦彼今歸汝半矣已而果然且詣營伏罪營慰而遣  
之他王官聚兵擊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營

### 識大錄

舊曰吾在賊故爾耶不去當直搗其巢穴舉其族覆  
之語聞即収兵退其為變幾所畏服如此名為南京  
刑部尚書疏決無滯行獄幾空乙丑夏營展與君有  
所餘賸即上章乞致仕逆瑾用事隨其間隆平廣承  
繫事落戎為氏又以守松江日減官布以蘇民困事  
貴輸米五百石營怡然受命然自是家益貧戊辰子  
一月以疾卒年七十有五璉誅詔復營官已卯追贈  
太子少保提清簡營為人誠懇簡易不事逢迎布衣  
蔬食僅適口依陋室歟僅取蔽覆卿即老惟耕大

牧豎皆接以款誠至或拍肩而與之問對蓋其質任  
自然如此而聰明果決過事主斷通而有介正而不  
迂一時正人君子交口稱之而沮之者亦力營常先  
覺急流中執勇退故不為所制而卒全其高焉

### 識大錄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土而岐嶷穎敏半神朗秀昔年少傳楊澤一見日為國器天順己卯舉鄉試第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生事歷轉本司郎中明練於天下事所奏履多當上意尚書項忠余子俊皆倚之若左右手无調發戰守諸臣務悉采其畫中責人汪直怙寵貪功與保國公戚寧伯比而劉遂蒙大夏欲抑之不能時阮阮安南黎浩破侵

識大錄

劉大夏

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于老撾直請乘間討之有旨檢英公下安南續大夏匿之于俊索之急榜吏至再大夏告曰蒙一聞西南立糜爛矣于俊悟而止其事遂寢朝鮮貢道由鴉骨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子俊欲許之大夏謂由鴨綠江誰不知便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在乃弗許太同達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現調兵食應之不乏吏部尚書尹吳才之會奉兵右侍郎貧缺欲薦大夏迨補權嗜素養其名亦願為之援遣人寄聲大夏其得一逆謁大夏

識大錄

竟弗往而辭以謝之是又以大夏在即者聞十五載金名奕奕議晉為同卿大夏復辭曰即官轉京堂固人所欲時某為諸生時志在親氏金幸登朝而不得一親氏官非素願已況即中外補非知府則恭議官階崇重為不可但恐有負厥職耳是悅乃出為福建右叅政秩滿將調以憂去弘治初起為廣東右布政使古田蠻叛大夏以恩信撫諭之不煩師旅而亂靖繼平後山寇下生擒之全軍中希安戮一人轉浙江左布政使其三任藩宣日夜講求民瘼吏弊所

劉華必經久不為目前計一切以身當之而推高風挺厲廉節試士經術孜孜無倦嶺南陳獻章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願碩與大夏善而相之曰劉公愛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然丑河北徙決張秋鎮詔拜大夏右副都御史徃治之祀河神而所焚帝反結若人形物議洵大夏不為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以今大名山東水勢築長隄自胙城生計徐州亘三百六十里以捍橫流而別後張秋



之南以道運道五司而河就刷漕般無滯功重而費輕愈於徐有負甚重書褒嘉召為左副都御史協理臺政乙卯遷戶部侍郎丁巳虜寇宣大命兼憲快出治軍需或謂大夏二鎮糧料半屬權貴子弟此行則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而徐圖之下卑台問父老得其要領乃補道衛云某倉穀糧若干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人士商賈願輸者來自十石上革自百束上聽郎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者雜買糧必百十石革

### 識大錄

必千萬束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運入糧革靖運牟利此決立則有糧革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羅無所得遂入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糧而私家有餘財矣明年還京引疾乞致仕大憂素傑功名既竭謫革堂于先望之次請畫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天下因稱之曰東山先生庚申止用廷臣薦起為右都御史督撫兩廣其吏民思大憂遺愛鼓舞備慶大夏亦精心無倦哉省冗費革詐資戔上下不便者一切革之轄內靖南盜賊為之衰息

在粵踰年再求致政皆弗許亡何召為兵部尚書力辭不允比廷謝上御帳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致辭疾前復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者且病今夫下民窮財盡為一不虞者在兵部臣自度力弗克濟是以固辭耳上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微欲有常何至今日而獨窮匱耶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國未暇論即臣在廣而廣西取鮮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若卿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微欲可一一議而革也一日上問諸衛所卒強可

### 識大錄

用否大夏曰昔者臣但言民窮而衛卒抑又甚焉矣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固轉漕江北固京操它國又不止此而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乎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如何稱為人主乃允卿大臣各以其職古軍民樂政而擇行之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而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村見知上常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史革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殺化邊而大監苗達

鎮守延綏嘗擄虜營小有寇獲乃以捷聞 上詔之  
家謀全師、勦虜而問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達之性  
虜乎延綏至今少息者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  
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虜方深  
入不相值值之無難類矣 上曰即再 大索何以  
辱得志於虜耶大夏曰 陛下英武固不後 太宗  
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洪國公一小  
違節制而舉十萬衆老妻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  
上策惟有守耳戴鼎亦從爾贊其語 上遂曰微二

### 識大錄

卿言幾為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太  
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恣而 上恠  
其恩似未足深恠也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  
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師執之而已 上然然已而  
曰若國為閔珪解也大夏皇恐頓首謝 上徐曰珪  
第執之過耳亦先成人何可輕棄竟先其請莊浪土  
帥魯麟為其肅副將求大將而不得將其部族強遷  
歸莊浪以子幼請有欲子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  
京處之散地者 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處不善用其

衆無能為也若因其致危而予之印察法召之而不  
至指威乃為書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開麟竟  
快快病死一日 上召大夏及戴珊問天下何時太  
平大夏言求治不以太急第每事與大臣議之務求  
至當行之日久天下自治 上復謂大夏求輔左右  
肘而弱欲各宿兵於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  
定孫卒萬人逐之鎮以為西衝而東兵細之密雲薊  
州以為東衝 上從之而中責人監京營者志失兵  
為役造飛語揭之宮門 上以示大夏而諭曰築地

### 識大錄

豈外人所能至不過此曹子弗利失兵耳又問大夏  
兵餉何以常之大夏意欲華諸鎮守對曰臣無暇及  
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同供億不能  
敵一中責人餉何以不乏且歷言此輩殃民之狀  
上曰朕徐思之越數日諭曰鎮守之華誠如卿言第  
設置已久去之不置大縣英若固其有罪罪之而弗  
補為愈也司札太監陳寬選中官監京營 上西命  
大夏偕大夏對曰政事獨太監掌之非外臣所共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

國公懋懋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風貴趾不肯與選  
上素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奏奏大夏曰如前  
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已而璋果  
不至大夏即與懋懋寬奏上 上切責璋示若違繫者  
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官非政詳矣而不反  
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繫莫甚於此二曹也天夏曰  
上慈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止何特勅兵部侍  
郎熊綱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冗費十餘萬朝野快  
之而權奸中貴咸側目大夏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

### 識大錄

即才足任艱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  
朕所言者才而不及大節卿之不對是也既而大夏  
亦稱一侍即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尚  
寡實用且拙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卿人某疎  
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增進瑾  
欺而兩侍即者亦皆不稱職 上自是益信大夏忠  
亮齊賜金幣看醴無虛月主以玉帶麒麟服賜之一日  
召大夏與戴珊室對良久諭曰述職者某矣諸用事  
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銀後之

曰小佐而庸且庸無廷謝恐他人或能望云又一日  
上欲召之大夏在班而 上不之見次日諭曰朕欲  
召卿卿弗在班恐不免御史紀故已之且卿同列有  
忌若者蓋是時 上每朝罷輒召大夏造膝商確時  
政雖公輔貴近靡得與聞三學士恒從閣門伺大夏  
出問 上所言朝士或賦詩曰造膝盡語人不知左  
右惟聞至尊義以故大臣多不悅乃進偏聽之說以  
眩 上上顧益重之而弗信也嘗入對自旦至午憊  
不能行 上命司礼太監李榮扶掖而出因諭令各

### 識大錄

指論事得大大夏對曰事之可否當內啓臺閣外付  
府部如用指帖久必生弊不可終崇將承循以為先  
朝故事戴珊以先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更 上謂  
卿珊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  
身率先御火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  
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為強留耶矧今天  
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注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頓  
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宗立  
大夏所條奏十餘事皆剴切 始行之時 上少怠

思萬幾而喜從左右羽林為押遊諸衛軍素衛大夏  
當者直者故不入侍伴為大夏禁之事幾臣測賴中  
官有識者諫諫得免大夏乃上疏乞骸骨 詔進元  
祿大夫太子太保致仕歸未幾而逆璿亂政方與其  
黨謀謀大夏以釋憾而劉宇其苦復增諸璿曰籍大  
夏家可當違費十二於是以前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  
大夏遂繫詔欲欲坐以激變論死中外惴惴咸惜大  
夏 先帝朝遺老璿不反何必變事與大夏不相涉  
何名激其知舊將為璿金行賄以紓禍大夏聞而亟

### 識大錄

上之曰如此而死拼一身耳如此先死則累一生且  
累子孫矣為三法司議罪左都御史屠濬言劉高書  
無死法璿怨慢焉不省大學士李東陽復婉辭之而  
璿所遣使調大夏家資始得減死永成肅州大夏  
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捐金以為資大夏  
悉謝弗納至肅州蒙諸司憐璿母教館殺三學生  
徒輪食之有總戎遣之百金曰公志難中非復在位  
受典問遣皆禮也大夏力辭曰不聞語大及其老也  
戒之在得乎時大夏名益高雖寬進方而天下猶以

共存止為輕重朝鮮使者入貢問鴻臚曰吾聞中國  
有李西涯劉東山今劉公安在已知璿戾屢從人詢  
其起居鄉人仕粵道過安南貢使問曰再御劉司馬  
遠戍西鄙今安否其為夷狄所重如此在肅諭二年  
會其歸之亂璿欲得歸璿尋伏誅 詔復大夏官階  
仍致仕官交章請保復其廩祿而中貴人在事者  
尚街之寢不撤大夏家居杜教子弟為教睦時、戴  
笠來疆往來山水間于始祖塋次作教不堂歲舉二  
祭、畢有燕以合族人為家規誦於燕所訓之族人

### 識大錄

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威力明之值  
歲侵視族阻饑鬻玉帶買穀以賑焉常欲效范文正  
置義田以無窮遂隣里或肆侵奪任弗與較至有併  
其世產者族人走書以告大夏署其尾曰昔唐尚書  
家亦有是尚書報其家人詩曰四隣侵我、從伊畢  
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先殿墓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吾雖不及古人望萬葉弗為唐氏子孫也後進諸益  
大夏輒戒其在仕途不可廣交居官宜以正己為先  
所謂正己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慕年預作壽藏東山

陽記略述生平履歷或子孫勿求名華以誌其墓正  
德丙子五月卒年八十一遺命毋乞恩卹而行臺以  
卞上聞。詔贈太保謚忠宣遣使祭葬如禮大夏仁  
心贊行惻愍無華清修剛介襟懷坦夷樂人之善而  
恕其所不及簡身端嚴自奉甚薄食止一豆衣裘無  
繁宦遊四方不携家累不通私賄不受請謁典物無  
忤不以勢位自居遇事當行未嘗先洩有疑而未明  
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達其事紙尾  
署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咸盡心力不相欺負忠行

### 識大錄

堂第憂民如病數施政仁汲、然如恐不及功名富  
貴子孫播澤洎如也晚以忠誠受 孝宗時春黃髮  
詢茲魚水乎契明良遠邁彷彿唐虞矣而以斥汰冗  
濫故於任忌竟為權姦所構其毅然之氣雖忠難顧  
渾莫能稍渝而全終全節德望愈隆海內士大夫識  
與不識皆知景慕劉東山稱為純臣陳獻章嘗問大  
夏所學曰子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茲其成  
樹之本哉君子謂忠宣之為人明識治理如貫指通  
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無私如包拯

先憂後樂如范仲淹忠誠懇切如司馬先蓋先民之  
道軌云

遠史劉振曰忠宣以忠五存心以老成當國以獎厚  
接人待物中實敦然不可犯其嘉言善行足以維風  
者不可殫述弘治人才之盛洵居第一宜其得君莫  
有倫比無論在朝在野率稱其長者即外夷亦知敬  
慕誠哉為實君子也晚平難以忤瑾微遭挫抑然益  
見其五道孤行而忠懷獨立耳至於有功不居退然  
自遜既沒之際猶戒子孫以不得妄請謚銘誣飾其

### 識大錄

生平嗚呼若忠宣者可為大臣立極矣

張敦華

張敦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舉進士為監察御史  
沒於土木景泰初錄戍事之臣歷敦華為國子生敦  
華少負奇氣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崇指麾群兒新  
戕殆盡十歲遭父喪哀痛幾絕既受廕孟動問學舉  
天順甲申進士政庶吉士靖學中秘大學士李賢彭  
時皆器之故留官翰林敦華與劉大夏力辭曰願就  
部曹習聞民事為國家建勲業若夫如沒一使老文  
字竊所恥也于是圖出為兵部主事歷郎中大夏醉

識大錄

張敦華

亮端恪敦華方授坦直並貢聞望奉使畿內夜遇盜  
劫其囊只銀七金漸愧而去成化乙未權浙江右叅  
議監溫處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  
進兵敦華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蒞  
之賊露亦以待及歸視日果我張公也皆解首聽命  
敦華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遷右叅政晉右布  
政使屢斷疑獄均理接按令邑里不之通相繼謝民  
用少紓私治改元轉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飢增價致  
賈造使告羅大修學宮以儉直資餉者而活不可勝

計辛亥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民攀留遮道車不

得行道聞母喪奔歸服闋命仍舊任值歲歉奏督增  
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於神池獨不  
壞歲給大同邊餉多困折納敦華請太原以壯可通  
車者運米民亦便之乙卯改撫陝西時有妖僧振山  
為逆群議恟恟兵部尚書馬文升曰張公實在必有  
慮不煩之報至則敦華已授計令父老生縛之矣西  
部用兵有所俘獲取據實以奏不肯為張大語故事  
兵部多事外功冒恩賞銜敦華所為妨已敦著詰之

識大錄

亮不少度丙辰陞南京兵部侍郎已未遷右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江壯諸府甘肅武臣部運尤無良者  
權貴干請悉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  
息利敦華謂逋負乃下剝上擾所斂而官為借貸大  
非政體峻為之禁高郵諸湖隄久且壞敦華為深溝  
數道以緩湖水實應地多平陽敦華起令築隄隄成  
而水至嘗以事如京諸犬璫聞其名樂與結納因李  
東陽戴珊傅瀚通姓名以名香為壽冀得往謝敦華  
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不敢東陽寺強

之數華不淨已各報以幣使者統入內城急追還曰  
我誤矣吾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敗乎辛酉改掌南  
院振陽風紀終末各道務崇大體厲廉隅臺端肅然  
與林朝林俊章懋疏南都四君子乙丑遷南京刑部  
尚書尋召為左都御史掌四臺事與劉大夏馬文升  
同心戮力整憲綱請廢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  
會獄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未或執華執不可卒  
浸重議正德初遂瑾用事側目正人尤忌數華將中  
以危法修撰康海聞之說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張

### 識大錄

公實如父毋恐相薄耶瑾意始解乃矯旨令致仕成  
辰六月卒病且革起僣承寵謁家廟追終正寢年閱  
七十贈太子少保諡簡肅敦華為人博厚純實風采  
凝重剛嚴峻潔義利介然進退得夫未嘗一動其心  
道命所屬猶謂弗以悖貨為子孫累為文典實不浮  
有介軒集行于世

### 潘蕃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舉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以平允聞沁源王與州官互訐持不解  
朝命下蕃詣視蕃廉知左右撥置王狀因列其罪寔  
之收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攫金重部危動邊部由指  
揮盧安輩調納其惡以釀厲寧蕃奉命往按正盧安  
輩以法歸請併治錢能士論壯之已而出守安慶俄  
改歸陽時鄭杓創界接陝洛流民歸者如市蕃因撫  
以之者遂稱善却以治行異等超擢行省參政歷官

### 識大錄

副都御史撫治四川申飭軍政律功生事者悉治之  
常單車行規松茂夷人畏服莫敢輕出歲罷假道金  
以于計仍戒守將月出行邊諸凡扞禦撫輯積五歲  
而天子無西顧憂轉南京兵部侍郎無幾拜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故嶺南隆鎮撫臣勢重自韓雍以來  
而休極草逮牙吹角列戟擁泛軍門沉沉被組練而  
夾甲帳者幾萬人其父子弟錯鉅鎗而私自衛者  
又千人蕃性雅素至則量昔給麾下使令者幾人向  
相沿以千人自衛者悉遣征獲其與諸將大吏約凡

科條如舊無事更援有以家封白事者一切禁罷之  
節制森嚴一號令出即大將不敢喘息方面而下稍  
遇鈞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故威宣遠近無弗  
以莊見憚也黎寇符南蛇虺肆禍海南衆號救萬善  
前宿規方畧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首磔  
於市雲氣以息論功進左都御史思恩士守岑潯與  
思州士守岑潯爭地警殺潯改陷思州強竄走軍門  
所獲者令人馳諭思恩曰人臣擅殺殺罪大逆不宥  
罷罷兵戎全爾思恩不能即殺潯也潯終不聽服形

### 識大錄

蓋張善等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扼亢乘危分六哨  
以連勢不能支潯遂伏誅餘党降治盡置湖十三  
程寇反思州古三仔唐大蒙寺憑恃曠戾阻兵肆亂  
善督率部兵各為兩翼左右掩擊斬其吭而搗其背  
於是賊方唐渠寇而遺黨灰滅矣在廣五年屢大戰  
伐前後斬賊首級萬三千有奇互節鉅驛傳有元費  
無算又奏裁其冗官二十七員岑氏之役疏請撫治  
杭宜上思州改設流官陸池河縣為州割歸德州隸  
之南寧府元可以控制兩江而輯蠻方也正德改元

藩力陳求退不允乃召拜南司部尚書是時邊理紛  
橫藩堅求去命承傳歸先是岑潯既平藩議以思恩  
改設流官岑強失守府治當降同知而兵部尚書劉  
大夏計獨相反乃奏提猛別府而思州亦從改革  
去廣岑強復叛瑾素忿藩遂用此為罪戾藩及大夏  
下獄將置之獄而士論皆不平得請戍河西後瑾誅  
詔復官歸田藩為人清介端方儉約朴素自初宦至  
二品一如衣布督兩廣不携家累不以軍功錄陞歷  
官幾四十年弗起一第故鄉人為尚書歸來無第宅

### 識大錄

之誼家居六載優游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  
信其所之沾沾自喜人或規其為子孫計輒不懌兩  
子十月卒年七十九臨終戒子弗請贈卹弗享厚葬  
弗拘陰陽其子泣而從之沒嘉靖中御史傅鳳翔題  
請贈謚祭葬下禮部議如御史言而竟尼於謚



韓文

韓文字貫通平陽洪洞人母姓夢紫衣人授一嬰孩  
言與爾文路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或化二年進士為  
兵科給事中會都御史王越總違事邀功啓奪軍同  
官列其罪狀又薦故吏部尚書王珣李東語頗涉兩  
宮越又附汪鑒以故上怒逮文文華殿旁訊幾度  
陝西紀功郎中張理奏諸將殺降奉命往勸一以情  
之輕重其奏人非其公竟以直言見忌出為湖廣叅  
議累官山東左叅政雲南左布政右副都御史巡視

藏大錄

韓文

湖廣河南戶部吏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先是會守  
格議事多避避不發一言或撰其意密以爲可否文  
曰事之可否吾惟以無私廢之可拱默爲避禍計耶  
遇事輒昌言商確聞者無不敬服時值水旱相仍民  
饑而死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俸以平糶  
價所司以未得命爲韓文曰掾龍如故楚氏命在旦  
夕能忍以以待即得罪吾請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  
萬石民賴以安 孝宗知之召爲戶部尚書時 台  
見文一日頌文長嘆文頌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

鹽法若人阻撓今邊儲日急奈何文漢頌首謝出上

疏請準七獎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  
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運司廢弛  
上盡行其言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皆便文又  
疏曰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  
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輝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  
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  
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嘗  
鎮守處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

藏大錄

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  
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除慶保安嘉湖潯狼  
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  
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嘗鎮處鳳淮  
揚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  
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者之  
常賦苦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時常賦之煩而以  
正統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  
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慮上之求不

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征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  
納邊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  
錄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乏民力之窮誠為可憂  
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  
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今大  
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  
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不時輸送  
已窮而遠方請給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  
日河汎必阻遭遲遲悞遲那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

### 識大錄

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  
銀亦難繼集湊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  
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  
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  
可憂者此也臣猥以菲才叨司國計值今天下倉庫  
空虛軍民疲憊晝夜思惟策無所施乞勅重臣公同  
討論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  
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待充實內庫告乏累取  
天下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天用

方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  
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方得脩倉卒之用綠米  
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己之求焉房草料如何經  
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連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  
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不害民  
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丹  
存留糧之是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  
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聖政  
有補而蒼生成放其澤矣時豈大聲息甚亟需索供

### 識大錄

億浸值大喪婚相繼并內外及各王府諸違賞賜  
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太監苗達等征虜無  
效日費動逾千金文舉劾追究羽流幻術討還節盜  
幫物咸曉中責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富占引益乞  
封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謗叢集人而危之文格如也  
武宗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大馬廐  
免舞唱角抵廢萬幾時號八虎文每退朝對屬吏言  
執逆恨不能正會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奏封  
長蘆官鹽載至南京交價買辦織造文典司官李榮

陽并議曰今新政之初決不可准蓋擬織造於是再  
執奏竟得半給價文廷痛孝宗深以宗社為憂夢  
陽因說文云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  
封安出夢陽曰此言官章入交勅諸內侍章下閣閣  
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特率諸大臣乞事聞老又  
濟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華易耳文將積昂  
眉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矣不亦不更以  
報國遂夢陽其疏文曰是不可文文上非省也亦  
不可多多覽弗竟也明日早朝因密叩閣老問老許

### 識大錄

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天官應曰諸文選上疏曰臣等  
代罪股肱惟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  
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廷政日非秋來視朝漸  
晚仰視聖容日就清瘦皆言太監馬九或谷大用  
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  
榮德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謀劇錯陳於前至導嵩  
乘輿外人交易仰惟媒藥無漢禮休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  
雷異星變地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

細人誰知盡感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  
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嫁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  
節雖將此輩盡殺臨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統  
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不傳之先帝臨崩顧命  
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  
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  
憚為患非細伏望奮乾斷剝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  
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復神人之憤潛  
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理寺大

### 識大錄

俱閣臣持之益堅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  
惴更部尚書許進等文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獲履  
徐行今吏部侍郎三鑒諸閣候閣臣探動靜閣臣劉  
使語鑒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某堅持至左順門太  
監李榮于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  
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儻輩上久不忠即置之  
法幸少寬之上自處也眾俱莫敢出語答茶茶面文  
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  
頻仍天變日增文寺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

昨日素萬幾遊畢無度押睡小吏苦何忍無言榮  
晒日而疏條矣上非不知第款寬之耳諸大臣遂  
旅返營前謂榮曰設上不覆奈何榮曰榮預有累  
鐵印敢壞國事是日理寺監窬自求去南京安置閣  
議堅持猶不肯下其夜瑾等統上前跪訴擊額伏  
哭竟四上意立詔理入司禮監瑾同矯詔奪文官  
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仍遣還卒同於途文乘一驢  
每宿野店遇卒無所得而去又矯詔逮文詔獄歎  
之會有按臣名書者事不果生贖米前後三十石破

### 識大錄

文家瑾誅沒官致仕世宗即位群臣交薦加太子  
太子太保賜諡存問有曰起史彥博於九表之餘人  
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處狹長文清心寡  
慾澹厚雍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弘在諫垣時不立  
異於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等諸心休量諸事為  
政理當否物勢便戾因卒所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  
之者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廊下趨承莊  
簡而凝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善以諸  
皆遠歆密求晏恩默化潛運以手其無形而天下隆

受其賜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當其時與司馬劉  
大夏相憲張敬華稱弘治大君子禮部請謚有曰忠  
同齊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死於學曰謚曰  
忠定國朝文臣謚忠定者先是惟憲義一人義厚重  
博大為當代名臣文德量概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  
未若義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義  
亦無能勝之

### 識大錄

韓

屠勲

屠勲字元勲浙江平湖人舉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知水主事司清江浦督修造運舟持廉東公道融物力未幾百廢具興或題詩驛亭以美其事都御史張鶴亭裕王恕交章薦之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中所處皆劇曹刻決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讀書不讀無事不完其自勵如此故所至皆著能聲尤為尚書林聰所倚信此夫微有疑及事干播迤者必舉以屬勲嘗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其無辜者

識人錄

屠勲

若干人勲不敢自以為功竊疏其事以白聰後遇朝嘗聽摘其語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完柳十餘人一時筆下咸頌尚書之明勲復請曰筆較之下尚多冤氏四海之廣北氏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聰為奏允其議京師無賴子曰李勝者結債事官使誘其主之子福為私婚而發其事主將欲其產也獄成福減戍成遠衆知其冤而莫敢問聰察以告勲勲殺然曰刑將以刑殺也尚何所索其意為直之以福之罪勝而歸其所有都事

林甲倚中人傳誦播互不可解部侍郎曰非屠君莫

能辨也勲覈實奏上有旨下錦衣衛覆鞫蓋其人將誣構勲然卒洗勲奏奸黨皆得罪至於勘吉安之酷吏辨大同之冤獄典刑以正公論以伸而直聲勁氣隱然於朝著矣甲辰陞南京大理寺丞在公卿間年最少而風采凝峻議論州止雖素峨建瓴不下人者皆欽推敬服馬弘治辛亥擢大理左少卿始至上言十事多見采納若暑月疏決囚徒兩京一体五歲一遣官審錄州郡刑獄著為定今漳州溫文進作亂

識人錄

朝廷憂之勲奉命往視其首惡而散其黨與一方帖然是夏方苦旱訖事而兩國人稱之甲寅權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邊備勲常以京城近輔後重賦煩彫散已甚而犯平大興二縣所故庫夫擅戶鳩夫羊冰瓜戶等役動以數千計昌平縣在諸陵下供億浩穰而計丁養馬與諸縣等尤為繁重乃條上臣查倍加存撫人以密雲縣懸有警故按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裁為艱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卑弱奏分蔚州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

二路使互相策應於潮河川作捨城虎落且礮石布  
蕞藪鑿坑窖而於其內築石為城著育人馬於黃泥  
鎮增置營壘及戍卒若干人三路既分潮河黃卷皆  
有倚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熊見峪有奇操騎兵  
營去水十餘里鑿井數丈皆堅石馬日止一飲馱水  
至月十錢坐此因鑿猪圈頭開地平行不當阨要每  
春夏兩水汎溢營壁傾圯調隣路修築兵人苦之熟  
至嘆曰無水而安營捨要地而屯阻如皆兵之忌也  
乃奏移營操營於熊見峪之南平谷移開於猪圈境

### 識大錄

外之南北水峪兵既得水人有出境耕稼之利歲省  
卒戍數百人軍中歌為寶城白龍港出銀魚歲以供  
薦中官家勢需索民不堪命麻峪山在極邊而出銀  
礦鎮守以密旨索之熟力言其不可有 旨戒勿取  
魚者而礦事卒不行民深德之丁巳轉刑部侍郎時  
壽寧侯與河間訟莊田而民亦以人命懇懇奉 詔  
覈實辨其誣罔而歸田於民且言食祿之家不當言  
利況母后親聖之卿而與民爭尺寸之地尤非所宜  
同事中官錦衣皆難之而熟奮不顧 上賜金綺以

褒其直人尤以為難丁內艱起復改左副都御史乙  
丑進右都御史正德初上郊祀藉田幸學三事援據  
經傳傳以時事歸其本於講學而以宋儒真德秀大  
學衍義一書為講學正心之要乞常以進講識者建  
之丁卯拜刑部尚書將送瑾用事乞奏請必先開白  
熟執不從曰若是不惟三天法可以喜怒而下且無  
朝廷矣瑾叩之乃引疾求去加太子太保賜玉帶麟  
服未傳歸丙子冬十月卒年六十九贈太保謚康僖  
子應頃應坤應峻俱進士

### 識大錄

許進子語

許進字季升號東崖河南靈寶人舉成化丙戌進士除浙江道御史出按井甯勸懲貪暴將吏殺十人上下肅然岷州境接番夷須民利其貨物潛結為姻壻致啓釁刺掠釀逆患進於西寧指口增置堡寨調將分兵守之而遠番僧徒誦利害嚴禁結姻逆微遂安代還復按山東風裁益峻墨吏惕息多自引去時值歲歉進節財役均輸羅民不知災濟寧長清諸關後夫多冗食進汰去三千餘人以裕經費滴任還臺留

識大錄

許進

給三法司奏贖雲南太監錢能貪賄無厭謀求煩擾為撫臣王恕所劾進奏罪其鎮守中貴人汪直要功開塞通禍違圍御史孫珍初之直誣奏珍逮下詔獄進抗疏申救珍而勅直諸姦惡留中不出士大夫咸危之已而得首珍謫戍遼東進奉奏總兵李震鎮湖南有方士以術干之帝遂已得幸車因誣震不執重為奏逮李氏百口連京珣錦永官鍛鍊成獄上疑其完命都察院覆訊臺長以下咸畏直因故異同進獨具完狀以聞上覽其奏即赦李氏而戮方士于

市旦禁校尉弗得妄緝於是直益惡進乃令通年密

詞其決久之亡所得竟以章疏字號進廷捷殺死士寅攬山東按察副使奏劾監臨鄉試肅知考官欲私一貢介厲聲詰問天下公道替盡惟此僅存耳若然是無事不壞也考官聞之人人懷惕莫敢徇私來品有武弁子歸與所厚生過飲於酒肆暮歸被殺而無首其家執生於官不勝拷掠輒自誣伏進察其冤私念必誦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忽通名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酒家以嚴後三日

識大錄

易布數在一勘即服出首於空系入以為神其他理究發姦類若此丁未生累微下詔獄越兩月王崩孝宗廢其無辜赦出之擢廣西按察使未幾召還拜佾都御史巡撫大同進王鎮經書邊務條奏十餘事繕造場築墩堡羅無益汰冗官勸懲貪虐武弁冤快軍民行均輸法開種引鹽莫不盡心及三年邊備充實廣成北虜小王子撫衆數萬駐塞外將入寇進偵知和者將士擅禦守備周鼎峰大展聲厲詞之大憤遂稱款初小王子與无刺連兵而來反入塞則款

揭瓦剌偕行且欲於常穀外增二百人朝廷弗許進  
言虜雖包藏禍心但既納款効誠意不可阻乃許  
之進使請登內帟帳上萬口供餽餼之費遠人不捷  
遣虜使入進防範嚴而待過厚所以臨視之甚整肅  
人以為得體武邑王聽沐光縱不檢進奏然為庶人  
又勅鎮守太監石嚴貪暴嚴亦據拾詎進朝廷凡再  
遣官勘問無實然心畏嚴弗敢直也竟坐進擅用族  
幟謫知交州府甲寅陞陝西按察使尋用兵部尚書  
馬文升薦復拜金部御史巡撫井肅嘉峪之西有屬

### 識大錄

番曰哈密為我外藩成化間忠順王兀無嗣王母攝  
位與土魯番構隙土魯番舉兵攻之破其國虜王母  
取金印而去久之番王兀其子阿黑麻新立朝廷求  
間封畏兀都督慎罕為忠順王納諸哈密至弘治初  
阿黑麻誘而殺之遣使入貢求為哈密王上用馬  
文升議降璽書切責之阿黑麻即以城池金印來獻  
實效我也朝廷信之乃求得安定至垣陝已係其商  
冊封獲逞之國喻年復為所虜阿黑麻遂借稱可汗  
轉略罕東諸衛遣其部酋牙蘭據哈密城牙蘭執警

勇驚脅從者同不懾服其雄烈之後反投之教以挽  
中國之術聲言朝廷若弗從所請則大舉兵取井肅  
邊臣策無所出會北虜復紅寇掠井涼中外震恐進  
至鎮條佐問奚以圖之進曰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  
太宗建立此國為慮最悉外連罕東赤斤苦峪諸衛  
使為唇齒內連井肅等衛使為應援若哈密有警則  
夷夏共救之此非為哈密為藩籬計爾土魯番去哈  
密千餘里中經黑風州等處俱無水草雖其人慣戰  
習兵使哈密有倘諸番倚角我兵乘之豈難破哉王

### 識大錄

母之虜也實以哈密久安亡隣土番乘間繫之爾哈  
密既潰流亡者不能自歸一切仰我經略邊臣又不  
肯身任其事全渠暫寓苦峪蓄精養銳以圖恢復日  
月遷延愈久愈廢罕慎之封也兵成未加土番之情  
未服哈密之勢未振諸番之援未合苟簡為之能不  
取敗罕慎已死賊勢愈橫謂我兵不能遠討遂求為  
王以主哈密迨天子震怒不初切責則又伴歸城  
叩以款我謀而其家主哈密之心無日不在也大臣  
急欲成功速封陝已而不思土番何畏而不再來哈



茲何時而能死守經佳謀政有今日牙蘭恐其累  
破之威據有堅城內外連結大勢已定哈家三連殘  
破銳氣已盡近聞若峪道氏生理百出皆不顧還是  
豈有恢復之志哉其諸番衛則又刻于土番之餘威  
心懷疑貳蹤跡不定延獨欲以我兵與之千里爭鋒  
誅寇立王此談兵之士所以為之束手而無策也衆  
曰然則奈何連曰不擊新牙蘭則天威不申而生番  
終不知懼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  
出若結好北虜撫諭而羌收亦斥諸番來一之心作

### 識大錄

若峪道氏已餒之氣以夷政夷佐以漢兵掩其不意  
牙蘭可成擒也牙蘭既擒賊計阻塞然後綏和諸夷  
使之結為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 訪我兵聯絡  
聲勢以為堵寇應援如是則土番進不能戰退無所  
得力屈智窮細款有日矣乃以用兵方略奏聞 上  
俞之未幾阿黑麻貽書軍東都督只克趙其從順否  
則與臨問非只克得書驚惶失措馳詣肅州白狀連  
日事急矣無赤斤罕東足無哈家也無哈家甘肅受  
禍矣乃論以朝廷恩威善加撫慰厚賚而遁之仍使

人賚賞乃賜諸衛諭之曰土番無道朝廷已調兵剋  
期致討爾等皆累朝有職臣子宜堅守臣節整兵以  
侍調發勿生異心自取滅亡若軍餉不足許爾來告  
奏聞量給協濟事或朝廷自有陞賞諸番大喜咸請  
致力自是專心歸順而附土番之志絕矣進知諸番  
已和復召若峪諸夷日宣布朝廷德意示以復仇大  
義夷人頓首泣下皆願效死進溫言勞之齊以羊酒  
送歸仍遣人巡視諸夷偏加慰諭周其貧乏夷人靡  
不感激思奮進又令撫夷官凡遇西夷人入貢者則

### 識大錄

為言朝廷方有事於哈家有能傾心向化協力進取  
者皆與結好厚加賞賜許其歲貢為國藩籬其迤北  
虜使入貢亦皆以此意曉之項之虜酋野七克力來  
輸款求于近邊貿易以為障蔽進聞于朝乞餼赤斤  
罕東番夷事例一體羈縻 上從之又有小列克者  
无刺別部也住牧哈家之北因與哈家親以某妹  
女罕慎王番之繫罕慎也小列克欲之上番并殺其  
妹小列克與土番結怨仇殺者殺半進乃因虜使招  
之小列克即遣使細款進大喜厚賞其使通阿黑麻

復遣人諭只克等起降且令掠甘肅以自劫又揚言  
起期之舉入寇衆愈憂懼進曰弗憂小列克請附吾  
事湊矣阿黑麻不復能來也衆詢其故進曰小列克  
與野也克力不同野也克力之稱款也時欲窺利于  
我、遠撫款之亦不遇款孤土番之勢再豈能得其  
力力若小列克則與土番世仇志在報復觀其此來  
絕無徇利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戰若撫而  
川之夷夏并進牙蘭不足圖也今當遣人令其速發  
以統阿黑麻東向之計勿為渠所先則事集矣於是

### 識大錄

移文諭只克等蓋望臣節國守境土并為所訪自取  
從悔仍須整飭各部人馬聯絡聲勢協力備禦不許  
自分彼此坐失事機復奏遣使賫幣賜小列克宣布  
朝廷威德深加獎勵俾同心協力於珍逆者與復哈  
家以威不世之功及告以阿黑麻將欲東掠全其速  
發迎敵毋先為人制小列克大喜曰正圖報仇則復  
有助者乎即糾合部衆及部下共四千騎西擊土番  
阿黑麻拒之于乞台谷利兀之地大敗而逃死者數  
百人小列克亦中流矢死其子卜六阿歹收其歸國

遣使來報進乃合條屬議白牙蘭遠守孤城其所持  
者阿黑麻耳今已為小列克所敗狼狽迫近國東向之  
謀猝難再舉此可乘之時也卜六阿歹即其殺父之  
仇痛入骨髓若往宣諭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土番援  
路而我輕兵倍道掩之牙蘭可以成擒縱阿黑麻聞  
之必不敢捨卜六阿歹而援牙蘭于哈密況野也克  
力精兵皆駐北邊亦足以相牽制而苦峪遺民與諸  
番衛精銳凡數千自懷輯以來咸感激思奮糾合而  
往寇之必矣衆皆以深入為難進曰奇勳由險得不

### 識大錄

入虎穴焉得虎子吾非貪功喜事特以土番叢爾小  
醜敢肆侵侮如此天朝不能發一矢於關外何以威  
示四夷矧諸番衛所以隱忍遲回而弗叛者望有此  
舉若後中止彼將謂我專事籠絡終難倚附夷心改  
圖他變生矣今我邊境無北虜之虞得以併力西嚮  
失此機會後難再圖諸君其試思之衆猶有異議都  
督劉寧厲聲曰許公言是也保為諸君破之議遂定  
乃以狀聞 上俞之進於是移檄小列克俾與野也  
克力屯兵哈密土番之間以絕牙蘭援路簡番漢銳

卒五千餘人躬自督之出嘉峪關度前城者亦苦峪  
深入二千里直抵哈密城番漢兵合勢進攻賊衆志  
力拒戰久之氣稍衰我師譟而來之鑿城為坎蟻附  
而登賊遂崩潰斬首六十餘級手蘭來千里馬背通  
餘賊退保大臺我師攻之不下連問其故傳者言此  
皆哈密人為牙蘭脅從非敢拒命恐并誅再連問之  
則照急傳令禁止絕我大帥時不可逼正色曰吾奉  
天子明命恢復哈密當務安輯安殺一人尚恐遠人  
不服況殄骨從八百餘乎得城者人其誰與守吾寧

### 識大錄

無功焉可遠德汝尚無嗣第從吾言天必錫爾佳兒  
不無吾勛汝矣然我乃止仍遣官往諭之皆投誠來  
降進復加慰諭撫定居人振旅而還過苦峪遣留寓  
夷人歸國給牛種衣糧俾為生聚計令小別克及野  
也克克力兩部常往收哈來之西以藩蔽之上番既  
不能遠越二載遂求道貢以陝已及金印來歸哈來  
復與西番無警進之功也丙辰還到都御史巡撫陝  
西慶華樊政嚴防蹕巡虛訪守令賊匪軍民利病上  
下肅然藩泉出地多應故事運著令元地歷所部府

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連日自籍行過政績四則慈籍  
據其勤惰於是守巡多留心民隱丁已召為戶部侍郎  
即就直散言遇事多所撻達會推大司馬徐士論賴  
江邑諱之人以為優官進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  
既曰會推而乃隱默豈朝廷立法意也庚申北虜寇  
大同上用廷議命進兼余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  
法今嚴峻痛抑權貴子弟進習不便統為謀算有一  
月生糾動不公罪歸罪重東崖進息其中若無意於  
世者而廷臣論薦和屬累至四十八既正德改元起

### 識大錄

為兵部侍郎尋晉尚書提督京營進嚴最六軍清理  
原濫役占諸獎權者請謁多執奏弗行初開經筵進  
上疏勸上勤學問戒遊逸上嘉細之公卿臺諫  
共劾群情之罪必欲置諸重辟進獨謂此輩得漸臻  
行足矣毋庸過激甘露究細之事可監也時不能遇  
後丁卯之變卒如其言是年冬遷吏部尚書丁卯加  
太子少保進素留意人才及與徐衡麓王品類振校  
港滯取人先行檢節藥而後才藝裁抑并統嚴杜請  
託願是時侍郎孔多而進理新政國後復百旬光集

餘柄進持正不抗多所沮止瑾懼張惡正醜直竄  
還善類進委曲調劑往往得解旋復處以善地理瑣  
詔欲兼天下督學惡正進以督學作養人才之本執  
奏希從事遂寢少罕負缺瑾欲以其私人補之進名  
其人語曰君年未邁秩己不早備資而進奚志弗涉  
六曹奈何補與援也竟置弗推而別薦却貳之有才  
望者凡六駁進終不從僚屬咸勸其稍屈進曰扶同  
奏學國有明法雖百舉弗敢易吾節也復以王璉名  
上乃得俞旨瑾嘗與進同督京學殊敬慕進至是始

### 識大錄

惡之戊辰考察外官瑾受賂輒欲留諸貪殘吏進持  
不可瑾愈怒其黨焦芳亦以奸陽不遂即進與張鍊  
謀擠進而以劉宇代之相與比而傾進瑾雖疾進然  
其行素高莫能中也初進雅重周廷雍泰二人皆海  
內人望而為瑾所憎進嘗曰周伯常雍世隆不得進  
用吾死不瞑矣數推數之起廷雍即出書雍晉南京  
戶部尚書廷雍不赴恭尋以忤瑾罷瑾愈忿志乃矯  
旨責進欺罔薦用非人違越選法鵠致致仕尋除籍  
為民怨猶未釋又據他事將籍其家會逆謀發覺不

果瑾誅復官致仕庚午八月有流火入宅而進卒  
時空中有聲如雷壽七十有四贈太子太保嘉靖初  
賜諡襄毅進器宇深沈賦性端亮歷官垂四十年水  
藻之振始終一節士論謂其剛方正大歸紳鮮傳遺  
功類韓琦明斷似包拯立朝大節耿然不屈如唐介  
六所著有東崖集憲臺奏議平番始末行于世子瑄  
南戶部尚書撰大學士論兵部尚書

瑄字廷翰號函谷自矜峻爽不群機神爽朗父執成  
器之弘治己未舉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抗直奉職

### 識大錄

不避權貴轉刑科右給事中正德初進東錢衡諸例  
避言路改翰林檢討奉命教習禮監官進風來疑重  
逆瑾忌之欲詰納交以通私謁瑄出入書堂絕跡瑾  
門瑾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耶乃矯旨降全州判官  
徵置之死詔歷陰冒庫與蠻夷雜處挺挺無威容竟  
宜風土無恙居二載奔父喪歸終制則官情已泊如  
矣其母屢趨之不出謂第讀曰人出處進退動靜綠  
性吾與人鮮合茲豈其特侍親優游任真自得足矣  
法舍辭居宅無性不可勉於於是閉門掃榻潛修選

範若將終身為久之壹省文章言語探賸研微見道  
淵邃可尚顧問不宜置之閒散有詔起為尚寶司丞  
非厥昔也尋謝病歸世宗踐阼復起為南京通政  
司叅議詔曰先帝在上夙興思舊斯其時也乃起從  
仕嘉靖丙戌命輔即傳選文學之臣以充侍從語被  
薦改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進講多所剴切據經引  
史古昔興衰治亂之跡如指諸掌帝深嘉之復上  
繕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  
以求道是三曰辨諸行以祛道惑四曰屏襍說以防

### 識大錄

道告其餘尊經崇聖開和衛道無不至焉帝以詰  
留心理學益加眷注己丑擢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丞  
酒事詰以通經久頹風化弗振乃弘獎名節結抑華  
統以經世為士望尊德為學統諸生若之者周卹之  
教職弗稱者奏罷之生徒咸悅咸知問學訪行一時  
咸均肅然改觀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像帝欲徙  
古易以木主詰乃以所著通經書上之帝悅即撤  
其舊像立皇帝王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論詰  
及諸輔臣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進志

於學卿等其因朕素因命各撰講章以進詰衍中庸  
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詰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  
之情所言良是辛卯帝開講無逸殿宴此風亭詰  
與焉明日詰以無逸篇中宗受命數之講義以進謂  
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中宗以天命履其身以  
身治其民所謂致崇天道永保天命也帝善其說  
壬辰擢吏部右侍郎時值朝覲詰門庭肅清人因敢  
以私謁嘗謂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况干涉公事以  
敗名憲乎乃具奏以戒諸司帝從之復上疏乞休

### 識大錄

帝弗允尋拜南京戶部尚書甲午二月卒于官年六  
十四贈太子太保謚莊敬詰為人清慎無私與物以  
誠相謀論激發而儀度宛粹士林重之所著有通鑑  
綱目前編圖書管見太極圖論及函谷集若干卷

孫文

孫文湖廣鍾祥人初名蛟卿試舉入太學祭酒王濬  
天見龍重為更名字志同成化庚午舉進士除南  
京兵部車駕主事器識已緒見三原王恕東銓即存  
澄楷數員外郎進轉文選司郎中居吏部十有四年  
留意嘉類多於援引飭勵勵行人莫敢干私治平而  
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止道經略黃花鎮諸逆  
臨親歷險要指畫方畧增墻堽廣樹藝保膚時不詳  
馳突靖罪遠衛崇榮折銀以蘇軍困銓衛學教授以

識大錄

孫文

訓武官子弟併餘陳遠務教事曾見嘉靖正德丙寅  
權光祿寺卿時權倖橫溢文操節總得充大置戊辰  
晉戶部右侍郎權督倉場時內外倉猝置宜豎漕卒  
大因茲山疏極論得裁其事已已轉吏部右侍郎選  
錄錄用陳太張錄勳尚書張錄委人無故書之系  
刑王端擬投車為報錄銜之調而吏部選錄誅連南  
京吏部尚書李泰居為戶部尚書鑒臣錢寧與諸倖  
練諸乞並引盡梳遠計文拒止極為憂勤初上問  
言者議改故狀僧繼曉永昌寺基為太平舍命交董

治已而改賜傳臣朱德交上疏言積貯天下大命是

地毀民居數百家費官帑十餘萬已傳聞四方昔田  
幼成請考工隙地益宅漢武尚恐不許德何人可輕  
界此遂已雲南銀玩顧于鎮守太監嘉民御史請屬  
有司文古滇南夷方大利所興思遠遺惠封之便諸  
阻押推責類此者衆是時燕齊河洛及三蜀之間大  
盜並起朝廷命將征討調度甚急四方以災乞蠲免  
社稷載留運粟京師四方之儲不待時繼文從容調  
停權輕重緩急務求濟事又因民貧歛急不悉權臣

識大錄

竭髓可償歲額王官爵冒濫賜典無節非時宴遊無  
益齊醜修靡耗財之事終不能違其所蔽固其所明  
乃歎曰胡為使民至此極也遂乞休歸隱九峰給事  
十李陽春御史原軒等與而臺諫並疏謂文人望不  
宜聽其去不報居無何世宗繼統召為戶部尚書  
固辭不允乃起首論京通倉增置內臣太冗盡剋潛  
卒且以聞望預和計非祖制乞一切剝革責成戶  
部上裁其半者金勿增次論御馬監內臣宜遵祖  
制專畜蓄收不宜貽免輸納易且宜令戶部通知馬

藏大錄

敬杜其侵耗上林苑監本以牧杜植蔬今內臣奪其  
 地役其人百姓重困乞革去內臣歸地於民皆從之  
 又請革廣東採珠內臣諭安陸皇莊租課宜付有司  
 不報大禮既定希合之徒上言請還 獻皇帝陵交  
 樞諭山陵事重哉 太祖初欲遷 仁祖於鍾山唐  
 泄靈氣而止具載皇陵碑今宜斷自宸衷凡終更私  
 議悉勿聽竟寢交前漢居戶部時值國用告急多方  
 節裕先慎于鹽法至若權宜輸粟唯生員入監一途  
 執不肯行奏未交有疾 上遣醫視療命中使賜珍

藏大錄

王瓊字德華山西太原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  
 屯田司主事弘治四年陞本司員外郎理易州廠六  
 年署都水司郎中治漕河九年改戶部陝西司郎中  
 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舊條例悉錄之以備稽閱十  
 二年陞山東右叅政十四年守制十六年補河南左  
 叅政十八年陞河南右布政立德元年陞兩淮鹽運  
 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年取回改總督漕運未  
 任陞戶部右侍郎三年改吏部宜達欲用瓊尚書許  
 進不從王推賢不用卒用瓊已調南京吏部四年改  
 南京吏部右侍郎丁憂六年起戶部右侍郎兼左倉  
 都御史賑恤畿甸山東地古七年陞戶部右侍郎八  
 年陞戶部尚書居宅罷不許十年改兵部尚書御史  
 高紹諭瓊不稱詔請瓊已避位疏六上皆不許十一  
 年朱三乞罷不許加太子太保十二年以山西邊功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一月以兩廣軍功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十四年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十  
 五年十月轉吏部尚書十六年夏五月下御史獄請

茂經總兵靖六年以札部侍郎桂萼薦七年起兵部  
尚書無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十一年改  
吏部尚書是年七月卒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  
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司郎中  
歲久撫按時撤判丞無雜委漕務無專職並范瓊典  
漕務中勅判丞毋聽撫按撤漕政始肅先是河防掃  
草積數足贖幾年量裁撤草不積腐氏不因微踰  
年用益贏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  
贏銀並萬有奇都御史議補軍糧瓊曰河漕吏務費

職大錄

上

缺就供急徵之民氏並病耗不給御史移防河水材  
革崇舍瓊撤縣官曰丞昇材曰漕司供缺須時謂瓊  
職體沿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開坐丈尺漕舟木  
材之費考稽盡一著漕志繼漕治按志以稽不與毫  
髮皆腹腹精練云瓊經監政時私監行官監望嚴瓊  
撤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瀟從運河而南伺私監捕之  
一人巡察襄鄧民貨監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監  
統千百為聚勦捕之監弊為清乃議輸粟法議重課  
中監之法議商人買輸監之法皆奉行議者惜之瓊

在戶部於貨泉出入數日素熟練嘗著論謂國初制  
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  
王將軍侯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  
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  
千石以後襲封供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  
支一千石又加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若有之慶  
成王生七十子大以十子論之一歲支米一萬五千  
石反多丁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  
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昇軍較亦于大府分出不如

職大錄

上

彼時奏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十一二歲即請封  
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  
郎中王倫由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  
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曰益不  
給以宗室論之但徃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  
日為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  
石比之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又不得糧田納  
糧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又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



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  
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  
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  
以鈔為別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  
疋折米二石京官折俸四五兩不得一丈外官道不  
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故在戶  
部于邦儲款款酌盈濟絀不尚同亦不求異凡非常  
于請有違成憲者執奏不易苟可以厚宗室利官民  
者亦謂停行之人朕其心計違帥乞糧革璣屈指計

戴大錄

上疏

曰恭念時艱幾何恭念時艱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  
邊卒歲採秋青草幾何用益饒也何重索違帥驕服  
不敢橫乞璣璣無却冠至璣生等曰某大帥出某地  
某祥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某攻某戰  
某關隘某防某奔突某輸糧某紀師勵又曰諸凡  
未慮之機主帥權宜從事人事先行後聞理策勝數  
个耳如某而璣復不勝泥故違帥不害眾易以策助  
武宗軍勝逃違朝士稟曰逃則漢高帝之平城  
逃則五霸可鑒也璣嚴兵守京師璣曰上偶出運

嚴兵如有去人以據國為諸禍主作矣陽馳奏行在  
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遠城大同遠  
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變命大帥一人開關何  
間進保京師遠控森尊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  
使三人鎮歷監賊又撤薊州都御史戚鳳保定都御  
史李瓚嚴兵要害為危彈計又撤山東河北飭武事  
又撤在京守備時察奸究是時未與出遠逾年無虜  
驚京師生于遠服按堵如常璣等重鎮定之功也礼  
却延議建儲居守璣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

戴大錄

上疏

祖訓在衆熙熙來都侍許王鴻儒曰遠謀也匪夷所  
思耳天學士某儲曰預建儲議和謀也下可穩乃罷  
議是時宸濠陰交倖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庙  
朝臣陰弄為預儲執議于內璣王璣于外和謀乃廢  
湖州孝豐縣湯麻元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秦  
靖討之下兵却璣璣言亦未人至却大言教之曰湯  
麻元不過一毛賊耳本處差數十大兵縛之可也何  
必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秦即  
言論罷奏亦未人由侍授言時皆謂湖州江南重地

朝廷下為處分置置之虞外即備賊勢蔓延猝不可  
撲滅本兵甚為失策賊聞之恣意剽掠不設防先  
是戶部為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先在浙贛即請  
嚴飭巡先討之且候以方略廷先即命憲劉彭某潛  
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據掠回相  
辰酣飲兵適至即時擒斬無一人脫者使朝廷命將  
運兵彼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擬勝  
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至是人始服瓊之籌畫云初  
南贛鎮撫非人克氏率聚為盜焚剽州縣無忌遠近

### 戴大錄

建元元在慶楚閩廣接據無非賊巢瓊為王守仁死  
撫其地及守仁請使宜行事求笑為還屢不獲瓊慨  
然曰朝廷此等太柄不與此人用又誰與哉瓊報  
可於是時區為瓊濠計矣既而太監畢真謀于逆幸  
諸監其軍瓊聚以為兵法最忌還制若使南贛用兵  
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斯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撫  
南贛策應事亦寢南贛諸賊悉平詳守仁傳十四年  
正月守仁乞致仕當路素忌之欲從其請瓊力言不  
可從留之會福州王衛軍人進貢葉先保等作亂瓊

知江西寧藩恭反召主事應典曰此小事不足煩守  
仁但假此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為裁具  
一題稿既成具題勅守仁查處福州叛軍及給事中  
徐之鸞等疏宸濠不法事內閣楊廷和令兵部發兵  
親變瓊曰此不可泄近給事中孫懋議選兵為江西  
備留十日久第如議行之廷和默然已而宸濠及南  
都告急人情洶洶有陰持兩端卜成敗為從違不敢  
正名曰濠反者有云王守仁任教其去留不可必者  
瓊會衆于左順門獨曰望子素行不義舍年違亂不

### 戴大錄

足為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復十三疏詔  
許濠籍為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飭伯方壽  
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翼南京戶部尚書王鴻  
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緣皖吉都御史秦金平  
湖廣兵由判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先鎮浙  
江葉蘭鎮鎮真慎防瓜州壩傳檄諸路但有志義  
士能偕旅擒反者封侯且令南京守備孫江諸武職  
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  
本招悉徒之其塔侯為某部主事入告瓊曰外間今

害若此而公堅持此議倘有不測滅族禍也蓋列國之變由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才足辦此不久旋著其矣何多虞焉不旬月守仁果擒濬既而江彬許恭亮驛北還將連伯壽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奏上勅進秋二級增曰左都督上無級地執不上議內閣經勅吏部封彬平虜伯奏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縣兵部議請乃勅吏部非例也彬奏欲借兵部議為地獲雖不能阻其封國法猶時以存云幸已奏駕驛通州江彬推遣兵部衛勢張甚召九卿往都下詢

### 藏大錄

上項

賊而彬謀逆召九卿往屠馬固行大事九卿無敢詰者增曰頃情位大臣失威咫尺敢不觀乎即日詣通州生事梁輝諸霍韜曰江彬推兵駐通州人心定危獨王次司馬不畏人曰彬將掠奪九卿仰行大事大司馬反佩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而彬卒不敢動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危驛和謀可遣兵部尚書危驛營士故屬兵部大司馬往彬即和謀將士不啻從大司馬居中陰制奏變係將士望彬安得逞大臣制吏起駭也抑要智合德者能焉 武亦彌愚聞

楊廷和已定計擒彬無彬所領連兵數千為樹瓜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為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璜曰當錄其危從南迎之功合王通州總賞於是遣兵盡出而彬遂成擒矣既而罷歸會土魯番侵擾甘肅趙瓊總制侯雨三遣軍務瓊督兵擊敗之先是撒馬兒罕天方國土魯番哈密四處夷人各遣使入貢未及廷獻而土魯番旋來寇邊故御史陳九疇議將吐魯番哈密貢回夷人羈留不出以觀其變迄今二年唐心來懷續乞詣通行驗放止聞仍宜諭番酋令其

### 藏大錄

改過自新用示柔服之德兵部覆議從之唐冠莊浪璜分部諸將討要害連擊之前後斬首十數級所獲我馬夷品甚眾奉獎虜復從紅城子入掠會三原主簿解崇軍報布梓興之過遂被害都指揮袁英以守備不謹論死璜上疏言其浪東面二路虜衆未若出次麻定追之則墜崖遠遁藉間則乘虛復來加以山縣險峻金年開修趨避無及故凡公差官舍經行客旅中軍人防護乃保無虞袁英委守甫及十日方聞唐叛已即出境進近與生視者不同凡奪善先登權

鋒陷敵者未蒙寸帛之賞而變生意外防禦稍疎者  
遂以深文律之其于功罪之際易錄勸懲乞寬英罪  
而錄諸將之功恤陳止者之家旌張文昭死事之節  
庶恩施博而達人勸矣得旨復功人員全噴摘實陣  
止官軍厚恤之仍行巡按御史將所獲功次查勘明  
寔奏聞其有隱匿失律情弊指實衆寃表其所犯其  
原情議奏定奪張文昭給銀十兩以爲營葬之資明  
年套房入寇統兵三萬出花馬池禦之斬首六十餘  
級獲聞初賜獎初尋以功加太子大保璽又言沙州

藏大錄

番酋帖木丹土已改我朝罕來左衛屬番焉哈密則  
集贊爾藩鎮者也後以避王魯番侵犯竄入肅州以  
窮歸我勢不可絕今宜順其情諸部落內附者以其  
半居白城山半居威虜城仍簡備銳四百人每季百  
人更番隨我軍操練令都督日黑刺統之既可以藉  
康唐衆亦可以和解夷情其曲先歿將牙木蘭雖稱  
降而妻子尚在番中今棄之則不仁留之近地則非  
便惟徙之遠東爲宜上曰然諸未盡事宜總制鎮  
撫宜仍熟計以聞牙木蘭情偽難測其徙置湖廣以

防他變俟番情歸順哈密與復之日再行議處初土  
魯番連壇滿達兒果求通貢尚書王憲達貢還夷人  
寫亦馬黑麻普哈力等五人往諭之不報至六年八  
月普哈力一人偕其使馬黑麻虎力孛翁詣關稱貢  
又潛令牙木蘭入寇牙木蘭不從乞降乃羈馬黑麻  
虎力孛翁等十肅州七年寫亦馬黑麻等三人來索  
所羈貢使復令虎力納喇兒入肅州標掠游擊彭祿  
逆斬之璽以所斬虜首示馬黑麻虎力孛翁等以大  
義因械之下獄至是始遣把提滿可等獻還哈密城

藏大錄

池以前擄去人而欲索取牙木蘭馬黑麻虎力孛翁  
普哈力等因以邀賞且云若不從必大入寇璽引諸  
夷祇階下諭以朝廷威令釋馬黑麻虎力孛翁等令  
赴京朝貢牙木蘭放非番類朝廷已安置他所矣其  
哈密夷衆付故都督失拜烟答男米兒馬黑木魯轄  
之未幾連壇滿達兒復遣滿刺米來書詞頗遜璽曰  
貴酋之令與把提滿可等同乃上疏言番酋求通  
往復四年今始順服但夷情巨測矧亦上剽盤據西  
海大虜往牧近郊使設備不致坐蹙無及臣已悉計

防守失臣又以爲最者番天自與哈森爲仇故不假其貢使還置兩廣通以守臣失計東陳犯順故雙羈留之今既許其通貢萬一不悅則當斬其使懸之蒙衛傳示境外足以泄憤至欲脅求牙木蘭必不可與其再求細款惟當量爲賞賚然此皆非臣敢專議惟上裁斷上命兵部會官議奏瓊又上言臣聞漢充國奉命西征曰願至金城圖上方略蓋百聞不如一見聞外之事難以臆制遠度故也臣嘗觀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議處哈密土番番事宜皆親身履

藏大錄

歷見其而議當可謂國是矣向已會奏而未見允行故今紛紛追無定論其言曰今議土番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結之而不爲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爲之勞師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通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蓋兵不可以輕舉寇來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額空存百無一稽而兵不足也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

屢往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亦介諸衛甘肅之藩離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況哈密地界羣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強驅亡命之部落復還失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再擊兵而竭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皆必危之道非自然之策

藏大錄

也竊謂莫危於戰莫安于守志順王之詔封勢宜加慎土番番之求貢理可俯察索還城池存我繼絕之名而漸圖興復宜諭其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防遏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乏糴之急蒙民廣屯塞下以濟足食之源僕我無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所欲焉練瓦剌城瓜沙與哈密家疎懷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臣等反覆勸諍渾等之議如其朝野時務深加嘆服乞勅兵部妥定國是以

便奉行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言唐澤原秦固深合  
夷情但機不可先設變不可預圖用兵禦夷惟在隨  
機應變要非畫一之法可以特循而世守也今第令  
甘肅鎮巡諸臣量度事勢從宜行之詔曰可初兵部  
以上番番變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抵牾請全瓊  
番處且練兵積糧稍為征勦之計至是瓊上言制禦  
西夷與北虜不同奔命為班師援救文德七司有苗  
來格焉平水土西戎即叙亡之西戎燄煌即今土魯  
番哈密沙州之地自漢以來悉通中國我朝自洪武

職大錄

永樂通貢不絕臣願 皇上遠法舜禹敷德格苗近  
守 祖宗懷柔遠人成法以罷兵息民為便若兵部  
所言夷情變詐多端先後論奏抵牾皆未明悉此中  
機宜且起送夷人每起不過正副二名保無他虞即  
有變擒殺之無難臣今不敢別議疏入詔如瓊議行  
先是陝西洮岷等處番夷若龍板兒等屢擁衆入寇  
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龍板兒及喇  
叩等族不從乃分兵攻破之若龍板兒二族焚其巢  
穴喇叩等族震懼皆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

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以千百計捷聞一上嘉嘆功  
降勅褒獎鎮撫以下賜銀幣有差瓊至陝西二年西  
服土魯番車十國奉約來入貢北杆俺答經歲無烽  
警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  
侵暴但恐瓊去夷志復作威諸撫搜鎮守乞募留於  
是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皆為具  
奏留 上從之十年瓊奏計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  
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一邊六百五十七里  
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固言二邊乃成化中余于俊

職大錄

所修因山為險屯田多在其中其外大邊弘治中文  
帝所修防護屯田中間車多平地築牆高厚不過一  
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毋得使事稍塞必使岸  
壁深險牆垣高厚計用丁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銀十  
萬以今年計定明年二月興功兵部覆上請延綏鎮  
巡等官如瓊所畫舉行報可先于寧夏花馬池延綏  
定遠相接地方挑挖牆壁六十二里防護鹽池以通鹽  
利又數于花馬池西北橫城堡一百六十里盡為挑  
挖以免空隙又置下馬關門接修邊牆一百八十餘

識大錄

里起耕水堡至蘭州因地形勢挑壞塹八百餘百據險以守遠人至今便之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塹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塹甚堅功役亦不若費有羨餘二千餘兩特以白瓊瓊曰花馬池一帶城塹實西北要害汝能盡心了此一事項：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項每一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求嘗折乾燒旱數頭凡物稱是瓊不數傷盡撤與提官雖京頭日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致命瓊又言總制設自弘治中專為套虜計非欲其盡轄幾千里之遙矜也今修理塹整東南自定邊營南山口北至黃河岸橫城延袤三百里俱高深峻險各營官軍可盡地而守不必調集四鎮之兵專事攻守亦不必轉輸八府之粟大用民力總制官可罷如祖宗防邊舊制今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鎮巡官分守信地得以自專毋相牽制為便下兵部議尚書王憲履曰瓊據平外邊分兵防守誠為善計但邊關房入套住牧而便恐官軍則權分各鎮

識大錄

兵調集不便上曰卿言良是三邊地廣廣情巨測防守調遣事權必宜歸一總制官設如故瓊既入為吏部會北虜入寇陝西花馬池鎮巡撫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參兵王憲以為必當發兵不然恐大事機衆皆不敢異同獨瓊畫題曰吾意以為兵不必發當別有疏即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底自足守禦不久自當退若遠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沿邊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為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閣臣張孚敬與瓊過手致手瓊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于報捷本票旨賞瓊四表裏銀二千兩明年卒于任贈大師謚恭襄瓊為人多端任數御物善結權倖往往陷于傾巧士亦以此少之

洪鍾

洪鍾字宣之浙江錢塘人舉成化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詩習憲與時相繼為尚書者皆德宿望咸施重礼信之委總諸司章奏擬議太獄取裁於鍾鍾聞聯起應者即中江西福建流賊肅定鍾承命往審廣之歸言福建之武早上抗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率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開而亂譬若群豺虎而激怒其無相攫噬難矣直及其平時會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弟子

識大錄

洪鍾

銷其兵冠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克時以焉知本之論私治已而擢江西按察副使朕委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撻伐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庶無宿訟由是豪橫屏息自上官宣慰使皆慄奉約承安民世有焉湘時力驕僭為地方志鍾逆容重策去之請吏於朝遂以帖定還福建左布政使戊午拜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朵顏虜勢日猖振鍾以邊備積地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

識大錄

千餘里繕漢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餼餉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刊病涉費永平陶塞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收園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速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振勢失利者數短鍾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正德丁卯進右都御史戊辰拜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令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揚清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鍾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鄒老人等聚眾往來寇巢川陝間遂近騷動鍾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上官揚交楊受相仇激為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鍾隨調兵勦平之浹其故業朝廷七降勅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鍾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



驛還仍進榮祿大夫鍾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以為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明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一謚襄惠

## 識大錄

### 陳金

陳金字汝礪號西軒湖廣應城人舉成化壬辰進士解褐知繁源縣劬強難梗不少假貨邑有豪猾素持官府短長畏金遠遁終其任不敢啼擢南臺御史弘治初改北臺陞山西按察副使撫臣張孚華奏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屬金督之時河東荒歉寬民逃徙者甚衆金發粟賑之遂皆來歸不半月鹽課告完歲祿乃得無乏丙辰進貴州按察使開誠布信以撫諸夷凡以事來訴者心為理之剖斷公明訴者

## 識大錄

陳金

踵接未嘗辭勞甫半歲調雲南按察使送者遮道與馬至不能行金揮之以扇父老苦欲留之既得扇相向分持而泣久之始散戊午遷雲南左布政使竹子晉夷叛金督兵勦平之庚申遂拜副都御史治本省孟養為邊患數十年金遣人省諭即幡然改悔婦所侵地還頭日奉表入貢夷賊米魯福祐煽亂金合黔貴兵討之元惡授首餘黨悉平滇池水溢淹沒官民田金築堤障水既濬有法田沒而淺出者數十頃清也田焉政及歲造軍器累年積饟提制靡啖甲子陞

南京戶部侍郎王德兩寅冬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時為平糧大肆倡餉金提兵十三萬直抵其巢  
摧滅之遂遣官者諭古田賊其首領悉歸侵糧輸王  
賦如他州縣斷藤峽賊積久為梗金亦諭服之俾通  
江路無阻遇杜來 朝廷嘉之賜名永通峽又命偏  
裨將兵蒞羅傍積平惡盜皆率眾歸款其素據險肆  
惡者聞之咸畏威怵惕不敢喘息以功進左都御史  
己巳春陞南京戶部尚書甫七月召為左都御史掌  
院事未上奔母喪歸時江西盜起兇殘日熾辛未四

### 識大錄

月詔起金于家總制軍務金迫於戎事即日星夜就  
道乘遽至江西大發諸軍討賊兵力脆弱雖時小勝  
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調兩廣糧兵會勦仍榜示招  
撫脅從賊黨悞而來降者號曰新民官給資產禁民  
不得報仇用為嚮導與漢王兵協力勦新民感激  
自効多籍以破賊壬申二月擢撫州東鄉賊巢撲滅  
之五月移兵勦南昌之桃源賊：潰兵擊之所在  
多被擒戮餘黨悉降以脅從宥弗誅七月進兵駐紮  
州撤知府李承勛夜襲華林賊克之俘斬殆盡前漢

得首功二萬餘級諸賊悉平乃奏于東鄉桃源立縣  
撫治新民而於華林碼頭等處置其寨壘巡檢司  
以控制之論功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  
戶金乃疏乞終制許之乙亥起為右都御史加太子  
太保撫治兩廣金念兩廣久用兵人民困瘁不忍復  
以兵事累之乃請減鹽利開鹽冶佛山堡收稅以充  
軍與南糧民遺虛糧七千餘石每年貢見戶陪償微  
逋甚急金以太平橋稅歲入不下萬餘兩多入私門  
乃請裁代納潮州諸縣民多流亡逋賦五千餘石均

### 識大錄

派王若亦以鹽利補之減省供費一意撫恤由是粵  
民始獲少甦海賊剽掠為邊患金提兵擊走之迨至  
外洋賊新招撫及墮水或者二十餘人府江賊遠赴  
流毒不已金督兵分道進剿倖斬甚眾凌厓一子錦  
衣衛世百戶丁丑進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召  
還掌院事金雖奉命就道而還以前江賊患為慮奏  
欲移平樂守備官於昭平增撥民兵哨守而於沿江  
之地凡山勢險峻賊難踰越處則無事隄防其有可  
通賊徑或堆扎石以填塞之或斬大木以阻遏之至

捕平處則開掘溪阱斷其往來仍調柳廣古田壯勇  
王兵親千人分耕沿江荒田官司各以行糧牛具種  
子給之俟荒田成熟罷給五七年後量輸租稅仍予  
其中擇其素有謀勇者為衆所推服者官司或設巡  
簡司令其分督往來哨守巡邏而民快弓兵始一切  
罷上以金父督戎務熟知軍民利病銳敏行之格  
於衆論竟寢遑視大以為恨卒已夏諸老致仕嘉靖  
戊子九月以疾卒年八十二贈太保金長身偉貌嚴  
重剛果明究法律練達政体事無大小所見既定自

### 識大錄

信不疑剽竊廢制設容酌應訟謀填委剖決如流靡  
不周悉詳盡條屬皆錄以為式一時稱敏達者感歸  
制歷中外五十餘年毋落一官必恪勤其職不少自  
逸晚以文臣兼武事馳驅戎馬間所在皆著成績其  
在兩廣功尤偉焉

### 陸完

陸完字金卿長洲人少為諸生值閩叛假上命括  
奇貨江南勢饒張甚過蘇常廷吏諸生諸生曉擊之  
歛走完時實不與而僞者具其名於首諸生狀聞巡  
撫王恕列叛罪上逮運完浚舉進士而恕以吏部  
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閩人者耶擢為監察御史  
累遷至兵部右侍郎肅州民剽六劉七起群盜前沒  
官捕之不勝少少行緝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  
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

### 識大錄

陸完

至陽若為就數者矣遂擢六七與其黨楊虎齊秀為  
盜縱賊馳突中錫乃大悔詔逮下獄吏反乃拜完  
右都御史偕太監谷大用等往討之假節用軍興法  
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張楨  
許泰遊擊將軍卻永襲楊虎于家門店龍化集大破  
之昇天慶塔裴子岩斬首二千俘首五十人諸路剪  
其蔓又不下十計楊虎敗賊分為兩竄城太行流  
劫入河南境者尤狼暴詔曰劉三趙鳳子衆號十三  
萬五十騎都御史彭澤成寧侯仇誠分捕河南賊澤

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有以退縮願軍正  
論行法建義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  
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賊虜以萬  
計趙鏖跳制三校子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  
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悞日夜督諸將徵  
賊而賊隨歟隨脇聚燒運艘掠臨清即徐而下紀淮  
舟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缺騎及中  
王村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破之六七名獨拔  
號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遼東厄

### 識大錄

閉險不得道度河南肅荆楚奪艘水洲掠泊通之浪  
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遇颶風覆溺賊舟六七先浪  
赴水死象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  
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  
戶完尋還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先  
是完為江西按察使寧王犯重之時相召預西宴併  
取金壺盃罷贈完且持其帶曰子自愛他日當繫之  
亡歟也完既入兵部王舉酒酹地曰全卿德我執死  
是寧獻王移國南昌單創未給護衛兵王乃大遣完

金寶求護衛衛完護書教王上章援祖訓為請遂與  
近習錢寧張忠等謀請於上以南昌左衛與之漫  
王反按浮狀下獄論成藉其家世宗即位未減戍  
南中

### 識大錄

楊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人其母方娠夢大星墮入懷及生天度有黑子七宛類北斗狀見者異之景泰庚午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得盡讀中秘書由是學益博未幾以父憂去歸丁祖父母喪在喪七年居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圖禮儀禮私抄註而翁殯群經皆先儒註釋不能無失者又作孝經大學中庸論並尚書周易春秋私抄皆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其於諸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

藏大錄

楊守陳

己見有不合者雖深洛閩闢大端之說不苟拘止天順丁丑服闋授翰林編修撰修大明一統志尋被命授徒內侍省教規嚴肅雖素貴者皆凜然承教因敗壞憲宗初開經筵選為講官成化丙戌陞侍講英宗實錄成選司經局洗馬守陳在講筵多所啟迪一日講書武城篇進曰魯頌維齊無疆而海國皆稱武王受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後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憚情晏然者乃啟祿山之變是何也

蓋身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公

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皆憂勞而有為乃始使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云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及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陛下當意時左右聽者悚然公卿侍講建者退相語曰其講官也其它日進講因事開陳多此類云辰還侍講學士須脩宋元通鑑綱目書未成以母喪去工念守陳故沃歲父命禮部遣官諭祭蓋特恩寵之也

藏大錄

服除還任 孝宗在春宮守陳日侍講讀以文章

大訓成晉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 孝宗嗣位還史部侍即時三原王恕為吏部尚書與守陳協心為政相得甚懽凡點涉人才守陳於其人忠和易愷恣甚侃侃言之不以為嫌恕亦知其好惡無私率皆聽納故當時所用舍天下以為當弘治元年春守陳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 陛下聖德日隆矣 上優詔嘉納之 憲宗實錄以守

陳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上章請解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已而嘗進者以許為直誣詆大臣名子不自去守陳嘆曰吾可又處此耶乃疏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聖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况臣逐陳棄勝此任伏望故臣致仕俾養病林下以盡餘年上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守陳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惟其凌史臣不紀建文名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

### 識大錄

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米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疏而英宗實錄孫日猶書邸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群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敘上以病不果識者深以為恨已而果疏請老得致仕是年冬十月卒於家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守陳性恬淡德量寬宏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謂其人曰吾猶髮婦也守節三十

年今老矣豈白首而致節耶嘗被命教內豎多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傳學多識文詞淳樸有鏡川集行于世守陳南吏部尚書從弟隨工部尚書守偶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民克世其家茂元自有傳

守此字維立少與兄相師及成化戊子舉鄉貢第三戊戌試禮部第四廷對第二授翰林編修九載秩滿會其從兄守隨官御史為憐人李汝省所中謫官

### 識大錄

官於外守此亦還南京侍讀孝宗踐祚召還京鑒修憲宗實錄元經筵官實錄成進左春坊諭德已卯以間臣荐擢翰林侍講學士授庶吉士葉丁己克會典副總裁戊午擢南京吏部侍郎壬戌以事至京師時會典尚未就內閣諸暫留守此春搃明年以書成還左侍郎加俸二級復舊任武宗即位請老進尚書致仕送理竊改矯治奪所加秩璫改乃復一日忌書數語於冊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遠

而未之見因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疾邪至死不變  
越五日而卒年七十有七贈太子少保所著有碧川  
小稿及乾乾齋諸稿程朱文粹碧川詩集困學聞錄  
行於世文學論議德縣有文懿風履歷亦略似而舉  
解元為學士為少宰封署西京翰林元祿獻事

藏大錄

揚守隨

揚守隨字維貞寧波鄞人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  
史不應擢貴人招權貴人犯法獨按問之數言事時  
有欲抗吏部權者為例曰方面官銓選俱令京堂推  
舉京堂缺必由內降守隨抗言不可坐奪保三月已  
劾奏僧醜晚直閣中外出巡按江西李孜者姦暴鄉  
里守隨舉按其罪當誅成而致省走京師結綢中貴  
以左道得倖守隨自江西奏婦服闋赴京致省已為  
太常寺丞守隨即劾奏致省賦罪不宜典郊廟百神

藏大錄

揚守隨

之紀因改為工林尼監已而吏部擬晉南京大理少  
卿再擬大理丞皆為致省阻格不用久之陞應天府  
丞尋以是去服闋復除前任守隨太監蔣琮陳祖生  
後復湖瑞地為田又漁于湖為御史張鉉所論下守  
隨勘悉絕以法時致省益貴用事嘗被奏首詣舉祭  
百官守隨適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先使任何官  
者吏部對守隨以御史丞應天中道聞計起後無缺  
添註管事工曰既添註可調除之別任於是調為  
南寧知府而守隨遂守此為翰林編修并陞為南

京翰林侍讀故事編修秩滿無復陞南京者蓋以致  
省播政改省謀謨應天府尹復為蔣琬軍所擄謫廣  
西參政五年不綱稍還廣西按察使尋進南京操江  
都御史遷大理寺卿掌寺事太監李興盛皇陵木罪  
當死劉瑾營大用寺屬以畜積為與事守隨峻却之  
興謂其家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十萬養親以三十  
萬脫我死何不可為者寺隨持與益急興卒以內降  
免亡何中言取戶部餘鹽四十萬充內廷別用戶部  
尚書韓文舉凡卿廷諍中旨誅責是何大事遽尔昌

### 識大錄

言守通進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此者今聞宦擅權  
八虎相煽吾輩何舍此耶文以是率衆伏闕請誅之  
不允而聞臣制健謝還相繼致仕八虎並免提要守  
隨復上疏及覆論諸璽姦狀而作達瑾尤甚疏曰  
臣聞之蓋軻一正君而國定矣周勃王言類左右前  
後有位之士臣其不遠夫姦邪之進實累君德日滋  
月潤至於廢政便化禍且有不可勝言者况其機已  
著其勢已盛者乎今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誓死為  
陛下極言之也臣伏視陛下春宮之時大明煥發

有過人之靈早夜嘗學有希聖之功親禮師儒有重  
道之志辨別君子小人有感之明不近左右佞倖有  
剛正之操天下臣民仰之以為命日太平之望而  
先皇龍馭皇二三大臣至於寢聞顧命傳言猶在  
耳陛下嗣位之初率由舊典闡出一二新政快洽  
人心天下稱頌夫何數月以後左右近臣不能祇承  
德意盡取先朝良法善政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  
頌輔而劉汝之天下咄咄莫指手足怨當之氣致生  
父受天賜於上地動於下五星凌犯於宵中辰宿顯

### 識大錄

現於旁午彗星直穿於北斗太陽蝕來歲之首桃李  
華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鳴吻雨壞留都皇牆古今罕  
見之災文嘉數月之內陛下獨不思其故乎今內  
臣劉瑾為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立聚羅祥魏彬等  
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希意導諛誣上罔下  
始為猶乘間伺隙終也至恣意肆情外人目為八虎  
而瑾尤甚陛下獨與聚處馳逐又親信而愛護之  
今日以是遊荒棄之事導陛下明日以誦保承奉  
之言諛陛下或於西海寧鷹揚免或於南城驛峻



登高或胡服而招騎射或師像以作通妖禁內羅鼓  
音聞遠巡宮中大炮聲徹晝夜搬演機劇假降師巫  
術謀尊卑使吏賤責糾車騎而拱執鞭之役列市津  
而親商賈之事巧飾百技執中 上心蘭室馳肆齊  
街楚路近者日高未朝漏盡未寢豈其萬數成無刻  
暇此數人者方且叨 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威權  
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阻實封  
簪惑 聖聽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典傳奉官  
員聚至千百募招武勇嚴及童嬰紫綬金貂盡與爪

藏大錄

牙之士玉帶蟒衣濕授心腹之人或奏帶盤引私為  
與取或奏討地場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庫或冒派織  
造義男贅壻受平幸重花物禁庭叨冒璫鉞附己者  
增操進官忤意者貶爵執罪重厚賂及得度還功  
多無貽立見削奪內外臣僚惟趨避勢天下臣民惟  
畏理威向也二三大臣更顧托遺今亦有潛交默附  
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群僚天心痛恨今且有盡  
棄主文依何時勢者矣且其教易邊境武略之臣大  
吏各省鎮守之職志且何為事最易見臣於前月會

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力陳其罪以俟聖裁中官傳  
旨謝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從日昨方荷處分臣  
等欢呼而退以為必正典刑殊不數日乃蒙委使或  
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倉書司禮或署掌印綬或  
總理御用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例符太阿  
受之以柄陽遠陰近名疏實親政柄一入其手姦邪  
益中其心今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而且大  
行被戮大澤貪淫大輸財賦大啟任科庫藏竭於官  
財力匱于民武勇疲於邊上下皆謫神人共憤而理

藏大錄

心方恣逞惡方擒以前擬今可今度復伏望 陛下  
獨斷乾剛明正典刑逮鑒廷嘉既往之愆毋使臣等  
蓄武已靈之軀凡內官有在八虎名下及與相厚善  
者悉行放出別選廉慎端恪之人以脩左右使全之  
後將君德自正治化自清疏入不報而理衛之刺骨  
忍戚余傳言與張數輩同數仕凡大臣休致必而親  
綽謝賜宴之家給俸米人夫一切不與守隨追朝諫  
逆入朝者皆去守隨徒步長安道中僅有吏胥數  
人肩輿攜婦明日出張家灣就車行理遺債之無所

得其明年復與張敬章同列奸黨又明年追論出河  
南民賦獄罰贖米千石上細宣府子茂元皆坐罷官  
又二年矯詔削秩追繳結勒再罰米二百石又一年  
以浙江審錄郎中怙食事覈有所奏釋死獄不當獄  
囚者鄧人墜復追論守隨改掌大理時私庇其鄉人  
與覆奏罰米二百石勒為民怙寬及大理少卿亨評  
事富亦各罰百石守隨鬻賈賈資方得免輸理殊科  
道交章論荐而理餘黨尚在復廢之已復原職致仕  
還所奏結勒年八十五卒贈太子少保謚康簡守隨

### 藏大錄

為人誠懇精結數學其以御史驗賦大同推笑盡毫  
髮官吏有過賦者或望風解去或繫頸就獄見天下  
諸司文卷不明請以三歲遣官始刷著為例云

### 楊茂元

楊茂元字志仁浙江邦人自幼頗異殊常而七歲過  
太僕卿錢遜館見建誦釋經甚悉學父之固試今積  
之一二過即皆長益領悟其父守味一以聖賢之學  
是訓學成登成化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練習法樞  
以明慎聞歷員外郎遷山東按察司副使過河決張  
秋上命都憲刑大夏治之繼命大監李興平江伯  
陳銳共董其役興銳事多不法茂元抗疏劾之首言  
治河之策次言水者陰象其應為後宮為吏收諸戒

### 藏大錄

楊茂元

飭后成防禦邊寇取回興銳學命大夏自治又請罷  
取天下蓋工仍革臨清鎮守事下廷臣會議如其言  
上以大監總兵官不必取回但令改省禁革而已由  
是興銳憤恨圖以報復誣茂元妖言詔遣百戶胡節  
城繁如京山東民治途逢節泣訴結冤節亦泣擁莫  
可行：將濟河濱河民亦然茂元慰諭以去及陸  
見跪而不伏上益怒繫錦衣獄食謂莫測節入見  
司禮諸中貴備言茂元深得民心且犯非其罪語與  
淚俱語中貴勸與之辭南北言官交章論救上察

其忠簡長沙同知使河治一如其策當時廷議謂三  
事晚與乎陳講學聰政疏資相表裏而劉切過之成  
款守陳有子茂元佐治長沙廉愛有惠政其民懷之  
立祠揭揭以頌越二載以疾丐歸遂絕意任進官  
論屬者無慮數十疏終亥起知安慶府不赴率波守  
伍符率僚屬諸生抵廬貢以大義不獲已止携二僕  
以行時府多累方為災白晝火起軍民苦之茂元為  
又以資城隍忠即捐息歲大旱齋素徒步懇祈澍雨  
大注狂安慶甫二載修舉廢墮號稱大治其却盜稅

### 識大錄

遜倡優奏減胡羊價銀及羊天下稅課司之在州縣  
者尤有裨於民課績異昔陞廣西泰政風采益厲上  
官岑峻岑猛相讐故貽患地方上命三府進兵討  
之茂元率前哨擒岑峻并其黨屬千餘人詔二府  
改設流官降岑猛為平海衛千戶猛遂擁兵據治勢  
甚猖獗茂元臨其境諭以禍福猛言不便遷還改耳  
茂元曰是不唯即今魚窩等寨苗賊皆叛汝能脩兵  
從討以功贖罪否持奏請為不見還猛即叩頭願從  
及平魚窩寨茂元奏免其還况討黃文昌兄弟三人

為思明惠官兵討之不克都憲命茂元與總兵官相  
環撫剿文昌聞之面縛乞降乃從文昌而治其黨正  
德初遂理用事茂元請老不報理遣御史孫迪查盤  
廣西布政司庫各道歲致賂金魏理茂元若因聞  
或諷言無千金難免挫挫之禍盡審圖之對曰千金  
之觀非盜官幣則剝民脂以此自故是畏無妄之災  
而犯有名之律隨將益淡謂之習可乎己已吏部擬  
陞江西右布政使理喻旨令致仕乃書寄其子曰昔  
求之而不得今不求而得之喜可知矣即買舟歸明

### 識大錄

平理誅起江西泰政尋陞雲南布政使時征勦郭代  
銳詢有方且重教陽者給帑醫理士心感激亡何疏  
謝事弗允拜貴州巡撫食都御史奉勅兼制四川而  
陽湖廣壯諸道以討草子坪五寨平頭烏雞苗寇  
賊改而都察院副都御史既得皆以為兵張已集事  
貴神速若需交承寇有喻矣乃駐紮湖廣中界遣將  
募兵不一月寇悉奔潰茂元既平民必有橫羅鋒鏑  
者復思為之驚悸惟以鎮靜安集為心雖大監總兵  
官而下亦同越厥虔比都憲至即移疾歸浙安西秋

晉南京兵部侍郎父之始赴任明年改刑部累辟不  
許兩子以疾卒於官年六十有七茂元個悅有勝略  
見義當為毅然為之不振少營高第躋膺仕人不見  
色喜中遭艱寒屈下醫略無怨悔雙眸炯炯能久視  
烈日不眩問學宏博為詩文飄逸俊麗有麟洲存稿  
若干卷尤工書法都諫張弘謂其字畫通勁匪特臨  
池之功抑亦正氣隨寓而見也時以為格論

識大錄

陳蓮

陳蓮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端慤寡言潛修獨詣  
以古聖賢為志天順庚辰試禮部貢南丘潘得其文  
曰此古君子也真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潘曰吾聞  
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祭御史會修撰羅  
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請官還抗疏直之倫雖不獲  
而賢亦竟沮出接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毋易  
素服以入蓮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親君服必規其  
品傾獨親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

識大錄

陳蓮

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為浮詞以科第力  
欲變其故習拔士一以德行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  
名不為振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抑以故至  
誠相臨無不感動條剋弊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  
按部既止學宮徐行審覈周旋拊折弦歌邊豆古風  
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絕於吟佩而成純典起  
成化初達河南愴兵副使尋改提學中州學者咸慶  
得師會倖乞汪直故命巡御都御史以下咸旬  
趙拜還獨長揖直怒曰尔何官敢尔曰提學直愈怒

曰即提學亭大於都御史和對曰提學非都御史比  
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其詞氣  
嚴正舉正去邪不可屈遂收容曰先生無公務相聞  
自後不必來運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改尚易簡釋  
繫因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臚吏不貸自  
是官為歎服又老歎呼載道未幾奔母喪婦士民泣  
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廣  
南苦中人推制運乃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為惠養  
計摩慶大水運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

### 識大錄

太監輩善專恣播剋勒富民供辦運奏減其數舊復  
縱黨通番：禹知縣高瑄發其賊鉅萬都御史來呈  
不敢詰還獨移文獎瑄者瑄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賀  
貨海口罷掛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判其介舟將許馬  
運發其偽逆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運國枉  
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復覲入貢所通震驚遂上  
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墜其術必為安南諸  
夷笑不報答知中官戚宦運乃誣以黨比高瑄和用  
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

愛樹之二人畏春不敢反其後路運所然更張聚金  
誣執之裝不從行寄河春執聚攬聚曰以即死耳  
安敢以私憾滅公義肅正人也行寄羅織無所得乃  
誣運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其官  
遣錦衣逮之士民數萬人號泣挽留以衛士辟除乃  
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  
人張元復撫以疏綵或替其薄元復曰公平生清苦  
險以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勃雖豐而四  
國之勝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

### 識大錄

先迎感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於母之不親哉凡以  
口能縑金而毀可銷骨也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運少  
宗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群小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  
監輩善通番既露知縣高瑄按法持之運移文嘉獎  
以激貪穢固監司之休也奈何來是徐同與往勢保  
在首鼠兩觀以執春橫行胸臆汗穢清節受感聖  
明勅官李行承春願指佩像成歡竟無臣驗臣本小  
吏以誣誤觸法為運蘇點是臣自取春去意臣必藏  
運以厚誣喻臣余扶同偏運臣雖昏徒安敢收昧心

行頭例是非各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喉行寺遂臣於  
理如日拷掠身無完膚臣并死顯天終無異口行寺  
乃依傍各語文致其詞動運勘史不實擅便發倉曲  
藏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養為夏姬詒夷齊為盜跖  
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譟報災老  
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運獨抱德憂食  
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盡絕所以便宜張賑志  
在救民非有他也運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  
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寺其死死不為醫療又

### 藏大錄

潛達養子奉報運或于各以快其忿宵人懷毒一至  
於斯司寇之偶要在結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運  
既節奉公橫罹謫播名門萬里就掠其克臣以罪人  
猶年田野來未白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救陳井心為  
僕者誠痛忠庶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謀快之奸為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限乎以地事罷吞璆守弘治初  
工部主事蕭田林所疏雪其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  
進贈光祿卿謚恭愍初進做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  
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人以進家苦貧舉田

運其子載：不可曰先人行義載取而私之獨不堤  
乎人謂運有子云

### 藏末錄

張悅

張悅字時敏別號定庵松江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會徽太獄一以正己格物人莫能欺成化己丑陞江西僉事政聲大著知悅者以學行俱優薦為統兩浙學政凡行於身示諸人皆大公至正之道人偷日用之常或有以士存於悅果賢矣雖賤賁所不遺苟不賢大官毋人交言之不一以為意政兩浙之士皆歸服結紳岩穴之賢咸以道學尊孫之平生不輕毀譽人士並獲所譽者往登高第

識大錄

張悅

攝大魁拜卿相世以知言知人稱之兩轉而為四川按察使丁母憂終喪補湖廣以恕求情免職願以平反者衆甲辰進食都御史丁未轉工部僉事議憲宗升退興議山陵事孝宗嗣登天寶在朝大臣相率上疏欲去位悅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卿弘治戊申遭禮部侍郎已而再遷吏部天下愈推為一望於丑大旱應制進言時政陳遵舊章如小民崇素儉哉兄食菜罰教條等情德園治二疏上皆嘉納之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憲

吏清肅察屬協從出其門者皆風發表：乙卯轉南

京吏部尚書慎選賢能上章論存未幾上以留都地重戎務攝殷必欲得人以稱要任任朝公卿咸以悅才望老成薦為改兵部尚書恭贊執務悅急布德意恩威並行將帥悅選中外敬服悅嘗自謂未學軍旅之事懇以密滴弗戰求去不聽丁巳復以疾休致弗果已未請前既七奏上始俞允加太子少保致仕特降聖書有完名全節之褒戒行公卿大夫拱張都門外與馬塞進見者嘆美者咸冬十月卒年七十七

識大錄

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悅為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為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素性清約自庶僚居官宮保四十餘年始終一節為浙江提學初翔名於上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親視迄不為動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欲為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後律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有言善讀書不善居敗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見風俗奢靡日甚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遠情有通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

親不擾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去生

藏木錄

劉政

劉政字景元安福人成化己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  
修進侍講弘治改元命載使文趾時文趾吞舌城  
使緬甸頗岷驚禽唯其行載使命即從兩使來肩  
輿道南寧直抵其境文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  
颺播蔽洋貨重易奇今皇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  
館候視昔倍恭倍臣拜跪據大明集禮受之不與  
文一語至之日頌詔明日宴畢遂行文王大恐曰  
一國主重命懸天使觀金珠祥象載一不顧既行復

藏木錄

劉政

達浩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散書其初入閩詩曰掃裝  
皆有閩南物一任閩神降百族以示之文人益敬煉  
初載至文、地若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首翁出閩  
以其扇進之文王遣使人謝表有是臣清白之語進  
石春坊右諭德喻年卒載配胡氏早育數子皆置棄室  
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卿既荷茲史之載如遺  
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嘗流芳  
務舉業寬獨博覽群籍為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  
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  
之曰天下亦有如其貢士也哉武功伯徐有貞高進  
少許可折節與文曰館閣恥也寬以養舉不利絕意  
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士賢以御史重學南畿以  
禮敦道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  
一入試 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選侍 孝宗于

藏大錄

吳寬

東宮九年進太子右諭德 孝宗即位以舊學進春  
坊左庶子預修 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  
侍講學士久之學士程敏政以某免起復官前所歷  
休不入考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使則先官即日  
工疏請以印謀有旨命寬仍掌之有明年解元復恩  
在東進疏還至其印晨夕視之恩死為朕一月喪卿  
人教官其死子京貧甚其子假貸於人寬聞之惻然  
亟命還所貸白出白金為賻喪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士論益多之擢吏部右侍郎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

閣掌制誥以侍 武宗於 東宮寬會典副總裁會

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克副  
總裁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  
益高望益重學者每為飽養先生而不敢字每 東  
朝進講閣推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和正之際未嘗  
不反覆為上誦之 武宗在 東宮學少間率僚屬  
上疏曰竊惟 東宮諸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  
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  
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

藏大錄

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惜曰習讀於內  
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諸臣講明正道所得為多也  
建議者謂元端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詔是  
議之寬曰從祀亦視其有益於世傳否耳苟有裨經  
傳則揚榘焉融昔皆不廢今何獨得廢澄也 太皇  
太后特將榘廟詔張其禮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於  
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許樹廟春秋  
書考仲子之宮至來始有兩后並祀之說然豈後世  
所宜法哉 詔從之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

懇番有學行聞望輿論攸歸之褒載閏月卒弘治甲子七月也計聞 命有司治葬於者四給驛舟還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真授中書舍人次子孫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于所居之東治園亭樓蒔花木追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宮僚人勅色扣賀寬獨慨然曰吾何以當此任哉及日講內殿亡世所榮而寬辭之至再三當道見其誠不虛也

### 識大錄

掌制語久矣望其極固當道忌之還個不違意寬亦不能無少望寬曰吾初望不至此吾處此甚宜之甚矣之衆議為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寬寬又周祥之端靖淵穆不濶：為同屹屹為異士無賢惡見者靡不竭心寬亦保合兼容不見吟賦平生不聞其有毀譽言之亦不見喜愠之色為文不多遠咏獨嚴休裁蘊藉簡淡理致悠長為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迹沈着高壯洗近世火新之習作書安閑中時出奇崛雄現模於蘇多所自得

### 彭韶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舉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成化初張以以壽寧侯兄璉得食都御史韶上言以不可用乞改尚書王璉李秉侍即棄盛以副人望疏入忤旨下韶貶給事中乞弘治初改得釋尋進廣東司郎中司諫釐弊間事多涉貴近豪戚皆撓撓沮韶此然不為吐茹分戚冒賜顧奪民田勅韶即按頃畝韶至其定統田周視位歸上疏自劾曰昔田又全兩驢收價于薛驢顧析各場賜薛人

### 識大錄

今真足田 祖宗以來許民間墾即為恒產不復增料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言民頻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政又復強割餉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復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違下詔默言官交論得釋他日責戚又有請荒田者上怒頃左右曰周或為彭韶所持今朕負朝論奈何又以為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韶同官比部純懿員方並負重望庶實擢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英榮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勅聖南太監後能員貢

介奇騷擾騷擾通振綱肅紀濁風為之一變遷廣聚布政使康閱疾苦罷行無倦挺身當怨恒欲事：不涉屬民捕吏以書工拙中選數為屬大小劇易之差等請杜絕公堂宿垢除刷殆盡鎮守內臣煩煩處有違實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擾詔上言自古明王不贊連物廣聚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彫傷周本為害又大市船內臣率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緣船司為違辦之需詔又疏其矯矯違奉私庇富豪輒孔舊章妄開新法民闕力從更無曠丁籍上均

識木錄

後豈有餘戶又劫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康綿衣鎮撫崇海性來傳道輒指實儀水陸舟車飲食帳簿百方攢索所過蕭條海太監之弟也子魁疏大怒會館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 工不憚勞余聞言詔每事報進名譽方命左班相左右以得大官 工直視不應芳悽伏地請罪乃調歸貴州未幾吏部尚書大星奏為部才堪太用遂拜副都御史代王巡撫江南治務廉靜吏不敢欺而民樂其皇弟明平台為大理卿坐星受賄事通至道改舊按

巡撫順天 孝宗即位是臣父薦召拜刑部侍郎會浙江不靖勅詔巡視勅罷不戢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盜法沮壞漢勅詔整理詔上言浙西盜判倍浙東而浙東享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收還 朝收即快流民間：電戶窮苦狀以進遷吏部左侍郎庚戌彗星見天津部上疏請正近侍填官爵厚根本減侵饒其正近侍謂內臣言輕重能為禍福今到源蓋出其子分例相沿虛名實吏誰能語之凡章奏允而後下無漫論奏是失政

識木錄

休也有犯多從寬免有欺人死不問有論死原原足失刑柄也第宅服用瑜制蓋祠諸地非分之求曲允無禁死而葬至與銀刑十兩望折其氣以服其心賤務終於所司威福必求已出不言午朝 祖宗勤政之典亡師其意惟議然知急務如有大險除有大蕭翼有大邊報工程因犯於御前詳議可否不惟圖是定事休熟而群臣抑正優劣自辨 上嘉納之拜刑部尚書去速侯抑景總兵而廣賊累鉅萬而都御史秦祿所發詔收以法景快威晚於內降擢詔執如

初竟不能奪會早求言節陳時改得失已減去皇親  
昌國公墳塋上程及已還正中官王萌苗通高火之  
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及戚曉皆不悅大學士徐  
溥亦與詔不協詔乃引疾乞骸骨賜天明年卒年六  
十有六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都御史扶俊上言詔正  
色立朝是光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  
如吳鉤魏鼎崇威寺謚斯為進之不知定議之時何  
取惠安之義舍人錄細不副其生平之行不足以服  
中外之心請更謚不報詔為人忠亮熱醇方不忤物

識大錄

應不近名各止溫雅而處今不可犯寡惡清心敦行  
好古學以省廢為造詣為志人莫窺其際所著有送  
吾集名臣錄贊政訓天曹日錄欽堂錄北岳代行錄  
續香陽誌成都誌共百餘卷行於世

黃叔

黃叔字用章河南封丘人籍：平越舉正統戊辰進  
士除行人遷南刑部員外郎進郎中公無政事遇事  
聽發即重忤時貴弗恤習巧所避輒就然任之人半  
笑其愚而亦以是得名嘗推署郎事諸案事之鞠：  
然猶其長也於時有彈千戶者大指任俠善權顯貴  
人怙勢橫甚奪民廬場為訟無敢為民直者叔論直  
之竟歸諸民擢四川參議進參政行即崇慶旋風思  
起擁與不得行叔曰汝克氣耶姑衆予為不圖之臣

識大錄

黃叔

州齊沐梅夢翌日清其因無驗乃構諸戚宦夜夢神  
若言州西寺云：叔因密訪州西四十里果有寺臨  
孔道而依山麓即半吏卒詣寺圍捕之一僧年少而  
狀甚悍惡詰之無標以醋里塗其額曉洗之德有中  
康故而是盜也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惡蓋寺後有  
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囊實有某女則劫  
而匿諸客室中恣為淫毒人笑叔悉按律殺之數其  
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銀巨萬王曲庇之叔弗顧竟  
按如法殺雖殘殺司然善摘發奸伏厥行即中曾道

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扶滿遂進為右布政使蜀盜竊發衆議勸之綬謂盜起於頃頃且少寬恤因奏罷建昌採礦而中使以方貢攬歛綬抗不從乃擠綬楚藩尋轉左布政使蒞事擅殺戚惠大行妖僧趙晚運卿勢焰灼人綬私謂諸公曰晚以妖術媚上遂獲殊寵今避而弗卿名為掃蕩實邀生耳乃令武昌府綱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晚果敗擢送京師伏誅綬在蜀嘗忤閹臣萬安、銜之坐是久不遷綬亦連疏求罷皆弗允已乃權副都御史巡撫延綬至

藏大錄

則勤將吏之貪殘不律者數人抵法於是後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廉墜申號令修政施德燦火嚴斥朕違政為肅疆場無警又達現形勢於諸要地增築堡塢繕垣浚濠移置驛傳道人賴之綬嘗行道中望見潁行飲馬埭片布遮下體乃倪首悲慚曰余健兒貪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據文三月餉運軍素貧苦而足終特著大臣名為巡撫健兒雖凍餓死不之問是後人志非聞故歎美不惑注顧欽死弘治庚戌起拜南京戶部尚書指畫財賦內外積弊釐革靡

遺珣年及五都御史掌南院廉駁臺屬量能委任焚其差簿于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近堂立官意哉時方南嶠阿綬頗力振綱紀威被截然海內瞻慕其風乘然綬居恒自念歷仕五朝垂五十載慙直度吳忤人獲名伏禍臣剛又盛滿宜戒乃上章懇乞骸骨致政未行遘疾卒年七十一綬賦性剛毅方嚴寡合當官孤立直行己志而木訥少文不善聲譽嘗耻泥俗晚名廢實臨終悉取奏疏公憤毀之其闡然實行若此

藏大錄

秦紘

秦紘字世縷山東單人舉景泰辛未進士授南道御史紘賦性耿直不畏強禦入臺七歲以劾獲雷澤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為知雄縣於恤窮困如保赤子又以禁中官捕獵被絀揭數不測民數千走繫登聞鼓訟竟得有調府谷今歷知葭秦二州陟華昌知府所至以清惠得民心遂擢陝西秦政禦虜有功坐事調廣西成化戊戌起拜食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掠溝堡辛丑進副都御史移鎮陝西時秦府謀叛肆橫軍

識大錄

秦紘

民苦之紘悉擒治不少貸王弗能堪許紘凌親藩上怒逮紘詔獄遣內臣尚亨籍其家僅得黃絹一疋秋衣數事而已亨還言紘貪狀上親閱其資驚曰紘貪乃不耶嘉數良久重釋之賜鈔萬緡以旌其廉命巡撫河南中貴人汪直銜命出所至撫臣率降禮媚之紘獨與抗直素重紘弗較也而紘密疏直多帶謀致強擾地方請禁治之直還京上問諸省撫臣孰賢直獨劾紘為能上出紘疏示之直頓首伏罪益結紘賢上乃釋直弘治庚戌擢右都御史總制

兩廣軍務土司未改既紘督兵討之敗諸鵠鴟嶺飲

竄匿泗城遂克四州又征南海黎及龍水從山賊悉平之給兵安遠侯柳景佑勞績積貪暴不法紘罷章劾其罪狀逮下法司鞫追賊匪萬統爵為庶人景因貪緣奪卒復得內降賊賊而據他事誣紘亦被逮坐免董陳文章論故吏部尚書王恕擬言紘廉直忠信乞召還以從民望上是之勅改南京戶部尚書賞敘于留臺以紘代紘治事四年請老帝允又三年復懇請得致仕紘雖為工卿劇襄寒微及歸治家惟衣

識大錄

冠二簪他無一物天下聞而慕之辛酉唐圮固原守臣告急朝廷用王翱為昂改事起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紘至鎮大修戎政整飭邊徼繕城堡閭閻萬四千一百餘所剋產設險三千七百餘里崖花馬池並謀買馬開豫望城屯田軍用无裕人樂於戰守間帥畏其威望不嚴而肅各思圖効以故虜入輒北疆場無大警在任三年邊功孔多其首虜九千餘級固原原城市花縣而民貧紘拓其外城募置批驗所由是商賈流通公私兩利人民安堵

逃亡來歸甲子工章已休不允加太子少保尋革總  
制台運卸薛遜聽致仕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  
謚襄毅結為人剛方正直介絕俗歷官四十餘載  
提兵南北位躋孤卿所居僅閉風雨妻孥羹麥飯  
不改其舊沒世未幾子孫貧乏有弗克自存者逆瑾  
專政或誣厥子明有資鉅萬瑾喜即籍其家答如也

識大錄

戴珊

戴珊字廷瑜江西浮梁人自幼端亮有人志明性理  
之學持見於躬行天順甲申舉進士除監察御史康  
慎公勸風紀截然成化士辰出督南畿學政時士習  
頹靡多飾詩書以獵聲譽珊正身率之凡考校必  
以文藝占純識有諸錫者遜不色拒而終亦無所撓  
祥士帖服固有後言戊戌陞陝西按察副使仍督學  
政如南畿又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教風行  
在陝久待諸士如家人父子諸士亦受慕不忘誦

識大錄

戴珊

至今甲辰進浙江按察使東公嚴正務崇大体一時  
儉哉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性：用己意出入於法  
珊虛心比之多所平反其於身無衆寡無大小俱中  
矩遠識者稱其端觀推師不負軒輊云喻二年遷福  
建右布政使轉左自奉儉約無他嗜好退居惟焚香  
讀書而已於義利於限尤嚴斷不可渝故終任不持  
閩中一物弘治己酉三原王恕東銓素重珊賢存為  
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鄖襄豪右多窟流聚為利  
珊刻日令首罪民所關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糾其

餘最錄兵部督辦營務法司道等王剛積聚不建切  
起愛州新寧往來東鄉大亭大昌諸邑俾行劫掠守  
土者莫敢禁通入朝廣打山打路入據漢中金州平  
判而御諸部雖凡五年守臣莫敢發端請命回  
川湖廣三省兵討之撤制使來漢寺公道並遣賊聞  
風奔潰諸軍追擊深入賊巢所向克捷誅其首惡縱  
其餘黨十餘人等逃走幸其為刑部右侍郎要尚  
書何奇新彭韶俱以學行自時望相與同心一德期  
秋微以長我國家於泰當之成務究究抑凡正人

藏本錄

受禍者雖憐言不避若大奸宿情監據不可動若苟  
法所唯有養請帝已也而庚寅南京刑部尚書能都  
執人奸法執執是非明慎三尺宣處追澤皆蒙人心  
又推重鎮定足為士類典刑庚申召拜左都御史掌  
院事益自檢律持風紀雖薄書之細必搜精覈  
孝宗親觀大獄諸司震悚肅使客應對時有所聞所  
天威頓震工部英清慎每近基室接膝而皆至舉  
刻引疾求退必 漢語免會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語  
不覺泣下 上亦為動容乙丑春召問安奏書劇友

夏入對果命中官出白金二使以賜且而諭曰卿  
將去為茶果費朕聞朝覲日大官遊樂有開戶不與  
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雖復以賄賂通也朕  
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動謝恩公卿知之未克  
各懷愧恨也冊奏以老疾求進 上不允一日私懇  
於大夏曰冊老病子切萬一客死京師奈何公受知  
于 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  
因問冊近日何如大夏言冊有病累跪乞休出于至  
情伏望 陛下憐而允之其冊曰謹教卿來奏手對

藏本錄

曰冊在告臣往視之臣恐微誠不能動聽全臣見  
陛下日為使申達耳 上曰卿為朕說與冊朕以天  
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  
而歸乎大夏以告冊泣曰吾不得退矣乃力疾視事  
未數年於官年六十有九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冊德  
性和粹頌狀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  
為物撓而意常近厚後任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  
官守雖位尊年高猶制章履展入而出窮寒暑不  
改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人至今道之不衰



戴大錄

熊繡

熊繡字汝明湖廣寧遠人舉成化丙戌進士授揭陽  
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土官既還雖一扇  
弗受士論多之除監察御史立朝奉瑯瑜獲務持太  
體略奇細奉勅巡河風聲丕振一日過廣平某苦惜  
守一粟既而婦之予以鄉里故吏製新築壘繡以  
以三不當受竟却之已未巡按陝西發姦獲伏貪夫  
飲罪右布政使劉增賊逆敗露素官有造繡遣人追  
之急增遂遣子誣繡他事遂至京鞫証無驗繡坐落

戴大錄

熊繡

朕嘗所親當路力主其狀繡請清吏知縣民訴冤  
於朝者數百人在縣憐心民瘼均徭薄斂立展輕嚴  
給之法常卑駟巡行御杜苛暴其民戶高下履實而  
老死無依者悉為檢其一縣化之已陝西天使死  
子相食遺鳳翔缺守惟其人吏即舉繡行之日民遮  
番痛哭如失父母六月履任三日而雨是歲遂登禾  
歲大治弘治庚戌陞山東參政遷右布政使中寶祥  
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撫撫廣布範自年饑原有美不  
入私室盡心邊務威名大著金澤三年不敢窺邊丁

己以母憂去庚申起為兵部侍郎補性剛方清介與人寡合周或敢以能干尚書劉大夏及范甌之凡違情重務必與商確而後行常奉命清騰驤而衝勇士得其虛冒報餉者幾萬人由是獲資皆衝之時 孝宗勵精圖治召三三大臣諮詢治理大夏泊右都御史戴珊尤被親近而繡舉為未幾 孝宗升選衆議繡改述之舉為右都御史出撫兩廣繡至鎮首征蠻苗之負固者餘皆以恩撫之地方悉定舊例供應甚厚繡一切裁革日惟康給數升而已正德丁卯遂理

藏大錄

用事亟使人踪跡繡其人婦嘆曰能公康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奈何嗟竟不能言乃召為南京掌院尋令致仕歸之日雖絀羊藥餌一無所取 朝廷以繡征賊有功賞賜金幣理輩愈怒乃以大同巡燭布豆為繡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責令親往輸繡至舊屬爭欲代輸繡皆力辭之自是家居閉門讀書不煩人事生計蕭條俯仰益恬適己亥閏四月卒年七十五臨終戒其孫勿乞恩卹勿行俗禮巡撫奉金為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

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官能貪居常能儉數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近功言無美於厲垣行而虧於頤影性年都御史戴珊張數輩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王事張鳳翔孔琦卒卿人情即其家 聖朝表勵清賢不吝恩需繡才節操履無嫌嗚呼賜諡卹孤惟 宸衷終允幸甚 詔繡繡曰莊簡命有司給其諡瑞未月一石

藏大錄

王儼

王儼子民望號明山湖廣華容人舉成化己丑進士  
除工部都水主事理呂梁洪儼曰呂梁水急上下端  
痺居中石齒截集壞舟推行乃相東岸事二張以引  
其洪漕船買胎利之轉刑部員外郎出知成都府守  
儼素廉靜剛果廢除異政疊出成都大治遭世喪去  
官起復改守衛輝以治成都者治之課治行第一擢  
河南右參政晉陝西右布政使弘治己未拜副都御  
史巡撫山東入境即樹威聲慨然有澄清之志未幾

王儼

王儼

高唐州場秀才以戲博與其父父繼有恙誘而殺之  
并殺其妻三人繼兄剛往視為隣里所執誣不能  
辨州守杖殺之其子繁官亦出以儼理疑為一日  
出旋風逆與儼心動曰異哉培丘之恆也乃得不理  
使人按其蹤跡得場秀才情狀捕問之度亦持井獲  
血衣於學宮遂伏誅自後奸猾震懼山東士民服儼  
捷伏如神庚申晉戶部侍郎儼清忠謹亮終始不渝  
受知 孝宗多所益注崇王儼民田業事聞 命儼  
理之儼至河南悉掃地於民王辭不取 上示以威

而儼羊酒朝士康之王成進正侍郎成晚張廷齡

周壽慈勢受人投奪民業儼勸之抗疏以聞 上嘉  
其直 賜宴及贊銀以褒之且 上崩 武宗嗣位  
儼時以疾已休未允及聞訃輒自矢曰吾父 帝厚  
恩使不早湊濟整輔翼嗣皇願以死為報言既悲慟  
遂不遑言去六月北虜寇遼東師徂抵塞書 命儼  
督理糧餉儼與疾至宣府百方計處得粟數十萬石  
以濟邊上疏已請 諸路屠殺起各省邊課 並罷  
允行然語抑推象中官多備之而實還京陳清遠地

王儼

計達餉腐易場還站堡四事皆細之尋以宦寺並權  
三疏已休 詔進秩乘傳還鄉居無何送理忠憤凌  
轅大臣儼聞曰吾傷不免矣乃致家人束裝以待丁  
卯給事中明監驗大同倉粟抄腐因劾守臣瑾素惡  
儼剛正誣為其罪全綏騎城繫至京會理官議罪儼  
或掌 詔免場理街儼去帝謝專囑其故奏減勇士  
布事漢全巡按御史逮之儼汚獄即告祖廟構二仆  
并少子隨行至則下錦衣衛獄人或功儼曰謹撰作  
成福擊斷自志若公如是索路不儼曰吾無罪亦無

路守正以供死之功者漸而止此滯固固踰歲刑即  
後雖非守典請輕其罪理應賜書成還與優出款乃  
作書贈諸子曰吾平生居官不苟非干進也非求利  
也特以愛民報主而反為桎梏守正不同非希求  
也非要譽也將以省怨寡過而反受戕賊是故退為  
可痛辭言思之居仕四十餘年才行同人爵祿雖重  
不能如蓮瑛之甚懷而卒受蕭何之款亭故為有道  
羞也亦諸子體身約礼一遵家訓毋辱先人豈以吾  
為念哉 天王聖明子罪不誅得骸骨以正首丘天

藏大錄

地之福祖宗之幸慷慨就道至成所屏居僧舍達之  
尊貴日遠使存問不絕或有既違辭不受女真朝鮮  
陪臣入貢亦性候謁使徒定意士夫日來省問詩  
酒數堪優游卒歲自份永訣生死揭揭弗動也庚午  
夏以封平安化碑教優始得清淨理珠 昭儀故官張  
乃焚香祝天曰吾以屏履冒履錄之或獲歸還爵官  
念後宗嗣然引領而望久矣今得生神誠天地浩蕩  
之恩何以職為吾拜而謝故張名山之間日與俸俸  
倘得丘壑以樂餘年 世宗即位給事中鄭憲御史

唐詩論優守正遇害應進官候用 上特命有司以  
礼存問不殊與也甲申正月病卒遣命勿已 恩美  
然年八十有八

藏大錄

林瀚

林瀚字亨大號泉山閩縣人舉成化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遷編修歷修撰奉坊諭德王考會試一與卿衡多得知名士弘治庚戌拜國子祭酒丙辰四禮部侍郎掌祭酒享其典國學士十年教士嚴而有恩雖勢要子弟不得請託越次撥歷故事祭酒儲儀殿以百數瀚悉野之購置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已未遷吏部侍郎署部事而門無私謁他晉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倡率師院諸臣時政明熟涉去兄

歲次錄

林瀚

官年十二事多見林瀚有御史自起接遞下獄及二三儒士錄實傳革為中書者瀚上疏言御史當全風憲之休而中書宜以律進之門疏入許官遂已致仕溫言包圍會有考察京察之命翰遂自考不殿已先罷歸言仍界允有田災異示戒止宜間加修省警衆庶儆以回天意瀚遂不從復歸而考察去會修合公論人無間言既而復言重振本以回天災四事四保固南京佑教皇儲撫綏百姓增進賢才以是四者為天下國家致治根本不可以不加重也正德起元

改兵部尚書奉督机外又因吳會陳新政二十事

其前二事勸上法孝恭任大臣以為治之本其後十事改上崇聖德修庶政廣言路以盡為治之道忠誠剴切抗言無忌未見施行而奸黨已側目矣又數與守備太監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違貢過者飲多索快船以便其私瀚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遂理孔改妖論尤甚兩都諸臺諫以言事被逮展皆畏避而瀚獨往進送且欲為直其事理聞大怒勒令諸臣招瀚同黨而瀚詔降為浙江參政致仕後指與大學士劉健等朋黨榜示天下瀚聞命即行畧不介意及璽錄進御史凌相苦謂瀚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秩致仕而汪正又奏瀚冷落如環堵之儒詔賜授九月庚午德已卯秋九月辛酉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瀚寬弘大度處衆無忤而好賢樂善不官人通刺更陳伯獻嘗語公踐者即之不知其為貴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相于者即之始知其要然不可犯也子庭揚歷官工部尚書庭机南京禮部尚書庭机子

歲次錄

嫌亦為南禮部尚書執與嫌官為係酒嫌慈仁張享  
教防後進收：不倦唯恐有忝祖德嫌第炫亦仕至  
工部尚書父子兄弟以文行著名一時海內冠冕  
推林氏云

戴大錄

王革

王革字德輝浙江餘姚人生之夕祖母夢其姑抱繡  
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  
與若祖正於上帝以此操界汝世：僕革無咎故革  
生命以今名而名其兄曰陳存夢也革生而警敏始  
能言父口授以詩歌歌能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  
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遺所提囊取視  
之數十金也度其必沒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  
之少頃其人果號泣而至革迎謂曰求尔金耶為指

戴大錄

王革

其處其人喜以一鏡為謝却弗受年十一遊里師授  
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嘗與諸子  
弟讀書龍泉山寺：故有妖物為祟寺僧遺張皇妻  
事諸生皆畏走歸革獨留居妖亦寢滅爾弱冠提  
學張時敏試其文與少傅謝遷相甲乙時敏並以拔  
元及第期之成化庚子舉御貢第二明年廷試革第  
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弘治乙酉滿九載以父憂去服  
闋還右春坊諭德克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革在講  
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勸聖學或違張觀仁賢

達印侯為功 孝宗嘉細為內侍李廣方貴幸進集  
大學行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表以涉嫌  
致諱之華初然猶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稱頌吐舌  
上案聞之不厭罷張達中官賜尚食 皇太子出閣  
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存華自是日侍  
東宮議議奏賜加陞士成選翰林學士食從四品依  
命授庶吉士兼修大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晉詹事  
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纂通鑑纂要選樓即侍  
即仍兼日講正德初道理竊稱士夫重足而重乎命

藏大錄

奔走其門未免獨幸獨不惟其子守仁為其師主事  
死理罪惡大怒矯詔廷杖寃之南荒時漢移怒於華  
喜知為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間使人諷華一見且  
稱用為華竟弗性理益怒丁卯還南京吏部尚書猶  
以舊故致怒言謂不久當召見必性謝華復不稱理  
衡之遂撫拾遺即舊事誣為其罪傳言物全致性既  
而有以其同年天事誣毀之者人謂華當連而不然  
且及罪華曰是為能免我：何忌評吾及後守仁復  
官京師聞士久論及此將既辨於朝華馳書止之曰

汝將重告通印事庶人走遠近震動時守仁撫治南  
贛傳檄備境舉兵討賊：勢張甚有傳守仁遇害者  
人謂華曰蓋避諸華曰吾見方舉大義吾避之或  
曰伯安既仇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  
華笑曰吾兄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  
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為國大臣恨者矣  
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  
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執言勿令  
動搖人心鄉人竊視華晏然如常眾志亦銷：足蓋

藏大錄

不旬月而守仁之捷報至矣 武宗南巡推奸巧  
播飛語伯守仁亦甚危衆慮局且及家華頓寂然若  
弗聞事已 世宗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守仁之功  
封推誠宣力守正大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封華無爵爵邑亦如之守仁以起閩海便道掃省適  
華誕辰守仁捧觴為壽華感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  
見即敗壞之凡皆以汝為元矣而不死以為事惟粹  
平而平之然此 宗社神靈 朝廷威德豈汝一  
書生所能辨此謀播橫行禍幾四發賴 武廟英明

保金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雖矣然編者獨之墓  
 能無恨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  
 相保膺下執與紀盈滿之戒實成功而數合名者即  
 守仁說曰親受教景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戲暮  
 遭母喪數病成疾嘉靖壬午二月卒年七十有七  
 屬續時使者以部皆將新命至華弟能言趣諸子曰  
 不可以吾疾廢札宜急出迎親成札惟然而逝華性  
 至孝在翰林時其父遺疾報至京當道以不日還官  
 俾出吏新命華臥病出日憂悵不知而為逾月計至

歲大錄

懋德教治卜星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窓虎時辟  
 至不為害又且並馴人謂孝感化致仕母奉年近百  
 歲華已進七十猶朝夕為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  
 掖不思斯頃去側母卒現苦辨踊過數致疾及墓徒  
 既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瘞諸昆弟為及受祿  
 食歲餘恒與共之規其子若己子氣質醇厚坦坦自  
 信不立遺幅議論風生由衣而發職居而守國百務  
 紛皆應之如流至臨尼誕宸陽象報靡懷既獨幸立  
 然然不為史學街時正時文取遠意不雕刻為工而

自合經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華堂稿札註大義諸  
 書錄錄進傳餘抄寄稿共四十六卷行于世學者繼  
 為龍山先生

歲大錄



王鴻儒

王鴻儒字恕學南陽人也少奇穎工楷書親屬為府史從治文書時金城段堅知南陽府見鴻儒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一試大驚乃留府中授以尚書鴻儒因言張生景純為學刻苦堅又指景純授之毛詩兩人咸資稟良為思致指各得通百氏而主本於六經成化癸卯鴻儒舉鄉試及第丙午景純舉第八於是南陽人服堅知人景純未仕而從鴻儒登丁未進士由工部主事歷郎中弘治間出為按察副

藏大錄

王鴻儒

使督學山西表勵敦樸戒抑靡浮俗習為之一變臺臣屢存於朝時上勵諸求治物色賢鴻一日諭尚書劉大夏曰蒲泉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其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無何孝宗升進鴻儒悲憫教疾請告歸正德己己起為國子祭酒未幾以守正許建理罷越三年復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遷吏部左侍郎以疏後為己任崇獎實行不乘虛名嘗曰惟仁與直能濟國事越名者亦難利於世後生民無益也尚書陸完素負才望而與家豪通鴻儒為

進繕王忠肅復忠靖之賢可師法完意不悅還鴻儒

南戶部尚書以遠之時辟即擅權收門紛雜鴻儒痛憂飲注難任資類如趙萬壽會宸濠反鴻儒督餉至九江聞變趨還欲入襄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武宗南巡不勝憤鬱過秋七月疽發于背而卒諡文莊鴻儒秉心純正學有體要於書無所不讀而以窮理致用為主雖百家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故去故所得宏博粵行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之善現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為案而已從中斷

藏大錄

之者辨得來和正上下殺千年如指諸掌老明習國家政事自祖宗用人數故及前輩立輔行之之詳皆能言之所著有校齊集若干卷第鴻漸字恕德鄉試復舉舉一登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亦訓雅多聞世務凡即二唯所著有清南集與校齊集並傳南陽文獻之獻自王氏始

雍泰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舉成化己丑進士除吳縣吳濱湖：張渝田數百頃泰為築堤而竭蓄池吳人賴之名曰雍公堤民有亡妻者妻父訟夫泰故吾女兩目匿尸湖中石下泰使人視尸先當近日乃訊父曰大妻謀汝女汝妻知匿女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即必非汝妻女汝假以勾賂耳一拷而服同年進士過吳求衣綱不答泰佐功之泰曰吾為吳人父母刻其子以賂友於友何厚於子何薄吳人無大小皆懷

識大錄

雍泰

之甲辰召為監察御史吳俗令行皆鎮撫泰獨弗受民因以鎮乃駕至張家灣還遇吳人歌曰時苗晉積雍公使舟既子御史彈劾不憚推責褒揚不涿卑達時戚李伯王越與院事語親舊曰錄避驃馬御史也初巡南城豪右斂跡聲震京師雖出按兩淮巡鹽且滿撫臣以泰力過推要商民咸悅復奏晉一年初泰至淮皂丁貧而謀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其與兒室既去淮南人詠曰春邊檢索渾無境海上遺民盡有家了却四千兒女領春風解纜去朝天秋滿擢鳳

陽知府尚書余子俊總制北邊辟為山西兵備副使

泰至大同汰使漁振頤慢廣墾堡剽安車以禦胡自泰至不敢近邊十戶革英誣收謀送百人子俊會鎮子巡撫將生實以聞泰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實一奸故百良子俊悟從之至京果得誣狀故英百人俱免於是子俊有疑率占質決明年陞山西按察使綱紀肅然無冤鬱有珍其子失養者泰盡泣謂其子曰不由被棍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厥父還號泣乞原

識大錄

曰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怒不知至此泰始誠諭而釋之其人卒為孝子亡何以事播太原知府俱珍為珍所許奏逮繫詔獄左運湖廣泰改尋擢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敗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泰悉收勢家百人抵罪盜竊乃稍息弘治己未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在鎮二歲邊疆晏然士無家室者或援兩淮例來訴泰督為之乞數千餘人泰特李傑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劾章且上傑跪堂下跪乞受責以圖自新意泰必原已泰曰此亦軍四

法違令將下北之三軍服懷保衛之次骨路諸執政  
孰改其姻也遂喉言官劾奏擅辱將帥罷之遂居章  
曲別墅不涉城市泰簡王出入溫泉駕過章曲輒致  
語移時帝詩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卧負蒼生  
正德丁卯給事中潘鐸寺文薦奏有欺死之節克亂  
之才時遂理擅國自以與泰同卿起為南京操江副  
都御史泰累疏固辭弗允理威權赫奕卿佐還陰伺  
皆厚賂行謝卿人以喻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帝謝璫怒遂矯詔令致仕

歲大錄

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實官府潘鐸諸人及前尚書馬  
吏升別大吏數十人皆以辟泰罰米有差泰扁復居  
常曲旦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挽杖撫童僮步飲臥或  
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撫景自詠田父野老皆得與劇  
談緣繙事惟不與有司相接正德甲戌十一月年八  
十年春別號正理學者孫正理先生所著有奏議墨  
五卷正理庵詩集六卷

孫需

孫需字季言江西德興人舉成化壬辰進士除常州  
推官徵拜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凜：番都督嚴傑之  
遇事必極言無所諱避妖僧趙曉以左道惑工需  
率同列斥其罪請誅之雖遭重笞而愕：之氣不挫  
嘗奉命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欲謁者由旁門入且  
以文東武西榜於門需不入僅投一刺將據其所榜  
以階勅之中官懼取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治豪猾決  
滯獄明而不苛民訟冤所在奔赴曉吏或望風解印

歲大錄

幾去陞兩考實參理撫臣丘爾疏晉治事明年以  
奏歸服除擢浙江按察使遷浙江左布政使諸舊弊  
釐革殆盡吏無所售其奸先是尚書劉大夏為浙藩  
左轄而需實總之民為誚曰前劉後孫清德著聞弘  
治壬戌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河溢且鹽汴城  
民流移數道需議復以築堤而予之備饑全出趙者  
萬計俱成而飢腹飽公松便之群盜擄行命將頌督  
兵擒捕先渡獲數十人復取其賊散州縣以充賑給  
之費他若獄獄平賦鋤強植節孝：在念民所便不

便嘗以次行蘇無遺矣為帖下河南取壯壯三千  
米需上言耳目之現不可勞民必陽知縣為惠憐宗  
藩已有旨下撫按官會訊尋獲違赴詔款需言今如  
及汗珠皮舊法上皆為寢之居三年屬吏競功民  
視之如父母然鎮守中官到卿與需水火卿利民自  
拉需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卿林懇請者需據  
法配之荒膏卿嘗跪請曰卿不能學公之廉公盡稍  
縱繩墨使卿得飲白水以相安此北都需心知卿必  
害已亦不為動卿日夜套圖中需大臣之子有恒勢

戴大錄

續其美卿者需亦效以法於是卿計得行會陝西巡  
撫缺遂調需補之蓋大臣亦不敢需又于汴也需去  
汴人遠道募留呼天而號曰何為奪我公而他界  
也至陝西略武備將滿士卒取責臣所私投復之舊  
任他省有輸粟助邊者皆令躬自輦送無吾違誤亡  
何以疾乞休弗允召廷京時一上方命侍卿何繼增  
費剝聚流民而即陽其淵藪也乃改需提督撫治需  
至以文告諭之頗為編氓者於牛種俾有常業鎮燭  
故里者給俸遣之籍管內所得通途蓋數萬餘口也

以教化為樞氏急務乃興建學舍釋秀民聚諸其中  
有暇則親往課之未幾士習丕變應試者倍指嚮昔  
武當在境內先是國家諸祈禱費皆民辦需曰上有  
香銀銀為典守者輒私之是不可取為享神之用即  
今有司籍記悉時均州於是祈禱之費不擾於民在  
德丁卯陞南京兵部侍郎即稟王之國通金陵欲登城  
一覽形勝需謂法不可擅登竟弗聽已之陞南京禮  
部尚書遂瑾專政以需不附已矯旨令致仕庚午瑾  
敗復用起為南京工部尚書務履宿與不敏以學

戴大錄

兄弟凡民財是諸營建給領料價率區魁專之莊  
部事者或與為市故群臣無所得而工不可速完需  
乃今區魁及群臣同領而均分之人：籍便歲省冗  
費常數萬金至丙午改南京刑部尚書甲戌夏考最  
遂改南京吏部尚書考廢庶官諸所存熟恭之公論  
無所私徇其熟者止坐微罪不忍以泰甚斥之或曰  
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籍口自文需曰吾斷服彼之  
心苟公矣他何慮耶又所熟有數人頗負時望需者  
始而疑焉既而康之果當熟於是蓋服其明成實疏

疏陳修政攝災成遊政抑權倖諸事因懇請休致  
上優詔允之需守法持正白首清風暗然不滓班不  
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頌王德聞大臣多培克回  
道需獨以廉約格卒贈太子太保益清簡

藏大錄

傳註

傳註字印端保定清苑人舉成化丁未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弘治中除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纂修大明  
會典書成陞春坊左中允武宗即位以舊學恩遷  
左諭德無侍讀送理擅國以廷強毅子正欲摧抑之  
乃摘會典字訛降為修撰尋以孝宗實錄成陞陞  
中允歷遷侍讀學士吏部左侍郎尚書楊一清樹林  
通銳註而數之一清不能堪越七載乃還凡部尚書  
時諸司當理燭虐之餘事多因循廢弛註既蒞位飭

藏大錄

傳註

治振舉事無巨細一遵祖宗程法杜絕請託人不  
敢干以私四方災異查見註悉奏聞因陳西弊十事  
言甚闡切由是推倖側目內閣李東陽壻為儀曹郎  
中騎樓不法註按其罪而笞責之嚴坊凡部屬也僕  
人祇實卑惡寵恣肆請改牙牌製如辟僚蒙吏改立  
註執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其亂法之罪俱與辦之  
諸僕稍戢而謗聲沸騰矣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  
王外廷知之無微以諫會普僧請以田百頃為大慶  
法王下院註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乃與至尊並

一疏大不道當錄 詔不問其要亦止又而舊僧法  
王偉子紆號皆閹宦部廷執奏以為秋數不足崇  
國制不可廢士論翕然稱之中原流賊據獨太監法  
蘭立監修名張出統軍命廷臣議可否眾俱忤中資  
意覲望依違不決廷會然曰今兵老民疲賊勢日熾  
正以首功者多積事者漏罰夫將士心則賊在却圻  
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存廢不償責諸公尚  
肯荒唯：將何待乎議罷疏工明日竟遣蘭監修傳  
旨令廷致仕廷即日束裝就道在廷之臣皆咨以

藏大錄

為不當去廷曰吾受朝廷厚祿而無益毛補益今日  
之去乃全我矣既歸清苑杜門謝客絕迹公府園圍  
城西時花植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為樂絕口弗談  
時政不與朝士通書聞有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決  
旬而返收絕幽遠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已亥四  
月以疾卒年五十七臨終誡子曰吾忝竊大官無以  
報國慎勿受請恩卹毋求誌銘毋作傳事其後御史  
廣雅以聞詔賜祭受議文就廷厚重卦直沉懿端方  
賦浮薄寡嗜好內剛外和與人言侃：無所隱伏白

檢甚嚴於紀墨不失尺寸居閭閻然遇事則踏核明  
審人不欺顯兩校會試典與卿閣多得名士主試南  
幾廉外官有吏權責要囑者送康嶺時令一私人至  
廉內飲有所請白即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  
地其人竟不敢言在札卽允誦執法一時士夫倚以  
為重為文平正不事剗刻有北潭集八卷藏於家

藏大錄

石介

石介萊城人父玉山西按察使性耿介端方尤嚴義  
方之訓故介與弟瑋奉教惟勤同登成化丁未進士  
瑋改庶吉士介授記水知縣有惠政召為河南道監  
察御史嘗奉勅覈大同邊儲按其甫沒按陝西邊務  
與革忠中繼宜監臨御史時號得人乙丑權結三法  
司事左都御史浮梁戴珊素知介事無巨細悉委之  
正德丙寅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政教人以修德  
行務經學為本連按察使再遷左布政使至是去父

藏大錄

石介

玉曆治僅二十年而吏民安其政如玉時人以為世  
美辛未陞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介又歷邊陲習諳  
戎務凡將領而下量才任使皆得其宜間有違法者  
裁以大休不為深文小苛故人爭盡邊境用事未幾  
入為兵部右侍郎連東諸夷不靖命以左侍郎兼右  
倉部御史佐諭之介宣布威德即相率降服已而陞  
戶部尚書持節安嚴正色直絕跡時武宗親北巡日  
有問燕軍貴不賞珍物置濟度絲營等重私嘗告廣  
上在宣府需銀百萬而介言國賦匱竭不逞乃以其

平應命時權寵紛：幾于盜謀介一切弗許衆咸怒  
之 上欲南幸群臣切諫悉收之於 朝介上疏論  
採諸怨者因而格殺乃令自陳述乞休歸杜門却掃  
意緒浩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淵明樂天詩所著有  
東溟漫稿藏於家

藏大錄

王雲鳳

王雲鳳字應韶別號虎谷山西和順人父從南京戶部尚書雲鳳子神清敏少有為才舉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清忠故官獨立不惧無故足不曠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詢其婚嫁人亦自息 憲宗帝嫁禮部尚書與舉齊燕雲鳳言於尚書曰祈禱國臣子至情弟行於弟老官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陳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乃可弘治庚戌土魯嘗貢獅子雲鳳商於司印中致却之不從遂袖囊以請持印用紐

戴大錄

王雲鳳

尚書耿裕皆然其言印中不悅又曉曲解之疏入得允轉員外郎乙卯尚書倪岳因灾異倡府部院疏辭以用雲鳳四事第一懲印恩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宗室言甚剴切明年陞印中奏請天下郡縣皆立名宦御賢祠為使人式並祠薛文清於卿而卒 王徽奎之通疏禁言府土未之糾擿 上皆嘉勉由此職其名丁巳京城風雷喻自各處天為地震雲鳳陳於恩得災之道大意勉忠言罷左通齋醮像軼諸事 上遂下詔求直言復代尚書及諸大臣條二

十三事已動聖學

聖學格辟臣會剛新漢早朝懸軍街惟軍士清軍臣重名冠禁私謁惜財用崇儉德減去寶停給勅節供應停廢無事巡邏寬馬價恤夫從慎工作按服用既降祭聞言路修武備天下建之太監李廣寵幸用事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恣傲中外人莫敢言雲鳳獨上疏極論其罪乞斬以弭災變地神人憤廣怒令術士咒之不驗乃令校尉伺其出入十二月朔上即天還廣黨証雲鳳駕後騎馬下錦衣衛謁知汝州命下怡然就道此臣官問民疾若與利社害

戴大錄

如恐不及日受百狀皆與別白小民各得言其情有兄弟因覓爭訟因買覓遺之兄弟愧謝尚書許進之理犯法論治如律進錄為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而寬傷未平騎過勸封落亭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求食之里老亦自裏獲珠以送每催機嚴令禁酒里老不敢求索有壽家謀利病民者痛治以懲表而表賢者之開藩程朱之學收尼僧寺以正風俗拆太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已未冬入覲臺諫疏其奸術節才行政績乞賜嘉札即以優異之不



果權使西接察金事提督學校過廣州父老擁與  
泣如見父母父之始獲出郭其莊學政先德行後文  
藝錫刁愚拔信善崇正學雖遠祠教人讀書自小學  
近思錄始次及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主志以  
聖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充事物之  
理填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  
勿過為詭習出手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  
客飭士身以十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教士禮立四  
糾以待衆士以二十一過禁士怒立十改以收士諸

藏大錄

生執經問難詰之諄：志倦貌莊氣和言與心孚於  
是三秦風動士多興起幸而轉兆岷兵槍割便其地  
染夷俗頗幸札法乃中孝弟章宿獎所撰即墨更有  
望風而趨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遠遁格職八  
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行之甲子用大臣召復改提  
學閩中士子相質曰王先生渡來渡學得依學矣蓋  
自東廟正德丁卯陸山東按察使手來崇德人不離  
祀雖同禮事重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王公知之不  
恒傳詢守令賢否悉記以行獎責一略長君仲明未

幾丁母憂服闋會選禮義子張練來任以雲鳳人望  
起為國子監給鴻始被命欲堅辭會友人道當言執  
政者誦太祖策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成家  
語其父大懼強之入京乃泣而就道至無所親望恐  
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教廢雲鳳朝夕諮說約  
東太嚴排榜四出值理奇改人皆危之雲鳳不為動  
且欲更六堂名教諸生讀小學以工達理聞怒曰重  
鳳孔成法欲代耶讓死耶雲鳳以道不行快：求去  
會理下獄連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之者乃改南京

藏大錄

右通政復上疏陳乞聽回舊養病壬申通政使丁鳳  
都御史石邦秀交荐其賢詔起為金都御史巡撫宣  
府引疾力辭弗允乃上疏率揚一清苦其畧曰山中  
屬聞忠說之言近者晉王弼一疏尤為人所傳頌不  
聞唐介初貶時謫公有此也執事子夏加人一考矣  
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職中侍御史今昂既不廢述  
之責瑣則推存起復在執事筆端耳他日東史筆者  
言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得  
賢相然惡羅倫潘恭以死續年岳正次珂終身極貧

之佳布政反不得超擢今夫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  
快意可畧也後人是非之公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  
載之實可畏也每日光陰之過者不可補歲月之來  
者未可追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  
慶而士風振進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惟聖鳳  
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政不後忘諱況今兩耳皆聾聞  
治不獲只當耕田納稅為畝畝之闕民養親讀書志  
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著冠束帶耶伏望同旋其  
間以必得通藏為幸鯁鯁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

### 藏大錄

潯肝之中某未成之年嘗執事之賜也再欲辭避一  
清迫之行不獲已奉勅之俱蒙指聞風適迹至則奮  
發才氣日夜理遺務晝夜守計號令嚴明法度整肅  
遑吏敢彈自恭將以下順指氣使莫敢喘息閱兩月  
遭父喪歸將士進道泣送之服闋起副都御史理饒  
淮浙懇辭不拜丁丑七月卒於家年五十有三雲鳳  
天資豪邁麗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恒  
儼然終日自少至老無惰容嘗曰一息不敬便與天  
道不相似理明義精規國家生民利害若迫於身遇

事敗為執動天發無留得一有地張上下衡應雖極  
力弗能阻結臨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為起避守  
官清介人不取干疾惡甚嚴靡少假貸至該當世綱  
紀不振則感慨泣下言及奸臣貪吏忠氣勃然憤甚  
亦奮有擊搏之狀憂國之誠老而益篤家居屢空如  
蹤衣敝澹然自樂嘗遭逆瑾誣賸籍資卿曲終其身  
不能償妻子飢寒撫臣以聞於朝而諸同恤焉所著  
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行于世學者稱  
為虎谷先生

### 藏大錄

陳壽

陳壽字本仁號靈齋其先江西新淦人洪武間伯祖志敏生事簡成遠來長明不能徙一子當代後祖志弘念其兄養無所託請代成遂籍於連東衛鄉人義之壽少貧甚落：自蒙嘗值上元節出市得遺金一畧坐候夜分竟歸失主衆服其介從醫閭閻貧致學所養益遠三舉不過乃適歷宣大間而諸鎮故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伏軾歸連左理舊業遂登成化士辰連士學授戶科給事中奉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

識大錄

陳壽

中官之不法者也故馬革場中賁有恃內庇侵越者論置諸法時賁北萬民專寵後宮兄弟勢據京師中官梁方革結妖僧結曉于境國是壽皆抗疏職之被連繫詔獄尋得釋業皆都給事中 孝宗即位壽上封事指斥賁近無所忌避及連大理丞為忌者所指摘吏部尚書王恕為疏辨之調而光祿寺少卿連鴻羽書又至雋城畫圍道塞不行壽至分布兵馬為十路各屯駐要害使相應援多遠現卒有探分兵入寇

躬擐甲冑為將卒先遇賊鏖戰却之未幾大歸既獲

千指貢紀半節落籍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藉赴之壽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床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諸路兵連擊之先後斬虜百餘級 上降勅褒之進俸一資癸亥晉南都察院副都御史正德初連理竊政南臺御史以言事忤連盡被連壽與兵部尚書林瀚上疏論故壽又獨疏極言：不報瀚既得罪去未幾壽亦罷歸連理別壽前任事風所司文數罰米

識大錄

數百石藉資以充家素無積至是益貧不能給朝夕理誅言官交章斥之會陝西巡撫員缺時閭中兵荒之使兵民敵甚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姪捷恃勢以逞摧剝無厭人：重足而立吏部尚書楊一清謂必得忠鯁輕去就者制之乃召壽時堂藉言造賊連張暖數百間科價數十萬西壽至已先解廉知其歲餘款萬兩欲輸內權賁報所司晉以倍賑仍或論此後不得指連賁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墓堂兄弟訴於所請者改國中傷壽連已歸而疏不得指始復現

爭先是鎮守爪牙悉少數十輩散遣於各郡縣衙所  
漁獵滋甚奇下全捕之皆逃歸氣喘大沮民猶安已  
而改而臺命下軍民數千人擁集臺中泣番壽慰諭  
之出城之日號呼之聲震地擁肩與移日不得行至  
留都未幾還而兵部侍郎壽慈乞休弗允章至九上  
乃晉南刑部尚書致仕嘉靖改元晉晉榮祿大夫命  
有司存問是年九月卒于南京寓舍年八十有三壽  
自擇乃至上休四十餘年大半在閑散地食祿任事  
蓋不居久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康名為元著居常

戴本錄

布素如寒士老無所子婦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  
役無以為檢凡數歲親舊共飲助之僅一掃其喪官  
輟所至人懷去而思之在陝雖未久而得人心為最  
從後復且十年而閩中揚名同知南京都督府上疏  
請卹其後 上允之且賜諡簡襄

張瀚

張瀚字人經號敬軒寧國宣城人舉成化甲辰進士  
授鹽城令縣政多豪強唯治給下車首除民害教人  
勸成貴戚所侵田歸之業主境內肅然秋滿徵科監  
丞御史出巡居屬諸閭振飭違僭武臣有縱恣者旋  
以法風采凜然結其定諸郡丞吏望風歛戢任職  
今以非法殺人罪未正刑實坐之平反冤獄百餘民  
遭服煉枉濫理釋殆盡平御今故增於田之稅輸曰  
何頃決決不常可道民他日惡邪事遂獲清寧宮災

戴本錄

陳時獎十事多見采細弘治壬戌以父次陞光祿少  
卿時歲用不足給既浮費所當節者數事尚膳中官  
索工供餉預詆侮僚屬給是以奏請司札監懲之嘗  
助獻田壇 上頗聞近臣是非張御史即置 上乃  
時嘗復又以論臺營違白故屬意焉遂遷德寧鐵鑪  
正德初擢改張瀚疎已欲中以揭撫輔臣李東陽力  
救之得免還右通政改辰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端日嚴稽紳多羅厄禍御史有劾其擅行通衛者瀚至  
偕僚長故之未幾擢大理卿奏獻報忤意屢與論

辨理忠孝色甚厲不為少動致仕都御史張珍家為  
仇所訐三子輪斬生沒入江南民吳乙沿俗號渡偵  
事者誣以為私逆能舟亦生沒入皆賴輪力辨得還  
未減與襄二府訟田二十年弗能決輪奉命覆分逆  
皆帖然卒未中貴錄因狀脫豪右故人獄輪不可擬  
竟如初高陽民王芳為奸僧所罔刺臂肉為龍形捕  
獲者欲坐致功輪謂法止象首用是不令調工即  
右府即奏而改刑部尋釋左府即時偵卒多羅戲與  
罪輪言於陳長裕扶定毋致枉人乙亥命襲代府得

藏大錄

野王兄弟互許事會晉府慶成王欽久不決亦以命  
輪輪訊鞠詳明奏當皆處於法因疏慶宗室違婚及  
錄米折銀二事頃卒獲入京虜譴連引且至百人會  
鞠欲盡坐之給曰譴若是其多耶王罪其二餘盡釋  
之丁丑復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奉使江南還歷淮泗  
日擊水吳應氏竊盜且起乃以給賑賑諸事宜上  
請所司皆議行之山東民趙萬與似妖言惑眾取美  
女以後落有工儒生從之為漁獵計也偵事者獲之  
將以反輪輪辨其非致得不族輪言憲法律善衆舒

為而新歡平恕未嘗過求故自任臺憲以至持天下  
之衡於死囚多所開釋而嚴於懲惡至輪豪右權倖  
屹然靡少貸世宗登極窮治正德間惡黨繁臺獄  
者數十指中貴力為申救將釋之輪乃數其罪狀執  
奏當謀不可縱故內連及巨璫蕭敬等連中間之月  
餘不報輪遂懇乞休上以屢朝舊臣勉晉之疏  
八上始允致仕嘉靖癸未四月卒諡開賜祭塋而贈  
諡不及益有沮之者也輪為人耿毅直亮以氣節自  
負蓋仕以來靖恭守法不為物抗其在臺中力振憲

藏大錄

綱然持輪務存大体耻援拾長短以為名李東陽傳  
其苦自樹立與世之徇勢浮沉無所顧惜者不類云

朱永

朱永字景昌河南夏邑人祖具以靖難功授世職都指揮僉事父謙嗣官遷萬全都指揮使與虜接角開戰者三十餘年累官至鎮朔將軍總兵宣府正統末屢出兵截虜有功景泰元年虜入石華口據禦之斬首中律封撫寧伯歲祿千石予鐵券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帥宣府功名甚相呼應謙勇畧文永皆不及登而獲老婦下以功名終贈撫寧侯謚武襄永嗣父爵賜世券永為人慷慨觀舉止碩峙有威容

藏大錄

朱永

唐之扶上皇而通宣府也謙率永出獨隈院下頓首泣獻金幣施物酒炙使永進之上皇數日為馬及漢碑觀永識之曰是子侯也非宣府食我打門者耶永謝不敢即日召侍左右有所詢問報事愈以對不為浮飾陸、撫首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忠國公事而內廷厭之以心腹寄永亦慎重不違命頃大營禁兵凡車駕游幸必挾永從野賜蟒袍玉帶展馬寶刀玉帶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上前以盾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大事

保率兵治裕陵方中總神机營兼領三千營兵馬

掌石軍都督府事詔脩景泰時制改神机營曰十二團營蓋以諸道標卒永復總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登久鎮井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已久在事能為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哉是物情漸歸永以為有古范甗父子風成化二年剽湘大盜劉千斤石和尚等作亂拜永靖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監其軍主則永病寒不任

藏大錄

戰而石和尚已降圭破其眾永病已始縱兵搜巢穴斬首兩萬九百餘俘十斤寺又敗之於右路山擒執千斤寺聽寺百餘曹藉其符印賞仗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勒之度級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歲祿百石永戮北虜北如恩蘭寇掠大同復拜平朔將軍與左都御史王逵擊之擒斬首虜數多兩馬牛羊甲械以萬計即軍中勅予世侯爵鎮三邊它虜入叱柳榆莊諸處出沒為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多賜金幣良厚永疏欲盡擒諸將士功於是兵部言永等二

藏大錄

年之間所獲賊千八百人斬首二百五十餘級而我軍之戰沒者六百有奇其勝負惟不相當賴以功還者一千六百餘人實者一萬六千七百八人矣而今又欲蓋過三千餘人於格太踰濫詔乃弗予尋召還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益祿六十石時永興王趙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邊東巡撫陳鉉報建州寄信三衛入寇為邊患請討之王趙知虜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秦帥為直新入賊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鉉遂大發兵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區斬首捕虜以千計永進封保國公直鉉皆大有還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與直異而吏媚之會虜犯延綏永遂克平虜大將軍與越直合兵出塞越頃知虜營在威寧海子乃渡與直謀使永將大兵走中道發而直送其將輕騎皆選入各二馬從他徑掩威寧虜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道迂遠而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永比至延綏虜已悉餘衆遁去一亡而獲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賡踰等而永無功自如始大悅悔事直

藏大錄

愈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尋獲前功賜階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子鐵春十七年復以大將軍出征虜亦思馬於大同海東山等處破之斬首百二十級獲駝馬牛羊數二千甲仗三之賜世公爵復為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禦虜還加太子太師永前漢凡八陞大將印入統六軍盡獲徵侯將最名田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中貴人直少年倖銳喜功名既扶上寵開邊幕然所至多不負賊大要直恃永恃越耳及直與司禮諸大閹交惡東廠太監乃銘發其奸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敗竄而是時邊各兵永小聞見頗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欺上崩弘治初復被命典治茂陵方中工完進太師改領復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還徵棉警急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為太師懋領廷筵監修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于勤臣肺腑無二朝有大禮歲時進馬班皆時人榮之九年以疾卒贈宣平王初誣武毅子輝當嗣公而當事者

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異援 詰持予  
裝一軍暉長身美髯冠宇設重裘言笑以其類父永  
也而才之又多使出塞外受方哈其拜爵則已矣五  
十矣命掌右軍都督府事肅犯延綏平江伯陳琬出  
禦之生擒微低罪暉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達右  
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而暉使水而  
佩蓋諸將人以為榮兵出塞檣席會大雪肅前已  
驚走不相格而苗達以律故要暉上疏以提聞後  
詔獎屬班師建中官迎帝於途且下兵部第封賞給

歲大錄

事御史言所得虜首三級而報功乃一萬有奇暉等  
相率為誣罔指罪之 上雖苗達弗聽然自是賞亦  
薄又三歲復出拒虜於宣府大同師還加太保卒于  
麒麟不得嗣公仍為撫寧侯數領軍討以征虜功得出  
鎮西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瑩破平田州修及苗參  
猛加太子太保卒諡武莊  
遠史刻棟曰永為將能持重其取軍亦嚴整有法然  
未嘗有揭社櫓革之憤而遠世永平為國虎臣者數  
四十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數而過誅不及度

而贈工子孫徽侯世、乃他是遵何德哉嗟乎開國  
之視清難其巨小尚不同耳而語以視宣平何有  
康士大夫不能觀久遠法、孰新是事遠而思宣  
平輩良可喟矣

歲大錄



毛忠

毛忠字允誠先世蜀人曾祖始徙莊之武威祖諱判  
國初率眾歸附遂隸籍蘭州洪武丙辰授于王事父  
諱寶以城勇選克德甲永樂癸巳收捕沙州叛寇老  
的罕加伍長甲午集眾隨駕北征授昭信校尉永  
昌衛百戶忠少膂力絕人善騎射年二十代父領兵  
進征寧夏至賀蘭山後禽番王也先士于并却眾馬  
駝以歸永樂甲辰復從北征將至半壁山倚資與四  
衛井州接應宣德庚戌北月征曲先叛寇散即思追

戴大錄

至恰思擒斬項南采兒只等陞武毅將軍永昌副千  
戶於廿八月征亦不剌山擒傷少師等十王肉忽傷  
和院乞祭多陞武節將軍止十戶甲寅七月修禦永  
昌考未口征哨哈喇脫款山遇敵擒連賊首完者帖  
木兒等陞宣武將軍本衛指揮僉事乙卯八月策應  
鎮番等處九月涼州破何台賊兵於三岔河擒傷千  
戶王昇十一月黑山擒賊采兒別台陞指揮同知實  
賚有加正統丁巳陞井州右衛指揮戊午二月連賊  
采兒只伯擁眾寇邊忠從平虜大德兵將黃征剿追

至兀魯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奇功陞昭毅

將軍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碗文綺之賜壬  
戌九月哨巡沙州結修城堡丙寅七月哈密使臣朝  
貢歸過赤斤州罕東遇連賊被掠朝廷以忠素馬達  
英信服命出罕東追撫忠至大基渠魁諭以恩威虜  
即羅拜悔罪盡還其所掠時聞沙州都督喃奇階第  
却領占潛通九刺將謀內寇其罕鎖南奔已亟受為  
封印王逸去因念忠親之廉得其實遂擒番僧加失  
領其并徵兵虜撤三城械送京師復領兵往沙州收

戴大錄

捕而哥等千二百人招降赤斤連堡帖木兒男婦四  
百餘口事聞陞都指揮使復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  
三月奉勅征進罕東等處至失刺哈真界夜集虜營  
生縛酋和玉鎖南奔并部下二百餘人招降沙州等  
處土達七十餘人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尋被誥命追  
贈祖考如其官乙巳七月哨巡恭將劉震軍馬至半  
截牧遇敵奪獲虜人畜甚眾勒克右恭將鎮守井  
甫景泰庚午二月領兵繕修高臺城堡堅完有僑人  
苦賴之一日令男伶北京奏事蒙持授任百戶今肅

勒回諭父子務在同心協力時英岳出降唐廷忠  
前所獲奸僧加夫頓真因得不厄遂致虜也先以師  
事之通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為通好計主則奸僧  
加夫頓真款國漢仇中忠以奇禍因設問苗李實  
遂以其言歸報忠將獲罪而甘之內外守臣及其遠  
人俱為忠訟朝廷亦知其偏置之不問適值賊起  
命忠馳往協守居闕七年天順改元英岳復辟即  
日召忠於闕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給祿二表  
表慰勞有加時忠以勤勞瘠疾上遣太監賜羊酒

### 藏木錄

藥物凡日遣御醫診視疾愈入謝上思其忠為西  
北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忠協同總兵西寧  
侯宋誠鎮守迨行前一日召至文華殿下詢方選之  
策忠應對成稱旨上嘉歎良久從容諭之曰卿為  
國老成舊在西陲民情土俗諳練有素此行當宣布  
朝廷威德加意撫輯人民俾知感恩報國遇有調發  
必得其用毋致乖違有負委任之重諭畢上親授  
以玉帶明日陞辭漢賜白金五十兩金織蟒袍袍尋  
召至文華殿面諭丁寧賜重寶一錠蓋上在旁送

時拙志奸僧之間而益信忠之忠誠故恩遇之隆如  
此九月領兵昌寧寺處賊殺鎮番寺處限俗策應涼  
州府主板井寇聞忠威名皆遁去明年成賓上遣  
使就鎮錫明甲鳳翅盔繡春刀以壯軍容仍降勅獎  
諭是年佺病卒忠令次男傲奏請原授百戶有旨毛  
忠在邊効勞還者男毛傲做百戶五月永昌黃成兒  
而石門六月山丹紅寺兒緝水湖七月花寨才謀凡  
三戰皆大捷擒斬賊眾并奪獲人畜家苑不可勝紀  
已卯五月陞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忠寄護送都督

### 藏木錄

操馬雲奉使撒馬兒罕及程俊使土魯番撒馬兒罕  
使四人護送之忠威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器無梗  
阻辛巳正月虜酋字未撒眾寇莊浪公與總兵宣威  
侯衛顯分兵追擊之擒斬賊眾奪獲戰馬軍器人畜  
賊勢少却隨領騎士三千於涼州十二里鋪散安塘  
眾方集適賊騎數萬突至忠嚴督將士協力拒敵旬  
餘明至次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弦墜  
馬者不計其數賊眾稍却虜酋復立陳前大言以威  
我軍重圍愈固忠率騎往見責其不臣之罪目督皆

蒙援兵且供至賊遂解去全師而還八月虜寇永昌  
忠季我殺或夜劫營要以捷之斬獲首級戰馬軍器  
并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驢騾以萬計焚木冬燒兵  
衛額與忠計曰把沙吧哇牙族替喊馬吉思冬沙思  
我思哥兒阿兒加倉牙奮勇久住蘇浪涼州永昌阻  
截擒殺要害官軍不舉兵剿除深為地方患遂合奏  
刻日分兵攻之忠分已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上期  
拒省我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匪徒浪軍馬進攻  
替喊馬吉思冬沙牙族不下忠入移兵攻之盡滅黨

### 藏大錄

與各扶良善番官前長忠與總兵撫之安堵如故捷  
奏進爵為伏羌伯食祿一千石協守如故成化戊子  
八月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黨餘據石城圪塔  
山流賊鄰近震驚閩陝其山七峰陡峻前此官軍追  
剿每大至是忠奉勅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項  
忠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有期以軍至攻圪塔寨舉  
烟火日至石城門會議通過賊迎敵時并州軍馬在  
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圪塔山賊山李陰敵後  
哨至賊已大破礮石像木主以車輪磨石俱盡忠與

孫達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峰關山上老維皆號泣奔  
走功成忠急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炮擊軍賊遂乘風  
盡抽餘黨以成決戰忠頓孫達曰勢急矣我愛高爵  
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豈亦顧眾曰我若我  
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陣以進孤軍抱  
持自己至百陣凡十餘合射天皆盡拾賊矢射亦盡  
忠遂中流矢殲前翼敵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鎗斫  
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海亦赴救眾之是日夜  
平風起折旗拔帳營中士卒皆開甲馬聲暮下卒王

### 藏大錄

寬夢忠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擒未既驚愕脚  
史鄧本編隔帳聞之即起焚香祝曰公果有靈能助  
我擒賊當為具奏主廟祀公未幾滿賊就擒計聞  
上震悼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與英榮給麻  
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追登城明延錫以紙券贈奉  
天羽衛宣力武臣時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侯撫武  
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享年七十有五子男  
四長任總承百戶贈伏羌伯次晏事楊氏次俊并州  
右衛百戶又次敬并州左衛指揮孫男九曰統襲伏

先伯銅城鑑鎮劉鐸號鐸井州左衛百戶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功曰忠義以表厥宅里丁巳七月欽命司理井州地建祠賜額曰武勇以春秋祭之

遷史劉振曰忠居平不吾改將不者貨利一以忠義存心其訓子孫亦如之嘗受賜五倫書以示家人曰忠義蓋其此矣每受命臨敵即奮往不顧歆能名者華夷功施社稷侯封而食金書秩券輝映當時流傳百世凜然若有止氣至非宇宙間丈夫也哉

藏大錄

趙輔

趙輔鳳陽人曾大父端開國有功累官都指揮父本世指揮使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輔襲父職克恭將分守懷來練兵禦虜累有戰功天順末晉都督同知當是時廣西猛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至萬人墮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徭皆響應其勢益張久之薈林傳白斬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煽所主丘壠成化乙酉上用廷臣議環輔征夷將軍與都御史韓雍率大軍討之進至全州會陽洞西延苗賊

藏大錄

趙輔

為搜出偏師擊滅之軍威大震乃率發永順保靖及西江上兵十六萬人剖分諸將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斬首七千三百餘級生擒千二百餘人遂移兵勦大藤峽分爲十三哨四面夾攻別遣將斷諸山口賊悉力出捍排柵守密官軍登山仰攻賊寨木礮石礮鎗毒矢交發如注久之少息輔乘其怠而急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疊扒魚貫以進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撼山峽君崩賊氣奪乃命從大照山烟焰蔽天日蓋暝賊大潰敗直破山南石門大

信諸巢穴生擒廣犬狗等八百餘人斬首三千二百  
餘級殘賊望風竄行是安豫人民招降餘寇奏立  
武靖州宣武縣於其地留兵戍守明年班師論功封  
武靖伯食祿千二百石是歲建炎董山猖狂尤甚一  
歲之間寇逆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十萬餘上震  
怒乃與問罪之師丁亥夏命輔完靖虜將軍左都御  
史李兼督師率舊漢京遺兵五萬往征之山悞未降  
檻送京師伏誅九月分兵三通撫其衆左軍出澤河  
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推龍谷開喜昌口踰鳳凰

### 藏大錄

城摩天嶺至潞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  
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勤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  
康能等佐兵萬人過東走路賊皆奔竄山谷境內肅  
然輔縱兵搜擒斬千餘人虜指揮若女李滿俚等  
會大雪寒風烈膚不可久駐遂班師指揮張顯的里  
半去等降且曰此地漢人距罕主唯唐太宗來極抵  
辱風威今大兵追奔至此乃天也輔具奏上憐而  
賞之戊子春振旅還京留副將韓域防守上嘉其  
功建爵侯與流侯恭補韓流侯乞世伯與世伯恭誠

祿二百石丙午以疾卒贈容國公諡恭肅

### 藏大錄

趙勝

趙勝字克功世居河朔至伯父亦考再與國初始徙  
家永平遂為遼安人靖難師興亦以從征有功授永  
平衛百戶渡於陣無嗣再與敵陞千戶永樂庚寅北  
征大破虜酋本牙失里敗阿魯台餘眾惶指揮食事  
洪熙改元復以征虜功陞指揮使尋卒勝數歲而克  
乳賴母王氏夫節有教在茲成立伯念父遺言我生  
為壯士而志弗就尔長須努力報國元宗母負奇男  
子也由是冠志勵行事毋懈孝敬始終無違禮正統

戴大錄

趙勝

己巳虜寇犯京畿勝率兵出西直門扼其衝突弱獲  
戰陣斬賊無算虜遂奔逃崇泰庫子報都指揮孫金市  
英宗復辟錄監旁加金前軍都督府事佩刀侍衛天  
順辛巳曹孽叛送勝擒獲居多遷都督同知時虜寇  
深入陝西固原勝為泰將率師剿敗之成化己酉山  
西邊敵有警拜平朔將軍統軍往援次雁門虜已遁  
乃還明年秋勝往延綏營前開鳳渡河趨大同納款  
入貢師授戊子夏建州乞憐海而諸夷亦請廷議請  
以勝充總鎮乃命佩征虜前將軍印杖節征之至則

中嚴院令簡閱軍士調度有方屢奏克獲賜勅獎諭

辛卯春召還總典五軍營兩奉制勅佩印總師北征  
嘗執遠却陞漢軍都督府左都督加太子太保癸卯  
秋勅封昌寧伯歲食祿千鐘而于冬加太保兼太子  
太傅丁未七月以疾卒贈侯議壯敏

戴大錄

李震

李震者南陽人左府都督僉事謙之子也初襲指揮使以征元良哈功擢都指揮僉事已從王驥征雲南麓川平陞都指揮同知蒙泰問以參將平沅州麻陽天柱江東靖州印水橫坡平州諸處寇新序記隆陳添仔及偽稱苗王輩同烈等一萬四千餘人累遷都督僉事天順四年免僉兵鎮守武岡州是年擒偽稱太宗叔賊李天保五年陞平西延遠山道州諸寇斬賊八十六百有奇成化元年擢右都督同都御

議大錄

李震

史項忠撫捕剿殺流民事竟乃上疏曰荆襄地連河南山陝延袤數千里山溪地廣易為屯聚自洪武初命申國公鄧愈誅夷之邊禁草山場無人敢入永樂以來流移之眾歲累月聚聚穴其中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姓氏者強依諸省者諭出山復業陸續共得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察四散奔走者又莫知其數其內亦王洪等眾五百屯於鈞州龍潭溝李勣子有眾六百屯于竹山官渡已全官軍分道首擒二賊餘多數亡及諸前

後共斬首千餘級并入山俘獲偽附之黨二萬八千七百餘人充戍湖廣各衛計可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收管沿田屯種撫慰感戴並濟及則可安矣奏入上悅加震左都督十二年以平清水江寇功封典寧伯食祿一十石明年江直用事信任錦承衛千戶吳玠其兄恭將姪與震有隙乃奏震嘗私遣項忠造室侵地下錦承獄拷掠備至震遂誣服革爵徙居南京二十年召還復其爵仍命閑住督、不樂竟以病終

議大錄

劉寧

劉寧字世安其先山陽人成化初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晉左都督桂平毛將軍印鎮守大同并南寧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為恭將守本同時遇賊擒偽塔爾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眾賊名自是大震賜勅獎勞為副總兵時有屠苗拔款為人入貢陰蓄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勞駕疑不知所為有勅馬引弓以待寧率以為益信盡室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群酋坐一茵語不遑寧掌典而

戴大錄

劉寧

奮勇而起首首北其首退且留生寧乃露色呼酒與飲反復開諭群首咸怡卒如約渡溪移鎮井肅雲播古番上之法以五十人為隊隊伍重為陳建五色織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出則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月卒贈廣昌伯寧臨終頒傳略過人稱一時名將嘗帥師襲哈魯買陰而進功以卒成其再出大同已老病猶張歆出營禦虜而陳說不能用寧亦以此自接云

仇絨

仇絨字廷威江都人高祖說洪武初從征有功授揚州衛百戶與倭賊戰沒曾祖智寧夏前衛指揮僉事與虜戰沒祖應都指揮僉事寧夏副總兵沒亦以戰死考理都指揮僉事福寧寧夏東路弘治中絨嗣世職以禦虜功累官都指揮僉事正德丁卯揚一清總制三邊薦為遊擊將軍廣平夏真備及寧夏都指揮周昂何錦丁廣設守臣保札將募兵北向時絨駐兵城外五泉營同事者多欲進去謂絨曰賊既為亂必

戴大錄

仇絨

堅城守往且不利莫若速結諸鎮徐圖之上策也絨曰不然賊負天地心必不存吾者其中可以計取也遂以日月限以速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至則積疾家居急以所將兵分配帛縮廢之營以示不疑私念城中精兵多未可舉市令偵騎一二輩說言從其路未有某路兵且暮且至城下交訊番報實錯果從問計絨曰宜速就將領兵駐橫城堡寨其未道可禦也臨與應隨將三千騎往精甲猛士空城而出絨乃聚妻孥局室而獲新成之曰吾以身殉國事之不濟



死分也當開室為墟勿血賊必少頃其誘使吊米問  
疾我喜曰二虎並連此賊集立今幸自歸天贊我矣  
乃帕首哀甲見之伏兵庭屋間約曰呼若而舉賊即  
座上斬之將其首跪於市曰逆賊伏辜眾能遂我乎  
當資在頃史速不悟者誤無款沒者以萬數遂圍寨  
諸將時塞編甲士尚在左右賊戰其渠者數十人  
就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脇從能擇兵未歸一切不問  
悉解散去塞諸逆就擒城外諸守臣賊先已密諭之  
至是聞之亦傳編廣等大亂遂定初朝廷聞變議

藏大錄

遣將輔臣楊廷和即抗議以賊為副德兵又明日聞  
我王王泉入賊逆連某府即臺諫議賊已陷賊矣奈  
何用之初當追還廷和曰不可追也仇廷擊不命而  
自入是背指而索揭其我以從中變之易也使使聞  
上大用之志將益堅反汗何益抵禦良時益敵人耳  
彼若信有異志何資此初和抑其諸果用之而又聞  
此命則亦將自疑之矣未決日果捷王即起拜臣而  
將軍張守寧夏論功封成寧伯載祿一千石于世泰  
時河北賊趙鍾奇流劫河南聚眾數萬道命我提

督軍洛陽平賊將軍印江征之本兵盡全賊入倒馬  
關廷和曰不然賊渡河而南仇成寧斬成大功威著  
遠近當入潼關無何春將馮相戰歿于河南賊勢大  
熾故長驅向關中聞賊先聲脩十萬馬覓生十萬人  
狼獾乃奔而北諸將固以成功山東賊劉七等為官  
軍所敗走湖廣賊襲破之於六安進至江南賊舟馬  
風雨而碎棲于狼山城分兵斷其歸路賊眾漸成事  
平皆封成寧侯增祿百石賊還自江南駐保定即  
以日青錄前漢凡十三疏上封武全新貴諸將入

藏大錄

侍禁中賊鋒不獲則勉強一入漢力錄退歸第同事  
有款渝胥以引者賊杜門不出飲食不辨受爵收者  
卒亦不敢言也世宗入錄大統錄用熟舊官官交  
薦詔起掌前軍都督府事辛巳五月辛巳五十有  
七攝武襄城孫駕嗣侯沈投有謀善料敵自逆軍至  
封侯大小數十戰未嘗挫切遣人常言仇將軍一出  
師驚錄僧者錄三倍利謂其昌之多也持身嚴謹遇  
下有恩其在師中雖奉命許以便宜錄實然終不放  
去戰士卒搜賞金錢賊者謂其得人臣之體

馬永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體貌魁偉善騎射性嚴重沈毅有智略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襲世官為金台左衛指揮使正德初河北賊起永督戰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陳西向永以千總張彬稱病不起彬強起彬病篤以故得脫彬獨兩子旁入馬蘭塔塞殺彬時陳乾以永為恭時守太平寨明年旁入塞送戰柏崖再戰白羊塔斬首五十級晉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治三屯營蓋關諸軍散遣若歸聽其農市取

戴大錄

馬永

其屬倍給諸健武者衣餉健武者皆喜人人奮習武藝當是時漁陽一軍徐維哉輔侍以為重戍寅上主喜峰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頷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采顏前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推入塞永迎擊洪山口敗之斬首虜五十八級晉右都督嘉靖甲申把兒孫入青山口永拒之塞上新其驍首遂遁去自是效順保塞明年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及恭將賈繼用兵不利朝議具檄永上疏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室河

戴大錄

北蒲鎮之禍勅永提兵出居庸討賊俄以流言中止丙戌上疏乞宥諸言大體獲罪者又言陞完有平賊功宜贖罪錄用時言奪德兵印寄錄南京督府自永去鎮薊被虜擾無虛月廷臣多存之者甲午遼東軍亂遼都御史呂經乃召永德兵遼東戍虜大入塞永率兵五千人搗虜巢焚其廬舍而還己天遼軍再亂永率麾下士討之虜時熾滅東土人心始定晉左都督庚子三月卒於官遼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皆哭兩鎮咸祠祀之永為將善調虜情先知所

遷來及嚴察設伏待虜以故虜往失利去又否撫按麾下甘苦共之以故咸得其力雖有知人瓊漿拔蕭任劉洲祝維皆起川校為方鎮

邵永

邵永字世延龍門人也襲宣府衛指揮使以禦虜功累晉遊擊將軍正德中未京補道與賊鮮寧等上用廷議徵永、感憤獻檄靡出弗措斬獲二千降數殆數萬眾凡追回掠物給主無主始給軍秋毫弗已私一日得女媛同事文吏款之投然不可逆人物色其父母而婦焉初永受命正燕肅齊魯及賊南進將兵躡之斯夕戰不休或謂永盡守不露功成永曰吾豈逃境我弟賊蹂躪已久譬如病切心腹除惡不

藏大錄

邵永

防本吾其階厲矣人臣在征戰義得身安可襲常故也客漸而退進至鎮江擒其元惡盡殲餘醜而捷武宗嘉悅降聖書褒之擢都督僉事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逾三月虜侵來夏孔林敗佩征西將軍印鎮之丁丑上番志順王入寇又命永佩平虜將軍印督三秦兵勦撫之永基將校論曰兵法攻心為上攻善為國者不師也若知所以即就乎乃多出文告布于邊徼以警備之云云後討不足也今已替番漢兵百萬眾基將可基地基帥基將可基師基地母懷母

貪母虐母母母同克有無母母義正詞嚴錄錄重灌虜

謀和祈哀入貢竟不煩兵而服以功晉左都督已卯命開府三閣推倖江彬忌之中以事繫獄後官官論撤獲免移鎮遼左時開原封守廢弛永會撫監城之相與提兵境上結寨防護一日日將順永占象察形以移壘言撫監不可永再言之竟遷一舍許無何暴雨如注舊寨水盈丈撫監避謝曰微公全見我師魚驚矣若諸公未虜寇軍靜眾二十萬竟使獲脫永曰賊眾我寡勢不相格然主客勞佚利在我也乃掩喻

藏大錄

諸將坐壁、過衛射師騎掠擊之挫其鋒鋒賊數十人虜剽而遁上降勅褒賚焉丙戌以疾降伍弗允再命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扶疾視事出塞風聞虜眾驚回天朝將師大師矣癸巳賊遁三晉時撤日馳上掛膝思大師延臣舉永遂命佩平虜將軍印起制宣大偏保虜關之中宵北走雲中師奸賊永偕少司馬劉源清問罪審批用問珍其有惡脇淫帝問其是地方寧靜而索衛永省以師老財費為言坐是免官癸卯起家復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永以虜

逆未輕我宜示之強乃殺使入賊疑無犯越歲  
始糾眾寇渡口永躬探中宵指探將佐迎戰斬首五  
十賊氣遂索已請老婦家居數載得末疾吁二子  
諫曰而父官六十年簡書受三十統緒伸屬揚六十  
統戰大小百有奇即諸將未而父優而父何憾也但  
念世受國恩而曹切國知能識而父言毋忘而父有  
子矣言畢而歟時年七十有八卦聞上達官諭登  
賜謚隱懷

藏大錄

楊銳

楊銳字進之南京羽林衛人少機警有謀略嗣祖職  
為指揮使大吏或託其材中丞總戎每議大事輒曰  
非銳不可尋保總江而十二衛所儲運糧艘隸比  
之陳法加嚴運無後期正德癸酉進署都指揮兼事  
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銳城永余闕城守事四今  
日當不足是也甲戌歲獲江賊于蓮花洲嚴司以聞  
銳曰江賊矣恐可患若豫章耳意指事藩也又謂九  
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東要富富以九江中五馬

藏大錄

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兩營可即達也  
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死救奉還南軍机務密  
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看子駛習永戰于泗  
上丙子與臺院密議兵食結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已  
卯六月張濠反銳即陪慶京師先封策設鉤距於江  
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三首餘艘抵岬為鉤  
跟所破船僅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勦逆告  
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賊聲言將進  
南京銳令士卒憑城鼓譟人言挑之賊怒乃駐兵攻

城且陷凌十一先登銳引弓中其背幾子休登舊其  
坑而臥於是懦者皆起又建勅遂大譟以壯士氣江  
西僉事潘鵬安慶人也震濠保持黃榜衣緋擁騎王  
城下號稱漢兵數十萬詠以城降得不入銳詰之曰  
汝以已渡尚銳頗為怪言于吉亦至矣捕鵬家人腰  
斬投城下以伺鵬乃遁去詔為越接戰以城有甲  
冑者出閤捕外持鈎獲太所銳發天中其及賊棄火  
齊發項之樓燬灰者不可勝計八日震濠立泊舟南  
岸開坑城不克大鵬率眾環攻甚急各舉水為礮死

藏大錄

裂方布覆從眾棄火千數散投所藏於若火發蓋棄  
而走大光周匝不絕大之賊於北濠結木為檣與城  
接接兵而進城中太鵬銳曰事急矣乃說以友將軍  
紀寔石故緋金鼓置城上賊望見大鵬銳潛遣健卒  
從間道出燒他兵賊眾解休且著甚薄鵬勢德  
報郭松統篆善泗者數人於船中聞郭松統即斬首他  
其愧放之江中大遣一二健卒定入岸上營奉火礮  
擊賊城中應之夾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震濠浩數  
出浮華枕順風而逆泰復 武宗下聖書策之賜

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情實授都指揮僉事充泰將仍  
守安慶銳因疏舉鄒岳胡世寧當大用以嘉其忠友  
人陳沂寓書於銳曰但求無罪不可有功將帥之事  
也銳聞之喜曰如此良友銳可為無過矣濠既平論  
功進為左軍都督府僉事蔭子評為羽林千戶銳上  
疏辭且舉御史楊必進書與謀子未度廷臣多賢之  
安慶三生祠以祀焉嘉靖改元以三閩弗靖移守保  
定諸郡搜獲驍騎將軍乙而詔還京師保定入亦主祠  
生祀之至京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僉

藏大錄

事己丑拜征虜前將軍總兵遼東上鎮秋毫無犯士  
卒思奮庚寅改漕運總兵官兼鎮守淮安等處明年  
為忌者所中竊歸去衣八月以疾卒

張祐

張祐字天祐廣州右衛人弘治戊午襲世職為指揮使隨征豐湖十三村先登斬首百餘級賊勢披靡大軍退之盡賊共克獲都指揮僉事守備德慶龍水威信漸著後獲負險狼鴛者捕、追去不赦未化都御史林廷選甚奇之引為梧州巡營軍事無大小必咨焉孝未移守恪忠潮時潮惠之間徑御有王管諸州龍川有野鴨諸巢共盜賊如潮之劉文安惠之李通寶諸寇痛聚為患祐談笑虎之直擒其穴以次討平

藏大錄

張祐

積功六千三百餘級奏面擢廣西右江恭將分守柳慶元是朝議德恩田土官岑猛逆賊之酷款即職為地為流官岑林等因漫起為亂祐承檄撫廣瑋珠元惡二十九人逆殺其黨千八十級因進勦修仁富賀諸處又斬獲八百五十餘級都御史陳金屬控朝達副德兵廣西鎮守尋進右軍都督僉事廣成古口諸處流賊煽亂即已驗然議撫與勒木決祐上便宜欲無累恭開降勸激勸上官令遵調度上從之戰定尋以總理五哨功進署都督同知其年冬督兵進討

洛容雲賊斬首六百級尋已春復督兵討肇慶平樂

雲賊克之陰一子世襲百戶嘉靖元年以母憂哀毀成疾累疏乞休許扶柩東歸初佑在鎮時上思州土目黃傑作亂惡實購之士官黃廷賢生俘傑生虎下德督張嶺志其功遂以懷好避難勦之連繫德慶獄上察其誣不問而戍田州叛兵既翦復橫搗連思恩都御史姚鏐素知祐曾而有所謀延至軍府待以客禮每事執咨訪之多所裨益新建伯王守仁德至首詢以撫捕之宜祐因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守仁撫

藏大錄

之疏請授朝議大夫廣西恭將一人以撫其眾設十九巡檢以揭其黨既而土司盧蘇王使等果已歸順願立功日效臣命祐却分其眾以便宜設陰計略入寨寇賊逐奏逐原賊番鎮其地賊降有方未暮州民莫安皆已丑勒封川石硯山賊盤古子等斬首二百級李尹勦廣東會寧劇賊丘邑長等俘賊千二百人勦錫大隆山而還癸巳春西山寇趙林花攻破高州城池勢甚猖獗祐承檄調土兵五萬征之帥中軍冒險深入抵陽春參洞雲崖諸處賊巢斬首六十級卡何連

疾猶恍惚慮小軍事不暇克以營瘁卒年五十有一  
將士哀號如喪父母祐身長八尺智識絕人裁決如  
流軍旅利名之事咸不習而能募伏波武侯之風通  
烏蠻灘揭伏波祠徘徊大息曰我不祖立其間非夫  
也題詩其上後以打萬涼之役田人主祠橫山祀之  
為志文學思靈擊善賦詩讀書積至千餘卷所主筆  
以自隨暇即延儒士相與論難雖軍務倥傯不廢歷  
官四十餘年位至一品未嘗營家事居弟卑溫僅可  
容馬執士嚴明威愛兼濟在慶南時有卒取民果蔬

藏大錄

皆主新以拘至於均并善信士心古名將不過也

楊宏

楊宏字希仁西安左衛人正而豐順龍額吉士洪亮  
雙目炯然年十二入御屏翰教範精通書史才氣滂  
浮過人一時英俊相與頡頏然廢叙及之乃繫為指  
彈使尋報掌衛事平差力限錢穀俸兵馬抑豪強嚴  
禁金水漿之操凜不可犯陳百戶者其姻部也以解  
參執贖饋宏厄于情受而棄之外室示惡魚之意云  
蓋自是無敢饋者弘治庚申守脩固原堡與兵修城  
堡提督修修置塘馬渡佐兵憲清府庫之藏盡舉苑

藏大錄

楊宏

之馬卻使者謂宏時才越職而忌之當是時北虜不  
入寇昔有年矣一旦亦我孔意大入壓境宏雖擇禦  
有功而人畜不無少損却使者輩求此勦之繼臣素  
危重宏然亦不容無奏以聞宏曰殺以數可乎對曰  
不可失事罪小數名罪大矣繼臣益重之既罷官歸  
閉門讀書飽食美衣要如也而苦秦賦德制三邊關  
宏才而貪令其執牌徵軍非肅撫臣贈白金二百兩  
固却弗受絃直賢之乃肯屬于朝而宏前事亦自陞  
都指揮仍守固原宏以紅古城乃北虜入寇必由之

落宜築城鑿池募眾屯田庶氣無恙因奏記制府楊  
一清言其狀一清喜以上聞修築邊牆凡幾百里贊  
畫調度宏之力為多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是時  
漢南盜起巡撫都御史檄宏往勦之宏迎賊於西鄉  
大戰楊柳山賊遁追之已縣蒙嶺三官堂斬首八百  
餘級賊遂平庚午克右叅將楊小河卒未克德兵官  
鎮松潘前雪即王大肆屠掠又無制者宏至集將  
吏莊前屬聲問曰諸軍不聞兵法乎殺人安人殺之  
可也雪即王不殺可乎皆應曰諾遂督眾往薄其族

### 藏大錄

楊雪即王斬之以徇百姓太悅士中蜀道即本起等  
數萬人聲勢洶洶進于漢中布堂集議以宏受制勦  
克德兵官節鎮已蜀宏謂德帥洪璉曰通謀之寇潛  
伏山野實無異圖但巢穴深遠地里遼遠耳若四角  
夾攻勢難必散鍾漢以為然是時賊侵清徽宏遣都  
兵先進自旣大兵繼之賊奔潰追至營山戰于黃河  
渡斬首五百級又遣將吳宏等分兵阻還斬首千  
七百餘級賊夜遁宏曰保寧低吼忠有官軍備禦獨  
已縣之人耳若賊由南江寺而下其難禦之未幾賊

果至己巳人不戰而潰然賊實快宏乃遣人詣軍門  
乞降言我輩良民寒餓不逞已至此明公威德遠播  
願悔過自新宏察知其誠許之於是使長解散者二  
萬人事聞上嘉悅降勅等之賊又有謀降者悉撫  
都御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邀宏署名宏曰此  
偽也不從未幾賊果叛諸附功者私相謂曰悅先見  
不如楊公耳於是按部者咸忌宏遂飛緘其罪宏不  
辨而歸都指揮徐勇者宏部下也嘗受知于宏其黃  
金百兩為贖宏怒叱之去勇遂而歎曰今日乃復見

### 藏大錄

楊伯起即己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遷南京右軍都  
督時武宗春秋鼎盛儲位尚虛宏上書言宜早定  
以繫天下之望事雖未行亦不罪而于召回京上復  
府三千營管操時外夷亦不利侵處而海山營番回  
夷煽亂勾奴亦復入套朝議難之宏議曰兵少敵眾  
宜通貢谷密專意套賊一出套乃事河而所謂易以  
計破者也眾論始定辛巳世宗嗣統用大臣議命  
宏節鎮淮揚總督漕運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  
極矣宏至晝夜經畫剔抉弊竇清查進進增進淺船



常監應運二倉額運不完軍士告饑宏請民運之水  
次戶部監兌官給之軍民轉便過洋總水軍入衛派  
隸江南別上下兩江置把總並充運江南直隸一  
總捕入過洋兌指河南改山東等處新船亦聽清江  
廠主事監造餘在泗州二衛改運軍許本衛與淮揚  
京操捕之歸德武平不詣運事者仍還京操每歲運  
船至通州車運太倉載費四十萬緡宏考元故道建  
開蓄水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通皮寨  
渠以殺水勢建介洲新閘值年缺事漕司額外托米

藏大錄

折徵輕濟綱吏隨便益衰漸至即移弊不勝言宏曰  
厚歛於民復前於軍既非正統而金軍民俱怨朝廷  
四海之富豈賴於此奏請除耗給軍報可先是權要  
多索運席諸初事雖微何積累不貲宏禁山陰五七  
年所積者運銀以二十萬兩計席銀以九萬計車脚  
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用大臣薦陞都  
督同知仍掌漕事戊戌淮安大飢政陳四事曰節民  
力寬商稅弛監禁減漕糧復請金資貯存治萬人虞  
實詔回南京中府瀕行軍民父老傾城攀泣撫舟不

行先是宏嘗累疏乞歸諭旨之在南京三年漢上疏  
懇請上重其雅志恬退許之舟行過淮老婢陶娘  
挽舟數十里泣涕而別去淮五年淮人思之不已乃  
立祠主祀之宏自少好學至老不輟發為詩文可追  
古作者有漕運志容堂權稿容堂奏議自考錄年  
七十九終於家

藏大錄

石印憲

石印憲字希尹其先山東壽光人祖石玉仕元為行院同僉洪武四年歸附授平遙衛所典標從 太宗靖難陣亡永樂初擢興子宣清午衛指揮使印憲從之宣孫山苗奕進即城印憲前才歲打階下立豎持鏢頭當一隊長省壯之嘉靖庚子襲世職積三十年而陞雲南都司金吉四達前軍都督府僉事累晉右都督從事征勦大小數十戰其小首鎮撫凱里司志苗納款湯澤六寨渡降進征克平都清洞苗河保等

藏木錄

石印憲

截殺凱口賊黨河廷等鵬勦六龍山峻苗印承司臺黎等叛英寨龍老三等谷干地少白統寨張保王三參長等龍塘寨龍老三等樹洞寨岑賓沙奇寨龍老四等龍由隆里寨阿利等印承司渠上鬼央等地隆降龍口水等各斬首一二百級其大者四川統賊合恩石苗民嫁江村同叛大征命下賊之宋克印憲視其產餘高僅三文令軍士積草處下軍中選少平何金謬克牛戶與賊交質詔曰格殺全性賊賊食盡守者皆婦人即如印憲策迂回上一躍而下大

軍鼓急攻新首一百餘級都司七司相繼聯發兵

憲是之印憲曰其司如鼠聞穴中氣盡自斃獨山家越殺父爭官誅不可緩不可緩里寧楊恒惡決之今先聲罪獨山然後移師里寧里寧抗我師印憲乘勝搗之斬首二百五十級各司皆平雲南江川等州縣有僱一摸判母難等更有品明龍朋等有多歹李成老阿旦等恃其陰固各肆鈔掠兵不能入印憲使人覓賊素識及知險隘者為嚮導洞得賊狀則分麾而行親督諸軍伐木填壑用度更選倖入賊巢大圮

藏木錄

俱發四面響應若天降地出賊棄甲走者伏兵執之行且聞首逆孟陵之東南二賊皆就擒余回男牛馬無美斬首三百餘級屠于崖固苗盧阿項等搜生致吳車服為川湖梗印憲撫安之木服調溪上兵七千進征春江而派全軍士鎗殺徑渡律至崖下夜防切營是夜果至伏兵截斬數十人賊盡棄其獲仗而遁捕於州吳鯤趙懋等諸將皆悉印憲曰苗苗金楊烈所畏也調水西軍三萬進次馬江聲聞烈從親助逆犯順之罪烈與賊援人乎指是每路設兵連縱

賊時二月沿溪桃花未發却思某兵稿旁曰此花須  
一二日開吉以故催之花連開因即破矣日午報桃  
花盡開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  
賊父子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踊躍乘風舉火烟燭  
張天斯聞而登立擒賊父子斬首四百七十餘級聞  
廣淑清縣賊不靖却思承徵征之全製五色旗各  
百面立五營全賊探者識之越日至山多旗兵左右  
前後立幟奪山自德中推分西莫由前山入賊出迎  
戰則奪山者像蒙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

藏大錄

平淑人肖其像祠之谷山土官張問韓句雖設不已  
却思以兵聲罪守倚董熟午戶郭姓武頓易之稍逆  
伏兵四起懸候武放殺却思於重圍中殺數十人從  
出至鎮連調度兵報賊於沿江防渡却思得與步渡  
到於上流三十里偏竹為倚潛取時渡日為誤應賊  
聲甚盛却思者當天名我兵水陸並進賊潰土爾獲  
首功三百餘墜河者千人其先大者銅和制戰龍許  
保吳黑苗據六龍山剽掠湖廣川費二十餘年吳地  
陰路窮谷竹樹雲連連高夾溪寇險匪測督府諸合

三省之兵攻之却思曰地險易匿賊首不可得也不  
若厚賞順苗為腹心以賊攻賊使時已召兵却思至  
銅仁招納順苗二千餘人示以恩信日士繼鹿據其  
要害布營結寨諸苗莫測賊迫銅仁或欲開城堅守  
却思曰城外無人呼開門出兵賊已欲濟却思以龍  
鎗中之炮火俱發自相蹂躪危者無笑賊首邀去繫  
破思州府城却思督兵嚴程東甲而趨連至老黃山  
李田據去人畜各數十賊首未遑去臨石府府城却  
思乘其疲困分兵要截歸路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

藏大錄

四男方八百餘人牛馬器械無數賊首又邀大征命  
下三省兵赴剿大進却思聲言由滑石江進謬令奇  
兵於江上山頭張旗放火疑賊而率眾衝殺疾走攻  
亞寨冒雪以行出其不意一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  
牛馬進克滑石江狗腦坡麥地龍塘塘處龍塘押保  
所居或曰難克且先次破兵法也却思曰斬蛇斷頭  
全敵以士數十人潛伏溪山今宜懸賞萬金關山前  
射以步兵與賊背寨門殊死戰軍中放炮伏者應以  
大死疑前進兵至寨中敗走連獲過半賊首又邀督

府檄連董番山邦憲曰兵貴神速乘勢兼程倍道馳  
奔兵拒之邦憲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刻子連諸將  
道諸要害以防劫寨賊果衝敵而至秋兵四起賊  
過不攻動四晝夜前後斬首五百五十級擒獲者不  
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  
潰邦憲與數十騎橫戈格殺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  
兵又格殺數人收斂卒數十據險以待守格却之文  
兵之延賊邦憲戴罪殺賊邦憲得謀報許保逃匿溪  
洞間與苗苗往來糾合行劫乃召順苗屬以誘賊且

### 戴大錄

謂之曰昔在園中見二人故而虎口開路開路飛而  
得行既而訪之老獼老獼也似欲歸順其妻于繫獄  
彼能未婦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獼獼求降邦  
憲即取彼妻于令見執于痛死曉令宿府中夫人為  
其妻易衣添飯飲酒內數日遣去一日邦憲置酒  
高宴召獼獼菊侍酌以大斗獼獼心醉誓許叛恩明  
日實以衣服酒肉令與妻于同歸諸苗聞之皆有類  
意獼獼婦甫八日半諸苗未降且報曰許保縛矣邦  
憲釋精銳四千人夜抵唐寨立營大雨邦憲喜曰此

洗兵也問其地曰湯鰲兵舊受又喜曰此我導賊度  
絕兵識也然誘於天須臾晴霽黎明獼獼等燭見傳  
許保獻功邦憲根牛饗士畢與數十人往獼獼寨妻  
子奉賜歡如父子乃送之五里而別邦憲又遣人  
謂吳黑苗子姓家丁於某日欲出乃伏兵中途斬之  
苗患平督府上功加提督麻陽苗邑守備節制湖川  
駐劄銅仁日邦憲始平州司楊進根殺叛及後而奪  
其妻邦憲合諸土官宣散叛苗曰汝能自服子孫不  
失茅土不然吾促汝以兵決戰吉時却縣汝根泣就

### 戴大錄

縛白泥司土官楊贊自賊其族負蒙阻命擁兵自故  
還曰觀變邦憲發兵鎮遠贊父伴以他事來頃伺動  
靜邦憲直諭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許贊遂與家  
人泣別異日詣邦憲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萬之衆  
為亂水西揭上官辭色不善即撤衆環噪而出出兵  
者謂宜討之邦憲以徽名國亨責之曰爾叛反邦告  
况爾奎中魚爾兵眾孰與雲貴川湖之多爾四十八  
苗長餘忠主手吾縛四十八即立為四十八官賴下  
金而夕賊汝矣不然吾令爾離展倉為蒙攻其後四

川番州攻其右調雲南兵以象攻其左吾以湖廣兵  
攻其前爾誰敵耶爾漢唐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  
裂為即縣耳國亨先寇頃首痛災謝罪邦憲大資勇  
智動合神策或以兵力取威或以口舌定亂蓋是德  
療廉不惴服而性復孝友有內行不矜己功不揚人  
惡讀書好學恂恂然有儒士風居官廉潔性財好施  
臨終謂其二子曰我有修業皆卿軍士死而以債累  
汝弗我忘也隆慶戊辰卒于銅仁官舍湖廣士大夫  
及夷漢軍民無不辛酸涕淚披麻臨奠不絕於路鄉

### 識大錄

仁士民捐貲立祠祀之訃聞於親贈左都督贈

### 周尚文

周尚文關中人世為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立德  
中教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官原州副總兵以  
奮勇善戰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  
伏渡口賊至輒鉤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  
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嘉靖庚子沙城之捷斬首百  
餘級賜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召入提督團營  
聽征進渡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  
十餘事修補牆堡七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

### 識大錄

吉囊子滿罕新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築鎮口背連  
墩堡五十里加太子太保累晉少保襄太子太傅是  
歲虜再寇宣府詔尚文簡統東援破虜于曹家莊新  
將率旗加太保己酉夏五月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  
謀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澤  
士死力善用間謀悉知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士實  
以淺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  
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然性伉儷善持人  
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諡

張世忠

張世忠字頌甫山東日照人世襲山海衛鎮撫為人  
 剛典有志節少學兵法兼通大藝嘉靖丙戌舉進士  
 第贊畫軍机於薊署指揮僉事以撫反虜進守倫前  
 花狹華中當欽使諸獎進署都指揮石恭將小大同  
 中路張揚士氣虜不敢輕犯民得耕種壬寅虜寇寧  
 世忠承檄應援斬首虜二十九級獲馬駝牛羊八百  
 有奇夷寇二千五百餘俄以違事四籍對簿時而寇  
 北棘與都請授偏頭泰將是時太原失利人咸為之

識大錄

張世忠

危俱世忠聞命奮然曰此吾報國之秋也亟赴則所  
 部軍士先期選策應止有千餘乃統之與大同副總  
 兵段宣泰將何堂劉維瓌遊擊張大懿從寧武關合  
 營追賊於血誓相救援秋七月自侯林而行追至柳  
 縣六支村而遇虜世忠率旅整戰虜見其軍士壯  
 又力乃調騎三千餘合圍四將縮閉營世忠督戰益  
 力賊益害會天柱大藥皆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  
 諸將背盟竟不相援國恩天刑寧汝運耶汝督廷兵  
 血戰自己至百將士力竭世忠首中二矢而臥軍馬

亡者道半親特張臣及百戶張宜俱以之事聞上  
 嗟嘆曰醜虜猖獗世忠孤軍奮勇以戰殞身報國忠  
 義可尚先贈右都督命廷臣張卬與順天撫臣侯倫  
 言世忠原籍上海衛人自陞泰將路由運化臣見其  
 貌不揚初弗加禮及與之坐凜然有忠義氣今果以  
 節其死非偶然也山西為兵事之所上海乃生長之  
 鄉宜俱建一祠以酬其忠上從之詔賜祭墓用一  
 品禮設忠愍祠額曰勸義世忠事親孝聞父喪於大  
 同哀毀踰禮為制限不得躬養事雖中宵泣或退輒  
 蓋哀

藏大錄

某服膝答花恨痛終三年世念少子將順靡不至而  
 閉門嚴肅善與人交故鄉人重之其死事也永平士  
 夫靡不痛臨無遐迩皆赴弔復設位於鄉賢祠哭之

王邦直

王邦直字國寧磁州人主而驍勇有神力人稱工千  
 斤云幼冠補州學生業已食廩非所好也乃學騎射  
 窮輜略有求試請纓願繫單于之志嘗追過傲倖遇  
 屠發一天不中中石石為之洒虜取天規如壯駿焉  
 遂不敢近嘉靖壬寅間邊警頻急詣募才勇於是兵  
 科都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朝命諸大同賀畫軍  
 机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雅乃與入幕府以國士  
 遇之解衣授食分生談邊邦直亦願以肝胆相結而

藏大錄

王邦直

蓋以義氣自負也再踰年謀報虜將入寇萬達使邦  
 直同泰將張鳳舉義兵五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鴉鵝  
 峪屯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蹙而擊之無孑遺者  
 復見山下賊百餘奔馬邦直與鳳舉謀可悉取賊之從  
 者曰千介將軍功奇矣可勿遽克飛騎以壯踰谷口  
 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餘騎列而大翼而  
 陣邦直激眾奮勇以天石急擊而自引弓射殺賊  
 首賊潰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虜千餘飯會天  
 雨雪矢食俱盡邦直潰圍而出檢義兵沒者惟王國

藏大錄

順一人耳邦直嘆曰吾與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  
主恩不意眾寡不敵損亡殆盡且朕既亡而吾獨存  
如也異日何顏面以見軍門耶遂策馬渡入賊營力  
竭被害屠國壯邦直塚其尸相視嗚指翌日遂引退  
我軍與其尸而歸既而有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  
悲泣謂是役以傷不勝紀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亦  
德之之故初邦直之歿也諸鎮士吏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為達親為文祭之已乃上疏請錄恤又擬張世  
忠諒事已錄未庸官為立祠與張鳳並祀而以事尚

倫等入心附焉詔從之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建祠以  
祀仍廢于化縣為路安衛正千戶世襲

遼史劉振曰人臣有封疆之責統馭之任遺世多故  
或戮力戰禦或倡義嬰城不幸德敗則委身而殞固  
其分也然非忠誠感發志意堅定豈不偷生而結黨  
矣若乃王清韓青抗擊罵賊慷慨就戮世忠邦直當  
勇賊虜現狀如婦均之不失為烈丈夫矣

藏大錄

萬表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寧波衛人玉色方頤額有三  
文鳳神炯炯慷慨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  
天下年十未嗣世職為指揮僉事志在鵠起不事家  
人業盡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淡泊四言  
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類曹作  
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第一眾以所對多忤時語  
稍抑之尋授都指揮僉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象南  
都生營錦衣四為清運泰將皆一清運總兵挂印皆

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皆以宿望為當軸  
所推轂表歷漕既久國計益贏河渠通塞 祖制及  
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  
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  
洗汶河油諸泉是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榮陽入  
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奏之乃  
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未稍  
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未漫、衛決方黃河未  
衛時清河狹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特運無



滯也今二洪舊堤圯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一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洩瀾人心下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從防原隆河入為清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由來至龍濟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渴河在淮之南而船皆由淮入渴至祥符銅瓦礮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致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藉表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

藏大錄

費不貲以役衆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孟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推能障之此會通之運城水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節之糧今由渴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為倚重一策海運難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達青皆能通之松門其大倉通泰州有沙船維安有海船船皆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水倉近海載糧厚

與僅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諸為事走之倍又一家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集解若輕齎之義以運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儲期後官患收之校前西出人不知生來債曰此其患不獨在實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太者疏也昔議里上言千萬言且極陳本末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沂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為漸減歲清之地尤根本至論議若難之未策夷情細如指掌而論此處尤人所未發曾曰古史佚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

藏大錄

入者大筆夷吳類居處飲食絕不相同蓋其心素衣冠為犬羊沒我亦附己也此平虜入太原鼓掠慘毒上屋九更之憂中外章流類多擊載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大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戰殺乃一時收復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自幸一擊虜以為功而他不服鎮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逆神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逆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

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得祿者衆矣得祿者衆而士卒日益離矣士卒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年屠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寬心無變反而後用為嚮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饉勸瘁之卒聞先叛亡者事少須臾無成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誠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

藏大錄

夕營上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陵以取魚國一朝之利者也庚戌虜聞入塞內傳大報表聞之日夜東裝為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乙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兵士奮教陸學會陞南京都督俞書道駐姑蘇與倭遇要門楊淮橋表率而募及少林僧鄭胃天石控賊鋒月中流天不為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為工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公現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圍八圍為巢我

軍數戰不利表謂建撫周琬曰賊據內地久近賊虐民不得力回適負日多惟科敷迫相率去而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調積通應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其下募兵令土著之餉寄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滅乎人之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日眾賊竄表乃進兵賊俱夜遁賊之海上焚餘艘若干內地捕獲因作海寇議所為善畫甚具賊方降也諸島而歛江真諸取號雄魁其曹表策其疎南可誘而縛為薦鄂人蔣洲張惟遠使為間而人排

藏大錄

若直其家出通番遠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未及而後殺後從胡宗憲卒遣洲使置後山口諸島渠魁去改東南晏然一時謂為奇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少者玄學已而閨內典獨笑於心閱西樺然者以吾行辣屠得恰絕學表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被納入伏井中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皆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之說其論頗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搜昔中

也即吾平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終竟客忘於其間也  
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  
至也一日與羅洪先論道於臨江洪先雖然而得道  
者云自開教後舟中終日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  
舉手動脚無非通妙其相契如此表雖起詣獨而得  
道與人以寬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  
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清無為殆  
者強耶為文敏給珠暢且馬胸臆所著有學屬志略  
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襟言玩鹿亭摘

戴大錄

及蔡經濟文錄均父集諸書行於世表性孝友父早  
世母王內訓新以每事規以義方表教唯謹居官盡  
出治事夜入侍盡格以日所行事有一善母色喜表  
乃喜母年臥苦枕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像晨臥  
出入必揭或他往亦奉以行至若未嘗忘表我之痛  
也姊歸同郡諸生生食貧母憂之表慰曰母生見一  
人幸有女兄當共苦共之每宦遊來母就祿家產所  
息盡以付姊從弟最貧為授質嬰室比年撫兩孤兒  
教之俱得成立嘗卜此得佳地即以與眾曰使他日

大吾門也傳曰僕供饘粥諸為德於御如是橋張飢  
不可惜數故居官四十年家無餘財耕種蕭疎與野  
袖偕遊見者不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無疾  
端坐而逝年五十有九是夕大星墜于庭光射數十  
丈云

戴大錄

沈希儀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襲父官為指揮使年十八鎗衛印全封以其將家子易之頃年少具勇略撫士得其心廣人尚等而希儀精弓矢正德十二年調征永安賣希儀榜陳村寨賊山上塙立希儀獨拍馬登山賊却下請希儀入陣前趨劫之一箭鏢而左一箭刀而右矢馬一箭發弩十步外希儀撲頭過鏢而挑右足以壞刀鏢離頸寸許逆刀若此燈然斷鐵希儀射鏢者中缺項燈所刀前於燈則斷其類車折齒

戴大綱

戴大綱

戴大綱字大綱倭而手行上山射之中臂既連亮三首進人著與其餘賊戰斬首若干級嘉靖中時整軍還、而中危疾矣治所部士刀穿手手刺股脊繫鐵銀鑄痛毒自賊為希儀禱神請命最後一人持箭貫喉其將士心如此而希儀自是知名矣尋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掠臨桂既還衆希儀追之衆有兩匪賊伏丁嶺隘以伺使執獲渠之人以某隘問告希儀策之新野間賊入趨衆大破之賊前奔逐之酋特而走崖窟釋騎跳下澗希儀騎而跳下澗追之洞深

沒馬希儀束溪馬指樹沿澗求首前洞而逆騰水半

影射之血鏢水上入水斬之出束溪馬與共渡騎更追賊斬賊數十級謀者告希儀嘉靖賊八千渡江而東寇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江岸謀者又告賊犯時將及江是時希儀所駐白面寨去蛟龍洞石兩離各數里滑石灘狹而蛟龍灘闊希儀謂滑石常線而濟取可薄也蛟龍而或列濟難圖矣令軍中伐岸竹揭茅為百旗排蛟龍灘上守以羸卒燃柴烟疑之賊至果避蛟龍灘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艦截功卒

戴大綱

戴大綱字大綱倭中賊營中洲以護濟、且平希儀以繼衆流急衝之兩岸軍榮而前希儀騎而水立挺鏢當繼希儀舍繼跳水斬鏢前入鏢皆陷洲上賊辟易其濟者西奔衆未濟者却東走艦軍與兩岸軍夾攻洲賊洲賊渡行者擗墮溺死其前行盡俘之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田州岑猛叛督府姚瑩奏謀之鏢令參兵五哨入而猛助兵盡在工先希儀自請當工先完以計殺猛同事者嫉希儀功而鏢所以苦汝亦不聽希儀之所為坐不叙繼後者為王守仁則信

希儀用其言為石江參將石江故治柳州柳在焉  
山中城外賊巢比、前後兩知府被賊奪且燒城兵  
疲不任戰官出城必甲巢近城者曰五都最險賊最  
據野虜獲人畜最富官兵不至百餘年矣希儀乃即  
用柳兵千人與百戶結寨分擊之賊俱因熟睡為解  
以其野虜生口牛馬為獻賊素怯柳兵至是與柳人  
角始和柳兵劬也天凡巢賊所以縱橫皆藉熟睡及  
城中點吏民為耳目官府動色情性賊雖給尚千百  
里外輒知一議征勦口語皆、手足已露以是得為

藏大錄

脩舊者我所任為勸導往、誤人入以地而賊以年  
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入掠至治  
脫不可踪跡希儀以為國勝賊當先得其情得賊情  
莫如諜、而使官軍入則賊疑察知諸強中不能飽  
我商賈人陰求賊者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曰吾素  
知若輩通強吾不罪更與若輩試為我詞皆喜乃人  
給五金使置買物散入諸商中絕機謀若無所不歷  
事有動靜輒奔走報希儀厚賞而必之希儀故出吏  
則使心腹人為諜頭引之至期鳴銃一軍皆聚命曰

出某門蓋買、第沒獎頭而已頃之劉營設伏賊果  
至奔追賊之已賊龜他而希儀軍已先在賊或潛寇  
絕連討賊度官軍所必不至則希儀軍又先在賊始  
驚以為神希儀始至即令諸強出入買賣游戲城中  
無禁時入府見希儀希儀兒女之久之得其便者  
厚賞之使銅賊、發報報又報厚賞令諸強要入見  
其要其要好慰勞賞之到總已怕銀簪諸物又命諸  
妻婢灌之酒察其夫密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搗之他  
所加勞苦之私賞益倍更以珍果異物塞其袖中又

藏大錄

陰戒勿令人知也諸強婦歡喜皆來希儀要領匪  
給之盡而其戒勿令人知者強婦又洩而誇之以為  
夫人愛已諸強婦皆族其夫報賊莫已得入府受沈  
夫人物而希儀問又使人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強  
婦自是益知賊中消息或諸強不言者諸強婦因其  
使人附耳報希儀既得賊情率強騎勦其尤劇者一  
二家兵至統繩說之諸軍第捕獲以內家出數里停  
軍審究諸強中老弱婦士牛畜被獲者悉還之諸強  
皆喜以為使時官軍入巢見人批殺或賊遁則搜斬

不為賊者我乃不敢言賊時、番我輩無益也如今  
我乃敢言賊矣希儀入巢有功賊戰者既還軍遠熟  
猶散之曰居奈何助賊戰頃之待而盡賊之自是所  
賜勦無敢助賊戰者雖勦所遇他巢或刀弩而門關  
既還軍則散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關出五牛為罰不  
且勦自是所雖勦無敢刀弩而門關者希儀獲劇賊  
不殺則兩日賞之金廷之自是化賊有所虜掠第用  
刑日者騎而一人帝以指賊使散之以給被虜家賊  
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刑日者散求多賊至出自所

戴大錄

有盜與刑日人以此是不為賊矣希儀嘗歎曰當世固  
多良將也意在牽制數不能展耳夫兵貴神速因  
敵變化進有迂直亦有陰易若有聚散亦有堅瑕日  
有進退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東  
而擊之見形而移禍聲而應何可縶數也刻盡進退  
操已懸待之不亦得乎且今為將者貪暴而昧勇者  
心昧矣故不待不愛計於上貪暴故亦不待不為上  
制焉治兵必請府乃發告治文書而吾據史知之  
皆府檄下而皆府據史知之夫事机不敗於牝牘之

頃而緩急不左於期會之據我故希儀善治兵不請  
府府勝則上首功而以邂逅追賊為詞希儀嘗欲出  
勦乃伴病所即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食烏獸肉公昔  
能與我獵乎因出城二里而止軍時即始知其非獵  
也希儀既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則  
赫之曰沈公未勦汝則又走之化巢他巢又赫之曰  
沈公未勦汝則又走耕血產以叛或綏福產谷中希  
儀又每以甚雨淒涼風寒之夜察賊所止無論東西  
巢悉使人帳衣帽與巢同色潛待銃往發之東而巢

戴大錄

盡驚沈公未矣保罕妻子簡伏上山頂兒啼女北性  
性寒凍死或禍產石灰不若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  
嘆德汝為賊之利一至於此黎明下山則窺無人  
陰使其黨伺之城中希儀固在府中不出也於是賊  
益落胆相顧怪駭易而為好信德矣希儀在柳光復  
十餘年名賊宿猶聚而韋扶諫者焉希儀賊勢中  
知府將者也果捕不得有報扶諫者焉希儀賊勢中  
希儀潛率兵勦之則又與三層賊位初他所希儀蓋  
俘三層巢妻子婦異時希儀俘賊妻子盡以昇狼共

至是獨開之空舍飲食之陰使狼兵數百人時  
而挺刀爭奪心之希儀伴執鞭痛鞭使退又使熟  
謂諸猛之亡妻子者曰得章扶諫還矣諸猛亡妻  
者悉來投希儀令入空舍視之其妻室發封相率  
哭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又夫已怨且言扶諫豈汝  
翁豈汝娘不縛以贖我諸猛心割腹見希儀希儀曰  
無它款得扶諫耳諸猛曰為公圖之公切勿以我妻  
子與狼兵也希儀曰諾竊而去之諸猛跡扶諫所在  
彼見之謬言我輩失妻子計窮矣惟有更相隨作賊

### 藏大錄

耳扶諫喜乃說相與計復與扶諫出粟因醉而縛之  
置岩洞中而使熟猛請易其妻子於三十里外希儀  
令人鎖妻子乃扶之至三十里令曰諸猛劫妻子者  
殺妻孥然後戰諸猛曰希儀曰我等已縛扶諫扶諫  
置巖洞中獻之恐警公自取之希儀得扶諫遂猛妻  
子刑扶諫曰截耳剔心手足斬之四懸諸城門希儀  
威信既著率令猛攻猛、雖俱悍然不敢不從嘗與  
期天大雨忽涸溪至人謂廣西將韓觀山雲最知名  
頗能使猛不作亂而已能使猛攻猛未見如希儀也

希儀嘗上書於朝言狼兵亦猛獠耳猛獠所在為賊  
而狼兵以不敢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猛獠之逆狼  
兵地隸土官而猛獠隸之流官土官法嚴是以制狼  
兵流官法輕不能制猛獠若制猛獠地隸之近旁  
土官土官富貴世、自如本不敢有他望又耽惡巢  
穴非能變者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  
制猛獠如此則猛獠皆為狼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  
法也而時不能用嘉靖十六年則有思恩岑金之變  
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前二人

### 藏大錄

徐五章責為土巡問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夷民不樂  
漢法凡數叛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  
時被掠諸子也夷民聞之益起亂鎮安土官乃潛名  
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生也諸酋感泣擁金  
歸鎮安因要之曰金得兵與我共地幾百里遂盟而  
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以奉金時攻城郭沒故地諸酋  
多歆焉響應者而先時諸既誅其酋揚言者無所歸  
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時希儀與兵協  
使者往賓州入言請住見小主人希儀聞言心歎

念金者賓州數百里而應之表裏相瞻賓危矣驛具  
及廣右何有非思恩因好謂留曰汝性也我輩征回  
州調兵鎮安時聞金在蒼海第九子也因叩留  
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說曰百計逃耳希  
儀故自作微語甲券氏其漢子因留至容所曰為  
我語金款官亦毋使人拘城以狀新我及諸上司可  
得也遂繫留寸金花符方楷之納其懷中曰為我寄  
金得官後衣之金我也因謬謂留雖然金款官非賂  
我萬金不可留即金誠當盡力傾余安辦此希儀笑

戴大錄

曰某選責即且得一帖為信耳留出入所還謂之曰  
我笑忘章費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協之留蓋信希  
儀無他可託也諸金如希儀言金大喜其謂可倚希  
儀官因半五千人詣見至賓城門門者俱告希儀故  
無內希儀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說者以告金必  
蓋安舉其眾散入城而與苗及其親信三十人衆甲  
見潛以萬金貼于奉希儀希儀好過之出見其姪與  
為弟兄復謬為金計曰汝略我兵協公可獨無於是  
遣金詣兵協使若凡希儀所為要使金謂官府深漬

可親巡明日詣金營搗之五牛酒五十尊召留謂之  
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刺客殺  
金是貴五非聞我慎之慎之漢達其姪主金營與同  
飲食以起金自是心服於希儀矣希儀欲得金俾其  
眾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傳之諸兵  
備先注密語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等汝所巡公  
吾代汝詞希儀為金作訴詞塗抹新稿四五反用示  
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  
易汝上官衣裝標據史中魁執馬金五千人後行金

戴大錄

如希儀言希儀語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奈何自  
今空次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而勿食汝勿食  
也金如希儀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  
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惡以五千人往是真叛  
挾矣不若散遣三千人還心腹使卒二千往大亦足  
自衛也金如希儀言漢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  
汝至南寧久候諸送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  
此千人送金如希儀言至而寧見巡按御史巡按御  
史好慰之由吾為汝奏聞留待此居五六日希儀度



金衆衣糧且急漢謂曰思思去南寧近耳坐待援  
衆散衆付劉達半往取衣糧金如希儀言於是獨五  
百人尚散處城中希儀念縛金五百人若迫死而欲  
聞則奈何曰聞請巡按御史公且去南寧則金可  
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貴王將五萬人在陽以  
迎御史而陰襲金文驚而逃希儀與兵倫御史驚希  
儀謂御史公陽不知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王罵曰  
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長不得官惟賴命汝安得  
執仇之是時金既行聞希儀所以語貴王還遣候希

藏大錄

儀曰金耶活尚不知死貴王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  
吾府中金馳馬入賓者數日貴王亦未見獲私希儀  
曰請其心于金希儀又怒罵之貴王亦莫測希儀計  
所出也希儀密請於御史散遣貴王衆而後圍金而  
是時金衆取衣糧逆者又千餘人衆而希儀所統親  
手千人皆在賓州由外希儀與兵備計遣留候希儀  
御史往州而聞謂金曰楊留候手百人護迎公往  
柳吳汝盡獲還以自結於迎公第可至五十里送者  
可百人希儀逆之信至五十里金疾逐希儀又拉

之行百餘里不敵逐希儀曰我尚送迎公汝獨逆若  
貴王伏人待汝今且去柳近汝何不反留偕至柳而  
汝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  
黨也今送中金躍馬墜希儀曰責其前五六人痛撲  
之曰何不護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駭悍以希儀愛  
金故不敢恣金至柳入參將府希儀使其妻出見之  
撫之以兒子曰置酒勞金友共首是時諸大酋其五  
六人既痛扶創取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却打手百  
人及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希儀乃召狼兵三百入

藏大錄

府待事儀以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使  
者酒中希儀謂金曰症兒子往時悞誅又悞貴王逼  
今在我府中曷不痛飲為金文酋皆醉其夜達狼  
兵縛之黎明召留友其黨入狼兵三百夫俾立希儀  
大言曰奉全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子留金  
拔之以紅紵留愕然希儀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非  
汝為我誘金吾安汚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生入  
汝為我誘金吾安汚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生入  
也希儀曰汝為之而致此衆乎留惧不能言其黨皆  
脫襟希儀曰吾奏留功矣曰見留友其二百人於巡

按兵備急費旁之金率也還賓州遂使散遣金衆之  
在賓者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結又虞同行者  
猜已責金相譽見殺于路中奔歸病悸思思沒者  
益希儀改舉燒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待其為一大  
而後縛之若劍寧然人以受益多希儀莫何責五夫  
土首益謂希儀不可測也希儀既為參將久廣西人  
刻木主配於山雲之祠而生祀之居三年謝病家居  
安南議起用事者數張希儀必希儀不應而韋貴徐  
五凌未思思土酋約現盧白寧峒地責五不勝思嫁

### 藏大錄

揭於我以千金賄他將上東都御史蔡絳、詳衆議  
兵勦之現私回連敗責五乘勝攻圍武緣經使參議  
陳茂義都指揮白汝就希儀問計希儀太言曰二公  
不畏死事濟矣誠各遣諸軍逐老弱卒徒手入其寨  
面諭之曰若爭峒地何攻武緣也爾仇家款井心久  
無奈何使之為口室若不自愛乎彼若感泣悔罪則  
又諭之曰余朝廷有事委而若誠感悔足矣峒中未  
身束功仇家其將若何平而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  
撫之可不棄下天二人如希儀言武緣遂解共二十

年起為都督急事進都督同知總兵貴州居二年又  
謝病歸二十二年壯虜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  
希儀在名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遼東蜀中何卿同總  
兵江淮佐滅倭然不能有成功二十五解還召總兵  
廣西希儀在貴廣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鉤  
仁之後賀崖諸將據上下礮石諸峒出沒焚劫三十  
餘年未有窺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岳謀諸軍成曰  
須沈公來是時希儀初去江淮留道中諸將日上計  
岳皆不納希儀至見岳曰兵難遠度請悉付希儀軍

### 藏大錄

入巢窺之希儀入巢數日而破寨延虎五百餘人餘  
黨奔富川溪溪入五旬得沒三千餘俘獲倍是崖所  
若黎蠻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後如割獨畏漢  
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頗愚可計胎市猶輒  
慮官奴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要索其飲食餽送然  
後聽其更錢、直十數倍知州潘在官贖質其所遣  
官奴尤甚黎首即燕出二牛及官奴官奴不暇縛挂  
之諸士婦更出叩頭求服不許即燕子強起解縛連  
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給潘潘遂上表即燕俱連結

感恩古鎮諸黎為乳却御史歐陽必進上疏議勸已  
出兵五道以入崖感萬州古鎮陵水而希儀病愈最  
後至謂必進曰法家斷罪必不仁逆殺人者即燕使  
殺人者誰耶崖感古鎮相煽逆逆不可釋萬州陵水  
未有黨惡之實莫若出三道必進從其計希儀直入  
五指山下得那燕等匪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  
以各貴州之命至貴丹佐總督兵部侍郎張岳仁銅  
江板苗龍許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仁策甚奇秘人  
莫知也希儀身不滿六尺胆勇机警臨敵目光四射

藏大錄

西顧赤色捷刀一呼人馬辟易每宴客酒闌累几衣  
重鎧躍越之客見無不驚服其每戰未嘗少挫乃在  
執兵前却卒却卒無不颺發爭奮手居嬉怡嬉笑腸  
胃一直如絕至其臨敵豁谷網絡見神莫測也私財  
俸賜多給諸耳目人軍中有先登斬首者賞不失  
頃刻嘗笑曰人以資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資財積首  
級得之豈非計哉

俞大猷

俞大猷其先霍丘人始祖猷以開國功授泉州衛百  
戶大猷氣貌不揚言辭蹇澁而忠誠自許勤黷古人  
為秀才時從泉中趙本李授易本李選於易以天下  
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編註解孫子段不授子以付大猷既  
兵著韜鈴內外編註解孫子段不授子以付大猷既  
聚官從李良欽李擊荆楚長劍嘉靖十四年登會武  
舉時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大猷上伯溫書陳  
禦衆疾傳捷地之法不則使持凡書論降之夷俗

藏大錄

俞大猷

無札好殺辱諭使破竹而來其膚必得才李節識之  
士較死生重國體者乃可任往大猷自許不敢後古  
奇士則請行伯溫欲用之不果既得掌千戶印於金  
門所上禦賊書於僉事而完於所以教之僉事呵枕  
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大猷笑曰此非吾自見之地  
二十一年虜大入山西詔天下大選材官大猷曰可  
矣走謁御史自言李古兵法通曉邊塞詩書為基忠  
孝為振選材官應詔無姑大猷御史上名兵部大猷  
幣資走京師漢上伯溫書曰大猷知小謀大定也位

位卑言高罪也。未信自好長也。三者皆整不避而臨者。思效其臣也。方今賢公卿主議百執事。承武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巨翼於外。豈少大猷若人。天猷卒伍。此流抗身孤獨之表。奮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惟惟之士。談戰陣之。勇怯則知。介冑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于廟廊之。謨謀守禦之。疏密則優封。疆之職。甚而曰。獎完。害循。事求情。言愈激。則過愈彰。罪愈滋。圖生無狀。投死無所。豈計所不及。事所難料哉。故素之所蓄。積肝膈之所要。盟蓋有不

### 戴大錄

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貨結客。仗劍要交。殘軀報知。披肝售志。按由職此也。大猷生瑜三十家。無十全。雖養食簪裳。不以飽妻子。而介戎士閭中。燕夷為患。踣吳越。上下由沒連歲。撤以往。率數十戎士身先舟師。使數敗之。一日。用命生繫。而致之。當道以為奇功。連獲御史。以大猷名。應撤赴大司馬幕下。雖然。足効大猷萬一。批御史亦豈知大猷者。批大猷雖肯不。焉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御曲之譽。而虛勢。孤藐。雖有深沉謀略。而不知為縱橫。辯詞時在外。軍數見充。捷

遂叨薦奉御史。既具數陳。應司馬必獨大廢格。計有拔書於澤。沉銀於淵。使預於撫。待腐草葉而已。負志如此。不己悲夫。昔大司馬統兵征南。不自揆量。嘗條事狀。大司馬竟如大猷計。以是察見大司馬有獨任國家之志。有兼聽。易先之英。是以幣資。養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入都。以未知配。虜害僅。未奉勅。大司馬集思廣論。夜以繼日。然所伏底。而見其言。其人未有如大猷者。豈大司馬忠國恒憂。而用人之格。猶拘常調。是以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志軀。促妻子。戀仰士

### 戴大錄

之人。無所慕。而樂効用也。方今譚兵者。各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糧也。大猷以為。賞太濫。令太嚴。兵太多。糧太隘。大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衣眾共之。示不得私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故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矣。齊之技擊。活一首。而賜金是也。大猷所謂。賞太濫者。此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使制閫外。不獨示有事也。且使展布四体。無肘繫也。今也。奉牘。錄馳命。令。渙號。雖有神速。亦淺淺知



車御其衝突其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夫一技而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夫一技而所謂未講之方者欲使一軍共熟乎合變也其間又有弩制車制旗制牌制網制銃制斬馬刀制虎叉鉤刀制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罰之格斥捩之周申令之詳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勢之奇願得一指教相公之前而相公試垂聽焉夫志可以矢公志而才責集事氣可以運宇宙而謀要有成古之英雄豈集驚世駭俗哉寧則變則通用常才出常計本常事則非

### 藏大錄

常之功不可得而建也相公用大猷言使閱此方之兵敵此方之賊大猷當鞠躬周旋珍瘁至死雖肉食野鳥骨暴砂礫猶生之年也大猷言不竭不忘不竭行徒靡靡祿以虛歲月雖關門生入微職再僧上無報乎國家下無補於生民將有先朝露填溝壑而已曰為切近三事以猷一曰別馬步以定戰勝二曰教收藝以倡勇敢三曰重正兵以禦衝突審台入口討大猷名其素號知兵者折其為弱指其素恃堅營者辨其為虛審曰吾不當以武弁待子下堂札之一軍

大猷是時虜業已遁大猷知審無意歎曰忠心滅虜奇功報主為保社長久之謀求之內外公卿未遇其人賊東征欽歸矣中國外夷勝負盛衰天寶主之倡仁義禮樂於干戈之場講止齋節制於混亂之區宜世近我也伯溫曰為大猷請命權守榆汀漳林菁通結次第平定七何海寇作發海舟大破之當道交薦陞廣東都司愈嘉時新興恩平二縣賊屢掠辱叛有司不能制巡撫兩廣都御史歐陽必進檄大猷撫諭大猷到界中還報斬其一縣浪賊引誘賊成仇猶賊

### 藏大錄

此外之民也治宜緩浪賊治地之民也治宜急曰出榜招諭撫其切近浪賊化為新民而良民輒曰匪賊數焉前惡大猷浪曉譬良民語之以理時以携獲擒率騎入村教以忠信仁義戰守自強之法浸灌教人入諸徭徇諭教之惘人驚服有蘇青蛇者久橫界中友其黨梁伯清俱求大猷察伯清可用釋伯清縣令未諸苗之他折發視挾青蛇前行獲之次猷諭賊曰有人謂我勿勒汝我則不從汝我良民謂我勒汝我亦不從有人告汝謂我無勒汝汝亦勿信有人告

汝謂我有勳汝心汝亦勿信我之勳吾我亦不知汝  
所自信汝惟信已汝守汝已我知我心矣我心又毋  
我人忠信汝無怙終汝而怙終我心汝民我身來死  
斷不汝容大猷誠意開太言釋懸切新舊之民回心  
獻款保全無數會福建海寇張甚巡視浙福都御史  
朱統泰迂福建都司時安南通臣范子儀奏募其幼  
主莫宏漢足位扶莫登庸列子正中保萬寧州以正  
凌為名擁眾三萬時已入寇欽廉界必進奏留太猷  
廣東臨行新與人扯衣連攜傷處不洩後者數日

戴大猷

乃單騎夜半送開道去疾行如飲子儀謝降其黨解  
散者二万安南人乘子儀勢破逐之子儀遂之入  
欽界大猷用海舟遮擊前後兩戰俘斬千餘子儀渡  
去入安南迨至海東雲屯撤宏漢捕之亟首以獻交  
州大定亡何瓊黎叛乘勝勦平之車乘入山海熱約  
人爭持牛肉求勞圖像佛祠稱為俞佛而請焉日上  
文黎善後二策於必進其平交策請度華夷界地置  
重兵委大將永鎮之交南亦安新安諸州皆得大海  
城中有左右二水左水通海交若有夜當用海舟往

之國初征交遼陸險遠所以取敗逆海侮之舟船無  
所不登岸兵糧無所不來載交人有廢折船通而已  
蓋漢征南越用快波樓船二將軍馬援征徼徼徵貳  
皆從海道此古法也其平黎策謂自古有天地則有  
此黎不可以州邑制不可以教化治一年一亂一必  
一勦迄古及今不知幾亂幾勦財帛費耗平民受傷  
不知凡幾何不如逆計未來之費豫為一時而廢之  
逆計未來之禍豫為一時而解之竊謂天下之物以  
群而不則不爭天下之勢以動而靜則不逆若各冊

戴大猷

縣土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啻全黎惟昔  
人就其中力大智植者使為世官以類相統故天下  
雖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相謀則有主  
未有土官逐生而策之者也何也以群而分則不爭  
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方操柄握於  
一人內甲陳百千精銳之兵外村聚千萬應援之衆  
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怒而不敢怨寧死不敢變也  
何也以重取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借俸之閩耳  
服則馴不服則聚而叛之亦何怪焉諸抑聽撫之衆

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使官給印置城而駐一  
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官室之廣財利之富妻妾之  
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乃一舟生異心據城以  
叛雖強如岑猛富迫之日亦必背棄謀一人而別立  
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能用而請於朝以爲海南  
右參將三十一軍倭寇漸直勢甚猖獗朝命以都御  
史王忬提督浙指以大猷爲浙江左參將是時其申  
國人王直毛烈以命入海爲倭嚮導忬議招而撫之  
大猷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前賊力不支始能求降

### 戴大猷

帝王仁義之師志在乎亂而哀憫許以自新若有  
不悛生兒之權要皆在我徒曰節之而已推而無賊  
明公昔兵滅賊當堂上正爲天下先大猷請磨指  
建樓船爲明公破之速或參將湯克寬入海擊其賊  
之合颶風逆發賊二船皆顛危甚乃復收港賊  
尋亦遁此大猷所以議遠倭者謂當用樓船入海也  
戰若往倫之所陸我何所守彼何所守不可登陸  
倫之我有奔走之勞入水求之彼與風濤之險又倍  
劫海岸其志尚且保入河港其志乃大倭壘岸傍

有可據皆必截隔之舟中彼每有數而我海上舟亦  
有數耳一入河港我孰能舟曰或之舟不爲其載登  
陸相奪我兵渡之彼入內地必致成矣浙西川河五  
錯溝港穿貫多水田少燥園間有倭固不種桑枲其  
多水田少燥園則難以陸戰其川河乘錯溝港穿貫  
則莫若先防河港之入一入河港我整棚河船周防  
戰備撤斷津梁使無西渡徐進逼之待其可戰六鼓  
乘之更行調海船堅守海港使不得通大賊在海外  
海船近禦之賊入內河內鄉逐困之計數年之費爲

### 戴大猷

一大本勢必不絕今張督軍門但知急戰新進領德  
承指揮輕欲決開往見賊耳王翦之對始皇也非六  
十萬人不可始皇不信以使李開之得與計勝大猷  
勝乃以六十萬人使蕭復往夫如是者宋國以十台  
人乎其爲軍費不用八千方人費乎宋用蕭復嘗  
復至此夫若此者不特重之鑒也特用大猷計數以  
接船破倭來而拒而整棚河船之議竟不施行三  
十四年陸南直隸副總兵時松江楊林賊盛二方連  
年不可討朝命以張總爲總督尚書雖結五亦數大



猷忌戰大猷曰某可殺寧可使擊不勝我長雖謀志  
調楚粵兵為先鋒兵未至合朝命遣侍郎趙文華監  
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大猷為持重文華怒論劾  
經頃之楚粵兵至大猷將之大敗賊王江涇而經亦  
用大猷河船計多所得賊擊賊六金壩斬首五百餘  
級大猷嘆曰此吾獨創內附之策惜向者王公未用  
也王江涇捷文華劾書已至上大怒論經死大猷  
率祖職已倭至日新帝御堂諫言大猷可任其明  
年使充為事官鎮守浙贛粵連破賊吳淞海口營

藏大錄

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移定海乘兩雷焚舟船  
寇進署都督金事明年進署都督同知海軍無警備  
二年上必欲得王直殺之終會胡宗憲使蔣洲陳  
可頌入海說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總兵盧鏜請許  
之兵部即唐順之主其說而大猷欲用太祖太  
宗崇倭法勸絕毋留以正中夏外夷之休養金事王  
詢倡論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孰擊論死使鏜進直  
海上大猷陳兵誇示之直至則上必殺直倭遂直  
來者及賊之乃已宗憲下直撤俟辱倭艦張懸綽之

焚舟走柯梅人殊以戰夜乘舡入閘中趨接御史  
將論劾宗憲宗憲劾大猷委罪曰是背笑我不戰者  
有旨逮捕詔獄大猷歎曰某許國以來平交伯穆勤  
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萬計其餘移文訥度不在  
陣中者軍門不錄也結髮修身白首無違一發不中  
百發不失哉用怕繫首以裙結腰送一材官後備糧  
走入見御史北寧派士民軍教喧問咨嗟曰俞公奇  
男子立奇功有此奇事大猷聞而笑曰尚有奇者且  
入不對之境雖然丈大出理要有此遭吾所自處在

藏大錄

中庸之十四章矣即寄其學寧波託所善友人李桂  
守之時諱論以副使鎮台州教給大猷學而深陽史  
際遣五百金於道既至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隸  
毋索俞帥一錢諸御史皆來語公之功高明主所知  
行出公矣設不測哉輩當不避誅誼為士當之錦  
衣師陸炳為大猷行金嚴世蕃所而太李士階亦為  
保持得發大同立功大猷念倭強動東南不遇費財  
糜卒耳虜於中國乃為不決之隙欲自見平生而勢  
位未可乃為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獨輪兵車可推

統上下強弩神銳擊堅及遠軍第龍盾而虜弓矢弗  
能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騎步騎數百人挫虜數萬  
於安銀堡文進以其制閩於朝置兵車營自此始也  
湖廣鎮軍苗起巡撫鄧御史黃先昇言大猷用兵如  
神臣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莫無遺策始發之  
日廉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于此  
已而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  
中諸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  
以威撫之詔以為鎮軍參攷四十年廣統平賊張璉

### 戴大猷

聚寇數萬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會征之用  
師二十萬人渡以爲南贛參將督江兵進勦時三省  
尚屬胡宗憲節制宗憲故論勦大猷矣至此欲使  
急擊賊大猷上記曰明公謂璉賊出劫使急擊毋反  
巢上策也大猷謂明詔三省會征必有所在豈其使  
二十萬衆一夫浪走若其奔竄流殺爲禍滋大璉雖  
離巢財寶妻子在也攻而致之孰及走逐之宗憲一  
聽大猷之所爲諸將謂璉巢方山下山徑斗絕孰敢  
先登大猷曰屬我疾引萬人據其高巔拓萬嶺璉果

奔歸數戰不捷而廣兵觀望久不至大猷察賊害計  
離其黨執璉自贖璉執有日廣兵聞疾至奪之江兵  
不平欲反聞大猷撫凡大罵璉聞者死夫吾遇賊不  
靖平何必在我江兵執璉廣兵執璉又何擇焉馳散  
其黨二萬不殺一人以示恩信衆勝誅林朝義賊殺  
二千而返論功賜金陞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  
尋進總兵都督同知大猷請置縣五嶺間善後朝議  
爲置平遠一縣以屬潮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寇無慮  
數十萬督撫游震浮請增廣設控制全閩江廣湖數

### 戴大猷

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  
友都督劉顯成繼光滅之移鎮惠潮、有倭二萬海  
賊吳平友通諸山寇亦起劫江廣福建三鎮撫臣偕  
大猷討平之大猷次第誅款使人招平、率衆來謁  
單騎見之平啼泣投身其諸酋不甚聽平、不能自  
決然猶爲大猷殺倭百餘級而友之絕大猷居平撫  
嶺而平終不戢詔書必得之使閩廣二帥會征大猷  
曰兩將不能以相使盡歸責一將當事迂之久之廣  
兵不至平遁御史論罷大猷官會河源翁源二縣山

藏大錄

寇李亞元等為寇兩廣總督吳桂芳抗留于朝曰大猷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大猷大猷得留五道兵征之俘斬萬餘而廣西古田縣者苗賊據之七十年所矣其苗輩銀豹黃朝猛入會城詔布政司庫手乃參政民來桂芳後請用大猷鎮守議征詔後都督同知佩廣西征重將軍印是為隆慶二年此時總督西廣譚綸移鎮薊遼上書乞大猷友同練軍破虜賊綸者張瀚以海賊吳平雖成其黨曾一本沒熾沒疏留經略之瀚問大猷破賊計大猷言賊之所忌聞船

藏大錄

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大所造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沒問計大猷曰計在始議諸公曰聞舟成敗迫奈何大猷曰其勢難難將安所適明年舟成遇賊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兩省論功皆首大猷於是始往廣西議征古田諸公謂用兵七八萬可矣大猷曰必十五萬竟以十萬久七哨入居三月計誅朝猛生擒銀豹破堅巢百餘擒斬賊級七千四百六十餘俘獲賊屬千餘大猷曰必再聚兵招撫之須五月乃可謂諸公不能俟以三月出大猷嘆曰徐之二月待吾經略此方之民永安矣于是總督侍郎殷正茂上功於朝改縣為州曰永寧而巡按御史誣劾大猷所擒銀豹非真兵部復奏大猷故東南名將必不輕謬為奏移鎮福建時方議賊賊藍湖忽有新倭自漳泉趨福寧大猷遣兵追之將及制使鄧之屏促向藍湖新倭倖入烽火寨賊把總去御史論劾大猷大猷竟不言之屏短坐免官時不曆元年也大猷結髮為將在兵間五十餘年旌旗所指勦以報明主拯蒼生為念長於料敵未嘗敗衄居

常務堂。天朝匪若之寇。非實則虜帝主之師。有征無戰。節制之兵。動圖万全。寧費寧遲。不敢輕動。取勝友其完目前之局。毋寧預計數十年後。經營計謀。而永之然。世多不然。其說至其為之不就。而後信服。而卒從之。至於永久計謀。一時當事固未能決也。其倭陷興化時。吳人急在燃眉。而大猷謀五攻十圍之道。鑿溝壘。堵海塹。以待威繼光。至然後友。刻類一鼓平之。吳化所由陷。坐刻類。既戰。吳人忌顯。次骨而亦大。弘大猷。碩大猷。謂吾不死。鑿溝壘。堵海塹。者。威公。顯。

藏大錄

至能無一倭。遂滿耶。此時譚綸方為福建巡撫。上功於朝。繼光顯。皆得陞。大猷賞金。而已。綸貽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刻。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殺似子肅。慈可以托孤。寄命如夏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公幸自愛。綸入為兵部尚書。大猷貽綸書曰。某平生志在征虜。而見用江南。棄遼本。素令年七十餘矣。矣。委腰尚有胎產。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綸。

大受。今其時也。綸疏起為後軍都督。有無書大猷。在。人李杜。諷大猷。老也。盡退休。大猷曰。吾祖父世官。享國家俸祿。未有以報主上。冲哉。夷虜時肆。憑陵。平生志在西北。邊老當益壯。斃而後已。刻譚公在位。又知我心。虜自。成祖壯伐。而後未有用人。陣勝之者。世宗庚戌之變。將士懷懼。未能列一陣。見敵。此國恥也。穆宗皇帝奮武大問。而陣法久廢。諸將我。不能軍。何以示圖威衛。天子於是以其故。大猷制車法。上之於朝。曰。禦虜之法。非車非足。以戰。古人制字曰。

藏大錄

軍曰陣。曰。韓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騶依八陣。作偏廂車。偏廂也。詩曰。小戎從後。即車之偏小者。淺而收之也。蓋古人取任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大猷水報之類。皆可載。往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會綸卒。歎曰。無同吾志者矣。已歸休。亦尋卒。賜祭。葬左都督。大猷歸京。師練車。猷大猷在軍。風角古候。適甲皆所不信。潛心李。問起。基早。還以為寔修。當世士大夫。汲於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鎮俗。東晉風流。亦或讓焉。鞋財好地。獨郭。

待以本大者十餘家平生推獎歐陽溪鄧城湯克寬  
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挽不遺餘力城克寬坐繫以身  
保任之其後皆至德兵而歐陽溪以秀才納級為指  
揮結客募士死於化之唯第先為秀才大猷一見事  
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遊擊將軍以不善事督撫棄  
官歸家年七十餘歷遊海內訪友論事辯博而卓於  
見溪城猷同郡人克寬即州人第連江人也

戴大錄

戴繼光

戴繼光字元叔其先定遠人國初百戶得進西略  
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僉事  
數傳而絕景通以弟子為後正德中却戌卒踐更京  
師則理有送謀知景通豪傑遺之蓆帽衣約作雜  
通伴應之旦日為黃冠遁去武宗所召見方士鍾  
生者百歲人也善景通授以六壬遊都之街屢擊鼓  
山東賊陸大寧都司掌印入生神机營尋乞歸養母  
人稱景通孝廉將軍始景通擇子龜齡故有吳人衣

戴大錄

戴繼光

楊水據稿本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隱形接賓客大  
意其妖也至景通見蔡惟良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  
爾景通問母病言無恙也漫問我何子曰猶未之知  
明年某日朝金茅山為公祭登晚至期往見賀曰將  
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間朔其時失此為  
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為弟子名之  
曰長壽後五年當復奉其功名亦若亞十有三年繼  
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虎變躍榻  
內是日華五色景通吳之曰名曰繼光幼而好弄

藏大錄

押關多機奇年十餘隆準方顯英氣勃發折節  
為儒以經術著既冠襲世官嘉靖二十九年侍試武  
闈會虜犯京師繼先上便宜言事山東賊寇猖獗使  
者部兵入戍繼先任中軍以泛舟和衆心一軍皆服  
陞延齊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時倭患方熾  
浙兵故乘暇而義烏人獨幼懷可用繼先請于督府  
練以爲兵許之使募三千試之繼先以江南蕞澤多  
走險不比江北地夷可兼驅者乃爲駕鸞陣十有  
二人隊長前次夾盾次爲機其後爲人夾盾次爲

兵然蘇居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施  
互相開試既得捕浙東泰將分部台州而僉事唐  
克臣部台州兵備與繼先雅相重四十年倭大興寧  
海告急繼先旦之事海賊聞繼先至悉隨去謂台州  
空虛往襲之繼先聞警促還昧旦引兵午至台兵行  
七十里未食軍吏謂賊近戒門嚴毋得入兵爭門而  
罵繼先後至呵起之曰此汝等身門時耶賊薄城下  
滅之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樹蜂擁伐之賊未潰張  
翼逆之殺數百人乃食又逐之瓜陵江皆面沉水腹

藏大錄

傾舟師邀擊之俘賊亡無類而所頭賊遺焚舟起遁  
台繼先簡精銳千五百人往逆之克臣曰師寡兵將  
軍與約毋掠糧重毋首功毋枉殺有違前雖者擊  
賊無留行繼先曰諾五月庚申朔及賊大田賊退次  
大田東堅壁不出會而甚間道過仙居繼先由大通  
先之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提索續命我兵不省  
畫焚之蓋二旬有九日九接戰斬首七百而獲寇伙  
二千七百有奇是爲戚家新兵所至破竹矣其年江  
西吉惠督府檄繼先西行露布以聞軍聲益振明年

春倭賊由福建長樂連江福清南下聚眾焚劫斬賊  
繼先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  
毒聞且十歲劫掠聚徒且十萬財力竭矣聞嚴故屬  
胡宗憲督撫諸亟發督府兵八千出浙督萬金予之  
使副使汪春澤監其軍繼先引兵渡閩遁入福建破  
橫嶼絕島中再旬入福清大破之中田賊殊死走與  
化街校超之夜而鼓抵賊營連破其六十餘營斬倭  
千餘級餘多溺死者半明領兵還城而興化人始知  
其郡中士民具旗幟行酒郊旁振振還浙中何

閩中新倭繼至固興化陷之矣時興化衣冠巨族繁  
侈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錢寸帛皆在城中民無所  
得衣食疫癘大行士民晝夜求即望救兵兵備則使  
前時罷居城中與儒寡謀復遣使兵劉顯赴援顯  
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百往賊蓋扼之居數  
日顯又遣帳下兵八人齎文于時範賊殺之衣其衣  
詐為顯約書懸城而上曰今夕且息兵將有所謀  
或疑其詐請顯之時範怒不聽嚴珍折如約夜和半  
八人者新開延賊城中來索贖殺人狼藉士大夫主

### 歲大錄

范鋒乃者數人攝守者通判吳世亮亦為亂兵所殺  
時范與參將孫高邀去賊徒公署大民者自餘子女  
玉帛搜掠一空親兵衛與之流連數款駐城中外  
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繫人索贖財船士河  
既者事聞上震怒嚴震浮遠時范高及邦先俱謫  
戌乃用譚綸為巡撫都御史而以姚光為提兵鎮康  
福建使先攜兵萬人燕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卸勒  
士卒鵝鴨等食晨登賊營圍之倉卒大北斬其倭平  
千三百餘級一時似承鏡況無遺先是番人夢見

地中一老人言曰我是天兵故火殺人滅王綱破土  
成歷千未至而中牛女界說今明重熙歲混太希至  
是人測之土成城也重熙也熙光也歲帥也繼光又  
字重熙自是用兵連破閩中賊聞戚家兵未無不勝  
受刃繼光與俞大猷或不能旦夕拯水火為持重而  
繼光如命電迅雷立見除掃矣嘗以春月至崇武所  
城民方下田倭驟登岸繼光出兵逆之揮將諸將兵  
稍集乃出擊寬片餉耳繼光曰春月農却婦子在田  
令倭得殺良民一人即盡數斬之何足贖失必止性

### 歲大錄

竟勝之此猶其趨台州時賊賊乃食也繼光在軍中  
選部將數人頗已者承蒙並自如出入其剎夜亦不  
知其宿處有同官密令其卒亂入繼光卒中德敬盛  
乳具首級而繼光故令士蒙五色烟囊中腹首級烟  
空之同官卒無有也 穆宗即位虜陷石州東薄呂  
黎焚不守用廷臣議召譚綸及繼光入策繼光上言  
西北兵十倍東南而邊人見虜望風靡者由不議戰  
練兵大練兵之法臣宣試之東南而驗諸將得募  
士二補州縣士三千部將將之合為四營小營五部

立一碑將馬之連衝簡陳訓習一如東南北及平果  
格屠逆北然遂也田足餉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書  
奏部待可否聞者發言盈廷論私語雖先吾古敵矣  
如不入何第嘿弗談雖先曰吾世受養養敵不效其  
惡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焉革無問矣夫亡何論出  
就督撫命雖先總督練兵節制視督府而執政謂太  
阿之柄不假武人易為總理諸將視總理為虛扶心  
輕之倫言其不便於是乃命雖先專任副門而練兵  
之議竟獲雖先復請召向所練而兵備副鎮連牆接

戴大錄

稽故臺翼然壯麗費縣官帑十萬得而考工計大需  
百二十萬又增募而兵二萬偏伍戍之議用車戰如  
俞大猷之法自是虜不敢入犯論功甘肅始遷下士  
遂將未取無律雖先所召南兵至陣而見軍門特立  
於郊適雨甚自朝至日中總干山立軍容蓋壯遠  
人大發繼先故以恭將入關建副總兵再論功最速  
中軍者都督同知克德兵入薊撫總理處名秩如故  
神宗即位用脩薊功遂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  
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雖先所得久缺薊以張居正

善任之居正設有人併收雖先移鎮南粵未幾虜入  
黑峪薊人請亟召還雖先不得相與竭竭頌德而  
況之繼先鎮粵年病免歸而卒年而六十繼先沉  
鬱英毅個儼雄豪有本略起裨較屢遷至大都督佩  
兩印跨制三邊大小數十百戰所嚮以全取勝自急  
海事以來悉天下力獻之東南大約越年十不能易  
倭一而繼先提千餘島合瀾穴泉夷之其能用寡如  
此乃驟立功名為大帥則又吾御眾諸遠大將，不  
過三千人勢不能化有時舉獨繼先能將十數萬人

戴大錄

若一人而肝胆為所遠徧師說小夫利雖先治於身  
若即用以誤敵使懈而陰發我氣驟聞之故其敗倭  
往為勝瑞他將見小勝則小逞大勝則大逞此為兩  
鄉其勝也位、為敗瑞乃繼先治矣蓋自若其勝也  
又為常勝瑞一時海內名將獨俞大猷與同功齊譽  
他帥莫敢望也繼先在浙有紀効新書在薊門有謀  
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之有弟繼美以都督兼事為  
總兵鎮守貴州薊鎮連牆之役繼美為御先諸將官  
是魯倫吳人所謂功名若丘者繼先妻曰王太夫人



子悍姑繼光陰納諸姬得子泰之外舍不使見也卿  
人露諸姬多子狀妻日操白刃以從繼光表甲入寢  
號眺想祖禰乃索刀抱腹痛哭攜他姬子子之而繼  
美之妻悍姑如其嫂然繼光貧時妻市魚三斤之朝  
進首于進尾暮以腹進曰妾仗君芳君良妻吾謹也  
繼光雲提兵出鎮擊賊、輒束虛未娶之妻却勒登  
悍城竟以完

藏大錄

劉顯

劉顯南昌人少甚貧困欲之妻祠自給佛護之入蜀  
中為土人教搜小兒土人入山獵顯為之監時刻知  
其儀有無土人以此累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為將領  
顯為人闊疎無脂韋在蜀中平九流橫江白草松蓋  
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破僚萬人孤身被圍將戰三  
日夜斬僚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未  
嘗一細嘉靖之季顯已歷官為都督矣其時倭犯江  
南者七年不戰而潰顯為禮部侍郎陞金山南兵部

藏大錄

劉顯

尚書張時微徵顯守浦口顯習時微曰賊性貪婪輸  
掠既眾其款已盈今去者已平其在泗州者需之亦  
去耳不如擊之顯曰此不能自如也會巡撫陳文裕  
書辟顯、宋傳往見御史喜為顯具饗會顯曰賊在  
顯不能咽食堵為公滅賊還饗耳即與其家甲驅至  
東安謀之賊道顯授書顯笑曰賊索易我且歸則志  
情可斃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九大半人人係頸伏  
甲同下簡四人半之薄賊艘詔之賊出顯叱三將使  
走以身殿且戰且却賊射中顯馬為跌顯下馬執鐵

賊卒馳頸前類張馬新馳者賊立兩下伏弩發多中  
弩猶扶傷開甲亦休化賊賊引去甲欲逐之類止勿  
逐曰日時矣度夜雷雨謂甲曰我露宿是賊以遠待  
我也乃遠四十里而軍還人持火尾潛涉賊賊  
數驚徹夜不得寐辰明類亦憤號於軍令能殺賊者  
立賞下得三百人命之曰我前拒汝為後効命甲四  
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白賊出  
汝詰命甲六十八人分四部伏兩下曰賊潰汝擊命三  
巨艦積葉泊上沈曰賊賊汝堵虛營石之殺去左之

### 識大錄

浸令數人升后而諜曰復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  
者連斬三五人賊遂不敢復出退謂其魁上起捕冠  
揮社左持刃右執扇登岸而麾賊眾蟻聚天集始兩  
頭車騎過之格者半擬者半矢盡又張其鏡圓類數  
重弗免射之輒墜賊氣稍奪類謂甲曰彼眾我寡不  
先喋其魁眾不搗也一呼突賊至斬前隊二人其將  
鼓下所指麾者自項至踵裂其尸出賊陣獲賊眾披  
靡相怖以同甲四起夫擊之賊大潰遂奔奔其焚類  
追至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以

者不可倖計世倖忘半類身不滿七尺不肯不介著  
一白布單衣中褲如之簡易小丈夫耳及遇敵從兩  
及騰躍起踊力起見刃不見其身淮民自河上觀者  
咸咄咄稱神人云

### 識大錄

楊廷和

公諱廷和字介夫別號石齋蜀之新都人生時有火  
光之瑞甫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十二舉於  
鄉成化戊戌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庚子授檢討弘  
治己酉陞修撰修憲宗實錄丘文莊公為副總裁  
公以纂修兼校正官有大閑係及大章奏名臣傳應  
以屬公草成丘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  
侍讀充經筵講官乙卯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維泰  
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公與王鏊等七人公遷左春坊

識大錄

楊廷和

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己未四月丁祖母葉孺人憂  
辛酉憂服闋復舊職未幾為日講官開經論政孝  
皇重之錫予多踰常禮一日上御膳罷即以御前  
饌頒錫宸翰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慶曆之風焉  
六月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編修通鑑綱  
目節要公為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公手乙丑春主  
會試五月孝宗賓天武宗登極七月以從龍恩  
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為講官有白金  
綵幣帶履之賜十月脩孝宗實錄為副總裁丁

卯陞詹事入內閣知誥勅時劉謝去位嘉瑞劉瑾

用事公侍講延倦以遠小人戒遊逸為言左右詆  
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公遂改南京吏部左侍郎  
命下數日即行瑾使通者伺公將中之反報云楊初  
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上  
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為南京戶  
部尚書上揚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  
明日有勅取公內閣辦事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  
大學士性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與機密其

識大錄

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入景泰天順間故事  
也時逆瑾擅權每摺撫人細故輒成大獄公隨事救  
正之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  
京公曰荒服遠夷易於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  
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於是止令鎮巡官勘報戊辰八  
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明會典成逆瑾怒  
功不自己出乃矯詔撫總裁及纂修官公華係二  
級十月孝宗實錄成優俸如故有幣金乘馬之賜  
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尚書兼武英

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公謂文正公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為寘鑄驅去即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為寘鑄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為寘鑄樹黨即亟請於上行之又擬用仇鉞為將逆瑾云鉞已從寘鑄矣公曰鉞素稱謀勇不韋在亂城中未必從亂朝廷用之豈不憮然思奮亦使寘鑄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鉞果擒寘鑄以效馬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廢子恒

### 識大錄

為中書舍人勅諭廢是年未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為總制公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眾違其議用之竟債事恭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於村中窘甚將自經於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於朝下中錫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始振既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眾數十萬官軍屢敗公意用遼軍勦之眾議未協翰林學士陳齊奏記於公曰內地腹心遠圍四

肢侵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可公行其言而以彭公澤為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可平約房義子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於豹房事發下永獄扶杖之義子黨訴於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廢子姪一人為錦衣世襲千戶公疏辭不允三辭上令吏兵二部會看以開得旨改廢六品文職公又辭不允至三辭上鑒其誠切許之十月勅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

### 識大錄

士癸酉四川流賊鄒本恕廖麻子作亂彭公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畧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作亂彭歎曰石齋真聖人也甲戌正月乾清宮災公請上素衣御左角門下詔罪己令諸司直言時政上納其言公即疏言皇上嗣登大寶十年於茲邇來災異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橫夷

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閭閻霜雨電之非時地震  
天鳴之相繼軍民困苦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  
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 賜策免尤望念 皇  
天付託之重 祖宗剏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早朝  
晏罷深居簡出親 九廟之祭崇 兩宮之養勤日  
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還邊兵革禁市  
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造以節民財  
任正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悅天意可回  
上深悔悟是月寧府陰結近習獻燈於內又欲遣人

### 識大錄

張設公語文書房官曰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擅  
入之所恐有奸謀不可不防尋請優護衛公極諫止  
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還豈可又從其  
請時寧憂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 旨竟從中外  
出焉乙亥正月二十二日留耕少保公卒於家計聞  
旨言輔臣丁憂留用事例該部查看來說公即疏  
言該部自能據禮覆奏 聖明必能以禮處臣但愚  
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候吏  
部查奏輒敢上讀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礼得

音卿春官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重特遵  
先朝故事為國留卿任用宜勉抑內顧私情以副倚  
毗至意八日 上特遣文書房少監泰用宣諭 玉  
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大事多有倚賴先少保喪  
事已令該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礼節哀公再疏  
陳情得 旨再覽奏具志卿迫切至情但內閣重任  
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為念再勿固辭公  
又疏言臣為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  
缺不可優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

### 識大錄

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 旨卿屢乞守制情  
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葬畢即來供職卿弟  
廷儀也著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即中祝塞  
諭祭工部即中王孝忠治堂城輔臣眷注之隆未有  
過之者公既歸 上每臨 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  
有主張八月遣少監泰用齎奉 聖書宣諭并 勅  
四川鎮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云云啟行兩  
月而 詔旨即下到家三月而 勅使又臨枕塊而  
承自天之恩越縞以拜如綸之命悲闕之情雖切涉

站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  
所關喪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為子孔義或少有愆不  
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為口實當太平之  
世襲金革之變札已自內覬人其謂何 上批荅曰  
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勅使守取速來卿宜  
體朕至意即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  
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  
受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還難馳  
道路衰毀之狀亦有覲於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

藏大錄

上鑒其真切乃批荅云卿孝思純至固已終制覽奏  
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先回待卿服闋還  
著鎮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  
喪於家丁丑六月服闋 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珪至  
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公家宣  
聖書公懼時事難為堅不欲起 詔使在門當道守  
候府縣住俸同促就道不獲已始發款都至東河驛  
優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 聖駕出居庸關人  
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路河京師熱威

府部卿寺部署及臺輿校役皆相率出迎自崇文門  
接通州車騎雲擁 上在遙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  
寶鍬羊酒十月入閤疏謝且請 回鑒不報十二月  
與蔣公至居庸請 駕有 旨止之時北狩將歸先  
遣人諭內閣府部各為旗帳迎錢寧來通公首倡公  
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 君尊  
如天敢有瀆獻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 上復遣  
所幸通使張龍來云 朝廷說揚閣老不肯作旗帳  
他忘了往年一遣內臣西遣行人取之思典過他大

藏大錄

臣十陪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  
懼但不敢以非礼事君耳公知道不合遂謝病乞休  
不允再疏又不允三疏辭益切復不允令鴻臚官至  
家催召留之益力 上降手勅曰朕親統六師勦除  
寇虜內閣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絲幣廢子為  
錦衣世襲正千戶公屢疏辭皆不允已卯正月 上  
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  
將軍公曰 皇上親征破虜礼宜稱賀從征將士亦  
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開有總督軍務威

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字樣是以臣率君也豈敢輕易  
擬旨以犯無將之誅即以奏納還中使旋出德勝門  
迎駕大閱張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旨公曰本  
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  
敢獎勵耶銳曰朝廷在教場立待旨而後入公執  
不可銳去復來公曰必欲擬旨須馮清別具奏云前  
大將軍號止獎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  
銳去偕錢寧來泣而言曰朝廷疑銳言之不明又  
令寧來請即擬票公曰此事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

### 讞大錄

執其咎寧回奏言楊廷和堅執不回一上令回閣擬  
旨公與蔣公具疏執奏如前止擬獎勵馮清不及威  
武大將軍一字公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時上  
又欲南巡杖言者舒芬姜龍等於朝公聞之亟出謂  
司札近侍曰為廷和轉言於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  
念忠愛為宗社計也今聞有死於杖下者何以傳  
示天下後世皇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宮之養  
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聖  
駕欲南去遠涉大江應接皆腹裏人不比胡虜易辨

儻有嘉謀潛匿園舟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宗室  
竄伺或偽為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能消息不達噬  
臍無及矣時宸濠逆謀已成入無敢言者公語及此  
聞者竦然明日公與同寅三公伏闕留止三日不得  
命御史蕭淮上言宸濠謀為不軌眾相視無敢言公  
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唯矣  
然反形尚未露先年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陳  
山奏趙興連謀請移兵討之楊溥楊士奇以為不可  
請命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即謝罪獻還護衛不煩

### 讞大錄

兵而解中使以聞上令公撰勅遣太監賴義侍郎  
顏頤壽駙馬崔元任諭宸濠元革遷延不進至浙江  
聞孫都御史燧許副使遠遇害乃奔回上欲親征  
羣小慙慙之意益決公屢疏諫止終不納命司札監  
集百官議於左順門公與同寅三公曰此但當命文  
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昔永樂中北征有皇  
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聖  
駕出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乎明日親征旨徑下  
不能止也兵部請內閣護從又乞載御寶行公曰

戰危事也倉卒草野中易起奸心往時四川賊藍五  
郤老人掘廢印尚且欲與況國器乎即有除拜號令  
亦孰旋行之御寶無所用焉由是御寶不行而梁公  
蔣公獲蹕又明日有中人傳旨欲寫調工兵及王  
府兵空勅公曰土兵反屢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也  
竟不追稿又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軍勅公曰  
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違又誰敢稱威武大  
將軍耶近聞逆濠偽檄方以次攻為名威武大將軍  
是何政令耶假作孽者謂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

### 識大錄

將軍是何人降為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誅戮然後  
興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中使  
覆奏少頃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  
至閣中以阻撓軍機促勅公曰朝廷命臣下行  
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上旨最切今日  
無勅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公曰公等不  
必死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  
年亦不敢異初議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  
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

未幾即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責人也以此  
相待置我於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奉天承  
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為此號耶蕭等知  
不可奪乃去庚辰十一月上還自南征住通州召  
公至行在令擬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公曰宗室  
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以聞而後誅之此  
先朝故事也今於通州行之臣不敢奉命上曰  
先生亦為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朝中大臣多受  
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不

### 識大錄

得主張矣時上疾已篤且無主嗣又深疑左右倖  
臣公知不必再執逆擬旨進焉辛巳三月四日魏  
彬張銳傳旨言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又言  
太醫院用藥無功求革野醫人冀萬一公知上意  
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輩禍福在  
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公曰我輩與聞處之如偷奴  
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次及我輩矣  
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早少監陳嚴  
倉皇來報駕崩矣公即語嚴曰急啟太后取典



藏大錄

長子來繼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公一紙乃太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好不的你每與張銳叫司禮監來看我我有些好歹泰娘一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聞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公讀罷舉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太行皇帝未有後當遵祖訓兄弟及之文急啟皇太后降懿旨太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文武大臣各一人奉迎與長子來即皇帝位於是遣大學士梁公儲

藏大錄

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馬遂擬旨散豹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華皇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俱回本衛命給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一差人回廣東聽候約房番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捕盜賊皆出公獨斷而以先帝末命行之或曰此等事何不少留待嗣君行公曰機會間不容髮時權真人人自危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是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為江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不哭臨公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為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朝臨罷公告蔣公故

蔣公曰連日介於懷者正以此耳公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寧宮安歇叻彬入吉服行札而壽寧侯張鶴齡被勒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璽則大閤俱在公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志未除未為全美魏問其故公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為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不早請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嗣君以憂未免為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

### 戴大錄

曰彬有何罪公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園練營擅改團營為西官廳擅立鎮國府兩犯不一死有餘我在魏曰實然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為辨公曰不須曰獲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其責也公辭色俱厲陳廢贊之曰且收得在嗣君或寬宥之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銳曰何故太急公曰此事間不容髮願可緩即擬旨奏太后與蔣公候於閣中久未

下公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矣蔣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右順門者久之陳巖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札畢張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為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之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迫者至縛之時久早遂兩城中譁聲雷動為之搖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叻為穩也

### 戴大錄

頃之李瑞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恕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安三門袁甲聚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公先以計安之後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猶未可知也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嗣君至行殿召公及府部大臣宣諭三上箋乃允五鼓由正陽門入議以明日大昕即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公承虛席總已內外晏然十六載弊政嘉人皆擬於即位詔除之公日夜殫盡心

識大錄

力草置函中公侍行殿蔣公先歸閣中整理文書  
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番僧寫亦虎仙教事  
公別書密藏之不敢露草蔣至公家諭家童取去人  
莫知何文書也蔡明時進稿請 嗣君批紅出方鳴  
誠是日尚辰文書官來言欲去閣切中人者數條公  
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 朝  
廷不從今 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 大行多  
矣即此廷和便當去今日拜賀 新天子明日即跪  
奉天門前乞休且問 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

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毛二公皆力言之文書房官  
知不可乃持回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公與三公亟  
趨華蓋殿後往來玉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  
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來相見語之曰王去萬一誤  
事我輩且有說或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公曰  
自古人君即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  
之耳目今日若無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  
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奏批紅出改  
明年為嘉靖元年 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

識大錄

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真 天子也 上召公及  
蔣毛二公見於文華殿公曰 陛下順天應人為天  
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雨澤隨降一登 寶位天日  
開明可做 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 天法 祖修  
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政永建太平之業 上曰  
先生每說的是 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  
劾內臣武臣亂政公擬 旨及下獄明日劾文臣王  
瓊等二十餘人公擬 旨俱令致仕 上不可下內  
閣改擬言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安等俱擬

下獄文臣亦有朋黨亂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  
公曰文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  
退則衙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 朝廷移居豹  
房新寺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本中絕也中使  
曰王瓊先在兵部頭戴瓜刺身著帖裏親至豹房與  
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公曰此事外人都未知於是  
擬瓊冠帶閑住不可乃擬為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  
之獄瓊危迫甚据撫誣奏葉公引嫌迴避將有庇之  
者 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為救解時大旱瓊

既下獄兩隨降御史李猷等奏比之烹桑弘羊云二十八日召公及蔣毛二公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張佐傳諭上意欲公發王璦黨宸濠事公曰外廷自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校也蓋璦朋黨逆罪惡昭彰至如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因入豹房交結錢寧而臺諫章疏俱從改擬皆朝臣所共知者公故云然二十九日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每為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賜茶而退自戚化以來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

### 識大錄

臣下建議未能裁省劉忠宣公受知孝皇上賓太監寧瑄奏止之東山以此怨謗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冒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足數至京亦不能支公深憂之上即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固計雖紆而大

怨叢集為之謠曰終日想一出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騰之也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刀恐喝於道上者上聞之令兵部撥官軍百人護公入朝名隨朝軍時上在諒閣居文華殿公疏言陛下嗣登大寶一月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覓書寫字為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多暇敢請日講祖訓一二條臣等躬候便殿直說大義以為聖學萬一之助上嘉而行之元年壬午三月上升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

### 識大錄

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上批荅不允三疏四疏上批荅教百言益切公知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上溫旨極褒美留之會史道閻宏曹嘉恕公乃扶同誣奏公又力懇求退上日遣中使促公出札意優隆不得亟去而大體議起公首執議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司禮太監奉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公執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是後所言

多不合矣自是左右構益甚甲申正月已休再疏  
上遂允之公歸絕口不及時事日與親戚故人行田  
野話桑麻倡和為樂泊如也戊子朝廷下勅諭云  
楊廷和謬主濮議指示札官為罪之魁革職為民公  
聞之怡然已丑六月公夢天門開二幡委地若神衛  
相迎者顏色溫粹若平時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公  
以有大志而兆亦非常嘗夢天門開見緯撰題曰際  
昌辰在童州時勲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宏深声  
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而不為章句文辭

### 藏大錄

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意甚焉至於  
身所未經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賓楚偶  
語時罔不究心意欲設施之耳錢寧氣焰薰灼一時  
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公門又令張龍輩請必往  
公曰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竟不往公丁憂  
歸寧餽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身臂有瘤形  
類蜥蜴張永章校緝得之曰此龍形也將感眾校尉  
輩皆陞錦衣官而永自欲封伯旨徑下公曰自古  
內臣封爵如五侯童貫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

絕無也誰能為此赤族事耶永曰劉馬兒太監封侯  
何謂無也眾無言公曰劉馬兒族人有功受封非其  
身也其墓誌在岳蒙泉文集即命中書參議轉稿來  
手揭示之永乃止責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以濟  
物為心卿有涸田萬畝公視其水利鑿渠灌溉鄉人  
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一成而職至  
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老夫  
不知即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西凡  
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平生建白有題奏錄辭

### 藏大錄

謝錄視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子四人  
慎辛未狀元官修撰議札得罪編戍雲南惇於未進  
士兵部職方主事恒承廢錄為中書舍人陞大理寺  
副悅舉人初卒之時以庶人礼葬穆宗即位糾道  
章奏公大節無虧應得卹典上允其議贈官太保  
諡文忠命中書舍人散汝止治墓  
逸史劉氏曰公立身正直忠厚在武廟時隨事匡  
救備竭誠惻不附權倖若止獲衛諫巡幸絕緣帳之  
供不寫底武大將軍勅誓以死持聞父訃連章乞歸

終制朝廷勉留再肆不能奪其情可謂忠孝大節矣  
及危疑之際計擒逆彬定策迎立不動声色而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豈非社稷臣乎竟以議礼竄逐雖挫  
辱過甚其於舊君之仁要不失為正道也

識大錄

劉忠

劉公諱忠字司直號亭河南陳留人父達由舉人官  
國子博士公任平定州訓導時夢芝生左膝上生公  
於學舍州人為夢芝卷紀之公少聰穎遇人明朱氏  
詩弱冠舉於鄉登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  
院編修弘治庚戌充會試同考修 憲宗實錄成陞  
侍講 孝宗朝充經筵講官兼侍 皇太子講讀辛  
酉主南京鄉試九年俸滿陞侍讀學士 武宗嗣位  
以東宮講讀勞陞學士時近習導 上盤遊漸陳政

識大錄

劉忠

紀公即疏陳崇聖德戒遊逸數事語極剴切又因  
經筵勸 上恪遵祖憲戒狎近小日親朝政或勸公  
少諱公曰益吾職耳因是 上不悅近貴亦憚之不  
自安遂欲用公南京以遠之遂推公為南京禮部侍  
郎未幾陞尚書奏減江南曆紙價銀歲數千兩以蘇  
民困尋改南京吏部尚書毅然以董正百司自任留  
都官屬素便安閒動稱吏隱公乃以勤惰驗其理事  
以清濁律其檢身考語直書不少假借一時官屬惕  
然欽戴率守規箴當六年考察照留允當雖有席勢

恃援無一倖免者查華江南假吏千餘人 上召至京有向用意瑾見公氣岸知不可招式瑾誅始被推以尚書兼文淵大學士恭預机務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兼武英殿大學士 賜玉帶蟒袍充 國史總裁知經筵事辛未 命主考天下會試衆稱公明中官永初用事公卿趨附公守正不往見永使其黨廖鵬來謁待如僕御有餽拒之臨政動以遵成憲遇賈緣為要每持正論不少顧忌同事者漸弗堪而廷貴亦欲公速去公見時事齟齬憤懣日切屢疏乞休 上

### 識大錄

不允乃以省墓請假 詔許乘傳歸 復上疏辭始得 旨致仕居家杜門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札詭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為龔鄙不知者且以為簡傲公賦性剛介志識宏遠公私理欲界限別白極嚴而好惡取舍毫釐不苟惡奔競趨附輩若將浼己冰蘖之操始終一節嫉惡雖過嚴而與善未嘗不厚處世雖寡合而義交惟恐不廣事二親生隆孝養殽殽哀誠處家嚴而有法應門止一二童推每出必俟薪水入嚴鋪而行在南都數年不通書

上都秉政時拒賁近饒遠一日有金幣數具伺門公不覺怒叱扛僕懼而趨或仆盤具品物委於街巷或謂太過公則曰苞苴盛行時似不可不如此也公閱廷試卷於東閣一達宦非讀卷者入公怒書侍胥不報其人出方已或亦謂太過余則曰請囑公行時似亦不可不如此也其風裁方正嚴毅若使得行其志士風世道當何如也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榆柳百餘株繼又於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

### 識大錄

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 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嘗諭其子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為諫文詩輒蓋無實德而務虛名予所深耻也 世宗入繼大統西遣行人存問及卒贈太保諡文肅壽七十二 逸史劉氏曰公廉潔有守不苟取予端方持正風裁肅然乃以不肯埒阿苟容卒為同列所擠贊理未兩月而去使正氣不得見于實政亦國家之不幸也

梁儲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  
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  
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  
侍講與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  
順天鄉試優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  
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還翰林  
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春 詔教庶吉士與修

識大錄

梁儲

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  
侍郎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 詔纂修  
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為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  
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  
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去  
之乃指摘會典訛繆敗為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後尚  
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招媒媒孽而御史王濬遂  
請典刑公給事田賦公門人也亦請沒公賞以代天  
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

色不動愾有 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

年謹敗 詔優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  
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  
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歷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  
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至會  
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  
殿大學士先是楊廷和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  
于 武宗勅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家督促上道  
廷和至儲避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之將幸宣大

識大錄

也中外洵、莫敢先發儲與學士毛紀泣諫於左順  
門內既而毛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泰王  
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發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  
皆助為之請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  
不可 武皇帝曰朕念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  
和當草制曰若遂草制昇地泰藩恐貽後虞執不草  
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冕亦繼引  
疾 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  
祖高皇帝若令曰此地不界藩封非客也念此土廣



且饒藩封得之多富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  
不利宗社今王靖新懸為朕念親、其界地于王、  
得地宜益謀毋收聚奸人毋多富士馬聽狂人勸為  
不軌震及邊方危代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不可  
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  
虞其勿與同天之力決於教訓俾矣哉已卯 武皇  
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  
軍勅大學士楊建和蔣冕復稱疾不出 武皇帝御  
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 帝震怒手劍主

### 識大錄

曰不草勅蓋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  
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礼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武  
皇帝廼察其誠歎擲劍起不促草勅矣時禮部尚書  
李遼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  
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 皇  
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  
矣王璉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  
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兼給 誥命襲贈

賜撫禮部會江西兵變 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  
至南都凡七請回 臺不報時且郊儲與冕奏曰南  
都郊 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太宗皇  
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 武皇帝乃不郊又  
有遊吳適楚之念儲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郊  
至面汗浹背 武皇帝達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命  
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  
宸濠未及時凡所覬皆有記籍濠誅後聞籍唯厚齊  
梁公晉溪王公無受覬廐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

### 識大錄

先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  
塋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 武廟固留遣官為治  
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群公同受遺命策 世  
廟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冕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後  
申前請既而言官聯疏勅公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  
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  
去而已終不肯辦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辦公終不  
辦而勅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  
齋揚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事蓋舊例凡

閣下當制擬告人親署銜若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  
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上始可其奏  
賜勅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給廩歲致與隸降  
勅褒之有曰張九齡之忠盡而不究其用崔與之  
風采而不久於朝以卿視之可謂兼美既歸上疏稱  
謝與親舊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韋布士不事家產  
以遺子孫初號厚齋鄉人咸以厚翁稱之晚更號鬱  
洲上念定策扈迎之功未錄廢子世襲錦衣衛指  
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鈞甫尚寶司丞儲

### 識大錄

疏陳謝且謂將有言以裨聖政溫旨慰問勉其益  
言儲教重慎默平生和氣謙德雅量大度不矜功不  
伐善堅忍不言人過失輕財周急不可殫述人無賢  
愚披容接者輒治具款飲莫不感悅立朝四十餘年  
議論每持忠厚若不出口且不為矯亢故群邪用事  
從容其間若履坦途卒年七十有七時揚一清在內  
閣親奉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上聞諭  
發九壇贈太師謚文康  
逸史劉氏曰公沈重博雅接人和易當群邪用事從

容其間若履坦途雖言不與忤實陰能扶持正直至  
於不草泰府乞地威武自稱之詔厥績偉矣而定策  
建儲即宸濠江彬之謀皆毅然不受卒迎世宗成  
中興之治尤不世大功也當時忌之者至詆以厚積  
及身沒之後子孫不免窮餓公議安在哉

### 識大錄

費宏

費宏字子充號鵞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  
珣起卿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參議號復庵復庵  
官遊于外而五峰暨弟順庵與遂生家政公生而秀  
異與李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亢吾宗者必二  
子也攜入京躬課督之癸卯而冠遂與雪峰同領鄉  
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為  
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為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  
為廷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初公之上春官也復庵

藏大錄

費宏

方以邨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公曰汝脫下第毋  
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公訊曰伯父何以知  
宏不第今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  
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  
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免之至是果然歲八月  
寓廟上賓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 皇太  
子出學青宮首改左春坊左贊善 武廟嗣服擢太  
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連左  
侍郎時逆瑾竊柄交輔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

登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增其數

公謂求賢 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令科始聽之  
侯後復舊 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  
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授考者  
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公於食  
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  
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諸托者皆絕跡辛未十  
二月奉 旨燕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  
進戶部尚書兼銜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

藏大錄

公執不可有同列嫉公而覬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  
傳旨詰責公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  
林編脩家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禁樓一  
區日課諸子會群從有與鄉人為仇者赴愬會城濠  
知之招仇家人令招撫入奏欲以聳動 上意奈入  
下都察院時大司馬 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  
既駭服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囑群兒嘯聚奸細  
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公恐避處縣城已  
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繼及副使許達發兵反

隨遣數十騎趙信圖公過進賢為縣令劉源清所斬  
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  
民表等皆率兵往公為贊畫方略遣人問道致書於  
王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  
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案當護衛之再請也  
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問道獻  
策又急勤王之義適年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  
降勅起公而家亦召用公具疏辭溫旨褒荅有卿輔  
導先帝累效忠謀遣護去官與論推重新政之初

### 識大錄

特並召用等語尋復遣行人趙璵再捧勅達公行公  
乃促裝以十月末旬抵京上慰勞再三賜以酒饌  
勅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公疏辭新秩不允越月賜  
蟒衣三襲玉帶一束又以資畫平逆濠功加厚廢前  
所得誥命之燬於火者皆賜重給且有溫者褒荅焉  
壬午春上視太學謁見先師孔子侍行親耕籍田  
在九推之列三月以恭上四宮徽號恩得贈及三代  
又以登極翊戴功加恩內閣諸公皆伯爵公廕一子  
為錦衣衛指揮使累疏具辭得旨改為正千戶又辭

又得旨改廢從七品文職一人然公終謝不敢受五  
月以知經筵事又賜玉帶襲衣冬末四月一品滿三  
載又荷寶鑑羊酒之賜是歲淮陽大水山東河南旱  
且蝗公條上救荒數十事上嘉納俾所司施行戶  
部以各省逋賦甚多請自弘治元年以後逋者皆如  
數徵之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  
太僕馬匹頗富其寄養於畿郡列縣者大為民累而  
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  
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

### 識大錄

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公議以  
外衛軍士終歲勤動竭力以供京軍今腳價有餘自  
宜分給諸卒以蘇其困皆從之甲申五月進吏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時大札未定上心未安而諸公  
相繼去位公亦有去志矣第以受國厚恩未忍遽去  
諸凡委曲調護上心漸安縉紳倚之無恐而大札  
亦徐以定七月獻皇帝神主至自安陸奉命同惠  
安伯張公偉駙馬都尉鄒公景和往迎於定興八月  
大同卒叛趙恭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

洵議者欲遣將出帥大舉以討之公曰交出於敵不  
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  
命損威傷重實多矣其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  
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  
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  
事責之有成算矣顧在廷之議紛々不一上乃遣  
戶部侍郎胡瓚提督京達官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  
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畧盈而瓚欲稍振軍威又  
飛檄欽有事大同鎮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圍勇將

### 識大錄

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進勇至其家  
獲免衆因顧命某為帥衆議不可公曰莫若姑聽之  
而曰責其擒賊及命下某果奮擒勇者幾百人  
誅之鎮城以安乙酉郊祀賜大紅蟒衣一襲世廟  
規制公之規畫為多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  
太師餘秩如故賜宴禮部時弟某從子懋中皆翰林  
編修預史事某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賜衣及宴如  
之金帛有差蓋一時之盛云丙戌二月上以御製  
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和賜純白玉帶一束

大紅蟒衣一襲白金五十兩自是日有聖製皆命  
公和之六月十二日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是日  
大雨上御平臺召對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  
門而入時以為榮獻皇帝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  
華蓋殿大學士是月又賜御製律詩一章七月  
御製教一歲成頒賜諸大臣又賜獻皇帝御書大  
字四幅是年累以疾辭不允溫旨褒答丁亥二月疾  
再作辭益力上察公志決去遂允之令馳驛以還  
時公子懋賢已登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因疏

### 識大錄

乞歸侍養疾上并允之且令瘞日照舊作養思至  
渥也既而懋賢家居數年則又促之行曰吾受國厚  
恩莫能報稱未究之志其在汝哉懋賢行勉以忠孝自  
勵居常焚香祝天以早生皇嗣為願癸巳八月  
皇嗣生公聞之喜躍不自勝馳疏入賀荷溫旨褒  
答御嘗大早里人構雨無驗公虔誠具禱輒得雨如  
澍人皆異之乙未四月忽有旨起用且遣行人王獻  
芝捧勅促公行時方溽暑或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  
宜先具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於進取

者哉顧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遜讓之虛名忘事君之大義哉遂於六月朔日冒暑以行至中途具疏謝恩溫旨褒答有卿可兼程早來朕宁俟卿見等語七月至京未及陞見翼日即荷御劄咨訪政事達中使勞問賜以上尊珍饌恩數逾前八月既陞見入閣供職午後召見文華殿右室賜銀圍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又白金五十兩大紅織金麒麟紗衣一襲且諭之若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猶康健凡百宜尽心輔

### 識大錄

導以稱朕懷公稽首謝自是日承顧問御書稠疊且教命代祀先師孔子帝社帝稷及時享捧主廟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構諸別殿每至一所必駐輦顧問天顏和粹溫旨綢繆拳於大臣之進退朝政之得失皆天下大計也抵暮始出賜公感激知遇矢竭報稱第以累月積勞脾疾復作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十月以陪祀歸一夕奄逝訃聞贈太保諡文憲年六十有八公性孝友少以宦游未得侍二親養為歎及得告侍養累年不忍別其父五峯公強之行乃遂

謀迎養京邸五峯公以身為家督未果行無何余夫人且卒公南奔逾年而五峯公又卒公以操不逮養自是生辰忌日輒倍悲痛如初喪然與弟完處怡然可風雅尚儉約自入仕來食無兼味衣自命服外純綺罕御然於施仁養義事則豁然為之不少靳先代諸墓舊以族人分掌而逸主之間有貧莫克奉者公慨然出田輸其入每歲合族而祭以其餘贍族之貧者遂著為家規世殖農然歲歉即減租或有逋負即焚其券不復問嘗至濟寧見有旅櫬在舟遭覆溺

### 識大錄

者厚資之以俾其歸少喜績文晚乃謝却惟齋居養靜以現元化所著第有慚漫錄若干卷藏於家逸史劉氏曰公恭慎謹抑明習國典故事能持重得大體而削平群盜尤不為宸濠所傾且受知主上緝舊輔元臣三入政府罷秩最渥崇恩滿門自處益下故能以功名終可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矣

新貴

新公諱貴字充道 鎮江丹陽人始其父瑜為温州經歷年踰五十無子其母范夫人憂之陰為置婢於側室溫州見之驚曰是何為者吾老矣何可復累人至遣歸其家俄而范夫人就館生公於溫州之官舍少長穎悟捷出弘治己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一甲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丙辰皇太子將出閣講學詔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特慎翰林舊學多不預戶部尚書佖公以公名上遂兼司

識大錄

新貴

經局校書未數日也宮僚環侍 皇太子獨指公問左右曰非靳先生耶固以目屬之 孝廟幸講所尤加獎異有文綺玳瑁之賜又進春坊中允會典成進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侍講公每侍講進教奏雍容儀現修律 武宗登極公以舊學進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充日講是歲范夫人卒京邸給歸治葬服闋還職尋掌翰林院事進禮部侍郎時逆瑾擅政常曰事誠公密書京官殿最以進公不從衡之時翰林多外遷公亦左遷為光祿卿已乃復舊政吏部又進

兼翰林院學士管轄勅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又進禮部尚書甲戌遂進文淵閣大學士恭預机務已

又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在內閣屬時多事居常色憂不滿容與少傅楊公等同心輔政時 上講武禁中視朝稀晚相與上言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官闈之禁以備不虞儲嗣未定海內寒心中外無敢言者又相與勸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係海內人心竣皇子誕育仍歸藩邸皆人所難言者丁丑 上以郊祀畢將遂回南海子

識大錄

公時卧病即上疏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飢饉荐臻四方多儆 奎輿豈可輕動遂乞告 詔遣御醫視疾中使存問又上疏乞致仕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 詔以屬公曰吾儕所以報國者在於勤疾以往事竣復三上疏乞去 上以公忠勤體國方堪倚重 詔慰留公詞益切乃許之賜勅給駟以歸有月給祿米與免且廢子懋仁為中書舍人公雖得謝而憂世之心不釋居常色邑不解頰人莫測其所以越二年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未葬

武宗南巡還師過江幸其第臨其喪撫棺嗟悼者久之世宗入繼大統計聞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僖達進士朱執治葬事在翰林時同考會試主考順天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造就為多西夏賊平賜賀功碑一尋又賜麒麟斗牛服玉帶罪人家屬蟒衣三襲及歸又賜襲衣白金楮幣公豐夷溫粹可望而親平居端默臨事則侃侃無所避為文根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華靡教人必先經學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虞廷相傳心法也嘗

識大錄

典試崇雅黜浮力變士習家居斥去絢綺侈麗之物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色養無違居喪致毀而動遵儀札自袒括至梓擇皆有儀注以為後式晚以故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置祭田登器作惇叙堂以合族輩去近世焚楮之弊其好古力行如此

遷史劉氏曰公謹然過慎不肯先人譏恭能讓事成不居故逆璫有以原其心僚案無以疑其迹卒能身全名完以終聲譽可謂當時度勢不失其已矣書曰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信哉

識大錄



楊一清

楊公一清字應寧號遠菴先世雲南安寧州州有石  
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數時入稱為石  
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任廣東化州同知  
生公於化州署中天順庚辰父致仕携公便道訪前  
母劉氏家於已陵公甫八九歲穎悟絕倫經書一覽  
不忘文義一經指授即能成章時岳州同知胡公昇  
大奇之薦於湖藩當道遂以奇童薦入翰林讀中秘  
書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年十

識大錄

楊一清

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壬  
辰登進士癸巳以父艱解官訪姊氏於丹徒會公甫  
室改氏縉卒貧窶不仕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初授  
中書舍人公年已壯未有子奉母命請於朝歸雲南  
會宗族以堂兄績次子紹芳為家嗣楊氏為鎮江人  
自此始出為山西提學食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丁  
母張夫人憂服闋改陝西提學副使入為太常少卿  
謂郡人曰吾在陝得三三康海呂柟馬理後果為天  
下聞人連魁狀元者二還南京太常卿用薦陞左副

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浚求利弊條陳機

宜累十餘疏詔皆擬行恭利大興而馬大蕃盛三邊  
仰給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  
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為巡撫兼經畧邊務勅下  
公即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勅罷總兵武安侯  
及守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  
抑鎮守太監支應歲省數千兩創城平虜紅古二處  
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  
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

識大錄

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  
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  
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  
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先  
是已聚城中人裹糗乘城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  
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擊衆北走公發平涼時道無行  
人聞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類正德改  
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分命公總制全陝三邊  
軍馬仍兼督馬政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

由以入公事官屬沿邊巡視處方略上疏極陳戡守  
之策修繕牆壁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  
寧夏以安內附整飭寧州以遏外侮又謂河套即古  
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歲省億萬  
上可其奏公以三月興工築邊牆刻期奏績時劉瑾  
有寵於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例修邊事  
宜極有端緒朝守俞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  
批羅遜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又連詔獄首相長沙  
李公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嘉惠所向無敢違者六

### 識大錄

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故有乞骸骨去者中以死  
禍相連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指危亂之  
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  
化王反寧夏命廷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  
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事寧夏甘肅  
各處軍務協同討賊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  
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  
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伴若不知繞入陝  
果果聞仇越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內變

事公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  
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  
其耳目安從得聞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  
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袖出二奏  
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  
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說言諸屏人  
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  
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  
公頃首請上即時召瑾抄其兵器請上登城驗

### 識大錄

之如無反狀殺奴餒狗又頓首涕哭上必怒瑾瑾  
誅柄用公益燭所為呂強張永業暨公千載三人耳  
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  
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  
至瑾姓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  
入侍瑾未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  
瑾下獄時上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絕不  
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懣聲  
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衆但知瑾之誅為張永所

發不知永先受算於公者已如此矣上知公才望  
傲為戶部尚書改吏部點邪佑正起廢拔幽國是復  
定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  
成山東盜日熾公條陳戢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  
檄諸鎮施行渠魁剿七屯兵近畿要朝廷宥罪廷議  
特從之公獨執不可中原百姓敢稱兵扇亂罪在不  
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七年羣盜平太監谷大用  
陸閏獻累功加陞弟姪詔從進封伯爵公疏謂三等  
之爵必開疆拓土創平僭亂始得之今以赤子弄兵

### 識大錄

調發官軍合諸將之力久乃成功遽加封爵非美事  
也不報乾清宮災公自劾罷點會詔求直言公上疏  
謂祖宗之時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晏而  
始出四時廟享必親蒞祀事今但聞遣官行禮朝退  
深居禁中夜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所至於佛  
氏本異端番僧又非類今皆置之左右沿邊宿兵本  
為禦戎禦兵內討暫出權宜今調遣伍以輪操視禁  
旅為無用皆於成法有干疏入上達官慰留乙亥  
閏四月詔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因辭不允

上時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  
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盜竊發奈何疏入上大  
驚遣官釋諭公以時事多艱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  
劾曰近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頽用舍違宜官府異體  
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  
能除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諛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  
以搖國是禁廷雜介曹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  
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  
報無虛月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是忒未聞修改

### 識大錄

臣職在論思參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莫施承德弼  
違難免杆格有所論說既多不行有所擬議或從中  
改九卿執奏不能贊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正  
額擢升不能救邪說橫行不能止冒輔導虛名無幹  
旋實效去年內閣缺人誤蒙超格簡用然言無所采  
力無所施徒使速心度時覲顏在位將安用之伏乞  
早賜罷歸又不允越數日移疾堅臥連上四疏上  
乃勅允累數百言極盡褒美之義月來人夫適於常  
例初公論列多中近律錢軍衛之選與優人減賢密

遠不根之言族罷黜生員朱大用具奏矯詔下吏部  
上遂不問而公得謝政歸矣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宴  
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事上幸江浙者公從容婉諫  
不果行世宗即位論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  
起用特先遣官齎勅存問嘉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  
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  
都御史即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陞  
兄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  
傅御製詩一章賜公獻皇帝實錄成加兼太子太

### 識大錄

師謹身殿大學士提督三邊王憲報捷謂公前年經  
畫有素勅加特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廢一子  
錦衣衛百戶世襲上以張錦奏還頭陵陵事諭一  
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聚無  
故舉還恐有他虞況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  
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言壞不可也乃不果還初張  
孚敬挂蓍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既  
去霍輅乃上疏疑一清上疑之遂再疏乞歸上  
乃俞允命馳驛去又遣中使齎賜白金五十兩蟒衣

四表賈公行日朝士大夫祖送者冠蓋擁道大學衍  
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先生去去公名氏  
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是書實榮於揚一清又嘗  
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及遣官齎賞金帛於  
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軫念曰朕誤拔揚  
一清歸矣若彼在能無決乎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  
合謀誣謂張永弟容所侵剋之金持慶公壽又於奏  
詞外謂公作墓誌受容金帛若于文致坐罪舊例刑  
部擬具必重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使徑奏報

### 識大錄

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使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  
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金尋亦罷追  
衆謂當進辦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辨哉飲  
酒奕奕如故公賦性燥熱又多飲醇酒故每病熱毒  
至六月終疽發如泄瀉越數日卒卒之期夜四鼓矣  
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  
惚見公與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  
將何之公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過公如故天明方  
聞公歿矣後得白還公官贈太保諡文襄公學博才

雄應變濟務幹旋事勢調停機宜人所不及尤曉暢  
遘事熟諳軍旅總制歲久得士卒懽房閑公至謂曰  
公已回矣今云復來將無偽傳公召虜人來果見非  
偽又相率遁去其威信之著自有國以來未之前聞  
也羽檄旁午頃刻應上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  
筆聽受甲乙為次口拈執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  
事各殊略無銛亂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  
也好汲引人一時才俊無間識不識皆使通達人或  
嘗已頗薦揚之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請官

### 藏夫錄

公疏救在內閣時御史孟洋劾內閣請官公疏救陝  
西雲南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瑛劉天和王廷  
相逮下獄公又一疏救其存心行己光明俊偉類  
如此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  
倒置之際而有密制光逆之謀堂堂乎大臣哉  
逸史劉氏曰嘗尚論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  
評唐相業者未可以足為低昂韓魏公有王蓋司馬  
溫公無恭其評宋相業者未可以足較優劣顧視其  
所存所樹何如耳石淙先生督陝大有造績而去瑾

一事尤為千古所難議者不多其長才遠畧詎以受  
金豈知所以論先生哉先生間嘗受人是珠一斗矣  
值諸邊將謁留侍左右詢邊事隨出所受珠分勞之  
立盡知交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為  
常蓋以天下財為天下用而不為私蓄即比於一介  
不取可也又奚足為先生累乎

### 藏夫錄

蔣見

蔣公見字敬之金州人也十四舉省解第一又十載  
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左中允久之遷左  
諭德修會典記授翰林侍講學士遷少詹事權吏部  
左侍郎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兼文淵閣大學士  
見清謹有識度自其未拜日人雅已望之及武廟  
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見時病在  
告滿三月乃上書力陳諫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  
臣子所過諸侯王儻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責

識大錄

蔣見

之且 睿皇帝素羣臣陷虜非為逃幸也六軍私屬  
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 上以卑屬宿衛之兵經  
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  
不報久之如太子太傅從 上幸南都還進少傳戶  
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 上崩與少師楊廷和同心  
靖難迎 世廟於興國詔褒賞封伯爵見固辭久之  
乃聽發未竟上疏論災異及禮儀 聖諭令見撰勅  
是官織造見以南直隸災傷重大具題請止至是已  
久不進稿 上命司禮監促之且謂見忤慢見引罪

得旨宥之尋乞休不見五月再乞致仕 上責見率  
大禮災異為由歸咎於 上有負重托遂准致仕還  
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人稱其清謹得大臣體  
遠史劉氏曰公以清謹自守之人當 武廟游巡之  
日既未聞有所匡救及 肅皇帝繼立復不能抗言  
建白只以持正樹望雖不失為長厚君子然於大臣  
以身殉國之義實有不侔矣

識大錄

毛紀

公姓毛氏諱紀字維之世為東萊掖人父敏舉鄉薦  
教授抗郡學公幼時侍父於抗篤志力學弱冠舉丙  
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第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授  
檢討同考丙辰會試陞修撰克經進講官遷侍東宮  
講讀賜五品服修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賜給驛歸  
省再同考乙丑會試武廟即位進左春坊諭德兼  
侍講賜金帶丁父艱服闋值逆瑾竊政削其春坊銜  
孝廟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充日講官尋陞學士擢戶

識大錄

毛紀

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丁母艱服闋改吏部左侍郎  
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賜玉帶時遣使西域齎香  
供公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祖宗朝雖許入  
貢賜法王國師名號特以羈縻番衆今不為遠慮而  
已齎供燭之失天朝體又以儲嗣未建疏乞早定大  
計以學士司誥勅仍掌府事賜麒麟服蟒衣珠環紫  
帶等物於是勅東閣大學士入閣供事隨加太子  
太保吏部閣大學士賜蟒衣斗牛服錢寧等數事  
上巡幸會逆滾之亂倡親征議上御文華殿室內

閣九卿科道官於左順門傳旨促令撰親征詔公等

力言不可免寇伏地泣諸司皆泣上諭各官退後  
降手勅數出師自稱威武之號公奏言人君為天下  
主不宜自貶下同臣庶三載考滿加少保武英殿大  
學士車駕幸宣大駐蹕居庸公力疏請還未幾卒  
以征濠嶺南幸公等奉勅居守憂勤備至懇請回鑾  
章數十上武皇憂篤公等密疏請於昭聖皇太后  
后決策奉迎世宗入承大統於時逆彬祀京營邊  
軍夜歸衣官校威焰特盛揭機巨測從密請懿旨

識大錄

先擒彬黨令遼軍官校各散歸中外始安嘉靖元  
年開經進勅同知經廷事纂修武宗實錄命克總  
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上念定策功勅封公等伯  
爵疏辭改廢錦衣一職世襲又改廢文職五品上  
引前代漢文加封平勃等功及我成祖封尚書茹  
瑋故事保勉承恩命皆力辭免六載考滿改吏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上召公等至平臺議廟號稱謂  
衆久不決公以疾面陳乞退上知其志決疏入乃  
允致仕命有司給月米夫役陞辭賜白金珠幣寶鈔

公既歸臺諫累疏奏請起用山東撫按官奉公年登八十詔賜羊酒存問仍加給夫朱券數甲辰公仲子渠太僕君以公年高乞假歸省居無何而公訃至矣年八十有三賜祭葬贈太保諡文簡

遠史劉氏曰公嘗武廟南巡時奉勅居守憂動情至靜以鎮之及受遺詔定策迎世宗入繼大統密散邊軍潛誅彬賊遂使人心不惑朝野相安倘所謂社稷臣耶而器宇凝重守正不阿歷事四朝始終一節誠可為大臣風矣

### 藏大錄

#### 宋宗事

宋公諱宗字仲德世家石首公少雋異有大志成化癸卯與弟宗堯同舉於鄉弘治庚戌登進士辛亥恭錄與獻皇帝初分封安陸之國遷克長史公勵精奉公夙夜匪懈獻皇慶得賢相身倚重馬事無大小悉裁決嘗降溫旨云宋長交厚內方外正學篤行懿德長者也公見信任鞠躬盡瘁薨葬我奸布德與利衛從有強取民財者公廉之不少貸由是府中憚公廉肅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舉手加額德公者載

### 藏大錄

道蒙民萬世傑等緣王庄疆界結訟教衆不能直致鳩衆張幟不逞撫按莫敢誰何推公剛正明決足以懷服俾從按馬公平騎詣之舉正其界翕然受命癸丑陞正四品俸級于己獻皇奏公歷任既久輔導以正宜加陞擢用勵忠勤孝皇帝嘉悅授正三品進階通議大夫正德己亥獻皇復表公清謹有年政事練達武皇帝賜旨勞之進江西按察使終仍舊輔導辛己世廟入繼公色從至良鄉上覽禮部具儀謂公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公



曰主上聰明仁孝實天啟之也。雖次京城行殿輔臣楊廷和、周請上由東安門入。公曰：「今上繼序即帝位，可復行藩王禮耶？」因正色厲聲呼聞大明中門入。登大寶，公翊贊新政，益效靖恭。凡所建白悉為國家無窮之基。四月二十二日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先武皇帝時，內豎乘逆，瑾、烈縱恣，不敢公言。請裁抑，止給使禁閹，不得預政事。典兵柄，錄是閹尹屏縮朝綱。肅清五月，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賜蟒衣三玉帶，二綬為元老而不名公。

### 識大錄

素剛正清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門者。八月，上簡儒臣備日講。公預知經筵，教陳墳典，明史則功。上法聽為之改容，因致賜公奴婢各六人。初，公為長史時，中酒晝寢，偶夢一美姬扶床臨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公驚覺，尋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官。至是，公所愛賜婢李姬預焉。則昔夢中人也。薦紳聞之，皆嘆定數之不可移。如此，系荷璽寶絲幣之賜，不可悉紀。九月朔，遘疾。上命御醫診視，中官臨問病。

華上疏致還所賜奴婢，不從。公遺命各放寧家，寢疾七日，公竟不起。卒年六十，有九與論，惜焉。訃聞，上遣行人舁觀南還，諭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榮襄。還史劉氏曰：「公以清謹歷事，興獻藩邸已有賢相之慶，乃危從世廟入繼，翊贊復多憂，登揆席，首議裁抑內豎，禁閹不得干預外政，收天下兵柄歸之司馬，而剛直清介足為大臣表正，宜乎當日莫不大小師承也。」

### 識大錄

石瑄

石公瑄字邦產，廣城縣人。父玉，由進士歷官山西按察使。瑄自幼穎異，莊重弱冠為諸生，即與兄尚書公珩俱有文學名。謁楊文襄公，以文為贄，文襄甚奇之。舉成化丙午鄉試，丁未同兄珩登進士。被簡為廣吉士弘治己酉授翰林院檢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群，館閣重之。與修大明會典，同考禮部會試，少師李文正每曰：「諸俊選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乎！」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脩脩撰同修。考廟實錄，正德

戴大錄

丙寅，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因士風漸漓，多巧宦，作媒說以諛，尋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己巳擢南京國子監祭酒，教法嚴遠，濟之以恕，時閣瑾用事，士大夫多附會之，以苛刻博勵，猜名南京禮部因監生查對軍冊有恙，病者不容給假，瑄力主之。南京戶科因贖贖黃冊有不至者，執行典簿廳取供瑄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庚午改北監嘉靖八年，瑄言正統景泰間西北用兵，糧儲乏少，康輒不繼，暫令減歷，今則坐班人寡，不敷差撥，宜

照先年事例，照舊歷滿方興起，送撥補仍申飭復班

限期不使冒濫。上從之。九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

簡靜持正，乙亥改禮部，丁丑命兼翰林學士掌院事

教習庶吉士。庚辰主考會試，辛巳擢禮部尚書，仍兼

學士掌院事。府事尋陞吏部尚書，是時輔臣有不悅

者，託辭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錄之

權也。修武宗實錄為副總裁，官壬午建祀闕里及

東嶽，少吳陵既還，優主癸未會試事。甲申奉手勅

奉文淵閣大學士入典機務。乙酉武宗實錄成，賜

戴大錄

宴禮部如次。子太保賜白金鞍馬，尋賜玉帶蟒衣。丙戌，上御平臺召內閣四臣面諭各賜詩一章於瑄，稱許尤至。進泰康獻皇帝實錄，加少保，宴賜如前。以災異自劾，祈免，不允。丁亥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遂逮下廷鞠。臺諫皆白瑄無他，大學士榜一清為瑄力辯之。瑄不自白，惟求去。既再上許之，既入謝，傲民車歸，私第閉門不出。邑人罕識其面。人望益歸重之。瑄右國子時以身率人教廉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

且賢者有於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其為輸長武宗仲宣大珣請回鑒曰六師不備遠達法駕內無近親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塞與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不能安其後百官相率陳南巡者罪且不測珣上疏救之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群小竊柄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諸凡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遽去前後珣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先舜之恭已無為用漢文之與民休息

### 戴大錄

息力付王道辨別忠邪賢才皆可用之人不必備求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苛擾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謂其救時之藥石云及違紀事竣便道歸家以疾請老上衆詔褒答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珣不宜許退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疾至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再求退不允有勲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詔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既得旨矣畿民大恐珣言於上曰百

姓為業且父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為停前命仍給之民珣為相位第三不仕有所可否居恒悒悒思歸而會有飛語中傷者因請罷報可珣慨露車一乘行諸園藉行李在馬自嘉靖中內閣臣廉貧亡踰珣者性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窾節屢與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為之一變詩文冲澹沉著自成一家言博極羣書根於理要世有非考亭之學者珣曰撫何珣見第好名耳力詆之戊子以疾卒壽六十四諡

### 戴大錄

文隱隆慶時改謚文介遺贈太保逸史劉氏曰政府稱廉貧者固不多見公既清風謗如文不以矯潔取聲誠為恬靜有守者也而當國之際瑾黨群附乃能自立不激不阿無自異之名只以默培元氣為本卒為國家所利賴仁人君子豈易得哉

賈欽

公諱欽字鳴和姓賈氏別號南鴻臨穎人公平神童  
澈日炯炯射人自孩提時已穎慧異羣兒稍長英特  
秀發舉動有度成化戊戌舉解元丙辰登進士第改  
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明年充會試同考試官辛酉  
內書館教書壬戌秋八月給假省親還穎乙丑春二  
月再充會試同考試官正德九年丙寅充經筵講官  
明年丁卯夏五月丁母孀人憂己巳冬十月服闋入  
京適遇瑾竊政以擴充政務為名黜翰林十三人為

戴大錄

賈欽

部屬而調公兵部武選司主事庚午春二月遷禮部  
祠祭司署員外郎是歲秋八月瑾伏誅乃復公等官  
公再入翰林明年辛未夏五月遷左春坊左中允兼  
翰林修撰奉命清貴兼脩選冊癸酉秋八月充應  
天鄉試主考明年甲戌復充武舉主考是歲冬十一  
月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丙子冬十月遷南京國  
子祭酒公申明祖宗舊規嚴立章程監事振舉如修  
葺廟宇刊補經籍公以按歷原以蒞屬凡生徒有疾  
病者咸給醫藥恩義兼施士心悅服又因南監博士

助教學正學錄弗得預風憲之選上疏乞北無死監

一體選擢以勵庶官已而滿節授御史楊林樞主事

前是久未有也戊寅秋八月轉北監祭酒諸生相率

述公功德樹碑於太學門下公赴任便道過家省其

父樂菴翁時年九十有五既擬上疏乞終養而樂菴

翁卒辛巳春正月服闋北上夏五月遷禮部左侍郎

明年嘉靖改元壬午上恭上恭穆獻皇帝尊號

春三月被命承天題主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春二

月當會試之期公為知貢舉官甲申秋八月改吏部

戴大錄

賈欽

左侍郎己酉夏五月簡命公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入內閣專管誥勅仍掌詹事府事公疏辭不

允會修武廟實錄充副總裁秋八月奉手勅晉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復疏辭不允實

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丙戌春

二月充會試主考殿試充讀卷官夏六月十三日

上御平臺召對是日大雨命自東角門歷中左門循

廊而入上親澆宸翰賜詩褒諭秋七月獻皇帝

實錄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尚書大

識大錄

學士如致仕郊祀奉命分獻北海壇明年丁亥復奉  
命分獻西鎮屢有玉帶麟袍蛛衣飛魚鵞帶之賜經  
送日諱有丘姓四書大全通鑑綱目之賜上嘗以  
先帝御書進德脩業聖賢至公大哉先聖允執厥中  
十六字暨御製敬一箴四景回文詩賜公其內閣  
夙夜愷悌與二三元老協心匡輔太監聞宏徵奪牧  
馬草場時民佃歲以公與熊峯石公疏論民佃百年  
一旦遽奪俾百姓失業恐生他變上嘉納止之是  
國公徐光祚先朝欽賜莊州莊田已易常州田失復

乞恩奏討公極論之亦嘉納而止皆以公有古大臣  
風然當是時方更化興治士皆喜趨事功好紛華功  
詠更醇德雅度學網整紀納之太和不為聲聞其所  
匡維調護甚多人不及知也要其惻惻誠厚乎然稱  
館人長者而落落不苟合丁亥八月公年六十有四  
以病乞休蒙恩賜馳驛歸田里既抵家杜門謝客  
長按部心其邑者亦罕接見暇則與耆舊五六人酌  
酒賦詩為樂已亥三月 駕南巡駐蹕鉅州乃奉迎  
宴與以朝見失儀免散官癸卯壽躋八十河南撫按

識大錄

會既以聞蒙遣官存問優其散官且有月廩歲夫早  
酒之賜公居林下二十年耳目聰明不衰四方求詩  
與文者踵相接於門公應之不少倦揮毫運思無異  
少壯時丁未偶感脾疾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誥人  
靖公天性耿介外若和易而中實剛直在翰林惟局  
戶讀書奕酒宴遊咸非所好累與考試程式文字多  
出其手人皆傳誦之所取士最稱得人平生著述醇  
雅世遠不作艱澁險怪之語有南鴻集若干卷傳於  
世其居鄉也抑畏小心無異立朝時而真率坦夷不

自尊大君未嘗居顯官者保族宜家戒勿放逸濟人  
利物弗吝施予每旦必垂簾入家廟焚香再拜而後  
就食時饗忘辰齋素終日有時物必薦而後嘗四時  
拜掃躬造先塋不使子孫攝之值元旦長至三萬壽  
聖節必肅朝服五鼓初即趨公所隨眾拜舞令全家  
僅掖之一念敬居之誠終始如一日云乃若厚宗以  
為置義田憫孤嫠無後者為立義塚先人遺產盡讓  
諸凡自登第後所得俸祿惟供養父兄不自私其積  
置田產亦分給族人以廣恩義憂早埋則齋沐祈禱

憂河溢為害則建議築堤汲引後學稱人之善不啻  
已出穆然有前輩長者之風  
逸史劉氏曰公性介直好讀書不樂晏遊為人平易  
真率恭謹謙抑不露富貴氣誠篤定君子也然公如  
端嚴持大體裁抑貴倖不肯苟從又有古大臣風範  
未究厥施而醇厚恬退培養元氣不為少矣

載大錄

許潛

許公讚字廷美河南府靈寶縣人太子少保吏部尚  
書鑑察親進之子也進生八子伯曰紹御貢士次紹  
太子太保南戶部尚書鑑莊敏次即讚次記次詩工  
即主事次詞強運使次誌青城尹次論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金鉉銀父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與京為讚  
生頤異弱不好弄十歲通數氏經力學強記平時手  
不釋卷弘治丙辰舉進士授大明府推官以明法舉  
職有夜殺人者取其首去比曉剗姓者負薪告諸市

載大錄

許潛

遂拾其血刃置薪中遁者執以告拷掠之遂誣服讚  
獨疑之曰豈有子刃人而不秘形跡者乃榜市曰劉  
某殺人以服罪有能得其首者重賞遂得殺人者一  
訊即服乃釋負薪者即稱神明為方士妄以妖言極  
譽家詞連聞州民李志且勇引十餘人李志素陰者  
讚曰志且寬矣况微服及他手執捕細覓己而方士  
果坐誣死壬戌徵拜陝西道御史且以疾歸正德  
丙寅復入為御史戊辰褒敘公入位家宰以例改翰林院  
翰林院修閣理盜王鉄鉗織士類褒敘素不附謹

識大錄

街之逐燭者黑囊親茲數調全州判官續調臨淄  
庚午丁亥我夏瑾誅起復陞浙江僉事李璽寇湯毛  
凡集衆陷城邑乃分地查奪元亮執擒戎寅陞副使  
巡視海道會宸濠及兩浙賊履潛募丁壯扼險要待  
之民恃安焉已卯改山西提學校士先理道而後詞  
章每試畢必進諸生於庭下論身心之要晉人士賦  
：知向道焉辛巳陞四川參政商陽王甫擢兵農歲  
不能平往出教語折之二酋稽首服兵罷嘉靖未  
陞按察使平反冤獄脫死籍者數十人甲申陞浙江

布政使浙賦繁重吏胥緣為奸乃摘發其尤者置於  
法一應織造頗料發銀府縣擇大戶給領限免不由  
本司其府縣文移註為號數循序散給抗人有許不  
解担之強丁亥陞先保寺卿瀕行以羨銀三千付汪  
公錄汪私歎不已至比之於揚公四知既而陞刑部  
右侍郎尋轉左時熱責劾劾侍權寵勢連官取充  
或人犯臺陳所論劾下刑部鞠之熱責人恃勢無狀  
決者讀上疏曰明法所以重王章申天討也今不能  
行法於貴近可為尊 朝廷乎 上時免之歎乃成

識大錄

戊子陞本部尚書是歲議郊禮分合續上疏曰分祀  
者致嚴辦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  
不在禮文而在洲表 諸儀茲大典先是揚州商表  
英者 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恭佑權瑞常甯之勢  
矯 詔籍其家至吳英妻訴聞屬訊理權者日偵伺  
鼓蒙為執持計讚不為動竟寘恭妻與提從童原李  
紆挾詐張皇親不遂奏張宅斷 萬壽山龍脉諸違  
法事及奏內閣并即署官員數十人受張賂引數萬  
續辦折其賊諸臣預為請序請奏妄議事閱國紀者

續悉據法識之不少徇虛實改少即尚書河南軍餉  
舊免於大名府小憚有奏改他鎮者續曰利不自不  
變法乃今增役創置勞費且十倍勿改便又有議今  
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為殿最者續曰預備既有倉  
今倉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歛勿從便會諸省額報災  
傷內除賑救荒便宜并條監法在或價卑勒罰量地  
免搭販以寬報邊之商除鹽不過正課下商免其附  
帶以制餘鹽之盜兵部議與甘肅屯田發銀三十萬  
兩續曰兵弱虜強士不得耕使損國儲非計及論內

府洪憲海戶冒濫宗室錄來十餘家俱報可御史郭弘元疏請止錄續覆既以是天文憫民窮廣聖心已 俯從其請太監奏各馬房香火地土不敷供支已照舊增添四十頃續指摘舊則數報罷新議曰飭竟未增一畝凡所規措皆指舊則數報罷新議曰毋徒增名貽害也甲午閏高太夫人病疏乞終養不允今給驛歸省高卒哀毀踰禮十五年特簡吏部尚書候服闋蒞事既至乃上疏決望滯公薦舉復久任俾無改竊之法抑奔競之理之習 上皆嘉納丁

### 識大錄

商考績加太子太保己亥冊 大禮成加少保扈從聖駕南巡疏節程送以低 聖躬 上褒答勞錫之東宮應設官僚四十餘員有求違者毅然拒之曰輔導東宮須端人正士今一營求即是奔競何以充選集衆議食同乃擬數人推上以是輔臣銜甚辛丑九廟災引咎乞罷詞甚切 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雖從其請而意不釋復起吏部尚書至則條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畧數十言壬寅 上懲違患未寧責在巡撫大臣專恣罪在言官各全積考察權乃參劾

與論擇巡撫脂膏執法及苞苴自私自私者擬斥十餘人其科道素平風紀并建白無聞兄牘可厭者擬點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振奮尤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自立為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前後薦起十餘人如南科給事中曹鈞等以其資深敢言不次致陞其甄別沉品南北各定所宜除目一下人稱平方面以上或以儀通問舉人監生薦選或經營美缺必當象發其私竟抑壓示懲每大計吏治雖憑考語猶跡行履若官常素守為上官所判必留之存心檢詐

### 識大錄

干清議雖考無貶詞不曲資甲辰春考察外官有一二巧宦竊虛稱擬欲黜之都院不從續指而言曰今為公等留此人異日害人誤國陷善類雖悔無及後果如其言丙辰以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己巳 太廟成加少傅歲冬素所銜者復起柄政即連疏乞休忤 旨令閑住歸出賜金通恩卿族曰吾不忍自私也又助修孔廟山川城疾革謂諸子弟曰吾父子兄弟俱列上卿吾以涼德受 主上寵甚渥知甚深故教履危執



卒頻保全今已矣爾家有官守者當思圖報遂卒年七十有六讚歷官五十餘年晚荷隆遇凡大典禮多違命特事其錫子飛魚服銀靴彩帶及白金綺幣不可勝紀贊德性溫粹意氣凝定莅官冀：小心以不欺不怠為主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憑臆決每遇來京官見各全舉所知其屬同者注錄於心不拘疏遠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考覈公而恕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子姓極嚴訓閉門息書無敢以私入

識末錄

僕從穿短衣如農家裝士大夫羨其家法不擇口平生寡慾年已七十猶作細楷政暇閱經史典籍若而不倦所著有松皋集續集諸史私論五經臆說諸書奏議若干卷許國贈少師謚文簡

逸史劉氏曰公以名臣子練習典故精于刑法又進進人才之間大有術鑑甄別既真隨才器使確有應變之妙即山公之故事呂聖公之冊子無以逮過且賸厚不伐嘗以兩世典銓大懼盈滿每拜命之日遠迎遲避不獲已始執職而崇儉寡慾其家法尤足

為近日闕閱之歎

識大錄

張璧

張公諱璧字崇象世家南邵石首大父之言少舉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廣西按察使父維舉卿薦歷官山西參政公出權省闈奏試兩宮不利則益肆力問學晝夜探索倫富京師起居服食人所難堪時學士劉五清汪石潭有聲詞垣公皆師友切磨二公嘗謂人曰是富鳴世才也幸未舉進士還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文望益起甲戌乾清宮災公上修德勤政講學三事壬午世廟龍飛首開經筵公與進講器貌端

識大錄

張璧

肅儀矩偉然敦厚古訓明也劉切時司寇林見素以事待罪公議召使臣以禮有養德舊臣當加敬禮之語上為之改容己酉奉命以宮諭出典南畿文衡一時髦俊多在甄錄戊子大恭公薨卹典加厚命給驛運初公之入翰林也大恭公時官山西因入賀萬壽即謝政歸田公每國歸省翁遣書止之曰勉事職業勿以吾為念故公雍容館閣履清華慕卿文司綸詰主考搜闈旁觀懋為庚子南京大京伯員缺下廷推至再凡得四人以請上特授公、康謹自持

於凡宿弊剪除而振飭之癸卯召還北即通議建太廟群論紛、公酌議以對制選定欽天太醫監院率

多兄員順天鄉試舊多冒籍公奏罷去五十餘人宿弊一清會內閣缺員公與河南許公一時並用人望翕然項之公病瘧不能視事上遣御醫診視中使齋賜粥米性豚諸物存問疾竟弗已卒於宣武里第年七十有一訃聞上深軫悼命禮部諭祭工曹營葬遣行人護喪歸其鄉贈少保諡文簡公荆衡撫望張迎舊著德性醇厚器宇凝重恂恂與物無競天下

識大錄

稱為長者而期其大用以弼成休養博大之治而盛然以進士論惜為自謙遂近於拜相其間白金文綺銀數錦袋及絳籍之賜多弗可悉紀累荷遣祭介獻代拜陪祀之命而賜見皇太子於臨保室尤為異典云  
遼史劉氏曰觀公發憤讀書似亦毅然有為者及起家進士歷官至台尚竟未見露一寸歎即著述亦罕為世所傳誦何哉豈權奸納賄正熾群小煽惑方殷非君子展措之時耶雖恂恂與物無競不失為醇厚

長者然標之大臣擢成休養之道當有不盡然者矣

識大錄

張治

公姓張氏諱治字文邦湖廣茶陵人也父伯誠以淳  
卦稱初公之未娠也母譚洲人夢大鳥憂雲下來顧  
玄吭鵲羽立其庭忽縮化入牀已而驚寤伯誠曰此  
鵲祥也喻軍公生神采異特機櫻慧動不可制甫七  
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辭屬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  
構所及者知州童豫大奇之徑白督學官補充校弟  
子員學官示以經書大旨即曉析旁及諸史百氏靡  
不綜貫幾為文蔚如也及鄭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

識大錄

張治

大愕曰茲非劉李匹耶蓋指茶先軍垣齋西涯二先  
生云正德丙子舉於鄉連文畏守制庚辰舉南宮弟  
一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所榜元  
出之藏公嘗憩而樂之因寓號及計偕北上湖忽瞋  
酒龜裂果符應是年 教皇帝南狩明年 世宗即  
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居一歲念陳淑人春  
秋高力引疾告歸屏交惠營充養益歲五年起授翰  
林編修會兵部主事霍胎奏編兩京堂上官及翰林  
臺諫履任率軍各舉一人自代公以知人為聖哲所

雖請改官便養且曰道司可行則乘田委吏不為約  
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為豐識者知其志存經濟  
不徒以文章致身也七年暴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  
贊善公在吏局未滿考遽遷二親之封格於例即乞  
辭陞秩願以舊秩供事待封其親疏入上嘉其情  
特昇封弗聽辭秩益異數為其冬奉冊使東藩歸拜  
太淑人堂下不數日太淑人猝疾不起人謂天祐公  
至孝不使有貽悔云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  
終數軍笑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結紳先生以大義

### 識大錄

勸之過起尋命主南畿試南士沿江左餘風並崇彫  
琢日入於樊公崇渾熟浮時稱得人明年同考會試  
又明年重書寶訓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  
主考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篡臣送命絕譯貢  
乞師征討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吳文武才略者  
令宣諭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不煩兵制可乃權  
公翰林學士以按公喜盤錯自別乃躍然應詔曰文  
夫志在萬里去而如履重負耳拒株守一職為章句  
儒耶未行有言小吏非兵不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

漢主南畿試南士益知所崇不遂厥趙明年拜南京  
吏部右侍郎又明年召改吏部右侍郎公趙事斤  
自信敢斷決然以辨正抑明升黜為大務又大計  
吏治責人嫉忤已者數擠之持不可竟不能奪惡人  
趙競有京朝官鮮服行持所案文求正門下且其詞  
申致公正已戒之曰國家遣士以明經致用乃至鉅  
唐汚人之詩耶其人愧沮性峻方不與世危合於持  
正自立為世壅斥者雖疎遠必欲延致之屢薦于太  
宰不以為嫌常薦一二謫官太宰擬常調公曰凡居

### 識大錄

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滿者以淺資拘常調是倖者  
常伸而忠常屈也何以勸後太宰悅從之時五隸諸  
星好持權責吏苛切嚴劾罷不下十餘疏少能以一  
肯全者公言於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為一體而畿輔  
多中差時考察非所以惜人才安民生也議上  
天子可之著為令二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  
事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  
活套以微一捷不知經史為何物于身心了無所得  
時率諸考者指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

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委習為之少覺未幾本  
詔教庶吉士每喻以立身大節其為學明指古微世  
務不落塵套有一二淳雅不自振濯對衆指摘不少  
恕改諸吉士多知省改明年得南京吏部尚書往來  
及暮上以元輔嚴嵩請增置輔臣詔廷推五  
六人乃改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南渠李  
公入閣預機務夏四月至閏上又命公與南渠公  
及大索伯少湖檢公或直禁中未禁賜龍魚服白金  
文綺尚方諸珍物七畧公遭際聖明日夜憂思

識大錄

納善道以興太平誓不營私不好法不可據資有拘  
俗以贊通及以律程干者嚴詞峻拒不假色還自是  
諸司弗飭者端一焉縮其縱承平日久中外戰士離  
落車馬剝弱又連年調兵塞壘未乾公囊已虛公對  
當事者憤而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肺腑諸公  
不慮冀周思以為宿謀而釀成疽根其可久乎及見  
士風瀾倒如水決防而天下乾耗經費無紀軌愀然  
嘆曰噫士習靡則元氣竭矣民財竭則積血罄矣其  
將何所底止乎至二十九不奉命復主考會試終

果命意多剴切時獎益納膳無繇而所以敬庶位者  
深矣卒之虜北京師而一蹶莫施始服公亦過慮云  
公自夏在直娶妻嘉惠疾大作上疏請告上遣中  
使偕御醫往視賜內膳醪米溫諭降問少間公曰  
時方多事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強出供直八月以  
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是疾益承事疾加  
劇不可克攝矣乃再疏請告及虜入犯畿甸公伏  
枕惋泣刀疾革疏致暈白河水以過虜步會德弗支  
不及工十月九日嚴嵩偕李公通問公疾不可為神

識大錄

志彌嗶嗶陪不及一旅十四日竟卒長安西第先是  
公疾來作夜忘夢乘鵲遊戲觀者出九圍覺而占  
之曰斯吾始娘之祥也殆將王化以歸乎已兆之矣  
先是上崇尚焚修輔臣悉拱玄撰治殊不自得遂  
色一疾及卒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謚陰處改元乃  
更謚文毅云公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其光明於  
時雖得極輝書以文學為下科雖不嗜尚聞著於文  
若持多切德委覽之令人省奮嘗奉詔修續會典  
公病前書沿單徒存本末失次性不吏者故標并

條例無遺不擬綱要書或賦役之征用無起內府之  
或制幣明與大省藩外地軍士收屯監政苑馬今昔  
殊紀漫不可核與同官夜分商榷欲以事始為綱搜  
之舉廢為日昭聖制於上附臣下建明載其節略  
以脩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條載議原既汰  
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走始自何時其他如稽員數  
辨歲供考慮寔之類雖然以身肩之寬多冗格不果  
會三邊多警欲改一官自故又不果日取西北事宜  
掃亮陞失而稽未鑒思注措之失嘗頃刻忘邊計也

### 識大錄

立朝持正論侃：無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衆莫  
能屈然習中無吟咏不善為逆德又不宿恙有犯而  
不校之風平生引為善類如嗜飴然極厄靈誕雖忤  
時忌有所不避晚年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而所  
為多與頤違至平懷六十有三不及究蘊蓄以洪惜  
哉平生奉制及應酬諸作信口肆筆未嘗不出乎正  
脫腐達俗歸古典則其子儀制君元學博雅不群克  
世家學收輯存稿若干卷梓行於世

逸史劉氏曰公博聞強識元稹有氣節言論侃：腐

事不少規時事有失成憲者慨然喟嘆至欲裁定會  
典權衡百度使紛亂不得緣以為奸充斯志也久於  
其位必能振肅百僚善類日進泰運可昌矣乃以不  
供玄撰遂邑：疾作豈剛直難近天亦忌之耶

### 識大錄

呂本

李公本姓呂諱本餘姚新河人母楊夫人棲居夢日  
亭午燦庭中赤光：四表既審公乃生其後命曰端  
日接則資微也戊子與計偕壬辰舉進士選庶吉士  
甲午授國史檢討丁酉授 列聖御製文集充經筵  
展書官既上程書出就南國子司業轉左中允攝左  
春坊丙午主試京師戊申遷陞兩京國子監祭酒己  
酉工命增置夾輔故卜者六臣未覩公名留十日不  
下陰爲耳目跡六臣者何如人既下則惟南太宰及

識大錄

三本

大可成公以少詹事入閣辦事續修 大明會典  
總裁尋 召入直廡庚戌陞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  
士癸丑 工修輔臣功大學士本陞禮部尚書命禁  
中乘馬甲寅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丙辰奉  
旨攝吏部事考察部寺督撫諸大臣臺省諸郎尋加  
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丁巳歷一品考進階光祿大  
夫勲柱國兼太子太傅庚申歷六年考兼文大學士  
俸加少傅 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百官受成莫不  
栗：分宜老矣胃子無良尋亭肩隨溪中重發公以

赤心上結 明主新：無他猶之清廟奎刀扣而後

斷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 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  
臣問方畧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  
朝中外心既則以却保疆尸瘡痍死耗請亟下令  
掩骼埋胔發賑蠲租京營故多廢軍請亟更張以善  
後既再入悉嘉納之咸寧侯薦整都御史商大節乃  
坐推避律此失職本上言此比附律也即罪在推避  
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既又言爲調邊兵入衛以其習  
戰足當虜鋒今募自部營兵以距前事分發邊兵於

識大錄

邊外以新後殿臣所未喻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  
不爲不煩焉臣要戶部裁諸從任甚則錄馬許掠田  
禾薛之甚者也邊臣請至市廷臣持之 上問輔臣  
云何本極言不可性虜猝入不及爲謀第一市以緩  
之固持其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藉令虜入  
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之姑也 上  
曰善悉罷市畿甸開端焉敗跡奉 旨再議戊戌癸  
丑徐印大盜饑民輕爲印 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  
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淮餘盜銀五

萬兩達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既而河復淤請建祭  
川岳之神水乃就道省臣建儀清祭外城則以時法  
舉歲第自而閏首事即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預推  
上教問輔臣不四而面非王制七於時諸執改及當  
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城南民物蕃庶或生戎心城  
之便今既裁南面衛萬雖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  
城博諸環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日而或餘三面  
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為患衝鑿諸陵後神路石橋有差  
工建公視之時旨問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讀失

### 識大錄

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事  
河溪廣下如延既可無患矣 詔遣民間子弟尚長  
公主待命者三人時中宮父度命輔臣代還公首舉  
李和以進從之丙辰 上命公主會試丁巳 殿門  
災先焚大朝門積城封園徑差小即舊石燈第進珠  
新之其年大同慶豐一絡幾得一石積積度支銀十  
五萬預預以伍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職方即唐  
順之言違事 上問遣兵入衛起自何時本對曰  
祖宗四征不度皆發京庫以柱正德中以新擴邊方

邑而待委見者以為不然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  
之孫焉受兵柄威微邊兵入衛京陵屬前兵入閭賢  
臣始奏留二軍防身固備未撤遂以為常 清問及  
之計誤違矣先錄寺歲多冒破命舉較者者以聞本  
上言光祿故額二十四萬歲歲其半或以佐司空乃  
今宮掖博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入無藝  
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閭吏之弊一門禁之弊一  
磁品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糾察而稽奏之尚  
方所需必授符必登籍以待歲會且法行自近臣亦

### 識大錄

備員近臣常諫有供大官有稽復以在直日餐三飯  
請罷之 上悉用其言日損再飯先是已而 莊敬  
太子立無何薨 上諸言儲言者見坐辛亥禮臣跪  
請公奉 旨陳言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持以正  
國本繫人心 祖宗以來太子諸王不十五以工則  
冠給出閣事本吏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  
以往事祭論不納士子春 裕王始冠命大學士本  
贊冠明年請 二王就宮中婚 上問故對曰名分  
未正不宜主出且先朝同在宮禁有 太后有 中



官有 東宮介 陛下骨肉親惟 二王耳悉出居  
外獨奈何自輕卒不納明軍復請寢如初康中故左  
中允郭希顏上書謀以建帝立儲為發落 上大怒  
傳上刑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 二王同  
居分却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密定久  
矣徒以己而為鑒為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  
國人心自定寧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即諭輔臣  
景王當遵 祖制今之國卒之期 辨考開太平公  
誠社稷臣也辛酉五月太夫人以天年終 上下卹

識大錄

典並從優遣行人護送馳驛扶觀歸葬公其疏謝以  
哀默聞 上于札問疾賜冢子元告扶持如意港  
公自通籍以及居喪凡三十餘姓名避利避權三者  
唯恐其不去已端行却步後其身而身先既家食樂  
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履齋諸均張既則微徃  
張罷優免錄是祖庸有調民力以紓 錄宗即位公  
請呂姓文本以志不忘厲家子潛大宋躬修新昌萬  
十二公庚五公二墓凡諸祖墓各置祭田畝別組祠  
改樹王父墓門人述以省方至為公築館西即乃延

東越二大方家聚徒講學公金口未舌壹稟於躬行  
孝年博齋居則以朗齋自命益亦以先民自期耳寧  
詎以百年期哉 神廟嗣曆十有一年公登大董命  
即使者以礼存問里中歲給夫米丁亥諸子姓以初  
度瑤鵬公乃大歡家慶忽不豫降里聞室中樂聲公  
正考終年八十有四訃聞賜祭奠贈太傅謚文安廕  
一派中書舍人  
逸史劉氏曰公居政府時正分宜華亭兩相疑忌之  
日洛陽隱中無塵歲論劫掠連撥席幾為松地竟無

識大錄

一言及公：亦休：有容不抗不撓不以成功居寵  
利不於門戶爭是非只持忠愛一念奉以華天悟主  
故能以功名始終以視華亭之滋大分宜之敗亡善  
與不善之間亦何報施不爽若此哉

徐階

徐公諱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之華亭人生甫周歲而女奴墮之留井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年二十奉應天試學士重紀載階之於縣而異之真高寺明年對策連為第三人及第階為人短小白皙秀眉日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指以語其衆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道遇言禮得成逆者邑：不樂又念其父且老亟逆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階性

識大錄

徐階

頗敏讀書為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為王氏學諸豪賢長者交口稱譽階故盡得借紳間聲光迤邐長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時上好更定札制欲絀孔子王疏去像為未主於違王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撥張孚敬緣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懍懍七異同者皆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苦辨既上報聞乎故坐朝堂白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 高帝畫畢歲漬號

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乎秋睦曰 高帝少時作何

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下而使議禮寧少耶果尔明公之議而如何以力據 高帝少作乎教類盡亦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階曰塑像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乎秋曰程氏不云乎一象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象髮不似乎哉即何以廢之乎秋語塞怒曰若我階正色曰我若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我長揖出于

識大錄

是 工亦緣乎秋意為或問以難階而卒之外為廷平府推官階既以尊孔子首抗 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即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階獨不然曰宜大小非王臣耶且盡振錯節所以礪我不沒乃單車馳之即至則運樞郎事清風繁因三百更輪銀法母落帽者子致淫祠鄉社學焚其所受節拆書而顛宋儒之格言以授之使誦習又書災捕獲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當發鄉父老吏民祖饒

順道勸去思之文於石道權浙江按察食事提調學  
校階益勸於職歲周行郡邑必備大要以正文體端  
士習為先既唱諸生第人：為語所以甲乙改即見  
斥者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而絕憤楚示慘然色諸  
生人：遂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乃悅學政  
所操舍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密以新是伯故有大  
功江西為同化之而大推明其學前後兩省所造成  
進士為名臣者不可指數 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母何丁母喪歸服除即家權

### 識大錄

國子祭酒父之權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時年僅四  
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鑄車門所接  
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何以能盡  
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廢：皆  
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猶及寒腹可憐語冀以窺見  
其人須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為之用階益有緒  
紳聞聲尚書無決雅重階托以肺附而階亦為之竭  
力相與屬廢節獎恤遲振淹滯抑職競一時翕然歸  
賢父之幕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兼會

典副總裁能幾凡定例時：出精裁又明年進禮部  
尚書以兼學士振刷部事頗肅時 上察階勸又所  
委應制文獨多稱 旨召入直無逸殿廡與大學士  
張治李本俱撰辭詞 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饈上尊  
無虛日吏部尚書廷推階為首 上不悅曰階方  
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 皇太子不報遂連  
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益當健英教  
太子而立者裕王是為 穆宗而景王與同輩又母  
妃盛得侍 上中外未測 上意所嚮階恐有鈞奇

### 識大錄

者故請之亟眾後當冠因而及婚礼若聞講階復請  
先裕而後景 上意稍不悖明不以萬壽推恩加太  
子太極廟闌入塞遂導都城階手疏請 上遂大內  
亟召群臣計兵事 上雖褒階忠愛而尚難遽內召  
見群臣時內閣推階督視九門階亦慷慨請行 上  
許以自去會省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書即云不  
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嵩等且召對便殿  
上謂且索何需備為後語曰饑賊耳不足志階曰傳  
城而軍故人若川管何謂饑賊 上曰然復問虜求

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上復問階曰  
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運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要有重於珠  
玉皮幣者陛下能許之否上悚然曰卿莫之遠  
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謀之上曰何謂謀階曰請  
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文且微其  
情寔資則許之貢而貢其暫出違我得以益修備而  
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墮歸可十全上稱  
善若再嵩乃連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階與

### 識大錄

李本從傍史之上曰可尔得無舉手階曰虜鵠張  
甚中外方洵恃陛下而重得一環聲若大旱之  
得雷霆胡驟也上始首肯階出而會廷臣議官言  
求貢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東酌所以面請  
者跪上而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數言事者甚厲  
虜尋以飽去乃下階跪弗許貢孝烈附大廟之  
議起初孝烈皇后崩工欲附之廟而念歷於先  
孝潔皇后又睿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  
秋萬歲後所批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階定議

款以孝烈先附階合諸大臣議朝堂大約以女  
后為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  
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為然疏上上大怒  
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為全再議階不獲已  
乃小婉其辭以為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  
仁宗固在所當祀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  
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  
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  
殿各增二室而升附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祀

### 識大錄

而孝烈可連附工難於增二廟謂階改設難  
以阻之愈怒從更議桃仁宗桃孝烈所以督責  
階甚峻階皇恐謝罪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議附  
廟解既上改議附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上  
意亦益憚久之上手注加少保尋進數文淵閣大  
學士參預機務會兵部員外郎楊廷盛論嚴嵩罪狀  
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上怒下結歐錦衣獄  
嵩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揚庶僚何錄知二  
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如狼狽階戒

炳即不俱一及 皇上如 宗社何又為危語動萬  
曰 上僅二子萬一棍兒得之必不忌以二子辦公  
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頭結官印恐也蒿懷然俱乃  
寢然以階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罰益疑公矣錦宗茂  
故論高者也而是時倭事起 上以所曉諭多階卿  
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 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  
兵而取方即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察之  
階持不可乃以肅卒三千人往階上既爭之曰江南  
腹心地也捐以共敗父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未者

識大錄

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援勢不致去而欲留彼皆  
具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喻度賊之必去  
又喻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致置此腹心地  
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  
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  
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空耳目置此三千肅  
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饒賊乎尚書乃俱請發精卒六  
千人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效戰而守令守令者將  
校一不利輒生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

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  
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  
將校也夫守令勤則伏軾必不法守令果則振哨必  
不誤守令警則審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  
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階又念虜勢庭收宣大與虜  
謀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五主中金三兩而所  
給月糧僅七糧半衣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  
四環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 貴五糧可出居庸抵  
宣府八費糧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

識大錄

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其疏  
上 上大悅 旨傳諭行之是時主事董傳舉張紳  
勅嵩以賄聞下獄幾殊及階 既已免每出且輒稱  
病謝客不見而益共謹於應制筆札 上久而察知  
階忠廉有所詰問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尋加  
太子太師會 上所居永壽宮宮史徙居玉熙殿  
甚以間嚴高 乃請 上徙南城 上不釋更問階  
階曰 上今居玉熙猶舊宿耳臣子何患安枕靖寐  
之今者楚蜀甫息尚不可復困令成材即伐材亦不

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當 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可  
理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資司空雷札可計月而  
訖 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潘廉工即主  
事同閱視時 上復自玉照徙居玄都殿開 京師  
內外多盜意恐 故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  
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為  
階胥以相屏蔽報可新宮成 上即日徙居之命曰  
萬壽宮而褒階忠謀進少師兼吏尚書俸予一子  
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為太常寺少卿而高日居矣時

### 識大錄

階論造將則為政遼帥拂照與端時為芳重一奎之  
封勇 上即而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拘  
賄腐 上即為罷殿陽尚書而扶却并代之論還庶  
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密嚴詞察以防挾遠 上即  
為罷還於是中外喁 現 上意所左右謂治有機  
矣而階滿十二年考資金綺紗縵羊酒如卿數予階  
命賜宴禮部階固辭乃以白金四十兩絳帶四表裏  
充為七何而即御史應龍復論高父子罪 上勒萬  
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成之報分宜其處以賜階中外

人情大矣於是階始為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夕壁  
曰以威福運 主上以政務運諸司以用舍刑賞運  
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冀行意矣會表輝數出  
直階請以時進至直所同擬旨 上不可階請同  
衆則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則百弊生乃從之  
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貴臣過當 上覺而惡之  
再下階故有所行違階委曲詞制得輕論會問階知  
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  
則哲唯帝其難念故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聰納而已

### 識大錄

廣聰納則窮兇極惡人為我理之深情隱惡人為我  
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  
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寔者行之其不寔者小則置  
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致來者 上稱善良人廣大  
冠張連平上以運籌突歸功階、力辭僅領下賞念  
以豪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進功賞以至嚴嵩重  
則加公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故自  
解則先附玄成以中 上意而荷士故百死取功也  
於鋒納者肆為指改以要之於奏功說擬 上亦集

功論實非實任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  
限運動以開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當是時  
將作大臣徐景有殊寵既以久絀尚書銜欲引弘治  
例加太子太保力讓而止公體小恐上親為調藥  
溫翰傳切方士熊顯奇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得又  
問公此日此何以不下公謂此皆持禁姑耐實得於  
衆口而托之神語未宜深信上緣此亦忌厭方士  
之怪迂語矣虜錄瑞子嶺關人直赴通州報至上  
方有桐麓斬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

### 識大錄

紙之階以便宜撤宣府師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  
兵入援若兵先至階請於上更賞之又請重江公權  
澤諸道兵俱屬馬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全  
省詳揚博既階請迎先階順義而以奇兵救之古北  
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恭將  
郭琿伏而敗頗得其所商人畜輜重階請收斂古曹  
臺以大家共十中牟為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土嶺  
又一片石工憂以問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襲  
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棄將七虜也七何虜果

高文智所拒却上悅起于二官吏士人養一金階  
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通和聯絡為重以萬壽進  
階為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自中書舍人遷尚寶  
少卿是年表煉既歸道死階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  
疏請增置輔臣上與階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  
李春芳入內閣同輔政焉 耕宗在裕邸而景王未  
之嗣受幸日異其人謀欲更樹公力緣引古今調護  
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力也 上下制建雪  
璽及更與都故官殿公第以蔽匿為言工遂已天下

### 識大錄

璽類准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高嘗國今都御史  
卿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為功遂著額：不  
登商多亡匿急則雖經公請仍其舊況使悉復而額  
盡登先是分間以上饋事輒以緹騎遞所至為暴公  
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  
書斥 秉輿 上悉若選詔徵徵故之公疏言瑞草  
野儒博然不通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置之  
則彼計失而 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 上久疾  
故幸與都公以保 聖躬防姦尤為對語甚切主

上崩 傳公即位公推 先帝意罷辭職主未便陳  
請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中外倚重  
而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劾公：引咎乞休於是凡  
卿大臣皆為公辨雪而董諫固勸康并及新鄭新鄭  
竟以此去位康竟連請而公少安時有中官金館臣  
模中致致語公謂 先帝新棄群臣非妻妾時臣不  
敢奉詔 上於是為罷宴 上賜陵南至齊宮而使  
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較騎一出觀形勝可乎  
公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

### 識大錄

而後祀非所以展尊恩也 上竟以祀畢出現 上  
欲以太監李用奇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勅中貴  
習騎射公持甚力 上雖公乃止一品九年賜賜力  
求去 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 上  
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得病不  
出御史張齊因汙公奸利大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  
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為  
監司郡守同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雅誼恐者  
皆棄是役公：怡然不校會拱敗獲先甲戌極元暮

舉進士每成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達志無思之身可  
以達時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 神宗登極使  
存問賜給優渥卿人康之公雖村器天成而寬本之  
學自為諸生即送聶貞襄公切磋商理道其後與歐陽  
文莊公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為磨淬然獨不  
事口耳而以躬行為是際以經濟為真於政其發於  
事業光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  
無臺榭之飾文章博雅諫諍：無偽田宅錄廢輒以推  
分弟姪榮未閏二月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諡文貞所

### 識大錄

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  
卷公為文有振振嚴嚴於法度不為無益語王司寇孫  
曰 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為震雷迅霆公徐劑  
其震迅之勢而為霖所 陂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得  
陰時：謂之公宜解致其陰翳而復為白日人以為  
知言云  
逸史劉氏曰公散畧無多獨見絕不絕隨時俗恥  
雷同且能以正自持直言不阿多所匡救信有用之  
才也而連遭不偶前值分宜之行貪穢際新鄭之剛



復乃公亦不能相恬况彼此各樹私臣戶限既分論  
議遂有皆同寅皆泰之旨卒負所學漢可惜焉

識大錄

袁燦

袁公燦字懋中別號元奉勾章之南鄉人父燦汝  
母以學行著聞號端居先生與汪夫人同日夢黑龍  
降於家時公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元吾宗  
已而公生果岐嶷穎異五歲即能屬對十歲習舉子  
業讀書一過目輒成誦十七淹貫經史名譽日盛  
起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卷呈  
上覽已批第一中書遷將事過直又策讀卷後易置  
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是年端居公卒守制運用孔衷

識大錄

袁燦

事癸卯起復甲辰同考會試己巳充纂修會典官丁  
未充唐府冊封副使盡却所饋遺唐王改容禮之已  
酉九載秩滿還侍講辛亥公以疾賜告歸丁繼母張  
夫人憂己卯起復八月主順天鄉試十月上簡詞臣  
吳文公在列上見公所為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  
金之賜十月命代拜文華殿光聖先師丙辰二月內  
閣以公資序深題掌南京翰林院事公不就領留缺  
文授上嘉悅擢為侍講學士尋命陪祀帝社獲四  
月上特進公禮部右侍郎兼原官丁巳八月遣太

子賓客學士賜仙鶴一品服己未三月三載秩滿  
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蔭垣大輪為國子生庚申  
八月轉禮部左侍郎十月賜飛魚服二三載間公之  
將履清華皆出自聖衷辛酉二月改吏部左侍郎三  
月吏書吳公鵬禮書吳公山晉致仕而公署篆當推  
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同事者為公危之而持  
論益堅適上於吏部題駁疏中進公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翰林院學士越五日召入直晉殊特之恩前此  
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南郊禮成既

### 識大錄

諸析重 上諭謂公敬順天時達禮成性加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少師介銘嚴公存齋  
徐公內閣辦事壬戌二月主會試六日入簾 上時  
遣賜鶴衣御饌于貢院公感非常知遇殫心致謝所  
得多珠奇宏傳之士三月賜大紅紵絨蟒衣八月以  
萬壽大慶加恩進少保垣大輪授中軍都督府都事  
五月少師嚴公被諭謝政時朝野洵 上獨察公  
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公擬票公益東公竭誠凡事  
期于至當故海內罔不鳴 聖恩深之治為八月進

張先師孔子十月主武舉宴客致八月賜麒麟服  
十二月以析重入直有誠實慎饒不為過許之褒甲  
子二月又進張先師孔子纂修永樂大典總裁五月  
命省耕亭乘涼八月時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是月  
大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公令  
中書賜勅行九月改大輪尚寶司五月以三載秩  
滿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劄授柱國誥封三代公室  
任二十餘年凡三賜命至是而極自簡界文撰以來  
恩眷隆渥御賜金帛之賜無算明良相遇可謂千載

### 識大錄

一時矣己丑三月公以積勞成疾既已就第調理  
工遣太醫院判診視遣中使賜羊酒蔬羹掄慰  
再三惟恐公之不安於家也疾少間即出詣宮殿行  
香歸而疾亟乃再疏乞骸骨上亮公誠懇賜吏傳歸  
就醫兼令司啟君復行公與疾出都城以不能赴闕  
藉言辭淚下沾臆而去舟至安山驛病革呼司丞君  
曰吾沐 聖上殊恩異眷愧不能竭涓埃之報今已  
矣尔其致身盡職言訖便咽而卒年五十有八是日  
也風雷大作舟不可行於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事如贈少師諱文康公賦性剛明夙後嚴整遇事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吐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親孝伯兄中頊撫其孤如己出平生不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攝揆尤禁絕賭博閑親族有怙勢害人者痛懲以法而篤於故舊每分官俸以贖給之若其事主勸慎恭恪鞠躬盡瘁終始不渝可以無愧矣公才識博洽同學淵奧辨析疑義河懸水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為詩文書麗莊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有文若干卷詩

識大錄

若干卷

通史劉氏曰公以撰史稱奇著述遂隆恩賜皆出時與公惟守之以恭禮不肯有為人亦量其欲悞無他故上下皆安之臨沒之時猶以未報朝廷為遺恨乃以竭力致身囑其侄似亦厚德仁者矣然張聞仁者必有後天既斬公子又弟孫亮登且終皆廢何哉

嚴公

嚴公諱納字敬卿別號養齋常熟人公生有奇質數歲即善馴培通古文奇字少長最重積同學文譽起嘉靖丁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當上春官會典試者以錄文縫罷弗試辛丑試選定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每被疏劾輒剋其濟久之授編修丁未同考會試辛亥秋主畿試而柄臣有所欲報者公恥與共事致去之則以親老乞歸省娛怡色養三歲乃起就取春選侍讀時江南新中倭寇漫檢有司微缺蓋急公患

識大錄

廣納

之異疏以請 詔下大司農多所蠲貸吳人至今稱焉己卯主南都鄉試丙辰選學士掌院事 工方御西內祠神祝釐欲簡詞臣給筆札保事乃疏名野金既探之得公與與化李天定公 倉卒應制亡不稱上指蒼選益為嘉進太常寺少卿兼職如故己未主會試庚申進禮部右侍郎轉左尋改吏部壬戌陞禮部尚書知貢舉禮部所主多藩國封誥喪葬之事尚書日本 詔廢祀惟謹不暇錄更吏弊最委公獨率其屬釐正之事取故典不輕為難易賄賂塞而百

藏大錄

廢具舉亡何吏部尚書閣上手詔用公：自以荷  
 上善知位家宰操群吏熟涉宜矢心俸力以報而  
 又念卿者柄臣墨吏相質市為奸濁亂海內非吾身  
 為天下事吏治不清乃下教諸以公事竭及政吾國  
 者之待漏所毋私第吾不受私謁又訪其家張其若  
 召客者實亡所召而盡呼蒼頭飲食勞苦之曰若輩  
 幸守吾操束內跡毋外擇謹厚吏守却舍而政之四  
 若幸視吾為備外跡毋內有即守使人上謁公以為  
 吏而獨守三執曰吾不處一字以明吾志門庭闐然  
 然延接賓客若訪人才故：無倦一時卓行異能之  
 士母問卿舉殿薦皆驟得優擢曰：祖宗朝蒙用三  
 廷索卿以資格保天下異時名公卿屏居田間：上  
 所望遠怒而不致收者索問為請次第推數起家幾  
 盡於時貴賢布列吏治然：不聞天下翕然以公為  
 知人能任職也而公恂：不自居上則推首揆徐文  
 貞公而下歸功司馬恒言今徐即時大有司耳吾在  
 事幸而當徐公：幸不挽我且覆露我吾是以無獲  
 進而克遂事且吾所任即某若某賢即十言十當舉

藏大錄

無夫人告是以無溺其取吾則何能之有即某者  
 平湖達公也于是天下又以公真鉅人長者  
 勞而不自德惟：上亦益重公：召直西苑善加太  
 子太保時文貞公獨相久數請增閣員自助：上  
 手書公及李文定公名謂材足冀汝遂降特勅並貳  
 英殿大學士而：命公仍館部事候代者至而解蓋  
 珠過也然公自直西苑晨出理部事夜則應制撰述  
 日曉不得交又直虞早滋濕中脾遂病而又念封公  
 太夫人老矣即一日不運湯藥奈何遂殯病篤請告  
 上未許走貞公為言狀乃得：允賜馳驛歸歸快  
 歲調治良已亡何：世皇晏駕公里國朝夕臨極哀  
 莊皇帝登極叙公總裁：大慈勞給諡封三去如  
 公秩公以輔臣謝事歸子舍而封公太夫人晉壽康  
 封皆極品晨夕侍膝下吳公老純敦以尚古今所罕  
 觀也公為人慈和謙懷笑：常有以自下者既貴春  
 秋高恒與少賤者均禮與人言色柔氣溫雅恐傷之  
 始為學士至人內閣九七轉皆：上手注官五品即  
 賜鶴袍其後龍魚綉蟒金綺之資無美寵任無與比

而公益最恭受賜拜命持家如在上前僊  
倭承之恐不得當也平居食淡衣疏屏絕珍玩之御  
曰今後世師吾儉至姻族間里患難貧乏施予無吝  
色嘗接於第之東落成宴客酒半公憑闌四顧忽愀  
然不懌客問故公曰吾初不知是據直東隣此形家  
所忌亟更之其篤厚如此公于學無所不窺然不為  
章句蚤慕王文成公之學讀其文輒起一指顧辛丑  
所射策或推文成許主司幸他文入賞得不素而公  
晚年先世之學者信眉高譚動言致良知則又歆之

### 藏大錄

乃曰文成設於學問思辨致不少置乃今寡學渺  
聞假以三言自命何異耳食而以爲飽乎退居垂不  
十年箋問不至都下客有爲公畫賜環者好語謝却  
之吳中頻歲淫潦有司坐視弗恤公乃爲書數千言  
抵當事者頗謂所知吾爲桑梓生靈請命耳非得已  
也後以病卒訃聞賜祭葬贈少保諡文靖  
逸史劉氏曰銓臣職錄叙沉品任事而地要輔臣職  
實和機務任情而地親兩者並重累朝燕之者望  
望數人孫任職者尤夥觀爲夫推寵之所在非有遺

者未易居也則兼任之是難公既水獮牧梁不殺一  
人而拔淹通滯使有用者又得各盡其才故能以身  
爲天下型范且知幾勇退始終臚白都一代名亦  
庶幾不負君父倚託主意矣

### 藏大錄

李蒼芳

公諱春芳字子貢興化人公生而神穎不類群兒常有神更麗眉顴髮掖之行他人弗見也一日嘗平忽指天語公雲中鼓吹導引公仰視遂失其所所在人益以爲神辛卯與計偕丁未舉進士太常奏對第一上親引見勞問先是邑賓宴全舉酒屬公雲爛然五色人以此言微當公至是中外鼓動咸稱人端然公顧獨循：如無有遺書戒人毋敢驕貴母宿寵凌物以法約整齊衆人衆人壹栗於節會有 詔命公授

歲大錄

李蒼芳

書中責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侍上左右而情游解緩漸以成習即一旦免事奈何乃爲瑣糾恹散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卷一時煥然上方綜扶名寔陰以他事部勒館中後進諸賢意已有所屬乃特 旨召公入內直起選學士太常少卿 賜一品緋衣益美歎也自後恩寵日盛錄吏禮二部左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 天潢日行康棣不維公以便宜處議爲書上之有 詔允行賜名泉藩條例自是流靡稍節元元乃蘇未幾 勅

歲大錄

奉閣務武英殿大學士加中如故公既與徐文貞公承允宜之漢同心輔政力振頽靡海內翕然回轍已後周文貞自吏領命事 穆皇帝於亮閣謀五道錄言官獨負通中外故：以爲太平復見會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 旨重建翔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費終 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廷方新宜與百姓更始而駁尋大興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終不接言營作之事矣 上乃銳意圖治又知公習政諸建白疾於轉圜隨奏隨可如鼠太倉羨金鼠藏

造歲幣手章珍要一切無留行而臺省擬以上書應詔語稍使中責人乘間泣懇 上前 上大恚甚出不測公力爲言此輩朴忠無他腸願 陛下寬其誅以開言路收人心 上乃解於是勅選諸帥臣言沿途鎮垣當虜衝宜戒臺以便防守好事者致持異議以陰懷其說公正色直言盡成之利虜不得踰關長驅獨奈何惜小費不計大利乃得請至今脩築賴之故事邊兵士著勢相一不分後稍困而人于是有而北軍禁點不如下指疑整志戮成大業公慮變出

尉腹乃以爲主將陰折其難就野就事乃足其執虜  
騎突入宣大門不及謀公由藏獲躍焉所以從時今  
事在緩急奚暇復請乃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  
破敵立功當賞陛下不薄汝也乃皆感激泣下無  
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既不得還相率北  
徙達斤堆諸將欲因深入搗其窟穴公以爲關邊族  
寡不便而把漢即吉獨以勢窮單騎來奔把漢即言  
者虜酋哈達奎孫也哈達奎之急不得要領願歸亡  
納款貢市稱臣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辨不決

### 藏大錄

或言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  
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接  
今納款稱臣體統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戎在戎  
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藉而聽之彼喜於得請聽我必  
漢為盟益堅虜以貢為名我以貨為市計數十年之  
市孰與一旦用兵之費况虜在得請不得已於無  
益之空費故無窮之憂端則從虜為懷柔擇虜為  
計失或言吏情且測女知不以此當我為一賊盟者  
何所責公曰以奇焉我其機在我惟有前制又素防

用其害又去所慮其政乎於是上從其議虜國史  
我符冊拜我王號歸我通傳廟獻而市教之一時傳  
繭稱快遠陸接堵幾二十年公居常醇謹言若不出  
主國是所在毅然不可奪上尤以此重公從知  
經道修實錄大明會典永樂大典以六載考  
累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致正一品俸廩中書舍  
人者再尚寶司丞一功烈震主大臣極矣於是乃撰  
曰物禁大誠吾安知所稅駕乎乃既歸養中使諭旨  
章凡七上乃得請勅獎馳驛行人護送有司月給

### 藏大錄

米夫陸靜上司送之良久已又全祠部即捧  
勅存公於家公既歸則角巾私第歲時伏臘群諸子  
姓緋衣蟒玉奉觴尊人尊壽已復從里中鴻生鉅儒  
及諸後進里區謁舍階輪道執閭或婆娑里社送三  
老問年探賈或浮白娛劇樂雲終老不復知人間事  
可謂功名成全孤孫寡耦矣卒賜吳縣贈太師諡文  
忠  
逸史劉氏曰句曲之人教為振言公少夢之帝所書  
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二祖御而引之曰文事

付君又一夕夢 英宗其相高少保取其布授公曰  
而副我有若面命振應之曰神哉惟申及甫固不虞  
生也耶公當嘉陰之際智勇爭勝之時唱而後應不  
激不隨卒全群疑無所開而國是亦因之以定且急  
沉勇退盛年拂衣止足之義與漢疏氏僅一耳見云

藏大錄

郭朴

郭公樸朴字質夫世稱東野先生河南安陽人也公  
生而穎特甫就外傳即開敏見奇文聲籍甚里中父  
歿崔公則自繫革時已器異之矣嘉靖辛卯舉於鄉  
己未成進士 肅皇讀其策並稱善命賜一甲後蓋  
異數云尋讀書中秘授翰林院編修 冊封鄭藩選  
授中賁人書己己滿九載最還侍讀纂修 大明會  
典丙午主考應天鄉試丁未分校禮闈辛亥遷左春  
坊左庶子侍讀如故壬子主考順天鄉試癸丑改兼

藏大錄

郭朴

侍講學士視院象是年遷禮部右侍郎命供文撰甲  
寅改吏部右侍郎仍兼侍講學士丙辰以三品秩滿  
晉階通議大夫陞一子入冑監予三代誥命轉左侍  
郎為官如故丁己加太子賓客予二品服改兼學士  
己未以六載秩滿晉階正議大夫勲資治尹庚申予  
二品俸是年遷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公既辭  
肅皇素重公忠誠難公去左右命以札書仍點學  
士掌詹事府事辛酉命掌部事尋拜吏部尚書俱出  
特簡壬戌大計 手詔公俱評衆職以守今為先公



奉行惟謹。庚子外艱。詔賜喪。停歸。已丑。蒙御座。帝公時未終。標。肅皇念公持衡平時。旨台用公。公疏懇辭。弗獲。母夫人以大義。趣克。道比入都。門服。已闋。矣。乃易服。拜命。尋以二品秩。滿加太子太保。晉。階資政大夫。再予三代誥命。內寅。簡置。獨臣子勅。公蒙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互西內。丁卯。肅皇。升遐。穆皇副服。念翼戴功。加少保。晉階光祿大夫。復予三代誥命。總裁。肅皇實錄同知。經筵重。錄。永樂大興。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公一日忽念。

歲大錄

母夫人春秋高。通緝疾。既足骸骨。携憂。固不許。贈。留。甚溫。命醫視疾。養子特厚。既。置。上。始得。藉。賜。東。傳。歸。侍。養。公。盡。歷。官。禁。垣。鬱。負。公。輔。之。望。一。分。接。遠。聞。再。與。兩。都。執。事。錄。士。必。學。術。經。濟。有。裨。實。用。毋。取。竄。吉。以。故。得。人。為。盛。西。與。銓。部。絕。請。託。香。競。惟。以。大。公。行。之。其。緒。進。以。賢。不。以。譽。其。卒。適。以。不。肯。不。以。毀。且。度。地。遠。近。才。細。大。要。使。人。與。事。相。稱。而。止。而。雖。大。事。專。有。人。所。主。不。稍。假。借。而。大。指。適。在。惜。人。才。捐。細。過。母。以。克。該。絕。下。堂。謂。人。格。餘。曹。為。思。恩。府。夫。亦。已。

自為思恩。耳思恩。出於己。寔難自人。何害。說公在事。日人莫測其喜。愠之端。亦卒無能。以執喜。愠有加。於公也。遂入內閣。受命。滋。蓋。恭。與。同。事。諸。臣。進。膳。陳。議。叶。心。圖。理。未。嘗。有。所。勃。頤。一。時。相。案。無。皆。議。焉。歸。且。十年。乙亥。丁母夫人憂。壬午。穆。崇。念。先。朝。舊。舊。日。賜。廣。慶。賜。與。諱。庚。寅。公。壽。八。哀。科。臣。既。公。盡。忠。高。請。存。問。如。禮。詔。俞。之。遂。行。人。將。命。加。賜。日。康。與。諱。癸。己。五。月。以。疾。卒。年。八。十。有。五。公。為。人。實。鎮。洪。聲。舉。止。端。慎。天。性。至。孝。幼。弟。時。將。二。暮。人。京。叩。顙。夕。色。養。

歲大錄

怡。如。也。惟。謹。比。居。喪。雖。自。首。如。孫。子。必。盡。哀。撫。賜。第。為。擊。仲。光。七。每。念。之。必。泣。下。視。其。子。猶。子。也。立。宗。法。是。祠。堂。以。聯。其。族。敦。睦。亡。間。姓。无。神。禱。茹。蔬。衣。素。家。居。未。嘗。高。大。垣。屋。侍。令。遠。世。師。吾。儉。治。二。親。喪。皆。司。政。大。其。陰。刑。公。正。之。情。即。賜。祭。其。成。禮。而。色。諸。子。弟。振。家。公。指。管。讓。冲。節。約。望。之。者。不。知。其。為。相。居。胤。也。謝。歸。南。市。私。第。絕。跡。不。至。公。府。飲。或。而。量。薄。其。諸。大。夫。而。下。式。廣。紀。訪。政。事。町。定。與。鑒。錄。地。下。其。費。其。便。里。人。甚。德。之。余。又。聞。公。自。守。史。局。即。歸。心。大。業。

日討古今載籍 國家悉與而致證之為持者又古  
雅醇厚不可沽華堂作學約訓諸生大意謂洒掃應  
對可以上達飲食男女莫非天性沒厭世儒高遠之  
狹而禱之以寔又作四思四畏處寔座右又作九字  
圖說以為天在上居親同為心中性命聯為義石  
下遇與分輔為人能不昧其心上通于天斯可以事  
君可以事親存其心養其性立乎命合道義矣以故  
遠吏劉氏曰語曰東漢有比目川有源然則公之純  
德懿行其得之性命者深也乃其出而表世處而範

藏大錄

俗一以恬淡自期博覽芬華之習了不入其室府焉  
所謂達於分義者矣古稱福備者資壽多男天恒不  
以假人而公獨全之得全：昌豈偶然哉

高拱

高公拱字肅卿新鄭人公生而狀貌環奇苦學問攻  
經義為文不尚瑣屑而尤雄闊其出人意見年十七  
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公  
宣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錄桑切焉  
裕王出閣諸學居外府公為謬官充夜間道王日厲  
而心儀之將入心詢：王曰懷臣測兩府雜居諱  
言疎出公用旋却中竭力盡心 王深倚重之考滿  
陞侍讀學士與順天故縣侯侍讀學士廷府凡九平

藏大錄

高拱

陞太常寺卿管國監祭酒事 王賜金繒甚厚暖而  
不能別公雖去諸惟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使問  
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貲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  
又書志貞二字賜之又書啟發弘多四字賜之去戌  
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  
所不能正者舉之殆盡終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  
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使公曰東曹事不令兩  
侍郎知吾無以報 上而從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為  
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

士懷曾故自詞臣性不習吏事弊孔蓋雖公吏事瑣  
瑣每出一語研吏肢慄俗弊以清丙寅進策文淵閣  
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東島時  
分御膳界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  
在直無事在閣世皇中年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  
人任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表又奏亦  
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  
直可矣不才與李即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政  
事文貞拂然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其

藏大錄

出時江陵公尚為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以痛篤  
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  
糾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皇  
上違和五臣子額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為驛計此何  
心也蓋以此激怒世皇為傾公計會世皇疾革  
不省覽龍馭上賓幸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  
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奏相向曰先  
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  
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給工部揚先帝

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願事先帝幾欲止  
矣恭皇殿事雖為之而皆為先帝過乎土木之事  
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為先帝過乎說  
隨於生前而設置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決下語稍  
聞外是而忘者側目矣會上改元開閣臣於是四  
臣各擬二字上竟就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  
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  
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設富達倍之今事如  
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

藏大錄

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父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  
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諸上  
我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建國體政諸  
上我今上即位用教曰安得通知群下賢否而使  
上自裁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  
諸上裁兩人據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  
與公不協會大計給事中狄敏應嘉上疏論其  
公以應嘉亂政黜為民公以嫌故不出一語而外廷  
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牧輩輪劾公不少休

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疏  
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  
本用賓御史尹捷遂以公拾遺公遂在去 錄皇  
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 錄皇猶  
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  
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 上思公不置  
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主慨然以天下為任任凡  
展理閣事年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語公曰是莫足  
哉大臣以體國為忠以匡國事為美區區小廉細節

藏大錄

耳事足多乎使然得取辦倉卒不其然公集諸司  
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  
早計之集也德何如素也才何如書諸冊素也  
不德不德何如素也才何如書諸冊素也  
自見其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優  
於子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得凡百八  
十餘冊以為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此勝  
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為憂公曰大司馬為危所係至  
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正二員此無事

時耳聞違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之人未免移  
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  
東缺於西使此候代動履歲時不得復任門庭雜  
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  
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  
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  
補之如兵而極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術養  
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  
其人泛然以用又往：違為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

藏大錄

以有習熟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  
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  
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  
候尚書之缺如兵而極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  
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  
年月脫職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  
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閱總督之臣在邊日又著  
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  
不衰而知慈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得 旨錄可

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司奉命批隨奏報多不中竅請於是裁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為兵備故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為裁伍之資得。言報可著為令甲乙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護場之責才者備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報乃官其地者非錮流則還職待之既薄志意沮沮人何望於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

藏大錄

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為邊而不知邊安然後進安也請擇軍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數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若以三年為率地由地起皆陸續有餘擇惠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為始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教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用則又有諸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為一定之說得。言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不戰若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印輔傳即王遵各率師皆被列陣以待以京師永保而都御史護赤山

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邊糧而以總督王崇古傳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燾獄故事府部皆在冢案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聞臣不省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軍國法司故積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畫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出寃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往大計時銓曹抵問藩臬為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臬否獨留臬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痛

藏大錄

也已又案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冗頑尚使正有何利當與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今封職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規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食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為故留以供用且以佚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佚人用則何留為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俾衆見之故事惟陞

時皆主事揭授印中呈於家率公曰堂有侍印司有員外既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一侍印同所屬揭之即家率欲有所工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連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改善政無聞請以賢者任不得復有低昂積谷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閉壩寺官本無民社而竟虛以他省遠方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還本省人皆

### 藏大錄

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置一甲讀書之現正撫按舉劾之差覆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檢議有司捕盜之拾遺使朝無備案常無煩苛廣東昔稱樂土後為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為得策公請以段正跋為總督從其勸除勿致養寇而廣東即邑多除制糾寬其薦類勿拘疲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止官去國亨致逆當勸父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譔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

行既至貴得實如公言然扭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蒙蔽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警緝何謂叛逆而撫臣以昔國亨禍不測且聞前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災即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土疏乞家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警也智在省則

### 藏大錄

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開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苟居時賊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勸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為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愚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為時在國思之旋林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林來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勸彼聞勸

官且至以身親在勸當不敢殺我、出聽理乃可以  
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  
郎中至授意逆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性公復而授  
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來吳喜曰吾生矣吾豈致逆  
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舐  
不出至是乃持漢夷犯人王寬吳璉何第輩獻出而  
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益科臣未至  
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  
并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適走

### 藏大錄

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母全回鎮兵部奏  
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控沐為羊采今又其  
故習耳頃集之人衆所寓日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  
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為惡如有罪 朝廷  
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今歸耳後數日昌祚奏  
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坤明  
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朝弼北虜倭寇孫紀漢卿  
吉夫等造報至中朝人心洶々因始所指公曰是實  
足懼顧老前受其孫耳總報者至曰前婦甚愛其孫

而老前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賊擁兵來索  
吾必殺之今送去虜果送去公請加卯吉指揮使魯  
以章服又語達臣令獻其駒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  
老前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  
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金  
帛致致人趙全等以贖其孫老前果以計招全等全  
等皆中國人而為虜用居叔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  
鳳閣右曰塔宮門曰宣化牆屋皆繪龍鳳柱殿破城  
毀更皆其為也 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

### 藏大錄

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卯吉歸又令達臣以緋袍金  
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卯吉是我中國臣  
若善視之老前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  
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公親詣射  
所而質全等全果駭驚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  
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公因問虜今歲不入  
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頃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  
有開志不敢入耳遂收斂盡謀於市至封貢事虜哀  
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

宋人講和為辭公曰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  
今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使曉者豈為  
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乃請  
封庵答為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故而套  
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  
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重大之  
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庵答之人解言能而  
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緝庵答而市宣大者  
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若擾而費市也則則

### 藏大錄

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庵答進馬謝  
恩吉能亦附焉公復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  
求貢不過貪賞資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  
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新使總之以致疎  
虜怨憤攘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  
家靖貢稱藩可以息境王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  
毒可以省帑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間  
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寔弛  
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志不成就國之

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見昔視  
較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也田鹽法  
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  
罪如失機上嘉納之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  
貪我繒帛惟恐罷市不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為貢市  
者皆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  
金錢非盡携以歸也我之群商又因而為利而我數  
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接藉而求屈  
指而論也蓋漢人王錡之策公實用之矣 魏皇久

### 藏大錄

不出欽天監卜吉且視朝禮嚴嚴傳宣閣下急公疾  
趨而至則 魏皇已立於堦矣魏公手北行至乾清  
宮公不敢入 魏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  
宮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 旨高閣者外及張  
閣老皆宿乾清宮門外薄暮公等奏曰禁地非人臣  
所宜宿願宿閣門 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 上可  
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慰  
寡慈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慈復劇公跪涕無已四  
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乳



授皇太子一授公蓋遺詔也公泣奏曰受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扶公長號以出神宗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通閱自有節要請先獻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裁擬徑自內批者客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簡望日有旨遂公即乘驛車去道

### 識大錄

勝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欺陷人將借以說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遲會廷勸之日白日盡順順大臣瞪目仰天備極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笑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秋正音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論雜外藁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卷四卷論非果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六年卒于家終葬止年給又二

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某據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廢一子尚寶司丞

逸史劉氏曰公剛介不撓高於氣節才足有為其在穆廟時所建吏兵諸邊議確有卓識為上所親任以至臨終握手永訣獨廢顧命公亦自信果於建樹拔正斥邪可謂不負遠詔矣但抗直太過盛氣少益當切若新祚主少國疑之際不能調護同官駁卸權堅遂致不以禮去誠可痛惋論者輒以不直歸江

### 識大錄

陵豈持平之說哉

林俊

林俊字待用號見素福建莆田人少潛心理學工古文辭成化戊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苟而卒歸於平恕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游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極論之請斬二人以謝天下言甚激烈憲宗怒不可測浚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獻疏論赦併下獄各杖三十俊謫姚州判官嚴誦師

識大錄

林俊

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由是俊獻直声振海內三原王恕在督都疏乞遷之以勵忠直會元日星變上感悟叙復南部孝廟踐祚廷臣交荐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見鶴處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多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緡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負踐邊方諸溪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撤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益礦脉銀



識大錄

四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逆戡民為立祠生事之士官奪印相讐殺俊開誠諭之多感動遂印出不煩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弘治辛亥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飲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者必弗調吏部擬為延接巡撫江右陝西布政皆不報俊乃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休不待報而歸言官交章論荐庚申起拜右金都御史提督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弗許時江防頗弛俊悉心經畫多所釐正自率物與都憲張敷華並名清

約都人化之陝西地震水湧倣疏援古今微應指斥時忌有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時武宗在東宮謂宜預教曰薦謝鐸儲備堪堪堪任輔導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劾遣俊巡視俊至榜示盜許自新抵南昌親入賊巢渠首王五率眾出營擒四十餘賊自劾凡有名首賊出片紙指示巨姓悉擒之餘孽稍解散遂命巡撫其地過歷州郡所至問民病者更定要約處稅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起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咸寧藩祿報價值以俗民論府殿易琬

瑒瓦之非至引莊公叔段吳王凡杖為言時率漳維  
橫未有遂萌俊每裁抑之或以為過卒乃服其先見  
未幾丁母憂歸士民攀轅不忍去 武宗嗣位言官  
文章論拜吏部學奏起用皆振罷尋繼丁父艱服闋  
起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俄改四川時監鄂之寇  
方據俊陳師鞠旅頌軍全救四將致賊而撫之忽報  
賊將攻保寧已州即取道救之粹遇賊於華壑卓輿  
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頓首伏地俊曰  
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滔雨溪澁賊失

### 識大錄

期殺阻遂分黨將謀據州縣要害川兵晚不鉢交俊  
取將領苛命斬以徇既而資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  
自贖於是將軍何定先發諸軍併力連戰皆捷賊眾  
披靡人畜死者相枕籍渠魁多殺首時西川所在皆  
賊眾四十餘萬俊督兵追勦賊斬數千級俘獲無  
算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俊聞報馳赴奉元日乘  
賊醉無備乃夜半奪食衝拔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  
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藍耶餘寇復熾俊督  
兵追勦賊勢窮聽撫然猶狐疑以緩我師總制尚書

洪鍾誘其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勅獎勵晉俊  
右都御史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  
俊追逐大敗之擒斬萬人餘賊逃入思南境會逆瑾  
伏誅俊上言瑾雖誅權猶在近侍安知後無復瑾者  
請釋取宗室有之官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  
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意指斥新用事者屬洪鍾與  
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之又以不容中貴子  
弟冒功為權倖所疾知不見容遂引病乞休忘者謂  
盜已衆無好事俊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臺諫集

### 識大錄

疏留之不報俊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西川之  
寇復熾矣奏面揚一清秉銓連薦為南北掌院及兵  
部尚書皆弗果已卯寧庶人反科道又交薦之亦不  
起 世宗在藩邸久知其名及承大統首遣使召之  
尋以廷薦晉工部尚書俊時年已七十矣以老病辭  
溫詔褒答弗允且趣其來俊不得已乃就道途間上  
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自古人君  
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草所謂懷  
極而不得不單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固有變

更不知一革變則諸革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  
侍中有用事者故疏及之嘉靖元年改刑部南書院  
蒞任命侍經筵會暑嚴謀俊疏言學貴緝熙而惜分  
陰且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  
不宜輟罷上嘉納之是時寺觀齋醮漸廢疏聞異  
端省不經之費裁輔役多民困富室悉投陵戶免役  
俊奏處陵戶以定事体近侍家人私買番貨勘未報  
忽內批貸給主俊清治及營救者得旨仍沒官內監  
奏補匠役俊謂故蒙階亂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時

### 識大錄

內使葛景廬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  
陽諸不法事連發為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  
落俊具言法立於祖宗守于陛下而奉行于法  
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減否賞罰不宐  
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  
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德左右羊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  
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陛下見今日恭論內  
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

臣唯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  
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  
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守吏議終身不齒  
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  
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陛下祇見參論  
之多而不知為執法之平也惟陛下法司公訊  
以昭平明之治上不聽案官豎私人獄且具內降  
送鎮撫司俊奏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錄錦衣衛謂之親軍所

### 識大錄

以偵伺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鞠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供獄具申鞠刑之禁并  
送法司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  
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  
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祖宗之舊也  
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  
情皆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上怒詰  
責之俊以不得其戕引咎乞休上尋感悟章累上  
弗允既而永平知府郭九臯為奸俠趙紀誣訴受賄

故勸殺人東廠荷景賢請逮繫時九臯已移守臨洮  
乃就臨洮逮之俊言治道宜攬大綱恤大体九臯即  
貪且忌猶不可以天子而役有司況以卑辭而運命  
梳衣對簿使以謬誣枉貳其不傷聖德乎不報俊乃  
稱病乞休許之俊僂言聖明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  
將歸之言願賜抹袖乞召宣大臣如孝宗故事每  
事必與臺閣共議而行上嘉之命馳駟以歸數  
歲遘疾遺表功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治曰存尚書  
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柝可輔德棗大政

### 識大錄

後疏言身後乞免祭塋以安存殁矜錄議札諸臣以  
慰幽冥又言古者逮人於朝歎衆棄之非欲爛肌膚  
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錦衣重  
糧才足示辱正德時遂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末年  
諫止南巡遂有杖下者成弘間詔獄惟叛送妖言  
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送鎮撫問法司擬罪今一察訊  
問無復仁昂非祖宗仁厚之意也丁亥四月卒年七  
十有六贈少保謚貞肅俊正邑立朝不肯詭隨不趨  
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鼓降為大戒以撫

綏為上策性簡儉居官无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  
蕭然若寒素深厭未俗侈汰以身為表率尤好引掖  
後進士論推服焉

### 識大錄

彭澤

彭澤字濟物號幸菴蘭州衛人長身偉貌腰帶十二圍頤髯燁然舉弘治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出知其定府勸課風禮一時號稱賢守卿有奄宦竊改或謂當附之澤即具一棺於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已準擬附諸棺矣陞浙江副使遷河南按察使持憲嚴明以威猛聞名拜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是時薊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前汝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眾至數萬分為兩支蹂躪城太行流劫入

識大錄

彭澤

河南境者尤狠暴帥曰劉惠趙鍾其衆疏十三萬總督尚書陸完不能制詔晉澤副都御史提督河南等處軍務與成寧侯仇誠帥秦兵持之澤至軍大陳軍容振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植軍正論行法建轟諸大將無不惕息皇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之殺虜數萬計趙鍾跳劉惠死於陣其餘党多沿途散竄為官軍剪獲者無美河南賊悉平召澤還朝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時蜀盜既平餘黨廖惠等漫起勢

愈熾總制尚書洪鍾堯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

之澤現令嚴明賞罰公信故諸將皆尽力先進兵勦除廖惠次平內江崇慶之寇殲衆遮竄山寨多伏弩著棘中澤分兵出入奪其水道度賊窮甚乃開一面縱兵謀之殆尽還朝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故掠吏民將轉寇通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曰酒使氣時出矢書王瓊上驤人錢寧挾威公卿成仇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每與朝士論及寧輒忿惠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瓊曰

識大錄

寧遠所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提罵朱寧奴才敗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為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并肅伏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便使詣土魯番予緡帶二千銀值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萬寧全軍沒瓊因條澤反罪寧送中下其事賴閣部大臣力救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諡襄敏澤天性純誠直諫無

脂韋軟媚之習居官常祿之外一毫無取受命於朝  
不問家事平生口不道市井之事手不拈推度之物  
講談道義覽而後已凡人有善聞斯稱揚友朋有愆  
遇斯面折立朝有譽誇之風居鄉無婉曲之言少從  
外祖段容思修明正學至老手不擇卷君子謂其得  
於義理者為多云

識大錄

陳九疇

陳九疇字禹學山東曹州人少倣儼不羈多權略善  
騎射豪宕自喜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以忤  
逆瑾摘粵之山陽令瑾誅台還部歷進郎中擢蜀集  
會事率偏師會勦監郾二寇教有功賊平遷秦臬副  
使兵備南州當是時土魯番復張厥王滿速兒遠大  
將他只丁據哈密以與我市陽求重賂而陰合哈密  
都督馬亦虎仙等謀乘我饑竄寇掠河西決黑水以  
灌井州可以得志經略彭澤不得要領漫遣使約和

識大錄

陳九疇

費絃帛銀器贖哈密城池金印九疇奮怒曰彭公受  
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利客使摸稜辦事效弱宋  
故懲拔其惡弄何顏立于朝署於是遂勵兵選銳完  
聖繕備以待之使至土魯滿速兒陽諾澤信之不疑  
連請還京滿速兒乃使罵亦虎仙入京朝賀伺我動  
靜分兵四出侵掠閩外諸衛殘破河西藩籬又結瓦  
剌以窺我仍遣使數輩來款九疇品其狡黠斃之拔  
下未幾滿速兒引兵深入北肅州留其大將牙木蘭  
駐師關外以脫井州總兵史鑑聞肅警將領井兵來

援九疇疾走人止之而今游擊將軍滿寧將兵禦賊番兵鋒銳穿全軍覆沒滿達兒直迫城下陽言請和而潛遣姦諜媒我諸熟夷為中詞元疇偵知捕裏甲者悉箠殺之哈密都督失拜煙答亦與滿達兒通九疇并搥死乃潛結瓦剌夷酋掠其番落破三城滿達兒聞之狼狽引去九疇帥輕騎躡其後連戰敗之副總兵鄭康及哈密都督奄克季刺徽擊于瓜州又敗之滿達兒雄心始沮仍遣使請和九疇上言番夷兄弟方內競安能加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微後煩擾

### 識大錄

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豈收堅壁以待之可坐斃也宜絕其使勿通巡撫都御史李昆吳議謂不宜絕請上裁兵部尚書王瓊右昆議從之初寫亦仙虎入京九疇發其數十年傾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適上幸會同館寫亦仙虎與其徒因諸權倖以秘術千進得預養子之列日侍左右甚有寵乃謀傾九疇以釋憾教失拜烟答之子突入長安左門為父寬下法司會鞠王瓊素與彭澤有隙又心害九疇能緣是媒草西事奸夷現知本兵指且度上多愛人可以賂

賄集事遂相與間通上書訟九疇激變下瓊嚴覆瓊曰勅澤專擅故繫九疇激變喪師罪死并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謫泰政議碑九疇高書石玠毛澄廷爭甚力閹臣楊廷和等及臺諫交章中救始得削籍為民世宗繼統言官勅瓊挾私忌功傾陷善類廷和主之乃逮瓊詔獄謫戍莊浪復起澤兵部尚書九疇按察使會其州戍卒戕撫臣許銘遂拜九疇會都御史巡撫井甯九疇至鎮劾總兵李隆奸惡請誅之捕治亂寇撫安反側三軍凜然固敢謹謹將拔憚其

### 識大錄

成名咸有屬志甲申滿達兒大舉入寇至其州九疇厲衆出擊躬自先登將士競奮勢若風雨番兵不能支敗走肅州九疇率衆夜由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大破之殺傷無數伏尸滿野斬偽都督他只丁滿達兒遁去九疇復使亦不刺邀擊之大創而歸時閹中守臣奏河西危急朝廷命兵部尚書金猷民都督抗雄率師西討至蘭州諸番敗竄出關矣猷民乃用九疇議請遣發夷使閉關絕貢捷聞坐誤報滿達兒死兼羅護謗紕其功僅轉副都御史總制大臣楊



一清王憲皆與九疇不相能。屢言其用兵絕貢為失策。上意頗移。而九疇之復用。實因楊廷和廷和既斥。而張璁桂萼重餉。意九疇為廷和黨。忌其且大用。乃謀傾九疇。以構廷和。相與比而諧之。曰。哈密不靖。崛起於彭澤。九疇其朦朧復起者。廷和黨之也。乞坐用王瓊以寧西鄙。上從之。召瓊為兵部尚書。代憲總制璆。既被用。即上書論九疇誣罔。逮下詔獄。檢人阿璉等意指掠。倘至當九疇誣罔。律論死。詞連彭澤廷和。諸併逮治。瑩諫畏禍。莫敢申理。賴刑部尚書胡

識大錄

世寧極言九疇忠勇有功。河西不可殺之。以快奸回。使軀中國得減死。戊邊澤及金猷民俱奪官。廷和獲免。後穀歲草思放。還鄉復其原。秩越十餘年。病卒。未几俺答大舉入寇。天子肝食始用廷臣薦起之。命下已封獄矣。九疇志取峭直。沉毅剛果。出奇取捷。慮成中發。當土番入寇。九疇執從間道入。登膠脫射敵。當衆奮指。畏憚。疑能分身。號為飛將。然再撤殊績。而竟以譴廢。使不得數其才。歎以衛社稷士。論深惜之。

馬吳

馬吳字宋大。其先姓鄒氏。應天句容人。洪武間。曾祖解馬寧夏。不能歸。遂貫衛籍。以馬為姓。父俊。中年喪其偶。鰥居。不娶。有相士謂曰。君之相。晚當生貴子。於是鄉人力勸俊娶。乃繼娶楊氏。生吳。吳幼與群兒戲。端坐高牀。指示方畧。觀勝負。以為樂。長者異之。十六喪父。家道浸衰。傭書供母。見衛士長優禮。秀才奮曰。秀才亦人。爾我奚弗若。彼哉。於是從周生折節讀書。頑家貧。夜無燈油。乃就廟中燈讀。之周生言於巡撫

識大錄

賈俊。嘉其志。給燈油紙筆。選為衛學生。舉弘治己未進士。除行人馬文升在兵部與之語。器之。曰。數訪事便。宜奏行之。壬戌。擢監察御史。巡按山西。揚清激濁。風裁凜然。陞山東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事忤旨。謫真定推官。隸官盜掠竹旅人。莫敢櫻。吳曰。彼恃騎射。爾吾民亦能騎射。爾吾無以殺彼。烏敢當吾衆乎。是懸金示賞。不數月。逆卒皆擒。善射諸隸官多被捕。獲乃不敢為盜。俄復謫開州判官。百姓伏闕乞留。未幾以才任兵事。陞四川按察僉事。時蜀盜藍鄙方剽。

合四省兵馬勦之無効吳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奈何可勝於是擇精兵千人教之分為四隊各立長蛇之賊來逼城吳夜出精騎百人舉砲擊其營賊內潰我兵奮擊斬首四千餘級軍中皆苦吳曰戰雖少勝賊心未寒胡足為喜遂乘勝過發遇賊大營賊列陣於左伏兵於右吳以正兵攻左親率精兵千騎擣伏仗兵騎潰自相蹂踐賊擊灰者不可勝計乃舉火焚柵明日追賊百餘里斬其首賊方四降者萬人餘黨咸遁吳下令曰此後擅殺人者抵命於是驅掠從

### 識大錄

賊者皆獲全陞川東道兵備副使時賊避居川北勢尚張兵備副使張思齊與巡撫高崇熙合謀招撫賊伴乞降而求臨江市住劄崇熙遂議徙臨江市民以其地界賊吳曰臨江市蜀襟喉之地土達重叙下連湖襄其地饒腴其民富庶從民養寇將誰歸乃立賞飭兵獨務行勦賊因不敢掠川東而伏漢州平壤未幾又集衆至二十萬竟反前約督軍戰皆敗績于是賊謀先破中江移兵城都崇熙懼亟調吳往吳率精兵五千騎日夜追賊聞吳至遂解中江之圍於

是朝廷改命彭澤總制吳與澤合兵擊賊大破賊營斬賊首廖惠餘黨復立喻老人遁入東鄉山中會科道文章如崇熙薦吳以代遂拜食壽御史巡撫四川吳請於澤曰東鄉山大不便騎射吳請率步兵三萬人深入九真壩劉營四面分布守隘賊勢竭力竭然後招降被必自縛其魁至矣澤是其言比至九真賊果縛喻老人及渠魁四十餘人赴軍門降吳皆給粟令自歸鄉里蜀盜遂平澤嘆曰使早用馬公蜀平久矣比既捷有賂松祥與遂寧渠縣之寇未息各稱萬

### 識大錄

人皆觀望喻老人為進止吳至內江遣人入賊營榜諭利害除松祥等十數人外餘皆聽撫松祥既擒與遂寧渠縣諸賊相繼捕獲伏誅捷奏進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乙亥冬虜亦不剌由西海犯松潘蜀民震恐吳招上番為鄉導夜引大軍掩襲虜營虜驚潰遁去丙子高拱筠連襲人普法惡鼓惑諸夷僭號據險肆行攻劫吳率兵搗其巢穴降者萬計惟青山寨不下吳曰茲寨高而無泉我絕其水口不數日賊將自困可不戰而克也遣指揮何定據水口賊果大窘吳曰

賊今夕當遁可掣南方一面待之於是遣人諭寨夷  
曰今焚入子殺爾寨首級換水數日不下無咎賴矣  
群夷相向大哭中夜果出寨走生擒萬餘人渠首悉  
獲以功進右都御史蔭錦衣百戶已邛太監劉允奉  
勅迎活佛素下三旬括銀百萬巡按御史唯已而已  
吳但厚與允往還累月略不及銀事允遣使來議吳  
曰此中殊有利害太監厚我、不忍置太監於水火  
之中而不救也使還以告允異日見吳曰公有愛允  
之言願有以教允也吳屏去左右語曰此行果公所

識大錄

願乎曰未也至彼果保其中途無虞乎曰未也今茲  
百萬銀兩果公自得不以近幸乎曰未也公今費  
金百萬求佛不成朝廷究極所費能立奉百萬還  
官乎況此行活佛必不可致後患必不可免何以為  
他人捨克瘡痍之民張太虛聲以賈實禍切為公不  
取也允流涕稱謝明日案下改百萬為十萬三司不  
困地方弗擾吳之力也吳好功名辛已進兵討松藩  
夷不勝遽下制獄嘉靖改元詔復其官吳慙乞致仕  
歸徙家長安自號東溪居士休沐田里不求聞達公

卿累薦不起甲午四月卒年七十病卒

識大錄

伍文定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舉弘治己未進士授常州府推官以事逆遂理已陞成都府同知道遠詔獄物為民瑾誅起補嘉興會江西桃源寇發遠近恒懷都御史陶琰檄文定守開常諸縣華亭等寨文定率兵往剿其首惡汪宣等十二人年多俘獲賊鋒大挫浙境晏然琰以文定異材薦于朝擢知河南府郡風多弊政與之更始以計擒劇賊張勇李文簡教百人河洛又安時江西吉安多盜賊乃調知吉安治政健訟文

識大錄

伍文定

定鋤奸植良一時蒙猾悉斂手服大茅山洞賊作亂都御史王守仁檄文定討之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勦平桶岡輩賊斬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家濠反變起倉卒天下莫不震動文定疏於衆曰吾濟以叛報國正在今日即人爭欲亡斯亡者一人以狗復集諸路兵誓之曰濠今所告非爾父兄即爾子弟今宜早滅爾讐紆乃有憤能成曰惟命遂遮留守仁飛檄諸郡縣乃繕兵編何轉餉窮日夜不休既又為文哭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衆咸奮力乃

發兵時賊已薄江上九江失守安慶被圍復遣信牌

四出倡明大義收合人心士卒殊死戰賊兵氣收遂漸遁潰文定夜引兵入省城坐收巢窟仍令所過毋得掠園城中人大喜爭伏道迎勞賊聞奔還文定督舟師逆戰王家渡身親矢石炮火燎其鬚不為動遂大破之還濠就縛斬賊無算大亂甫平擢江西按察使而外內重臣咸駐省城京遣士馬終然策還文定上承下應不遑寢食又以劉介致忤推責艱危萬狀不少屈抗舉轉廣東右布政使以平濠功陞南京都

識大錄

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文定蒞任紀律嚴明士民悚服又躬戎服督將勦平海寇嘉靖乙酉以疾致仕尋起為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未幾雲南群賊跳梁奉勅督雲貴楚蜀四省軍務籌畫無存用遺餘力時王部弗靖文定款詞兵勦之以伸威百蠻巡按御史戴金力言其非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提督團營軍務因再疏乞休歸庚寅九月以疾卒文定志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著著乃以相惜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居家孝友施及宗姻

外廉僚家恒過於厚好面折人過至有難則力為排  
解雖性開朗然負奇氣不與世隨當官有犯諱忌者  
或功少輟輟厲聲曰吾以身許國違恤其他竟執弗  
交

識大錄

邢珣

邢珣字子用太平當塗人舉弘治癸丑進士授南京  
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以忤送瑾職為民瑾伏  
誅起補南京工部會歲歉盜熾有司輪辦不至宮寢  
營建方殷而中貴人織造璫衣樂器費數萬起辦甚  
煩珣多方劑量曉譬消其毒孽得不擾而事亦以集  
往豪右占田隱稅不納科價出納官吏坐餽廉其宿  
弊一切清飭之有權貴侮法欲以羅織証奏珣曰吾  
以直道向忤巨璫見斥今豈畏鼠輩乎堅不能撼甲

識大錄

邢珣

戊戌出知贛州府下車按點吏偽燭隱垣奸治稱神明  
壕接閭閻嶺嶺險絕劇盜滿結苛肆掠邑閭騷騷靡  
寧珣至其峒大推誠諭撫之滿率眾降授以廬舍給  
之牛種俾安居耕植而豐其餽賜滿等感激成樂為  
用他盜起反籍以禦盜山民賊不時入或集眾拒吏  
瑜曰吏遇之未善耳令耆老往諭之應命而至歲無  
逋租於是脩古御社約大新學宮復鬱孤臺飭周九  
公植清獻之祠文教聿興焉正德丁丑南安龍川群  
盜雲擾據橫水桶崗左溪諸峒都御史王守仁約湖

廣會征議先捕崗珣進曰捕崗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實據心腹今湖廣兵期尚遠賊見我兵未集尚不為備不若出其不意進兵連擊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捕崗萬不濟矣守仁曰知府議是珣身為前鋒大兵繼其後賊不虞官兵卷至亟據險禦敵而伏兵合圍勦之遂乘勝進兵捕崗珣又曰捕崗險峻攻之猝不可拔不若預兵近地伺其懈擊之先使人說賊使降賊正猶豫間會大雨即冒雨進兵賊大潰擒其巢穴猛寇悉平龍南七連二縣有通賊為寇

### 識大錄

大者悉捕誅之已勿遂遠遣使齎重賞誘滿總等為助總執使者戮之將其賞幣請府珣曰吾正練兵集糧以待之爾輩云何皆頓首願自効珣聞守仁起義吉安即日却兵往會次樟樹鎮時徵諸郡兵尚未至珣曰賊雖出城虞我師掩其後追番不前今須馳據南昌否則賊兵還復入城猝難攻矣乃即拔兵馳赴三晝夜抵城下明日克之豫方公安慶開南昌破還屯黃石渡以拒王師吉安知府伍文定將兵為前哨始交鋒言兵失利珣倉皇馳援麾旗進兵救其渠帥

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諸兵對江而陣會南風迅疾珣遙望賊在下流舟相尾曰是不可用赤髯策乎即經筆灌油浮小舟薄之炬舉風迫烟焰蔽天賊亂溺死相枕藉漂遂成擒事聞陞江西右叅政時省城新破民物瘡痍又澤水為灾二三日墮屯兵久駐貪暴加慘多方撫循勞勩為甚世宗踐祚首議賞格會有城守仁功者檄言官論沮削其世券歲祿而一時勅王諸臣斥廢治凡珣亦屢疏乞休詔陞左布政使致仕嘉靖己酉郡人立報功祠于學宮之左專祀守

### 識大錄

仁而以珣一人配享謂當吉兵將北珣麾義勇陷陣逆斬賊帥以撫逆魄厥績尤偉焉珣歸口不言功有問者亦不荅杜門玩經史自樂脩家乘置義田以贍族人之貧先墓久湮者各表石識之生平性剛介寡合然遇人以誠人皆親之為文典實精確西著采芹餘興北行紀事秋堂小紀憂居歸間二錄江藩隨筆歸田野語藏於家卒年七十一薨時有群鶴數十自東南來翔舞於上良久始去現者咸驚異之二子植址皆知名

埴字汝罷少負奇資為詩文下筆數千言立殉官而  
嘗時永嘉張孝欽尚未第延為埴師三年而學大成  
遂領嘉靖壬午鄉薦數上春官不第而孝欽已執政  
矣欽以翰林孔目授之竟來裝歸曰吾舌尚未敵也  
久之屢蹶公車謁選為浦城令浦閭饒邑也豪猾多  
賣緣其上以茶毒里閭長令少一染指遂入其彀莫  
可誰何有徐氏者情擊御曲婢號鷹揚假以進鰥魚  
而置金於內峻却之庶得其不法數事置子理覽之  
一邑震聲民和政理邑以大治方擬遷擢而遽旋動

### 識大錄

歸都御史范嵩作秋輟退思園贈其行邑勒堅珉以  
志其績歸時行李不備圖書數卷而已退居里中授  
徒講學暇則詠歌以適志張孝欽累招之不赴人以  
為剛正恬素有父風焉  
埴字汝立少穎異不群茹素嗜學自足省外手不釋  
卷為諸生時構一小樓日研會尋索益務精詣不下  
樓者三年一出試遂領鄉薦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監  
察御史埴修幹偉貌美鬚髯一日侍經筵上問內  
侍曰頤而髯者何官真御史也會有奏兩廣諸司節

金累數十年不清查前後相仍為墨者特詔埴偕給  
諫錢微往勘之至即封其庫藏搜剔夙蠹不遺根穴  
奸弊清息而謗怨騰沸執滿出為費定知府剛介之  
性即遭折不撓治郡一以清肅為主堂城之間森然  
吏抱牘以進唯諾凜凜五伯植立如木偶不敢有妄  
趨而旁觀者時柄相專恣蒼頭輩竊威以嚇即邑吏  
所通無不順指以承者至室定橫恣益苦埴繫其最  
黠悍者杖遣之柙相聞而樹馬久之移守郾城踰年  
擢山東運使埴嘆曰使我脂韋偕俗為純指柔乎自

### 識大錄

亦不能惟有清泉白石知我心耳屢疏致政而歸  
漾湖光相對自遠即守數以幣請見不答直指欲薦  
之於朝力辭自里居後足跡不至城市西出貴官產  
不及中人蓋其清介剛直父子一轍也

喬宇

喬宇字希大別號白巖太原樂平人祖授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郎中宇少穎利比成童日誦千餘言為文藻思浩瀚人多奇之年十七中順天鄉試成化甲辰舉進士通政司現政天下名士就交者甚衆相與講學之餘政事之要無不考焉復倡為詩賦一變時文之陋丙午授禮部主事尋丁母憂服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宇才名甚茂尚書王恕特有是選士子署考功員外郎丁巳補文選郎中日益刻勵門無私謁

識大錄

喬宇

清畏人知凡三與考察惟公惟慎與論稱允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有事南郊宇導駕齋壇孝宗奇其貌曰真太常也武宗即位告祭天下宇分祭嶽瀆陵園事竣之日咨訊民隱為六事上之多見米納戊辰轉光祿卿專以節浮費甦民困為務數十年積弊渙然一新歲陞戶部右侍郎庚子遷左侍郎遷餉供億不支積弊革除無遺是歲自春至六月不雨漕河涸宇奉命禱祭海嶽駐節而澤隨之祭竣還霖雨四沛無不霑足時官官劉瑾用事大肆饕虐公卿多被

通問宇恬然自守及瑾敗禍賊然不為所汚卒未轉

南京禮部尚書曹務清簡公餘得暇讀國初所藏秘書乙亥改兵部恭贊机務即條奏宿弊以明旧章數事曰戾操練以修武備禁後占以肅軍政禁冗員以寬民利買戰馬以振軍威定船差以便進貢修船隻以便差用遂為定規時烏思藏傳聞因而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上遣使迎之宇上疏極諫其事有傷國体且言國朝祖宗相承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陛下

識大錄

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國乎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宇論救以為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凡改体民隱皆當言之其言善則微婉將順而無悍訐之失其言未善則憤激太過而少和平之氣雖言有不同原其心皆忠於陛下非為身家也近奉聖旨差錦衣衛官校穿解承京中外聞之固不驚駭豈以諫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耶疏上竟得釋上巡狩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於閩陝以代虜為名字上言天命人心累



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宇疏乞  
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已卯寧藩宸濠告變刻日  
東下欲取留都守預為戰守之具一時草創皆脩率  
九卿臺諫顧天誓以死守城門設文武官各二員率  
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不虞又日領一老儒  
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拔奕實以現形勢之險要  
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以為一時矯情鎮物有費律  
謝安之風未幾濠遣兵士二三百人潛入晉都伏於  
鼓樓街攬頭某人家為內應如期而發守脩太監劉

### 識大錄

瑯寶共謀之字廉知先縛攬頭一掬而知之多執問  
謀以次而擒某首江岸都城獲安賊計少阻而江防  
城守甚嚴賊尋至安慶守脩揚銳擊賊之濠怒曰安  
慶一據尚爾況南京乎且聞喬尚書甚有倫將如何  
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而退比至鄱陽兵敗被俘字初  
視机務時密待濠反狀又知指揮揚銳有才略乃署  
為安慶守脩誠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通江西賊  
計汝必先知則速來告我賊至必先攻安慶攻則  
汝死守之未幾濠反卒為銳所挫向使安慶無銳賊

順流而下懸欄者多矣先是濠變分布偽撤留都諸  
臣不敢上聞字獨密遣官馳奏時上在西海園獵  
覽奏回內遂謀親征十二月上南狩至則叛逆已  
平遂受朝正於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戎服朝見字  
獨以為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服率諸臣見  
時偉臣江彬以權寵勢傾人陰圖不軌字以難量  
鎮服其和彬所領邊卒軀幹頗碩臂力拳勇皆西北  
勁兵也字命於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  
數與彬相期至校場比試南人輕捷跳趨行走若飛

### 識大錄

而北人粗豪方欲交手輒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脇  
肋或觸其腰膀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彬大為  
之沮喪上幸牛首山駐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  
吼達曙彬懼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  
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字堅閉不納是夜上宿於報  
恩寺彬心憚字鎮重不抗陰謀潛折將欲構之使人  
掘其事卒無所得駐蹕既久宸極為虛字倡九卿臺  
諫凡三上章又獨伏闕上疏勸回鑾輿以安定社稷  
為計九月上還京師字扈從至揚州時辛巳五月

考績錄前功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尚書辨論官材總統百度至於君子小人之際尤所加意中外翕然稱之世宗入承大統銳意圖治甚倚重於字一亦忠勤靡倦知無不言一無不盡革弊興其力為多上疏請早視朝以隆聖政蓋為人君法祖憲天莫大於以勤而治天下臣工莫不交相慶幸上遂嘉納焉壬午世宗御極命侍經筵親耕籍田與行九推禮幸太學擇奠先師孔子時預介獻禮畢復至昇倫堂命祭酒司業講書賜坐聽及賜茶而

### 識大錄

退癸未王會之期裁革冗濫四十餘員宿垢積汙廓然為一新偶病休沐上三道內使賜粥來取菓復遣鴻臚寺慰問甲申以議大禮不合凡三抗疏乞休遂得俞允而御史許中刻偶各疏言字忠節清望冠於一時者守留都值宸濠構亂有保障之功今任銓衡素風淡泊門庭生色正清朝所倚任者不宜以一辭遂聽其去上曰朕未嘗不用字一自以疾求歸耳命馳駟還鄉有司以礼存問比歸倘徜徉於山水中至朝廷之事多不言及辛卯少師楊一清卒字門下

士也學舟車之十月歸偶感疾卒年六十有八謚莊簡半居清職雖少煩劇餘暇則夜會操觚北方之士言詞苑者必首稱之其文不蹈襲為工出入六經深沈醇郁自成一家詩始擬古作後極落陳辭往往多自得語樂府推雋有漢魏風識者以為渾然一代大家之作有充蒙藁若十卷行於世性嗜山水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海岱太行及江南名山雅好淳儉所用皆陶甓之器衣服恂一與寒士角而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見不善義形於色卒之日天地晦冥陰

### 識大錄

靈集霰布滿城郭數十里之內樹木白識不與識言之多有歎息泣下者

寇天叙

寇天叙字子惇別號涂水山西榆次人舉正德戊辰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清介自持不濫交遊政少暇閉戶誦律讀書布袍蔬食儼若書生進左寺副教履如前考績之年所審輕重因犯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人周不克允錄是名聞天下丙子擢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為政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廉事如家四語于座右尤加意學技以體認實踐為教取人必先施識于是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己卯秋

識大錄

寇天叙

趙陞應天府丞老稚攀號跪請留天叙固遷拒沿河兩岸挽舟不能行縉紳大夫歎詠其事謂此郡自張廣漢後惟天叙一人而已比至應天寧濠倡亂武宗親征駐蹕南京供億繁挫府尹感勞成疾獨天叙應答時內外權幸無慮數百天叙處之有方莫敢肆侮且于安求冗費多所停裁未嘗料取于民初上未至權幸先遣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俟幸未及二日戎者十數餘多菜色天叙謂曰如此輩以候駕恐反取罪耳權幸俱問計則曰吾當記名于簿召彼親識

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予是一日之間治

人千餘康辰正月 上親觀迎春天叙治具於郊外俯伏布下暨幸疾其倨傲訕劾遽慢或曰此人劫直不可動乃獲免江彬之寵獨冠一時百僚賀其生辰率行四拜天叙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公私久無所得偵者竊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天叙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為命若得禍謝抑豈能免後彬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于是他孽幸亦皆回此敘述若有需索天叙必曰吾當見上親奏止其多所停裁

識大錄

者皆此故也駕旋撫按謀款重遺諸幸天叙終不從惟獨送至淮安然亦不能有加也中外皆服其才操大軍既去天叙一意民事興學均賦休息地方世宗踐祚天叙應詔查舉七事內閣神帛堂匠十庫花園進鮮船隻等項冗後冗費百年積蠹一旦剗上下稱快甲申歲大飢人相食天叙竭力賑濟設粥以食流民尋瘟疫又作給藥以救皆躬自巡視或繼以夜有言疫氣盛行以沮之者率皆不聽竟亦無恙又嘗奏折允運雜以蘇民困四事皆獲允行在應天三

載初值車駕駐臨九月後值荒歉二年周旋致身不  
避其累士林倚重百姓依歸南都振本之地賴以為  
保障嘉靖三年冬陞右金都御史巡撫宣府 朝廷  
尋以鄧陽事重改為提督撫治鄧陽任方兩月又以  
井南而接回夷北隣胡虜南逼土番介處其中孤懸  
萬里之外近且士卒叛逆人心未定事勢危急非有  
經濟才者不可委託乃復改巡撫井南至官月餘回  
賊三百犯山丹天叙調度擒斬首脫脫木泥及餘  
黨數十人回賊退服不敢復肆遂作士氣時簡鍊禁

### 識大錄

侵削杜移後實月粮廣儲蓄均水利興屯田撫屬蕃  
比及數月將卒感悅感有奮志肅州有造匿名帖款  
謀作亂者乃奸人每當徵收屯田時輒造此言以乞  
緩征天叙會總兵親詣肅州下令有能告捕者賞百  
金數日有告者捕得一道士及軍士殺人按實置罪  
即如約給賞告者因詢屯政之故除額外之科衆心  
大悅竟無他變先年土魯番大掠井南 廟議閉閣  
絕貢至是數遞番文求和通貢語猶悖慢天叙上議  
宜出師示威可保無事時總制王以旂款遣帖劫其

王連理況連兒天叙又議自我 太宗設立哈密後  
為土魯番侵奪先後經略大臣止為此尺寸之地今  
雖為彼占據其名猶為我地若帖云即將連壇拜牙  
送還哈密為王如本人不聽爾選擇本類有力量一  
人主理國事則使此虜自尋廢置是棄其地矣不可  
行因上陳七事皆獲俞允一嚴清解以實軍伍二清  
脩禦以固邊疆三廣屯種以實邊儲四添京運以養  
遊兵五廣料物以飭軍需六添大砲以壯軍威七留  
部官以管軍備俱言北邊切務西域有貢獅子犀牛

### 識大錄

西狗者禮部及科臣請却弗聽天叙奏言 皇上即  
位以來不好珍禽奇獸近曾却御馬監虎豹之採以  
為無益今復用此豈 陛下有見于虎豹而不見于  
獅子牛狗耶伏望却還以潛消遠夷窺伺之意尤願  
日御經筵親賢士云天叙在甘肅二年華夷帖服邊  
人惟恐其去巡按胡體乾疏請宜進秩以酬經略之  
勞久任以慰邊人之望丙戌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內無八府外餉三邊兵荒相仍時事甚唯天叙靜  
以養民義以訓兵嚴以取吏明以祛奸圖大體急先

務以爲開輔之望丁亥北虜寇圍原天叙禦之斬首百餘級上賜勅獎勵晉俸一級戊子歲大飢疏請盡蠲租稅大發銀監以行賑忠誠懇切上爲之感勅勅下如議天叙晝夜區畫運委賢能守巡綜理周悲故雖遭大山而地方無虞賊造太監至陝供億甚繁亦因歲歉奏請停止人心大悅庚寅拜刑部侍郎未任丁父憂癸巳服闋起爲兵部右侍郎俄感疾疾大同軍叛天叙力疾上疏言滅賊之策且求休遇上不允其去而下議于有司時有言官繫獄問反刑

### 議大錄

者大臣欲具疏救之謀于天叙曰抵成君之名耳不能救彼也其人問故荅曰須問諸法司請于當路者使恩出于上則可送之言官果得緩誅冬十一月卒於官卽年五十有四

### 李克嗣

李克嗣字士修號梧山四川內江人幼恬靜沉默一無所欲字人咸謂不慧而父恒奇之少角卽能草書工吟咏父每以木藝爲戒遂弃其舊習一意慕古舉成化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徙戶部擢隨州知州陞陝西僉事分理邊餉以公勤著聲時有中貴抗法充嗣正色不少屈時勢毒虐益甚充嗣劾其貽害地方十餘事疏上孝宗褒其直而中貴銜之歎其心焉正德改元逆瑾用事欲釋舊憾密遣通者下陝西

### 議大錄

李克嗣

伺察久無所得時充嗣方除父服以母老侍養經年不出理乃播其服制違限免官理誅起家復爲江西僉事宸濠陰蓄異志招納叛亡縱下滿毒莫能禁止充嗣至卽捕執送惡者數人悉振以法時有巨寇屯據華林官兵捕之數不利都御史王守仁救兵克嗣曰華林之賊非君莫能除也充嗣授命嚴疏令明賞罰運籌中机大效克獲比入覲招舉天下政績卓異者旌揚以勵士風廷臣拔才德者聞者三人克嗣以風力名降旨褒諭贈仲榮之壬申轉山東副使明年

擢雲南按察使尋遷布政使乙亥陞順天尹未至拜  
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採南風紀杖撻殺使擢抑權  
豪屏黜貪墨汚吏望風畏憚有解罪而適者汴地人  
為河患積逋無美乃悉為教疏獨貸民力稍蘇會連  
年荒歉黎庶大困克嗣與按洛侍御毛伯溫協力善  
策布條約下諸郡邑接陪起之弊盡賑濟之方盡登  
官廉勸貸私室以給貧民時汴城流茅聚墓相為滿  
籍守郡者議逐之俾還諸屬以就賑克嗣曰賊茅圯  
在旦夕力不自支及安撫旬旬以至彼昔人以賑粥

### 識大錄

之事謂非良術然驅之使僵仆於道路而吾輩坐視  
其斃誠不忍為也坐令城中四門置釜爨數十遠動  
能有司日饘粥以食之旬日之後擇少壯者給道餉  
先令就粟於冬屬而老弱病疾之民膳月餘而後遣  
存治者以萬計時鎮守者籍進奉名虧直市物還為  
民病克嗣屬言而諭執其左右罪遣之其志乃息戍  
實改撫南畿已卯加戶部侍郎克嗣聞家潦得增置  
護衛嘆曰虎而附翼禍將作矣遂力指陳反狀當急  
為捍禦否則變起倉卒未免震駭人心具奏再三而

廷議難之克嗣旦夕設方畧訪武備日以禦賊為念  
至終夜統榻不昧以安慶歲輔而當賊衝非得人莫  
能守也適都指揮楊銳及諸將奏請克嗣于衆中揖  
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於子毋負吾望也乃奏請  
使視事庫辰宸濠稱兵犯順江左之地守禦戒具  
已悉備矣賊兵東向陷九江舳艫相接氣焰甚熾直  
抵安慶城下時番宗任南畿本兵克嗣相與誓曰都  
城之內公身任之歲輔之地某敢任之遂自將精兵  
萬人屯於采石以塞上流之路飛檄皖城諭以忠義

### 識大錄

既感收恩奮要城固守相援應敵日至數十發無不  
克捷克嗣又數潛遣間諜順流而下詔云王師十萬  
四面至矣賊累得謀語益相驚駭散亡者殆半克嗣  
乃發銳卒善水戰者千人盛具檣櫓乘飛艦百餘艘  
鼓譟而進聲為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譟聲  
動地銳即開門出戰水陸夾攻賊遂大潰蹂躪沒溺  
水為不流時宸濠營於黃石磯聞敗宵遁克嗣分兵  
守采石為江防自將兵巡北收復九江俘賊渠魁數  
十而撫釋其餘黨事甫定 武宗降勅褒諭 駕幸

而歲凡在毫蹕固不希功執政者懸爵賞以為奇貨  
哉私語克嗣曰宸濠之後蓋早圖之首論在公預力  
行何如耳克嗣慨然應曰上御六師親征功歸於  
上苟有微勞亦臣子之分耳吾僕亂平事定奉駕迴  
臺欲掛冠東門故赤松子范蠡之樂至於功利非所  
計也其人慚服後論功者竟亦未及一時公議為之  
沸騰頃之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而水利之政久  
廢不興賴仍早濬儲峙負數非長久計詔晉克嗣工  
部尚書兼右副御史巡撫如故專理其事克嗣疏

### 藏大錄

辭尚書挾弗允遂尋訪淤塞故道多勢豪所據乃力  
任眾怨無少假借不逞者為訪語上騰冀陰阻其事  
克嗣即建白臣者為貢水道所師之由相地形高下  
之殊并永樂成化中治濬舊跡請命司官二員分董  
其工仍得便宜行事皆報可優為手劄一通咨訪於  
蘇之士民於是眾議衡集克嗣擇而從之移居太倉  
旁水之末節多淤而白茆港吳淞江二派為諸水之  
襟喉太湖之尾閘也首與事焉乃唇審諸郡縣食利  
之厚薄為編戶任使之多寡畫水道為井地示以開

鑿法度戶占一區計工利日先竟者賞後者罰人  
樂於趨事晝夜弗輟爭先告報以丐賞故自經始至  
迄工歲未及周而諸水旋亦就緒凡格木鑄鉗賞  
崔直之需皆括諸屬帑羨餘還廉能有司以主出  
納毫無所損於己一物不取諸民故成殫躍奔赴而  
無怨心克嗣復教教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以  
汰沙泥名曰濬川祀又置小艇百餘墜鐵帶於尾以  
為疏濬名曰鉄掃帚自是潮沙不壅壅滯淫而不患  
記濬書淺有違旱勞有恃食其利者甚博而京儲不

### 藏大錄

致於匱乏矣比奏續復疏陳善後事宜時論題之克  
嗣自任劉海上文塘鎮集眾規畫躬督開鑿凡兩易  
歲而後婦羸肌黧顏寢以成疾嘉靖改元以宸濠功  
加太子少保被詔陳言首以聖學正心親賢遠奸為  
德務條析蠹因病民強兵禦戎數事切中時弊言詞  
剴切上嘉納焉奏未陸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机務  
留都馬快船素為苦役克嗣剴剴先實取盈數而止  
自是軍士咸得以寬恤而閭閻之輩無所嫌其利自  
晉位司馬嘗曰大臣監止足進退之義古今所難吾

令不歸又將妻侍逐累疏乞骸骨皆溫旨諭留戊子  
春移疾不起章七上上重違其志乃賜告馳驛還  
鄉是秋九月卒于家贈太子太保諡康和充嗣賦性  
仁厚傳物謙恭清苦窮約不為子孫計自圖書外無  
長物前後數歷中外四十餘年所至以風裁自持然  
外和柔而內剛正人皆懷其德而畏其威以故竟不  
及於禍焉

藏大錄

秦金

秦金字國聲常州無錫人生而穎秀端默迥異凡兒  
父授以故業諸書過目求人解即錄其大義一日  
父對客以陸贄命課一詩金援筆立就滿座驚嘆謂  
為神授弘治癸丑舉進士大學士徐溥召試館職金  
以父老急歸者不就溥愈重之嘗謂人曰釋褐新進  
能知忠孝大節不有秦氏子耶乙卯授戶部主事  
事積缺才氣過人轉員外郎會邊警告警軍食不贍  
尚書倪岳謂非金不錄急濟進為郎中許應龍餉修

藏大錄

陳時宜悉中緩急正德初戚畹恣驕中璫擅推奉乞  
引監每從中報下阻商耗遠蹙政幾壞金當署堅持  
不可尚書韓文執奏至再其風稍革權貴召金候選  
事者橫撫之竟無所得陞河南副使轉左叅政守  
大梁時副賊劉六等嘯聚亡命長驅河洛所過焚城  
邑故吏民將薄封丘金先期設脩繕城堡時獲獲金  
參將宋振提兵南下馳檄邀之翼以民兵鼓而進遇  
賊於陳橋奮擊破之止擒其魁賊遂遁去尋陞山東  
布政使金重念民遭賊以極意拊循凡勢要請託及



嘉民教事即日禁除民大感說甲戌晉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屬地方連年大水飢饉流殍金獨租賑濟察覈貧吏問民疾苦誅姦除姦威聲惠流奏上便宜八事繼上十事皆艱危切務巨盜盤結四面蜂起金以兵擒賀璋廖琪於江討僞章於樹桂靖叛苗於香爐峰湖南始寧已卯送濠告變大駕親征中官李鎮附麗江楊橫肆謀求禍耳不測金抗奏却之民免於毒虐辰名孫戶部侍郎辛巳轉左侍郎攝部事金習知諸務乃清理勲戚莊田禁革勢惡並引創籍勾稽兩

議大錄

折十三省通貢國用以充儲世宗嗣位錄彬桂平賊功官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嘉靖癸未廷南京禮部尚書尋改兵部不踰年復召為戶部尚書條陳國儲教事後人循為成法丁亥乞休許之大臣暨臺諫皆請開請晉既歸言者不已章且數十上辛卯復起南戶部尚書壬辰改工部尚書乙未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明年請老甲辰正月卒年七十有八贈少保謚端敏

楊旦

楊旦字晉叔別號偃菴連安人太師榮之曾孫也生之夕伯父夢鳳棲其舍曰是兒也其將繼文敏公而起乎甫髫齡穎異絕倫成化癸卯舉於鄉卒業太學林淵立潘奇之弘治庚戌登進士第二甲一授吏部主事轉考功郎旦夙承剛方品藻精確即科道類貴人罔敢干以私兩東巡職之衡黜陟惟允尚書王恕倪岳俱嚴毅慎詳可顧獨死重旦為文升尤峻急難近且每持正議劾若相逆卒乃建其言嘗考察京職

議大錄

楊旦

在任夫被照資緣奏辯者有旨再覈實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旦毅然持不可曰祖宗以來未有此例且特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戴珊至是之而文升亦悟竟覆罷再復之命甲子陞太僕少卿乙未陞太常正德中選瑾用事欲要一見旦不可遂出知澤州府溫海邦也地大物衆務劇奸豪旦治之不遺力郡以大治是時瑾偵邏有午州郡吏若其謀求皆懷焉旦獨靜氣恬以安平生守己端潔自編官以來大書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于座右僚吏遵度

不敢規吾溫二年陞浙江督學副使瑾誅起拜應天府丞尋進順天尹順天素號繁劇難治旦治就緒貧民有負內供不能償者旦請以贓罰并帶藏之炭代輸仍禁縣吏無重科巨寇劉六等流劫近畿又四方流民募食京師道瑾相望旦募人為棄塚收葬之人多感泣士中拜南禮右侍郎時武宗在位已十餘年矣而皇儲未建旦白尚書喬宇議請擇宗室之賢者育於宮中以繫天下心宇欣然會九卿具疏以請上雖不果於人稱其忠尋轉左侍郎丙子改戶

### 藏大錄

部奉勅總督宣通寺金時總督監督中使多梗法旦判別奸惡持正不回屬官倚以為重而中人久亦自服丁丑西羌賊犯順甘肅輝發奉勅督理糧餉所在充足聞中監謀以其餘均給三邊及賞賚哈密有功人哈密羅戴士恩誓不敢負其人舉手加額曰是賢輔之德也莫不遵道等語以獲識為幸尋遷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番禺清遠河源等縣蘇峒十八山滴水巖青龍岡帽子峰等寨擒獲負固總惡所遁大肆焚掠民甚苦之旦調集官兵水道

並擊斬首萬一千餘級俘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唐掠男婦百餘人并馬輜重不可勝紀捷聞重書褒獎兼有驛署之賜已外秋宸濠之變南贛撫治都御史王守仁等旦獲兵即委兵備金事朱昂都指揮歐儒等整兵以行仍命總鎮總兵副使汪鑑都指揮董穎率驍勇五千繼之銘意不款乃鼓浮言以惑眾旦恐其敗事遂改委金事王大用統領直薄南昌又選漢達兵三萬餘將銳率以往尋聞元惡就擒地方底定乃止田州土守岑猛思思守濟之族黨也弘治間

### 藏大錄

海亂猛降叔指揮金事以功陞指揮同知賈緣奏辨覲復其官會龍州知州趙源亡嗣襲以相繼曰黨其妹所立假子韋璋賂京還馳使詐傳詔旨起兵遂與璋襲破龍州返知州趙相乃賂遣本兵及當國者猛固以功贖罪復原職璋圖冒趙宗請托於旦執不可當因覓廣人四子弟素與叛人通而本兵擅作威福巡撫者咸有厚餽旦獨否二人交怨族巡按御史曹珪誣劾之旦素清謹吏部為之駁白珪竟不行未丁母憂尋請壬午服闋遂起掌南院尋陞南戶部

尚書南莊任復改南吏部甲申秋吏部尚書喬宇致仕又改北部旦力辭弗允會桂萼張聰以傳奉陞學士旦亟率部院諸臣上疏論列諸極激切用是忤旨遂為給事中陳洸所誣劾并及東閣大學士吳一鵬吏部右侍郎汪偉疏下吏部議左侍郎孟春復題亟辯其誣且曰此必奸邪欲竊三人官故洸為之開路洸發洸奸私且請有所懲罰以警將來內批令旦俾俱致仕公論大譁科道交章辯白論洸之奸者無慮數十疏旦抗家坦然適且曰暮齡高位盛滿宜

藏大錄

飛蓬不援有用避意第聞朝廷用一善人付一善政則躍然喜藩臬即邑或一事失中一民失所則慨然不樂嘉靖乙未卒年七十七止賜祭莫不加贈

王時中

王時中字道夫山東黃縣人舉弘治庚戌進士授鄆陵知縣開由勸農興學厚俗振靡剔蠹給良糾奸民心大悅適移參歸飛蝗過鄰壤而鄆陵獨無頃聲四起遂授監察御史正德初逆瑾熾亂毒痛海內時中抗疏極論瑾衡之職名示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覓網紀應犯上下統惕日甚則極意振飭厲風掃時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嘗為賊吏祈求於時中不從宇既憾之又承瑾密指繫連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

藏大錄

王時中

前立日數路則殆閣臣力援乃釋械遣戍缺嶺衛庫瑾伏誅用薦為四川按察副使時廖麻舟即老人兵起震蕩三川總制高書彭澤檄倫重慶保順諸路時中據江為險修城後陞繕甲屬矢中飭禁令焚違間謀寇遂不敢東自百姓得免於難事平迂湖廣按察丁丑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上疏言憲寧堡北去鹽池不遠遠屬騎之衝請於其地築城為倚置將該兵相據戍寧使烽埃聯絡足以扞固鎮城遠可以為靈州聲援又言今將佐貪而愛身士卒悍不用命只

籍不登常類而庸係私門者氣帶甲控旅者無代現  
機扣緇或主辦知月金是元食無補室名而鮮實也  
且士卒提誠不賞反事不以名聞戰敗則偏置持伏  
拘事何益又請靈州連學置師檢武臣子弟行伍之  
異秀群肆其中大獲丁大整漢唐故渠自是數百里  
內鹹登教釜巡花馬池還謀者報膚數千騎直下  
時中曰賊連來寂莫可速戰乃戎服據鞍夜馳五十  
里地曉至無武營與虜遇指麾諸將分布士卒鼓譟  
而進斬首五十餘級幸石為右副都御史奪以憂

藏大錄

帝甲中服閣起佐院事慶王台法居西夏時為多不  
法撫臣列上罪狀上命時中往按之得其情奏  
廢為庶人進兵却傍即而戌晉尚書提督團營軍務  
魏才勇汰懦弱隨罷授事無不任者丁亥秋鄭村嶺  
有盜請聚數百人剽掠鄉邑守臣報張皇請兵時中  
曰無以為此也此亡命發慈惠竊發而散武師乘賊不  
意以偏師宵濟遂大破之擒首惡數人餘脅從咸縱  
釋嶧戎子通州守備郭佑被論因流及時中亦引咎  
請避位帝即事甲釋召復兵部三辭乃就列是年

必例處大辟上重念刑獄盡示輔臣曰王時中性  
資詳慎可刑部尚書時中感延遇原情考法平反者  
最云展屋裏條上六事且引咎求退上皆優詔答  
之癸巳御史馮恩疏列輔臣六輩長戴逵為軒輊  
上震怒令械繫詔獄疏中謂時中為具臣時中笑曰  
具臣亦不易得城之者欲坐上言大臣德政律時中  
言御史糾舉職也何罪卒處以不死而時中遂落職  
入服時中雅量云歸後謝賓客格口不談世事課子  
第讀書時作小詩自況丙申詔許建仕時中自以

藏大錄

侍三朝歷中外四十年晚得領骸骨休居林下保  
終始始遇容與御人臨錄自誤老乞官元夕坐燈棚  
下觀孫兒聯嬉酌酒為歡明日昧爽卒先數日家日  
隱約見事益節愷甚都若迎送於是日祭廟中聞鼓  
吹習時年七十有七贈太子少保時中孝奉二親事  
祖母靡少懈撫愛諸弟為營第宅以居生平介潔尚  
氣節防吟翼如皂白不與毫髮實歡所至必若愛敬  
此去民必欲立祠以報時中感止之而後人綴思不  
忘猶友俎豆之也流覽古今錄史考經嘗推許左氏

公鼓異同成一家言所著有奏議十卷海山集若干卷藏於家

識大錄

楊志學

楊志學字遜夫徐州彭城衛人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知平江轉郎中督撫宣府平羅惠商不為剽掠速撫之政愛養士卒饋餉以時粟賤則給之銀貴則倍給之粟士皆樂為之用塞下諸若能悉其要害雖倉卒調兵未嘗乏軍興又為槍上法以通鹽利禁法中盜者以易糧先入倉庫為準諸豪猾持有利權力者書一無所售在宣三年積羨餘十萬緡或勸志學上之以勸功曰節用豈財計臣之職上之後有

識大錄

楊志學

之絕人特難請竟弗上秩滿報知萊州府即有閩西灰子祠志學初至拜祠下即矢心曰沒不組立其間非夫也視事專務德化不尚刑罰人愛之不忍犯威飢開倉賑貸優捐俸及勸借富室蠲粟為粥以食餓者所活甚眾大旱請于海神住步住邊數十里大雨隨降民為之謠曰閩西楊伯起復出守東萊濟南有大獄發不決却使者檄志學往至訊得其情即日取械縱無辜者數百人欢声動地正德卒未遑浙江左叅政娶父憂值流賊道梗不得奔喪頃之賊報

噫要縣勢且進茶志學白金華之事無避乃墨表也  
城百姓見志學出皆踴躍固守賊通城中民舍為內  
應志學以計擒之賊知謀洩解去士申賊稍潰而南  
乃得端重服開除河南左參政守河北道值天旱夏  
五月米雨志學預修荒政十二事曰寬通負有刑獄  
禁盜賊減公費為姓田蔣蔬菜新解字發倉庫勸分  
施米商賈防瘟疫禱神祇時河北卅郡應徵兌軍米  
二十萬田志學不俟報可即下令停止左都御史彭  
澤致仕歸陝道過彰德見志學所為停徵令執其子

藏大錄

曰漢以縣不是過也綱運京師豫禁諸解人毋得貸  
勢家錢因條便宜益數事奏行之解人費益省記事毋  
敢貸勢家錢者失稽審解傳志學兼主其務策曰驛  
傳之法役以出戶清審之期常以十年十年之閭戶  
逃亡者什之六胡可以一役破二家遂為令一大戶  
為首四中戶為足民賴之戎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  
大同督理軍務武宗巡邊供御之物取辦公帑一  
取以煩民雖米駕數往返民不知勞推行擒上法如  
在寧麻時先是諸商有冒沒官者賄通達彬橋者

下志學令批軍儲內債之志學請不予會戶部解銀  
且至志學預勅文示諸官軍曰將以某日給某月糧  
及銀至諸商蠅集求之志學曰吾輩已與官軍期矣  
衆知不可得遂散去在大同北五年養士卒禁括赴  
習戰聞師勇敢人愛之如父虜不敢入塞稍入輒擊  
斬數十級疆場寧謐甲子諸邊及給事御史疏志學  
鎮重能養士宜久任世宗踐祚進右副御史志  
學以疾乞休優詔弗許章屢上乃允之甲申大同都  
御史張九錦以其堅事激軍吏皆言願復得志學也

藏大錄

撫臣釋甲降于是御史張英等交章請起用志學以  
復衆望上是之時志學屏居隴次日與農夫野老  
相往還已無意仕進矣辛卯勅命巡撫寧夏寧夏  
故製作疏稱難治志學幡然起曰事不難辦人臣之  
義即日就道至鎮凌養士卒人心悅服歲旱蠲起志  
學請諸神馬驚墮傷左肱不視事老稚驚懼有祈以  
身代者蝗尋渡河入屠地去蝗不為災人以為誠感  
所致夏有漢唐故渠歲久漸涸志學為疏治復其故  
道渠歲修大甲村米民取之境外恒虞故掠志學乃

藏大錄

金佛祥等入賀蘭山探之以為常花馬池者唐常  
大舉之地總制尚書楊一清王瓊始築牆置守備稍  
下唐每歲之而入且中多沙磧隨築觀地夏人歲修  
之志學備扣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  
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警備七百餘里涉  
地者即堅土而改築之凡五十餘里後唐苗吉蒙率  
眾數萬俾而攻之不能入其內致馬房諸砦人畜偏  
野播之乃如牆既成志學復建議高花馬者固原之  
門戶固原者花馬之壘室守花馬而固原固原固  
人門縱橫堂宜然後驢遜晚矣宜守花馬為上計後  
絕育劉天和因主事許論之言卒奏行之大同鎮守  
中官以事革罷志學乃疏論寧夏中官貪贖狀乞始  
太同例罷之藝星見以災異自陳弗允終已陞刑部  
侍郎代者表至會表率眾入寇志學與率諸軍大  
戰於柳門敗走遠及峰窩山又敗之斬首百四十級  
中尉及墮黃河者數百獲馬匹甲仗無算會大同軍  
變誘套虜入寇志學因降人言其事疏聞於朝且言  
臣謹督檄奇兵令副總兵奎統之馳援大同又約會

藏大錄

隣鎮多為寇兵搆聲構策牽制吉蒙使之內顧臣不  
俟詔命輒發兵固臣之罪亦臣之職也疏入 上渡  
嘉之命速赴大同以伐虜時吉蒙入寇諸將力戰嘉  
退傳言易馬將渡入後竟不至有降人言套賊數騎  
馳報吉蒙倉皇西渡蓋志學構策之聲致之也甲午  
代者始至去之日空城出送有婦人小兒各數百為  
群送數十里外夏入朝拜刑部右侍郎每歲獄事無  
鉅細必求得其情取諸贖手自翻閱泝流終日不歇  
晉藩王幼左右謀之不度賊故無辜國人重吏而  
勅志學性按之尽付群小於法裁其護衛改其離宮  
還報曰王年少導之非人耳請擇嚴輔相佐之 上  
從之賜寶劄二十貫戊戌陞工部尚書逾月 上  
故事獄詞既經侍郎詳定尚書多不復視惟死罪始  
自裁決志學自當刑以上皆親覽中涓有擊死屬官  
又不赴逮者奏置之法已亥 上將南巡楚服志學  
上言陛下承祖宗歷教之重為天下臣民之主今親  
涉荆湖道里遠遯宗社所繫有不可不慮者用裁服  
之中洪河以南民饑相食盜賊公行加以司空周均

於工作度支財耗於移借無恨不支不敢上聞今乘  
與遠出供費不貲此又不可不深長思也 上弗納  
遂幸冰天 車駕還京志學引年已休詔許致仕歸  
而洒掃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即手錄之嘗曰衛  
武公年九十不忘進德吾易敢自怠時起居節飲食  
願養克辟或謂志學有道術曰修養之說不外吾儒  
求放心之一言耳著有澄心說辛丑正月以疾卒年  
七十有五先二日夕有光如電逆散其所居至是日  
召諸子勉以忠孝未屬殯時冠徽不止猶自舉手整

### 職大錄

之飲容而逆贈犬子太保謚康惠

### 胡世寧

胡世寧字永清利號靜菴杭州仁和人也家落莫盡  
貧產不營慨然思經濟天下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  
明年第進士除德安推官時政府開國百需蠲集群  
從怕勢橫甚世寧悉以法裁 且語王曰此 朝廷  
法即殿下家法甚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即殿下千  
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由是嚴下無敢作奸  
者及請民間開墾湖田充糴炭撫巡業與之世寧指  
畫利害境內乃止陞南京刑部主事應詔上尚違十

### 職大錄

胡世寧

策極言俗靡十情宜經武備 孝宗亟求言復陳十  
事曰今以目前為慎重誠默為老成民力日匱而在  
位借奢崇流俗而憎忠直宜汰冗費重守令引用英  
豪輔養 太子奏入皆不報過員外郎劉瑾已用事  
机戶侵官物累萬世寧擬本法而御史有合瑾以  
底者勸世寧大入人罪 廷中議皆直世寧御史  
以黨奸諫內侍劉瑾為守備都官咸修謂獨世寧與  
張嶺余祐查鈎魏拔弗肯往己為郎中則與僚貳鈎  
相規而勿效世俗頹頹猜嫌態人因以是賢之而亦



多誠志積三考出知廣西太平府太平縣卿又多土  
官苗獷性輕亂而難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世率至  
則取以成信略去文法絕其觴飲而推心待之于是  
夷獷帖然乎格太平州苗豪李增貴因跳跟殺掠吏  
士積不服世寧檄增貴表兄趙元極托而執之散其  
兵四千歸農思明叛謀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  
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  
世寧欲去歸聽其嚴恭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俱  
及果世寧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寧被世寧德

藏大錄

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我甲滿山谷于是文昌請降  
歸所僑地而黃賜益為養子矣土官世襲賴展轉結  
勒索賂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甚中朝人士世寧令  
土官生升即聞於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翔望或  
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為識年狀貌父兄  
有族相藉為請去官大悅其素業驚者世寧一呼即  
即躬偕下元建置壺關限隔北寇屹然為一方巨防  
公孤賴之未幾以母憂去服闋補空慶訪往武岡報  
珉玉閣瓊府受詞發不貽其財下諭里老奉有金吾

必并其人送府驗實格行偽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  
毋犯後王索民拔急世寧曰先王初封校尉過食沙  
衛永室西府今收同室慶一府他自子孫分封繁衍  
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世寧曰御史奏錯知  
府當改耳王罷其直無恨意巨鎗借鎮守王潤以事  
至郡搖吻於民難養世寧折以法潤斂手其從人以  
左道寓郡報執之悉射平民者又執之潤衛世寧最  
澆而猶稱為好官去其郡屬輒則繁漫奸不可詰乃  
類田均糧一色徵之民皆歲供之半閭境不驕曰胡

藏大錄

父活我矣踰年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  
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  
討之世寧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  
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世寧日  
夜相循漸為勅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  
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乃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  
今降賊畏誅復叛害兵備李情生葉恭政吳廷舉為  
質世寧建議待降者以信服貳者以威已招者必不  
故再叛者必不招且別宜撫宜誅者主名騰檄開諭

賊知不可勝果奉廷舉歸世害遂進兵摧滅之轉賊  
寇廣昌屠邀徵官通建昌馳兵衛益王大破賊衆城  
二昌而逐恭讓王泰忌其功謂之餘謀狀不悉上以  
資進福遣按察使寧王宸濠與毒陰結群盜欲為不  
就世寧上疏論收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  
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宸濠起抗章論辯指疏語  
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為離間親藩曰徧路撫要  
坐以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時世寧已具疏乞  
休未得免歸抵家宸濠偏遣兇徒挾上旨截捕巡

藏木錄

浙御史清鵬附濠發卒圍世寧第及囚家人索之甚  
急浙江按察使李承勛匿諸其家乃變姓名間道歸  
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中三上書言寧藩橫逆  
朝野皆聞微臣賴恩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  
文華等交章論救諸奸亦懼乃得譴戍瀋陽居四年  
宸濠果反起為湖廣按察使尋進左僉都御史巡撫  
四川世宗更化以忠直受知益展展底蘊無隱首  
勸上取大學衍義朝夕省覽以光聖德及言內擒  
江彬外擒宸濠均當論功昔附宸濠今附江彬均當

論罪武臣如指揮牟斌執法愛罪內臣如周儀守正  
殺身宜一體褒錄以示公平無不謹切當上心者松  
潘內外熟番備為蜀番衛後漸背殺止存東南二路  
通數援錄守臣弛備南路亦塞乃疏安撫方畧在用  
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事下兵部議行之若部  
隴氏者自其祖父請分設長官司近者兵備官議不  
可許又疏隴氏裂地設官雖緝衛彼實為簡連并縣  
扼賊喉襟從久便極曹不用令隴壽黎戢竟為隴珠  
所故入婚服其識嘉靖元年晉吏部右侍郎未任下

藏木錄

父憂三年詔議 獻皇帝尊號廷臣詳論多被朴除  
名屬江淮薦飢世寧免喪家居為流乞定追崇大禮  
肆赦群臣以過使各陳救荒弭亂之策以成慶日急  
務又言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必事之皆是老成  
執禮一言過當未必事事之皆非聖明惟天地日月  
三無私心照臨於上可也凡數千言不果上既言若  
欲近 顯陵於燕山極論迂癡利害乞嚴絕險士君  
臣協恭任賢保民為務并前疏並進上嘉納之明  
并起兵部左侍郎世寧前謫遼東熟知京東諸邊利

職大錄

病進尚邊二十五事漢屬時事獻三經講義引大學  
泰誓好惡之章以戒媚嫉尚書惟辨作福之章以重  
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之章以慎微辭多甲群忌  
皆留中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會言者劾世寧啟告  
察之漸遂力求退改而吏部左侍郎六年晉工部尚  
書甫二月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部尚書尋用唐事  
霍韜言加大子少保仍為左都御史掌院事總憲總  
務侍大休申明職掌上疏勸上務執中之學遇事  
當喜怒者則又臨時著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至論  
聽言用人詞嚴義正聞者壯之執政請禁私謁世寧  
言臣官以庶為名入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  
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  
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坐臺閣月執政  
計改為刑部尚書世寧於中外諸司結要必究情比  
法於理不可執議懲惻怛已大監剛聰與運舟車  
道有舉援誣官兵據其職造背陷幾二千人世寧抗  
疏不宜廣進驚遠近得從寬決至秋聰事敗伏罪而  
世寧言益信會都御史陳九疇巡撫其肅兩敗土魯

職大錄

番兵土魯番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報  
反問傾九疇總制陝西都御史王瓊宿與九疇及前  
兵部尚書彭澤大學士楊廷和有感曰就擒人陳哈  
魯淪陷番邊入寇累起九疇并株連及廷和澤於是  
下九疇獄論必世寧昌言於朝曰使世寧司刑而殺  
一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乃密疏為彭陳申  
理上覽然大悟曰豈有殺我巡撫都御史償回子  
命耶九疇得減戾戍邊澤廷和亦免於逮七年春有  
司奏黃河清并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雷異常世寧  
求黜應變不聰則止勤學恤民任官十事俱報可八  
年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雖言肅肅之危可  
慮四川蜀之危可慮中原兵持錢穀無備可慮臣才  
性不堪再辭不允則陳列兵政曰定武器崇憲職重  
將推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飽饑源正謬誤  
惜人才凡十條詔許進部次第舉之始拜命大臣建  
議鎮兵如洛城之賊留不欲討者必治其罪世寧  
援古權今力辯其非議遂寤若部沙保一支逐官初  
印攻圍畢節議者欲革派官瀋龍氏之沒世寧言壽

政警款二十年今隴勝或非壽子而驟退其土官是  
階禍也莫若降勅諭川貴各土官賜之定命其芒  
部原諒而長官司能守治安民即不復立府如願立  
府土汛惟彼所欲有一人作亂者三人共滅不其地  
疏上忤執政意中沮之會土魯番勅曲先衛人牙木  
蘭擁族帳內使土魯番遣使求求而太臣即欲予之  
以易哈密世寧議以曲先衛本中國屬摩牙木蘭反  
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  
番款井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鈞

### 戴大錄

大利故臣以陳孔時為是宜勅王璉為國忠謀  
先尽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殖哈密求  
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  
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為合難  
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從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  
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垂夷既而土魯番誘瓦  
剌人寇索其竊使耳求開貢世寧言番夷變詐非由  
起蒙今國復哈密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為奸  
利則宜有覺而速改之且陳轉危為安之策甚悉喜

功者有所軒輊不尽同其策必疏請增武備足邊儲  
薦為吳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堪統軍旅上為起吳將  
用之他亦付所司議行而吏部尚書華詒世寧候官  
格不用世寧遂引疾求去且極陳任人國治之要語  
多違衆求去益力疏三上乃許致仕九年再起南京  
兵部尚書叅贊机務遂稱疾篤猶力贊上圖廣嗣  
育容受直言愛惜人才是歲秋九月端坐而逝年六  
十二贈少保謚端敏世寧風格峻整有經濟遠猷貞  
諒自持有羔羊之節海內士想見其丰采既與大政

### 戴大錄

侃、持論多所建白其議孔是張桂而立朝殊與收  
迄至若建白晉城新河間閭葉哈密二議足稱謀國  
石畫所著有太學衍義補庸見春秋志疑讀易知記  
奏議存稿涪州退兵事略桃源建昌征茶東鄉撫案  
及詩文若干卷

李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也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自幼端敏長與諸兄承芳承箕相師友修勵行業弘治癸丑舉進士解褐為大湖令力行善政陞南京刑部主事歷轉戶部郎中擢知南昌府南昌故稱難治而是時劇賊矯藩內外孔棘承勛撫扼輒應正德辛未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廣詞謀繕壁壘抗溪澗屢帥鄉兵擊賊擒胡雪二總巡府公華林賊愈城戍兵倫

戴大錄

李承勛

副使周憲都御史陳金檄承勛督兵勦之承勛招降賊黃奇知其勇畧可用寔之麾下或謂承勛宜防不測承勛益親信之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奇與約期令俟報至日承勛召出前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致力効與贊皆君有也猛問計承勛令猛速精兵五百人逆夜與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金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猛縱之去令為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半叩鼓登山

歷重險上黃奇與教人前謀且其量賊方新曉奇按

柵助衆入五百人奮刀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殘衆夜潰逃匿山中各中黎明搜捕之斬獲千計餘皆奔竄四出于華林賊悉平境內安輯即上疏請錫組綬而地源賊起江浙間執兵脩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遣兵剿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遣兵驅賊一果走裴

戴大錄

源遁去太監蔡安欲奪其功誣以竄賊詞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澄浙江按察使再迂河南左布政庫辰拜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携貳擾我開原懿路從河三城殘破承勛至大修戎政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諸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湟樹木為阻固東園稍寧進侍一寺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建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

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世寧提督團營應郭勛鑄錢其羽翼勳想之欲并中世寧曰辦營務不允己丑始辦營務專理事當是時田州岑猛叛兩廣騷動莊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至子歲入塞承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戰又奏裁各省鎮守一脩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技旗勇內府詭將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收民膏血大蠹泉束手閉目莫敢誰何者又言勝驍四衛詭冒依附奸欺不可結富府一體請

### 藏大錄

官軍考選清嚴並如旗手昔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性歲勳義門破虜東市劉曹賊皆四衛直四故得號召易集命兵部再議承勛言性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承勛議庚寅大風晝晦上恐懼憂遑詔問之答曰聖祖有訓謹儉胡戎去歲冰合北虜不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脩河西災窘糴時河西患若土魯番亦卜剋

又深入兩冠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掠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種使賊相隔絕兀良合最近京師不善撫即為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趙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以保社稷幸甚辛卯議耕桑禮詔問承勛言札有儀文政有振本惟上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却掃又詔問以傳經樹順人心對承勛楚人有名

### 藏大錄

上稔知之款用為吏部尚書不果是年三月充正使冊九嫔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統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子救益府長史

姚鏐

姚鏐字英之號東泉浙江慈谿人舉弘治癸丑進士除禮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廣西督學食事廣西遠省士寡聞見鏐立宣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食飲筆楷皆為廬給士感奮力學多所成造桂俗重巫鬼山魃車旺善為變巫覡假以惑民自宗室下以閭閻皆圖像以祀鏐移文除之痛治諸巫妖遂息遷福建按察副使汀州大畚山賊攻武平八閭震動鏐率鄉兵往援賊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諸邑永定

姚鏐

姚鏐

民賴師智嘗糾集義勇五百人為固禦賊徒多戰死家復為賊所破有司不知存恤遂擁兵自衛不復為用鏐召而撫之師智請效死鏐適改督學以兵屬副使楊璋璋遇賊輒北執二悍將以去於是賊劉龍輩益猖獗不可制師智乃率壯士擊龍寨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遂震警而遁陞貴州按察使鏐威望素孚鎮守大瑞皆嚴憚敵欽土司庭參股慄凱離宣撫場友與播州宣慰楊斌交惡友斌子弘繼請聯姻朝鏐謂宜量授舊職使撫所部嘉其自新時弗能用

凱離遂忿憤累出兵攻破播州積十餘年不解如鏐

策而後定歷遷福建右布政山東左使武定當山東南北之衝鏐謂宜設兵備官防盜乃上請部御史黃瓚請於朝本兵以不先白已謂兵備安能彈盜寔之鏐謂馬市不設官運謂不能制盜遂送止邪更議上聞竟得請本兵發帑金市馬每匹給銀八兩鏐謂馬價既減將何所市況鮮馬之費又陪於此乎遂具以奏本兵初不悅既而曰此亦為民耳自是乃增其值給銀十五兩以為常者萊郡災有司不時奏戶部率

姚鏐

以限外停格鏐為代奏如期由是被荒者皆得減免臨清倉舊設內臣監守止一二人正德十年以後增至十五員鏐為條奏極言其弊上得奏為降勅戒飭至再民目少紓巡按御史議論與鏐不合檮拾他事劾之部御史王璽曰吾山東人給聞姚英之庶家幸陞完曰今天子在遼英之材畧不易得奈何求無形罪肆私怨乎御史語塞武宗南巡駐蹕臨清兵衛數萬鏐儲蓄有素民不告勞一日鏐謁御舟上命執之問為誰舟人以姚布政對上奇其狀貌

運命釋之鈴曹遊鎮巡撫延綏都御史 上聞兵部  
侍郎王憲曰姚鎮南人得無不習風土憲對曰鎮文  
武材不擇地而辦東辰鎮王榆林 上故嘗以十萬  
衆駐蹕其地公私交履各都皆飢饉調度兵食人不  
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鎮厚撫之月給糧餉遣人督  
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往一兵驍勇士悉引見勞慰  
由是人樂為用嘉靖壬午虜寇淫陽全陝大震言官  
舉劾諸鎮將吏鎮以遊擊趙英有勇畧使率所部出  
西路釋指揮卜雲執獻為英武皆誓決死戰偵虜方

### 鐵大錄

寢前鋒過其堂砲發虜寇衆而前軍逆襲其後英  
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級虜遂引去 上降勅褒  
勞諸鎮緣此皆賞其罪是歲陞工部侍郎明年冬兼  
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乙酉陞右都御史巡撫兩廣  
提督軍務田州土酋岑猛強甲諸苗侵占鄰境屠戮  
土官結約連濠托諸禾執上思思思苗之叛猛陰  
主之軍門調遣不復聽命且揚言兩廣本吾土也暫  
假朝廷終當取之於是巡按御史張誠江洲內外鎮  
守重臣奏發其罪調湖廣永伍兵討之鎮既至兵備

卑弱倉卒調集兵報訛言洵乃遣使撤散猛兵扼  
其謀且諭猛自歸待以不戒猛終不聽發乃上疏陳  
猛愈肆不恭罪在固赦會永保兵至鎮躬督師以進  
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銳將常好陸綬列十營拒  
戰我師奮擊大破之斬好綬于陣衆遂潰猛奔歸順  
止官岑坤鵬猛傳首南寧班師奏捷以功進左都御  
史太子少保詹一子錦永衛百戶未幾遺首盧蘇招  
他部王受叛執署田州事王熊要朝廷肆赦鎮謂交  
南麓川既平海叛姑息致然三因不誅何以懲後乃

### 鐵大錄

促請進兵會巡按御史劾鎮失策致再亂又謂逆猛  
尚在為禍非細大臣信之遂不果丁亥以災異致  
仕乙未起家拜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鎮至嚴督  
諸鎮摧珍虜寇寧夏并肅相繼奏捷鎮乃請老戊戌  
五月以疾卒年七十有四鎮守度恢豁懷惻多謀操  
履端臨所至以公廉見稱正德間逆瑾寧輩習汙  
機推折沉溺固限鎮獨無所染而以疎遊介時累登  
樞要君子雖之子決拔元及第



林富

林富字守仁號省吾莆田人也少奇偉敏達才雄氣  
逸舉弘治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忤權鑄劉瑾構下  
詔獄降潮陽丞尋以事文致罷官罰米百石數年瑾  
誅起袁州同知進寧波知府當道喜事者增募鄉兵  
命編戶輸直富以歲餘民貧持不可市船閘奴橫奪  
民練富捕之且籍閘不法狀欲上聞閘引咎謝廣德  
湖自宋為官田輸租特重既而租調并征大不堪命  
民陳包如花與湖全折例下所司報格富憫其困竟

戴大錄

林富

與全折丁父憂服闋補處州山陰聚徒盜礦富擒首  
惡斃之獄其黨大怖詣庭頌優崇富令代諸邑民兵  
食其後兵既精礦患亦息孝豐寇湯毛九倡亂撫臣  
勤之檄富為前鋒富提處兵直抵敗巢擒斬數百人  
俘其魁他哨安乘之珍滅無遺世宗踐阼擢廣西  
參政陞廣東右布政使先是督學魏校毀寺籍其田  
巨室爭利之富定議以田充軍餉給學膳以地帶書  
院社學醫學閣校崇報寺狀田五千畝錄寺改市船  
所建閣富欲毀乃撤佛像祀先聖富謂於制匪宜聞

又移文御史改祀崔清獻富謂開圖土田不得以聖

賢藉口卒毀之丙戌入覲為忌者所中調廣西兩廣  
都御史姚鏐委以思田兵事蓋岑猛麾下盧蘇輩結  
思思連襲王受仍為亂也王受在思思執知府以下  
官屬羈他所以眾出掠至府城將進逼武緣富分兵  
守之硯知受空城而出密遣將往追思思先發銳卒  
百人潛入為內應受至武緣萬弩俱發退遁則我師  
已充思思優其巢穴矣賊進退狼狽兵勢日熾乃求  
撫慶會鎮解去新建伯王守仁代鏐與富論兵謀協

戴大錄

復以兵事委富下令撤兵蘇受率眾七萬求降思田  
遂平朝議欲改土設流富謂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  
必不可廢但銷敗降分其推撫幾上下失朝廷大體  
下不失夷酋之心上從之富人居邑管檢知八寨  
猛賊與思田聲勢相倚請於總督宜以時定之既起  
日出睦會轉四川左布政使晉副都御史撫治鄧陽  
命下富毅然終其事冒暑兩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  
說乃改行鄧陽賊飢流徙載道扶民周極苛偏感思  
民大率靖富且賑且捕未幾底寧守仁卒拜富兵部

侍郎兼然部御史代撫兩廣提督軍務中貴珠球合  
浦督責甚急富上疏謂不宜為此無益以困遠黎故  
事諸夷許朝貢番集廣州百費攸賴因佛即机之變  
一聚絕不與通富奏從之初守仁上思田八寨事宜  
下撫臣詳議富條其便與不便甚悉皆報可嶺東賊  
王基偕荒海寇黃秀山倡叛以次討平之兩粵盜賊  
數起遣將分勦應時殲滅廣州會寧寇寇流毒州  
縣富集漢達官軍及兩江土兵分左右翼擊之擒斬  
四千有奇未旬克寨七十四降者如之 上降詔

### 藏大錄

張芳奏賜甚渥富上疏請廣聖恩存海內名賢八人  
宜召用諫成諸臣宜寬宥不報富優上六事為會寧  
若後許皆從之往者撫臣不二年報議大征富慮濫  
故平民非安邊之策奏請非甚棘勿事大征於是與  
御史異議其母年高教病富憂懣疾作累疏乞休時  
方獻大家人怙勢奪民產富付會事龔大綏裁以法  
乞休疏更獻夫傳旨責其規避命回籍聽勘富將婦  
海寇許折桂為梗御史通行部海上報撤巡海副使  
出兵及兵敗將沒証為富罪獻夫從中主之遂落職

大綏尋被逮以成富婦之明年母卒既免喪與卿紳  
鄭岳輩為違者會構小亭於東山終尋文游息其中  
不問戶外之事御史李元陽疏請起之不報閱七年  
卒年六十六

### 藏大錄

陶諧

陶諧字世和別號南川浙江會稽人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首疏乞懲太誼以存大體奏鎮守太監劉雲董讓各以昧事誣奏撫按宜重加戒罰詔允之著為令繼請緝盜李以禪治道極言治亂存亡卒故且更請大奪衛義一置竝進以脩進講一置官禁以脩退覽指物譬事無慮數百言上嘉納焉轉工科左給事中五德初開官擅權是非顛倒諧通事敢言其尤失者戒

戴大錄

陶諧

遊此一疏專斥巨閹劾陸五聚觀彬馬永成葉藻上恣意狗馬馳射鈞獵樂浹旬弗止夫遊者迷心之燭毒致亂之階梯也明王汲以為戒而末世近世皆以此喪心失德以取亂亡瑾昔蒙蔽聰明為亂用政此陛下之罪人乃反徇之而不竟和宜教其誅國之罪治之以法他如遠徙佞臣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工倣以杜奸謀停止賣鹽織造等疏皆切中時弊當是時諧直聲動天下而瑾等初雖日夜思所以中之久無所得乃誣以他事廷杖攬職

旋又指與大李士劉健謝遷為黨人錮之獄猶未已也書其姓名於座側以諧嘗巡視十庫駕言缺乏布

尺械繫至京下詔獄令棄所初太監同錦衣官皆視廷杖意必斃之矣諧慷慨受杖而錦衣頗救之得不死謫戍肅州諧與疾就道弟謀及諸親厚送之者淚下諧朗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嘆別離聞者壯之時尚書劉大夏潘濬亦謹戎在肅諧與更相唱和者牧羊臺賦廬馬塢塢芳篇托物感興寓意忠厚有離騷九章之風瑤林放燭作數據於田間讀書課農十餘

戴大錄

年間足跡不入城市嘉靖改元錄用天下名人乃起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京水免省費鉅萬有雷煥九者盜引為高主法當死以冤走匿諧曰第無恐果冤吾為爾辯之煥九乃出諧以謀諸諫中使群盜認之不識明日漫鞠之諫門吏自跋而顧者執之以入監叩頭曰是實賄或違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渠乃為此也立出其罪又同宗有一商自遠歸其一商過借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婦有謀訟之諧惟按館人不暇

見館所蓄鵲鵲能言使持刀詰之鵲鵲言墳灰處啓  
灰得屍事遂白其折獄平反類若此踰年轉河南按  
察副使管理河道詣立法沿河植柳固堤傍植葭葦  
採取捲掃以當草束椿木霖麻則以水利河道匪罪  
終未俱准收折纖毫不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抒  
歲省費十餘萬渡河者每中流苦舟人窘索登岸不  
識姓名無所訴詣令舟刻鳥獸形有被害者即指形  
詣有司告其後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此始遷本藩  
移改道太行賊陳卿為乳山西河南二省當會勦諸

歲大錄

然自定計師未進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在寧不  
嘗嘗運入局之奸樂遂絕却運至者如婦晉右布政  
使尋轉左踰月拜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  
軍務兼理巡撫至則條陳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  
守寬農民懲貪吏行之甚月厥有成靖西廣總督缺  
員詔拜詣兵部侍郎兼臺扶掖之先是群盜憑恃險  
阻聯絡州縣甚多僭號若官數十年不能平詣至召  
諸將若賊熱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  
俱進入賊巢果圖其險易虛實以歸詣一覽曰弗難

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須先勦之乃作灣尾巨舟於  
番禺海濱餌賊而伏水兵以待暨賊至伏兵四面盛  
之賊大敗溺海死者過半斬其謀主陳邦瑞餘賊散  
去許拾桂窮追乞降俘丁壯千八百有奇分遣之壬  
辰八月進兵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步山寨擒斬  
雷公招渠魁百餘人俘獲四千有奇遂會兵深入東  
西山按圖剿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尽破其巢寨  
百二十五處擒斬賊首趙林花等八十餘人獲從賊  
七千五百餘人是海州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

歲大錄

守而還甲午剿瓊州黎斬黎佛二等百餘級降逆賊  
千一百有奇撫慶巢崗五十二處瓊州諸崗平已未  
剿七山擒斬趙宗欽等二百六十餘人群賊倒戈出  
降頌赴軍門聽調為畫地安插之七山平獨連州大  
帽楊旗皆山諸賊據天險結石棚懸滾木机盡失兵  
不得近詣遣銳卒二百衣婦人服挾短兵并一竹筒  
以貯大藥且用為號夜援藤而上焚揚旗廬舍草木  
大兵鼓噪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躪銳卒逆中  
題名遂尽破太帽岩塘等諸寨殺偽無敵王文興陰

又為都督總兵林宗福等俘敵三千餘人總督四年  
餘此六出師皆大捷前後擒敵以數萬計招降亦數  
十萬比奏績京師以不事請為內無主之者功卒弗  
酬尋以母老乞歸養疏上至再三不允俄以憂去庫  
子服闋起為兵部左侍郎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將  
勇怯思欲振刷九邊之弊及會議朝事侃侃必竭  
所見以習尚浮靡太甚每形諸慨歎辛丑九廟災自  
陳致仕詣厯治三朝剛介不撓當官奉公守正終始  
一致人稱為古君子丙午冬十一月遯疾卒贈兵部

歲大錄

尚書陸慶元年有司上其行誼勲烈追諡莊敏

陶琰

陶琰字廷信號逸菴山西絳州人成化辛卯舉鄉試  
第一登第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故事以賦  
訟繁劇奏獻惟恨擇老成明練者典章疏謂之本科  
時尚書時以琰凡諸章疏無不妥而盡情事者而  
諸司有疑事亦輒以屬新比歲番錄又多所平反上  
下稱明焉未幾陞陝西按察司僉事進副使兵備固  
原琰練士卒徭範城廣易粟積數年邊無警徵告以  
去諸邊備建按察使轉浙江布政使居官廉介絕俗

歲大錄

陶琰

聲望藉甚孫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有熟賊史  
黃金寶等諸屬震懾食墨者望風解綬而去丁卯陞  
刑部郎中會陝西邊警徐豫奏御史李高而謀故  
逆瑾黨也文厚駭瑾數中為以危法上命琰往覈  
之突獲法直高據以告瑾瑾遂請詔下焚燬禁網  
目除乃奏其官而怒猶未已復以他事罰米四百石  
又遣書誥命是時瑾勢方熾然失迅無狀抗犯即舊  
有化者率首亂謝過庶幾脫免而琰獨委之弗畏也  
是不秋瑾以誅言官交章論劾詔起為左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人謂琰新懲逆瑾之禍且委  
由訖宜而琰復抗節不少渝聞命單車至瑱康淨諸  
幸暨官民之指責者悉治以律擬劾致手准乃南北  
樸喉資缺必由之路中使往往求索無厭而督運武  
臣又性，使漕其間為奸利輩軍民病為浚瑋瑜以  
法常原之外一切米少販而又率以病廢保知警畏  
人亦未嘗敢犯中未達南京刑部侍郎明平河北賊  
劉六自北南犯桃源洞賊王浩八東北潯州北關并  
琰布都御史巡視兩浙至則劉六於減玉浩八已總

戴大綱

招撫人心甫去而寧紹頻海為邑颶風大作海堤破  
者三百里居民溺溺以萬數琰聞之憂甚乃親按其  
地巡出帑銀多方賑救築堤擇水自蕭山至會稽凡  
五萬餘丈又慮桃源賊竊詐准信乃奏設兵修及簡  
提督奏之有才有守要害處置周悉明年春賊果  
率眾突至琰亟迎戰賊潰走連築寨之除黨悉平琰  
以周化常山連安龍谿為盜出沒要衝乃議城四邑  
凡於閭閻而北二國引度求足即不許會總漕員缺  
復命琰往督之琰殫志益整琰凡七上乃得請世

是即位進起總漕收竣於是三蒞茲任矣軍民喜其  
至是按道如故聲如雷尋進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五年平珥工部尚書成行之日淮人頌戒出送款款  
琰注卷未改而南京兵部尚書如太子少保承贊機務  
琰至南都為慶騰虎者相籍乃移文諸曹盡出其所  
積以助賑濟仍咨戶部預給軍糧數月用是米價頓  
平又數擢內臣進貢快船其數視常減半官民賴以  
弗擾時琰年已七十有五矣累疏乞休詔加太子太  
保致仕去歲冬十二月卒年八十有四贈少保溫恭

戴大綱

介琰質危醇謹宜道而行言不說激事不建唯清介  
嚴毅人弗欺于以私自奉節儉自常祿外一物靡貯  
雖文進贈遺亦無所受每罷歸行李蕭然惟三竹筴  
一時稱焉名德子滋別有傳  
送文劉振曰琰自登第以文職仕理繁劇脚色益屢  
琰於盤詰而又守官森然才足以濟其行立朝既  
居御側：節提振奸請預雖極至老而自方不說少  
壯：即上下交與請非亮直剛毅為世名臣者哉

吳廷舉

吳廷舉字叔嘉，廬人。洪武中，其祖成格州遂康。廷舉成格，化丁未舉進士，授順德知縣。察已字，代賦賦息，訟興學優。老梓家禮儀節，示節民，凡可以激勵風俗者，悉舉行之。都御史屠滂散至，督府與語甚溫，我為是推瑞修家廟，謝曰：廷舉越境，命謂有地方重事，不乃今為權瑞修家廟，子守王官，非本舊例，新思一夫不敷役也。遂辭出市，船太監給銀買葛廷舉，帥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

識大錄

吳廷舉

吳廷舉，中書也。太監怒取金去，又有中官至邑，要求厚賄。廷舉使士顏廷舉，不出境，御史汪宗龍怒之，曰：此專執上官市已能回也。會廷舉深伺視寺，以其封作土，以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宗範，按而會其直，竹木漆屑俱列，作兩廷舉，因服侍罪，廣州士大相與泣訴廷舉。廷舉私盜狀乃釋之，有鄉紳二子化盜，並論廷舉生，其少子探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泣恩曰：公念先人，庶真改存，不肖今盜其門，大為先人辱，請就廷舉。廷舉為撤之，悉施印捕盜，全誣廷舉，吏略否則理前事盜。

曰：盜死公也，不敢誣廉公，加以強刑，不易口。宗龍大

漸肅入京，廷舉還，廷舉成都同知，未幾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苑，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文昇劉大夏存陞兵倫，食事征十三村也。水盜平之，改兼盜法，再遷瓊州兵倫，副使道瑾用事，天下俱守慈懷。廷舉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言有言取者，帑解京，皆非正賞。曰：貢進內也，曰：司札打點，撥路劉瑾也。又疏陳便宜事，忠亦列上廷舉罪，鞠之無狀。瑾乃矯旨，坐以枉道，逮之荷校。吏部門閹十二日不死，主事宿進輩謀挾

識大錄

之尚書張緣，取閱諸稿，心賞其能，為言於瑾，得戍厲。門兩月，故還鄉，七何瑾誅，起為雲南副使，尋轉江西參政。討桃源賊，時用兵已久，總制數易，官領其私兵，不協力，以是賊勢日熾。廷舉雅多知略，曾不避難，及廷舉踏益自喜，發憤欲殺，奇取捷，不用甲冑，出入輕脫，輸責解散人，為賊得奉之入巢，周衛摧威，劫之，求換廷舉如前責，論詞色，亡抗賊不敵，加害時：又實擊境之賊，不之省，廷舉因嚴賊左右有謀者，問得其情，賄誘之，遂執其首，送廷舉，出降提兵，復入一鼓。

使改服戎晉慶東布政使平陽侯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已亥歲西抵獲作龍命義兵協副使拉哈定之丁丑朔南饒拜副都御史賑濟成實勅勅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遷舉為堅明約束除奏上聞明年遷京進出湖南足諸夷疆界因疏言六事恤廢廢為安不報濠太恐貽害推擇樞密俾遷舉撫治江西嘉靖初召為兵部侍郎疏疏輔臣調南京工部又改南戶部遷右都御史巡撫應天折奏極極貧弱禁私駒止妄工南盡肅然已爾晉南京工部尚書具疏已休工

### 藏大錄

懸番之遷舉再疏以請中引白居易詩月休百千官二品朝廷產我作閑人張詠詩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閑却老尚書之句又用馬呼字上謂廷舉思望海慢動全致仕歸二歲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廷舉長身如鵠面如削衣冠不帶不加露解中衣與致志藏堆席言行必自富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飢寒而飽于不較有無所居欲隘門養齋然卒之日無以為歆都御地獲為之經理切靖州王官持金謝德却弗受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為

文誼見良士身下之志其人已在大學南成雖此四十餘以賢貢廷舉視其大奇兄事之兄病痢僕度而死廷舉為養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及兄病瘳同登進士語人曰祀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合州即留疏柄臣奸相為所陷請石城吏目死廷舉資之歸其夜梓其道文順德生負梁景行直而文廷舉與之及其他如李承箕李孔修宗烈利人夏皆以道義定交也雅好讀書無不覽索積至萬卷尤善讀書居業二條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

### 藏大錄

缺簡增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說詞奏舉煩悉別當有某藏村家



張廣

張廣字時俊浙江蕭山人舉成化丁未進士除上院  
金馬改撥實惠不徵聲譽而清節過人其甚惡之扶  
滿探續治行居第一陞南京兵部主事先是部屬湯  
守諭中貴挑犯甚早廣前揖而已遂永為武緣是剛  
直之名赫然轉員外即以憂去服闋又南到部建郎  
中正德初遂瑾擅權勢傾中外隆平張祐卒無嗣  
弟姪承襲奏行該司勘問賂瑾囑廣：不可奪理乃  
請制取入京師勘之成展隆興化知府單車抵任恪

識大錄

張廣

憐為民禁奸嚴暴吏不敢肆閭閻以寧理又以異香  
下諸部責賄賄不報即人戴大帽剪冠及第理欲以  
姪女余其舊聘囑廣主之廣漫不應瑾怒甚遂撫隆  
平侯事落戒廣即日啟服東歸杜門謝客瑾誅起知  
南雄清操益勵甫一年陞江西泰政去之日行李蕭  
然老稚泣送不忍釋立祠於廣前祀之時宸濠督  
異謀路結中外諸臣亦欲要致廣陰使其黨道意  
正色拒之遂齎如安永家幼廣請權監張雄重錄  
預當道持之竟為奏釋會建賊廷論廣賢能宜加

張吳勅賜綵幣羊酒進右布政使尋轉左宸濠欲妬

其即階擬大內肅力拒之濠意憤掣肘斥為病風子  
或其下慎勿干擾遂亦本創古蹟以四米飲現之則  
寒梨蟹水也廣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耳臣  
子受命於君行止非人所能與也一時縉紳咸以狹  
漢目之濠怒終於妨已賂權倖遷為南京光祿寺卿  
尋拜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地多閑宦有所犯者廣持  
法不少假借 武宗巡趙推豎江彬殘虐輩往來會  
于珠東即色廣一無所應統轄安堵群小謀撥之廣

識大錄

遂謝病歸田宸濠既敗都御史劉玉珩廷光交荐不  
起辛巳夏 世宗入建大統詔求耆舊御史周宣等  
力荐之以右都御史起撫兩廣總督軍務土酋及洞  
絕不請廣計擒上思州官黃鏐剿平劇賊嚴阮恭  
三守諸寨斬獲餘人江福流賊江小范四梁八尺  
黃萬山類康寧又績皆切指即縣勢頗錫振廣悉封  
平之其來軍改賞罰期信達奸佞伏如神尤痛惡貪  
墨吏以是謗言漸興屢疏已休弗許甲申冬占廷掌  
南京都察院總疏力諍不允乃罷事振肅風紀群僚

梁然尊陞南工部尚書通廣西土官岑猛火珠兵部  
謂嶺先事既惡功不可沒勅賜金綺以褒之丁亥夏  
靖老卒即正月病卒年七十有四嶺剛介質直服用  
朴素居鄉出入不用輿馬家鄉如家接有司必以時  
政得失相規如力言恢復湘潮及功集西江北海塘  
毛山關以免水患民藉其利居官四十餘載操守廉  
潔終始不渝云

藏大錄

方良永

方良永字壽卿福建莆田人舉弘治庚戌進士授刑  
部主事訖鞠詳明新決平恕事干權貴略無抗屈尚  
書彭韶白帛昏馳之轉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  
時瓊州賊符南蛇作亂至四萬劫掠守吏多  
棄城走良永慨然請行總督劉大夏遂委之抵海南  
兵備既至宣布惠信設招降之賊未即聽命遂調防  
海兵捕之授以方畧前獲俘賊千餘人賊勢大挫時  
有與良永異議者貪功輕進官軍挫衄三府乃辭師

藏大錄

方良永

公道第入良永所統紀律嚴甚廣右張安所通播擾  
獨畏良永不敢犯居民按堵運奇制勝遂轉元化及  
其餘黨悉平之擢新二十七百有奇所獲生口牛馬  
駝城緝是良永於是後出入軍旅中三易寒暑其妻  
憂懼成疾卒於官所勅推咏：良永不取顧念卒夷  
大慈福及生人瓊人立祠祀焉御史有忌之者欲  
以失利罪時大夏入為與部尚書嘆曰海南之功方  
食事為第一顧坐以罪抑為白於上賜綺帛表褒犒  
之補海北道兵備懲貪墨抑豪強風教栗然吏民懾

瑞奉法巨賊皆望風解散惟黃李等志不厭良水  
封平之境內肅然尋以父憂去除服赴京適逢理用  
事外官至朝見畢必造私第至旬伏拜跪親悅其意  
良承入朝鴻臚官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向東揖  
理良承徑趨出理已銜之至旅寓成勸之循例謂理  
良承屬聲曰官可棄身可從此勝不可屈竟不往理  
益怒即矯旨勒令致仕會海南有想人命事者理欲  
用此中之奏遣錦衣衛千戶僧利部周時敏往勸  
良承恐獨其母乃寓浙候連次已而時敏力明無

藏木錄

匪良承得免理誅赴馬湖廣按察司副使值監部諸  
賊寇蜀數省動兵時尚書洪鍾而總制都御史林俊  
馬巡撫促赴軍門謀議居蜀數月監部平良承資查  
居多回署司事有禁官衙私買按馬頭朱堡寺牟利  
害民之罪宿弊頓竭時河南劇賊趙逆敗走初報聞  
前製自匪良承以奸擒之賊送京師發兩耀慶而撫  
察使在職半軍理竟帶統食墨推豪右風散益厲有  
未御史者挾勢多而不法獨心憐良承佩以殊寵  
恐今同官亦以厚意良承竟發其奸御史坐察官

不進山東布政使是年其弟良節亦自泰政使是官  
閩人兄弟同登進士又同掌方岳者自良承兄弟始  
甲戌轉浙江左布政使入境首問民疾苦去奸吏數  
人出庫野羨餘代民常供抑織造內臣之積所省不  
貲幸良承寧遠僕僕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同列受  
其託者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良承力諫之不  
得乃止既已致仕不允而寧趣償益急良承乃強疏  
爭罪其表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  
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

藏木錄

浙此布政使受惜也寧出自既誤并為所養一旦假  
以養子之寵齊諸公居之利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  
親之也其矣為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為  
一乃恐攫取不財成賊知本以達不臣之罪有司連  
債息拍屋大或緣為奸倖而又倍推庸剝髓民不堪  
命拍與赴懸指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民處奉禁而  
不言今四方群盜窮思瘡痍未濯遠塞多虞饑饉不  
斯浙東而諸郡各徂來而寬為災全不不利待哺  
之民故千里延時也臣於此苟隱忍不言則已

欽之時必入乎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  
技給周痺根抵既拔陛下其能晏然于上乎事更  
異思如思提放又取邦本而動搖之路不煩惜此臣  
之所未喻也合無下之詔欽明正典刑為臣子將送  
之成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同鎮守三司將已數鈔  
價蓋給還民未欽之數隨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  
多糾侵剋之弊悉塞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和  
本未振猶可培植臣死且不朽疏至通政司竊以示  
事：張留疏求下議遣致尉三人永漸緝捕假學幣

歲大錄

抄者而自飾封上前乞下今散還而價良永知寧必  
恐恨且中以禍又念其母年高遂決意求去連上正  
疏寧送中選批不允且松授意以示無憾良永曰趣  
欲率龍我耳復拜疏歸乃許致仕時朝廷政事大亦  
多決於寧自公卿以下多諱事之良永疏至聞者出  
古寧疑良永有私書物齎奉者至與家嚴置搜之無  
所得其違抗尉求辦東令頃良永所為父之亦無所  
得乃已良永抵象大理丞賞筆以書來賀曰官鈔一  
疏足以善權倖之瞻而束其手後兩浙生靈數百萬

於垂死中而生之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外  
內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  
官爵如而泡不可無此一著聞者以為知言世宗  
既祥召用舊臣起良永右副都御史撫治師陽而左  
都御史胡世寧漢薦良永自代廷議又推提督撫江  
良永以母年踰八十懇乞終養上重違其志允之  
有至孝孤忠始終一致清操推望上下交孚之褒右  
節御史姚燠尚書喬宇孫交皆言良永居官素謹家  
無贏餘宜依康官侍即潘札孝養御史陳茂烈劄月

歲大錄

賜食米以示優崇上於是命有司月給米三石養  
賂及母以壽終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奠大臣未  
任污受恩數又以康孝賜月米皆近所未有也嘉靖  
丙戌即字以良永服闋聞上命以原秩總理糧儲  
兼巡撫應天等府少師楊一清寓書良永曰江南巡  
撫久缺欲伏名賢以起凋瘵新建伯王守仁亦遺書  
曰任賢求舊此意又潤新命之下論者謂執事尚須  
一出良永乃治裝僅以二僕從行丁亥七月抵衡疾  
作連上二疏乞致仕報未下先掃舊舍母墓下以俟

尋卒年六十有七。沒後家人發視殯裝則沒衣冠履。諸殯具皆備。預戒後人多謠言其違於死生之際。如此。初工深。知良永於其出也。將大用之。未幾即進。刑部尚書。則良永卒已二閱月矣。訃聞。工悼惜之。賜謚簡肅。

# 識大錄

毛澄

毛澄字憲清。蘇州太倉人。資性明粹。神采秀朗。七歲能詩。長益力學。攻文詞。氣超脫。然意不自滿。每焚其草。弘治癸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纂脩大明會典。書成。進春坊右諭德。仍兼修撰。預修通鑑纂要。充東宮講讀。官聲清亮。義理明暢。皇太子入言於上。苦書方中。秋設宴。遂撤以賜。又命充經筵講官。武宗即位。陞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遂理竊柄。謂會典出內閣。意几纂脩。進級。悉奪之。澄亦落庶子扶。

# 識大錄

毛澄

尋轉侍講。歷遷學士。吏部侍郎。丁丑。拜禮部尚書。仍侍經筵。戊寅。上將南巡。澄倡議。陳止疏。至教上。都御史彭澤與王瓊。獲罪。許二人以經畧。哈盛事。文致為罪。將置重典。事下廷議。澄與尚書石玠。言澤無罪。大夫出使。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於是澤得不死。或嘆爭撼之。澄非為勸。陰同月餘。無所得。迺已。宸衷慈懷。奏改今撫。按諸臣朝服。進見。或請奏。行澄據故事。修工濠居。毋長。臨為孝行。背項。巡請。進表。澄覆奏。孝經諸侯之孝云。謂今所上。與此不同。事皆得。

肅庚辰夏宸蒙又登卷 駕親征抗濤以迄 祖制  
宗室有罪下諸王府議然後告廟行之 上駐蹕通  
州左右官濤多內應恐入京生變召文武群臣出會  
議登正色曰前有宸濠朕自有處置之旨必發誓告  
廟一如舊制不宜在外草 成獄江指在列為之吐  
舌自是法官執奏皆以登言為據論者謂當是時群  
奸竊柄且擅重兵人 自危而登議不少沮可以為  
朝廷重矣明年三月 武宗崩登奉 皇太后懿旨  
迎 世宗於興邸此至嚴議行五拜三稽之禮以見

藏大錄

登曰今是始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功進祥讓之  
札行乎登乎 上聞而是之費賜甚優 上既踐祚  
有詔議 與獻王主祀撫疏登會文武諸大臣議引  
漢成帝三危陶崇王子為 皇太子故事謂今 皇  
上既以 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無他兄弟宜別立  
獻王後以主祀事以倫序推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  
仁王襲封興王繼 獻王後奉承祭祀 獻王長子  
一國始祖萬世不毀格院則引宋英宗以濮安懿王  
子繼仁宗後程頤所論云 謂今 獻王於 孝宗

高弟於 皇王為本生父亦猶宋濮安懿王之於仁  
宗英宗 皇王既入嗣大統宜稱 孝宗為 皇考  
改稱 獻王為皇叔父與獻大王 獻王妃為皇叔  
母與獻大王妃几遣官祭告 獻王及上賢 王妃  
皇上俱自稱姪皇帝名隆重正統尊崇本生無所不  
用其至可以為萬世法案上有 旨若曰事涉重大  
其再會議奉奏登又上言 獻王宜全崇仁王暫以  
奉爵奉祀兼理府事俟山陵事畢及三宮尊號成再  
請會議定奪 獻王稱號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

藏大錄

伯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 皇王稱 獻王曰皇叔  
父曰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可謂至矣漢唐錄順  
又通議以上有 旨若曰正博考前代無此再會詳  
議務求臣當奉奏隆復議臣等前所引程頤濮議  
皇上稱 獻王為皇叔父與獻大王此孔子所謂事  
之以礼者此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則似乎孟子所  
謂非礼之礼孝子豈忍以加其親而忠臣豈忍以道  
其君哉推尊之非美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美  
詳於順之議順議前已錄上茲錄明帝詔又併乞賜

覽有旨再議議得先王制禮本乎人情人無子以  
兄弟之子為之後為之後者謂其後曰父而所生  
曰伯叔父此皆人情之所安也人情安則天理得矣  
臣等不敢以他說進奏上 詔廷再議既而內閣亦  
如登言有 詔卿等委曲折中為朕申為孝之情登  
上言凡可以義求而情不可以言盡仰體聖心揆量  
事體使協乎情而無悖於義密勿謀猷腹心忠愛非  
臣等有所所欣專得首有考據精詳之奏謹奉 聖  
聖慈旨格疏遂定主祀事後復有奏於安陸州立祠

### 藏大錄

恭著親承二員以戚里子孫為之者登復據前議執  
奏弗允是秋吏部尚書缺廷推首為登、周緯曰人  
豈不自知吾才豈堪此哉時東華者左侍郎羅欽順  
必欲推登：曰公同年豈不知我他日債事公亦將  
有責且喬司馬有何不可乃欲強我聲色俱厲欽順  
知其意堅遂以喬字首存而登次之聞者嘉其退讓  
二陵事畢再疏乞歸俱荷溫旨勉番明季春暮於  
武宗賓錄充副總裁每朝罷入史局多所筆削出理  
印事日暮始歸尊疏札成錄逆立功加太子大保隆

一子瑞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五辭弗允登終不敢受  
尋奉 總旨主選大婚得女子七人其一人為劉氏  
撫女劉氏改官官族中人多助之給事中底蘊以告  
登籍武選貼黃而登即具奏成有 旨召左順門議  
事登意其為此勝貼黃以進其事遂止登素有脾疾  
及迎駕議禮精力益疲舊疾增遽上疏乞骸骨不允  
命醫調治及遣中使問以羊酒蔬米明年正月復以  
生還乞 上覽之慨然曰此輩老臣方切委任何遽  
至此醫問如前此四疏知不可起始許之加太子太

### 藏大錄

傳遣其僞一人護送還鄉行至興濟卒於舟中 上  
聞震悼輟朝一日贈少保謚文簡官其子為中書舍

顧清

顧清字士廉號東江松江華亭人天資英異幼受小學過目成誦年十五謁尚書張悅以太苑期之特充遊獵庫與錢福悅交善奮志於學鑽研討論廣閱群籍而業日進三人者藝皆顧頌而清獨以沉實勝家本儒素值歲侵有常情所不堪者而清安貧固守有富家欲結納之清書座右曰毋徇物而為所弱毋仰物而為所束其屬志如此四試不利靡少矧私治壬子王莽主內幾試事閱清也曰皆政陽子謂常

歲大錄

顧清

讓蘇子瞻一頭地斯人也我國當讓矣遂存為第一明年會試舉第二廷試吳儀掌卷致導清往見清緯曰昔人所謂呈身者吾媿之竟不往推二甲進士第一改庶吉士讀書中秘與同年七登羅致順汪俊以名節相砥礪搜編修與修會典書成進侍讀正德初與修孝宗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芳與彭華有隙欲誣其附以得進貽清風聞書清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本敢與聞芳不能致中官蔣琮誣連臺諫涉歷既久章疏謀督時遂墜才職魚畏觸其黨與敢

涉某清略披指撰盡載其實事充經筵講官前後進

諫義必指古規諷時政諱言罰直多所裨益進理竊柄朝士多屈意與交清抗不為礼鄉人張文完用事附和者皆至矣官清紀不與通寶錄成例當進疏謹辭諸翰林素不加礼因矯詔追諭會典事以不諳政事為名降編修尋調南京兵部員外郎以父憂未赴會瑾誅起復侍讀尋進侍讀學士秩滿首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充經筵月講官丁丑主考會試防範嚴密校文果難點浮得士為盛奉命教庶吉士閱錄

歲大錄

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江右舒谷南廣倫以創建康陳所賞漢汪伯西去許崇魯閩中馬汝驥皆為一代名流又嘗教內書堂不結生徒不使與子弟相接嘗曰此輩如穢物遠之猶恐其汙況近之也時諸位尚虛清疏請預定上教巡幸又屢疏請回鑒言苦闕切言不報尋陞禮部侍郎與尚書毛澄協心秉政會郊祀且迫而駕猶未還清草疏數百言奏之上亦為感動幸己上崩世宗入繼大統諸凡迎駕冊立功進頒詔賜服臨喪詣告山大禮清援古證今辨



東陽言時以爲河體多泛其議聲益隆有忌者欲  
傾之張官官攝他人事誣清不報特甚衆論囂然內  
閣亦持之不下清遂自陳致政一時皆爲不平王鑒  
方家居作風聞論以雪之南北臺陳文章論爲戊子  
復起爲南京禮部侍郎清既歸自喜甚適親憲仕進  
不謂復有簡命不得已之任兩疏乞歸弗允時望方  
屬清漸次柄用而清婦志已決疏辭益懇詔進尚書  
致仕清時以進微疏賀表如京師至東昌閣命成功  
清謀以人代進清曰清被 上涯恩許遂私請令一

### 藏大錄

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時已力疾猶云縱不能親天  
顏得一拜闕則爲幸乃瘳疾而進閏十月至河間卒  
於藏海驛疾革時知府中天麟問以家事曰無以問  
也吾表女在禮護之牛溪嘆其收養不亂清爲人純  
誠取介論事侃侃非其人不與言可與言惟恐不盡  
已意平生事皆實歷其言雖數十年不變一字凡事  
精思敏到即始要終如指諸掌也恬於進取以退步  
爲消跡志長策不固遂動愈最受知度主事東陽  
東陽來政清送客言曰清在門下惟常退一步東陽

慨然曰誰肯道此初轉學士有沮之者問臣梁儲曰  
他人且及渠已後若更遲之如公論何後五年學士  
而亦溘然改東陽有始知本體是家風之句益其高  
情雅致不汲於顯貴至於廣被誣謗厄禍且及而  
亦不動心其量度過人遠矣嘗謂人曰人看聖賢太  
高故畏而不敵焉然本無異要在自立耳又言人便  
亨達終不可失了秀才氣味雅能習勤事必終功  
之少逸即憐然曰事畢乃逸舍而求閒益益忙耳先  
是清嘗戒子曰吾無補於時助死慎毋陳乞恤典以

### 藏大錄

重吾過子奉命惟謹卒之三年督學章衆巡按覲有  
本疏聞於朝賜葬如制謚文恪

劉玉

劉玉字成東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為博縣令  
力振凋弊歲飢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即官聞廉民  
恐為玉累手先掃粟壘田勸耕奏蠲虛稅民復業者  
累千計立教條十八事以興民行君為御史彈人為  
立生祠因天饑陳六事曰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屬  
庶官擇內侍攘外夷武宗嘉之玉復疏劉瑾等八  
黨肅奸宜寬之法而顧命大臣劉瑾謝還當委任疏  
入瑾大怒尋詔逐黨人玉遂罷歸漢搢紳輸粟者

藏大錄

劉玉

三兄四百餘石旋運下詔獄凡四月始免廷瑾誅  
起為河南督學然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教本熟  
淳表揚靖雅之節招降山海之寇召為大理左少卿  
所獄疑獄以早切引盜切應從重論得俞旨著為  
令已卯改南京金都御史提督江陽關軍藩變傳檄  
致討以舟師陸援安慶及宸濠就擒嘉靖改元召  
入以平濠功陞右副都御史尋擢刑部侍郎大獄事  
起下詔獄罷歸卒于家玉學一主於誠常味齊戒  
一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說行

孝文信陳疾和衷公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處  
風雨无精於天文地理兵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  
末陰慶切詔贈刑部尚書諡端毅

藏大錄

曾直

曾直字叔溫江西吉水人舉弘治壬戌進士本使婦  
日持律說叔父憲使昂講說義假獄辭斷議如為  
諸生揭遺除節今時節諸接留京者百餘人率卑礼  
問所宜行諸接感其義人投所知滿數箇乃擇其可  
信者出入袖中至節有所行罷動中然應象指驚曰  
公神明耶何自開之搖手戒不可相犯治節三年民  
愛之如父母丁內艰婦服闋補新城令歲內遭逆瑾  
嫡虐民多為盜瑾舉連坐無辜者踵繁於途新城去

藏大錄

曾直

京師甚近直上盜狀多以野處為群淫淫二校實之  
直曰土廣人稀始便為盜何更貴為二校不能迫應  
坊使假瑾威往來畿內即色吏數連捷辱而括財至  
數百金不止直用市猾詭計新城獨得不擾淫營繕  
主事亦司通州縣諸閭同事禁索賤舟人籍諸軍因  
覽月課閭人畏之歷轉刑部員外郎：中：人張銳  
者主東廠大閱也其私人指揮馬宗遠法當罷銳百  
計求免不聽且數署銳：怒甚代奏誣直入罪不審  
下法司久乃得釋謝病歸三年徵召復任時都御史

彭澤持復哈中中人索以子弟不與從証街恣會土

魯番周妍番烏亦虎仙誣澤激禍遂與婚紳忌功者  
搆獄陷澤直判虎仙又覆變亂誣忠勒大臣法在必  
誅虎仙懼賄內外謀逆之直復引疾直以即著再抗  
眾怒告婦吸藏忍飢寒不知閑說機利妻孥相向日  
嗟慰若不聞也 世宗即位起知肇慶府在郡六年  
政尚威廉總督大臣數以撫循之策問焉直言非用  
團成法自守互市法相結狂不可撫言數十萬多見  
衆用嘗憤兵衛縱賊自利至昨工下幾不自免嘉靖

藏大錄

丁未陞福建按察副使未赴擢大理右少卿至京轉  
左少卿武定侯郭勳恃寵抗法嘗受賕違詔改配軍  
人縛邊將為御史趙瑾所劾復強辯逆旨下朝議衆  
以其嘗與大議又與戚里有連咸懷顧望直獨言劾  
罪當免得減為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法司凡  
再下議直色益厲至擢袖起下署泰慶陽伯有甥張  
桂驕橫毆人母死為廠衛所覺既伏辜法司以賕移  
獄坐其子朝議謂廠衛乃 天子私人不可偏聽致  
輕法司直言當許是非不當有所向背 上先後達

人頃知之大怒為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而用直議  
竟誅直奪勛兵柄削保傅銜及其族三之一且曰滿  
朝之人惟曾直孤立無黨將以為刑部侍郎用事者  
不能平喉言官交章論劾直亦求罷奏至八九累旨  
慰留而思者愈不已尋遷太僕寺卿資抑之也居  
歲餘以忤藏吏為奸日劾致仕去自直去而朝廷不  
聞有違忤忤者矣家居十有七年杜門絕交同里  
罕得識面非其人弗親為不樂與接偶遇之終日相  
對語不能曲出一語間居聞脂膏餘者當食必置

### 藏大錄

屠壁罵事閱國家終日邑：不解性喜讀書頃刻不  
能釋手自經史至星曆地理積歲覃研或有撰論堅  
持一說不可破文多頃刻立具不求瑕隙寬削為工  
卒年八十有一

### 張琮

張琮字廷獻別號惕菴應天江寧人登弘治庚戌進  
士授都水主事提舉漕糧告者曰一日防百不足理  
也琮笑曰自防者分也無所理事何以集成漕糧之  
法哈莫善於劉晏吾且法之喻年成數千艘改禮部  
儀制正事進郎中癸亥冬 孝宗不豫免長至賀  
東宮親王如故事琮請於尚書曰未有 天子不豫  
而受賀者議上竟如所請占城請封制冊封夷王給  
事中將命占城使在海外人憚于住六科倡議止之

### 藏大錄

張琮

尚書不能決琮曰封而告不以封天王之命討替矣  
樓先告哀而後請封國無計命將誰與以是詰之咸  
謂其無幾乎卒逆其言 武宗即位晉藩有奪王封  
者遂壁受賄勢凌有司莫不傾靡琮獨執不可嘆曰  
一即中力能勝尚書耶出為陝西參議京中語云鉄  
漢去矣如杜何於是奪者即如所請而琮坐貶戍丁  
母憂歸服闋左遷知齊寧州：吾於要衝日費錢數  
萬琮裁省十之八所通即極力者歛跡而去在州未  
閱月改監泉御史巡按并肅時方討安化之叛餘北

未息實提之根危瑯恤無辜治有罪安輯邊氓獎防  
忠勇舉用賢淑懸賞耀威於是夷虜懾服稍指來效  
頃一日珠視虜必曰吾南方一刃千牛而不改割此  
何藉以制人耶擲之地虜吐舌大驚呼太師乎歟牛  
羊酪為壽曰太師其神乎瑾既誅朝廷釐正王封  
嘉琮之執擢湖廣按察副使兵備鄖襄其地當河內  
陝右三路之衝流民盤據為賊社琮綏順懷遠示以  
威信有告浮屠淮誘聚數千人為符至塔自縊  
五大丸將作即赴勦獲諸盜司議請兵討之琮曰此

### 歲大錄

時傳其首耳咸謂大言琮召勇士數人拆其巢獲之  
且諭衆曰茲謀非汝等所知法不及汝衆駭散遂定  
進貴州按察使還四川布政時方用兵松潘探呂賊  
木軍餉夫後勞費孔棘即強告因而內望劉先通張  
西望迎佛事所逼閭閻殘廢聲起雞犬琮意輸以迄  
階挽以津人迎以僧徒省其煩紓其疲裁其冗沮其  
勢議上中丞大悅事就而民克于殫蜀人曰不圖今  
日復見張益州也嘉靖改元拜右副都御史撫治湖  
廣時黃澤作逆劉召煥北丁爵萬明福倡妖于德安

奪全伯為專主襄陽龐政何核構叛於世部荆襄大  
亂漕河運艱告之凡七下簡書劾應不服琮調遣諸  
兵召今部吏相其難易緩急咸授之以略限之以期  
決之以機次第舉之皆不逾年而悉平所賑飢民用  
青州法因時小變民免於死亡甲申陞南京工部侍  
郎散改南京刑部琮家南京素無抑兀者門無私謁  
雖茂學之親有犯不敢以厚望琮有富者之患救援  
相家琮琮以平琮曰生未識安弔為卒不能致丙戌  
晉南院右都御史諸臺謁琮曰朝廷之法執於御史

### 歲大錄

死者廢法將去歸雅寡交將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  
請託皆端而追解不擇者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  
人六卿皆不敢以爲吏自琮轉官自刑部晉居公  
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已丑乙未疏  
凡四上始得請上甚准之命有司歲給夫役月廩  
以優其老琮筮仕四十餘歲惟故廬教誨至哉卿始  
易居亦不崇廣致政後始置田頃餘不能歲給諸子  
皆能服其教出入徒步一力隨之無越礼者庚寅九  
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八

劉麟

劉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  
廣洋街麟幼冠領鄉薦舉弘治丙辰進士第與瑞安  
達亮倪政庚衡贈外戚用事各頌驕橫干紀怨聲載  
路糾通官廳津守交章論劾上怒悉下詔狀臺陳  
一空以中書并刑部主事薛官倪其家中外駭異麟  
奮發與亮同上書救之極言通治邇而乘陳議古帝  
王之威節一旦沮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雖坐停格  
欺而寢解尋丁內艱歸制終授刑部主事門無私謁

戴大霖

劉麟

以資臣員外郎奉差書陳因畿內畿內多資俸故事  
重人部議以麟煩之至則布德盡下同歷遠搜選部  
悉列大辟重因辨問者若干情可擬者若干事無証  
佐可結正者若干通計苑內全活者共三百九十有  
奇麟雖因奉例減等擇故流徒答杖供明竟免若干  
崇一萬六千有奇事竣陞郎中五德戊辰出知紹興  
府時時逆獲獲匪士大夫遺余者必候謁之麟獨不  
往後遂行復即以廉勤公恕率其民簿書不欺則  
獄不滯供億不濫誠心貫于庶政甫五月而民皆嚮

方諸司賢之中官街之報拾細改廢為編以去之日

都士民病走號呼如失父母某千金為賊麟笑曰昔  
龍一發善與寵寵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即應之  
去越人領德肖其像為小劉同謂可以悅美劉寵云  
歸值歲使斗米百珠家有飢色士大夫扣率口可使  
劉元瑞至是即于時往是適以逮繫至南都憇惜元  
勤吳抗絕帆管慕麟道阻折然迎之入廟相與論道  
象山之輩獨聞中孫元一方衡居校說玄理院相見  
之晚會觀覽亦至遂結雅社時號為湖南五德未幾

戴大霖

遂陞誅起麟知西安侯氏範之病越也遣內視朴聞  
即日就道藩臬諸大夫交異之陞之廢為僧與氏集  
千金為贈却之却數却遂憂其無以為喪撤諸司治  
車馬之資麟又却之取闕還陝西恭政是歲閏陝凱  
夷序內侯朝廷遣貴臣執收法賜之議軍餉督辱賊  
恭氏諸司推片麟曰不可請違本以馬氏今若此自  
惟亦可慮也後者更色曰憂氏者獨恭氏即麟不答  
時陝民已有結關赴薛者朝廷特命麟恭豫軍餉加  
賦之嚴遂後迪積憂諸收大抑侵漁正賦不庸違餉

亦足自是此聲抑者逾歲禮太僕卿尋拜金部御史  
巡撫真定禦戎設餉儲蓄任人幾旬以寧亡何謝病  
歸居三年朝廷高其才節起為大理卿尋遷刑部侍郎  
即會工部尚書缺以麟進補命下之日輔臣張亨敬  
曰古者司空作相天下事共理幸毋多讓麟遇事不  
從嫌又咨曰吏部進退其屬部供資極繁浩舊不治  
藏出入細吏煩之坐是國計濫耗麟創議曰古者受  
氏必先節用時資國祿氏命所係乃疏請建庫曰用  
財宜節取氏宜慎上嘉納之賜名節慎日計視舊

### 歲大錄

月計視日歲計視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自是貪  
鄙者無所容君子謂其理幽如家度越前代又造作  
咸開大內若二十四監司率廢費不協典式歲計浮  
汎無慮萬：麟擇其甚者凡十二事除陳疏上得允  
大約節省者十五於是中貴人不便皆切齒已丑  
上御龍袍後又不任監局之舊命所親信者出造  
松麟以為非舊議罷之上已俞而尋悔卒以為作  
勅令致仕會 顯後宮殿雨漏追論事在麟時落威  
聞往辛酉四月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諡忠惠

麟為人簡：長者自守介然致政歸鄉于吳興之南  
祖學尊儒之由南坦先生間居三十餘年門讀書  
足跡不至城市以崔睦賦詩為樂操觚屬文冲夷雅  
落魏碑奇崛尤工書法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與人談  
名理性：出微辭錄妙趣早依玄理兼達天命潔已  
好修務有矩矱堂曰士人身如磨子幸善自護若有  
過舉特盡平生棄之矣扁於室曰率志非欲氣勝之  
也既好棲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屬書畫圖道  
之常態之壁命曰神機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

### 歲大錄

即以時事不察公卿交薦亦弗知也性恬淡疏布自  
喜絕不以臺約累志尚書李默既居深陽堂遣問人  
送之麟引至外內見四壁惟掛書數卷束他七長物又  
室賜客指逸老堂了無宿具阮以乳羊博布沽風雨  
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議者謂麟授文以公幹  
右財似士安剛介不挽似龍之至于康約省查家無  
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  
語二劉不其然乎

蔣瑤

蔣瑤字粹卿，安人弘治己未進士。除行人，擢監察御史。出知荊州府。忠厚廉潔，愛民興利。時流賊倡熾，疎瀆旁郡，獨蒙瑤名不敢犯其境。久之，調守揚州。揚州要區，物產民瘼，又值歲飢，瑤下車，請漕米萬石賑之。民乃稍蘇。一以撫循為治，有罷訟者，諭遣之，不為沒文。林達曰：母滋，周氏子，弟欲取堂幅，絀為无瑤曰：此官物，不可私也。出錢別市紙供之。武宗南巡，所過騷動，揚民聞之，洵俱若無以自存。諸僚佐計來與

識大錄

蔣瑤

供御及宦寺宮女親軍賂遺莫可資，莫欲盡賦民免。故之租，盡成瑤裂之曰：民可欺，且恤亦罪不恤亦罪。恤則惠及，若民不恤則惠止於身。臨暗利害瑤獨當之。乃僅稿供應之，其餘百需一切簡省。故事集而民不獲，此車駕至，倭倖江彬輩橫肆，要索殊尤無厭。聚所賜獨底骨之以飽瑤，殊不約動會。正現魚得巨鯉，戲言直五百金。左右欲中瑤，因請以昇守，促瑤甚急。瑤脫其妻簪珥及綈履數事，滿次而進曰：臣府庫絕無餘錢，自辦此耳。連稱死罪。上熟視而笑。

云汝真酸子，吾無須於此。其急持以歸，魚不取值矣。

紅粉欲奪蔣氏居，建督府以張威福。瑤力持不可，出怒益甚。瑤潛於工，幸上知其亡他，不之罪也。即有瓊花現，有旨取瓊花現之瑤，塞此花生於某年為瑞。應至徵收，死棘此種已絕，今正存其名也。上默然。一日中貴傳旨徵求百瑞，悉錄方之產，蓋欲以其前無者，因之冀得厚賂也。撫臣遠瑤，俾他求以應。瑤曰：古者任王作貢，出於地方，而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撫臣俱許旨，令瑤自覆。瑤乃具奏某物產某處某物。

識大錄

恭某所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委嚴坐行宮中，貴以揭進，且以言激。上怒，上亦不之罪。第而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言欲選宮女數百人，撫臣欲選之民間。瑤曰：必致誣害，正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動，即詔罷之。及為氣，送還至淮安，綈不允至臨清。左右告前缺，危軍口張三日有旨，令促連續計非數百金不可。益推責知瑤中途無可措辦，假此准之以清私忿。適歲歲有重，瑤高義代為輸金，始得還。即方迎。



駕時雖布袍小帽奔走承應若奴隸然甚至白晝連  
 且百姓視者恨不能以身代之既而送由淮涉險步  
 行露宿辛苦萬狀獎類于死而揚人頗以更出由是  
 清節動天下尋陞陝西參政嘉靖乙酉拜副都御史  
 撫治河南歷遷右都御史南北工部尚書督造仁壽  
 宮監修七陵加太子少保庚子請老丁巳二月卒年  
 八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恭靖瑤清介端亮德度汪洋  
 居恒坦夷接人和氣溢而至遇事強毅有執板然不  
 可撓歷任九官皆有惠政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

戴大錄

之節茅宅僻通晏如也

張潤

張潤字汝霖河東臨汾人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一人  
 壬戌登進士授今宜陽清修有惠政正德丁卯擢刑  
 科給事中抗言大計疏三不阿奉詔覈甘肅邊儲指  
 察精明河外震懼歷戶科都給事中時盜賊延蔓安  
 用大師水旱流移征調繁急潤請嚴紀律酌轉輸廣  
 招撫時賑恤章數十上採納為多甲戌擢順天府丞  
 戊寅拜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黜貪汰極剔弊條上  
 違戾疾苦及便宜十餘事悉見施行却圻盜起虜混

戴大錄

張潤

寇連潤指授方畧盜平虜遁有白金蟒衣之賜已卯  
 以外狼狽辛巳起撫寧夏寧夏弱瑱也不百里即虜  
 巢覆爾士馬振紀綱謹烽堠修築亭障聯絡聲援境  
 內晏然乃修講校屯田監馬諸政糾正豪藩裁抑官  
 鎮修繕閭閻一切絕之嘉靖癸未召廷理院事已酉  
 以九載績晉左副都御史理院事五年署家者半振  
 揚法紀臺中肅然每疏工皆切中時務己亥遣戶部  
 匠師即督太倉搜逋挾隱剋洗奸姦兵戎惟服明年  
 晉工部尚書時大工並興漏卮乾達百出潤躬勸省

國宿獎盡法通請酌緩急為先後 工所納之力壽  
功通費省舊之半屬賜金幣褒為辛且以內艱痛服  
除起南京吏部尚書考察內儉甄別去留與情辭服  
再疏乞休昏荷溫諭不允戊申以考績赴闕舉即懇  
求致仕時已改戶部尚書仍督太倉矣 上亮其誠  
特乞之戊子三月卒於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少保  
謚恭肅潤特守堅凝動有恒則雖事變卒至處之裕  
如初使耳歸送塋索賄弗應改中以危法屹不為動  
然竟莫能害也廷推巡撫時發人殘事使人曰欲副

藏大錄

乎飲食乎意以貽為美也潤曰惟辟作福人臣敢有  
擇耶李賊甚切欲中之會寧尋敗獲克 武宗西幸  
寵閹請改渝河驛為行宮閹力陳民貧時詔仍舊為  
宜 上是其言正位司空權貴目工役為奇貨施陰  
奪潤悉以法裁之勲戚有主失從者請發太倉銀助  
于資致私之潤力爭曰此朝家正路軍西師資急近  
利而廢遠圖豈人臣謀國忠耶事乃寢其人積不能  
平憂休以危言且革彈文亦之靡預也臨事精詳必  
就可久之計宦蹟所遺雖名人繼任率取則焉天性

孝愛事親色養弗違親終並獲崇獎蓋異數也訓諸  
子孫嚴而有則自奉無異寒素歷官南北行李蕭然  
好學問文章雖老不倦所著奏議公移尋是錄試  
筆稿紅略兩填詩共若干卷藏于家

藏大錄

王壩

王壩子存約浙江黃岩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每遇郊祭輒率宿食郊致壩病其妻獨宿於館次日衆被逮壩獨免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劾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愈事權印奇成以爲憾被逮壩言錦衣乃舊逆爪牙之奇爲憾非尋常勾掛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舉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成事也丁丑當大辟 駕

鑑大錄

王壩

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逆旨快私臆壩時疏請停刑廷駕謀乃寢壩所言番人畏縮而不敵及者竟是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推官稍遷廣信同知嘉靖改元召廷復刑科部給事中尋擢太僕寺少卿歷應天戶府賦役繁重富人多投內監神帛堂以避而積弊資者壩爲革纖匠百八十九戶竹匠佃匠凡二百人守庫者百數十人卸薪夫三百餘人裁齊庶人之供億節中使之浮餼籍記縣司丁錢使諸司不得恣取兄費爲之一清他如議蘇京邑種馬發內帑無纖神帛輕

荒說蘇杭七料口出賦均資富既數十上言不建集

恐爲之一時困者起流移者歸頌聲滿於京師而成陞南京刑部侍郎即以母春秋高疏乞終養詞引李密事甚哀得賜回籍抵家時母疾劇已不食五日矣聞壩歸喜甚尋就康衆謂壩孝感所致居三年母壽九十五而終起復原職土家王冠家僮數百人陰賄初生嬰兒則扮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按罪論死盡民稱快亦載考績渡江大風覆舟浮沈百餘里會海山採薪每回以巨斧破舟底出之壩

鑑大錄

愆甚有司請死行臺壩曰我去則舟中人誰與出之乃盡出之而旋去成晉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樞進表取即史西人監札壩曰中人行札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孰不與奉表北工大學士夏言居寵傲物宗室官率多偶坐壩獨據正席且贊惟一幣言滋不悅壩因已骸得致仕以壽終于家贈工部尚書壩仕隆三十年所論存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其升沉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惻然若無甚可否至臨大節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傳于金陵士

民建生祠祀之於聚寶山側

職大錄

徐問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陞  
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以才劇調臨江二  
即之地頻江海林莽深墟埋剽盜為淵藪問以  
方畧招撫擒獲七總數十增築臨江壕堤凡七十二  
處行者安之遷長蘆鹽運使運司易汚染人咸不樂  
官此問故然受命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歷長廣  
潘龍以身任一方利害嶮殊真者產於嶺南中使採  
獲不中巡按御史憂之將以責諸賈問爭曰珠有禁

職大錄

徐問

如是不趣賈為盜耶雖今所產而散其不敢避罪竟  
蒙鑒宥是歲入覲吏部奏問治行第一上賜章服  
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獨山土酋蒙賊執父以致問  
提師營境上親執俘鼓一鼓而元兇就戮多孫兵部  
侍郎上安據大計八事一時債帥不敢鑽穴以入未  
幾引疾在告者十年復起為南京禮部侍郎居二載  
進南戶部尚書僅數月遂致仕歸問自起家法曹斷  
獄具又不為苟比當權倖縱橫雖甚威力臨之屹不  
為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蒞之處輒先風俗落

求禮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不歎為復見三代遺風

識大錄

陳璋

陳璋字宗猷別號省齋浙江樂清人資性聰穎書傳過目終身不忘少克己廉值大比拔士璋試魁諸生乃自念曰古人學績薄發吾績之未能何發之望遂不赴長老異之齊知為偉馳為弘治己卯領鄉薦己丑登進士結終養得共母諫之曰不聞食孝子而為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退之北上值道墮竊就竟獲罪璫命令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宣化朝曰古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汝為周旋而力不可同事者

識大錄

陳璋

成強璋助之曰官以明成吾不為也即怡軌道及家前二旬而母告終識者謂天所以成孝子也璋謀應詔起用授刑部主事時尚書張子麟指法律屬多姓之章曰士不讀書謂之廢學官不讀律謂之曠官况生元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為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中丙子奏劾番陰八園獄因所活不下百餘人有恤刑錄行于世錄因政事變巡皆致幣以為常一無所取四吾曾大兄稽惠公使朝鮮凡交際饋遺例不受吾思無忝祖風非矯也事

建寧京通 工部南巡遂偕印中陸休等極陳時言  
劉況午門五日廷杖五十先是漳病病人皆憫而止  
之章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全身為奮然往陳  
既杖出無克膚伏地閱五月而後起張子秋時方  
擇楊禮部亟往賀曰死生不或先生有為幸已陞雲  
南按察司副使 世宗副位張謙忠良加奉一般雲  
南去京師萬里僻接土蕃諸夷種類不一多有不能  
盡法者人或准之尚書王賢獨曰為政不唯先出素  
不以勢稅不以利疲疲教端方而出之以和平慈惠

### 識大錄

祥而斷之以義非臬司奚有及道任寬嚴相濟皆得  
其情然介獨自立當路臧之乃曰官以行志任志以  
仲官是愛官不愛身也吾有去而已即病疾確出當  
路知不可屈強出之時有武弁以非其罪繫獄鞠者  
或寬之而避嫌不肯決漳署果毅然曰吾知所於者  
情也所守者法也可憐之有即出之已而後行太僕  
卿頒行武弁令其子馳數百里外親以天范義二義  
璋手之覺其中皆金寶七厘而還之太僕為政廢地  
章條陳五事請裁實用懲不戒嚴有司敬守臣察寺

推官允之一時為政卒有成績丁亥陞大理寺左少  
卿都御史無幾為之於朝明軍晉正卿凡法司燕款  
又天下重因悉從處當以振而平及日衆時錦衣捕  
獲群盜數十人奏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貧平民  
也則卸尚書胡世寧知其免送大理審鞫曰答一戒  
獲子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議之況置十二人於非  
非命乎獄雖成可得不得乃以回世寧喜曰此先得  
我心者也遂為開釋璋曰昔有成命宜再請具奏擇  
之一日與世寧議罪不合奏請下 廷議竟足璋

### 識大錄

言且行中外法司以為成式未幾世寧致政語人曰  
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已且以疾乞歸  
不數月法司以決獄忤 上意相繼罷去癸巳起漳  
為刑部左侍郎尚書聶賢虛已待之事無大小必資  
而後行公暇日與諸儒講明律法故一時諸儒多以  
刑名著聞賢仍無其舊偏狹之名曰此即招議凡入  
仕者咸用以資吏治甲午南京 太廟災 上聞變  
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時 勅璋詣瑞衣給  
事往勸大學士李時執其子曰此 朝廷重事君盍

慎諸及至多方咨訪直以天災奏時上意不可測  
人皆危之既而有官致在道訛言以為違璋之笑曰  
事在勿欺禍福非所計也己上竟可其奏中使守  
臣悉送未藏廷朝喻月寢疾懇疏乞休不允乃強蒞  
事有上官以非法杖死下吏聞下法司欲成欲害之  
璋曰故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用忤執政意  
與蘇賢皆致仕朝野惜之辛丑正月以病卒年七十  
二璋為人剛毅是非無所隱有弗直輒質之衆中而  
人無怨者自處清介與俗輩寡諧未嘗一呈身要路

### 識大錄

其為刑官持廉秉公固不深文巧抵以入於煩苛亦  
不徵福于惠以流於姑息尤耐苦節歷官自常秩之  
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食於家而能康於官者布  
衣錫飯終其身不改居室秋溫暑如也

### 同廣

周廣字克之號玉齋蘇州太倉人仕而英邁迥異常  
人舉弘治己丑進士現政兵曹觀尚書劉大夏直道  
而行即砥礪名節不詭流俗除莆田全言動端疑廉  
正自來日札者儒以資教沃周爰詢謀下及庶民甫  
中判病固不聞悉諸所與革威既人心方及期月毋  
卒於官貧無以殮鬻質營觀婦莫服闋改知吉水政  
益詳敏時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寧都抵新  
金坑永豐縣勢甚猖獗吉水水漲薄飲奔竄士民洵  
亦無固志廣而加叱責要明神祠衆志始定戮力禦

### 識大錄

司廣

賊乃潛師喻境邑預以完正德士申以天下守今  
治行第一微軀監察御史是時倭倖殘寧居暇用業  
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淮河濟廣抗疏四事  
一斥喇嘛番僧宜提回青以禦魍魎二逮伶人職工  
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冒悞  
珍義子如官登答頭號寧者其提判皆書曰聖廟子  
曾擬東宮之罪擬髮難赦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  
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如山死入寧大恚幸上

不天罪止。摘像建輝。必事陰使。判客欲過。判之廣微。  
服出城。變易姓名。彼道汎衣。誦呪音。結得腹三日。乃  
得脫。歸。既抵懷遠。奔無館舍。寓居佛宮。間與同志。返  
崖門。望西樵。跨羅浮。夾嶺。曰雲之嶺。驛通番。夷。朝貢  
海外。使至。咸慕。廣名。或以奇貨。為獻。輒收。為拒。絕。使  
益發。彈甲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反。謀復。復。衛  
達。吏絡。驛道。路。律。行。征。求。每。經。建。昌。輒。被。禁。民。預  
以。蘇。在。縣。育。三。歲。吏。部。擬。擢。憲。賊。率。內。構。陷。批。根。往  
事。復。商。行。某。驛。承。行。某。在。溪。山。叢。棘。中。亦。無。知。合。居

### 藏大錄

民。教。家。靡。所。寄。止。乃。殊。茅。為。屋。休。山。而。沉。日。與。其。徒  
講。學。論。道。暇。則。登。涉。崇。岡。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  
顧。慮。辛。巳。夏。世。宗。即。位。首。舉。遺。遺。詔。復。廣。御。史  
導。陞。江。西。按。察。僉。事。介。貪。吏。既。滯。因。去。滋。祠。故。尼。姑  
數。百。婦。之。衆。今。市。其。甚。業。士。明。年。還。督。學。副。使。綜。理  
學。政。躬。自。為。範。梅。人。務。明。義。利。及。其。校。藝。必。各。德。行  
時。天子。勵。精。圖。治。旌。藩。臬。守。令。治。行。卓。異。者。降。璽  
書。褒。之。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申。教。憲。章。釐。革。蠹  
弊。凡。會。獄。欺。弊。戒。檄。神。閭。釋。免。抑。泰。伍。之。下。咸。得。其

指。廣。之。始。至。鎮。守。道。以。金。廣。漫。不。省。置。諸。庫。府。比。鎮  
守。官。甚。道。迺。其。金。因。以。網。條。解。諭。鎮。守。俾。服。其。後。有  
中。官。督。織。造。者。倚。勢。作。威。橫。索。氏。時。有。司。莫。能。抗。廣  
移。撤。禁。遏。及。入。省。城。絕。其。奴。從。不。得。侵。年。於。民。民。敢  
誦。之。按。閩。三。年。拜。石。金。都。御。史。巡。撫。江。西。振。肅。風。紀  
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虛。心。延。訪。雖。屬。吏。亦。多。聰。納  
其。有。才。賢。並。為。薦。揚。於。時。富。室。豪。右。多。買。民。田。遺。其  
原。稅。民。用。大。困。乃。下。令。搶。覈。且。欲。奏。聞。豪。右。不。便。交  
口。騰。營。當。道。者。遂。援。裁。革。創。罷。其。巡。撫。廣。固。已。休

### 藏大錄

上。推。知。其。賢。留。為。南。京。刑。部。侍郎。辛。卯。八。月。遭。疫。疾  
且。革。成。其。子。曰。吾。平。生。間。閱。百。挫。屢。瀕。于。死。而。不。死  
今。死。於。此。命。也。不。奇。復。勿。俯。仰。當。路。以。已。莫。祭。神。間  
氣。真。怡。然。而。卒。時。年。五。十。八



景賜

景賜字伯時儀真人徙居金陵為人施量弘雅凝然  
員公輔之望數歲時遇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又異  
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  
脩時逢瑾亂政挾勢凌轅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  
其不為阿者賜及何瑄崔統呂搏也在館職以不獲  
禪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史成于  
天子若臺閣省著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  
晨興而夜畢終日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者謬

識大錄

景賜

為者不若是曰不戢而有罰：且弗測又不容以戢  
也而若是賊者必自責自將于勸慎所以補過也雖  
至憂方亦不敢不然女雖賊天子近侍在茲六太  
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惟不責以進講既不  
成起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還不來  
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  
昔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亦慎為珍為珍為珍為  
凡近為諱為易為銘為謹行已弗慎為珍為珍為  
改號為和淫為率易為苟且為側媚為薄居象弗慎

為兄弟妻妾妻女受童僕與卑里閑婦姻女敗而又

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  
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  
能無非乎凡此皆女之敗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  
員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  
各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况女又將  
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  
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  
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

識大錄

為階官當進階必越宿齋沐親有所感悟九年還國  
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吳儲曰成均為多士範非君  
不可賜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  
以為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  
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重切謝不行士皆  
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藉觀摩私益以解後  
知之婦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  
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黃之地即其懸弧  
處也人咸異之賜為人為子孝義母日有萬方療之

不愈旦夕倚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  
孝感云母早寡不與母居為嫁娶其子女使侍所至  
人張有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舉卒賜哭曰黃棠  
心許之思員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  
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案一牋輒環行旁視者若  
不能堪賜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  
至今人藏書以為榮為文以意勝事鉤棘詩蕭散  
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為工接古人之跡尺  
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題其言所著

### 識大錄

有前錄集長行於世

史史劉振曰賈生為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  
不苟於其官如此史執近世現為冷局類以現揭自  
故而賜為詞以自勉責何其厚也乃若慶高爵顯仕  
略不以國安危為念而唯身家是營聞賜之言可以  
愧死矣

### 袁宗儒

袁宗儒字醇夫號靜庵保定雄縣人舉正德戊辰進  
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浙江浙俗嫁女費侈或固以貧  
家故多有不舉女者宗儒念有中和氣即嚴為之禁  
仍戒諭使節者於是女生始免沉溺又多感風水之  
說有親死陰喪而未葬者宗儒諭以人死歸藏之意  
及人子不忌之心其惑遂解於是始無暴露其棺者  
又貧民不克塋者多畀諸水大宗儒為置義塚至今  
頗為再按河南會有河決勞費莫計即賑苦之宗儒

### 識大錄

袁宗儒

即定規畫遷出納省費巨億民力用趙漢上六事於  
朝廷切利病時趙藩軍校不法為居民患宗儒以法  
繩之軍士宗室固以勢來脅宗儒即劾諸輔導官逆  
致致系并河北亂法鎮守一切按法正之風紀大振  
陞大理右丞大禮議起廷臣頗有異同宗儒執論不  
移受批教覺尋晉右少卿乙酉奉命偕司禮佛衣重  
臣往襄陽勘事據與執律研審詳確奏論建之事竣  
上降勅褒勞是時有長沙宋知府見忤當道恃數太  
辟復勅宗儒勘之即為蒲徐枉屈同事者欲誣宋以

取唱宗儒曰故人以唱人吾不為也事聞上嘉之  
魯羊酒寶鈔獲馬丙戌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宗  
儒力辭資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右僉都  
御史以行時貴州巨盜沙保等攻劫府庫聲勢甚熾  
宗儒至相機設奇發兵勦捕逆生擒首惡斬獲餘黨  
又適賊王何勝等盤據山谷為二省患又以計殲滅  
之地方遂寧漢以夷貊害遠方欲建長策乃陳九事  
起以原供撫治即陽急先務除廢典表鄉賢名宦以  
勵人心誼孝子節婦以教風化有政通列子冠革元

### 識大錄

離子即貧不能歸宗儒為之恤禮納婦遂成室家其  
後章中朔省高第寔宗儒成之也未幾改撫山東時  
山東盜千百為群宗儒至即克平民皆安堵歷城章  
丘有盜田數頃淫濫積久廢為沮如宗儒乃以田數  
定夫額全鑿渠以通河導河流以入海閱月而軌遂  
成膏腴矣已以災異自陳致仕既去任言官交章論  
荐已未復起以原職協理院事丙申陞南京戶部尚  
書即戊戌轉行在戶部左侍郎己亥春二月上南巡  
宗儒扈蹕動勞旋京次旬而卒宗儒為人廉不近名

貞不絕俗高而不亢貴而不移積忠誠以事主宗矩  
範以勵俗為學以淑身平易以近民敷歷中外三十  
餘年水蘓之操有如一曰其居第卑隘自奉甚約雖  
淑人之冠紳衣帔尚未克備而到香城里田置義塚  
曰使吾鄉之貧不能葬者有所歸生平無私蓄私謁  
閑居則兀坐靜室不妄接人雖隆寒盛暑子不釋卷  
嘗曰吾以忠孝事吾君親以勤儉示吾子孫吾事果  
矣

### 識大錄

熊決

熊決字悅之別號北原江西南昌人少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為文詞清幼舉王德甲成進士拜札升給事中持議臺謬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謀逆禍決及御史熊蘭至親為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魁疏七上不達決曰伐謀責懷否則羽翼已就唯圖矣乃督蘭密授草御史蕭惟士之濠謀洩露遂發兵天不閱月果執擒擒人固導武宗南狩決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藩連餉總兵官怙勢

識大錄

熊決

使冒動以萬計決屢實狀聞于朝竟諸法不予詔議追索典札朝諭準治平間安懿故事決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承緣所浚而札獲國不得考於未英今獻皇宣懷國此致及覆以倫理天性辨之遂抵牾出補河南右參議至則起廢招通彈訟時即境危作決曰妾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限婦丁亥召修明倫大典決已終制次年大猷明權右金都御史皆嘉魚李誠講求振刷臺憲一新閱二載累晉右都御史掌院事時有大辟獄成

於奏陳羅織者勒下法司會鞠衆咸依違決獨奮筆

曰殺人以媚人非為也力白其枉已重忤中貴而忌者因擠之遂免官已矣駕賜山陵御行親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熊決老成諷吏即起用尋陞南禮部尚書旬曲王某疏改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決曰天親不可以人為今日又跡湮沒幸合非礼也遂寢其議廷諭建之庚子改南兵部尚書督督抗務考核軍政點涉將吏必當材品奏裁龍江渡船除丁幣中以起困卒集和買罷諸苛法番都軍民倚重焉

識大錄

癸卯召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決慎履遺無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抑而充自枉可乎衆志逆定有巡閱者適警報托疾自逸決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通宿接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辨官民免贖罰成案未嘗拘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決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應決即凡陞叙無小太流品日與少宰及司馬之賢者共為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充獎故寒峻惟恐其墮落臺官自

嘉靖初漸廣舉判決曰非制也其病有司炫成市恩  
不允其請凡中差論列前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為  
令在部院京察二外餘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熟其  
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必辨救之凡遇嘉人  
順循善類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衆咸悚服東後逾  
月工優以弼臣之遇已如太子太保尋以母年  
九十疏乞終養上溫旨勉留詔有司以象帛存  
問曠典也決感寵眷益竭忠蓋於國休公議無弗侃  
者八月疏乞其仙之去許旨工優以事督過之

識大錄

決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已休上降勅責其故志  
無礼訟主專橫廢為民遣官校械繫以歸在田凡十  
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聞時事災異輒憂形於顏色以  
未報國恩為恨生平厭街數之學好現理朱語疎  
求體驗以是臨政決疑確有原本益以執直任事惠  
利救時熾其大矣卒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詔還其  
官追贈少保謚恭肅賜諭祭并階堂焉

歐陽瑋

歐陽瑋字崇道泰和人少修履修潔嗜學工文晉江  
蔡清督學江西得其卷數曰是豈然生侍即文忠公  
與蘇黃門復出矣即有之遂以其嚴領鄉薦明年成進  
士自是益津力問學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規身  
而進可以宰天下久之授行人工書論時政語剴切  
報聞尋使蜀藩王奇其貌欲自結厚道金帛肩血得  
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欺以私得君王賜也廷選  
行人司副轉虞衡員外即進郎中時有填臨清中資

識大錄

歐陽瑋

人既魁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  
風靡輝獨持不可曰奈何無事而兵以邊鄙我中  
土而要節賊夫中土無大與而節賊不輕假罪責人  
不當帥勿總使大臣庭而從之事獲獲專以便養已  
南得兵部武庫或藏史應疎直以待至則給之毋得  
先類者其類者亦毋予羨尚書喬宇賢之引以自副  
每語輒達西夜曰吾若矣固當讓厥居也出為延平  
知府下車首禁賭祀淫祠故數十百所悉徹以其封  
葺學宮里社又令諸死者毋久匿弗葬：母張妻母

得為佛會蓋未幾而家無積蓄寺言無寓棺也是時  
蕭敬掌司禮監寵幸用事其群從子弟多欲即謁師  
所送舍人子里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畝列肆  
鄉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從竄釋婦賦  
於蕭氏曰奈何重用我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  
緣曰復爾我蓋從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叔殺人狀立  
決毋所解令敬聞之大恨曰及我序也而魚肉我一  
旦夫上意吾無婦地矣謀中以法將為緩騎遽餘  
曹微聞而舉釋堪劇調守福州釋改曰彼固有大端

### 識大錄

在將寔我窮也竟拔勅婦即周撤釋上釋不得已之  
官而填福尚者果威氣以待曰蕭公誠責人無索  
索梓何吾而師也釋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尚益意  
固竭次定詰之釋不為動尚至出僭諄語釋徐拱手  
曰尚公非臣子哉而忍為是言即上聞得無不可耶  
遂趣出而城中士大夫為釋陰喝尚客曰府君盡得  
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為府君持若錄而盡矣家夫  
恨交聞尚以解而釋益自勵為苦節大要以寬省刑  
使為縣官牧養小民肺石之墮即尺布不以自快而

恤度賑至絕一切會費曰吾不欲潤吾民也尚原得  
其狀自愧因藩臬諸公以謝而釋於諸公以一切絕  
故不能有加札諸公外湯浮梅之心弗善也已而議  
里後釋曰即就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就產民無數矣  
諸浮稍減分民半後於是工下交詳巡按御史汪冊  
獨心是釋而為持之居久之上下咸服終未吏部奏  
課天下第一賜絳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  
學政博禮崇讓以行檢先諸生即試而疎繆者所察  
跌宕少檢者即示懲而已再試及察如故乃始斥之

### 識大錄

而當鄉舉釋屈指曰扶闈五魁吾得其四矣謂唐璘  
陳思謹鄭弘葵李日森瓊朝士也詩魁得無廣庠乎  
非求萬則曾賈試連士謂張叔厚康士王養民選之  
侯後舉張稍俊可名在二十王不能七十前也後皆  
如其言廣人以為神滿三歲遷雲南右叅政未工召  
為太常少卿是時天下方有事札案議建南比即  
及高皇帝舊下群臣議咸唯：而釋獨以時法未  
可報時相雅重其名致引入翰林力辭之遂遣南京  
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為官即省稼乾逆踏出入天

識大錄

子嘉之著為黎今昔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賊又撫  
應天可增十即限儲憂之曰它七即亡可虞者獨蘇  
松常三即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黑子地耳而漕餉  
天下半即不給奈何厥田雖上下伯季也李融僅五  
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且繼而無也既而曰吾得之  
美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 朝比其最重與最  
下者而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水  
輕併析除之以陰見耗：不能益者為徵本色遞增  
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回送行不送戶田為

母人為子姦巧無所容逃竄漸復又今民歲以田出  
結幾頃使母得仍十年舊裁省却置滋費定收納凡  
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儀選為兵備副使與釋意合  
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領賜臣居相位以書貽  
釋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也然為百貧家之戚  
十石矣釋所為惠政於十即非一而獨於蘇者又獨  
非田賦者 章聖皇太后拜官拊 頸凌道經其所  
治釋第嚴勝守令持法儲積除戎弛廣游獵步命  
持官有它而已人間所以待山陵使者釋曰使昨儼

識大錄

侯中資人即此有司事非吾任也既事竣而所經由  
撫臣以次受賞山使使獨切釋不飭下釋既已還南  
京兵部侍郎即猶奪三月奉 上雖以山使使言奪奉  
而所遣提騎調釋者文得其治狀以聞 上遂罷之  
無何吏部闕侍郎以應補者請不應凡再請再不應  
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上釋輒報可釋之官不揭  
家累曰吾乃女族家此官乎我時當考察法司屬釋  
佐其長務以靖震行之不阻勢不修其斥適以否  
不以毀 凡廟吏大臣當乞休釋自引哀 上曰釋  
未老而求即其賜歸里釋明日即束裝拜執道人謂  
釋緩之 上姑慈公以示各行且召矣釋謝而去弗  
敢留召弗敢稽者人臣節也使知我者以我焉恭不  
知我者以我為忠痛而卜武漢之勝播肝武卓堂讀  
書吟咏以自適年五十八以疾卒贈上即尚書謚恭  
簡

馬汝驥

馬汝驥字仲房陝西綏德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積學  
中秘書翰林編修武宗南巡諫者皆獲重遣百僚  
震悚莫敢建之汝驥奮曰即畏罪寧不為宗廟朝  
廷計乎乃率諸同館士殺筆次閣極諫上怒罰跪  
閣下五日廷杖貶知澤州澤故多藩府聽用抑小暴  
使民利澤人苦之有司弗能禁也汝驥乃因事懲其  
左右不法數人為除告減暴指之數諸王有所干請  
汝驥好各其使接書不發投諸篋中而封之所請或

識大錄

馬汝驥

於法得釋又使持謝乃赦積取書廷之報曰法誠如  
是某安敢低昂獨情乎自是門無私謁使川今頻而  
害民三胥怨之汝驥廉得其狀議且然今巡按御史  
以親故而為今解竟弗聽致之於威震印中幸已  
世宗即位召復故官澤人攀車泣送者以百千數而  
諸宗藩亦如祖頃德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  
也其年上用廷臣請褒錄忠懷加俸一級名由此  
益顯武宗實錄成以纂修帝度修撰還國子監司  
案持重者儀度諸生皆嚴憚之上幸太學汝驥充

講官數陳明暢言辨而正上悅賜文綺優于祭酒

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又三歲轉南國子監酒甬瘴任  
集諸生諭曰自予為司業國嘗念諸生善逸絕之今  
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必罰如懸格不解  
其所約有懲跽跑勤考課楷應行肅或儀教事今制  
太學生出散諸曹歷舉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提者或  
同責人聞說求越疾出不應即序又故奪之曰以懲  
求者自是太學之教形備多可現云侯子擇礼  
却右侍郎時上方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

識大錄

絕諸公日聚講議而汝驥洽覽群籍習識今昔故遇  
可言則問各如嚮平居視之傾惻若不能者尚書  
賢之癸卯十一月遣疾卒年五十一贈禮部尚書謚  
文簡汝驥淳懿端亮沉有大節好學善屬文尤工楷  
詩明習典故時稱詞林之選嘗論政有三要五術六  
說七戒八惟而未究其用善類惜焉



朱裳

朱裳字公直順德沙河人誕夕父夢明珠入室如斗  
及稍長頗異過人每舉足必就高處曰吾處不可也  
年十四補郡庠生居學舍自為炊爨衣食不足格如  
也同悟聖賢安貧樂道之旨自號安貧子或有問其  
志者對曰堯舜禹孔顏師友素所願也登正德甲  
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巡鹽山西時權倖殘虐違官市  
鹽禁弗與有賣緣奏請者下戶部尚書石玠曰朱  
御史不汝允也遂中止按山東教御史王柏執法劾

識大錄

朱裳

聞聖賢監獄貪士論壯之 武宗數遊幸棠抗疏力  
沮且極言小人榮感君心詞甚激切且聲播於中外  
又功 上正心講學成造使近儒臣四事願見採納  
擢華昌知府單騎之任時連年旱荒瘟疫大行棠處  
獄致禱即大雨決旬民以為神而吏治振肅以棠因  
之洞中食盡乃產之詔舉政事卓異者賜與獎勵棠  
居第一華昌雖婦人女子莫不稱之擢溫處兵備副  
使礦徒黨聚幾四十年聞棠至輒解散愿還浙江恭  
政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除奸釐弊剔除官印吏

使所為積之曰我使清到任只怕賊殺你至今人傳

誦之身晉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時宣府軍士為變當  
予者陰欲陷之 上曰河事非朱裳不可宣府其別  
舉人共謀乃沮時黃河南徙糧運不通棠相厥地宜  
量水勢規畫以奏 上允之未幾丁外艱特賜奠祭  
服闋尋章凡數十上以耿介不私權貴不累起用居  
家無異寒士鄉人無謂俯仰無愧相與建無愧亭立  
石以旌其德 世宗南巡至磁州棠迎謁道中勅起  
復原職拜命即詣行在候駕渡河抵任不旬日適梓

識大錄

宮南附胃署宵征五晝夜北馳至通州僵臥舟中不  
能起恍如夢中語皆 朝廷大事計聞 天子傷  
悼不已賜謚端簡棠性酷為朴直自稱 必得言雖  
久可復任官輸戶達學堂室如寺康 講終身不  
渝也

周延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進士釋褐為沔江令尋調新會清介剛毅人不敗紀政令所布吏畏民懷二縣俱祀之戊子召拜兵科給事中時議奪新建伯王守仁爵延上疏言守仁暨直節於逆瑾播亂之時糾義旅於先帝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牙閩廣八寨底平今欲以一青蓋棄生平解所補宿人又祠之歷陞閩廣藩臬值南交議起贊畫居

職大錄

司是

多而中使採珠者畏其禁全不敢苛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首清海洋林成之捷次復溧陽水次之克陞兵部侍郎兼憲秩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杜濫功疏止番舶交易罷瓊島石諸船代選權刑部侍郎即累遷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恭贊留殯已卯特召為左都御史時嚴嵩當國風紀久弛登延寢政不嚴而南兩考天下遂敗藩臬守令一祭京官必明然幽于請屏息獨立朝端望者歛容方峻謹潔嫉惡好賢而顧寒峭人不為合燕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讌

職大錄

至其前官益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絕跡門外蕭然同異下僚嘗自贊其像曰是然若畏純兮似迂然其不違義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收喻也辛酉二月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簡肅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卿永康人舉嘉靖己丑進士方工臨軒下問覽所對佳其能探本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獻却化議選庶吉士疏靈靈碩望鵲詩各一親奏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嘗開無逸殿宴近臣文德得與上無逸講章已坐同官揚貴卿封事下詔欲誦信宜典史已未量移安福知縣西中召為南京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餘丁外艱卒且起復補兵部車駕轉郎中屢上崇廟疏中展

戴大錄

程文德

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工擢南京國子監丞酒庾改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士卒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舉葉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賜帝杖復昨二甲寅奉撰御文上瑞教長至表已却將擢南京吏部尚書以忤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拜辭有言提職罷歸文德幼聰敏嘗歸山陽胡司寇建為人博學坦夷不設町畦諸閭言數升方嚴善執持少操械者必竭為蓋率失之迂無事或以智巧聞即受人欺絕不能

他易也嘗奉命祭長陵中道偶談孝宗皇帝畢相對泣下悲不勝見貴卿獻事詞傳前名甚衆此考

振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錄是學海諸生遺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使推強節用下士免民建復古書院在安曹時嘗言車戰法多見宋行臨南雍以休諸身者為言用情尚質而襟服皆蓋有力或而不能終揮執鞭以聲群聽者笑夫有微涉逾道不能自掩者也吏部當考察京朝官番意賢否

戴大錄

陳河南山東大飢餓賑開納而澤不連下為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得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上從之南京冢宰之擬文德苦親喪未舉也頃以得罪既歸棄無餘金

帝書

公諱書姓唐氏字文同別號元山系出蜀潼川州之  
通寧公少穎敏強記既冠為大有時名治己西舉  
卿氏庚戌第進士壬子授山東即城知縣歲水溢為  
患地賸賊警民苦輸公察其所疾苦者而釐弊之勸  
民墾闢荒畝生業漸拓轉徙他郡者多來歸作新費  
舍以其餘力謀諸生諸說科日漸多矣且嚴飭儒義  
民輸粟擇人分地為粥食之多所全活嘗教古人立  
保甲法守望相助盜賊莫敢入境成升署為都水主

藏大錄

帝書

事去之日老維進道留之不獲立生祠事之督清江  
廠漕舟稅不苛而財用裕所規置修拾代理者遵行  
之至今考漕運額未作誌附以己見庚申改戶部度  
員外郎甲子雲南憲公既言致災之由係天下不  
係一方因輸到時政 孝廟嘉納陞河南按察僉事  
理也改時兵部議奏勸復也田舊額以足兵食所司  
承望風旨微也稅松款增與公為緩其徵民得奏優  
溫記二縣民松河難地至殺人積十餘年不決撫按  
為公勘度公諭民曰汝所爭地耳忍戕民命乎吾為



藏大錄

直之使汝不便事也歲大飢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資  
憲橫督修黃河諸工役腹削無算所在縣然公曰第  
停止役禁剋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民稍安回賊  
亂劫汝鄧間公督軍勦平之賜白金文綺正德己巳  
陞貴州提學副使英方士鮮知學公立教約迪以正  
道時王伯安請龍場驛公每學擇其秀者一二人其  
省城書院延伯安為師士始聞古道起正學庚午進  
賀萬壽表歸會場文策入朝薦公河南泰政意以河  
事屬之而公以外艱歸矣終兩服闋北工權浙江按

察使風采一新訟牒填委決斷如流別姦雪冤吏無  
其手甲戌還山還山東右布政以丁內艱去丁丑服  
闋補雲南憲蓋州土官構怨為亂道塞撫按受命撫  
剿議以屬公二遣人諭以福禍指授吏方畧刻期平  
之夷首伏辜聞彼賚白金文綺還福建左布政宸濠  
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  
院以祀閣中諸賢權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定審戶  
則以均徭役築沿江堤岸以備水患廉得省城疏三  
虎者置之法人心稱快長沙知府貪酷而巧於附麗

戴大綱

頗得廷議公發其職以萬計出納成嘉靖改元以大  
體稱號事國綱常名義當正有所諭列道聞詔下乃  
止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署南京戶部京軍以乏種  
要應公規畫得銀數萬給之預安貽書執政奏歡運  
餉五十萬以給軍餉而直隸大飢戶部議發賑賑貸  
公疏謂江北淮揚廣源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  
之彼寧池太文火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  
適工賑所奏議陳善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賊李塞  
迫人至相食盡起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

賑米資濟災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  
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全州縣每十里一  
局先發見賑市米為粥飢民竭之全活者若干萬道  
賊斬鮮乃以奏歡運餉及戶部所發賑給粥兩月饑  
民稍蘇始定議來賑間月兼給人沾實惠甲申春南  
宋刑部呈請裁公專以公及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大  
體疏錄奏上下其儀再命遣官徵入京憾公者乃廢  
謂張邦亦善誘議紛起公既乞終事三月移陞禮部  
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允言官交章劾公下又疏乞休

戴大綱

是以金臣節盡旨褒答仍命吏部趣之入京五月公  
再疏乞歸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謗公侵賑濟銀者  
公已差官覈勘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公  
復疏乞收還不允使者僅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  
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上疏乞宥學士豐熙  
等未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陞見初廷臣執議以為  
人使者為之子謂上宜考孝宗母昭聖太后稱  
本生為故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為張公  
又張公總憲公翰疏議謂上以聖祖兄弟弟及

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使者尊號宜其實以稱庶令  
古禮經事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上下公等及廷  
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  
公等言命既取請大禮始告成焉公謂禮成之後宜  
圖新政以答人望乃疏列十二事皆指陳實政觸犯  
忌諱言人所不言者而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  
疏乞罷保不允乃出視事已而大同五堡軍叛張  
將及撫臣王奪總或印并令謀焚之劫死罪將官朱  
振於獄亦在焉師朝廷遣使振總兵以紓其亂因命

禮部請新印給張公疏以唐藩鎮之禍為鑑宜追亮  
原印不宜輕給與執政意忤銜之署丞河朔奏 獻  
帝宜附太廟並引漢宣帝故事請於南郊祀建祔廟  
奏可乃定世廟之議時 獻皇帝實錄命公為修  
上所修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降手勅加太子太  
監賜白金五十兩給終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  
之公又疏辭加官不允丙戌二月會試為知貢舉官  
廷故吏提調官五月偶感暑疾在告日漸失明又具  
疏辭 上遣中官齎賜酒食米貳柒束問疾又賜

戴大綱

許遠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執如故  
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微末却祀聚  
思之典將免田疇凡獲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答又  
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重珍大札全書  
以公為總撰公立朝僅二歲有餘耳所賜賚白金文  
綺者十一賜優禮即者四賜之獻通考載一歲 獻  
皇帝宸翰及遺詔書齊滿水蔬肉來問疾者各三賜  
諱者工庶三坐跪乞休不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老  
識服所簡惟分賴輔政化理而卿疾猶留志不可奪

宜勉從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正優異然不做卿  
進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尚書謀議以臣不逮文  
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下而公不可起矣此  
為曠時呼第珍授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  
體問一念可質鬼神即死無愧 上若問遺言第曰  
顏淵足觀君子遠小人分別和玉審於取舍而已語  
畢而卒贈太傅諡文忠壽六十有七公孝友天至讀  
書信道學求理性窮微苦索務窺蘊奧居常以單自  
牧至義之所往則勇往宜爾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

戴大綱

口至當太事天大疑發幽紛則極其明辨衆莫能  
奪取與一介不苟門庭如冰然不以是自負且以先  
人跡其行履素系於人作官所至聲聞籍籍皆以謙  
禮之疏與數不合謙言遂與一倡百和卒不可解公  
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辨而自明也  
迨史劉氏白公孝友天至讀書信道窮微苦索務窺  
蘊奧居常以單自牧至義之所往則勇往宜爾無所  
忌避厥與不苟行履素系於人以謙大禮與衆不合謙言  
遂與乃能自信不疑且曰公論在萬世呼鳴可謂信

道能為矣惜天過其年不克大究厥施其命也夫

識大錄

程墓

程公諱鑒字仲明號石門世為山東青州諸城人公  
生岐嶺輔骨峻起廣額河目視瞻有威五六歲動止  
輒有禮度十二三歲即為古立雅愛陸宣公奏議過  
目成補公考棄養公年十六歲哀號憂念廩然骨立  
折節向學華內主賓環堵蕭然并日而食而義理之  
趣充然自得博學強識十行俱下讀書率終夜不寢  
即有成人每五鼓起操必扣門求火公自給之如是  
者數載基人嗟嘆謂公曰吾老矣未始見讀書之苦

識大錄

程墓

如先生者私治成平領順天府鄉薦己丑登進士第  
選翰林院庶吉士丁卯冬授編修戊辰預修 孝廟  
實錄進呈時逆瑾禍流毒縉紳抗節不為屈瑾深  
訝之遂謂刑部四川司末事履任後即與僚友會律  
諸辭條例獄獄必求情真罪當而後已庚午八月逆  
瑾誅仍復編修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尋奉命充內  
書館教書甲戌再充會試同考官丁丑春九年考滿  
陞本院侍讀壬午主考應天府鄉試事竣還京命充  
廷筮日講官 時上銳情經術每見公長身玉立音

聲炳煥進通周旋皆有常度現陳啟沃切中幾宜受  
知春注實自此始乙酉七月 武宗實錄成後本院  
學士八月 命主考順天府鄉試陞禮部右侍郎照  
舊日講賜 齊宗皇帝御筆及 御製歌一箴并五  
箴註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文獻通考等書  
丁亥三月奉手勅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  
閣辦事於時遷卷揚公本齊湖公南撫賈公晉 兄  
朝舊舊與公同居樞席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件閱  
無少廢逸遂卷綰公曰吾見先生悉心章疏 朝廷

藏大錄

有托美項之 朕命文書官齊手勅一通銀圖書一  
預其文曰清謹學士同時遷卷揚公羅孝張公見山  
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諸公時有密敕公獨無 上  
嘗詰之公奏曰臣恭逢克舉在上事體俱各總當是  
以未敢有聞非敢怠忽也 上嘗顧問羅案張公某  
事莫知所本公告以出剡向說苑手自檢搜張公嘆  
服曰公博物洽聞如探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案  
公閣中議論不合姑置弗較徐伺其悟既而據理開  
陳得失且曰 國非私家私事公其察之至有栗擬

將 上改正若張公每為之塊屈後公獨按三月嘗  
擬陞西陞撫臣某人之旨 上特召見文華殿面議  
可帝既退復召見是日公凡三接 皇上尊命 聖  
母章聖皇太后捧崇崇殿成 命輔臣為致語詩章  
以達 上顧左右曰日哺矣其令達成公受 旨搜  
第立就致語二 上覽之嘉悅有綵段幣金之賜是  
後上元合節及瑞慶之辰 上悉命公為詞章每蒙  
養獎時有 恩賜又公奏賀有白鹿古風白兔詩白  
鶴頌寶雪歌甘露表黃河清頌類付史局戊子建書

藏大錄

陞禮部尚書某文淵閣大學士三月 上南遊幸  
演馬召諸輔臣於環壁殿賜燕 上親灑宸翰特命  
賡歌及命中使剪賜紅芍藥 勅卷於首復頒寶扇  
勅懸於身宮牆擁簇徘徊於翠芬寶月之亭真一時  
君臣同遊之盛公悉有詩章奏謝頃刻立就不加點  
綴賜以飛魚服士辰西苑無逸殿成 上命輔臣坐  
講序卷李公講書之無逸篇公誦幽風七月流火篇  
公嘗與李公奏對 上前栗擬某人之罪 上欲重  
置於法公難之或覆靜論忤 旨 上震怒公叩謝



復被遷肝膽從容納約 上祭公忠實為之齊容李  
公戰留罔措退語人曰石門氣節吾今知之矣癸巳  
公生母黃夫人卒 命工部營葬事己亥二月 聖  
駕大狩北虜邊微擇可往者 上起公先行邊使暫  
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 聖書符驗旗  
牌及賜飛魚服銀印執三事等物前往九邊勞賞官  
軍既畧邊務其總督鎮巡等官悉聽節制巡歷自宣  
府始悉將道途遠近事體繁簡計算日程務使邊人  
實霑 聖澤所至宣諭欽將士知 朝廷恩念邊人

藏大錄

戎民之若改遣我重臣親登重賞以勞之勞所及皆  
叩頭踴躍呼 萬歲軍士有新得敵首者即時厚賞  
賞題題 奏之宣府乃北門瑣鑰兵分五路極為重  
填兵馬既獲詞訟甚是繁夥止有一會事總之事多  
聖澤具題添設本議一人 上可其奏巡至大同有  
云重臣宜親履後入者公即刻進城推心置腹慰勞  
給賞示以 朝廷威德雖任夫悍卒至感激泣下始  
知量者連臣處置失宜自致紛更耳大同案重缺缺  
擇者幾百人公廉得水府知府不職致事即勅去之

大同北路延袤數百里聲援不接每連賊大舉直抵  
城下駐牧掠掠罔知忌憚我軍無伏險之處任賊深  
入莫之敢禦土地千百餘頃遂致荒蕪公與總督宣  
大東塘毛公力築五堡以為大同藩籬星羅棋布岿  
然相望副是而後戍卒乘高峭遠據險設奇實扼其  
吭賊望見輒引去雲中類焉厥功告成陞太子少保  
仍舊祿及白金之賜由偏開保德州渡黃河歷清水  
寺營入延綏鎮城本鎮軍素號忠勇公更獎慰之以  
作其氣自花馬池登大遠巡至寧夏抵固原寧竣將

藏大錄

入甘肅總督鎮巡等官金曰過此即河西金城五郡  
番夷雜處中通一線之路往年有總督遇虜之患可  
命代攝公即普衆曰鑒受 朝廷心腎重託當以死  
報吾不親履其地沙漠孤寒將士何由仰識 朝廷  
體念至意吾敢愛此身即刻戒行由莊浪涼州越  
甘肅直抵嘉峪關是關為華夷之限一關卑隘既無  
城池又極圯壞亟土番番犯順且至甘州鎮城被掠  
人畜若隔無人之境公閱視甚駭曰縱欲閉關絕貢  
亦不可行遂命肅州兵備具呈事宜奏 聞得准修

桑振振堅固城垣歸然添設兵馬後虜有犯甘肅者  
此閱杆禦之功居多工完 聖心嘉悅慶一子中吉  
舍人昔公至西河聞土人云吾儕每聞 詔給賞  
軍士引頸翹望如在天上今日 朝廷念我邊人遠  
閭老散賞百餘年未聞見也凡行賞費公必會  
撫按等官當堂唱名目觀給散開或摘取一二封袋  
親平重輕有司莫敢欺慢沙漠孤寒將士一旦得此  
宣止振饑之溫故還自嘉峪關慶金城關臨鞏西去  
過潼關渡黃河由山西保定直抵遵化永平出山海

藏大錄

至廣寧適值親奉甫平人心洶、公至教場宣諭  
朝廷恩威解釋疑懼頒給犒賞軍士皆如額高呼人  
情始安事竣入闕歷劄州沿邊及喜峯口燕河營太  
平寨馬蘭峪密雲等處閱視給賞謂撫按曰此處密  
近坤京尤為緊要凡邊垣墩堡軍數糧餉地壤缺少  
者急宜修築補給以備不虞仰副 朝廷責成至意  
庚子正月至京朝見畢即奉旨仍復原職以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翌日即  
召見禁內 聖心欣慰而諭公曰卿巡邊勞勩朕即

命卿入閣矣卿首謝曰臣受 皇上隆恩當以死報  
九月 太廟災 上命公恭詣 長陵 成祖神  
主陝西大捷奏 闕兵部具題加少安南國平賞銀  
五十兩制勝錄及四表裏士寅 工念公輔贊之勞  
特陞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進謹身殿太  
學士 上嘗面諭公科道官言事不實公奏曰科道  
官風聞言事尤望 皇上優容然卒不以語人 上  
嘗詢公以邊將可任者公對曰臣歷九邊馳勇固多  
若康勇嚴明與士卒同甘苦者周尚文為最但軍法

藏大錄

造嚴耳 上曰卿言甚是為將之道寬嚴亦宜相濟  
公於邊計素所究心及巡邊於九塞關河險易士馬  
強弱糧餉虛實虜情出沒將吏勇怯咸在目中故此  
後邊警頗熾每奏報緊急軍情上遽以付文、書官  
守候票檄公舍卒批答略合軍機 上嘗以 東宮  
肅終日臥簪簪大臣亦宜相接每朔望後一日 特  
命輔弼熟成大臣朝見公與馬甲辰二子汝儉汝孝  
登進士第嚴高不喜暇給事御史劾公謂公身居宰  
相子不宜登第意有司有附公者公自陳請覆疏語

多引西苑直 上蓋慈詔稱置八子雖有執轅才不  
得並進奪寒士路併奪公官除名已 廟工成  
詔復冠帶卒年七什歲追謚文懿公於而不爭諱而  
不隨人雖望之和厚而臨大事決太義必不可奪序  
卷李公嘗語人曰石門公誠平易可親至於秉道執  
法凜不可犯吾亦憚之又語公曰公長於謀國而短  
於謀家可謂公之知己矣公家自祖父來素不從生  
達及公奉行惟謹每燕會必易之於市嘗切戒諸子  
無違也諸城縣有祖塋一區本省藩臬每欲崇飾屋

藏大錄

垣規恢基址公累遺書囑止之曰吾身居顯位未能  
福我鄉人而重以此累之非所以光慰祖宗也其仁  
厚類此

逸史劉氏曰王奔州謂公居內閣八載家尚貧持母  
喪歸服除將起門猶羅雀若似公之清正無疑矣復  
謂其善結中貴引入論非大內邊吏重賂以萬計亦  
何論義不一耶夫公之入相受自 特簡行邊殊多  
方略功績班班可考且折節恭謹偃卑事屬後不飲  
有所稱以先人而檢屬頗嚴少所托拘 世廟南狩

恐虜未虞特出按覈奈晉燕諸鎮一時倚以為重安  
可以二子聯捷之故盡廢其生平也

藏大錄

張學教

張公初名惠字襄用又字茂恭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教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窺即遊於監司守相間毋能難之矣遂為諸生飲酒盡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待其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藏大錄

張學教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上書大略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今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工有父而無父或時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札官議報聞公亦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專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

生因上所草擬閱二篇於是桂文襄公夢璣亦上具

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訝訖之矣然天子蓋已心動而才公獻大霍公翰輩並推舉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任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起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御間而益侃侃自發野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事即執奏違事致屈其尚書公復為尚書持

藏大錄

之至抗疏辨上輒伸其指然說者遂改宗獻帝入太廟公力諫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逮張寅以為即故故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為居園御史即勛勅詔下三法司獄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傾侯勛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及其獄公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故大要以啟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

一意奉公守法即忽諫非即也尋賜銀記二一日忠  
良貞一：曰絕懲糾糾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  
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  
享太廟山公候道左數日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  
天眷贊賢作邦珍再賜玉帶及蟒服 上既以尊康  
獻皇帝后缺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之曰  
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太  
學士予四代陪官一子是時場文衆公一清居首獎  
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所密問公月

藏大錄

以十數時：稱公別號及字時挂公亦如輅名麗俱  
當公亞所官事不能無損左以故銷不平為惡謔文  
閣上前揚公得因是以問公詔暫歸俟用而挂公削  
保傳以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始行人召復相  
公入而場公為霍公所論遂矣 上怒場公甚欲置  
詔獄還公力寬得免 上嘗論公留都天下皆地而  
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憐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又笑  
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一上為

悉裁革鎮守監搶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  
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或德諸條 上嘉納之是時  
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教一箴及采儒五箴注皆  
發之公天下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  
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  
故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克師疏易象而主帝后行耕  
藉禮皆其大者公初名璉字秉用至是以 上嫌名  
請 上為易名孚敬字茂恭予書賜之居第成以  
獻皇帝書舍春堂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藏書姚溪山

藏大錄

中者書院下有司為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  
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工意於公不能盡  
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藤太子太  
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  
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  
事裁之不為下 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  
建昌侯延齡者早肆橫燕中所為多不法既微知  
二指恐怖甚而燕中少年七類蜂起爭持脅其金帛

母舅復猶不能酬乃上表言其沮冤望大逆殺  
人事下徹按皆經周旋故人頗有狀昭聖恩乃  
周上後嘗有他處以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齡  
反族其家公固以為延齡故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  
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  
乃論延齡故人罪屬秋實當論公復與其方公上  
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  
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上  
志謂公自古強臣金君非一若今是兄因全我矣當

藏大錄

自悔不從延和即延和者初持考欽皇帝相也工  
故為重語欲以遏止公持不已乃下詔悉殺諸當  
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繁矣公為相務  
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監陳卿  
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為撫安計而公獨  
彼之卒捕誅卿大同反後其將公益自信薦剋源清  
卻永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  
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  
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

哭之成疾已歸 上謂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言故  
是：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已歸並  
力而 上益尊公至于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髮和菜  
者吾子調亦庶幾為其專精神加食自愛以輔朕為  
悉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公不可奪  
乃許致仕歲給八駟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  
他相公歸之明年 上使錦衣親騎帥視公疾且促  
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  
益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為

藏大錄

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諡文忠公在公車最久  
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礼信之  
者自 明興無兩焉凡所創舉典制雖 上自信以  
天啟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可  
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於儀禮而口非公者  
十之九忘公貢而判之者十之九又而稱公是非公  
者非公歟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  
風雨力不能飭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  
以觀公歟公別號羅峯所為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

之羅山固史稱羅山

述史劉氏曰公深于小學奏對高拔大禮之議獨出  
所見遂成一代鉅典緣受 殊眷驟躋崇顯一時議  
禮諸臣族之如璧乃公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慨慷任  
事不避嫌怨卒使風化肅清苞苴路絕海內差稱平  
治至其持議守正維嚴諭屢下陳詞益剴切謂忠誠  
大臣矣第堅於自是恩怨太明休之量未免少短  
然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公云

識大錄

桂芳

桂公夢子子實饒州府安仁縣人自幼從兄華私淑  
吳興獨明居仁之緒論其學以收斂身心為主本以  
孝弟忠信為實踐以經綸康濟為事業而天文地理  
禮樂名物師田水利以及醫卜農圃之書靡不究心  
期於致用正德辛未舉進士授丹徒知縣歷武康成  
安所至數古行明教化抑豪強有聲獨性剛直不能  
與時俯仰動以此見度嘉靖癸未擢南京刑部主事  
時廷議大禮純副二字未明部中主事張璉先有二

識大錄

疏為執改諸人沮斥天下洵：莫識誰何而張孤立  
聞夢至喜曰是可與明礼者比至語果合遂上疏明  
總統之公辭立嗣之私三年同張被召至京與廷臣  
辯論 上意始決六月禮成進翰林院學士四年陞  
詹事兼學士五年正月夢與刑部尚書趙鑑等論給  
事中陳沆罪沆豫臂扣加南京戶科給事中林士元  
劾之章下所司六年陞禮部右侍郎建書清言路以  
是聞是已如成化間今科道互相糾劾即覆並無事  
例得旨既先年有行運者他互相糾舉夢復題除奸

敗以通變蔽得旨全即查明通該部既覆查得成化  
間以糾劾因而奉 旨非考察拾遺旨下既有 憲  
宗聖旨等所言之不為無據何不早查明覆奏且不  
還着他互相糾舉來說本年改吏部左侍郎陞禮部  
尚書七年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八年  
七月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八月致仕九月召還 上  
深懷眷藉以復舊宿學賜銀圓書二曰忠誠靜慎純  
思臣還舊亦奮勵凡啟沃 君心楊存士類與夫軍  
國生民之計知無不言：無不盡九年十二月致仕

### 識大錄

十年八月卒遺表謝恩有曰臣聞受命于天壽夭雖  
逃定數遇知於主存亡敢易忠心顧茲水滸之期益  
切銜思之感伏念臣家世田業性資木野少無適俗  
之韻長乏趨時之方竝仕雖司養疴泉壑幸值 聖  
作物觀之會復當議禮考文之期並學為資父事君  
故志願奮志忘死遂以翳荒之見誤辱兼收乃承  
綏之末序庸重寄資過生平之願擬為布衣之榮臣  
用是感激殊思冀舒末效宜行已志夙致人言伏蒙  
皇上保全于風波搖蕩之中矜察于員條簞屨之微

無能名德自誓捐軀乃養養之忱未伸而藩垣之  
先疾承恩于告幸遂首丘與疾出門益增悲感臣  
親賢樂靜處御園冀緩死於須臾庶勝願於咫尺不  
意疾勢彌留大數將至益指有日親闕無時敢以將  
死之言用布尚存之悃伏願 皇上清心寡慾致敬  
存誠順指低神虛懷納諫凡臣平昔之所論述肯於  
燕閒而賜覽覲則臣死有餘榮矣且不巧矣 上覽  
而悲曰舊病既篤猶遺疏劾忠朕心實切傷悼時用  
省覽以慰不忍愛君至意遂贈華太傅諡文襄賜祭

### 識大錄

凡壇命工部遣官營葬有奏議令卷  
遺史劉氏曰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足以知人而情  
又蔽于先入復何感手賢哲之象哉也公平生大節  
讀書好古為志躬行甘貧尚介跡其執經者正不  
不問三為今尹至遺疏積憤數被折辱曾勿有所悔  
易此豈章句豎儒心：然以纓綬取重手世徒見其  
致位公孤之速遂塌埃諱然不知古人在未招版築  
間即以定立顧勝與否耳今世亦有身都上卿野無  
百畝之肥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皂澹無異諸生若



若公者哉人何可以一膏病大闢也

藏大錄

方獻夫

方公諱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又遂以卿為著全州學正卒遭腹生獻夫七歲即苦學不輟茲重如成人弘治甲子舉鄉試第二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乞歸養母終喪起復歷吏部文選員外郎正德中復謝病歸與進若永霍輜卜築而燕往來講學嘉靖癸未以荐起授考功員外郎會大禮議興廷臣惑於濮說獻夫上疏極言今日之事與濮議不同者三為得帝命強附少師楊廷和視而惡之尋轉侍講學士教陳洪範

藏大錄

方獻夫

之義上皆嘉納之乙酉大禮書成權少詹事丁亥轉禮部右侍郎上以張寅獄久不白命往尋攝刑部張璠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廷鞫之獄成上欲誅御史馬傑及其黨四十人獻夫與璠等力救緣得謫成餘皆免職上又欲誅建昌侯張廷鈺密詢之對曰昔漢文疎薄昭致母不食今廷鈺必傷昭聖太后心非聖德事也遂寢從復言伺上意陰令童至寺上吏廷鈺始不免是冬遷吏部侍郎尋權禮部尚書獻夫遂請改畿內尼菴至六百餘區天下

僧道無度煤者悉令還俗戊子明倫大典成加太子  
太保尋改吏部尚書陳言修省諸疏多見採納庚寅  
謝病而歸居無何復遣行人蔡冕徵還晉少保兼武  
英殿大學士賜金章曰忠誠直諒久之進光祿大夫  
柱國以病屢乞骸骨不許懇少傳李時為請始許之  
治第西懸山麓優游十載而卒贈特進太保謚文襄  
平生厚於人倫辭相後管家奴忤其兄茂夫意輒置  
酒長跪謝罪尤為交誼友人陳激求食為置田園以  
娛其老少時與王守仁同官吏部而折節相師士林

藏大錄

多其謙遜年僅五十輒力辭樞筦其急流勇退尤近  
世所罕觀云所著有易經約說學解夫學中庸二原  
西樵仔稿子葉慶慶尚寶卿集多智略精騎射歷賴  
州府同知有平寇功後至武定知府  
逸史劉氏曰公起家印署以儀大禮稱旨不次入閣  
而立朝論議恒存平恕不飲見已長上嘗以忠誠  
直諒日之且當恩寵最沃之日早事拂衣開堂綠野  
真急流勇退也而居家孝友為於人倫蓋自童子已  
莊重若成人矣

李時

李公諱時字宗易號序庵任丘人大父博中宣德壬  
子鄉試授四川順慶府教授博生蔡即公父也登成  
化戊戌進士歷官右春政公幼沉靜簡默弘治己卯  
預順天鄉薦登壬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甲子授編  
修己丑克孝廟實錄纂修官戊辰同考會試尋補  
內府教書官己巳孝廟實錄成會以少傅翁嬰疾  
乞歸即翁卒壬申服除補經筵講官甲戌再同考  
會試己亥陞侍讀以纂修恩加俸一級丙子進右春

藏大錄

李時

坊石諭德兼侍講丁丑主考武舉己卯主南京鄉試  
賜麟服公藻鑑精微時稱得人辛巳世宗入繼大  
統召命充日講官凡進講寓規諫荷白金文綺冠帶  
執轡之賜修武宗實錄充纂修官尋陞侍讀學士  
甲申陞吏部右侍郎仍充日講官是年修恭穆獻  
皇帝實錄充副總裁既而太夫人遘疾遣養上念  
族族有手命東傳以婦時賜葬祭仍給少傅翁祭贈  
戊子服闋除戶部再改禮部公言頃者仁壽宮災詔  
加修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凡者幾於

聚訟惟科者甚於繭絲希進趨權倖之門在位是羊羔之即習於世緣鮮克功抑於克勤多所未伸抑正雖居名實未核凡此皆是以召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為諛忠鯁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戾輒復中止乞廣求直言余指責數條以杜時弊章下所司又議姚廣孝在太廟雖有帷幄之功而崇秩顯爵已償其勞今以創製蠲流配享太廟實所未安乞移祀太興隆寺從之己丑進本部尚書薛希復甫履任省以風化為務京師即日城西諸剎觀以禮

議大錄

佛遊致男婦出遊公以為神晚薄落寒止之時筆集耕籍大禮與五推九推之列賜大紅雲鶴貯絲建設四郊公請下足議久之始定因命督視壇場考定祀樂器數以備一代之制九月纂修祀儀成命為監詣官辛卯二月上嘉其贊議即廟諸壇特賜玉帶并銀章一彈自陳封事其末曰忠誠安撫益以著其素履也久而失之具疏請罪旋命內局範金賜之七月嘗工有勞加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完賜帛勅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西園辦事公給文華錢銀

辭面謝上奏以事天安民修身講學諸政用上明聖治即命乞祀儀成典大明會典總裁官無異朕成上始御茲朕命坐隣周書無逸篇歷陳稼穡之艱難上欽睿聰之十二月朔見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士辰公慮前星未耀請祈聖嗣於天壽山嘉其忠於體國特賜白金用備路費五月改吏部尚書八月彗星再見除陳三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罰且等以六禮大獄趙誦諸臣為言發源汪公銳切任太宰給事中魏良弼運動之上欲置良弼於法

議大錄

公委田縣給選從未成御必馮恩諭在朝諸臣至有毀譽上怒其族詐取媚欽堂以上言大臣隱微之謀公抗疏極陳諫謂言官為耳目近臣果如聖款則法幾乎恩恐失衆望得金首領於己三月駕幸太學苑分獻官次日召見重華殿賜主彩飛魚紗一端召遊西苑賜侍扇花果聚禽園及佛養諸物公賦詩以彰恩賜五月祀方澤先分獻官八月代祀先師孔子適皇子誕生召至文華殿頒旨稱賀天顏悅澤玉音疊疊時始出甲午始立中宮克副使降勅褒揚加少

保公獨亮有年蒙賜御製諸作至盈几案諸中舍錄  
以成快 上既寵宸翰賜之又以在閣陳張諸大禮  
及軍國重務累蒙宸翰欲自述一亭專奉諸賜亭額  
以重其事上頗其類曰珍模命工即給之仍命有司  
督理 皇上敬天法祖儀文周至累朝訓錄已奉去  
禁內復命重錄以示尊崇公約總規校理官適一品  
考最賜勲階柱國及寶鑑羊酒八月南京太廟災自  
使蒙免溫旨褒各時大同軍士謀逆屢建籌策說成  
於平給男婦二人以酬勞已未二月釐建廟制知

### 識大錄

建造事四月賜麒麟服少師羅峰張公果疏給服上  
謂此人不可無但欠容量耳公曰世無全材聖諭許  
云特氣質之偏勿履膚念也六月遷葬巡撫都御史  
呂君經性嚴謹御軍士以威服銜之因致喪後祀備  
極官辱一類雖然廷議欲命將勦徐公曰斯益不逞  
之徒自違弗靖非叛也藏厥渠魁餘即喪氣矣既而  
果然丙申吏部尚書缺員遴選惟謹會遼務北棘衆  
以為憂公曰配虜為患修飭邊務自絕後祀若蒙幸  
重任治忽繁焉可久履其位乎三月工修復竭度舊

典賜賜衣凡逢次帳幕年凡之類出自尚方朝夕各  
來以備顧問禮成回臺奉聖母泛舟西湖二三輔臣  
鼓棹前驅龍旌隨鳳其照耀洲渚金鼓管絳聲徹霄漢  
是上古君臣同樂之意也次日上御文華殿賜御製  
諸作越數日復詣天壽山修飭諸陵及初建壽宮兩  
宮各賜銀幣上駐蹕沙河諸輔臣行幕已備且安迎  
御惟益便于君對也是夜面語累朝訓錄時已二鼓  
慰勞甚至曰卿等侍從煩勞後或久語可立對公頓  
首辭上體悉眷注之恩類如此午日命熱飲及公軍

### 識大錄

泛舟西苑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醉山行之勞  
亟命促漿相近既登岸宴無逸致侍坐樂寵莫加焉  
翌日時奇表謝以為自 宗賜塞義同遊萬壽山  
揚榮同遊西苑後追此乃見云先時大同之變詔  
命宣府總兵官卻永會勦至是巡按御史劾其濫殺  
無辜及諸不法事刑部擬正典刑公曰既逆之徒尚  
恃強自擯若罪及大將愈驕其氣矣得不死上謂太  
祖文集乃經世大典因命重加編次公分門編類使  
如日星七月皇史宬工完加太子太傅九月建景朝

訓錄宴謹身殿荷彩幣羅衣鞍馬之賜加少傅進護  
身殿大學士十二月九廟再克加太子太師廢決折  
為正千戶吳琬懇辭改尚寶少卿未幾長子光祿少  
卿坦卒於任丘乞假營葬優旨勉留仍賻人金以慰  
其心是月特降手勅進華蓋殿大學士丁酉二月扈  
從山陵春於朝見聖母於行殿再奉聖母泛舟西湖  
仍命隨侍 皇上體天撫世每聞歡歡即止行刑公  
嘗奉勅錄因仰體 聖意恒存矜恤六月 上欲奉  
聖母往居舊邸歲時朝謁公由 皇上太尊格天吏

### 識大錄

夏共仰况聖母時欠康豫正開膳規藥之日即有不  
諱違官奉拊 頤陵車駕宜宜輕出益社稷有重於  
孝也後 聖諭往復竟執前議是月一品兩考賜寶  
璽羊酒恭文大學士沐登祿橫中書舍人 上規工  
山陵從幸九龍池有民婦號松邑率上欲宴幸松法  
公曰此健訟餘流也不應必慎宜以化導之罪之之  
宰亦不可輕貸上可其奏往歲皇嗣未育嘗祈禱天  
壽山至是天潢衍派命往謝時元子誕育已久未正  
儲位乃具疏曰元子天下之主器宜早頒頭建塔

國本多基有不可緩者 上命舉行公素強健果隨  
侍山陵奔走過勞飲食不時致傷脾胃腹新削猶  
力疾視事九月舉明堂大禮代視牲醴而復命遂卧  
病不能興遣醫調治仍命中使於視頒賜羊酒蔬米  
公泣謂中使曰 聖恩如天不能圖報萬一行持永  
訣奈之何歲越三月卒於官計闋贈太傅諡文康  
逸史劉氏曰 世廟神聖多哉定新禮公奉行不敢  
後亦不敢有所開端諸貴人咸爭執厥是者西具之  
聽 上自擇父之 上卒知其教固春遇殊厚終始

### 識大錄

不登得君之壽無以遇也

夏言

夏公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矣有偶聲舉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 詔覈兵帑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其中貴人趙場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時考會試既請杜內臣傳乞清慎出入以嚴政體及論邢福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謬為人所傳誦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尋轉禮科左遂進兵科都給中時山

識大錄

夏言

山西劉盜陳卿亂衆據青羊山為亂 朝廷大發諸集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高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覆勘次功罪皆當還朝時言移長吏科言以足益自負時 上方責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親耕行籍田禮而後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 上大悅報言繕美而南北郊之議起 高皇帝初即位為國立於南郊以祀天為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久而合之恒

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群臣益頗用漢唐故事云言 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圓丘以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 高皇帝初即位 詔為據而謂漢唐以不足法 上益大悅下

禮官會群臣議有謂以 高皇帝二百年之定制為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絀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稱者十之七八 上乃召言見便殿賜坐書策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群臣而卒莫之應唐事霍輪辯論益切至貽書切責言

識大錄

指以為奸抑言志微其書上之因遂劾輪五罪 上怒甚械輪下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為力請不聽久之乃擇還職 上不欲 太宗與 太祖並配天與孚敬議以 太祖配天而 太宗祀大享教如古明堂以配上帝孚敬意難之下群臣議亦莫之應而吉復伸 上指致古礼以請 上益大悅以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 上以四時祀太廟奉 太祖為始祖居中而 太宗以下皆東西相向至大裕則以 太祖之四世祖 德

祖居中而 總熙仁三世皆合而 太祖屈居五至  
是欲舉禘祭大雩秋報之禮下群臣議言以為禘者  
始也謂禘其所自出之帝也 德祖既為 太祖之  
始祖豈可復為 始祖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  
加隆稱焉仍以 太祖配中允康道南則謂朱氏為  
顯項裔宜禘顯項輔臣等欲會群僚議東閣倡言曰  
請虛者失之無尊顯項者失之違宜仍禘 德祖便  
言便上書諍之 上雖意未決而心是言旋特進唐  
事府少唐事兼翰林院學士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

藏大錄

音聲不操楚語 上故已材言至進講愈自厲之未  
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對所  
以褒貶獨有加時薦紳大夫尚與爭執謂言能  
抗之而言既以聞故結 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  
史喻希禮上疏謂祈望永祀不在祠醴而在行仁政  
因請省大祀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  
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之 廷論而 陛下恭  
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真精內蘊根本固則蠡斯之  
虞自集 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教百言苛責

之命言恭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內稱有罪  
可逐天休是祖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責勸察則啟  
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追第原其本意似  
亦無他已俯優容或加飭治 上益怒下音謂遭此  
曹仇君怨 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誅罪不可逭因責  
言位列大臣朕所簡拔專務徇私不聞報 主先已  
戒其黨護奏上奏劾肆怠不恭責其具狀以對而遠  
希禮金於 詔獄貶謫荒僻及言謝罪既聞亦弗罪  
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第三

藏大錄

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故時宰相 上既  
以制禮禮樂自任於故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官而  
言為之長所建白多當 上意 上亦欲驟貴之其  
委寄與閣臣特多出六卿 上嘗賜銀紀一曰學博  
才優得待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卻時加太子太  
保尋進加少保加保一級督建 皇史宬加兼太子  
太傅重書 寶訓寶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 宗廟  
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賜餐 御書繡蟒龍魚麒麟  
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饈時鮮之類無虛月為之

釋其兄軍伍有所陳亡亡不立得 皇子生言入對  
上喜甚手書是於賜備以白金大幣以遂其志英  
我大學士入內閣是 李時為筆蓋殿大學士以年  
老朴誠居首輔而 上所以委寄之不能知言重一  
初札文之事皆以屬言實亦稱是言氣益驕漸端視  
八度官從 上賜後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勳  
及大學士時行帳燬而 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  
縱言與二臣合辭請罪 上俱弗問而獨責言當時  
疏而今者不時疏為屬 不敬言皇恐乞休 上留

識大錄

而勉勵之時 獻皇帝已崇為 皇考別廟矣通州  
同知豐坊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 獻  
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嚴嵩議以  
功則 太宗親則 獻宗以配帝性 上裁而不取  
任稱宗 上不悅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魯爭之力  
辦之強 上疏其官於是部臣高懼而如命 獻宗  
遂稱 睿宗入 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軍  
考錄一子中書舍人襲文大學士俸俄李時卒言居  
首導以祿為 皇天上帝奉冊旁言加特進光祿大

夫其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如者加  
之自言始尋上以章聖皇太后崩奠承天之額後躬  
行謁視言與太師蠲國公郭勛俱扈從而顧恩臣同  
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言勛恩臣蟒服玉帶白金珠  
幣郭勛若改武定侯也得幸 上教上書諭勳大臣  
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妬 上至承天謁後果禮部  
臣高請率群臣表賀 上問之言謂宜侯回鑒至京  
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悅嵩得其指乃固請賀上答  
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第禮樂自 上出價

識大錄

亦可也言教與所親厚大臣宴游竟日 上問有宣  
諭獨勛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益驕恣教侵言亦  
強應之言既小失 上指而會 上幸大峪山閱視  
水陵上言進居守勳而進 上怒責言自小官因爭  
故議却禮進乃每下急諫不恭因恣勒令上其前後  
所賜銀記至書手札懼謝罪因請 上銀記 至書  
手札而 上愈疑其有所毀損削其勳階少師寺官  
今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 至書  
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 上怒解會言朝辭已



發而達中貴人止之隨諭吏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  
故官言即入朝具疏謝上報覽奏卿已赴閣宜益  
勵初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亦免眾  
怨也卿其思之言擬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  
謂自處不敢使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為衆所忌上  
不悅隨詰責之并乙其疏中洗改字言乃皇恐引罪  
報聞而御史有論趙顧昂臣留守偏徇事上不聽  
或以為言責嘆之也下何奉先殿雷震召言與昂往  
視震俱緩不時至上優不悅命禮部糾之言等復

### 識大錄

請罪上曰朕所以教寬言非為言為左右誼重也  
言乃激憤成性蔑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焉臣亦相  
效也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書霍韜入掌詹事府數  
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橫時有訓導肅時芳者  
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  
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  
其亦有言上俱不聽而訓導羅為民御史坐隨言  
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  
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今

臣年近六旬精力衰謝京吏零落孑然一身不能朝  
夕自存凡世人所利者臣復何心戀慕上勉以勿  
負朕心而已久之還言所賜銀記及聖書手札會次  
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  
金綵幣賜聖書褒獎閣臣之與邊功正德中一再  
見而已明年以北邊溢再賜聖書褒獎時九廟  
災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與郭勛  
仇益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

### 識大錄

擁擠姬妾為嫌慈壽皇太后崩上傳示太子服  
制議言報疏有譏筆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  
已還歸治疾上怒盡削其勛階散官以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言始聞上之怒已乃上備虜  
事宜冀以解上曰若既蘊忠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  
姑不問是時上方治齋醮其為青詞及他文獨言  
與尚書嚴嵩稱旨因問禮程奎在非上所急也而  
言且佞辭因詰西苑齋宮叩首上聞而憐之特賜  
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命而郭勛轉恣橫其狀

督工治兵接充盜賊以數十萬計上微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潘勗與提督大臣會派從卒勗亦便也內閣撰勗且數月而勗亦肯領尋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虞崔元宰勗罷久上以元存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勗言朕壯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使聖體復健敢請耳又問勗何病元曰勗貴不病言歸即出耳上首領久之而給事御史問上有留言而勗意固勗勗政不領勗為作奸擾

議大錄

黨以就國法奏辭有臣奸何事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勗等語多不遜上大怒于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璘俸而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勗貪縱不法數十餘條上下之詔欲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語奏獄成而疏留中不下尋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俾疾愈而使之任言雖以疾在然閤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勗微指授批抹無所不極上猶心念勗疑其中言搆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上遣中使賜

金幣賈鈔肥珩上尊盡復其舊然官職賜襲諭錫宴禮即前是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嵩同御絲晚進而言以緩禮驟貴不為之下而嵩事之甚謹言之入內閣嵩遂越顧陽臣而代長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不雷意言亦以門客畜之會言坐失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東一真人第謀將言而代其位言覺之高既數為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為恭謹以媚上上是時已心愛嵩甚於言乃日暇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上益憚之上居西苑

議大錄

辭言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以乘上聞之不喜也人主改所御冀善冠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泥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虞元大學士奏尚書高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時昭聖章聖太后致御慈慶慈寧會言晏駕即勗致請改其一官為皇子太子宮言與上意合不許而至是上卒問皇太子宮當何建言偶忘之念與作工使費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一以居皇太子上愈

慈今五臣皆出直待召成國公等入對罷言不召尚  
書高乃故冠香冠而冒紗帽其上使上見之  
上笑悅因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留高懸諭甚至高  
頃首兩泣訴言之凌陷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  
頃上遂手勅都察院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既以  
不預勅下獄矣猶復千羅百織不已與太監高忠交  
關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  
王言要密視善戲具且言官為朝廷耳目一犬不如  
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敗人

### 識大錄

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上益  
欲言官論劾言而尚疑言之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  
不敢詣罪者十六日而 上忽宣言入拜 皇考諱  
忌仍直西苑候 聖誕祀成言乃謝恩因已骸骨欲  
以嘗 上既上之八日而始奉 御批令革職閑住  
時日有食之既 上諭禮部以臣子欺逼君外陰侵  
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 君上作威作福不下却勅  
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失刑為失刑於是給事御  
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 上益怒命部院盡覆覈

之請得中餘入餘留者亦奪半歲俸而高時獨以趨  
遑速益以其營輪郭勛故也亡何勛病死刑部獄  
上以慈因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鵠俸有差而還勛  
子孫侯爵蓋賈惜之云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覺離  
題廣園曲地之勝勝府便辟及音聲人即皆還服御  
膳羞如王公其姑海內藉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  
而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盡  
酬答言居恒邑不棄遇元正 聖壽必上表賀稱  
草立臣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

### 識大錄

英教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者翟奎得罪去代  
鑒者高最得上意而國事大臣許讚張壁以老病或  
罷或徙高獨相 上微聞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  
既見盡復其階勳職時嚴嵩已為少傅兼太子太  
師矣則亦如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捷之出其  
上凡有所擬 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高亦然  
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周臣日給酒饌當會  
食言與高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攜庖甚豐亦不以食  
高始高信其子世蕃賄賂報復既抵海內咸恨之謂

言能奮蒿而制革命深美高快言殊不自悟 上左  
右小端來謁言者言奴視之其詣高必執手延坐  
欬：密指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高而惡言 上或  
使夜職言高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高知之故暮  
燈坐視其詞畢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聰客具榮  
亦不便檢閱多舊所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  
右無為報言：亦不復顧高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而河套之議起始言錄書生以片言合  
上意驟起馬貴欽東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

藏大錄

高皇帝制文臣非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  
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為丞相非謂不得為三公  
也故以於議撫大同討雲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英  
不復托之代言而猶求懷其志曾統者故亦功名士  
也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  
套肥饒地又棄之遼與虜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  
中畜牧水草於此秦隴甚易欽以十萬衆逐之因故  
地築城增墻填其中其為全失計甚備聞於言：見  
以為名美太悅益自信以為功必可成亟下兵即食

廷臣議銳請諸大司農金銳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  
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難不敢決而言意  
小謀會此既復請給營刻得專修節帥以下 上心  
惡之始下諭言等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逆為名不  
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  
必否一統何足言哉恐百姓受無辜之慘耳言懼不  
敢決請 上銳 上乃以前諭下司札監印發兵即  
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寵 上指乃上疏極稱虜之  
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淺而獨

藏大錄

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答乞罷  
上始報高以言然舊曾銳任事之忠不顧國安危民  
生死唯徇銳殘欲耳而不允高辭言懼上疏謝罪且  
謂高於計議之際少無異詞而今忽乞臣具奏不過  
諛臣以自解耳 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情後君庸  
衆全更札二部節察院奏着高遂具疏力言之獲  
指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辯而 上志  
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套之役而使銳騎捕  
銳吏此部都察院奏劾言於是尚書謂等論言事為

任意跡涉強君 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  
媚即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保以尚書  
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仇鸞使填甘肅復  
而榮鸞數建總督道止就論糾其罪狀數十言擬  
旨令官扶送捕矣嚴嵩既得志與侯元都督炳謀欲  
深言罪乃代寫具草謂嘗聞曾統復登議故銳恨而  
中之又虜入廷安故掠吏民數萬較出足違營損卒  
復數十懼而道其子曾享以五十金賄蘇綱俾轉以  
二萬金賄言故為之解而欲使復登以為功時曾享

### 識大錄

以冒子在太學 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  
亟急煨煉而侯元行金於中貴人責其事欲上論綱  
迫及且迫所受金遂籍而使緹騎捕言：始觀為解  
謂侯方就逮發疏時 上下論不兩日何以知 上  
語而數演為文又何知高疏而附麗若此蓋高與侯  
元輩為之也其辭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弗省也銳  
就逮以小緩期罪緹騎長奪其官法司嘗銳此守邊  
將帥守備不設律斬 上不許令吏擬於是取高指  
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吳子流二千里銳

性果銳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免之又十二  
日而言亦至時於車中聞銳所坐驚望車曰噫吾死  
矣復具疏以辨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俞茂堅都察  
院左都御史詹儒大理卿朱廷立等據曾統律以請  
而謂實當入獄所謂議貴議能者 上怒切責茂  
堅等何附其語猶及言前不蔽香冠事而言其蘇氏  
發廣西從子札即主事夏克永從孫尚寶司承朝慶  
皆奪職為編氓言至欽竟出棄市年六十有七言雖  
以歸塞得 上恩然亦頗能持事 上嘗諭之欲退

### 識大錄

處西內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答諭云臣金穀已  
盡萬死不敢奉詔上為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挫郭  
勛與不肯載道士冠而天下方怒勛之慢與嚴嵩之  
奸貪謂言能殺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  
白免狀復吏部尚書已在盡復其官賜諡文愍子燮  
葬言始有妻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生一子後  
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且得官笑而  
卒病死言竟無後  
述史劉氏曰公蒙選有俊才縱橫辨傳直言敢諫以

不黨張挂受 上知賢更却礼旋遶厚遇殊寵異眷  
榮與喻比顧其才有餘而職不足憑寵散肆威福自  
錄 上公裁抑之獨不少慎寢至厭薄屢加叱諄虎  
斥去未望已大衰乃復廣修恩怨衆迷側目竟坐河  
套主議誣構以死雖天下以此恨嵩寔亦公之不謹  
有以致之也

識大錄

顧昂臣

顧昂臣字久和號未齋崑山人也舉弘治進士第  
一授翰林修撰未幾 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  
講再轉春坊諭德歷十餘歲 世宗即位首被知遇  
簡侍從遊日講進學士上懋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  
經史因進講采儒范浚心殿敷陳剴切 上注聽嘉  
悅輪輔臣曰昂臣辭說心廣朕思味其意甚為正心  
之助 上乃親灑宸翰自註釋心藏又注親聽言動  
四歲及製教一歲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

識大錄

顧昂臣

亭立碑鐫刻五廠以示學者是昂臣之講心藏故之  
也 上又曰洪範一書於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實為  
親切今昂臣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  
為務學求治之助復應詞訓繁多命撰次節畧以進  
舊例每寒月免講 上以洪範未終篇乃不報講詔  
免常奏昂臣再講讀上奉先聖先師位祀於入華殿東  
室而林御西室昂臣等十臣今數奏經義昂臣撰  
中庸首章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功化  
之極不可安於小康 上格善 上於西苑作無逸

致成命焉臣生緣周書無逸篇殷唐事府唐事仍集  
學士 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藉田特命與  
九推廷臣莫不動色悚數謂 上寵獎儒臣如此自  
是晉更却待即拜札即尚書俱掌唐事府事西被旨  
舉唐古古於翰林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唐臣  
始維職在文翰故奉召對預容議簡在聖心既久執  
政有不樂者數沮其進用戊戌八月始以太子太保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批務恭遇詔隆被賜宸  
翰既發銀幣玉帶蟒衣龍魚之服不可悉紀己亥二

藏大錄

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兼馬將幸  
承天初居守京師禹臣除奏軍國重計七事上悉從  
其請賜印記一其文曰經緯首選 上曰卿謀帷幄  
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禹臣翌輔 皇儲  
持挈綱維京師肅然以馭下過嚴致有煩言禹臣已  
休荷溫旨慰留明年感疾久不瘳 上屢遣中官齎  
手札賜問以太醫往視賜藥劑牲米諸物疾革陳遣  
覲勅 上親覽圖治順養聖躬詞誠懇為降詔褒答  
而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 上於悼賜祭葬如制

贈太保諡文康進行人獲免還禹臣性特有大志留  
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  
奉其祀人同軍吏請誅止渠魁以安人心四方即縣  
多奏水災疏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使賑恤而生長  
東南見財賦日蠹民力日屈則三舉奏焉  
進史制氏曰 敬皇帝乙丑試士日於宮中焚香祝  
天願得真才是科公得為進士第一儀狀瑰奇風格  
峻偉觀者知為公輔器而學本儒術以經世為務故  
沃既多殊眷倍極晚值政府將大有為竟以天奪不

藏大錄

果時論惜之

嚴嵩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為藩司吏其母方婦而有光起麻舍已生嵩藩使奇之聲譽藉藉布以贈嵩長身疎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鈔山中嵩好為詩清雅有惠然弱而不能為沈雄之思文亦類之久之遷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為國子監祭酒尋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都察院尚書其在南京贈五

嚴大錄

嚴嵩

載不召以 萬壽賀表至京師時議重休表吏方至局經理高議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祀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昂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吏之遂請留嵩以祀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逾歲間言入內閣昂臣當決長祀部而嵩復私於言璫得之自是始謬為共獲以迎合 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辨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己毋得強辨嚴是嵩懼益為共護而其子世蕃繼登叔授都督府幕

已悉行諸費居間有所賄納矣時 上入使臣言欲

祀 獻皇帝以明堂以配 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獻皇帝捧帛而入太廟嵩與群臣廷議皆准之 上不悅著明堂或問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除畫祀儀良備遂尊獻皇帝曰 睿宗附 武廟上祀成而賜嵩白金百兩殊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 皇上帝尊號冊寶畢加上 高皇帝尊謚聖號必祇高奏慶雲見 上悅受群臣賀嵩為慶雲賦及太祀告成頌 上嘉之付史 嵩等加太子太保已從幸

嚴大錄

永天賞賜優渥與輔臣增嵩婦並騎於藩園詣御已封所挾受賄積蓄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而 上皆勉留之嵩奏辨而中謂人臣於 人主將必使臥立自勞而身兒望禍福乃為得計 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喻復論嵩強辨積年之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權復命還埽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為寬予之限以市恩參論之俱坐謫已復奏其即中無過語謫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意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



藏大錄

高卿史葉經疏揭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相謀襲  
 爵永壽王庶子懷德與嫡長孫懷德爭國封高俱納  
 其重賄為之請勅已斥高以貪墨言乃擬旨下  
 臺勤而地多右經語高急歸誠於上上憫之弗罪  
 也時邊警告迫上以高非所職而咨詢之既條對  
 平耳上必為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高既已傾  
 夏言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醢祀青詞頌對獨高居  
 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又開閣仍  
 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時高年已六十三而神采  
 溢發如壯時於是吏糾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高  
 行佞不當干大位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  
 經等復論高并及其子世蕃賄賂助焰實跡下所司  
 高疏辨且乞休優詔慰留之高意不決復上疏謂  
 古語曰朝廷重振大臣今勅遣故日為姦惡海  
 內流傳損傷國體一宜去官論事乃其職然既  
 聽指使或代報復如昨歲群奸構謀呈請省臣然後  
 封進今不即退轉相傷害益煩聖心二宜去工  
 罪為溫諭旨徐君谷之且謂攻擊不休故違君命

藏大錄

須罪以無君之律高乃出現事時官謀搆逆旋復  
 誅高請詔告天下人謂官闖而秘密悉揚之其國  
 體傷於論大臣多矣奉代高為禮部者張璧至自南  
 京高請辭部事許之賜御璽金幣羊酒且諭曰此以  
 果礼勞卿以亦誠臣朕可也前是已賜高銀記曰  
 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臣書之樓曰瓊翰流  
 揮奉去之閣曰延恩堂而忠祠高以吏部尚書許繼  
 子許其請托事不勝盈積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  
 當調高特擬旨用貪酷例戮之而御史葉經監山  
 東試高乃摘其錄給以為狂悖不遵律比部奏論遂  
 至京杖死閣下潘象預試事者皆為邊邑尉中外  
 愈側目高是時尚書許繼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  
 太師太保上時加高官親饋時輔臣程奎特以資  
 序往高上上待之不能如高每有所咨問及齋予  
 時高而不不及奏其厭棄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  
 之而臺不悟也其二子俱連士高學高乃授風旨於  
 給事中王允輩彈發其事臺與二子俱削職為民高  
 得益發野上一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繼遂集

文淵閣大學士札部尚書張鑒纂文淵閣大學士同  
高預撰勢然不獲入直應制萬事取獨斷不復相  
問白墨之而已讚至自嘆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  
觀人奉進萬義吏部尚書護身發大學士七何復以  
六年滿加少傅兼食大學士俸一子中書舍人給四  
代歸命萬乃上言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任歲夏  
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有事主當協  
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鑒凡  
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夏三陽故事萬益決

### 藏大錄

示厚恩希忠等且言姑也報聞時上方好言長生  
而都御史戴端明右丞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說有  
不死術高為進可學所治餌而存戴端明上悉召  
用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栢條時事而中諭勅高甚  
切上怒逮治之維栢在道久高不測上意乃請  
寬維栢獄上為霽威杖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高  
及世蕃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  
能難也會浹以罪去則無所不靡成而太廟工告  
成如養太子太師賜金幣過時上微覺高橫而許讚

老罷張鑒死乃思用夏古時禮部尚書費家改苦言  
而不能得高志探得之因詭留即中周珣高簡而謂  
大理評事張學思服高名求出使而臣既不與學思  
高私人也多機警好以美罪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  
二臣助愈難自立矣因已休其言頗散漫不報上  
以其托指攻訐切責之然不決日而召言之命下高  
以是恨費家言既至盡復原官遂復居高上上為  
加高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衡高則頗斥逐其黨與  
高唯之而已不救故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

### 藏大錄

寺少卿掌尚寶司掌橫行燕中萬乃上疏遣世蕃歸  
省莫以慰言上猶使之馳驛還往高以萬等加特  
進又以九年考滿加華蓋殿大學士墨書褒諭仍  
賜宴禮部言尋用復河套失上指而高及崔元佳  
炳構代法高遂獨柄上益安之而費家亦自以撰  
奏詞得幸高度無可報乃生其子以當使事  
諂之而來亦自恨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  
子於酒李本以陳逮擢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於  
高始得入直治不任煩竟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

藏大錄

萬建時臣周尚又拒却虜而高復駿一子中書舍人  
賜金幣 上以罪人王璵許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  
績宗及孫連新舊朝士數十皆殺其之重典高與真  
人周仲大頗為故解得釋 上以高對制平獄可嘉  
金義走學士俸而仲又逆封伯然意殊不樂高乃與  
仲又疏辭俱報許而仍以 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  
尚書上柱國高乃力辭謂人臣無上引節子儀不敢當  
尚書金為此且欲以示讓而見夏言悖 上悅進世  
番為太常寺卿仍行尚寶司事七何虜天入寇掠三

輔政薄京師右中允趙貞吉叩高直所問計高以撰  
辭詞辭不見而義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脅脅出  
貞吉見而雪斥之會有請達群臣有才識辦博者諸  
行營宣諭諸將高因請即命貞吉往 而駁至仇家  
軍卒不得要項還高乃激 上怒執貞吉而簡之荒  
微以自快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連猶殺世蕃  
蓋羅其頭與高計伺 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家訟  
以高去言而脫其罪深德高約結為父子復起為太  
同帥 其象入援無功而為大言聾 上聽高從史

藏大錄

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虜退始上疏  
請發粟賑中虜者并掩荷爵及他還將練兵條 敕  
上語而已然是中外怨高又子判骨而刑部郎中徐  
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  
假手百台機城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  
東據據險足以示威劫衆文詞辯給足以解非強辨  
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狐縫閑失私  
交容惠金色脂言足以結納權珎而蔽壯人口故諸  
凡諸高者即不能顯揭於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  
假人陰中之於遠除考察之際故天下之人視高父  
子如鬼如蛇不可測識寧是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  
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 上乃術學詩下詔獄斥  
為民而溫言慰留高 不自去清達世藩邸里不許  
介給假適從侍親而已仇黨始繼由高入既挾虜得  
上重而驕高猶欲以兒子番之不應遂出高其工  
高悉取以毒死言之沮止為狀皆不聽而諸部臣言  
官有抗觸高者立碎罵之捕虜姦細以為大功要重  
爵賞而高子世蕃亦緣而進工部右侍郎予一子錦

衣衛千戶高以是益恨高而侮之其所故階高上亦為心動至宣召亦稀矣既虜勢日迫而高病甚上聞狀其大將軍印高暴死高以是益親信父子貪亦甚甚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論與虜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謫遠邑倅高既敗繼盛得累遷復官高欲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論其十六罪五森中外傳誦以為破的中歲可以必勝而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名問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首律坐絞而復然之百復以手托諭留高乞休上

### 藏大錄

報以群和黨比謂逆賊勾虜其本在御益指摘贊直玄修不阻朕耳朕非內色以禽者崇事工玄又與宋徽宗武不同人臣邀譽賣直卿以此乞休望抑尊計宜委心供職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高語乞剋至上亦使緹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小解斥為民亡何高之義子趙文華重又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數誣吏即察高強而用之至通政使乃以百花酒進上高以跪而嘗數之笑會吏即尚書萬鍾者高同年相善坐言事廢回問類高以起至為吏即數與

高度異不善用其言至是復推文華督撫鄧陽以達高而給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華抑媚奔競寵賂日章不宜玷臺憲有旨再推文華追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繼前為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臣飲飽之故出臣於外不己而喉伯辰論臣欲以相衆口高為內主激上怒悉奪繼伯辰官俱為民而文華愈橫矣高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御銀肥序上尊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勅褒諭再以京師於城完高與有閱視勞遣世蕃為工部左侍郎仍

### 藏大錄

侍親而不奢休尋以萬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高辭許之再以却虜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高辭上諭以盡誠賢玄費為忠首性：與陶仲文並論高不恥也江南連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紘為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文華乃跪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為言人皆笑其誕而上獨然之為切責兵部覆議上上以問高：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核海即今察視賊情求可以區處長策其費奏聞所使即更華亦可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覈

戚福所挾持將吏金寶無算時總督張經自恃其位高而望隆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於上上怒文華伺得其指露章劾之工發驍騎速殺而經則已大破賊俘斬于計捷聞上怒亦不釋經迫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殺焉上解不解則姑為溫言款經至死方悟因置嵩父子於市而孝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官至浙江左布政使嘗候嵩謂其貌類我授之入為國子校酒累薦於上得臘拜吏部尚書乃稍自

藏大錄

恃見不能警其意高更趨於上得罪去而陸炳由武科為黔陽主事工之思默使所辱中人稱之遂得復官尋以撰辭詞入直幸矣念不自高起動與抗世蕃戚無所不加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命上以御銀旁之間陸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魁行且減不足憂工為之悅而文華行珍寶五萬至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旁若文章謂尚不能為即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

見默欲有懷默厲色待之快而退乃判得默故士東岡以為排謗上為漢武唐憲之所推東岡督臣不用胡宗憲而用王培益欲敗東南事為其鄉人張經報讐上大怒下默詔獄論乞尋為輔臣李本行郵事品第群臣九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存其客吳鵬代默而誣稱文華於人工遂進工部尚書臘加太子太保羅王誥不用胡宗憲中外大挫一掃於嵩矣文華又以都督陸炳嘗薦嵩復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思重賄世蕃授以謁文華始解既

藏大錄

而知其謀出自世蕃遂併恨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為群望所屬炳乃委腹暗以自固嵩父子亦稍覺之復復大張詔遣兵即停即死良才討之高知工意以文華嘗對殘魁且平為不負懼而使文華自以督師請工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魁首徐海等因擒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為右都督史而嵩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賜宴及聖書褒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卿史際通政呂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

計文章乃工既場功高以為高實授之成莫而高亦  
存文章有學行宜供撰辭詞其後文章以歸其作  
言達高不之故亦以不以其高而亦自是益傾  
江南庫藏為世蕃既所需古法書名畫種：宗憲皆  
為家之富人世家家欲巧職廉所不延而也與臣監  
司相習成風不以為諱其所獻為與尊要之類或發  
塚則其地實觀多起大款而使得之世蕃猶以：然  
已奪以萬壽節加高兼食尚書休仍免廷謝自是  
凡有錫爵皆先謝至一切保祀政讓日月無高跡矣

### 識大錄

前是唐入北邊傳本術經歷沈懷抗疏論高又子好  
惡召以錄紙誣大臣自為名廷榜之適編嶺外之  
保安錄悼：不得志乃招四方遊士以講學名多及  
時政得失或馳馬逐居庸關下戰于雲高父子或為  
草人象而射之事藉：聞高思之使世蕃授指宣大  
總督楊順順懷順故高家時邊事多損敗方藉高又  
子屏蔽即響應而與巡撫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入  
內五品啖楷乃因族人閻浩等通勇事發捕練寬名  
其中而張大之兵部尚書許論不敢執遂斬練并成

其一子唐死者復二人連實順楷以下如初約天下  
聞而痛之外更給事中桑時來撫諭場順康費違餉  
縱虐出入而以重賄納路楷扣車為蔽致危困尚  
書許論參附不能有裸廟護上以問高：高為順  
楷掩覆且謂言官風聞論人不可盡信上不聽遂  
捕順楷下錦衣獄而奪尚書論職時來遂謂高可勝  
也上上疏極論高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紳量傳  
果亦言之前是輔臣徐階為禮部時唐入魁數有所  
建白獨高忌諱以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深康又

### 識大錄

時：為人語時政歎息流涕：關於高至是以  
時來紳皆階所取士也而傳策又其御人乃奪泰三  
人同日而擢臣必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  
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紳疏錄上乃  
下之詔欲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自語曰  
階固賢雖然高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思若足階尼  
且甚而時來等既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主使者  
第曰：高廟神靈敬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嚮階以  
是出時傳策猶主使時來避遠役獄上各發成烟瘴

衡所而慰留高，以是益恨，降并及燭矣。其後頃指  
執遠至部，繼高復為之寬解，順從坐成而指諸外，當  
是時，上生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連率大臣時，  
有所遠執，若此，則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  
禮高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故  
離其勢，而高與世蕃，能得其寢，故有執解則必順，  
上意極嘗之，而微婉曲解，釋以中。上所不忍其故，  
有排陷，必先稱其長，微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  
之，或觸上所耻與諱，上更為之怒，以是卒不能

### 識大錄

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時吏部與文選職方郎  
號為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鵬陽必進，許論即為某  
方，得為尤著，必進者，高內親也。數以賄通，高得出入  
卧內會。大廟史議與工，而必進自刑，即調工部。  
上老之以問高，或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奏。既驟  
遷，至少保，而優於事，高復為之改都察院。上弗悅，  
也於辭疏，言曰：必進已之任，失何更辭？高謂必進毋  
再辭，但復任居兩月，而吏部尚書缺，高復勸廷推，必  
進莫莫，意高恐慢罵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上

提之地，高既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  
以慰臣者，乃以必進為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  
去之，世蕃猶慘於人，謂用必進。上然若我何，素必  
進我亦無居。上回前是。上以高直，令監別較小  
殿材，當室於側多時，花木其陳，以娛之，復發中，金百  
萬，製什器，朝夕割御膳，注酒使中貴人調而賜高。  
老尚健，養始聽腰輿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  
十，特賜肩輿，且令文伯爵侍，高復以京師居，尊之中  
堂，請額。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南昌居，尊之中堂

### 識大錄

曰：晉德樓曰：寶輪高故有居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  
南昌，而四皆宏，故壯麗，分筆全實，以貴之，猶不足而  
縱世蕃之羅取，益甚初。皇太子薨，裕王以序當  
立，禮部數請期而。上意嫌代已，妻報寢，高念上  
獨所信任，迫聚情時，亦為請而與陶仲文比，而何  
上意。上亦自知之時，裕景二王至居外，即禮服無  
異外，輪肉，謂莫知過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  
家居，故以危釣奇，乃具疏謂自改高者有間，二王之  
說而得罪，恐不相安，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毋疑

高：身自疑且借出景王於外以安格王既既上  
高雖恨希願而臣測上旨請下禮部詳上乃露  
慈希願意高始得發行上命御史即家傳希願傳  
有海內世蕃念以多樹敵恐高一旦老死不易走而  
謂上意抵或可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  
年庶幾異日代高執政而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  
王之國世蕃猶全高與禮部尚書吳山言上意未  
必不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  
國而世蕃之謀益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

### 藏大錄

視尚書亦以萬壽節加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  
兼走尚書司卿俸尋高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志  
禮不欲歸而高無次子可以扶柩者高請於上謂  
年已老老不可無世蕃侍詔聽留共食如故高改  
以警敏得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  
慰勞務得其惟心間操故所憶記以示聰明世蕃尤  
險悍深媚每謂天下才唯己與陸炳場博而三然與  
炳晚節相妬炳暴死世蕃痛快頗亦能習國家典政  
院暢時務高既老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其

客皆不稱高為世蕃草輟報是為以是心益伏世  
蕃而心愛之諸曹請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  
東接謂何東接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  
卿陳臺更決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高  
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高在直或累月不出世  
蕃日與其所狎各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  
堰水以為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寒與張碣  
益遊行其中性尤強記於中外官職饒瘠陰易亡不  
聞然其貪賄多寡是豈不能匿後上亦稍聞之

### 藏大錄

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之高至所高所報札漸不如  
上旨而辭詞亦稍倦時上所居萬壽宮大而大  
朝致工方急高以煩費難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  
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南城吳宗政稱太工  
皇時所居也上乃以問高為規畫營萬壽宮甚  
詳且費省而力易上大悅宮既成而所以褒摧高  
至厚高僅加祿百石不能敵笑自是上有顧問不  
及高即及高不遇辭祠事而已高故與高相懼而置  
滴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羅拜之舉觴屬曰高旦夕



元美此曹唯公嗜乳脂謝不收當而是時方士盛道  
行以訖得享 上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此所  
焚之不能益則答中官織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  
士謀啟而後焚之則所各具如音道行故乃偽為  
爭封若中官所齋者及焚而匿其真跡以偽為封應  
且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  
退耳則問誰為賢不肖曰賢者輔臣皆尚書博不肖  
者嵩父子 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本玄久  
且彼職不肖上其明以不震而強之答曰上真強之

藏大錄

則孟用之者故非強也而以厲汝既告報袖以示  
御史即應龍會嵩等請考庶吉士而諸進士中有寶  
金於司禮監中賞錦者錦帛以聞 上即日罷考應  
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婪誤 國諸大罪十餘條  
上以名捕世善舉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捕謂  
嵩必必忠慎壽 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  
驛歲給俸米百石嵩猶為世善求解 上謂念若忠  
勤已加優處又何以克見責故嵩乃不敢復言狀上  
世善及其子嵩皆坐成烟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平

寄生殺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迫則行十餘萬金  
於諸帝姬家猶能脅調監道行陰事下刑部狀侍即  
崇懷驛懸御勢使延伏前偽狀而引徐階道行不曉  
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參議 上猶  
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勸敵款退居西內專折長生以  
示輔臣皆等極言不可 上乃勅階等必贊玄如嵩  
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  
俱斬中外洵：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  
然最嵩之黨復懸御馬家何運張兩唐汝攝王封及

藏大錄

其婿表應龍先後以白簡革職而世蕃之自成所私  
婦益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為盜竄乃召募伎勇材力  
之士合數百人日夜擊刁斗自衛即邑頗疑其跡而  
嵩故所養舍人子出外為非者推官郭謙臣受民間  
訟牒滿五命輒封以與嵩：怒而却之他臺使監司  
小有違言嵩輒呼其舟奴且入京面奏以時伺喝而  
會前有賀 萬壽表得 溫旨及賞費謂 上且當  
見傳聞總疏請移世蕃便地共養 上不許而報曰  
嚴嵩有一子侍正恩待矣陳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

林潤遂露章劾世蕃與羅龍文衣裏相約多招納亡  
命有反心文龍故世蕃家為通賄與同成者也 詔  
即委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  
法司比擬俱依子罵父斬 上不憚令更擬乃擬  
謀叛律而猶未及嵩 上令即棄之市而畏嵩畏子  
欺君大員恩眷并其諸孫見汪文武職俱奪為編氓  
拘後籍其家黃金可三十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  
他寶玉重器服玩所具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  
後故散匿不少臺臣乃益論成萬案却懋卿追其受

識大錄

奇金錢重二十年不盡案由選部即至大理卿懋卿  
至刑部右侍郎皆世蕃腹心來貪而懋卿尤恣橫其  
以部御史出覈釐新經行兩畿齊晉河洛吳楚幾天  
下半皆挾世蕃父子叱吃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  
上食惟謹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為溺器妻妾隨行  
者錦五綵輿以民婦十二與之即趙文華胡宗憲不  
能過也嵩既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殮亦無予者時  
年八十有六

逸史劉氏曰嵩以貪暴之資廁跡禁靡柔佞奸深惡

不外露篋同達迎之巧似于忠勤論說側媚之工忘  
其險刺遂至假竊大權肆行愛憎引植私人布列要  
壑於是 祖宗神器為嵩父子一納賄之區矣一時  
廉恥掃地白晝乞衣如蠅集穢敗天罔人神人共憤  
雖古巨慝極惡殆無以過也

識大錄

魯鐸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弱冠入邑庠授學副使薛綱愛其文錄是知名弘治十五年舉禮部第二擢進士高第改庶吉士入翰林開門獻跡不事交遊少師李東陽雅重之授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為文詞武宗即作持節詔諭安南宣布威德正其儀札諸所親遺意卻之交人稱歎迂迂園子司業進南京祭酒尋改北京鐸屢歷代均其教主於理道不事章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尤勵操修日危坐焚香玩索諸經口

歲大錄

不道人長短及時政得失虛心的已清慎不渝養請告屢起屢歸則屏跡深居日集後進之士講經經義群情款慕之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难求鐸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點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整華庶幾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况魯鐸大謝鐸人品為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於家達官以逮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之頌美陛下時亦同

孝宗夫一時兩都臺諫亦皆交疏論薦先後以十數

皆謂德苑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易簡宅心廉直莊重渾厚之文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以式鄉俗於是推卿佐者五會當途有涯之者竟莫之應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七貧不能葬撫按諸臣為請卹典上嘉其清節特賜諡文恪仍令有司營葬鐸性恬退器量深闊文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嘗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牛馬或給為鐸物必鐸之其感化如此

歲大錄

陳鳳梧

陳鳳梧字大鳴號靜齋江西泰和人奉弘治丙辰進士改庶吉士除刑部主事清寧宮災詔求直言時太監何文鼎以直諫斥即中丁替執法受誣劾吏徐廷論故哲皆除名而鶴齡震天下文鼎上昭深惡哲為權幸所切齒者故人莫敢及之鳳梧陳言五事首請保全外戚違逆者乞次致上痛抑奔競斥絕異端慎重民力疏入上感悟賜文鼎祭奠起哲叙用除理為縣丞轉員外郎與主事王守仁輩講學論

識大錄

陳鳳梧

文恒至夜今時以西翰林目之奉命江南嘗錄重因多所平反初巡按御史誤決要因上遣中官問內閣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否輔臣曰須員外有風力者遂奉鳳梧應詔鳳梧以因當或特夫候命耳今既迂官宜送給錄法上允之陞湖廣提學食事以崇正李迪正道為己任推衍全制為十八條目為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為諸生規巡撫送點進生且欲廣廩巡按送民生十數入李鳳梧皆黜革之武當革太監故司札也正德時故事二司皆坐席鳳梧揭章

府門中局鳳梧報曰故中門則入否則投刺歸矣及

入自據正席而構章前席轉山西副使辭李如林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而巡按往往多使趙鳳梧曰是尊御史不尊朝廷如取守何初湖廣當試期鳳梧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從之遂至山西則巡按已微下二司矣鳳梧自度不可以言語爭乃其疏薦程以聞止報如制巡按乃不試迂湖廣右叅政時流賊劫掠南贛提督發兵勦捕撫臣以鳳梧守柳桂蓋以接壤南贛也鳳梧微手倫提兵營於交界以保夾攻

識大錄

淺覽考於湘江洞庭登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穀詢問民隱暇則召諸生論文習武士執藝時郡守頌曰詞華東玉號令條候也壬申聞母憂慟哭幾絕水獎三日不入口拉家哭又幾絕莫虞卒改陞梓祥禪一遵古禮初邑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鳳梧曰制喪不入城吾導靈輻入非易實意也豈葵之以礼乎服闋補河南按察使辛巳大監谷大用奉迎世宗道汴大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擅推騁貴現公卿姻僕隸副使王挺出謁入言大用素尊貴當長跪起迎

道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大  
用果格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快議接見孔鳳梧曰  
二司方面無跪人札在札當留茶話衆皆默鳳梧  
曰王公見辱勢欺耳今吾三司俱在彼雖時勢亦不  
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札上初  
即位上疏言時務請正本崇至李勤至改簡近習  
慎朝祭奉人才選邊時正風俗鳳梧性既明決而清  
律又精故無冤民有發明逮无罪者令各自便歸故  
番史解人無以投其隙西番刑獄稱允陞山東左布

### 識大錄

政使葉无停移門无候人一切錢穀付之右使曰士  
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群亦不可入也  
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萊蕪礦賊王堂等聚  
衆流劫山東河南北直勢甚猖獗鳳梧相機剿抚平  
之山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為甚鳳梧于  
事務從節省安靜不擾臨清倉夫級管倉內官剝削  
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應是役者往一傾家甚恣  
苦之鳳梧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馬之養以補備  
馬戶至責子鬻產不餘償鳳梧亦因事奏金年馬徵

銀二十兩解太僕實補改南京都察院拆院事八月  
上丁祭先師故事五品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  
禮回鳳梧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以  
為常陸南吏部侍郎遷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兼撫應  
天高淳縣以養官馬五百致使其民日困腴田多為  
宣城五縣富民買去淳氏屢奏貧困賣田狀前撫臣  
議覆撥淳馬一百匹派宣城諸縣平均平法有司屬  
之失當於是愚民擾亂聞城拒守報至人心惶惑然  
是時行輪關防書吏俱未至鳳梧遂推諭撫令各解

### 識大錄

散養馬事別議處分民即聽命乃會南太僕及部使  
者共議馬匹仍淳氏領養以淳之駟傳銀改派五縣  
養下如數而淳及五縣民心俱服初上元江寧二縣  
差役繁重人民凋耗其稍富者往往投充內府神帛  
堂以圖影射正德十六年詔單之淳守備復奏補資  
下之民將逃竄鳳梧共疏奏先南京各衙非公差駁  
撤取夫隸與馬珠墨紙筆柴炭小民怨苦鳳梧檄下  
應天府力禁之由是小民雖得息肩而頭戴者頗不  
說鮮松芳嚴稅課甲天下適欠者多大家鳳梧下令

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解人畏自解爭完報於  
是大家率怨主官民多侵欺轉販重坐至破家不單  
辱格撤府候四三差官皆解而侵欺之弊絕疏祠兵  
部尚書陳洽於常州府毀淫祠土穀之神今春秋仲  
月里正率戶民致祭會飲讀法戒為社倉儲常平或  
為社李訓蒙士辱格自知見嫉權勢累疏乞休上  
皆勉晉之亡何竟以諸頭責大家多口論嚴辱格怡  
然就道士民涕泣擁留填塞道路既抵家閉門掃軌  
不輕接謁進脩著述無間時日辛丑四月以疾卒年

### 識大錄

六十有七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辭錄毛詩集解用  
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辛以聖賢為師範不屑  
詞藝家率雖欽頌曰公手不停披集解六經多至百  
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為苟同近世異言滿耳  
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公一席寓一榻於  
斯以日聞公之緒論以弗迷其所向又非幸歟  
逸史劉振曰為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害者士  
之節當正德時權宦肆虐流毒縉紳有閭閻垣閭不  
降志屈身奉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正祀不亦壯哉

今時豪傑臨或生禍福大節輕若鴻毛漠然無所動  
頑于監察陳垣則默然退避真敢死之較是非品得  
失湖湘之黜民生晉陽之阻小試侃侃然無所顧忌  
非古之豪傑乎至於南嶽之改政為民而責官大  
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口遺佚沒齒臣忠士節斯  
无負矣

### 識大錄

倫文叙

倫文叙字伯瞻南海人長身主面頤大二三許立  
歲時友群見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此兒大魁相也張  
治己酉以儒士就試選按御史周尚得其卷於遺冊  
中嘆異之入試果捷肆業太學己亥會試廷對皆第  
一授翰林院修撰李衍才冠為世所推重正德庚午  
廷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士進講學臣五  
人而天下治多規諷語盛百秋後 命主考南畿地  
廷汚病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七文叙天性純厚德冠

歲大錄

倫文叙

粹然望之可知其為名士篤於孝友非言必及而室  
無私財雖有弘量未嘗文物競也他處義賻族黨恤  
孤寡所為文未韓揚德長兄轉類其為人居嘗以古  
史自娛手不釋卷也善教子長以諫字孝周勝謙解  
一辛己進士入翰林累官南京通政參議家以詩字  
唐氏會試第一殿讀第二層官南京解子監恭酒類  
悟遇人諱之極筆而就滋監侍女以竟養病卒於家  
次以說登進士第任南京都郎中父子三元海內  
水冠盛事未餘或之先也

李廷相

李廷相字夢弼號蒲汀濮州人父璿本進士為刑部  
主事歷官通政司叅議以忤逆瑾謫饒州通判有平  
盜功瑾誅沒官累遷副都御史經畧遼東建鎮遠長  
峪二城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勦平廢盜改戶部侍郎  
即進尚書請老卒贈太子太保廷相主而額朝早工  
文賦制義婉秀為一時絕唱登弘治己丑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編修歷履端直不競進取正德初逆瑾擅  
權惡其不附己改兵部主事歷戒方郎中時邊務方

歲大錄

李廷相

設警報踵至題後章疏月無虛日廷相是容酬應悉  
中機宜理嘗先示風旨欲用一式弁廷相以輿論非  
協持之甚力瑾怒將中以免法畧不之顧值其小過  
亦無可乘旁覩者為之寒心而令瑾誅仍復原職廷  
春坊中允歷翰林院李士經筵講官 武宗遊獵無  
度財用耗費廷相講百姓足君孰不足章劾切諫  
斷 上為感動亟稱曰真李士欽傳勅取入內閣辦  
都督朱寧來安等皆來賀廷相以講書乃內翰取雖  
頌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曰教言

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允不得已乃因左右結瑞  
陳情始寢之嘉靖初拜南京吏部侍郎晉戶部尚書  
母以疾乞休詔加太子賓客致仕甲辰七月以疾卒  
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先是同郡清平人張天瑞字文  
祥天資絕人為詩文數千言當信筆成篇不復檢算  
人有難之者準詩限以百韻天瑞亦揮毫立就限者  
至供頓不及成化間及第左春坊左庶子又廷相兩  
人俱早登第甲居詞林有聲里人謂天瑞上人使氣  
不及廷相恬穆溫粹云

識大錄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南川浙江鄞人生而靈慧善解父  
母憐愛之以其冠婚不致數加苦而邦奇性不恬遊  
顧孟勤課誦群兒有跳躍誰呼為戲者輒避匿之稍  
長就塾師李死何即棄去誓不復就其父怪之已乃  
悟曰兒頗志性命之學謂塾師弗辨者乎則自以其  
意引迪之每歲時節假獨屏一室采擷史傳擬詩  
騷惟恐日之移晷里生呼與偕遊則曰業為之矣吾  
見大帝治之汙隆人才之進退遊說之縱橫兵戰之

識大錄

張邦奇

勝敗儒論之鳴濶仙釋之幻化丈夫山林藪澤標其  
奇風而露雷呈其異草木魚鳥竭其狀象緯祥怪彰  
其說目無彈睇而神充留應孰與攜手蹈足六博格  
五以為娛乎比年十五六益沉醉六經鉤稽百氏著  
國語釋及易解又二歲卒於鄉弘治乙丑登進士第  
迨為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國史檢討非其人  
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歸之時以為大  
雅君子正德初中貴劉瑾教革竊持政柄陰寵赫赫  
而朝士有以鄉里肺附獵取樞要子弟姻婭列入翰



識大錄

林者諸李士不屑也數謂讓之邦奇私於所知曰確  
焰不可燦也易危壯頌孔戒已甚而今奈何蹈之禍  
其不免乎然居常憤之著張審衆提狀以見志蓋以  
理喻西域而以審喻附理者也時璉日把美成福教  
丈以法縉紳有荷校而斃者服稍之誡焉而諸李士  
則終不交也璉以其不交也而銜之乃營諸李士屏  
介殆不邦奇乃乞告歸省日操觚讀諷誦靡輟時漢  
從業暨於田間治桑麻稼穡事有終焉之志而當道  
檄有司功駕且亟乃至京師言曰某章句鄙儒遭逢  
帝淵得簪筆出入承明尾諸奇俊幸甚教奇福薄不  
意親兄大喪父母零丁慘哉无權薪燕井臼靡缺寄  
托誠淨便地以養慕之至願也乃出為湖廣提學副  
使至則下令諸生曰某所貴非徒文矣李不師孔顏  
行不帝曾閔即如推獎某且斥之乃致屬籍乾地  
正道文諸生譏議輒披肝膽振指言要人人寤惕未  
幾會寧藩作亂四方洶之邦奇心念父母固不致面  
曰奈何不念昔丘乎乃漢上疏乞致仕歸世宗登  
極起為四川提學无何又以病免已又起督福建李

識大錄

拔歷迁左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以父憂去  
服除起為吏部左侍郎推轂善類靡有遺力時尚書  
汪鋐與侍郎霍韜持議每不合數面詆牾爭鬪而邦  
奇則數之婉曲譬解之霍韜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  
潤而栗然如角川非耶邦奇私念曰殆我推勢禍之  
牙也竊竊之構也日牙而構而又不已也將无及  
乎乃求外使遂迁翰林院李士已又加太子賓客掌  
詹事府事九載滿晉禮部尚書以母老故不樂居京  
師教上疏乞骸骨天子憐之改南京吏部尚書母  
改兵部使內侍致其養而外侍輸其志蓋優禮之也  
嘉靖甲辰十一月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奇  
好李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淡於宦情故屢進屢  
輟然其後邦奇官八座年六十一卒而其母尚存至  
嘉靖甲寅始卒蓋百歲云

顧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芳溪浙江長興人母夢神麟降於其室而生自幼莊凝者李父心異之乃躬為傳習課甚嚴以故其成獨蚤而懷偉特異甫弱冠就計世登弘治乙丑進士除杭州推官時姚源洞寇方張虜塞平令汪和入情洵計先四出應祥據老卒御虜馬叩賊營壘賊大驚出迎應祥為緩頰教語令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聲名大起甫三年徵為臺諫以年少不應格補錦衣衛經歷是時錢寧為衛尉貴幸用事

識大錄

顧應祥

雅軒朝署間而應祥益以禮法自飾鉤深之非得也御史施儒為中璫構禁詔獄禍且不測儒弟及所厚款屬應祥路寧求解應祥起曰施公以守正嬰禍若以賄生之豈施公意哉竟叱去然陰為排解者備至儒竟得出身嘗稱其具疏草自免應祥故為峻語風之寧心動感白顧公為我矣屬吏部晉為大理卿應祥力辭乃得廣東僉事分守嶺東汀漳山寇起盡營三省都御史王守仁討之應祥以奇兵挫其鋒擒酋首雷振溫火燒廿十四百餘級亡何金瑋韓亞頌等

寇海上應祥督接船橫海復其巢而湖廣柳桂寇又

繼起應祥移兵艾羅之前復獲寇級千餘半歲間三捷嶺東晏然寧庶人反權應祥江西副使分巡南昌道應祥馳傳往則罪人已得然亂後諸務廢弛應祥不平瘡痍夫起松牒蜩集應祥夙夜經畫內則蠲理簿額外則均平徭役招集流亡民始稍甦然應祥一意相循不為傳會希合兩臺叢之操他事以論應祥吏部廉知其狀竟格不下然坐是不調者六載丙戌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明年事竣遂遷山東按察使疏

識大錄

慎謫戍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上悅其言著之令甲尋起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疏請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甸等府城垣添設永昌等府縣師儒領王氏卿約申明射礼寬軍職繫特例宦貧不能自還及旅觀與子孫流寓者並傳送之華夷无不感悅上何以母喪不候代奔還觸新禁當嚴既服除與尚書蔣璠劉麟及諸名公結社菰城硯山蓋十有五年已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教為一言應祥先朝舊臣若以一青囊之似非朝廷教

孝錄曰之誼報可必以原秩起之仍托雲南諸父老  
嘗以壯時及事應祥者故思應祥而時又苦旱此應  
祥至與與而俱父老愈益喜時元江悖不就遠衆方  
議用兵應祥不可曰郡縣素衆減親直欲歎耳緩之  
則就縛矣全應祥迂南京兵部侍郎去而代者急功  
卒至敗沒失一布政故中外咸服其先見康成陞刑  
部尚書應祥覽刑書輒推素嘆曰律未及而定之以  
例此以平法防邀云爾如以意為獄而當時為是三  
尺安在哉乃屬即精經術法律者吳維嶽陸穗更定

### 識大錄

上詩永若為例時嚴嵩當國衡應祥不附己族其究  
論之詞南刑部癸丑以三載滿得請致仕己丑九月  
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應祥隆準廣穎厚重宏深  
雅好讀書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  
於心而後已平生所最喜者九章句脫法自謂穿極  
造化得前代秘傳其著作雖不刻意求工然亦皆都  
矩矱所撰有人代紀借陰錄明文集要唐詩類抄尚  
書彙言歸田詩遠條查摘錄授時曆法測圓海鏡張  
矢美術僧憲讀易愚得

### 陸深

陸深字子淵號儀山松江上海人生而穎慧過異五  
六歲能辨字義誦古詩稍長洞究經史文思警銳弘  
治辛酉領鄉薦第一乙丑會試第九廷試二甲第八  
入翰林為庶吉士正德丁卯授國史編修諭年丁母  
憂廷理衡其不附政為南京主事庚午陞誅漢成  
寅陸國子監司業署監事奏懇不法典簿勢家子犯  
監規痛扑不貸辛巳三月丁父憂哀毀踰節終未服  
闋不忍遽離新塋奏九家會時勦展祀戊子二月詔

### 識大錄

起為國子監酒廳玩鯨飭絕檢循資撥應息疎曉與  
八月克經廷講官數陳劄直上為嘉曉慎講晨先  
送講章於內閣更氣數語漫講畢奏講章詞義不淡  
非臣原撰敢請無再易上是之深以面奏非舊其  
疏認罪上宥之復抗疏言經筵啟沃聖心雖百司  
庶府事皆得依經比義類陳庶無壅蔽奉旨讀延平  
府司知惟感恩自答貢舟以行至任躬勤民務陞山  
西提學副使教條法約盡條積弊點王府逆民侵八  
子入學者學校增色士辰補浙江副使督學彙奇僻

之文抑浮躁之習陞江西右叅政署印平反冤獄活數十人尋陞陝西右布政道轉四川左使節減供費飭屬惠下政遂大舉於松茂諸番控制綏懷相檄而行計調兵食以書策勵兵何御等進攻溪溝寺處遂平夷惠捷奏有白金文綺之賜丙申陞光祿寺卿漢學行巨賻陞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己亥正月駕幸承天 命以原官兼學士掌行在院印詔簡官僚改詹事府詹事兼學士庚子正月上言薛文清侍郎漫性存誠本朝理學實自瑄始乞祀孔庭從之幸

### 識大錄

丑四月九廟災漢憂甚上疏力求罷致仕歸怡素日過下涉世慮應酬詩文外日讀諸子不輟甲辰七月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朝廷念漢講筵舊勞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所著有儼山文集一百卷傳記錄書輯史通金要同異錄金臺紀聞中和堂隨筆河汾燕聞錄續停驂錄五章漫抄玉堂漫筆聖駕南巡日錄大駕北還錄准封日記南遷日記知命錄願豐堂漫書科場條貫春風堂隨筆溪山餘話停驂錄春兩堂襟抄平胡錄蜀都襟抄古奇苑錄共四十卷及詩藏

校定大學經傳翰林記凡二十餘種

### 識大錄

蕭鳴鳳

蕭鳴鳳字子雖別號靜菴臨興山陰人幼有異質甫  
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  
餘姚王守仁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弘治甲子薈城  
楊庶典浙江鄉試得鳴鳳文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  
經濟擢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登正德甲戌進  
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為諱鳴鳳劾奏兵部尚  
書王瓊多挾私妄作都督汪彬貪竊校托蔓將難圖  
中救副使胡世寧張忠為國力剪權藩封章懷慨大

識大錄

蕭鳴鳳

下想聞其風米監奉上帝巡山海諸閭值遠倍久我  
將從急縱鳴鳳過歷逸散修廢振墜樹機設備廣樹  
林木多為覆墜俾庸駟不得驅騁會 上傳旨將出  
逐捕虎總鎮以下通相括勉為鳳上疏言 陛下不  
當賤民命而責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持  
勉兵民疾苦之狀不報總兵戴顧鎮守王忻圖中傷  
之而窺伺乘隙乃止常疾馳費危膝放視倉狹直墜  
居半且侵剋累鉅萬守將不論如法巨璫滿詳在司  
札有權令三倖抗簡為請鳴鳳併逮倖治之遠境休

然先是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蓋為紀驗鳴

鳳悲泰奪之江彬錢寧志然辯論鳴鳳曰某地某地  
相距我百里爾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依二三其  
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盡爾山川形勢量地夷險  
叙著機宜方略緩急有差按圖可議戰守都御史趙  
澤上其功且荐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為覆奏鳴鳳  
亦初无意於論功也踰年簡命督南畿學政鳴鳳素  
以人才廢壞為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待  
而後文藝士有可進可懸 請掖語及理道反獲推

識大錄

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揚焉亦在所必熱重  
以推責諸之弗聽也其諸官師賢否主民利病往若  
忠賢山林遠近悉心咨訪抑揚興革銳欲挽回陋習  
齊之隆古而與人為善之誠惻然可掬故南士有陳  
泰山蕭北士之語陳謂前提學陳選也尋陞河南按  
察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遂以持正不阿  
為執政所憾乃噉言市者劾鳴鳳及廣東提學副使  
魏校二人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其意乃量移  
鳴鳳於湖廣按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臺上疏謂上

人皆長才碩學當大用不宜左調值執政罷去乃更  
鳴鳳廣東按河南仍各為提學副使廣學政久他校  
以過嚴獲譴鳴鳳繼之不少敗復為怨者所構鳴鳳  
弗辨唯疏求解職竟論改調尋丁母憂年且五十而  
暮暮不已因以寢疾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以疾  
卒年五十五鳴鳳環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无媵侍  
靜處一室嘗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  
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  
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為公卿而鳴鳳亮然

### 識大錄

不肖也所著有靜菴錄教錄杜詩註

逆史劉振曰夫士失養於學校而預措之於既仕治  
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克人矣若蕭子雖觀子  
才之為提學其人豈易得哉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為  
而唯翰林學士不可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為而唯提  
學不可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以出  
也

### 張潮

張潮字惟信號亭溪更號玉溪四川內江人父大品  
似儻有直氣自為兩字庫大使遂不肯仕一居人下  
陞行唐縣主簿專理易州賑災炭不受乾沒釐革宿  
弊殆盡時潮年十二攜送任令游學於內翰劉五清  
之門恒讀書踰夜父母恐過勞戒之甚嚴潮藏燈帷  
中默誦不輟大範撫其背曰兒他日必充吾宗吾何  
惡此小官為邪九載考績遂力乞休致銓部異之陞  
湖廣布政司照磨不赴潮歸肄業山中每翔望歸省

### 識大錄

張潮

途次必腹屬文一篇越正德庚午舉於鄉辛未連舉  
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庚酉授編修甲戌克會試同  
考試官教書內館嘉靖壬午預修武廟實錄乙酉陞  
侍讀克紅廷講官實錄成陞司經局洗馬丁亥陞侍  
讀學士兼日講并撰誥勅日錄國史時上方銳意  
文學日進儒臣講論經史日潮舉動閒整敷說明聖  
每心識之庚寅詔議郊祀禮群議系合相半潮據經  
引史旁及子集斷以祖宗之舊反覆辯論衆三才言  
大約謂禮之可疑者八難行者二惟聖祖時合祀已

久雖其列壇從祀非古而當時著令命官分獻各以義起殊與漢晉唐宋神座十數百位者不同今若猶舊為便特上志先定分祀覽其言懇切婉盡亦不以為非未幾南郊創造圓丘都御史汪鏞請舉還禁垣外塚墓上不忍盡遷限一里之內而止潮塗上疏曰此正陛下不忍人之心發於至誠周文王行野見枯骨命瘞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吾其主矣卒歛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况人乎今陛下事本教大猶念及此即文王澤及枯骨之

### 識大錄

仁也惟壇去外垣尚遠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若於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思尤溥疏下內閣執政者詰謂棄穢園丘匪宜潮應之曰在園丘似棄然天無不覆即遠還何所逃詰者語塞竟得旨罷事卯陞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尋陞詹事有少詹事兼學士掌府事恒念其母年高邁疾三疏乞歸侍養上重其去不允壬辰陞吏部右侍郎潮益數疏不懼曰忘親以恋官非子也漫抗疏相迫始獲免命給驛以歸入門拜慶床下悲喜交至母曰吾恒慮不得見兒

今以無恨矣三越月卒丙申服闋起復吏部右侍郎丁酉轉左仍兼學士與陸筵日講己亥加太子賓客充官僚卒以再掌翰林院事教庶吉士壬寅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兼官如舊日課諸士業辰集甲散踰二年如一日服報其教止聖學高明振綱取下日益精勵慎賜予重委用惟潮愛知素淡賚賜優渥嘗應制和上奉聖母遊覽有詩賀嘉禾瑞麥慶雲靈鶴有賦賀瑞雪并露瑞兔有頌賀豫雨時雪有疏每被稱賞其時而瑞雪中而瑞玉不可為

### 識大錄

衣食之旬則溫旨特摘出以獎忠愛自元若而下春遇之隆罕與儔者甲辰春二月上特命主試天下士越望日既進策目呈御覽比晚忽飛湧暴卒於聚奎堂年六十占星者謂去冬文昌星次有白氣貫井分井分在蜀白主喪潮蜀人主文章故應之蓋有數為之先也潮死度擬重與物無忤而有介然不可殺之操自少即能詩文讀書過目輒成誦尤工楷書以翰林後詩格益高文必根極理道不專尚華藻者至漢稿若干卷藏於家

孫承恩

孫承恩字貞甫號毅齋松江華亭人父繼舉進士仕終廷平知府承恩舉正德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當是時權貴人教亂攻承恩歸卧於家者七年世宗即位始拂拭衣冠告所知曰吾可以出矣及登朝奉命使安南久之以纂修明倫大典遷左中允充經筵講官連主南北歲鄉試還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皇太子生召為詹事兼侍讀學士禮部右侍郎缺詔特用承恩仍兼前職充經筵日講養禮

識大錄

孫承恩

出尚書上轉左侍郎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同修玉牒充會典副總裁主考會試選禮部尚書領詹事改掌部事仍兼理府事會者忌者力引疾以歸然上每念承恩見謂可信任逾年召掌府事加太子少保疏請皇太子講讀不報遂以疾再疏乞致仕詔賜馳驛歸家居十載卒年八十有一贈太子太保謚文簡承恩事親孝姑父職以祈雨得疾每值禱雨輒感頓不致聞母既以上元日生承恩歲張燈為壽母歿不復燃一燭教睦倫序周恤孤貧與人有恩然直

識大錄

項寡言雖所知厚自一揖外不能致款曲即有所得於人亦不能慙為謝或說以名位可智力取輒辭曰有命又或強之面發赤不復答聞有毀己者笑曰吾固無愧於心間受人欺輒又笑曰誠不意乃爾於書無所不窺及對賓友一不以資談論故在大大之賢者罕克知之而不肖者曰謂承恩易與思有以報沮陵躡之獨賴上識其醇謹遷轉名用多出卿筆乃主責顯上在位久明於人情凡大臣請告者率見親屬承恩以誠見諒得以恩禮去位自少淫於老手不識握美亦未嘗一問米鹽細小物價之盈縮故年踰八十乃其心渾然赤子之初其制作者在武宗時有修德應天賦世宗登極有正始歲鑒古額語上南狩還有人孝頌皆志存勸戒雖或取忌取謗為之不疑垂卒有遺表曰愾負國恩虛生人世捐項已矣銜結茫然惟聖躬康壽天曆彌長則臣以之日備生之年請者以為愛君至或不替有活天臣之心所著有使文紀行稿使到稿集古像贊易卦通議女訓漢溪草堂全集行於世



林希元

林希元字茂貞福建人自幼嗜學讀書遲而甚刻苦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字尤極其精登正德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執法不阿中貴決起數十餘事皆人所不敢為而希元獨任之弗抗聲相籍甚番部以鐵漢目之世廟登極應詔條上新政八要君道急務六朝廷太政二皆深切時弊中清言路華鎮守二事最為人所難言官以是忌之旋遷寺正巡城御史諫曹有所私斷不

識大錄

林希元

閱法司已而問者家訟冤法司法司過希元謂故事凡京所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非成法有敢魯謁御史為解不廷囑堂官為解亦不送遂証以抗拒罪誦泗州判官蔡源崔純作說錄以贈以聖賢事業相勸勉前修操舒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足可救時希元至泗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居三年以讀書解經為事值世宗銳意中興旁招賢俊吏部侍郎方獻夫詹事霍韜列故副

使魏校及希元等十人以聞起廢為北大理寺副未

至官尋擢為廣東僉事陞南大理寺丞蓋上有意於大用也希元自為寺屬已有聲至是益練習法時當加不少假借事涉權貴無所迴避然或欲事有難決必與屬官反覆辯論至停允而後已時國子祭酒王道司業歐陽德並以理學名希元性凌其間時有所折衷弗盡從也大同軍叛希元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為當道所阻秩滿晉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經清屯田不便已窘辱之朝議差官休勒希元

識大錄

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力以定國家之是非而不保乎疏與賊犯忌諱以決天下之計而不計乎利害害者臣希元是也疏入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希元議復四箇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上覽奏甚悅勅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命本兵毛伯溫成寧侯仇鸞徂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為其民所殺登庸計窮幽林終始悉入希元策意必欲如國初漢為郡縣也會大學士夏言素不悅希元目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為詞詔以安

南國為都統司登庸充其使其寔安南未嘗為司登  
庸使號亦未受也旋擢希元海北道兵備僉事竟得  
罪罷歸希元家居著太極圖解春秋實疑讀史疑斷  
訓蒙四言考古異文批點四書程文宋紀又論表策  
並行于世學者稱焉次崖先生年八十五以疾終

識大錄

黃綰

黃綰字宗賢號久菴黃巖人也祖孔昭工部侍郎父  
備文選郎中館幼承祖蔭弱冠工詩尤善屬文一日  
成橫渠論廢製語逆棄舉子業師鄉人謝鐸技然以  
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為監察御  
史陳銓所知指之應舉力辭不赴隱戴雲山中歷寒  
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充裕以母命強出仕授  
軍都事居三年告歸與王守仁湛若水訂終身盟講  
明絕學共扶世教儲璫香字張元被咸以台州先哲

識大錄

黃綰

方正學稱之家居幾十年而會世宗踐祚詔徵遺  
逸御史朱祐特疏薦綰起為南都察院經歷適大禮  
議起綰具疏與焉上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  
太廟舉朝莫敢沮綰抗疏諫而寢繼上論聖學求良  
輔疏致忤時相尋陞南工部員外郎又累疏乞休歸  
田未幾尚書席書侍郎胡世寧各疏荐之起拜光祿  
寺少卿纂修明倫大典尋遷大理少卿首上論刑獄  
六事釋無辜四辨冤枉獄不可勝數時稱明允上  
以翰林缺官命選中外臣僚才德學識堪備儲輔者

入翰林改館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書成  
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其在史館事核理直無少阿  
比同事者咸稱良史之才其在經筵日以養德格心  
求賢才謹好尚為勸上書以君子之言褒之還南  
京禮部侍郎時各部院缺官館署五蒙日歷藉曹一  
無廢事各屬咸嘆以為難及帶管操江嚴防禦之法  
謹盤詰之司一時江盜悉皆屏跡凡所應行奏為定  
例公私賴之三載考績轉禮部左侍郎適大同軍叛  
朝廷議封之館極言用兵非策奉勅往撫二百餘人

### 識大錄

一方之難遂靖民主安梓祠祀之明年知乙未貢舉  
事甫畢丁母憂歸服闋有安南之亂詔起為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啟行間以發權相駐  
私反為所構落職閑住遷居翠屏山中杜門謝客日  
事註述布衣草履超然於塵埃之外雖極寒暑未  
嘗釋卷遠近有志士咸趨事之典語終夕不倦所著  
有四書五經原古所道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  
筆記家訓寺書卒年七十有五

### 廖道南

舉道南字鳴吾蒲圻人登正德辛巳進士嘉靖改元  
賜進士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四年纂  
修明倫大典成陞中允六年陳洪範以懋聖學因命  
進講洪範及大學衍義充日講官七年星變日食應  
詔陳言進震雪賦九年奏選諭以陳舊制申明祀典  
又陳未議以裨典禮得毀夷鬼淫像嚴祀廟享祀享  
太廟移祀大興隆寺又奏稽古樂以裨盛典進大祀  
圖立賦十年彗星見陳議修省及議崇典禮等事有

### 識大錄

廖道南

詩賦進甲明宗廟大典有頌進又申明棉榮又稽  
古禮以崇帝祐賜牛露進寶露頌祀方澤進方澤頌  
又進帝苑農畝賦十一年進聖駕臨雍頌進景  
德崇聖頌十二年坐不代講謫徽州府通判十三年  
復職賜大報欽進和奉御札和聖製鍾粹宮步虛詞  
進九五齊恭默堂頌十四年丁憂該禮部為進呈訓  
錄事吏部查奉欽依廖道南制病陞一級用十五年  
紀紀典有頌十八年世宗駕幸承天恭紀盛烈有  
頌又奏恭紀瑞應以彰天貺有諸頌進言官拾遺着

開仕十九年奏昭聖謨以崇國本二十年奏恭述聖  
謨以懋昭聖政進獻頌歌歲其前後奏章俱蒙欽依  
褒譽所進和詩詞歌頌賦悉蒙晉覽付史館二十  
六年卒於家

藏大錄

江汝璧

江汝璧字懋別號真齋登正德辛巳進士明年世  
宗繼大統舉廷試二甲第二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  
會勅校累朝訓錄汝璧欲取列聖嘉言善政并名臣  
奏章可以訓後而行之今者彙聚勅成一書選呈無  
何聞父喪歸起復授編修時大學士桂萼當國汝璧  
以成故力求外補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正己端表嚴  
飭規條與宗伯湛若水闡明正學士習正夜暇日又  
取二十一史刪校謬疏請頒刻一時經史之學為

藏大錄

江汝璧

之大明遷翰林院侍讀尋陞春坊左諭德充經筵講  
官進講言論激切天顏頗屬汝璧益講不輟侍講  
諸臣咸為之惧上入宮訊其名于御屏次日遠中  
使齋白金文綺以褒之汝璧感泣曰皇上仁明同  
符堯舜為入臣者當益思報馬丁而主試南畿頃  
緣安南莫登庸篡其主黎利而自立不修職貢上  
將征之勅邊海諸省各造戰艦水陸並攻汝璧被命  
而南途次日擊焚暑調發有感於中自謂中國之挫  
四夷益由天之二氣中國為陽四夷為陰既並生於

天地其可盡去乎惟令各正其疆不致陰于乎陽則中國之氣勝矣至其自相暴殺猶虎豹豺狼天既受之以吞噬之性必不禁其血食而責之以騶虞之仁也若彼今日之亂宜因其夷性治以不治而聽其自安可也且黎李聲之初叛賊殺命官傷害鎮將不受我國之封而僭竊自號其罪于朝廷為不小矣登庸篡之以據其國固天道也又何必勞師征之為然賊復讐執惟曰祖宗時已隸職方今登庸篡據不休我貢又為叛虛使一方之民陷于塗炭是則下可

### 識大錄

不征耳然當先之以文告令其悔罪自服必不得已而至于用兵亦不至親勞王師惟勅兩廣土官之兵各自為戰其能取之者即棄以與之如此則彼以一方之眾而我四面圍之不旬月而可下也迨其平定仍分建土官以鎮壓之固之監于四夷夏之成建五長用是道也尚何亂之敢生方膺上命嚴程迅發未及論列迨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發策言甚剴切又論勲臣配享正歲恰宜與至郊祀嘗皆不宜從事策進上覽而震怒建赴詔徵先是太史奏禁星化文

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以為應云珣國郭勛劾汝驛配享之論欲置重典賴上英明遣官停造海疆嚴安南之征乃得輕罰論閩市舶副提舉巡按御史李鳳翔包節文章論薦已亥補遷南駕部即癸卯春北司業員缺銓部以汝驛名上而以北駕部郎程文德副之上謂輔臣曰汝驛朕素知其有學其人與文德孰優輔臣對曰文德後中兩科上曰汝驛以何事謫官輔臣對曰以妄言違事上曰今之違事被他誣者於是召為國子司業是秋奉安州各產嘉

### 識大錄

永瑞參數本汝驛撰豐年瑞應頌上陳溫旨褒答仍建九廟更定昭穆位次疏入緣忤嚴嵩意嵩出他議以沮之事實不行疏中五事其一曰酌時宜改春之植祭為拾祭其一曰定昭穆更定位吹管送之甲辰春耀春坊左庶子命主會試進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纂修王際應宗室繁盛添立不給取祖訓中即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授官職如常選法數語盡議擬違不果嚴嵩子世蕃疾首相繼鑒二子俱中式且知汝驛旦夕將大用乃族言官論

會試事証以賊賂 上命具詔獄窮治無左驗辛中以阿附大臣落職所著詩文及碧洋稿稿藏於家

識大錄

柯維騏

柯維騏字奇純號希齋蒲陽人天資粹美博學多才弱冠舉進士除南戶部主事非其好也尋謝疾歸隱烏石山益研精經史百氏別清亂訂是非窮極指歸及門之士執經問難者雲集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為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憚家之說以揜泐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義二卷以瘳心術端趨向為實志以存教畏密探履為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為實用至於學

識大錄

柯維騏

之次第懸之致意於誠一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也又錄所答問釐為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契丹女直與宋並帝元儒修史冠屨莫別維騏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為一書以宋為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於帝紀以存宋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弁道學于循吏以重道釐復補漏摭異訂譌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又作史紀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訛評與實

漢書之增損平義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蕭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姓兵火恨其遂湮也乃撰次為二十卷以接山齊鄭岳之筆曰續蕭陽文獻志是書也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志信廉潔以裡義為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之功業文章不足為病根本一喪即富貴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哉於是褒表不及者頗曉然譁之而雖雖不

### 識大錄

恤也所著詩文集十六卷型乾百家形大雅而不欲此自名命曰藝餘卒年七十八

### 張基

張基字德載號敬塘吳縣人嘉靖庚子舉應天薦例得坊金百金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與善欲為之地基咄曰主身一敗尚欲何為哉竟弗應厲疾久困醫藥間恍然若有德者遂寃心為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基念婦沒大母且羣遂迨巡其行亡何大母以已而其父亦歿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不忍離屏去冠服為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毋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荐之湯

### 識大錄

張基

粥澹澹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晚而稔之身心融如矣顧其持敬益甚自檢日益微密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苟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脇席也歲大疫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飢者而屬軍興族皆役基嘆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為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削矣基攻內學休氣益充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為日期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僕母安者十餘昧與跌坐頻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

指眼矣凡上手書教行則皆身法奉養事也年五十  
有九基天性純粹其學以主敬為宗嘗銘座右曰勿  
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異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  
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雖洪先以為四勿翼云

# 識大錄

王樵

王樵字明遠別號方麓鎮江金壇人舉嘉靖丁未進  
士授行人當選臺諫少宰孫陞言於冢宰謂樵才望  
宜在選中冢宰曰吾不識也陞使人微服樵謝不  
往遷刑部主事訟獄稀簡公暇日取故所業四子諸  
經傳迴環細繹聞及大學衍義補經濟錄諸司取掌  
名臣奏議諸書悉如疹討於國家典章尤所明習當  
是時世宗臨御史憲臣下玩愒間以不測之威臨  
之而聞臣嚴嵩因借以行其驕蹇下却議罪稍不稱

# 識大錄

王樵

上意禍立至尚書鄭曉既難忤旨而又難廢法則表  
而請之知樵精法比不能為委蛇也不以治尚書章  
奏時所陳說亦有從有不從然未嘗不心馳焉給事  
中吳時來紀總督楊順誤國上震怒下之吏法當  
坐斬順當私人故為之殺沈鍊以自結者嵩欲賞之  
又虞上窮詰邊事禍及已乃別遣給事往勘再下  
却議樵謂曉當以去就爭之曉曰如子言上怒將  
巨測吾臣去就不足言而士大夫之禍自此啟矣  
與其激而成上過寧我不能執法守議有愧於張



識大錄

釋之而已遂成議論已而漢有王直之獄王直者故  
歛人以巨寇勾島夷內訌江南北所遇殺傷無算  
皆因宋憲誘之降業上其罪狀而陰言於高冀逆表  
滅高指授曉、意未決樵曰此叛民也與他納降者  
異且宗憲失信與朝廷失刑孰重曉曰是也不提謀  
叛律象示海上高傾知議山樵寢以不樂出為山東  
按察僉事樵嘆曰可以歸矣既而聞山東大饑乃蹶  
然起曰此吾治民時也不可失馳而之任時業已得  
請發粟樵謂賑貸非難使民被實惠為難諭屬吏躬  
詣郭內外窮之籍姓名以報樵覆覈予之期以次給  
之里胥姦不行而民受其惠樵於東事日為審書考  
轉漕無賴於河而壯勇可藉為兵如余闕所言與李  
抱其西為急論著之以待施用而會景王之周道出  
樵部內舟大小千艘後夫二萬猶不足謀派內邑鄉  
夫佐之樵知卿夫易虐而願募者之無以害也請於  
巡撫不以大而以直往王舟自平原至沙河二十里  
一用願募費省而人便初聞校帳橫途中窘即色吏  
或束縛之以拘而東省獨無所援于是遂以積包林

識大錄

臺省弗許乃以上聞于告歸聞君益以向所討論  
為書尚書四書以次為論說家食久之令聞愈彰萬  
曆初張居正當軸冀得賢而任之甚切適有薦樵者  
起備兵洙西居正且移書勸駕語甚卿重樵不無知  
已之感乃決意行洙西剝悍脫訟獄益出沒舍山  
賊潛榜掠險聚眾官兵不得前樵至出榜諭以利害  
甚辨廉其宿猾罪遣之訟為表止後方略崇德募令  
捕治榜等皆得修保甲法參而位之令人臣為守繕  
要樹習技擊冠至輒覺、縣禽閭里中竟樵代無尤  
次之警嘉興舊設兵船十四民壯二百人巡徼盜盜  
春秋調發而海口白塔港為汛倫踰期還捕盜以為  
常第游徼散處各地賊至不敢格類以眾寡不敢為  
解樵尅信地令合力以守而時督察之有倭艇四入  
徐公洋所部將士與戰屢之海捷聞增秩錫金尋召  
為尚寶司少卿抵京謁居正即次居正意起樵田間  
列禁近當睨就已而樵顧無加禮於是居正始知樵  
明年進尚寶卿樵以謂周官宮正宮伯掌宮中之祿  
衡宜宿為之名籍比其在否今尚寶即其遺意吾安

得以無事委而晏眠肘腋間邪故持之甚嚴有干請者拒不受太璫丘澤用思中之以疏下不而承為樞罪構於上奪俸半歲御史劉臺劾居正十大罪居正疏自列求退六部諸曹奏留之樞章疏火指欲上金諫臣以安大臣居正讀之大恚曰若乃敢為臺地耶遂出為南鴻臚卿會星度自陳省臣主爵傳作舟遂承居正指露章劾樞無可措撫弟以前尚寶奪奉事為罪得旨致仕樞聯而研精舊學於尚書四書益為緒正春秋夫易周官古禮經傳於子史亦

### 識大錄

多所裁定積十餘載會平湖陸光祖典銓銜錄用者碩起樞為南太僕少卿俄陞南光祿卿樞自計精力尚足以為而熟念國勢入心有與嘉靖間天不同者上徒欲以溪居獨斷仰法皇祖而政未可襲也祇任為臨陳今昔異勢歎聖明屬精聰納以益崇祿大計言甚切而婉疏入報聞光祿於南中事甚簡又四署分治樞不敢屑越顧益虔鈞政寺故實葺為志又寺田佃民額收什二三樞度寺經費亡幾而第以益崇史案無為也為校藏所出收之餘悉除其類

著為學令壬辰陞南大理寺卿明年遷刑部侍郎乙未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三歲中三辭而秩益進方思飭百寮以報稱上意而新進不悅者輒謂其春秋高不宜在任請加銜致仕樞辭益力溫旨許之己亥九月終于家年七十有九樞操履澁醇學有根抵平生仕者什三處者什七自號嚴冷閣然質行學以程朱為矩矱而寔求以自得之不名一家所著有周易私錄尚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春秋輯傳四書帖閣編讀律私纂考定周易參同契老子解

### 識大錄

方麓居士集戊申筆記紫微堂劄記省往錄付于世

陶大臨

陶大臨字虞臣會稽人兵部侍郎諧之孫也少而端  
莊篤行好學每謂狂聖自一念起累其室曰念齋嘉  
靖丙辰舉於禮闈上臨軒策士擢大臨第一以陰  
山諸大綬次之已而復改大綬為第一人而更置大  
臨于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少師嚴嵩慕大臨名欲致  
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來候大臨戒門者以他由應  
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給事中吳時來慷慨慕直  
言大臨獨善之數與揚北世務時未謂世務墓先於

識大錄

陶大臨

擊嚴相大臨曰然時未出其草大臨讀之曰是為名  
計耶為勝之則毋觸艱官諱泚筆泚其甚者已時未  
論上不勝下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虐或傳且  
誣伏者大臨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為饋伺托  
恩時未謝毋重累故人大臨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  
為善時未得不以戎去而大臨亦遭母喪歸既除  
服念父且老而時事當心不欲出父強之乃起淺  
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尋授諸璫書大臨每為書古  
寺人清公奉法以全終者其貪暴負國秦夷五宗者

委由辨祈不已諸璫嗜咸拱手曰此公異日謂我也

當是時大學士徐階嚮用心紀大臨數引典議國  
事尋以外轄士會大典或道進翰林侍讀甫公除召  
同修世宗實錄俄被應天試務紕浮薄所浮多若  
或士選進侍讀學士掌留院載餘拜南京國子祭酒  
時進諸生與講說道理經濟不為高遠奇僻之行士  
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召侍神宗講讀  
於春宮尋進詹事兼學士如故神宗踐祚遷禮部  
侍郎仍兼學士充經筵日講又為詹穆宗實錄副

識大錄

絕哉上雖在冲幼聖質不世出大臨思所以啟冀  
之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  
工役飭遵改輟諄陳說無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  
上亦從重之亟稱先生而不名賜服視一品他精錄  
實指貪符贖幣彰廟祔褒之賜無度月改吏部仍日  
講修史歲首大計吏大臨去藩泉之巧附勢者二番  
運司之若節詠迂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者各一  
衆夫稱服以為且大祥會遺疾上遣中使問候賞  
賜甚優及平復遣中使護喪贈禮部尚書謚文僖時

年僅四十八大臨性醇厚居處孝弟尤著取會絕嗜  
好其以御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今者大臨弗  
白也今凌知之驚以問大臨竟弗白居官二十年一  
切費謝俱絕或購名書畫屏冕以餽大臨笑而却之  
曰吾唯無好耳好則何論金帛典書畫屏冕是耶家  
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逆算罷  
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類其好施子獨異是宗族  
世黨及諸戚友以至閭左右仰其衣食者不可枚舉  
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孑其妻漢以節死大臨

### 識大錄

先後為治喪張養其父母又為之上狀于有司而推  
坊直祠之曰節孝置祀田若干畝有錢生者挾僱而  
徒步訪大臨於京生則病、發狂逆旅人走避之大  
臨為從置精舍躬治粥藥或則殮之還鄉其篤義類  
如此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就又曰為善固  
極惡亦固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善猶水  
也為之先者源為之浚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  
里每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又嘗謂財  
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儉養惠

故大臨之所以能絕取廣子儉故也子允宜舉節會  
皆勉其經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能為古文辭

### 識大錄

黃洪憲

黃洪憲字懋忠號葵陽嘉興人隆慶丁卯舉鄉試第一辛未會試第二選授蕪湖吉士陞翰林編修與修大明會典丁亥書成晉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充日講官明年遷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絳廷日講如故未幾為忌者所中自免歸十年而卒方洪憲為諸生時適嘉靖末年文體振盪甚洪憲獨刊落枝葉振極名理三試不售不為改步會隆慶元年有詔點浮榮雅洪憲遂棄然冠賢書制舉義由文體

識大錄

黃洪憲

始一振然洪憲故不急一第乃愈湛思精苦齒血湧出不為止已忽于靜中有得文以益工半未中試報至洪憲側臥不應曰咄吾文未盡吾量也其自負如此洪憲為江陵振居正所取士丁丑會試居正欲洪憲充同考屬意第三子洪憲以兄與我藉驛馬廐正固不可又力辭居正志甚會是年丁父憂始得解迨士午居正歿而攻之者至以送語藉其家洪憲獨謂日居正誠驚抑其數年輔幼主功不虛不當末減其宜耶又私謂友人昔以生江陵市今以死江陵市昔

市耳語猶流聞而先是仲居正涉罪者張逆田間起

高名之士贊之如流洪憲獨効田畫規邵濬胎之書反覆馮河邑荒之說幾千餘言於是忌者藉起而無難瑞會戎子主順天試選相與構之語屬首輔王錫爵子衡適舉第一有為謀者曰太倉公介介負氣可并闕而走也因尾以說詞及衡錫爵請旨覆試言者實司徵起文出無所指摘洪憲自此知不為忘者所容有歸志矣是歲秋舉章每起遊不疏乞骸上賜白金文綺馳傳以歸歸而顯其堂曰碩寬取寤言

識大錄

勿告之義示不復出也日與群子姓讀書講藝其中客色溢少萬曆庚子八月以病瘍誤藥乍瘡不語數日卒卒之明年衡登進士第二人始籍白其寃洪憲詩文雅合十名諸交無所不備尤好談舉子業若有夙解者當其童子時學為文以己意屬偶報已斐然晚年斷翰技獲自六經而外糟粕弟輩皆以意匠取材卒澤于大雅醇如也素自矜重當諸掌官時郡邑諸使者慕其名欲羅致一見不可得獨獨好士夜得一士中且不寐必曲為獎掖乃已會稽錢仲夏

識大錄

晚居長安洪憲賞其文亟使子承玄執弟子禮強為  
裝而歸之遂取第有盛名凡此類者不勝數四方奇  
士以文字幣者相錯登高科膺仕者君而人然亦頗  
生此夫庸衆人意得謗亦不少讀書有經世志不專  
以詞藝自喜甲戌補內書堂授中書公書曰是其在  
天子股掌間為禍福不細敬舉古今官侍為鑑戒詞  
色甚莊已使朝鮮日此區區者而問于倭虜其君臣  
恬嬉文事不知戒嚴吾為有臂慮矣蓋封還贈命而  
倫次其國都形勢成一編曰輔軒錄後十年倭果東

闢人服其早識所撰著甚富而易說春秋左傳釋附  
老子解蒙莊獨契讀禮日抄諸書追歸申浚有秀水  
邑志碧山學士集皇明文憲俱殺青未竟藏於家  
述史刻振曰洪憲雅負公輔林惜中道中詠去僕  
以文章名世雖以立名過高為得謗之由然亦猶坐  
不知時耳世之趨時也若渴若熱而彼獨以忤時為  
中中懷辟自珍無所矜慕以此策詔固宜雖然是可  
以知洪憲矣

識大錄

劉元卿  
劉元卿字叔龍溫嶺安福人自幼穎朗異常始就  
塾師賦而進席既長負笈伍伍盡吾遊伍門業麟經者  
各有私錄新弗與元卿奮然曰豈神授耶遂自出抒  
軸成一家言諸人皆驚詫以為異然非其好也入郡  
為青原遊與夫語曰昔之青原挾技載歌新聲者達  
旦自西郭公子入遂絕響矣蓋謂守益二孫德涵德  
溥也元卿聞而惕然有省時德涵白來魯歸以正學  
倡諸里人元卿乃往從問學陳諸儒語錄雅素盈几

夙夜玩繹以所疑悟質之德涵德涵退而與德溥心  
畏者久之萬曆庚午舉於鄉年未會試業已中式主  
司以其某多憤激語遂置之閤臣居正聞而大怒下  
禮部以飭多士元卿端而倡學里中里中勃然興起  
甲戌不第抹其引杜門不出而從游者日衆元卿于  
諸先輩語淺生厭深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黃  
安向于蘭溪機稍動至開耿氏時提生謂易一語欣  
然自信曰孟氏不云乎西鄰充之足保四海吾方率  
衆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而故滅之彼滅與遏

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以此為學即以此迫人而所  
叔復禮識仁中道一德諸院歲有常會西御諸習俗  
為之一變雖盜賊爭訟亦多感革拜息者祭酒趙用  
賢給事中鄒元標交薦於朝徵為禮部主事元卿強  
起應詔親時不可為遂謝病歸結茆南溪潛心撰  
述卒年六十六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大象觀諸  
儒學業賢奕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元晤語測言思問  
編何莫編先正義方禮律類要明賢宗解嬰江証學  
大學新編竹于世

識大錄

劉剡

劉剡字君東泰和州別號約戎學者稱為約堂先生  
云父達愷嘉靖辛丑進士釋褐知慈谿廩滿立縣  
官南太僕少卿政行俱勵一夕夢神人抱童子授之  
曰佳兒也為慈人報德遂生剡生有異質五歲能受  
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達愷奇之猶  
長有丈夫志目光若曙吐辭皆韻洪暢矯矯以氣節  
自任年十二讀書獨都縣閭時保定楊繼盛以直諫  
得罪戮於西市剡適處宦行至夜半聞已歿慷慨歎

識大錄

列剡

曰揚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者尚志論又為無愁子  
隱退先生明空道人傍無愁子酒也隱退先生前出  
明空道人燈籠也論標尚不詳語更深拔三傳典故  
散明翩翩然有塵外之思識者稱為達陀隱慶丁卯  
舉江西鄉試剡嚮學方貌不致赴公車達愷勉之曰  
欲為天下士豈可不友天下士入華蓋返海內諸名  
士去友成疏重之燕社談苑賦詩相得甚驩最濃稠  
豪於酒久之乃作題生戒以自儆雖好結客然律已  
甚嚴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春芳得其遺卷心奇之

欲致一見謝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如門耶  
其後江陵張居正欲致之來問亦拒弗見然四方同  
輩文學行誼有聞或工詞賦書法必多方訪求盡其  
能廣購藏書尤喜名人草書如宋仲溫解太師帖更  
所珍愛每出視友人輒咨嗟嘆賞釀酒酌之為快  
終未下第有故人司選者勸就京秩咲曰士能為大  
用不能為小用吾不敢當然能為可用不能為枉用  
君亦信我乎司選曰劉君志自飽落年應試南宮不  
遂歎悲車終養其母不可亡何世卒漸衰歎曰吾

### 識大錄

已矣夫二親不存吾年近艾復通遜何為遂投跡不  
仕廬旁有隙地古樹數株方池半畝因結茅為園藏  
先人遺書萬卷及古今金石篆隸之文寶墨名畫數  
十家時竹萬竿種柏千行古梅蟠松排桃葉桂蓮莢  
蘭並名花間錯布滿庭砌題曰自怡園取陶隱居語  
也謝少時志在進取後稍為任達至末年覺世以此  
豈足世吾生即遂罷招納謝交遊發登臨堂嘉嘉樂  
讀先儒書會其大旨尤尊信江守仁其言曰夫生知  
者豈必先辨文武哉孔子且猶遜其生知自謂好學

敏求而已然好古敏求衆人不知孔子獨知之即生  
知也文成間聞烏道龍場苦心始悟大學一闡舉世  
習訓詁而文成獨反求諸心以其苦心得悟誠為困  
知然舉世安於所習不知困而文成獨困則吾知困  
者亦生知也却使方漸學聞其高尚欲疏存于朝刺  
記友人解之諸舊遊者問調笑曰君東何苦為此漸  
謝不顧一日言水齋元標過而諷之仕對曰劉生傲  
骨即仕又陶崇桑矣元標咲曰崇桑官三月後賦歸  
未辭贈吳人口占一日不仕何歸乎漸咲曰歸中林

### 識大錄

既仕不可諫亦悔其仕而非與其竟迷塗而運吾寧  
不失足迷塗之為愈元標曰若然又加崇桑一竿矣  
咲而別一日漸復過元標論易元標曰易之道在復  
吾輩惟擾上名場欲場中情識熾如是非毀譽終如  
無已未有不至頻復迷塗而滅頂者迷塗之凶凡君  
道也吾輩心為君下為主則百體從令故曰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即不迷之復也漸起而言曰雷陽物也  
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蓋飲其陽陽  
歸于無有故曰剛反則亨元標起拜曰公之廿年提



識大錄

閑獨處其有得於漢之義即制曰不佞敢云不遠之  
 復惟復以自知而已元標敬服常語友人曰君東光  
 生非前跡為高者蓋有見於其大者然也萬曆甲寅  
 湖年七十一矣脩中元祠祀代子姪曰吾期將至矣  
 八月適子廷曾徵元標手書達愷墓碑曰忽忽吾十  
 六七猶能待汝挂是來有與愷園亭命孫與猶子葵  
 茗行酒盡日而休曰從此近矣汝寧復有主人翁味  
 聲即廷曾還數日輒病俄而卒之日與不知皆  
 為歎息流涕吊者于七八百人為文祭者數十家友  
 人羅大紘稱其軒豁通朗類明宦道人對客豪飲壯  
 無愁子行起最遲然終於隱逸晚節更勝其傳若蓋  
 清平生之識云

馮應京

馮應京字同華盱眙人少為志好古不治章句而泛  
 濫百家其於陰陽律曆風角下迄舟車樹藝咸得其  
 精登萬曆壬辰進士時有奇劉之寔聞中大震應京  
 奏乞蠲資為違即命尉練氏與禦虜弗許除戶部主  
 事即俸薄應京傾資延攬出督前邊軍需載名士與  
 俱歷覽形勝籌畫邊務慨然以安危自任出接賓客  
 入削牘記汲、時事不遑暇食轉兵部員外郎陞湖  
 廣按察司僉事屬應陽所貪殘風積謬設監求官

識大錄

馮應京

曰吾卿投也用以行善而悔敗謗哉者師之雖若棘  
 刺語弗問也緣是蓋得鉤稽民隱吏弊而張弛居恒  
 以正風俗為務江漢多游女為摘貞泝風厲之又以  
 三事約勅部民俾置社舍以足食設保甲以足兵立  
 御約以淳信嘗謂茲高皇帝治法力行之民其有  
 鳩矣當是時採治孔棘中使囑楚已千平民不堪命  
 恐應京發其奸實金醢虎以饋應京亦之行部至黃  
 即學宮質數二金曰明官不云無疆之地毋擾其民  
 乎二邑無疆而歲輸銀數千為何劉氏暗有壻瑞耶

為蘇之并蘇所轄一道乞鎮錢數萬緡中使不敢抗其未許中使翌從恣橫者應京伴為弗問而陰籍其姓名掩捕之所芟削過半中使大憚乃西適鄭襄經年不窺黃郛然心恨應京刊落其爪距且恐他郡効尤欲挫詘之屬三司以嘉平邀宴中使導從升八寶甲耀兵以張其威徒眾大肆戲舉火械焚民居而應京向所用保甲法部勒里閑間方甚整曹起譁詰中使窘直響應京以自解眾怒白拾絲集中使復還跳以免表粹掣其送者極百餘人應京綏靖之飛章劾

識大錄

中使九罪不報中使亦誣訐應京罪竹路內外遂削應京籍尋被逮所遇士民泣送村墟野老爭識一面葦筏沿江號呼相望累日不絕比至京師下之詔獄公卿宦諫力爭之上乃撤還中使治其罪銀鎔以死楚淮遂解應京繫獄三載廷臣屢為訟寃得釋為民越二年漫官且議錄用會病卒年五十二應京少有經世之志既遭此廢益感激讀書罔所不闢然務究實用不為雕蟲之技又支離之說所著有書文編月令廣義及文集若干卷在獄著經世實用編五十一

八卷掣六官之體要以憲 太祖掣六藝之指歸而尊考亭云

識大錄

梁材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  
受學報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  
德清知縣平易正直清介絕俗興利除弊薄賦輕徭  
在任七年陞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決獄小大無遺情  
尚書洪鍾每令諸司錄其職案以為法正德五年改  
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憐諭天下山村手筆大學士李  
東陽見而嘉之及為史記東陽與楊廷和各製一編  
不愜意比見材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且示後矣

識大錄

梁材

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  
名材至愈以清約自勵十一年進右叅政尋轉按察  
使會宸濠變起鎮守中人輩真為內應人心洶洶御  
史張縉謀於材曰事急矣將若之何材即就案草檄  
調兵少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其令撤兵衛于  
是縉謀乃沮乃撤縉縉之兩浙以安嘉靖二年再  
任雲南按察使先是省中前相擊夷者六載未定師  
史曰須公為之材即召至諭以平法當殄死命姑貸  
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首頃刻輸服御史難其

太輕材古治吏法如是足矣不問是激之愛也後制

知夷米器調兵開無化乃止三年遷廣東布政使  
凡入民謀金全輸者自權之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  
污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饒道即米蔬弗受也兩  
典名郡及為蒲泉長史以便民為務頗繁載途將至  
主祠祀之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  
為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冬晉尚書駕鶴山陵  
材三受勅偕宣城伯衛輝居守十七年以考滿解  
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

識大錄

人實難竊見材操心慮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闕出  
納有執實清朝廷人才之望及今未集尚堪任使乞蚤  
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材  
在位數令親信察市價低昂視戶不得乾沒所省官  
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孚敬新賁用事常以意氣挫折  
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  
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某收意其然然  
弟了也既而領之則無弗具者乃歎曰梁國若是  
辨耶上俞吏治廉潔特命材兼行考察所次簡者

教百人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决者四事 上命誠  
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卜二人  
如材省朕可無憂矣事遂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  
事前此未有也平王為國薦賢絕非欺人知是時士  
大夫頗尚圓通波蕩浸淫莫知稅駕公卿或阿上取  
寵而材獨屹然自守障嘿未流反利以樸卓然有古  
大臣風然竟以此忤于時羽閣公郭勛侍龍旁擅損  
兵員餉材疏劾之 上下其軍將司警勛威莫敢詰  
沮按劾不法于事革成未上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

### 識大錄

逆落賊歸兩月而卒嘉靖中不作大典遺費無算  
加以水旱厲疫時在告災材選用為憂其經費大端  
天下所藉以安危者具載奏議中文字多不敘其於國  
計裨竭心力而靡肯稍以加賦於民力主節財諸濫  
請浮費悉斥不惑初 上以禱祠故于額外有所需  
材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上心弗善也頃之材  
致仕卒遂至遷儲大官計無所出乃歎曰令梁材在  
當不至是其見思如此居恒約敕僚索意奉公曰吾  
輩業委身朝廷終不復知有他矣自起家縣令至司

徒處公辭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  
肅然在廣東一日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  
勿過豐富聞大怒短衣露項琅珲而出詔之不己材  
頗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自是人益敬懼之為  
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千錫能竣  
却之乎率之日生部治事無敢闕出入坐傍置圖書  
律例殿即溫誅之以為常以故黃緣請寄悉格不行  
而歲計益以治其獨潔正直出於天性佑食以園蔬  
絕無兼味公服用漸蕉極下者底裘不厭漸綴唯兩

### 識大錄

磁鮮潔而已為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安陽崔銑稱  
之曰自公名還司徒寮人可不相語云今天眼開召  
同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  
予嫌其陋公亦即居之但掃地焚香而已予甚愧弗  
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新邸典臨  
慶初奉遺詔追給祭葬贈太子少保諡端肅

霍福

霍福字渭先初號元佳後更曰渭崖廣州南海人年  
十九始就小學即大揭居處恭三字至五相對出則  
翼然日不方視衆識為遠大器甫學齡月四皆皆通  
皆通師授周易日誦數千言未幾又通師驚謂其父  
曰君兒非常人也一歲間諸經小史無不淹貫尤  
喜大學衍義時有老儒說太極圖隱者如堵福徐登  
堂辨析真義老儒驚曰吾不如正德癸酉領鄉薦第  
二甲成省選南官廷試仍擬大魁偶封卷中舍倒用

識大錄

霍福

官銜印更之漢諸主者咸謂天數遂買二甲第一值  
極奸亂政福日擊時事雅不樂仕歸娶後遂讀書西  
然山中不出世宗御極起為兵部取方主事福感  
遇明末即上三劄首論崇興政次六部掌故次中  
外時弊侃侃數萬言通達剴切識者謂實重劉首不  
是過此時議輒有難立功宜封伯爵登禁省言官  
襲朕迎古者輶輪論正之時多事起獨獨執守  
自重與世齟齬切謝病歸山以續書考古為業若林  
終焉會大禮議起廷臣咸歎上父孝宗而母昭

聖繼謂天親不可人為天下未有無父之國若以付

界神品之故而更父母之稱是利天下而忘親不可  
為訓雖難周悉然嫌子出位于寵止白之輔相禮官  
冀可正綱常而全聖孝也主者固執辰口同聲牢  
不可破輒乃疏陳所見詆權官執議之失詳辨禮經  
為人後之大義有二三其畧曰帝王相繼惟繼其統  
不繼其嗣自今言之孝宗永嘗無嗣也無嗣者  
武宗耳與獻所出惟陛下下一人僕狗廷臣之議  
是使孝宗有兩嗣武宗竟無嗣與獻有嗣而

識大錄

不得嗣也一舉三失佛經不祥故惟統是繼兄終弟  
及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也而武宗之統亦不絕  
矣後臣工各陳其說相繼疏進大倫遂正群議始息  
上覽疏至於泣下悲動左右起拜啓事府少啓事兼  
翰林侍講屢辭不出曰臣不敢以議獲得官也疏中  
因詳陳任人之法上善法猶焉賜款一箴洪範序  
而命有司守從之始勉赴任賴感激異恩知無不吉  
言無不直雖達世弗忌頃時天下事大可虞者戶口  
日耗冗食倍增河阿久清民間田畝半城初額西北

不增哈客單仍土魯昔驕強朵顏志大同便命翰  
並畫策上陳時議建之已又陳宣法論及老臣遺議  
牧績獎係 聖躬牙珮并翰林內閣舊制並蒙採行  
新建王守仁有奇勲兵者王璽有忠略翰撰康海副  
使李夢陽輩俱善文章坐累廢棄翰賢極力薦之奉  
命克日講官因坐講壇久廢說說解見註西漢書上  
之張季教桂芳相繼入輔政忘者倡黨人之議疏逐  
二相翰謂黨之一字題畫善類能空入國上疏論辨  
且自求罷斥 上優旨批答二相遂晉而遂其主黨

### 識大錄

議者時謂翰有回天之力焉丁亥轉詹事兼翰林學  
士纂修明倫大典翰上疏辭以新命由內閣推用而  
資望出餘縉之下且言往者宰相顧植黨籠絡翰  
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推不閱吏部而中  
書至有賞緣進秩六卿及吏一品俸者臣嘗建議謂  
翰林官遷擢去晉蓋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為腹心  
內閣大臣不陰結翰林為朋比且款今京官補外以  
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冒之而又且疏居學士餘縉  
之上胡顏之厚可以居此疏入 上以其有功典禮

諭令就職翰復疏言臣昨奏內外官員遷轉資格吏  
部未見會議奏翰林中書兩房積弊閣內未見酌處  
奏廢禁職吏事例都察院未見申明奏賦稅出入會  
計大數戶部未見奉行若循默取官則翰林遷擢之  
弊又自臣始如前言何如天下後世詬責何 上復  
優詔不允轉禮部侍郎尋晉尚書俱懇辭不拜錦衣  
尋罷還籍巨嘴崔文誣奸大臣翰表其罪狀疏元請  
成翰雖避處散地每朝廷有大政輒輒建議累教十  
言多見採納列部尚書明世宗疏存翰孤忠幼節近

### 識大錄

臣平倭宜持按都御史仍兼詹事專責其論思繩糾  
則朝有直臣奸慢震肅 上優詔答之而不果命已  
丑春星變風霍翰疏陳召災變者六曰宗室失所曰  
遼軍困苦曰冗官擾民曰賄吏害民曰酷吏肆虐曰  
內臣貪暴 上嘉納之詔自今官吏犯枉法賄者摘  
成無赦酷利殺人者因公亦照著為令奉命主會試  
廣內外獎剗革始盡士有勸述強老野史逞悖姦倚  
者置勿取謂吏詩表禮至道攸萬特以命題不復拘  
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以之試士文作為之一變

楊傳等守體程文德順之雅洪先揚名揚貴皆所  
錄士也輜誠諭諸士不可以門生座主結私恩忘國  
大義嘗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為私臣我執事  
豈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詔修大明會  
典命元副總裁輜首撰六部提綱以獻因疏言曰上  
天顯大武元運且請裁內官員裁屬之禮曹此屬人  
人自危遂中沮之廣宣兩印議輜復占義運但  
訓力主合祭且移書禮官及給事中夏言論辦得失  
上見輜執議不同沮言軍輸輜執愈堅持論通激言

### 識大錄

遂以其所移書上之獨有指斥因下獄 章聖太后  
深知輜忠為之內解會天雨雹三日晝晦武庫震動  
上大驚悟復其官天驛開霽人以為忠誠所感未幾  
以母憂去 上念輜不已忍于儒臣議事別疏內批  
輜忠實深致眷愛後已服闋召拜吏部侍郎即以進賢  
為己任衆公論薦不避親嫌推陞霍賜奏錄果大抱  
俱內舉之人薦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等皆大體大  
獄得罪陸榮則改擊輜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  
欽服乙未 莊肅皇后崩詔廷臣議謚希旨者以四

字請輜曰 帝后謚用十二字歷朝制也 武宗繼  
統既備舊典則莊肅豈宜有異 上不悅卻其議久  
之尚書汪鑑羅輯掌部篆廢屬守法惟謹雖貴無敢  
干以私鑽騰之風一時屏息拔淹滯察舉勅調停內  
外資格不拘更定積歲條例永便遵守吏胥有犯即  
治無輕貸者私書私儀絕跡不敢至謝恩私室者亦  
無之先是大選舉監考卷分別五等惟視官職散要  
為等差不以品級高下為先後也逮至呼名與故榜  
則以品為序述甚相左遂有私售中庚之疑輜察其

### 識大錄

然明揭榜亦衆咸帖然舊凡考選官多取外貌兼  
之屬明妨公法紀遂亂故未試而官已先定庸流濫  
秩要階輜惟據考卷取其才識優長者用之故當時  
人人稱焉其大選舉監亦然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  
筆多假駁查送問為騙局輜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  
所措手吏使登接衙門實察者例俱括闕以示不  
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檢缺蓋皆依託勢要  
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項有銀多至千金  
輜一緊關檢之痛革項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是

識大錄

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  
授選日則擇地註官輜蓋黜革之錦衣吏恃衛官主  
選緝能羅織人故橫肆無忌有事則衛官力庇之人  
莫誰何有吏酌酒殿辱進士群黨助之訢之臺憲置  
不問乃訴於輜輶命人執吏送刑曹問如律群黨素  
役通區輜輶悉除其名移原籍究之人心痛快衛官歛  
手輜輶却家歲餘宿弊盡除任路一清无朝名家宰  
不是通云大學士夏言屢囑私人于吏却悉為輜所  
執沮街恨愈深會唐尹劉淑相發言駐私言疏辨論

時波及輜人喉庶吉士盧稷給事中李克濁御史劉  
守忠輩先後誣捏論之輒上深和輜不為所惑言  
憾不已值南禮部尚書缺言遂謂輜資望當補蓋擢  
之出也先是南六科官途遇南六卿不避馬公聚會  
議相與抗禮歲時拜高壽牌又進表箋俱束焉  
定儀仗鼓未嚴時則禮書朝服惜勞送茶每季終六  
卿具職名手本送科註銷輜論其越分慢君莫此為  
甚而惜勞送茶職名註銷非臣下所宜受並疏正之  
已乃申禮制正風俗毀濫祠建社學清尼倡表忠節

識大錄

其他類英振剛殆盡蒞事二載風望凜然群工欲我  
豪勢震懾小民受惠雖兒童走卒婦人女子靡不知  
頌霍公侍郎崔銑嘆曰涓厓舉動可謂真宗伯矣已  
矣冊立東宮吏部尚書許瓚言輜剛正不阿若直有  
微宜脩官僚傲拜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時土木煩興工費靡極公卿臺諫結舌乃與謝德鄧  
守益上聖功圖以諷上怒詰責尋察其忠懇原之  
會訛言聖駕將渡南巡有司科歛騷擾巡海洶  
輜請明旨榜諭之且諭前危譯及獲送聖母梓

官諸臣受明擾民之弊事遂中寢既而權貴結附士  
謀謀上退休以東宮監國冀為奸利輜力諫止之  
庚子冬十月卒于官年五十有四時諸子俱歸廣應  
御試輜疾革屢嘆曰死定教耳但不得口授諸子以  
千年絕學濟危不能作字今人代筆遺書兄弟全謹  
守家訓語無及他計聞贈太子太保謚文敏海內士  
大識與不識罔不惜之旅觀兩還時士大夫有徒步  
數百里外撫棺痛悼者南都士民無不嗚咽泣下輜  
重體乳髯風格峻整質直好古行誼高潔學業莊敬



識大錄

不喜浮談平生精力于居處恭即獻納亦以此為第一義正色立朝議論英偉好達白國家大計自筮仕至官營車疏凡九十餘上侃侃數十萬言直聲震天下尤好進賢汲汲如弗及然而剛介嚴毅嫉惡太深小人畏而慕之其不得當塗柄用以此至性友悌訓諸子嚴整有法愛諸姪如野生三品秩滿任子移套小宗長姪張族合食几產業俱統于一租稅野入伯兄掌之以均族衆野得俸薪亦以均之不自私合族內外備禮禮度家教新然寓於故舊罕學陳公賈俱貧賤交也賈頭波皆與結姻張字牧溪後權貴順指凌其後入翰倡義極力保護官至宮保衣無重綺食鮮珍味見士大夫侈靡者溪鄙惡之多有慚而化者喜引進後學有美質高業者必延以隆禮極力存揚多野成就天資英敏每草章奏數千言下筆立就不復點綴作古文詞自出機軸絕無蹈襲野著有書詩春秋解西漢書註程朱訓象山學辨說統集霍氏家訓行于世學者稱渭崖先生長子與璞穎悟過人年十五誦楚詞盡卒與殿與嬰與常並舉于鄉而與殿

識大錄

登嘉靖己未進士授慈谿知縣時邑罹倭禍避過蕭條與暇至仕之初續父家聲振以明敏政行令肅豪猾歛手慈民甚德之御史袁淳受權貴指以列白簡民赴闕訴留不淨端卧而撫者六年隆慶戊辰用給事中張鹵寺薦召補鄆令俄遷南太僕丞轉兵部員外郎尋出為廣西僉事飭兵左江土酋黃金彪叛督有議進討與暇以計縛致又撫八寨城新寧州俱有功御史唐鍊劾之調簡兵部尚書譚綸重其才為除江西醴縣踰年復為御史張簡野劾與暇嘆曰吾安能隨時俯仰視人眉睫手遂拂衣歸二十餘年卒野著有勉齋集應人祀諸名宦云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別號浚川河南儀封人風神秀穎早著文聲弘治壬戌舉進士選翰林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直德聞以言事謫為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為御史出按陝西會鎮守太監廖鵬毒蠱民吏廷相繩之以法鵬遂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中貴人閔諸廷相焚其書兩人亦恨未有以發也而鵬因上書構之此兩人從中主其奏遂下制獄又謫為縣丞稍遷同知擢四川僉事轉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累官至

識大錄

王廷相

布政使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厲夷盜遠發兵討平之解散其黨西徵以寧入為兵部侍郎鵬驤四衛勇士隸在中消多竄市人名籍或至三萬廷相奉命清查留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放肅然晉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內外守備多遺私人推貨園津及進御用服食大發船舟橫索道路靡耗不貲廷相窮其根株悉以鉢兩酷權為裁其多少令與戰相準且請令守備內臣惟詰奸過虐以清節輦不得受民間訟牒侵法司權世宗雅意登革所言輒聽正德以

來中官盡敵一旦剷除廷相與有力焉在部三年召

為左都御史講求憲綱分條類奏班諸御史奉以從事因敢踰絕又嘗既正會議之休事有可否各出所見即廷相大史各舉所知至者必得專決兩案內吏三計即園所贊襄蘭騰天下服其公再疏荐何塘崔銑呂柟李夢陽薛應諸人皆一時名流士論題之舉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車駕幸永天廷相疏留不允以仇卿扈蹕道中致召問卿邑供頓狀其以質對多所省戒會和御製狀詩甚見褒賞及

識大錄

他野班賜尚方珍綺不可勝計滿九載加太子太保廷相之督營也與翊國公郭勛其事及勛罪狀覺上欲逐法之會其受營勅渡期因遲下吏而詞連廷相並罷歸甲辰九月以疾卒年七十有一隆慶改元復其官加贈少保賜諡肅欽廷相好修古禮奉身儉素屏絕華侈兩遭大戚哀毀踰常因著喪禮備舉斟酌古今定為儀式士大夫多遵用之其學術純正於百家之籍無不沈酣而不涉異教文辭詳贍古雅可為典刑既罷官端閉門謝客著述日富以其餘暇與

一二偕知嘯咏山林無染世氛遠近高其風規所著  
家藏集十六種

識大錄

威應期

威應期字思微吳江人也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  
都水主事嘗濟寧開令行者難相銜尾以進無得爭  
先吳寬以少宰赴召猶為宿留終不以權貴有所撓  
寬甚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歛戢挾私者輒  
後入之時太監李廣嬖用事諸中貴群趨于廣廣固  
銜之而廣之家人私市鹽數十艘聞其嚴意投之水  
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應期阻存時物貽以聞  
宗廟懼大不敢遽下詔獄誦雲南安寧驛丞稍遲緣

識大錄

應期

豐令縣古錄瘞地也烏楚蠻所居俗獷悍習盜應期  
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法而地捕盜之禁盜賊首伏化  
為良民轉順慶通判主糧賦稽逋捕盜宥盡革以  
外艱婦道陞武昌同知服除補雲南余事分巡金滄  
洱海景東知府土官也父子信誼至相仇殺應期得  
其說人置之重辟曉以大義父子如初武定王守鳳  
英死其妻捍郡事而子朝鳴山彼不法肆行剽奪民  
殊苦之奏下野司觀望不理應期出鳳不意車輦馳  
入其境母子惶怖伏罪乃窮治其黨婦所侵奪于民

應期策鳳氏終為惡請降其秩設官制之議寢不行  
後鳳氏卒叛婦應期吉復建議請開銀礦絕禍源而  
鎮守太監某福貪虐無厭應期與御史張瑛副使范  
必登共禁制之裕極以罪俱逮下制獄瑛竟杖死諸  
大臣及言官連章中救會乾清宮災赦出之尋陞河  
南按察使轉陝西左布政鎮守監廢奎源奪民財侵  
盜官帑奸脈狼藉有司瞞息其故問應期以法剪其  
羽翼奎源不憚思中傷之微使督造越屬費且鉅萬  
應期按籍知奎前侵費數萬不以上供乃持數以示

### 識大錄

奎將委之奎惶恐謝遂不復造 武宗西巡將彈  
榆林衆洶洶議加賦以備供應應期持不可請予正  
賦內以丁糧為差出米銀若干聽準米歲賦入之數  
比至供億空竭取辦俄頃處之裕如民不知勞危迭  
諸倖氣焰薰灼撫監重臣無敢吐氣應期獨慨然不  
為憚請求皆裁以法右布政使季承勛嘆曰承勛自  
謂男子乃今知不逮矣雖 上亦亟稱應期良吏才  
明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天全六番招討使  
高文林教出寇掠而流入謝文義亦糾變蠻為亂皆

討平之捷聞聖書褒嘉錫以 銀幣丁繼母憂歸  
世宗馭極起為江西巡撫江西當宸濠亂後歲飢民  
官寇盜充斥而鄱湖尤為盜藪多屬漁舟以為卿草  
應期編疏驗其出入而調遣官軍防邏之立圍保之  
法使互相覺察盜無所容一時逆散於是輕徭賦議  
賑貸奏免糧調緡錢數十萬歲運裕漕遂充溢輸南  
京者米四十七萬銀二十萬時留都方匱得以濟其  
乏而儲以待不時者入百餘萬司農以能裨國計奏  
上賜羊酒幣帛勞之且以敕示諸方岳尋陞兵部侍郎

### 識大錄

即兼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前任者多通土官饒得  
疏令張紀聖寇竊發應期至鎮大閱軍實鈎稽簡料  
凡中貴及總戎私侵者悉勒歸伍且撤下兩省及湖  
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聽聞自官屬之橫暴者痛抑之  
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譏搆刺賊李文積為亂應期發  
兵討捕生擒文積俘斬千五百餘人劉石據恩恩以  
叛沒討破之斬首千餘石赴火死餘寇悉平初二府  
蓄憾騰謗於雷道雷道者秋事調停遂召為工部侍郎  
即提督易州山廠寔奪之權也應期遂引疾致仕會

河決徐沛漕渠不通上謀憂之以廷舉拜應期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時尚書李承勛胡在寧議于昭陽以東接沙河別開支渠而少卿黃綰等事霍韜各陳便宜俱下應期議應期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既協乃上言黃河之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度彭蠡以為之堰故遠徙不常為患特甚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

### 識大錄

東行至宛又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河柱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并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于徐沛俱入漕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以湮塞自曹軍武城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位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過坎則滯致淤運道為今之計大畧有四疏上流而殺之清淤道而順之築長堤而障之改別地而不與之爭夫上流不殺

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清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以聞詔可於是與徐侯命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船堅築隄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簡屬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授工程功校食使不告勞財不告匱乏成而誇與有詔罷侯藩職歸田尚書鄒文盛胡世寧咸力爭之弗得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臣言官交章論存亮不復起應期剛果廉幹嚴于馭吏請賜

### 識大錄

弗通怨謗靡好恆政終以廢茲公論惜之退史劉振曰觀思微之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敗也昔克命縣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更以命禹古之人興事建功若斯之慎也而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振秋亦困于多口類朝廷之明諗如弗行卒以節功信先事之難成也振嘗道徐沛間詢思微治河往事皆云有法鵬工終四月耳而完者已十八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為患無或哉

潘希曾

潘希曾字仲魯浙江金華人舉弘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正德改元授兵科給事中時閣壁初熾希曾均見其執有法鉅者故太監汪直義男也己陞錦衣衛鎮撫帶佩守堂希曾即疏奪之其略曰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官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歆冒他鬼之陰物理人情甚是無謂疏上中官切齒復因災異陳言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振國循懲玩法倫庸寇勵士節

識大錄

潘希曾

八事其略曰事天之道不外於事親得親之心斯可以事天伏望陛下勤詣聖凡躬禮宗廟近思先帝教育之恩速念祖宗累積之德又時朝于兩宮曲盡母子之情樂聞訓誥之益乃所以隆大孝也至於博學一事凡帝皇國治之本泛容便殿之中博論一時之會與視朝御膳等爾于聖體未勞也伏望仍開經筵日講使日新之功有加無已乃所以勤聖學也如射獵遊戲往往使人心意荒惑形神勞頓千金之子坐不索堂陛下以宗廟社稷之身

豈不自愛哉此皆由左右前後不得正人希寵道非

迷君誤國伏望故鷹犬絕玩戲仍簡內臣端謹者以充侍從播伴游樂有節而儕倖不得近天下之患莫甚於因循因循不振則國政日隳近該部奏准查革冗食滋費足國裕民莫急于此而乃累旬決月不即奉行却守猶然諸司何責京師如此藩郡可知伏乞降旨切責斷在必行庶幾人心知警而因循可振也朝廷之患莫大於玩法玩法不懲則主權下移近該部奏准查者莫矯以補國用太監審理乃敢無故

識大錄

奏沮此其徇私罔上情罪顯然已持執法司究治庶幾威權不失而玩法可懲也方今北虜窺視南夷竄發蘊松近地海寇嘯聚江西四川時各有警夫用力攻戰故在將官而運籌調度多在憲職往往時巡撫起自陞用者率與邊境及其頗積年勞漸轉內地此但為人擇官非為地方任人也今宜察其不堪遠寄者取回利用果有文武長才者特加久任扶滿則如其官有功則錄其嗣債事則治其罪如此而虜寇不靖臣弗信也臣又聞國家必養廉恥之士而後能得忠

義之臣律例文武官犯公罪並許收贖守衛上直軍校犯管杖罪俱令納鈔婦人應決杖者非姦罪不在此此我祖宗仁至義盡也且廷臣容過不害軍校賢者守身不與貞女小有過犯多受刑辱臣竊傷之乞初法司鎮撫凡常朝官員過犯非係姦惡無碍去未加辱庶幾令召臣之大本與休教了無窮其于國家非小補也他疏語皆剴切不便近律由是遂理逆謀中傷之了卯差湖廣二省計處遂儲轉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熾方熾凡差者必重賂新免禍有司亦

### 識大錄

為帝曾悔千金發然却之曰我為謀官不能為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又風帝曾多奏劾冀為賄地復不從瑾大怒瑜命械下詔獄考訊歎其之既既復杖于闕下奄然而暈瑾快曰奴矣左右員以出良久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即被摘謫亦必拜以行希曾既除籍為民獨不往還里杜門不出宅後池旁有修竹叢生時時鴈咏其間悠然自得因自號竹澗居士瑾誅起為刑科右給事中壬申曾編脩湛若水奉使安南轉禮科左給事中入國

先諭威德正禮儀然後致命運三鋒其賄皆賦詩翰意紀事觀風者南封錄焉反命陵工科都給事中時方營建乾清坤寧二宮內官復請修蓋太素殿天鵝房船塢諸役費累鉅萬希曾抗疏爭之不報丙子遷南京太僕寺少卿先是滁和之民困於細馬希曾為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課視昔易完每遇災沴復請蠲貸長淮南北之人咸德焉在滁六年不調世宗御批權本寺卿嘉靖癸未遷太常寺卿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希曾慮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問

### 識大錄

以解之群議遂定時議禮當上意輒得不次擢希曾嫌希附卒不以聞主議者求觀亦弗予上計已決期日下詔上寶冊宰臣猶執舊議上甚怒獨且不測希曾往與語遂草詔大禮以定而臣工陰受其福希曾有調和之力焉乙酉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先是壬癸之亂招撫新民或詎縱之由是各聚往往復連比為患希曾鑒斯弊務取以誠信惟自相告訐者聽之以離其黨舊有功不實者有司或各出納希曾謂此何以勸且示之不信悉

實之於是惠州縣寇賴貴聚眾肆虐希曾發兵洗其巢穴剽餘黨曾蛇仔昔七眾並與大肆毒痛遠近震恐復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恨頗無且襲通判董鳴鳳以要希曾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常墮其計容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償事不足恤有能獲之出者予弗或督兵力戰賊大敗渠魁就禽俘馘千餘餘党奔竄於是犁其庭罄其田業貧民審其膏澤者分配內地通判平獲全主上功自謂臣子効勞期于成事而已希曾非我志也故紀述勞勩多端之人其俘獲稍

### 識大錄

涉廷似即不以報奏上會召為工部右侍郎追論功竟弗及焉還朝值河溫於漕任事有與新河之役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人心洶洶歲運不繼上憂之廷議必得希曾乃可即賜書伴兼憲職性莊事希曾受命夙夜思惟考故詢謀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苟衝黃河之苟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縱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浚挑通沛漕自無復淤患也乃至濟遠觀徐沛淤漕閘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臺單以求決壩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

機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議者歎別道官相度意在阻之適有旨下希曾計處乃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下淤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掣開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開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逼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為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為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會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

### 識大錄

也沿黃河為隄者防其溢也停築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領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上嘉納之高書別麟遺書言近日議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漕渠或不免復淤奈何希曾復書云黃河為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浚世或塞其決或隄其旱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為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宿遷小河而浚荊隆黃



陵張秋可塞此分洩河怒之驗也况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恃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今單豐沛為隄獨不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為者如是而已若欲別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為殷鑒遂毅然行之役大費銀不滿二萬曾未期年而功成沛漕流通歲運如故每河漲隄下水退沙迴民多耕作焉其後河徙成化間故道出徐州小浮橋合運河而飛雲橋道塞無復沙淤之患矣己丑秋境山河思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滿射下數仞雖虛舟不得上

### 識大錄

有月陰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希曾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通之東兩淮下流以漸相屬及兩婦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河奔故衝淤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盪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於是尚書章極上言希曾區畫有方督理有序國之峻功一旦告成宜加陞賞詔晉希曾尚書俸級仍總理之任辛卯春召為兵部左侍郎冬復奉勅督理仁壽宮使力疾趨事壬辰三月朝服侍上御殿傳制賜進士退朝同省集迎主賓百餘冠裳

濟濟宴會盡歡比日吳崑復接賓客嚴如臥內少休有頃而逝明日訃聞於朝咸驚愕以為異天子軫哀特贈兵部尚書

### 識大錄

馬卿

馬卿字敬臣河南林慮人舉弘治乙丑進士射策大廷制問道未行法未守卿封曰政事之柄握於司權刑法之權移於厥衡言極闕切中時弊大學士劉健聞而奇之改庶吉士正德初授戶科給事中辛未分較會闈典試學士新貴奴僕試題于舉子受千金學士劉忠駿號一八中式比填榜點之曰用戒蹟貨者已出院卿疏請究之竟坐奴罪舉子充吏責大愧恨吏部遂出卿知大名府是時薊盜大亂大名戎馬充

識大錄

馬卿

斥人值凶歲卿主郡修城浚池備器募兵以全陳習教諭陳憫為總領親閱能否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解去相戒勿入郡中境內大飢卿請留運米採荒得報即自散之司賑侍郎怒卿之專入境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物違東案果附運理自御史璫拜金都御史理誅除名潛居京師厚賂張永永還官擒賊永輒諫官存之卿適在科中同官有及之者卿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薦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全渠壞之耶

己而傳旨復果余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群盜果必

款中卿以危法至大名捕獲索賊嚴脅諸侯卿不為動亦無從得聞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發卒如請乙亥進浙江按察副使兵備溫處孝豐湯氏作亂討之不克卿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靡赦弗一日而忘死則為悔必汲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道哉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袁右名曰響之寔欲存之以便已況法地網顧氏畏湯如虎而眇官如羊夫千里繫人情必先露山

識大錄

路險狹如嚴關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逼連兩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倏息多疑少決則可切索雖築鰲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台蒙隄引結營家明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措論謀說降敵速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明平改山西提學轉參政晉國發喪妖民張賊欲未處取會賊張折舉號

卿先知之有備鐵不得發御史不然汝行却為鐵黨  
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念意多戮卿送客開釋活無  
辜者甚眾嘉靖癸未進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  
吳勛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  
而挾金以通十年不訖工卿獲之乃與御史歐珠協  
心裁抑檄杭守查仲道以平價易色料於商他無與  
也中官姜卿及守抗違新命凌忽使臣有詔遂卿仲  
道下詔獄治罪卿即引服珠上疏申救乃諒和鵬慶  
府珠仲道皆出貶卿歸省親會及飲燕甚適曰丈夫

### 識大錄

志在萬里如雲南丘履堂與耳至滇見鎮守中官不  
答禮卿立而言曰吾不遇再繫而已矣中官改容謝  
過鵬慶民樓而士少文卿推誠布化林檎頃苛均徭  
平賦通道水利漾江西至登和地允藉結樺以潤之  
詢諸土人云惟麓江可疏以灌慨然異境民私之而  
墾其流卿乃移支麓江委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濶如  
沿江鑿渠深濶幾丈旬日而就服則教誨生徒講授  
大學中庸又諭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  
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六德孝厥成矣今習謀試之

文科第為志官祿為功及幸一第登第盡廢名曰舉  
素之弊繼砌為文偕偶為詩拾古人之餘敝一生之  
力不足以實甄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沒伏羲之  
畫轉濂溪之圖不反身心但求毫緒全又癖其糟粕  
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綱道之功大矣造  
詣深矣乃有入室操戈之徒營張詠即石陵左朱肆  
怪僻自高而忘其野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  
者也或有己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為巧詆  
錯生能如古人之學雖聖賢何患不至舉崇實也詩

### 識大錄

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全行卿約即  
人化之士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卿間道可逃也  
卿厲色曰大夫不取國而取家者何麓江土官木公  
妻朝文之姊眾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為從違卿約會  
兵境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  
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  
汝之受朝廷者厚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麓江人歟  
浮法之處者何限願與朝廷咸鎮之且朝文不有共  
君與其兄何有於戚即事戎容能處法下乎君乃北

面而事之乎未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  
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九解矣戊子陞雲  
南參政尋遷按察使御史劉景乞台卿運歲六部贊  
國大猷巡撫大同蔡天祐存卿自代不報明年轉福  
建布政使之推南京太僕卿丁酉遷光祿卿晉副都  
御史總漕運卿至淮會漕憲議者紛紛款復海運開  
濟汶卿謂六月無渭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浚  
黃河故道而固隄毋令走洩未幾漕通奏除淮揚軍  
餘無田子粒又請餘鹽并鈔間銀賑濟僅舉事而卒

### 識大錄

平五十有八

### 閩淵

閩淵字靜中別號石塘浙江鄞人也生而莊肅不苟  
言笑即群兒以仰侮至正谷受之八歲時夢一老父  
據石上持其理相曰爾父王子孫也幸勿忘尚書屠  
滿與淵同里即便為之樹表滿夢一偉丈夫衣表下  
自釋袞經授之旦日遇淵與夢合弘治甲子舉于鄉  
山陰蕭鳴鳳為舉首語淵曰文王既及周以甲子興  
時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授禮部主事正德初劉  
瑾亂政歲主事員改淵刑部劉公大亨之會部中失

### 識大錄

因淵與同舍郎富生時滿起為中執法獨急淵陰使  
人語曰君未吾力猶能為君地不然彼且銜君矣  
淵謝曰罪在臣何敢抵卿大夫抱天子法即無罪  
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浦伏謁淵委蛇自如  
理曰聞卿親似夫子過辱不驚國賢者也卒謝罷之  
於是朝士皆稱焉聞夫子及瑾逆節被逮對簿大廷  
雖毗廷中詞不服淵操筆具獄教之曰瑾偽造符璽  
私蓄甲兵八臣無得當大逆瑾語遂伏誅慶府真  
鑑反宗室繫者六百八人淵論罪輕重有差無不厭服

大學士楊一清東銓改調吏部員外郎通轉考功郎中丁丑上計時未奉用事諸所閱視靡敢不從貪吏孫甲張乙賂事幸得漏網尚書陸完計未決乃私語淵曰二豪得事寧能得上即議斥上不從奈何對曰三載熟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止乃竟議斥有詔從中書之由是以謬謬聞矣尋轉選郎並有聲會謫或謂諺臣淵為尚書具疏救之弗聽明年進右通政便居三年遷應天尹故事上官守備南來者往往受民詞微下府幕吏奉行惟謹期望必往

### 識大錄

揭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淵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為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嘉張璠安仁桂萼並以南都即議大體衆持論不合淵獨然之遂聞而采揭籍借其名列之疏首則謝不可終弗執勸說以結主知及璠等召入京師諸虐天請舟湖正色曰君命召不使駕安得請舟乎璠等自此嘆之笑暴改順天尹鄭貴諸豪來皆飲手千里梅平進太常寺卿詔求直古淵上惜省五事納之上齋宿雨即群校有書者

以問左右謬曰大官虐人上命太常丞蕭者以聞衆大忌淵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寬之上乃罷杖滿進南兵部右侍郎詔求直官漢上惜省五事又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曾其後皆稱名將亡何補刑部侍郎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刑部尚書南京訟故頃晨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淵語都郎曰守備中官受告審俊刑部權釋此不問煩獨下行有司事日治城旦書何為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請通政司達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其視受書甚或中

### 識大錄

夜不寢諸子以為請數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為之求生忍不自知其疲耳淵始以尚書就道張孚敬厲曰僕往南京刑部堂題詩即會中公至煩為戒勒石樹公渡堂淵不答其後僚屬進立皆為孚敬致叮嚀公徐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為即官勒石卒不許孚敬益味之九廟災淵有事闕下自陳不職孚敬擬旨令致仕上曰朕方欲用淵淵非老非疾奈何故令致仕卒番之己亥改南吏部尚書是歲當

考蔡務去甚無繫肯人言某子多流言公留者何也曰某子操下急群下起而中之假令其說行善類俱矣其流某子卒以清白顯衆以為榮言尋改刑部尚書廷上意也刑部諸郎曹鮮事率以優游相高則立則以籍役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期以躬行先之曰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歷二品者凡半僅加太子少保以不阿忤執政尋復制之丁未拜吏部尚書歎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權去矣何能為哉上書力辭弗許

### 識大錄

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己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臺忠定王忠肅則曰同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事泛左右贊一諱文恪宣言也天官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和半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曰公無讓三君子也司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則聞其狀聽之堂下讓曰爾泛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為他人持羔雁布諸門惡用此于是諸郎惴惴皆為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文選郎中張彝臣測力爭曰郎中無

罪罪在高書必款羅郎中顧免尚書以謝御史上以測辨直議格每官已簡以閱四考加太子太保曩以年老乞骸詔許致仕測疑重浸沉端毅有守南北歇歷凡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夷陰不渝有古大人風退食尚書署十年著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癸亥冬十一月卒年八十有一有司以聞上輟朝三日贈少保謚莊簡

### 識大錄

遠史劉振曰公其為人閑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為量當其持重不發不書法一天而引千鈞發則百步之外無留行莫不命中且名實純粹慎始令終首仲尼之徒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為盛黜獨稱社稷臣雍也以簡黯也以莊公蒙之矣知臣莫若上其信然哉

胡東臯

胡東臯字汝登號方岡浙江餘姚人幼岐嶇不群暨  
成童受三禮旁究諸史百家主廢寢食弘治乙丑登  
進士第大學士謝遷雅知東臯問學伴就選庶吉士  
東臯以未學辭之益款浮譏民官充實用也遂觀兵  
却政遂墜歎以臺課校之東臯不就理怒將中以法  
未有關也家宰許進廉其操款處以壯習理溫之授  
南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寧國府即康山款多盜而  
民舊于訟東臯為政格勸強扶善勸學典禮以維風

識大錄

胡東臯

俗膏躬歷六邑召父老延訪民情申明聖諭與士  
子講解絲莪稽飭行檢衣彰先賢旌獎節義刻禮記  
纂言六書本義韻補諸書以惠學者歲大從鄉民嘯  
聚掠雞糧立殺人東臯承當道檄捕其首惡請曰飢  
民瀕死為亂其情可原縱渠魁以示法足矣當道然  
之減死數百人皆項自疏名于府請改行聽便東臯  
大慰諭各道岫崇南陵有惡兇流十老等協持即縣  
短長涇縣有大豪橫虐鄉民案盜為患人爭欲咬其  
肉以有司多為賄誘莫敢動東臯下車即捕而戮之

于是盜竊屏息境內晏然始太祖念軍國有饑師

之方詔免民田租秋官田租之半久而弊生民田盡  
歸於官官糧獨存于細戶東臯建議欲以官田之  
稅均于民田而官亦應民田之稅如此則法既畫一  
賦亦均而弊端永絕矣議既上時不能用更數守始  
理而行之往後法不均致百姓有歲使于官無虛日  
者東臯乃檢正版籍更定大戶為里小戶為甲以十  
通里為一里以一里統十甲凡均徭歲一審編覈歲  
而代休九歲然後復役之並以丁田為準軍國舊不

識大錄

養馬太僕以鄒邑高淳馬匹未使養之東臯曰宣民  
自此罷于馬矣疏其害全民共養于朝市獲復宣城  
有金寶行橫亘六十里土極膏腴歲入百餘萬石吁  
當大河之衝水溢輒沉東臯相其便宜率父老修築  
之乃無崩圯之患即據山為城歲久不治東臯膝知  
宸深將有異謀惻然與妻曰茲土乃閩東襟帶城不  
完明為控扼是度工修繕且大治戎城以待援守無  
何濠反南贛撫官王守仁慮濠遠窺南都移書倚東  
臯為南都聲援東臯曰濠據江石王公自能收之若

越留都吾當一面以扼其勢俟官兵四集賊可擒也  
已而遂攻安慶東皋將率兵扼其喉尋聞濠近兵就  
擒乃止明年武宗幸南京時飢饉師旅之渡徽輪  
百出居民驚擾東皋經理鎮靜不遽科率故守國視  
他郡獨安堵無恙嘉靖改元入覲謀治行第一上  
降詔褒之以風天下尋擢建昌兵備副使東皋在  
軍國六年廉靜寡欲一錢不私行素蕭然無以為道  
洛資餘屬各以所積美贖銀為餽東皋曰吾豈以瀕  
行易所守耶峻却之且籍其數儲以救荒民德之男

### 識大錄

女倪番者萬餘人涕泣以別士人列其善政樹碑誌  
思建昌居蜀西敵山川險惡前此兵却多駐節惟州  
故中官將領得以專制其地虐用其人因而作應東  
皋至以法約束之條廉經費歲有常數官軍相安武  
備增修番虜入侵東皋遣指揮陶安等授以方略職  
之于是終任番人弗敢牧境上越萬有相公嶺山勢  
高崇石壁峭崿兵行多墮崖歟且寇潛憑險以拒  
王師東皋在浚平之為道自是賊失所遁自會賊至  
建昌有大渡水峽出而滿日僅一度而不免復溺東

皋相其山迴水緩處移渡其間日可數度行者便之  
名為胡公渡嘗以事詣會城道由卅州聞有流賊肆  
劫乃請撫按治之不惡遂加以兵使人首諭群賊賊  
感其德皆自解散在建昌三年以母憂去軍民懷之  
相與圖像立祠水旱疾病必倚為厭聞起為寇茂兵  
倫莊任前閏月西番耿車擄孔勢甚猖獗巡撫唐鳳  
儀散東皋督師擊之斬首數百級車由間道夜遁居  
民宵泣者千餘人東敗逃歸總兵貪功謂東皋曰此  
軍已捷車孔若盡殺之得者級千餘誠偉功也東皋

### 識大錄

屬邑曰彼皆脅從誤之何辜總兵保然而止事聞進  
本司按察使東皋言于鳳儀曰賊既滋大以兵收之  
實難乃選茂州志罷兵以揭賊擄得親信頭目二人  
厚賞之諭以利害二人悟悔斬賊首來獻撫其餘黨  
西都以安廣實朝廷以寧夏多事拜東皋右參都  
御史巡撫其地東皋嚴取將校撫恤士卒一號令動  
訓練嚴降舉謀遠境肅然乃率萬騎巡邊周視形勢  
思為永圖謀于總制尚書王瓚曰寧夏自鎮城至花  
馬池營橫亘幾二百里實在虜地之內藩翰不堪保



障而賊虜橫入其中每勞師動衆巨費不貲非築水  
城以捍之不可適與謀協遂疏聞于朝既得請東臬  
乃親率士卒募舊藩而繕築之自鎮城至花馬池營  
及河東西抵城南北遠遶賀蘭山抵定遠營延袤三  
百餘里皆挑築墻塹壕堦置墩墩舖堡閘及營房千  
餘間以居已種熊牧時旱火土疎井泉難得東臬創  
木接賀蘭之水以濟甯八月而工成先時虜入為患  
不可也種東臬既築城乃移軍居之使開屯田教耕  
種由是軍食足而轉餽省矣寧夏官多軍少一官莊

### 識大錄

位輒選重一審更亂成規謀以各位以至兵不識將  
將不識兵每遇大敵往往慎重事東臬上疏請革其弊  
竊立司隊以本衛官轄之凡鎮總儀衛于步操軍內  
撥用其餘諸司從從胥子氏丁內承撥定為額設無  
浮越規又奏汰都指揮而下應名冗職百餘員于是  
冗費約而軍以安頃之移鎮鄧陽節制果難豫四  
者故為盜藪頻年旱災流民適竄行劫東臬賑以官  
粟逆走山川百源盡所轄地霖雨霑足歲大登流民  
復業餘賊巢就招撫四境遂寧武臣有以賂營求者

東臬召至諭之曰貪必受汝暗矣刺必疏汝賊矣非  
汚人則害已汝何為焉杖數十遣之癸巳廷臣言東  
臬明識治休請練國法堪任總憲呂還京師佐理臺  
政東臬與都憲王廷相力振綱紀糾肅百僚風采凜  
然東臬入臺輔臣張學欽實首為之意必見德東臬  
自朝會以外未嘗私謁有所請囑亦弗諾也子敬因  
憾之或以為諷東臬曰吾生平不能婦媼以與人則  
天子命官惟其賢其去番任朝廷耳屈意苟容好不  
為也屢欲求退廷相力正之明年晉都太廟災自陳

### 識大錄

致仕家居不忘經世之心與鄉人講求利病親身任  
之歲旱但既率鄉人請于社教日大雨一境獲稔乃  
祖道業有燭溪湖塘蓄水溉田為一鄉所利賴日久  
而北東臬修治高廣倍前因獨以惠民境內運河淤  
數十里東臬亦為疏浚轉輸者賴之築海塘白沙路  
二十里以通耕牧而兩旁河溝蓄水斥鹵之地遂成  
膏腴諸凡興作必往來勸率不少休逸故忘其勞而  
事易集即邑之政有因革有司皆就而諮之靡不為  
盡心也已亥夏星隕兩血于庭槐棘盡槁六月而東

臯病卒年六十有八東臯純誠直亮孝反端潔雖登  
華要一如市素既好珍異物一不番心宅無樓臺房  
無媵妾田不滿頃九子共之姚之仕宦而清貧如寒  
士者獨東臯與副都御史宋冕所尹朗鐸時號為姚  
江三廉云

識大錄

唐龍

唐龍字虞佐別號漁石浙江蘭谿人舉正德戊辰進  
士知郟城郟于時荒甚龍全民饑寒於官而薄其息  
崇蒙稱毋多賦却餘羨以佐轉輸民困不困大盜起  
燕齊間至郟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  
黨大至龍修皖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  
乃遁去以功擢監察御史出按雲南上疏乞戒巡遊  
賄賂俸又數以法抗擊巨人為之恐龍笑曰賊某國  
然也已卯軍臨人誅江西斬兇于兵而歲萬饑龍以

識大錄

選往按賑災卹貧疏運十餘上聞人以安嘉靖初陞  
陝西按察使驛徒數十人賊暮賊而適百司當以越  
獄罷悉縱歸便自齎牒投郡縣輸頌直以免衆感泣  
因或浚期氏有誣弔為盜者獄既具龍保執其要訊  
之曰汝夫與弟同盜法不得以免自言活妻俱以  
情告詎遂白丁亥徵拜太僕卿尋擢倉部御史總督  
漕運條陳兵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之值歲  
侵龍奏香滑米數千石以賑全活者數十萬及召為  
副都御史民爭繪像祀焉擢吏部侍郎時朝臣有坐

論執政者數十人悉收用之無所撓避士辰閣中執  
虜酋吉囊又數寇遼天子為之憂食拜龍兵部尚書  
養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藥理賑濟龍馳入關躬  
訊疾苦除奏平羅頭道等十事民賴以全活者二十  
餘萬已乃簡戎仕飭民械明賞罰命名將梁震王勅  
劉文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甲午  
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龍起召還而檄恭將任  
傑以兵出虜洩夾擊俘虜五十餘人其夏敗虜於響  
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騎犯甘肅龍使

## 識大錄

大迎敵而伏兵其傍戰既合伏兵起來之虜大敗遁  
歸至興武劫遼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斬首  
四百五十餘級奪屯器無算兵部上其功以為首都  
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  
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承百戶今臣能功治邊之宜  
異其賞執政忌之不報丙申改刑部尚書初大同平  
叛都御史劉源清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俱為飛  
語中之陛下獄龍言大同凡三亂輒脫其帥不一正  
法無以今天下時論爭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清

違人蓋得窺朝指笑源清拉是得釋 九廟成龍條  
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當是時  
其風氣聞天下而極實多不悅成夏乞終養詔報  
可龍既去名聲益彰臺諫薦者章三十餘上甲辰秋  
召為南刑部尚書以禮老辭不允改南吏部會有違  
警又改兵部其母諭曰姑所謂登車之事非汝將母  
時也吾偕汝行矣乃奉母赴官明年春抵京龍故習  
違事以為虜去來若風雨而我收保恒浚時故多亡  
夫撤諸邊修城堡遠斥堠虜豈持滿待之其秋虜果

## 識大錄

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以文法託違將其所地權傑  
之才往往獲罪而柔懦乃幸全龍請宥諸在繫者使  
立功以贖厥罪者量其才用之士咸感奮太廟成加  
太子太保冬十一月改吏部持正不阿黜陟兼論資  
望殊勞異能疎速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  
所用舍聚條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既以請皆奉  
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公論為伸丙午夏  
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 上方  
賴之不允跪三上 上以為稱老忘君奪職放歸七

月與出都門二十里卒於旅舍時年七十有司其敢以聞其後子汝樞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始其疏明龍不敢為欺狀詔漢官贈少保謚文襄龍性坦易與人處畢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善屬文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標畝立就莫不婉麗暢達或戲為奇澁文雖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漁石集督撫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

### 識大錄

#### 劉天和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從父宦遊置城鄉先生楊應桂理學為世模楷授天和舉子業以古人期焉天和為人長身玉立顧盼偉如也正德戊辰舉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居二歲餘會上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天和以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真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天和當出鵬候即中甚口角賜為堂請一日欺天和正色不之須臾抵陝首榜堂

### 識大錄

劉天和

不法事於側劾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羹數人於獄堂陽為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天和亦冀其貌悔小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笑鵬素奴事幸臣既穿從中道地堂謗書以其技卒稱詔逮天和既就繫堂使而親恫喝投卒且啗之利以求其心焉長吏吏民感天和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不得發壯者至持挺行求堂歡播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嚮臂為盟護之所過舍傳必迫覲食必先嘗堂前秘遣見天和者不得近逮至

京師下獄幸臣入賜喉考據天和罪弗獲遂長繫之  
於是給事御史俱有言故出為金壇丞七何進為其  
令有治理聲轉蘇州同知權知湖州府至則首禮一  
隱願與謀政所當先漢折獄均耗賦其民大悅以擬  
謝安石顏清臣為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  
西按察司副使運南太僕少卿拜石愈都御史督井  
南七改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播魁曰占校曰湖場  
曰冰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  
糧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改督諸邊糧餉少

識大錄

師揚一清罷重之薦撫陝西晉泥鎮守中責人當汰  
狀罷之因裁撫守令不經於費者三十餘事民又大  
悅每出則竊相指曰此吾鄉者據車公耶何吾秦人  
之多幸也七何出師平泥岷岷番四十二族獲甲首  
三百而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熾其魁漢討漢中妖  
賊意熾之總制王瓊借巡撫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  
御史撫陝如故明年以母憂歸服除起總理河道時  
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蒞道不可以漕天和晨夜  
改舟車為挽輦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渠濱以

新泥汴河自來仙鎮至沛縣飛雲橋其下泥天泥  
山東七十二泉自危尼諸山連南旺湖濬其上泥後  
夫區二島不淹時而河工就 天子嘉之進兵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運兵部  
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至則中  
軍全置儲饒廣埤整選修饒防中械士氣踴躍思效  
嘉靖丙申七破虜兵丁百十一破虜所上首功多至  
二百餘少亦不下數十級累進左都御史兵部尚書  
其金幣歲至三四賜積金數百千已亥謀和虜言

識大錄

虞將大入萃群帥而誓之大出所賜金為牛酒饗士  
陳二寶劇堂皇指左劇曰將不用命者拘此指右劇  
曰卒不用命者拘此及期而虜衆果大至衆我帥辭  
遂埤登天和前已聞警率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  
池即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犯引而西天和召二辭  
帥詰其狀立斬以徇衆皆服遂率以驍賊會大  
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蹶泥澤中斃者相屬夫和撤  
延綏周尚文兵構其左李義仕傑兵拉其右固圉親  
時兵擊其鋒自以大兵尾而助之強弩大礮四合事

營賊遂大敗走泉其呂王以下斬首虜五百級函人  
書死械稱是捷聞 天子行告 廟飲至禮豐書襲  
勞即軍中策拜太子太保予錦衣正千戶為世官尋  
以天和公勞於外改南京戶部尚書亡何以入為兵  
部督團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廢其僚以  
空名予當天和力軟清之而諸共事者為首鼠兩端  
以泥之天和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天和日夜  
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 上嘗而  
許之特賜馳驛歸乙巳冬十二月以疾卒年六十有

### 識大錄

七贈少保溫莊襄所著有問水集閩陝奏議安夏錄  
督府奏疏若十卷天和字度弘亮有純白操當其游  
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僮僕側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  
若業先造天和請邑東天和弟以邑所當創率語之  
不及私也令飲里甲賞為諸舉子費獨謝不受倍遺  
之亦不受及貴而先人之田廬無少增故所為大帥  
城金幣而為壽天和和力却之且報書以為戒饒人之  
感和者遠蒼苑遺天和怪其精曰得非上方物耶吾  
書生安用此却之不可遂辟之以明非己好也舉進

士而中貴人瑾用事於衆中目屬天和吳之又問知  
其同民以宗人刺殺不報已嘆之美官亦不答其入  
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  
禮遣到運天和曰吳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凡所  
飲歷去後必有遺跡餘澤為人有所稱述者至于治水  
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堂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  
西嘗造羊輪車及諸大器後人多遵用之雖有知人  
雖其識太保桂萼太傅周尚文皆自其微時世以比  
楊文襄云

### 識大錄

周金

周金字子庾常州武進人舉正德戊辰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歷兵科左戶科都給事中金貌環偉善後論濶達警敏練習世務章疏數十上度可施行而後言不致迂古而已每九卿廷議軍机大事達境要害衆輒目爲金金應對甚辯聞者莫不心慚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金曰不然將士有實戡有虛衡有正副參遊實戡大而虛衡及小有管哨管隊實戡小而虛衡及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

識大錄

周金

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守備則並非便象是之廷議用兵與漫哈蘇金極言西邊虛憊而土衆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控哈密營之人家蒙薩空虛子孫滅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極門庭之危乎抑急比鄰之火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番索金幣何金曰彼能致順國家何愛於貨不然勒之未晚也廷臣卒從其議武宗數進奏晏朝金上疏請漫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推綱順見采納貴寵用事國儲盡於冗食金言京報載入

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乞補加澄汰便又

言中官以迎佛識造濫討引盜暴橫道路宜加裁抑都督馬昂獻既嫖士弟驟寵金抗章請誅昂而還其士凌昂雖不罪而士竟被照陰銷禍孽士論建之方其時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少能全者金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戕辱而以久次得擢爲太僕少卿晉僉都御史撫治延綏時值寧夏井州兵變之役上下不相傳金既諭達弗拘捕有帥臣體裁又善照愉接下邊人見金色詞既已

識大錄

心安金益務寬簡稅法以休煥熨帖之嘗欲管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金見之惻然曰邊人窮乃若是遂不忍管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易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牆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不勞還入益愛之會大同軍亂殺都御史金聞之愕然因入靜室獨知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

叩頭曰臣誠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天虐使之是越之族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使之及使族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頃之進副都御史後鎮宣府巡督撫侍郎以苛刻夫衆心金數事之不能得焉爰以引益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怨會諸軍皆爲諸糧不得且歎鞭之衆遂憤轟然而罵因圍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懇金曰吾在也毋忍即

### 識大錄

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歎痛鞭之軍士聞金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慷慨而前焉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固利不却我衆耳金從容懇諭以利害衆罵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馮自是亦心愧金遂宣皆虜衛金內撫軍情外策強敵開城要關遂此緩帶而鎮四五平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嘉靖丙戌以疾致仕家居六年起撫保定晉兵部侍郎大同亂卒漢殺總兵據城殺金以兵扼紫荆擒大

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其定巡按李御史有疑疾入某邑聞鏡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成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標已遠更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金聞變徑馳往撫定之露章劾巡按罪狀而臺長阮其屬焉之訟寃金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置金而熙御史乙未進石都御史撫治淮陽而中章聖梓宮南狩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懼不敢出語金獨以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梓宮

### 識大錄

馳喚坂上下城項萬一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往致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金言乃決送江之議以銀短絙舟行如期至承天沿江千里居人見於伐樹發屋而促夫亦無走或山谷之患者金之力也是歲進左都御史士寅還南京戶部尚書閱三年請告歸丙午八月病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謚襄敏金性喜讀書雖釋官小吏亦用以資其絃略尤喜爲詩歌羽檄懷德中卒不廢詩善草書有晉人風骨其麗堂府家居好與進退輩與人言



峴峴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勸業莫不  
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已責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犯  
先款客則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七年五十遂獨居未  
嘗蓄膳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焉

藏大錄

曾鏡

曾鏡字子重其先浙之黃巖人高祖仁改徙居揚州  
三傳至封長樂知縣輔生二子次即鏡也鏡忠孝之  
性出於天植自幼輒有大志以諸葛武侯范文正自  
期而況敬善謀迎機立斷世莫與伍其果敢任事之  
氣又足濟之嘉靖戊子舉應天鄉試己丑進士授撫  
建長樂縣知縣發奸摘伏旌善劾惡邑中豪右屏息  
於起獄多所平反治行為八閩冠癸巳授監察御史  
未幾轉大理丞以外難歸服闋轉大理左丞辛丑權

藏大錄

曾鏡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乙巳春改山西巡撫  
是秋陞陝西總督方鏡之為御史也出按遼東先是  
巡撫呂經疏遼省刻騷擾編差則盡各軍幫丁混番  
又勅衛官停俸追徵築遼陽城外圍墻二十餘里未  
乙又已土壘未已又以堪輿家言築城北土山後法  
嚴刑督促甚急又派租牛供耕墾城壕軍士月糧多  
不以時給頗有隨馬軍田五十畝中軍劉尚德迎合  
經意呈請入官縣是人不堪命怨讟繁興有軍人趙  
慧兒者乘衆怒而起宣言曰吾儕如此苦役又歛奪

我軍田何以為出明晨直赴撫院告免衆皆聽命  
次日據里撫院乞免踏田劉尚德何之令追報還淺  
急尚德肆行綁打經候越牆走免馬寺空廨懸兇等  
逮捕得之亦加嚴辱羈之都司懸兇等遂置收遠城  
鎖鑰為城守計時號方行部金漫開更至行副總兵  
李繼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為衆不便者悉罷之  
命將吏督諸軍撤守如故於是亂軍稍消受約束城  
門始開疏請乞普 天恩原下情宥惡懇全生命以  
安邊鎮因以單騎見賊諭以禍福聞之生路諸軍歡

### 藏大錄

聲動地曰惟御史烏能活我反側漸定始分都將士  
畫城守九門及鐘鼓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誼  
諱者遂恭奏都指揮劉尚德等逢迎旨經失撫自狀  
而天為軍士乞原疏俱下都察院覆疏議大當往平  
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謀報為請赦  
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反叛之迹  
而乃生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而不相合且速  
陽既非反叛則罪不至死若索其首事者必悅首受  
法誰敢責自賊梁以取滅族之禍蓋軍士雖無反叛

重情其拘制都御史捆打都指揮擅出獄中罪人收  
九門鎖鑰亦當求其為首者以正其罪今乃不此之  
急而各官之容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乎柔懦之  
論不足謀國苟且之見大失事會既議非是 詔會  
兵部再議以聞時御史王廷亦言頃者兵部第議查  
勘職官而軍士則泛撫廢科臣曾忤沈繼美等屢以  
為言乃輒議如故蓋懲大同之事而因噎廢食耳且  
遼陽今日謂非大同答之不可臣以為法不可廢漸  
不可長併下兵部終以疏言為是謂即懸榜者擒擒

### 藏大錄

倫如故其開端誼諱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  
違問 上送部議呂經奉 旨革職經坐遷入廣寧  
治裝其中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償為  
飭裝具悍卒於密兇等紐遼陽前事鼓衆倡亂先是  
有張孝兇者以積惡為結誦發擊獄未遣密兇知其  
怨經迺先劫孝兇出獄率衆持廷格院門而入託護  
數之曰非爾汝我餘丁微徭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  
耶而復能虐使我築牆控樹終歲勤苦不遺耕織耶  
殘殺鬻膚課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拉播之據

守五門漢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置縱火焚之延燒  
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切旗幟分其黨  
為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目亂經及璫因首揭標環  
遊五門間考兒且行批其頰辱辱僞至隨漢繫之獄  
遂脅管糧郎中李欽吳索經所藏草價及冬衣布花  
舊頤且要給賑濟費庫銀炭及萬兩漢脅鎮守太監  
王純都督劉淮等各具奏言璫阿附經激變數經十  
一罪請速經問理而乞遣故總兵卻永侍郎周述赴  
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因

### 識大錄

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焉然而起漢誰激  
之此于法不宜漢寬貸請令斬巡撫韓邦奇督兵歷  
境揚威聲罪取其首惡且邦奇恩威素著若假以便  
宜權使之悉心經畫其事必辦疏下兵部覆得旨  
竟送純等請遣官校遠經而璫及各官有罪者下巡  
按御史遠問令吏部再推可以撫靖地方者乃以巡  
撫山西都御史任維巡撫遼東是時撫順城指揮劉  
雄亦為其部卒王經等所囚維以格冠欲慰經等見  
遼陽倡亂乃乘機夜糾眾擁入其室盡掠其囊橐純

維與其子勳連項反縛之其諸室館開城門鳴鐘鼓  
以驚眾脅指揮董震等以激變聞統散定遠指揮胡  
承恩代推諭眾軍操守如故錦永衛官校連呂柱者  
至廣寧諸軍起為帖非勝黃是詐為天使謀脫經  
也漢謀亂擁經併官校真廣寧欲總鎮寺官諭以禍  
福乃出官校越二日統遣人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  
校行於是統乃勅諸軍及總鎮寺官疏下兵部議刑  
部侍郎林廷堪親詣廣寧訪捕前項送卒首惡袁狀  
奏聞報可遼陽亂卒趙剗兒乃詣廣寧與袁兒合謀

### 識大錄

欲俟鎮城果官拜表集軍列隊即其夜脅眾為亂總  
兵劉淮微聞之是夜偕兩乃散遣眾軍袁兒等謀不  
行漢造妖言惑眾密結死罪囚王果剗向上於統混  
言廷堪至將盡誅首逆業已集定名次脅誘城中人  
與共叛謀供廷堪至開城門要赦恩及給賞如大同  
例統密刺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遼陽令  
副總兵李維等廣寧令倫樂韓承恩及舍人金鎮連  
官即山寺撫順令代管倫樂胡承恩趙期擒捕於是  
剗兒等八人望見寺十有三人及撫順亂卒王純等

七八同日被獲就因具奏言前者大同之禍起於制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智勇俱廢卒無成功得夫昭然監戒不遠 皇上獨斷速東之事而不疑於群言具禦亂之上計也夫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之違互相鼓煽既約開二鎮之城以要故又欲援大同之例以要賞挾必以伺機盟神以固黨訛屠城以聚衆攀重因爲謀主其始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其繼也負罪而逞由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苟上有假借之法則下有放蕩之情往陝

### 識大錄

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廢陝西之變敗之也大同殺恭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理之亂所以處張文錦敗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蓋茲小醜習於耳目自謂凌辱命臣賊殺主帥不過如彼我輩何忌焉今宜勅兵部會法司議行欵差大臣覈實其事惟據兇逆之原情以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恭我官悉送重究無事姑息事完之日將各犯情罪成諭諸鎮以肅紀綱則成行於忌外威振而恩益深仁盡於

義中義明而仁益篤矣 詔下兵部議處如說言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法司即送重擬罪廷擄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法司日言事在彼中遽難遙斷請令撫按官論奏以聞 上謂劉兒靈兒等開端喧鬧震辱撫臣坑燬公廨搜收門鎗劫放獄囚情罪難容即行撫按官覈明元徑自處決梟示各城其脅從者亟爲勘覈於時覈及巡撫任雅議劉兒靈兒與王經等罪俱坐斬即時處決并先覈於獄中者五人俱梟示各城原禁死因劉向上

### 識大錄

王果事關別案綱以待報都指揮劉尚德郭繼宗王孝思李璘指揮劉雄百戶張斌俱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追奪世襲扶發遣戍因恭經持法過刻行事乖方以致損威辱國太監王純繼兵劉淮遊擊史俊控取寡謀剝裁無術聽亂軍而妄奏施卑禮以求容戶部即中李欽吳多如額銀虛補便赴均屬有罪請自 上裁兵部法司覆如其議 詔以果向上如律處決尚德璘生事獻說戕危肇實情甚可惡請發永戍拉邊仍揭黃不許子孫承襲繼宗

孝思域雉各戍邊衛李欽異別用經比撫取無方致  
所部軍人叛者律戍邊准革職閑住純俊姑寬宥就  
故策弭亂忠盡可嘉持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  
查奏陞賞就陞大理寺丞時三人生法當死其二實  
應末減有司成擬大辟廷尉不能決也就力諍得免  
其獄疑多若此既而巡撫山東甯至劇賊劉儀爾聚  
魚臺之獨山鼓衆倡亂就檄兵倫金清率兵捕勦擒  
其首惡衆皆潰散事聞賞賚有差癸卯秋虜言入  
寇十入盤犯平定嘉陽孟縣就度三縣俱在兩山中

### 識大錄

虜騎所不至倘或蕩之出故閑擾 幾旬下臨清孰  
能禦之臨清商賈輻輳百貨駢集足飲戎心諸築臨  
新城是歲山東大疫就即召飲民為役城成歲以不  
害虜遠小哈兒者自雲中入直抵臨清窺我虛實預  
就法令嚴密旋就擒獲人始服其料敵之明云暇則  
修葺湖南書院檄督學選博士之明經者姪各二人  
集六郡俊秀教之就時典橫垣問難說講不倦士益  
彬彬向風矣泰安州產瑞麥嘉禾衆議奏聞就曰吾  
不敢獻使也既而州守自為奏獻之會西苑出有瑞

穀 上喜甚州守因獲美選就為意也時據增州  
縣民壯就言山東地瘠民貧不堪重役近有防虜招  
集義勇乞即編入均徭免其他役以克民壯報可先  
是給事中蘇應旻言巡撫之設腹裏易而邊方難大  
同懸於塞外邊防尤重大同撫臣龍大有素官江南  
米諸違事曾就則熟練邊情用之有效任以山東定  
遠其用乞改就於大同 上不允甲辰山西撫臣缺  
廷議謂非就不可是時已陞副都御史遂以原官巡  
撫山西時邊備廢弛文衆兄集就廟精整飭加築邊

### 識大錄

塙添製火砲百廢具舉虜自萬全右衛懷垣擁入  
上震怒切責總督翟鵬等就因議上防守事宜下部  
議行逾年御史陳某言就陷賊具皆修邊城攻浮  
屠峪率兵平型以堵西突賊入鴉鵲嶺直趨廣靈以  
防賊衝山西諸邊賊不敢犯有犁庭掃穴之村滅虜  
吞胡之志宜重責成以收全效 上賜勅獎勞錫之  
銀幣乙巳秋虜寇陝西會總督缺遂以就總督陝西  
山遼軍務就聞 命兼程以進不數日遼秦境虜十  
餘萬方錄寧夏入寇就曰虜患衆入寇其鋒誠不可

當兵法不曰攻其野必救乎彼有內顧之憂必解其  
入之患矣遂命中軍恭將李承標下卒擄其巢斬  
一百十級有奇虜聞遁出塞既曰脫虜屢犯內地如  
貽無入之境今驟聞巢穴告急倉皇連走不謂我師  
能邀其歸也乃親督將士隸新安遠外夜趨定遠擊  
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大驚以為前此未有也遂  
潰將士勇氣百倍又斬首一百八十餘級生擒虜一  
名奪獲美罪馬匹無算左右咸請以捷聞既曰全賊  
不敵而軍民安堵無恙不捷之捷也今茲士民不無

### 鐵大錄

傷殘矣吉敢欺君乎御史盛某劾實以聞上曰大  
虜盤據河套即年北邊甚損國威總督官乃能將兵  
出塞即有擒斬雄畧可嘉曾統陞俸一級銀帶視前  
有加余事毛一言管理軍糧食部放恣既劾奏之部  
覆送不謹例罷其官詔以一言下巡按御史按問  
今邊邊官被論有千兵机殘糧者吏部勿與擬罷職  
七月中虜十萬餘騎繇寧塞營入犯保寧大掠延安  
西掠慶陽環縣東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既既陳其  
狀且言諸文武將吏庸懦觀望之罪部覆請還科臣

奏視得旨今茲失事頗輕第全巡按御史勒明具  
奏方虜之深入也統率標兵數十駐塞門乃遣中軍  
官原任恭將李承標統之出塞直搗虜巢於馬梁山後  
斬首百餘級而還統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  
虜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  
入民居甚夥今且四望斷煙火矣在我生靈無幾  
論數萬朕皆匪影踵乘時迎送故套無一敢與虜遇  
者幸而漢甸泥蹄馬滑弓膠絃解又以慶陽山路深  
峻虜乃投偵遁者自引去不然其禍不止此情實備

### 鐵大錄

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誦俱下却議謂統唐  
所稱功罪各別須稽驗明確方可議行賞罰上令  
仍前旨趣御史亟為勘覈既別功罪以聞統因與巡  
撫張問行恭奏延綏器與套虜為隣自成化間都御  
史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  
延袤一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址間存不異平地  
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修花馬池邊牆一道自寧  
夏橫截接築至定邊營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黃  
甫川一帶依舊無邊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亟為

識大錄

修繕第地里廣遠工程浩大勢難責如春月宜分地  
定功次第修舉西起自定遠營東至龍州堡計長百  
四十餘里為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  
州堡而至梁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為中段自梁  
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為東段歲  
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障功完全陝故賴乞  
破嘗格登第原如宣大山而故事既下却議開統漢  
上言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至漢唐悉屬中  
國漢孔河南為朔方固河為固唐張仁愿更於河北

築三受降城自是寇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以無  
寇歲損費億計至宋乃失我太祖驅逐胡元成  
祖三犁庭餘孽奔亡故死又敢望河套乎漢以來  
勝孤遠撤之內守漢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  
無膏土地沃青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  
此時據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  
委也夫此不為弘治八年虜編茂渡河剽掠官軍收  
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漢嘗牧套內侵擾中原孝  
廟有款漢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款征之而未

識大錄

能固使虜酋古囊得以據為巢穴漢山大川勢顧在  
彼而寧夏外陰反南陰河虜得自洩自繇東西侵掠  
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  
浸淫虐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  
浸也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為國家深長之思以  
收漢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單旅之與國之  
重務圖近利則壞速謀小有挫失則謀孽其短者踵  
至勇護力踞而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漢  
時見不用甲可乙否還迎不擇日漢一日長寇貽禍

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兇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  
得之見聞嘗懷憤激今漢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  
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  
下咽者謹將漢套數事開列於後一曰定廟護河套  
者虜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  
餘里年無寧居將來生聚日繁貪嗔日恣南侵之禍  
漢有可虞趙危國屯墮中漢宣帝主之於始而親相  
卒成其終漢秦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襄者裴度  
也伏願聖明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

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惟求底定不急近切則國  
是定而神人協謀矣二曰立綱紀漢套之舉國之重  
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水陸齊驅並進累糧  
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  
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此謀雖善其勢  
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預此  
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虛上下  
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  
一戰勝賊未獲悉輟與拒禁師徒易抗其難三也

### 識大錄

臣則以為憂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  
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遜然後據河為城分番  
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  
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  
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化該邊衛從煙  
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凡該口外為民者皆定發  
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為踏勘多立魚鱗藉冊以防漢  
弊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閒一頃足  
為閒田以養地方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

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  
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  
墾而天憐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耕稼虜  
騎難於馳驅夫既臨河設險秋夏決難侵犯我得耕  
種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構戎之時為禦虜之  
計民不告勞農不告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  
中州此規模節用之大畧也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  
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得其機而為之勝美在我何往  
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獲禽獸以馳

### 識大錄

騁扶高馬肥弓矢効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  
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  
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佳  
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暖賊因  
以騎我則訓練強兵攢指抹馬營伍整肅大耗精利  
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  
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  
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搭手二千多槍  
天石指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



我輩而收休分而守材官賜發兵運同的砲火激烈  
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  
此覓敵觀變潛援參撫之計臣亦計之審矣仍乞  
命下宣大山西總督撫鎮守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  
設防以防河東倖牧之寇倘舍賊敗亡必將逾河逃  
遁厲兵秣馬又可收斬獲之功所謂將角之勢以全  
取勝之道也秋高之時賊如浸蟻而來我軍據險以  
守况海勝之兵勇氣百倍不待臨場可便捷代如是  
三年虜勢自棄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

藏大錄

即四日通將材三邊之將謀猷初得未可謂無其人  
而因循懦怯繫於不操一遇警發逆觀望遲縮連高  
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為士卒先者臣到地方親臨  
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弊矣蓋總副遊守官爵位漸  
高志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魯仲連所以載田單也且往日以資格待  
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豪之徒往往謀於  
卒伍雖有才莫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可以待庸品  
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持之故為恢復之圖必

須入破常格除中材堪以果勵者治舊任事外乃自  
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歷  
年各處廢棄諸戍將領中間果有志勇超群謀猷出  
衆氣吞沙漠志平胡虜者許中外巨工不限地方各  
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  
將千人署即以萬升人長可將萬人者即以萬萬人  
長或假以署衛使將統數軍士辰四體果能挂鋒  
敵即與實授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復沉抑之不幸  
而獲伸感激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

藏大錄

克敵之心勝拂清朔漢可坐而待矣五曰任賢能夫  
兵馬殘廢百需靡易况與師於數百里之遠以驅數  
十年盤據之虜非將練建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  
專任之計焉克有奔伏乞特 勅廷臣議擬公舉文  
武兼資大臣一員前來專統其事脫不以臣為卑即  
亦優備使行陣參謀其議雖竭膏肓亦不敢辭但慮  
非所長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餉餉兵部司  
官二員稽查軍馬又乞簡老科道官各一員前來於  
邊將練兵為最練馬為要項有兩督責此臨期紀驗功

次而查鎮撫實和成之凡本省鄰省布按司府等方而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不得推托六曰足芻餉今擬免套之兵摘運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日為期共該行糧四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折鹽菜銀一分每日該銀六百兩五十日共該銀三萬兩馬六萬匹每匹每日料五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草一束該草六

### 議大錄

萬束每束折銀二分計銀六萬兩駝馬牛驢二萬五千匹共該草料銀五萬一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搶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死力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語其太畧也軍行千里風雨罷勞敝壞樂極存亡故係不有厚賞以給之於先安望其死力於鋒鏑之下故於其衣食以壯其力示之金帛以動其心然

漢律罰以威之教萬之衆各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矣賞犒之費大約該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宣武山西每歲客兵京運銀一百四五十萬兩今陝西於年例防秋之外亦損此客兵之數以充邊餉三年之費非甚難集不然准折無歲餘鹽銀而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外更多脩買馬價銀不許別項挪移借用仍令預備輜重待時而待七月明賞罰邊方失事宜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廢統轄

### 議大錄

之子周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三軍之士習於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臨陣退縮遲遲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於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數十人爭之在己既不見其傷殘且縱賊不追而後聞抵隙反為虜所擄者彼皆是也合無請勅申明禁令凡有擄得賊首者雖無首級定為首功而爭搶首級者無凡通緝觀望買賣首級之徒概以重法罪其死必戮之以拘衆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乞勅下部擬議詳著條

欽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心知所趨避矣入曰倫長技夫中國之長技莫先於火器但肩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炮口砲喜大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虜獲馬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以兩挫虜寇故未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砲言每半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款後套須脩熟鐵蓋口砲六千位長管鐵砲一萬五千把手把鐵砲一萬五千把

### 識大錄

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炸砲十萬箇鎗梢十五萬斤砲斃三萬斤包鐵鎗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禦相馬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十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磺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砲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盾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番以別用各有可最遠發帶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駐山西陝西甘肅買辦置造以爲後套之資蓋

成造而後數數演服習而後運用理有固然者況下兵部併議謂築邊後套兩俱不易二者相難後套尤難夫款率數萬之衆廣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必爭之大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可易故不若修墻濬塹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礫民居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以千五百里餘之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工恐未易集銀使能成亦難焉守宜仍行就等逆長會計奉 聖旨虜雖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被其荼毒汲軫朕懷前此邊

### 識大錄

無有以邊虜後套爲念者曾統所奏具見壯猷商部許久方經題覆迄無定見還着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土方畧邊牆千里沙漠與宜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運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丁未宜大總督翁萬達言倭營求貢請恭酌可否時自庚子以來虜騎連歲蹂躪大同入澤潞破宣府抵熱河而涼延綏東寇遼陽不貢未請 上意不許以陝西方有後套

之議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絀貢議云先是  
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春輝卜寺二人致塞求市既  
隨以聞直官孫肅自嘉靖十年以來或遣人通好或  
殺獻金牌或進送馬匹四營之後竟不運報多因衆  
謝之餘其言緩我邊備即便盡率部落未端不免分  
處內地養虜貽患先宜慎重如往年例將輝卜寺量  
加犒賞全還諭大同寺果乞通貢市或欲協禦套虜  
策功祈賞須親詣軍門聽候處分如似往歲一去不  
返即置勿問事下兵部處如其言得 旨茲免投降

### 藏大錄

納款原非其誠故順達臣世輕信要功自貽後患可  
議先行正月一日虜犯永昌副總兵蕭漢雲之敗績  
漢雲莊民朱英斬獲首級冒功進罪遊擊王勳擁兵  
自衛宰脩竟福傳報不達倫樂指揮孫朝振等拒敵  
損兵指揮沈振等守倫不設俱應速問巡撫都御史  
楊博總兵官仇嵩亦當薄罰既奏勅之部覆得 旨  
漢勳俱革任聽勘報振等停俸三月博嵩姑免究既  
又奏邊方守令所係甚急乞於進士舉人監生內選  
擇平力精銳材幹強壯者補攝職者特加獎擢仍慎

選監司以爲表率勸限到任以豫秋防吏部覆如共  
言 上曰巡西北邊防多事兵備守巡有司官職甚  
重全務慎選以充其政績卓異者聽總督等官不時  
奏保陞擢不才債事者亦即劾罷而廣四川雲貴近  
吳地方亦用此例該部仍將南北邊方官選用陞遷  
事另立資格奏開初春中統督兵出塞擊虜未得利  
五月復出塞虜覺整衆拒之統免送脫卒督之出戰  
賊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斃我矢石者甚衆  
獲牛馬索駝九百五十隻罷八百五十三虜移帳漸

### 藏大錄

壯間以輕騎入掠既漫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  
塞統以捷聞因列上諸臣功罪 上曰套虜連年深  
入如蹈虛地大損國威統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乃  
詔增俸一級賜以金幣巡撫謝蘭等各賞賚有差統  
又言延寧大虜壓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檄莊  
浪魯經兵三千暫駐蘭州通中之地以爲應援乃統  
兵仇嵩疏撫本鎮兵馬寡少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  
巡撫楊博附和上請并乞責成 上以爲沮抗軍機  
妨誤邊事但執防在即各奏俸數月先是奉 旨會

議漢舍事宜衆皆推避迭無識者至是再奉 明旨  
嚴限督促銑始得會同陝西巡撫都御史王邦瑞及  
三鎮總兵官恭酌漢套方畧條列十八事曰收漢河  
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批  
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恤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  
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戢守息訛言  
寬文法嚴尊畜養下兵部覆言銑經畧甚詳但事体  
重大請下其章於廷臣令各疏所見然後集議 上  
曰虜據河套為國患朕軫懷宵旰有年矣念無什事

### 識大錄

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看詳即會衆協忠  
定策以聞已而銑又上營苗入口立營總苗及遇虜  
駐戰遠騷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交營  
長驅獲功收兵 上覽而嘉之下兵部議行時仇鸞  
既被論劾 上令按臣查勘焉知不可掩蓋狂悖  
無顧忌至是銑漢發奪十罪曰欺詔 朝廷擅作威  
福殘虐故殺貪婪能法腹削卒伍侵牟邊餉私授戍  
丁騷動地方客養奸回地敗察服各有指據數千百  
上覽大怒命以山西總兵官王誥祖代焉命歸

未達禁來京訊治初大學士夏言漢用大學士嚴嵩  
忌之言漢以首輔抑嵩大不相能錦衣都督陸炳先  
為言所持亦怨言欲傾之因陰比嵩圖言嵩乃因問  
中山崩分馳之異疏陳缺失遂言曾銑開邊啓釁禍  
不可測言漢中主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 上心動  
言果辨 上不聽命廷臣議之於是吏部尚書聞淵  
等共稱漢公非許言乃輕信曾銑擬 旨必行任意  
徇情罪不容逭 上大怒令奪言師傳以禮部尚書  
致仕命逮銑詔獄會虜酋俺答年與套虜聚謀將寇

### 識大錄

延寧嚴嵩漢擬 旨罪銑 上令部院各勘部院已  
當銑同上貪功擅開邊塞之罪而仇鸞漢厚賂嵩  
因授意鸞令以銑為辨嵩因奸銑謀國不忠取軍無  
法徃年虜寇延慶殺人並野銑隱匿不以實聞收諸  
將金錢萬計達子曾導賄付蘇綱開通貴近圖免於  
罪故 皇上有令歲失事願輕不必查覈之 旨銑  
明知誘殺機 國有大禁乃於丁未二月擅將所部  
士馬出定遠塞聚衆擊虜帳希望陞賞而分部失律全  
軍覆沒隱匿不以出聞又尅取軍糧數萬句知罪重

乃倡議漢套希冀非常之功以掩蒙蔽之罪不忠甚  
尋降旨遣繫曾淳蘇綱竟釋寫罪不問三月統建  
至京下法司訊治錦永衛統統交結夏言行數萬金  
於言妄議漢套及失律冒功俱如仇黨所奏上命  
法司按律法司以統罪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之陷  
城塞者斬上曰統情罪異常乃云無正律可逐置  
不問耶於是刑部侍郎詹翰都御史屠僑吏部尚書  
閻淵錦永都督陸炳等阿嵩旨會論統當交結近侍  
官員扶同奏啟者律論斬妻孥流放編管三千里報

### 識大錄

報可乃新統於西市蘇綱成嶺南統家無餘貲妻子  
狼狽遠徙天下聞而究之既而夏言亦斬於西市永  
災仇黨竟以逆謀誅嵩亦敗據宗登極言官交章  
頌統寬過賜祭葬諡曰襄愍世人多言套不可復遣  
人則謂統之自山西擢為全陝總督也親入河套閱  
其形勝量其道里察其肥瘠實見其可復可守故一  
切懲懲之該曾不能阻至其機械大器之巧盡出不  
窮雖古名將有不可及者曾令人製竹筴數十如柴  
炭者然而疎其孔久積不知其所用一日報虜至統

度其募當至某河急令沉之因伏兵於傍虜至渡河  
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馬不能前伏兵乘之因以  
大勝陞曾植榆柳塞外以阻虜騎虜糧之統製木  
人長尺許中藏機毒置之樹下虜攫之輒中毒死竟  
無敢拔所植榆柳遂成成化間佛郎國入寇中國始  
得其佛郎機為紫銳銃因推其意為之製子母砲一  
窩蜂地雷之屬其母砲則以熟鐵為之子砲則以生  
鐵為之貯藥其中以母砲發子砲至虜所子砲始炸  
散大者如彈細者如豆中之無不立斃銃初以擊虜

### 識大錄

子砲已至虜所猶未炸虜卒見未知其能炸也簇而  
視之遂擊殺數十人或曰即前所稱盤口砲地雷則  
火地火許櫃藥於中以石如斗大者滿腹之更覆以  
沙石令與地平伏火于下可以經月禁其發機於地  
面過者蹴其機則火墜藥發石之飛墜悉能殺人虜  
驚以為神皆遠徙避之遣人稱其應敵之智真運於  
九天動於九地者不能詳記大都以歲月漫矣無嫌  
也

王以折

王以折字士招號石園應天江寧人也廣穎豐順音如洪鍾弱冠為諸生才氣絕人鄉先生金華奇之解帶以贈舉正德辛未進士授上高令時華林賊方熾教改縣治剽劫簿獄郡邑戒嚴上高故無城雖守以折至集鄉兵躬自訓練周履要害布列蒺藜以遏兇斥多揚聲疑賊賊跡是不敢窺上高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閭閻晏然踰年賊平以折蓋省刑紓賦典民休息上高大治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總憲彭

識大錄

王以折

澤才雄一世即公卿固當其意願獨罪重以折有可咎白退必目送之一日指其位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按河南方有事鄉試會宸濠反鎮守太監劉璟濠黨之陰約為應乃倡義罷試以折徐言各省鄉試月日定自聖祖江西去汴遠罷試無名遂治事如故璟又傳武宗親征將道汴下縣取藩藏錄田萬兩稱倫供應諸司莫能制邀以折會議撫臣業已漫應以折執不可謂大駕所輕供應誠不可緩然天子御六龍必戒前路勅至園之未晚今擬駕出發公歲

萬一逆他道跟散不可歸誰執其咎渠乃沮嘉靖壬午巡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沈初去溪永春延及尤溪

勢日張以折徵分守及都指揮達兵勤之月餘賊平癸未謝病歸因乞終養家居且十年終父喪乃起補河南道尋擢南太僕少卿轉大理府少卿遷光祿卿戊戌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已亥春上幸承天有議革撫治者以折為繪四省交會圖隄之石若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庫子進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轉兵部右侍郎即是歲徐台決渴漕舟滯不行臺諫

識大錄

諸臣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於是命以折兼左僉都御史往漢之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枝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堤看子河流時匯灤河皆如期達京師決上寧陽之間有安山南旺馬場昭陽諸湖故置水櫃勢豪侵沒多缺德即藉其常制放水灌田成沃壤官因循而不問民隱恐而諱言為弊頗久以折廉得其實謂四水堰漢唐舊渠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及修陂急遂任怨力遠之登郭晉

右都御史掌南院卿人德金澤贈帶事至是驗矣以  
祈處父母之邦持重自守屏翰從簡出入舊宅在聚  
賢門外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聚賢門繁盛  
多觀故宜避之昔張湛入里必步可取以為法也而  
午召入為工部尚書丁未春左都御史掌院事以祈  
恩彭澤語益感奮勵精蒞事九月轉兵部尚書提督  
團營軍務先是陝西總督侍郎曾純倡謀後套已奉  
命集議以祈至部謂河套中國故疆討賊本兵戎任  
況訓兵馬積弱振維木運食亦不可已遂疏入上

### 職大錄

知後套非易成東正月吉出建統既命以祈以尚書  
無右倉都御史代統以祈即陞韓星馳入關至罷都  
縣軍需停造諸罷止解臣藝蓋前此微發頗涉嚴急  
故首及之軍中務為鎮靜凡邀功生事之言新進喜  
事之夫一切屏遠屬諸將慎固封守開誠敦信以示  
夷虜繼金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舉垂群策舉事慎  
密務合机軍初并肅關廟馬哈密熟密留住種類日  
繁悉將巨測以祈與都御史楊博奏關外居千里餘  
和寺地可田可廬乃台諸番族論以華夷相安之義

為繕廬室分比舍即口授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  
首得入關為市諸番咸喻稽首聽命遠徙塞外在  
鎮六年威惠孔著番虜不敢大舉深入其小小剽掠  
以祈漢多方既倫戰守之事預集以是往往取勝前  
後斬首虜千餘繕葺延慶足達寺庵城堡密寨墩臺  
四千六百餘所修築瓦牆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  
皆堅壯可恃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數百人夷虜  
番族來降者三千餘人加太子太保癸丑春病遂賜  
致仕閏三月卒于園原年六十有八諸將莫不奔哭

### 職大錄

大聲軍民號泣罷市者數日計聞上震悼久之贈  
少保謚襄敏以祈為人孝友純厚節操凜然不務燭  
激之行不取俸得之功弗期顯效以耀目前而委之  
久遠弗出己意以達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  
風焉  
述史劉振曰襄敏才力悉本於實踐而出之以長厚  
故所至有聲鎮陝六年間誠布信務為鎮靜不喜邀  
功俸事之人休養士卒諸番咸喻莫不聽命諸首逆  
徒哈密種類於關外使中國沒患一旦潛消虜固不



敢深入違境以寧厥績茂矣又所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軍于回首之日鎮民為之罷市奔走也

職大錄

王鈞

王鈞字子宣號印岩浙江奉化人高祖文琳以貴雄閭里而性好施宣德間歲饑盡出庾中穀以賑饑者璽書旌為宣義即子孫皆能濟其美及鈞貴人謂天之陰陽云鈞生而岐嶷不群七歲就塾家人或謂之曰而漢能如伯父舉進士乎疎然應曰而謂讀書舉進士而已耶聞者異之年十四補諸生嘉靖癸未登進士第除工部主事推玩荊州其地豪商大賈所聚集魁駟猾僉因緣為奸分司率以濡涇損其石劬赴

職大錄

王鈞

任只携一僕自隨蒞事廉潔一介弗私有美利則稍弛其征以便商及代運敵篋蕭然無長物轉負外郎出知邵武府以謹嚴率屬而簡易近民遠近畏而懷之每晨起視事竟日坐堂上展字察然無一人敢左右視者百姓望之儼若神明各輸其情皆朴哉措有訴要婦而失其實姪臣者鈞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君同居而異心者首則可以贖罪不浚治也明晨一人持兩盜物陳於庾稽顙請罪果渠渠矣弟也其不怒而威類若此有楊行人者奉使道即橫有需索

吏民苦之。飭取吳西山心改經遺之場大漸疾行出境。延接白御史行部望飭以非禮而飭願以禮自將。不為折。詔御史心衡之下車。輒索庫藏刑名諸案。讀歎有所撻發。終莫得其隙。或謂御史此慮吏不習焉。恭固其性。然庸有他乎。御史意格桐其治狀乃更賢之曰其競。若是以良守也。疏荐于朝。秩滿當陟會。驗曹有讓之者曰。飭清操士宜主財。賦還為福建轉運使。鈎稽宿蠹。餘畫甚精。福州缺守。巡按檄飭署篆。簡肅風若不嚴而治民有異。世兄弟爭產者訟以不

### 識大錄

息。飭諭之曰。君父之心寧忍使有一子不足耶。爭而勝之。若父懷乎。君以贊故傷父心。寧漢為若輩。血食秋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肖飭像祀之。居數歲。陞雲南。茲改累官。藩臬長吏。而辰拜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可轄故多洞賊。竊出剽掠。當事者逆而騷之。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朝夕。飭至解諸煩。全惟責。即辟也。覽獨撫。況移不煩兵而底定。丁巳。晉兵部侍郎。兼兼御史督撫兩廣。收盜。裁若聲震之。扶黎黎。海大羅山諸處。尤為雄。驚時時。隔城。看邑。

有司不能珍滅。飭發偏師。勦之。破巢二百有奇。獲其魁。為天恩。李汝瑞。俘斬七千八百餘人。戊午。倭寇入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飭調兵逆擊。斬首虜四百餘級。未幾。漢犯潮陽。分兵邀之。斬首百七十餘級。是年。長樂與寧龍川。程御諸處。及羅絲洞。靈溪。相煽動。飭會兵。勦捕。獲渠魁尤德虎。楊球。鄧子修。黃老虎。俘斬三百餘人。飭念廣中。寇盜頻繁。當有以遏其衝。乃相視要害。添設廣寧縣。治新賊出入。而不逞之徒。始稍戢。思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悉出入。

### 識大錄

無與。最者。飭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納有指。據據不悖。而軍儲漸贏。惟梧二府稅錢。舊以資軍餉者。遂罷輸運。已未。晉右都御史。掌南院事。風紀肅然。權貴獻手。正身率物。諸御史莫不嚴憚之。庚申。還南京。工部尚書。內臣有以殿門混金。濕科者。飭條其費。省金。宜以萬計。他。所裁抑。類此。未幾。請老。歸杜門。謝客。絕跡。城市。場邊林壑。間見者。不知為鉅卿。貴人也。丙寅二月。病卒。前一月。有大星隕。其舍光燭燭。天辛之夕。印岩山崩。者。曰。贈太子少保。謹恭簡。

張岳

張岳字維喬泉州惠安人曾祖茂仕為桐廬丞清介  
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祖論和蔣卿縣父慎知英德縣  
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正德八年舉開第一當  
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成進士與同鄉陳琛  
林希元倪居佛等開戶講易人竊指曰泉州三狂  
生也岳沈潛樓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  
功類終岳仕相者張德嚴嵩夏言皆東推得勢岳頗  
頗不為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為行人武

識大錄

宗發疾病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發疾病獨官者侍  
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  
於內閣庶聞節通遠可倚意外之虞不報東屬南  
史典同官諫止下獄罰跪廷杖時杖死者七人上  
命不知死者與一秀才官岳謫南園子學正世宗  
登極直還先廟諫者岳得漢賊吏部欲選為科道官  
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沒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  
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陞承  
重祖母及母是居家結草堂于其縣之淨峰讀書其

中此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獨非之因持程朱說渡

江與群居三日不合守仁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也  
無奈墨守耳岳歸舍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吾自  
為學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大王氏諱窮  
理任良知安知亡哉指人心為道心氣質為天性者  
岳盡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禪官野史亦旁  
涉手校以傳博學窮理之義服闋補主客郎時世  
宗方定大禘禮下議閣臣張璁求始祖所自出之  
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強說其奏已具待郎事時

識大錄

以問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  
也上明聖旨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怡然余非其祖  
我如執政議不可時曰則何以漢上岳曰請題土曰  
皇初祖堂王祭天子塋而蒞之誠其祖也千百  
世而上可倣而至也非其祖也實之大謬時繼然者  
明日會總頤微詞以觀其情仰德曰何復前說也時  
曰曹有即云云俾辨可聽也德竟以初議上上內  
批皇初祖位如岳之所言德大駭問昨曹中諭神祭  
者誰也岳致致岳以館載岳謝不見出馬廣西提學

余事時行選貢法琬主其議選無論原次輒取年少  
有文者亦亡論其不原即無少有文可任選寧缺貢  
岳謂國家取士科目矣貢士所以為均於陋州僻縣  
令其觀光上國第簡表譽甚者使之梅明詔選速山  
谷士操夷風縣久不科日歲予貢使其以衣冠人物  
別於夷風所以漸愛之也然不如總括視學柳州柳  
州軍五百餘號姚城外者五日岳謂太守曰軍號姚  
太守不見告無謂無聞學使者乎脩貢憲司亦安得  
委之台五百人入日何梅亂也曰太守不予報且一

### 識大錄

歲矣岳曰吾與爾糧送尔軍門聽調何如坐持腹哉  
皆叩首幸甚因遣散歸營居一日召與期悉送之軍  
門五百人者既幸得糧皆不顧往岳原其中有十八  
人驚而首亂說曰送軍門非健卒不可吾人聞之因  
按揭漸摘去而獨留十八人寔之法十一年入賀聖  
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總憲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  
氏學岳約士守程未書毋說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  
貢事落職為廣東監課司提舉轉廉州知府廉邊交  
南吏仕時皆欲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錄使督民種

田有棄地廣衍全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軍民盜  
珠者難治岳居四年不問珠池珠也家人持婦言從  
乃公宦廉乃不識珠池珠何狀岳曰珠易識耳命吏  
持庫珠八顆視內立還之太守不取珠民乃不敢犯  
盜珠堂上無事坐讀書與諸土酋等為師友而廉士  
皆知學十五年上審問安南久不貢知其國中有  
篡臣莫登庸者遣使勘狀岳言於撫按諸公安南有  
黎氏窮竄不能君微矣莫登庸弑之自立其名曰賊  
今將以賊為辭加登庸與乎海里興師為夷發憤非

### 識大錄

急也若但以不入貢而已登庸言遣使求貢請封夫  
黎未即亡接納其賊又非義得為遐方絕域亡益中  
國請令自為聲散棄之撫按莫敢聞朝廷遣使至梧  
州議入矣岳謂上初使勘未曉其國中事也莫氏  
篡黎今固無勘而可知使往苟受謾詞歸其辱在我  
我不受將必先黎氏存亡登庸且俱為亂得毋欲弭  
兵反開之乎岳愚諸留使者毋前進而是時林希元  
以言事自大理必請為欽州守請自劾行間岳書爭  
之條六狀疏于朝背府蔡絳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

詔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必令納地貶號旬伏詣闕獻其國中圖籍句上憲分乃不報國體經曰如此能令聽乎岳曰岳能撤之會兵部尚書毛柏溫出視師岳言經曰大將至矣前議未可用也公當治兵積穀待之經一以調度屬岳伯溫至岳告伯溫前語繼進賊情地勢曰愚言足聽也不然進取方略具此連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子矣於是許降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持毋征來輸情於岳、頗用前言於督府者要之皆惟

### 識大錄

命其諸前領恐見欺登庸曰有張太守在何恐使人欺於伯溫要我必以廉州張知府會值岳運為浙江提學副使尋轉叅政伯溫奏乞還岳廣東尋守欽廉登庸未覲向廉州太守在也乃使其孫福海叩闕望闕稽首而獻地奏上羅安南為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岳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獲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功類矣二十年北虜入邊、帥被逮南北糾道交章薦岳伯溫言於朝曰吾折得二臂撫于粵右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吏部上岳名陞右

金都御史撫治鄱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上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它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誠不忍也少師夏言治生暇使司張費於廣信七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為柳耶縣百金足矣上賜少傳嚴嵩第名其間曰進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蓋也貽書書曰開侈上恩亦刻恭儉俗情不察擬將修其輪輿而岳仰体相公德意節我之言與嵩無以答也乃陽為謝岳所苦及人容告

### 識大錄

岳稍大其眼孔岳答曰寒骨瘦、死時止少為第一張其他自今已定公毋念焉二十三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督府故統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恐以通道權責徽州縣吏非召不得至棘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諸上官有功當官賞大省驛奏小省稱制自行毋得如往時自乞冒功者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消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金都御史又明年征融懷馬平諸獲進攻馬鞍山富奇寨平之以不通問遺為政府所抑總或加太保岳止晉傳尋召

為刑部右侍郎巡按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  
岳忠純果技有古大臣風質連反側未定不宜遽徵  
之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名為兵部左侍  
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貴陽間有山曰蜡  
前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軍為湖苗其面銅仁諸苗  
為貴苗其西壯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  
入保靖爾山西省守臣趙畧不時定最後設總督以  
才望大臣任其事其時起為鐘為副都御史劉之四  
十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鐘歎急成事奏苗

### 識大錄

平請班師尋入為兵部侍郎而罷許保吳黑苗亂是  
時苗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  
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大學士徐階遣岳書曰士君  
子為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危機在前寔不知避亦豈  
智也岳謂脩員大臣義當效死即單車入楚與諸監  
司熟計皆言如鐘撫之便否則成之使不待出掠撫  
責御御史李義壯亦附鐘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  
是為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即欲戍  
戍兵少乃疏勸之因勅奏義壯生祭官而鐘與王學

益前為總督撫處苗者二人與高親漢從中挑出使  
不得行其志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冠石所貢中  
大震上切責岳上未謝罪圖上用兵十數事召  
勵諸將謂故指揮石邦憲者使酒人也而急公輕財  
奏為鎮草恭將銅仁事志勇之謂總兵沈希儀老將  
也使為提督邦憲等分兵入銅仁岳身督之先後擒  
斬俘獲二千餘賊苗五十三人巢穴皆破賊陷盡  
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匪林匪林皆不可得而陽宣慰  
使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李印俱并誅族許保黑苗

### 識大錄

曰張廷賢在告與君不怡帶也秉今兵猶撤共奪一  
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冉玄合  
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  
僚去石邦憲發兵邀之苗經九關還而允簡死事奏  
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于高請速治之徐階持不  
可在都御史看喬尚書趙錦張經歐陽必進侍郎張  
時徹謁高言岳嵩曰法當速備曰公寬之海內正人  
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贊矣五人相  
視氣阻高顧廷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言謂何廷起

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願用恩州建元無所恨以論城  
陷則於法不同焉曰何者經曰陷與掠異恩州名為  
即不若內地一巡司苗人即去此掠城也掠城而廣  
時有之督府故不聞生掠城也相公宜熟計之即  
張總督一去孰代者苗曰公言城而辦徐階復言德  
督用兵、敗則其責若以守城池孰與其撫鎮近且  
切我高唯、而已於是張經伴告於岳曰公生死懸  
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語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生  
不與宰相錢氏乎既而知故書皆至岳曰成即成耳

### 識大錄

自古刀鋸為鎮首士君子致命遂忘之地豈聞迂徑  
求免者後上開封乃不逮岳奪一官為兵部侍郎  
魚右僉都御史亡何印憲搜賊搜之苗大震擒獻許  
保自恃岳以開高謂岳使曰張公擒龍許保甚苦黑  
苗尚在河勦絕也哉得旨如高所以語岳使者且令  
三省巡按御史具奏奏報而丹玄恩州之謀露岳上  
玄罪狀請逮治而玄先使徒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  
岳又許其事請下錦承捕方所使人或曰公不為嚴  
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

愈仇恨更部先後推岳為尚書者再萬皆阻之記後  
推為南京都御史苗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傳旨  
罰會推九卿休于是亡款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索  
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從明也何不捕自致岳  
笑指其髮曰種、矣吾昔少年張少師屢招不得我  
一見今人錢賈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是時  
黑苗惡許保之擒匪黨益深伏無定而萬鍾為吏  
部尚書雅欲就其先撫功貽岳書黑苗可毋捕而羅  
也麻陽鍾井州公念鍾昔日帶則備告三省守臣與

### 識大錄

巡按當其地者善為奏又因徐階以請而岳但遵上  
旨擒黑苗而已責印憲使自為功而黑苗遂就擒湖  
廣巡按當勘報全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  
搞軍意欲岳行全高所結黨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  
太守吾以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欵它母所用之黑  
苗報至萬報旨下兵部覆議而足時蘇豹為兵部侍  
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當允力終  
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召公不得亡祭公古執何約亦  
言公於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指絃不能泛

諸道人拜辭禁中身尚書即不能白事宰相兒無內  
使意三十一冬卒于沅州督府岳五年經督不執  
家套頭第取村樓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檢巡閱其  
衣床褥席皆校校製初開府沅州沅人之慮惟援  
及賊平軍中不款取沅人一物表出沅人迎哭之聲  
不絕其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而弄致鐘先撫之管  
高擬旨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謚義惠而鍾濟  
蔭子馬蓋當嘉靖之朝上雖英明獨斷而高父子  
竊柄一時邊臣為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

### 識大錄

故用兵有功常薄其實微失利輒被譴責之卒以功  
名終除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督臣不入一  
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導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學正  
傳更定搜記恭敦大訓兵鑑論書聖學正傳見王守  
仁辨後所輯恭敦大訓則取責難陳否之意

### 翁萬達

翁萬達字仁夫號東涯潮州揭陽人舉嘉靖丙戌進  
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督稅監兌所至有聲疏戚  
訐侵奪官地商稅詰甚峻上罷其五元之幾賴大  
凱奉命出賑減去錫泛巡行旁未立法簡便民甚賴  
之咸曰活我者翁公也癸巳出知梧州即更贄府民  
夷接處旅時與萬達經畫悉心供億無缺總戎成寧  
侯仇萬繼健卒橫行市肆間萬達縛其首十餘人杖  
繫之於是相戒毋敢犯在郡四年咸惠並行而申冬

### 識大錄

王師討安南議設添註憲臣以才望推廣西按察司  
征南副使萬達以征南事宜白督府行之莫登庸悞  
謀曰王制必不舍我獨不能從海適乎且採毒藥以  
試刀收巴豆固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莫陷焉足伴  
傳先襲廣東以抗我時略遠低同我事以告閩吏獻  
賂往來不復能禁萬達募敢死士密遣入徇都旬日  
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罪之籍  
其家能擒賊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愈怒莫知  
所為萬達上議督府曰今日之兵大半有二用與不



用而已若兵必不用也則示之急而急焉示之緩而緩焉弛張開闢其机在我以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必用也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緩必戰之用可也至於脩欽廉海濱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始可緩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督府是之成戎春龍州馮祥一府上舍趙楷與李應李象茅炳札楷許英登庸為勸導并以我急緩緩鉅告之萬達具以白督府督府駭曰君度諸膚首何如曰西州介連三允

### 識大錄

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宿之則或寇陵夷遠人他聽趙楷徂詐未可連圖李象象雄難以兵勝韋應懷懦寡慮計可旦夕就擒斷其中堅使不相屬然後階窺可次第獲也督府告其策為為謀之萬達主太平使人以他事召思明府上官黃朝諭以太義俾毋演倫黨亂黃朝聽命沒伏卒擒韋應賊督府論以趙楷李象各以計就擒左江斷藤峽猛蠻據險時以藥弩馳劫不可卒捕自撫臣韓雍王守仁剿治以未稍獲寧息為苗侯勝海后等難為變武靖州日黃

貴誘刺之主堡戍守海第公丁譟眾破堡屠戍朝廷以有安南之役未遑討而公丁等益橫萬達密謀於督府以計擒公丁燦於市於是衆勢學某士卒分為兩軍並發夾擊諸巢皆破賊大窘奔逸萬達督兵邀擊之斬首數百級餘賊竄入羅連山萬達移兵就攻之撤右軍統出其背賊患力以拒隘塞巨木徑布蒺藜荻蕪懸石樹柵伏機弩毒藥戕斧觸者立死萬達皆以計奪之凡月餘賊賊殆盡撫其餘黨及諸向順者而還又獻平峽八議督府從之登庸聞之大恐

### 識大錄

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而志平內寇以為之先蓋其害我也哉於是督府上其功天子嘉之晉秩一級賞賚甚優時田州土目盧蘇及其子鳳以兵從不進顧益縱賊逸去萬達復上密議曰田州盧蘇黨逆構亂震駭兩江猛誅蘇獸與王受稱兵再謀不執恍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有盧蘇獸心蓋肆侮父罔聞故以暱之仇滅裂綱常稽之典典亦族猶輕茲者藤峽之役分道進攻榮利諸巢實其吮背頃得銳甲方可成功傳曰人眾以順為武軍事有

識大錄

死無犯為賊愚以為不斬此賊則蘇洋以逃不武之  
誅而我實負不救之名天下後世其謂我何明堂勃  
法明威遠矣僕震國難任大責在此時督府壯之下  
更詳議未及行會議四洞、介於思明忠州之間然  
忠州稍近自天順辛巳之亂土人黃質相占有其地  
洞遂改隸府而加開馬府州五事其能歸一而洞亦  
向背無常萬達時在南寧即守自其事於是乃上議  
曰四洞之事久矣圖籍無歸易於叢愚今欲明歸一  
方勢必落寡縱使官協民亦靡從若十分其地以緝  
懲仇然前類瓜聯若于離析墮膝綽允費臣查議  
者又欲為之立所立縣夫縣則治之太詳所則使費  
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也不若以其地劃為兩府府時  
設撫民通判一員治之築城建署戎以指揮分保甲  
設峒老而番役於通判內能撫輯其眾無奸法者給  
冠服榮其身通判指揮能其職奏旌之以五年期效  
督府覽議謂曰君言偉矣治于內則外可得而理也  
法行於近則遠可得而服也吾方省事安南而曰姑  
合是何以示親聽于遠夷哉萬達使人諭之峒民歡

識大錄

功稱更生賴附南寧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質相素  
為獨稱兵驕眾據四洞地以奸新令督府患之以  
訊萬達對曰易事也峒若上官誅求度幾久為是以  
不得已而從之故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  
質相羽翼既傷夫然後震以兵威初以重典多法以  
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奇正謀士不旬日而  
峒地可歸矣督府從之萬達乃遣將駐南援援以方  
畧如期而質相獻地督府喜曰翁君神矣也萬達渡  
議善後之策十四事皆原始要終之為結制是秋陞  
浙江右叅政督府上疏言萬達通達國體曉暢戎務  
宜終始安南以資成安攘之功上允其請改叅政  
於廣西方上命仇鸞毛伯溫之討安南也萬達白  
督府曰即今問罪還方以昭邦典與師動眾少有驚  
駭非王師也乃下令令境內曰是役也天子所以  
誅有罪不得已也爾百姓其無恐無詭言無桀黠無  
驚汝輩無搖尾安爾室家保爾土眾議上督  
府從之於是遠近安堵如故萬達復上議伯溫曰今  
日所以處異賊者有三擇據而告成功此上策也攝

之以不敢不從而猶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金五中  
莫與絕滅威則威矣而聖天子妙止惡故非其所  
先此下策也今直總眾長兼群策臨之以懼終之以  
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  
不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公  
其圖之與子九月萬達承檄不也龍憑思陵寺臺簡  
士卒囑范械足饋餉誓師以聽獲安而謀皆丁而傑  
訊之曰吾方提兵進討汝能為吾導乎曰能萬達因  
厚遇之其得彼中情偽而懷德自登庸云天朝賢府

### 識大錄

諸大臣決策用兵勢不可已保護元、曲請祈免宜  
委自為計也於是登庸始大恐請納款受降之時登  
庸持名成策現乞言其意故以窘我也萬達執策大  
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為德待以不取恩至渥也中言  
宜永有一心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策力嚴勁登庸且  
跪且讀惶恐稱萬死而退以功權四川按察使  
甲辰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改兵部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是時大同宗室充灼  
皆潛謀出邊勾脅為患禍在門廷萬達康得其情密

行總兵周尚文發其奸跡以聞并啓說藩不動聲色  
坐折逆萌而不自以為功志歸尚文八月唐大舉入  
寇萬達督兵鏖戰殲擒逆敵時以者亡并虜畏遁去  
將校五千斤力戰以敵萬達哭殯為文以祭歸其喪  
而厚送之且奏官其子并立忠節祠祀焉邊人無不  
感泣願盡死力萬達以宣大之間垣壘久頽故虜得  
以衝斥內地乃議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洲  
延袤幾二萬丈許躬自區畫凡牆垣近遠壕窖深闊  
曲盡其法於是自居庸以臨三鎮永泰敵野室家無

### 識大錄

恐行旅便客絡繹往來比於內地即秋高馬壯狂虜  
不敢仰窺皆崇垣守要之力也乃序次圖說以進省  
費約九萬餘兩兵部以聞上嘉其功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左侍郎尋晉左都御史每當秋防大棘分地  
查守俱人不用命時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密出以  
殊和油置竹簫中給之約曰遇卒不在即以傾置其  
處守卒見殊揪自縛請罪萬達責而遣之於是威守  
信地不敢離尺寸時嘗統議復河套萬達非之因著  
論言復套與擒巢不同惟欲繼守險隘或備和行伍

固元氣以俟其隙為計之得輔臣夏言不聽論者惜之已而春虜入宣府將逼居庸以入萬達謀知之夜草疏請曰虜通宣府地近京師皇陵而東北二路相去尤在咫尺前項聲息不特訣鎮缺路地方已耳禦患惟兵帥兵惟將訣鎮將屬兵弱虜索輕其易與萬一窺瑕乘敵大舉而未則憂勤召父驚駭即所何可當也今日之計當以大同帥周尚文率領精銳暫代宣府帥以通虜衝又移書輔臣本兵極言虜必深入回測之狀謂宣府主將偏裨無可付托警之車無

### 識大錄

輪軸舟失恍驚峻坂巨川不可行也疏上即如其議以大同兵付其副帥而促尚文以行於是尚文盡夜兼行至曹家庄而虜已入據險要不虞尚文之得至也大戰三日夜屢圍屢解萬達躬環中宵督兵數千人未援麾下將請止曰虜騎充斥乃爾且彼眾我寡是猶以肉投餒也萬達弗聽馳騎先出眾無敢後者距曹家庄僅四十里會而風大作萬達與索車數百輛屯紮以進塵霧蔽天咫尺不能辨於是虜大驚曰前大師兵至矣夜解圍而遁萬達督而文追擊出境

時上密遣人緝知虜勢猖獗及萬達督邊狀已而捷疏至上大喜召八為兵部尚書俄奔父喪疏憐其絕抵家哀毀骨立親負土築墳上下山前日數十往返不少懈卒以此憂勞成疾明年秋大同帥以挑虜邀功失事上大起繫治總督都御史而下廷議代者咸舉萬達請奪情起復上從之萬達扶病謝恩上疏已終喪八月虜由古北口蹂躪畿甸京師戒嚴上特詔召為兵部尚書馳使趣之萬達聞命慟哭曰主憂主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即日哭父几筵不告

### 識大錄

妻子力疾平馳就道問關萬里未及四十日抵京會威寧侯仇鸞怙寵追憶宿憾又怙挽其事諧之珠忠時虜雖出邊浮議遂起上參問曰翁萬達至未旬而上疏又不得達上訝以為遲乃更以王邦瑞代之萬達至上章待罪上憫其在制中命奪秩俟用不數日起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關時仇鸞大指邊鎮勇銳敗之京營托名防護紫荆亦去其十之六七會兵部又抽民丁急遽近驛居萬達疏其未便上覽疏寢之省費無美三鎮賴之

萬達盡考軍事夜念家艱憂悴殊甚足痕忽作不能動履又上疏乞終制遂許制籍為民至子冬復召為兵部尚書未至十一月卒於上杭舟中臨終仰天泣曰吾遭逢明主受國厚恩乃今已矣其何以報予聞其家事弗吞遂瞑目而逝又二日抵家殮之時眉宇欣、如生時年五十有五贈太子少保溫毅萬達性剛志潔思深敏速坦而有制沈而苦斷胸襟洒脫洞乎如青天白日事父及諸母至孝老而弥篤居常絕省禁欲惡衣菲食方諸寒士而以講學為樂

### 識大錄

門人故交相與談解脫義重、不倖性耽山水與至策蹇蹉跎小艇徘徊曉眺歲月步歸悠然自憚與卿人后恂、秋、過子弟廬而有禮不衣冠不見家寔之問肅如也自筮仕至大司馬凡齋予休入直時諸父置義田建祠堂賜恤恤戚所各有指慰集平反紀略行於世

### 鄒守愚

鄒守愚字君哲福建莆田人生而穎異九齡為文有奇語比長學益博領嘉靖乙酉鄉薦兩成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議行平糶法奏發帑金賑全陝飢勅詣中貴買粬與為道進主者指所持論巧、不阿卿佐皆倚重馬出守廣州訟劇政繁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於側嘗辨誣獄釋累歲繫不決者至數百人政聲大振有庖人烹雞謀以茹羹已黑御史以為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

### 識大錄

鄒守愚

如所具烹馬亦黑通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忘見一無辜伏以地御史恬克釋之斯會民激於激道聚海艘為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郭使君未也守愚乘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未幾為徭迫於閭紳將大江亦賴守愚一言遂解其戚信服人如此安而不庭上命將征之權守愚廣東憲副協理兵務乃疏五事多見採納遂督兵由海貴入廣州開父計奔歸服間起江西憲副陞河南泰政厝左布政使時師南陷歸德諸郡守愚率兵討平之雖汴河漲歲且旱盜起

識大錄

梁宋間 詔以守愚巡撫其地經取有方境宇致寧  
 晉戶部左侍郎乙卯山陝河南大震 世宗嘗時  
 命守愚往視祀河嶽百神行賑卹守愚由山而入陝  
 驅馳七十餘日祭告蠲徭賑給數萬衆掩骼埋胔俱  
 一時訪辨其古文皆出手撰以是積勞病作卒之日  
 值改疏揭竿落而逃計聞 上悼惜之時贈右都御  
 史溫果忠守愚宏豁爽門平居茹苦錫不見吾溫至  
 臨大事如飛發藏立居家孝友與人之肝胆相照歎  
 忠中外著廉聲家室皆悲獨他書如飢渴文效韓柳

晚更馳驟太史公所著有侯知堂集史疑易擇義奏

疏詩稿若干行於世

王儀

王儀字允敬號肅菴順天文安人舉嘉靖癸未進士  
 除靈璧令屬歲大侵道饑相望民各為歎散議下車  
 不及解衣即指鎖鑰發倉實貸民設糜以飼疫者所藉  
 以全活甚眾奸民有竊盜者眾至千餘官府不敢問  
 儀廉得其實明其罪指以報諸盜出入及得  
 盜書出信乃督捕人伴至獲其主即火其家盜來無  
 所著邑遂靖俄改嘉定嘉定北南土為最劇儀為之  
 績業奮起每決事解若迎刃邑中稱平先是軍兄有

識大錄

王儀

托加量之三以高常儀令民輸銀粟如額而止漕詳  
 以為贏乙儀爭曰此國計有額吾不令雖以粗粒足  
 矣若之何益之卒如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逋負飛  
 詭悉議發竿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以高第徵拜  
 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關中飢甚儀亟疏陳民困請  
 發公庾暨羨金分屬賑之漢中守素貪黷儀過之如  
 常出境即論其狀械京師墨吏畏胆秦府人虐奪民  
 田場利亡其王庇獲之守令亡散焉民直者儀直之  
 竟歸於民府中自此飲戴再按河南陳守先守汝陽

今皆不檢儀按置諸法貪大怖衆望風解印纔者相繼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之因緣為奸而吳中尤甚輔臣顧鼎臣言於朝以為須才有方乃可使舉儀知蘇州便三月出前河南勅宗藩不法事為宗室所訴上怒奪其官吳父老聞之半子輩數百人詣闕乞留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救乃復職知撫州吳父老聞儀之撫不之吳遂相率上書願留儀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又相率號於臺撫臣上其事於是遂移知蘇州儀蒞事數日即賦書天下

### 識大錄

什二而田額潤亡可考何以定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學益率僚屬躬循阡陌間計丈數切溝洫縣各為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以一警百民竟不敵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今下初為煩碎後無不稱使者暮年化行訟簡治平為天下第一撫臣即使者皆相罷重恒舉以激其部他守令森立理企不知王蘇州為何如人也未幾陞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

時秦璫王良以南沙反伐之一平尤張逆哨狼山儀笑總兵軍福山以興賊遂將戰儀登臺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令舟師與遇過皆北賊易我不備儀曰可矣夜半擊燭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江中盡殲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泰政守冀寧卒突清源城下儀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遁乃撤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矢虜謀者謀知我不敢犯頃之宣鎮撫臣蘇廷議歸儀遂晉銓都御史撫治宣府時當

### 識大錄

彫敝之後乃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然庸務技才能問疾苦勸發墜又申疏令脩罷城嚴警選節侯望選政一新出視邊徼寇從盤谷中撫之入儀促兵迎戰俘苗百人獲馬千匹以論進副都御史是歲大旱乏餉虜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過剽掠儀督兵禦却之事聞聖書切責除名儀雖蘇而廷臣交籍其才可屬邊事從按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謀民間歲久滋蔓為害儀徙之境外肅以寧撫奏亦大安明年轉左叅政尋自蒲司人質持孫金都御史

巡撫甘肅未行適虜據京師詔命儀駐通州以  
執其衝儀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  
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為掠我何據皆命禽  
數人至治以軍法加賊市門一營大掠儀不為動其  
日詰營為盛氣以侍儀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  
有公能為公保奸邪驚大恣恣恣賊御吏論儀不宜  
有入衛軍時上方春驚遽速下獄落賊救婦家居  
九載卒年七十有八 穆宗即位進復其官而加優  
恤焉儀為人剛達警敏況有大事知當世務于簿

識大錄

書兵獄折析毫髮審覈你精吏奸無所宿條約有所  
施於民者與民皆度必可行而後下性廉質峭且過  
事雖發人所避者輒投然肩之竟以是致嫉然亦以  
是取重於時生平清約自持既資食不重而衣不裁  
綺觀如少時常曰君子立身必資於身者薄故係  
于物者較係于物者較故能處俗華而不染世以焉  
名官所居履諸即縣民皆思之每守令至輒相告語  
曰得毋如王公否其薦引士類復多焉名臣所幼治  
俱應法莫有怨者所著天中四賦錄及奏議若干卷

述史劉氏曰後考性時有上均田論者有違并違策  
者亦既劉然切矣性、格不行、兵旋廢獨肅養所  
施田賦兵戎款荒諸略成著為令行之年久亡能易  
者民至於今是賴斯不足觀此耶乃其抑強藩抗貴  
幸或以一時意氣偶有激焉及聞長老言其未第時  
豪閥谷大用款與之修好答曰是亂國臣恨不得以  
往後惠文彈治之耳峻拒不見茲其人豈以土富貴  
足動之哉故君子謂其才與節合其素所積蓄也而  
卒不究其用悲夫

識大錄



蘇祐

蘇祐字允吉號舜敷山東嶧人時烟霞遺室三日其在襁幪母撫之寢忽展轉亟索不已乃抱以出甫下堂而屋圯人咸異之冲年居母憂會流賊劫界至郡父趣與走避泣曰母墳在堂兒將為佳殯以永守之竟不行賊而寇去嘉靖丙戌舉進士除吳令吳故編里五百徭賦十歲一更簿書終不可任祐分置糧里塘長使各署民產高下不得雷同因以泰伍定後後遂梅平吳俗奢靡祐躬行節約式之以朴三年大

識大錄

蘇祐

治丁嫡母憂婦除服補束鹿令縣多繁曰祐下車一日罷釋數十百人明日裁罷法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召束鹿令於是與人誦之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至京拜監察御史出按宣大值大同亂軍伐總兵李瑾因賜都御史潘傲上疏白狀言瑾素虐所致祐曰瑾即有罪軍可殺乎令朝廷莫以施紀法焉乃上疏請討之辭義激烈世宗覽報喜曰御史忠愍立命將帥師臨城問罪御史監軍兵至城下大同圍已大窘而惑於洗城之說迄不敢下祐遣人入諭曰凡兵

之朱回款安之也而為訛言逆命者何趣下即免不

若種族矣久之鎮撫王寧出見持城中將吏署狀乞貸首惡七人祐責之曰若尚為賊游說即朝廷二百平生養何負若屬而暴亂若是寧前密訴曰七人者咸中非與之也頑力不能誅願得當以行耳祐因與約趣使馳報城中于是其魁馬昇楊林霍新黃鎮等傳首出獻門闢祐按營整儀仗徐行而入若幼俯伏焚香填塞道左右諸為兵防祐曰苟不推心左右誰非敵若諸軍皆國家赤子倉卒迫賊耳何以兵為

識大錄

聞者遂安已有詔戮其餘黨督臣柴不救發祐執驅乳軍於市日中戮之昇林以自歸不誅握兵如故祐因出行邊以林從護道中徐語之曰朝廷賜若不以幸矣任職受賞人其舍諸林泣請命祐曰惟解兵可免耳林怡受命遂移記撫臺亟代其任遣馬秩滿擢江西提學副使轉山西參政延臣薦祐才當大任台為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撫治保定轉副都御史改鎮山西陞刑部侍郎庚戌遣兵部左侍郎紀督宣大山西軍務發工賈二十萬眾夫大同南下將入關祐

聞報提兵馳赴至永安堡遇賊逆擊走之斬首四百餘級番秩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賜廢錦衣正千戶籍居北邊數年屬兵林馬訓練將士知人善馭下馬步劉漢胡鎮董一夔皆收自行伍為大將各樹功名甲寅以疾致仕既去鎮會總兵岳懋昭署幕府俱敗奏祐不請兵糧蘇後期故及於敗速下詔獄然祐實寄已餉奏贖具在廷臣無以難也而權相嚴嵩任尚書時嘗為祐所論心常銜之從中主其事削籍為民隆慶初復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荐於

### 識大錄

朝終尼弗召當世惜之祐為人豐肌魁岸戰戰電目望之如神而不為城府和易可親立朝朕介有節能決大事其掌道時德憲王廷相署其考曰有學識有操持有胆量有作為時日為四有道長雅好博覽群籍為文辭歌詩通麗典壯海內以為名家所著有錄吳其解三閩紀要法家聚集救原某通稱頌言

### 評論

評論字廷議河南靈寶人初機警從父進居邊市報以振戈布陳為戲喜談兵始就外傳善屬文進心奇之舉嘉靖丙戌進士奉使餉榆林邊士氣勃自負有長驅沙漠封狼居胥之志除順德推官探最會其兄語謂並列卿貳例格臺垣擢職方主事丁母憂除服改禮部撰九邊圖論以進世宗嘉納之頒示諸邊再轉郎中晉南京光祿少卿尋遷大理丞會邊事起留都大臣交薦論才堪兼統延推京兆撫臣番論

### 識大錄

名居次上曰是書上圖論者遂拜兼都御史樞治薊州論始入軍上備選十二事要以振律宣威汰冗蘇固居常選鋒團練撥槽餉林士馬一新頃之白通事結唐入遣散致守備大掠而去論獲兵擒擊之斬白通故事獲首虜四十級建副都御史學賁金幣論悉以分賜將士躬慰諸要言築邊城增敵樓造營房以弼政疾請告歸庚戌虜大入傳即聞廷臣薦論可屬大事上復閱圖論驗論盡見亟召至京嚴為故與論不合獨闕下諭年乃得命出撫山西論至隕外

勤撫綏內華經略上書力卻五市厚戍嚴關壁、教  
十軍亡不剗切乃設亭障謹烽火列拒馬側營四部  
看圖詳屹然弗可犯木幾虜寇柝子鳴不得入乃伺  
大同龍巖墩論集精銳邀擊之虜挫沒入論親援俘  
鼓護軍血戰虜遂敗走提開進兵部右侍郎士子秋  
虜犯紫荊關論督八營兵布八陣以倚之虜聞而適  
上以京營務重名論還協理戎政且命監城京城會  
宣大大使遂命以左侍郎兼副都御史總督二鎮軍  
務甫出關檄傳雲中兵敗殺副將論笑曰治亂如治

識大錄

絲也急之蓋勢亟發條約極書偏諭之閭伍乃釋論  
既其狀已假歲月以布恩威 上心然之手條約置  
生側既主鎮中令誓師曰吾家世受國恩直將奉不  
肖之軀以殉爾曹迨距之日久矢車避虜場而就市  
曹意懇殊嚴將士感奮既以軍興不給出請發度支  
通監美足易糧廣轉輸密結快快民品鶴結虜入擒  
斬之進右都御史鶴既誅虜旋馬西向詢擊之于紫  
塞八角堡大敗之斬首虜二百餘級詔進兵部尚書  
庶世襲錦衣衛千戶甲寅虜連營犯九塞口論業已

完聚險之虜倖遁殺入論督諸軍奮擊俘賊百四十  
有奇明年秋入掠獨石其酋俺答大聚四十萬眾寇  
山而論分部發兵達輕騎搗其穴據險設伏夜出銳  
師破其營虜糧籍分崩或傷不可勝紀乙復犯龍門  
火台嶺論勒擒兵尾擊之至響水鋪出虜不虞募以  
士持刀斧乘夜突虜中所觸糜爛虜大潰墜崖窺谷  
膏血川原伏兵悉起夾攻聲震數百里火鼓徹夜不  
絕明發殘寇號泣而遁論乘勝殲之俘賊者五百餘  
級詔加太子太保歷世襲止千戶尋召還部理事於

識大錄

時北虜南倭警患日亟 上患倭與虜勢甚群議下  
太兵論折其表上平倭九事急中倭宜而辰倭入淮  
揚虜入寧是諸軍戰力驅劉悉逆本兵受成苗寇盧  
阿項粵寇馮天恩會軍寇許以明陳孔榮各負固據  
兵有司通上變論決策誅首事者餘黨悉平 上益  
眷之下手札問邊方大計論擬其要七事以對悉當  
上心大同右衛孤懸虜圍不解論陳六事五要大半  
主於振厲積責成事任古者張、吉惠諸服本兵  
賊者主之遂免官已未虜大掠澤西 上曰劉遠督

府務得人朕欲仍用許論命甫下雖聲震遠隔遠上  
便宜中條奏巡撫提督總兵標兵、備分兵屯駐而  
親督大軍現其向往隨之兵勢聯絡遠近響應以故  
雖無失事庚申春唐前犯都兒幸愛大舉分寇東西  
論業已完滿事陳爾練部伍不遺餘力虜寇不得開  
入夏弗解無何伺大水峪聚精騎傳諸謀計無堅不  
瑕論登陴誓諸軍力戰却之追至段伏嶺而旋虎喇  
哈亦率眾未降論以策志云受降如敵審知賊款內  
化大營十萬延蔓山谷乃却勒將仇保力戰守或敗

### 識大錄

登壇奉敕 天子威命訓於三軍遂擊于石門戰四  
十餘合虜大敗走或謂南山可慮舊牆無益論曰宣  
薊賴以屏蔽虜勢賴以遏絕成功可惜改作可戒奏  
止之絲畧遂徵分馬十區各以憲臣監之區分衝援  
為主守分兵奇正為正為犄角歲大侵列戍故、待  
餉論為上疏請賑言者以亟請撫之遂罷歸而後諸  
軍實無所侵牟然猶奪其官而寅閏十月自理喪其  
端坐而終年七十二隆慶改元詔復故秩謚恭襄論  
為人博學強記早年以才氣自負故有所建立不屑

於藉世間積階級人以公輔望之豈任以未優於文  
事而半以用武類終始邦政身繫邊圉安危者餘三  
十餘前後獲首功二萬三千餘級招降降者二千餘  
人國獲旗幟車馬砲仗以三萬計修築邊牆四十餘  
里墩堡三千餘座建白條奏凡十餘疏而較虜情條  
畫或計鑿、多石畫擊稱藉甚然值嚴氏當國遂將  
多偵帥且憑藉與援無可與戮力者 上以邊事責  
文臣督撫官任、以失事陷挫辟論自顧念重責不  
能解去乃委身嚴氏賄遺狼藉其典卒兵一聽世蕃

### 識大錄

指揮畫諾而已故其晚節殊為清議所不滿屢遭沮  
云

朱統

朱統字子純號秋厓蘇州長洲人幼有膺資以嬰家  
難感激力學早得為聲正德辛巳登進士除知景州  
諭年以治行吳等調制移開州開常南北之衝民困  
征徭統為均戶役恤里甲民利賴焉秩滿陞南比部  
員外郎轉南職方郎中協守大瑞橫肆有所侵撓統  
載之以法請著為令遷江西恭議安福糧籍不清小  
民歲苦科歛統為指覈定之其害遂除初東鄉置縣  
奸民避徭赴諸司訴連歲不決統訊之立得其情置

識大錄

朱統

之于理訟乃息轉四川按察副使兵備威茂道諸番  
素驕時肆南掠官軍一失不敢發略遺之始去統至  
則勒兵以待番尚狙焉統出其不意奮擊大破之諸  
番懷懼輸款於是結查善後策既要置戍境內以靖  
邊山東恭政時以魏滑及東省兵戍鄆之涉且令自  
給饋統建議主客遠近東既煩遠半費又千里稅統  
非便且守涉者為隘在南設虜出我下意闖入無備  
之境則東兵反在敵後矣當袖不能奪卒罷屯還雲  
南惡長慶粵藩左格嘉靖丁未權副都御史巡撫汀

贛十月至鎮南三日聞同安賊起流劫泉漳即治兵

勦之夷其巢俘斬略盡當是時海寇猖獗攻城掠邑  
憲明守令莫能誰何浙東騷動上聞廷議調統撫  
浙兼領閩海道督兵捕賊統既拜命乃歷閩海防詢  
訪禍本盡得其狀蓋沿海郡令諸頭貴及豪右之家  
指與賊通而私其利陰為中訶以鄉導之事急則報  
飛語力能動搖國是用事者又從而庇之故有司半  
不敢詰其所由來久矣統心知莫可窮治然義弗避  
難遂上言捕外盜易除內盜難而去衣冠之盜為尤

識大錄

難請先治其內乃敢任朝議大陣賴上察抗且不  
迎議恐竟允之統復奏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  
夷舟作亂責官通番一二渠魁年利鄉渠宜正典刑  
而嚴課守令根株奸究凡片檣餘艘一切毀之於是  
指豪側目內外交靖詎意巧詆惑亂視聽狡黠者復  
妄謀修議駭其等重統弗為撼督責愈急遂被論得  
以功贖戊申三月未命如甯波撫海島倭夷六百餘  
人患受約束四月督都指揮盧璽合閩浙兵入海襲  
九山雙嶼諸莖過賊于洋中連戰敗之殺溺甚夥新

二苗奪其艘一追賊入與挑之不出乘夜突圍而逃  
遂殘其幾燭烈之并燬艘二十七又一巨艘未駛沙  
中駛追風舸前盛之盡燬厥衆兵勢大振銅山青嶼  
南荒諸島賊皆望風通遁者震悚有以危苦族兩  
院及飛書謀集皆蓋天下之悉皆降焉五月學使飛  
書獎館誘使作亂以先殺巡撫為詞衆志大搖執堅  
臥定海鎮之渡海遠觀遂把雙嶼之隘賊失其巢性  
未外洋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統與相持上下連戰  
皆捷賊始解散統親臨其難至大洋不及乃旋師駐

### 識大錄

與中議留兵屯戍眾難其險絕稍為築寨而還七月  
漳因逆入海諸方騷擾時統疾甚中令規畫戍中机  
宜師出執提而海界者強抵首日益甚至有宣言當  
軸震怒詔獄且下旨統自分不免又不敢求去乃謀  
諭具以候命上亦竟為宵議所惑改巡撫為巡視  
以奪其權統拜教即與疾督兵追賊下溫盤而虎諸  
洋墜之曠賊侵衛守臣告急又移兵討平之縣閩急  
靖而索與賊逆者將據百端圖敗厥績其下亦惟塞  
不受命結年建白多見阻撓任遂恐繼盛耳聞人林

懋和招致夷曉我之說命下達運案批約來事波道  
文華說統以市舶之利脅之以身後之禍喻之以南  
京時即統弗聽誓以死國勅則與屠僑屠大山輩肆  
為謀集統乃連疏請嚴督中辦塞、明年春自溫租  
彰與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璉並出洋中跡賊二月  
至詔安之靈宮澳遙望賊艘如蟻乃覆諸軍于山上  
伏舟師于隘以待頃之賊至步岸逼伏而敗趙舟則  
我師已集上下夾擊疾力壓之擒名王三人白番十  
有六黑番四十六皆俘悉吳吹可駭俘一百四十人

### 識大錄

斬首三十餘級覆溺死者不可勝數是皆五澳宿賊  
號然者并賊馬賊黨不自安一時航海者數十家津  
人眾現省日以萬數所俘夷王猶大言恣肆視者偶  
語籍、統遂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安其反側然  
後以聞固言聞賊端結已深成擒之後奸究初斷交  
且不測臣訊得李光顯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  
使面撤都司盧璉海道柯喬斬之且已放歸既得諸  
番僑族其屬論統戎機勇擅與群不逞者欲置之死  
賴上神明姑就賊候勘然危机已測愛統者皆尤

其過激執應曰嗇若庸閭外之寄養官守言責之重而泄、焉巧為身謀茲世道之憂患弗思也往年福州魁因藩臬以下驍前就戮賊在興化起營告示守巡各官免送驍致寧渡謀殺巡撫雖竊廢之邦不至若是今明法既伸人心乃爾嚮使浙閩不定惡當夫職之罪賊擒而反側四起惡當激變之誅皆無以自解於天下後世幸賴社稷之靈寇賊滅亂靖民寧以糾治奸回而死榮於貞國多矣惡何悔乎所可流涕者薦紳為賊前驅懷頭公服朝貢外夷其心為之

### 識大錄

權勢所在百司竊嘆固敢誰何東鈞之臣曲為聖蔽朝鮮之奏引而不發似忠而侮陰號天蓋號天主號巡海大王刈人如草恬不為怪獨一勢家召警培建開府之議、行而挈其肘開府罪而某府之舶入海至屠民殺官夫通附勢之徒方且誇張宏詞拔珥王前品論良酷以惡世誣民視吏民之命賊於叛賊伴天子之法較於勢利此惡所以扼腕太息忠憤激發而不能自解也人和惡之激禍惡之奸回之激惡世有指諭時政專攻 聖躬者則交譽之曰忠惟吾臣

上以黨同伐異胸臆順指為巧不憤不激則自反而不縮千萬人吾往者不足為訓矣乎謝某羽氏曰今人不矜予後人必有知予者僕何尤哉乃者僕命之辭以紓懷自撰擴誌治懷事以待亡何勤事給事至復與按臣勅執慢急周章聽信奸回頗擅刑殺當論死喬鍾靈北宜並生所與戮力勤賊者皆召令對簿而譴責之喬鐘竟陷重辟長繫待刑獨執幸先就聞命憤鬱居恒悵、飲恨適有官校至吳江逮故天津副使朱鴻漸偵者妄言逮就逆仰藥而卒天下悲之

### 識大錄

自執停罪巡視亦羅海禁廢弛禍孽旋作矣執為人沉毅慷慨孤忠自信矯、亢烈奮難不顧身改無成大功而卒以此取禍其才通敏練達吏事治劇鑒弊愛奸鋤蠹所至有聲而廉節尤著身歿之後家無餘貲所著有覽餘集傳于世

王忬

王忬字民應號思賢蘇州太倉人父倬南京兵部侍郎忬淵達通敏少以文學名三吳舉嘉靖辛丑進士除行人推監察御史屬東宮出閣忬上重師道簡宮僚戒淫戲三事中外建之庚戌秋出按順天會虜倖擁數萬騎犯古北口而守常論者咸謂不旦暮却矣忬獨笑曰古北與虜一牆限耳我兵懷必不能勝敵且突入奈何通州聚六師之儲要地也願為上守之乃其疏以聞即日行部主道並起吏士登陴舟

識大錄

擇在東岸者起徙之夜半虜果大至忬晝夜據甲拒守虜竟不能逾河而西上嘉忬勞績時旨擢為僉都御史經畧三輔忬拜命首請發帑以賑諸中虜者又言京城無外郭彼賊之入民寔餌之築外郭使上從其言時有議增營兵者忬上言京軍歲費萬糧百萬緩急無從賴正宜汰之奈何云增請別設總督大臨轄邊鎮資其兵力以拱衛神京及諸所條陳數事上悉行之忬子命巡撫山東僅三月會倭奴寇浙侵及閩中勢甚熾復命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

轄福建漳泉二郡忬聞命即日赴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素曉不在戰所愛簡審較不足督率吏士野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款嚴應援之律寬損傷之條且勒且撫勿拘拘縶上從改巡視為

巡撫忬在任恭時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膂而奏釋在緊都指揮盧鏜尹鳳數人者皆東南折衝將也指蒼多惡少年忬以其人悍而喜開招集之以分置諸部於是謀知賊眾巢據海港橫嶼中而環列巨艘為水寨授英諸將夜逆間道火其巢賊眾大潰倉皇奔舟

識大錄

官兵隨而擊之焚盡忽風起勢亂賊乃得脫所俘賊三百餘級而焚溺死者亡算所擇尹鳳將閩兵邀餘眾於諸洋又破之擒斬三百餘人是時賊魁數輩蕭頭號為尤從率勁倭四百番南沙還過松江守臣告急忬頓謂盧鏜曰戎出汝於何以報賊鏜曰請取彼蕭頭首以報公忬因卮酒飲之授以鏡師鏜倍道掩擊大破之斬頭餘眾潰入浙中諸將徵募靡有孑遺先是沿海大猾往往為倭內主以蔽衆火藥資賊忬廣為偵制按覆其家破解黨與自是倭奴不復知



我虛實與兩溪嚮往而餘體在海中皆食盡散自通散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冠而由緩息亦茅城之凡五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陣守夙夜怨若將令罷之曰吾斥堠明無慮弗及奈何先敵而達受困敵耶一即大喜甲寅秋虜入大同殺大將覆其師下撫臣獄議置代未決上諭嚴萬中外臣工敦真忠者萬倉卒不知所對上曰朕向而自援王忬耳遂降手勅以忬為副都御史移撫大同自忬去浙倭禍始條行之日更民攀泣遞通與不

### 識大錄

龍前而大同人聞來撫者為忬皆忻然相語曰是嘗勦東南倭者今北來吾屬聊生矣忬至鎮上疏具言歲授與軍所以乏狀請發金錢十餘萬賑之全活萬計會虜復入寇忬會宣府兵破之捷聞晉兵部右侍郎兼兼都御史明進左侍郎副都御史代楊博總督劉逢忬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未幾虜前犯都兒與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峯冷口諸隘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事報可乃分遣諸大將趙卿策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

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為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為外守秋虜悉眾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忬調兵擊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廕世襲千戶忬詳弗受奏臧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虜先後寇遼陽皆敗走獲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百戶而衣秋打來孫等又犯喜峯一斥石諸處忬督兵拒走之明年虜闖入滦河復督兵力戰走之以殺掠多奪一官為右

### 識大錄

侍郎兼兼都御史明年春犯都兒爭愛打來孫俺眼他皮各以十餘萬款分犯馬蘭義院諸口有恃不遵入諸復所奪官戊午春虜犯遼左我師三敗之遂遁去秋虜王丈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棘場以精騎七千犯界領前捍領忬遣失將歐陽安馬芳等拒走之虜復以數萬騎入黑谷領忬遣中軍張倫等破走之明年又大破東虜於遼左斬首八百餘級奪其馬畜夷器甚眾當是時廟堂之上聞捷書至者人人稱快以馬犬羊二百年未嘗受此大挫願獨

不擇於嚴氏惟恨不即奔之始行監視中城時中貴人宋興信金萬計賂近侍及萬得領東廠緹騎取手張甚京師側目莫敢誰何忤抗疏劾之興復行金上疏辯萬乃調以溫言然上素和興橫竟取之而高負金懷慚佯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瑞二萬金耶自是不能忘情於忤鎮薊遼時楊博秉兵政諸熟陟將帥無不諧忤而嚴氏父子方貪婪於偵師乃竟不得一染指大以為憾及代博者其所涉然則惟萬意所歆忤缺然曰將者三軍之司帥也不擇其材曹

### 識大錄

而惟賄是昇不敗公事即員外郎楊維盛以劾受楊忤聞悼恨彈指出血而其子世貞又與維盛善為經紀其喪事萬愈銜之恒思所以中忤給事御史出覈邊者親示以風指而給事御史還以實報大拂萬意及職方郎中唐順之出覈薊卒以抄掄故頗落萬意于忤要之謝萬忤惟不欲自忤卒弗肯謝順之還奏薊鎮額卒減少三萬餘人且云一卒未練仍以徵發疲各邊萬擬古當重致罪姑奪操責後故上從之初忤實以鎮卒異候不任戰雖練無益而諸疆地

庸不得不徵發以為固然不敢辯而疏上練兵十三事日請以三年為期萬告曰何昔畧而今詳也且渠尚幾三年耶及遠左捷上為意格不報是年夏虜卒愛以數萬騎挾朵顏面影克哈孩為嚮導謀入寇忤所遣謀多被殺請援弗聽虜前此多犯漆東忤乃撥眾東備之虜遂自潘家口東度關入畿輔忤亟旋兵以輕騎繞出賊前凡三日引去尾擊之捕虜百餘事聞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謬故不罪忤萬因數言官劾遠總兵督官以搢忤而薦都御史鄭憲卿始

### 識大錄

忤曰政府以邊事重不欲困若行且縱若歸矣盡目授劾忤信之乃請放歸鄭憲卿復為草授巡按御史方輅曰政府欲逐王忤而忤復請歸若盡劾忤兩遂之輅亦信然卿上其章劾忤調度無策貽害地方負上殊恩當罷狀萬得疏即擬旨逮忤上從之遣官校械忤至京下錦衣獄考訊爰書既具世蕃復劾去所授功次上之下刑部論罪尚書鄭曉惜忤持不從重擬譴戍奏上有旨軍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今從重擬坐乃比守邊將帥備不嚴失陷城塞律斬長鑿

侍報喻年竟歿西市性純孝以生晚不違父養每與母語及涸輒教下其父號賢菴因親思賢以志痛事兄及姊恭而睦讓父嘗置田禾畝贍族行以戎事倥偬念其父且瘠歲別捐米三百石益之以贍族之貧者又諭其子世貞世懋勉嗣厥志人有一善懷藏不忌橫意相加未嘗累前任人不戴御下以恩故人樂為之用開闢南北十有餘年或謂暴露良苦常他國作謝曰古而易誰當難者吾知盡瘁而已歿時年五十四世以功過不相掩多悼惜之後一年方格

識大錄

竟飲恨死又二年世蕃以倭寇為嚴崑崙以編氓為諸陷行若竄遂殆盡隆慶改元世貞伏闕訟父寃詔遣故官萬曆中進贈兵部尚書

胡宗憲

胡宗憲字汝貞徽之績溪人為人倜儻揮霍不事拘曲之行精力絕人善騎射嘗慨應變鋒鋩盡出人莫能測性豪肆尤好施予年十七補邑弟子員雖習制舉然喜輻輳家言嘗慕漢高帝宋忠武之為人覽其傳記輒為悲歌慷慨者久之嘉靖甲午舉應天鄉試戊辰舉進士庚子授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令時青齊旱蝗相繼盜賊蜂起宗憲抵任檄於城隍而隨應召父老設法捕蝗有罪者以埋子贖動詢疾苦旦暮發

識大錄

胡宗憲

別忽有烏數萬從北來須臾食蝗盡爰以大縣有三岐五岐者流民未還日以千計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有眾數千據嶺為患久莫能制宗憲召其父母宗欲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群盜解散擇其可教者十人編為義勇會有詔令巡撫曹鏡象青齊兵入衛遂以應馬一不以擾其民也縣多宗室墮樂一裁以法令仍禁止莫敢犯者壬寅丁內艱若幼萬餘攜篋而送百里外宗憲力遣之還抵徽尚五百餘人恸哭始去人謂縣令得民自昔未有若此者甲辰丁外艱既

頃日讀武經特傳諸書至不能釋手而于冬服闋赴  
部適益都令缺益都士民千餘人叩闕乞再任免補  
餘罷益都人入觐望宗憲至姚如所治益都者民  
益信向海隅三山沙田久爭不決甚至殺人有司不  
敢誰何宗憲捧院檄詣其地畫界而還訖無譁者戊  
申入為湖廣道御史奏差按宣大延訪士民知屬情  
者虛懷叩問士有機智敢言者隨才收錄時馬芳董  
一套劉漢閔鎮尹東衡諸人方為保將小校宗憲悉  
賞識之甚至與之同起臥後皆為名將以令人深入

### 識大錄

虜庭得其要領為安邊八議上之俱允行有建議移  
大同左衛軍於陽和獨石者鎮巡令之諸軍弗領也  
固舊之諸軍遂露刃蹂圍鎮巡二府宗憲聞之車騎  
入軍中謂之曰人誰無墳墓親族而可使之離析也  
何不我告而輟橋如國法何衆拜曰軍門兵主不  
容訴也必追之行有反耳能開其生路敢不從命宗  
憲印第送我來既為疏請之諸軍遂散說者謂非宗  
憲申衣在變復作矣宗憲偵知俺各將率諸酋入寇  
幾輔疏已提倫上為下之司馬時紐承平不謂然也

宗憲策虜必逆黃花苦壯入急叩絕督蘇祐曰寇且  
入門庭吾輩安得坐視急遣趙仇二二帥率兵入衛  
祐即如宗憲言調二帥至召屬本兵簡謂二賊重地  
不宜輕動阻之關外已有虜騎自古北口一夕傳都  
城夜半士中肯急微聞外兵入援而令祐與宗憲  
回等鎮城宗憲既還上谷又謂祐曰賊見二賊兵入  
衛必且乘虛入雲中矣賊已滿載不復散掠我兵寔  
寡雖與爭鋒據險設伏邀其情歸可也祐從之宗憲  
復率二參將兵及索所選士以侍賊果出雲中微

### 識大錄

其半去伏起襲之虜悉擄重不戰而遁我師逐之斬  
首四十遂被擄人畜無美上固知宗憲名欲大用  
之矣既而按楚漢值苗賊龍許保等叛宗憲復從  
制辰岳平之連藩索橫多畜亡類前御史稍施以法  
反為所辱宗憲主朝王方晏徐以數言感動之連  
藩喜次日命長史司擢送各犯究擬如律楚藩新裝  
喜由遊然開憲前導至縣遊去自是承奉無張盛聲  
禁之王竟歛戢楚中有三貢士同冒重辟奏下巡按  
覆勘皆知其冤引嫌弗為辨也憲曰人命至重矧士

類乎悉據情狀正三人皆得釋卒無違言且復命會  
倭夷寇諸直勢甚猖獗通缺巡按總憲以宗憲副某  
御史召上上遂用宗憲先是嘉靖二三年日本西  
使入貢自相讐殺當審者一舉阻回諸倭遂留居下  
八諸山邊海亡命爭閩出貨物以興之市趨附日衆  
幾至十萬乃推倭人羅直為主而徐海陳東麻葉光  
和尚輩為之羽翼識者久憂之至三十一并乃聚衆  
入寇江南久無寇倭民不知兵賊所過即邑無不殘  
破殺傷之慘前所稀有倭有微天下村官騎士及郡

### 識大錄

邑兵害之輒欺賊遂蔓延於淮揚蘇松嘉湖寧紹台  
溫間破南匯破青村所破嘉定縣及破柘林頌則徐  
海據之陳東則巢川沙蘆麻葉光和尚則巢乍浦桐  
馬連結餘倭又方接踵至以南都大司馬張經為浙  
直總制卒未能挫賊宗憲至乃詢民所疾苦及致寇  
之由力為振刷已卯歲柘林賊首徐海會集陳東麻  
葉光和尚謀圖抗省為巢以窺金陵計以徐海引萬  
餘賊自柘林出海趨甌子門陳東引萬餘賊出微浦  
趨海鹽麻葉光和尚引萬餘賊從乍浦趨湖州約已

定三月戊申東送海鹽先至稅收圍着咸軍門李天  
龍方被圍徐海擁賊從大洋將入甌子門去抗不遂  
以颶風飄還五島餘黨乘化浙東陷慈谿麻葉光率  
賊掠嘉善將逼攜李時宗憲方巡台溫聞道馳至嘉  
禾孟夏甲申賊薄郡城殺戮淫戲辱示戒上宗憲切  
齒憤恨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  
二小舟授一二健兒賣冠服文牒看搗兵者賊見遂  
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之牒信為搗兵也呼  
類飲飲且醉後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疾者七百八

### 識大錄

餘賊既而緝知宗憲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兩  
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飢困斃者益衆遂解圍去將  
送松江出海會東賊於抗至塘灣適總制張經與宗  
憲遠承保元氏兵萬餘與賊遇皆兵性悍賊賊驟  
戰陷伏中為賊所敗元氏兵死有數千氣大餒葉光  
勝服擁眾南侵士辰宗憲親至苗兵營與葉光諭以  
作其氣復以陳法又徵嘉湖水陸兵將助之刻日協  
戰且云吾當為眾先由是將佐皆感泣頃數月五月  
甲午朔宗憲大搗諸軍破甲張馬首諸將出北門司

藏大錄

道苦遮留之宗憲按部擊門誓曰此行不滅賊誓不  
還矣遂賊於王江涇為三壘陳設伏以待賊至接戰  
我師水陸夾擊自辰至午宗憲撥小旗督戰益急哺  
時兩端伏起賊始大驚竄注中多溺死涇水為之不  
流斬五千餘級麻葉光和尚率殘餘遁宗憲麾兵  
追及於秋母亭斬賊首光和尚并餘賊三百三十級  
麻葉不敢戰棄善馬馳還巢宗憲因盡尸築京觀立  
石其上時陳東攻杭經月不解候餘海不至兼聞光  
和尚以麻葉賊宗憲將兵還故始解圍滿載北還宗

憲率兵追至富駐湖時直隸吳江知縣楊正無錫知  
縣王其勳亦各督兵至宗憲遂合師圍困之俘斬千  
餘東方官迫逼直隸巡按周如斗以他急撤兩知縣  
還水遂泛湖中間道通攻陶宅鎮巡司據為巢時而  
浙督寧宗憲乃資遣苗兵自率嘉湖兵回嘉興方東  
賊攻杭時省會炭上南臺連上章言之上震怒速  
使制經廷撫天龍入京適宗憲王江涇捷奏至遂起  
權宗憲為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宗憲謀知麻葉自  
王江涇秋母亭之敗雖已內俱然已陳東為禁援勢

藏大錄

且復據溪以為慮秋九月下未侍郎趙文華來紀海  
神時楊憲為總督宗憲與之偕遊文華於即議夾勦  
柘林巢文華以為然已未乃召兵備劉燾併劉依二  
參將授計分佈水陸賊聞夜遁出海水兵環攻之因  
縱火焚賊舟序斬甚夥會颶風作官軍急收入港賊  
舟不敢近多溺死柘林積寇亦過半矣楊宜謂宜乘  
勢滅陶宅賊趙文華力贊之宗憲乃合水陸兵赴之  
十月辛未會直隸軍門曹邦輔分地逼巢官兵數敗  
賊東畏已降宗憲遣謀士蔡時宜領計入巢誘之賊

尚疑懼遣驍賊四十餘出哨我虛實時兵道劉憲急  
於得功自率部兵五百設伏賊覺內外衝擊伏兵少  
挫東乃率賊夜遁去新場鎮計卒不就通浙東樂清  
有倭賊數百入內地殺指揮徐以卿官王金事將入  
紹興宗憲遂從師時已仲冬戊戌宗憲親帥三軍東  
渡錢塘自禦之賊且近宗憲曰先據高者勝即龍山  
駐兵而分諸將伏山下出奇兵誘賊入重地接戰伏  
起斬數千級賊敗奔還遠海堡閉門固守宗憲麾兵  
破堡盡戰之全置酒脯賊心嘆之用賜將伏已而冬

倭船至海鹽秦佳山登岸劫掠宗憲分兵逆擊賊船  
將旋師忽賊數百流寇温州犯金鄉突石井處宗憲  
既遣兵迎敵復親帥探兵趨至上館已未鷄鳴乃  
集諸將定謀佈伏惟以一隊衝鋒賊至逆戰三卒退  
走宗憲即併隊長斬於陣三軍股慄殊死戰斬賊十  
餘級砲擊伏兵四合賊披靡退走清風嶺升烈女祠  
廬以非官軍縱火焚之斬百級餘悉死烈燭先是宗  
憲王江浚捷後密與趙文華計巨寇王直竄東南亂  
本今居五島為遁逃獲徐海軍為之羽翼僥倖以計致

### 識大錄

直衆賊解休矣文華曰善然雖類奉 明旨宣諭日  
本國王令嚴禁各道入寇及執送叛送奸民則直進  
退失據招致為易又須密使人勿見諸文移可也  
宗憲曰當矣文華遂具奏奉 旨着藩司給文遣使  
宣諭宗憲撤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寧波以弟子員蔣  
洲陳可領報因令克正副使而未南理胡節中先以  
冒禁入海繫獄即歐釋之令募二十人輔洲等費文  
以汪宗憲密授洲等以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  
丙午至日本近山口豐後二道宣諭之令養子

毛洲率眾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改洲等奉計誘之直  
伴言曰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國我拘我家口遂絕  
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眾也今聞  
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眾來春必犯浙直吾全毛洲  
宗憲滿伴送陳副使來而禮先覆軍門告與將大人  
宣諭果日一同歸賊至咸奔避入城宗憲渡江迎賊  
炊宿無所傳暮至一山下宗憲偕從人十餘輩登山  
巔小庵飢甚迫人具酒餅以獻方款酌哨者至宗憲  
脩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宗憲

### 識大錄

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須少留宗  
憲謂曰此撥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飢  
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其與士卒同甘苦類如此時  
陳東自陶宅邀渡知宗憲渡江而東復肆掠掠官軍  
屢戰不利監軍以聞 上怒易督臣廷推兵部侍郎  
王誥已奉勅南行適宗憲龜山清風渡梅三捷疏上  
上即中旨止誥不必行即以宗憲陞兵部侍郎兼  
都御史巡浙直軍務時賊前徐海麻葉自日本圖引  
大開島主第辛丑即并薩摩等島倭眾連數百艘絕

海分道入寇三月壬午賊前哨船至滬缺發未登七  
寇洪北圍薄暮徐海大枝賊舟三十六艘登柘林甲  
中登南漚破諸舟悉焚之示以反戰乙酉新場舊賊  
首陳東燒巢盡趨柘林丙戌麻葉率後哨漢桅船四  
十一艘登岸浦金家灣一枝登金山明家墩一枝泊  
松江上海蔓延江陰無錫一枝突犯慈谿蔓延餘姚一  
枝由寶山人長江至清卞青水窪等處分道登劫徐  
海關宗憲為總制計必入吳兩浙空虛可以得志既  
通達諸倭以級獲兵遂構陳東麻葉合款萬眾直犯

### 識大錄

浙西保固年浦意圖席捲嘉湖且裝杭州渡分賊犯  
淮揚瓜分是時江南北浙東西無地非賊首尾不相  
應援麾下兵僅三千且羸弱所徵川胡肯豫兵俱未  
至遠近大震順但倭國跡綿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  
可頓階毛洲以仲冬間月泊列港至定海閱已而直  
勒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覓我意宗憲詢得真  
情樞奏聞且厚犒之內辰正月刈卒倭兵百八十八人  
助盧恭摺揭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卸墓山也控  
山嶺惡承 旨賚刈牙金幣且令四諭直早歸順刈

感激因送商伴夏正重華印岳報徐海入犯消息宗  
憲遂留為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五也幸  
爾賊數百自閩中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趨  
四明奉化合錢倉新主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  
望風奔潰海道孫弘執馳檄告急甲子宗憲自率標  
兵渡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客美土兵皆會丁卯賊由  
上浦潛渡曹城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山陰壬申  
宗憲率兵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宗憲馬上操小旗  
詣諸將曰使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而勝負未可知

### 識大錄

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而西走指果聚立  
宗憲笑曰賊氣奪矣麾兵首尾渡江賊驚問謀者知  
為宗憲兵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宗憲麾諸軍圍之  
一晝夜數以火砲攻之賊負傷深匿宗憲督戰益急  
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歿已而雷雨大至  
宗憲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戎助之少避憲曰吾不  
忍獨逸也甲戌五鼓賊棄營突卿兵我兵四面奮擊  
俘斬二百五十九名類餘賊逃走鍾村卒明宗憲率  
兵追及賊山西嶺殺首賊一又通輕兵追之少時獲



遣上兵追及於清岐亭新橋六十餘里賊遁入海  
先是居庸關時代宗憲提督者為副使阮鶚四月而  
千察憲乃以河朔將擊宗憲兵及容美二土兵凡二  
千餘付阮鶚合兵降劉燾與張二恭將之水陸兵先  
趨崇德道賊撤海道副使孫弘執將盧鏜及典史  
吳成範將浙東水陸兵援寧紹宗憲自率標兵十餘  
及水利道水兵出北關駐敵臺以控隘口為犄角勢  
全省城大開門勿登坪擊斗全賊莫測底寔撤府選  
練保甲鄉兵萬餘授以旗鼓分伏林木叢林中以張

### 識大錄

水陸之勢各賊故以王江陰為腹湖之戰備宗憲又  
望各林檎檣遠巡不敢長驅省城晏然免於反覆徐  
海乃徑路峽石越阜林出為鎮以北為鎮者即海故  
所紀蘇松舊洛也宗憲度蘇松間惟驚程湖為四戰  
地於是徵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陳而待固以吳  
江水兵遮其前湖州兵尾其後而宗憲自引麾下泰  
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鶚自崇德開賊且出  
為鎮也道挾河朔之兵時而馳及之於阜林合若  
射者且薄且射賊捕引去已乃縱數百人當我輒

又敗去賊怒鼓樂而前鶚望急走輕柯入桐御城而  
恭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迺自張左右翼集其  
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氣頓窘且引  
去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糧道不得擇善地以自  
休止明日賊而戰賊道候皆登樹而望蓋孤壘以壘  
無他援也大喜漫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  
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絕如雨下復  
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淫  
且中砲斃馳去會大藥盡霍貫道宗禮仰天大呼曰

### 識大錄

得藥數斗可活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  
大敗賊乘勝環兵圍桐鄉不解五月賊造大雲梯狀  
垂攻水門樓船高出城上凡三攻城幾陷盛鏜曰九  
宵各兵去城十里餘觀望莫敢救報主宗憲驚悼曰  
河朔勁兵既陷沒諸軍已奪氣奈東南何况賊勢重  
大標兵不過為合且救賊疲若復爭鋒如以肉投虎  
口便全賊復分兵以困我於崇德營之兩人相抱而  
沉是今雖有用間斜以伐其謀搗其黨出阮公而徐  
固之耳衆皆難之歸安茅坤曰計誠善苟不戒其如

身家何宗憲慨然指所歟曰謂曰狂奴肆毒慘禍已  
極願上天祐社稷生靈得遂此計萬一天不順惟以  
此報天子耳坤等俱墜淚乃捐萬金因元洲所送  
謀者夏止堂華印岳未尚搜奇金資入賊營聽其出  
入又為測書以付徐海正等至海當海驚詰所從未  
正三洲查海覽之失色遽曰老船主亦降乎蓋指王  
直也正曰然爾諭以朝廷威德及順逆禍福且言  
提督親撥苗糧兵二十萬至矣王江汶可鑒也海曰  
吾今三路齊進非一人所為王曰陳東去秋已已降

### 識大錄

有他約所慮公耳海關甚驚疑是反陳東探知海營  
有軍門使大駭急語莽遂與海相猜海亦因其猜  
竟為降計率所部倭獨退屯三十里為信且許為  
朝廷擊賊東乃詣貴海、曰老船主已全毛海莽業  
碧川納款家 吾賞資吾安得不從其後東大怒斥  
罵海、曰汝去秋陶宅何故乞降今責我耶東憤、  
去後暗麻葉造樓紅架鐵樓大再攻桐卿一男子為  
路索圍捷等所擊故處辱等至即縲以上斬之又募  
沿海焚鐵汁灌城下東勢既孤度不可支亦解圍去

至海營講解既鴉因得出馳入嘉興方阮公之被圍  
也城破日密破又瞭見謀款往來賊營不知為計疑  
宗憲通賊出危言惑宗憲欲以聞於上於是兩相  
猜而化誘者更為飛語撼兩人會朝廷復遣趙文  
華督山東河朔兵南下而西人各先遣私人挾重賂  
賄文華求伸其說文華意頗右鴉宗憲我不能再其  
謀矣文華於途中詢一二賢士夫則曰兵家用間其  
常也若胡公不能即召海痛飲耳文華意稍解於時  
廣陵通州如皋泰興瓜州皆有賊提督江北軍務者

### 識大錄

豐城李遂也戰報敗都司張恒千戶羅大將揚州同  
知朱夏經歷晏某千戶曹勇相繼沒於賊既而漕運  
陳蔡將始一勝俘斬賊四十七名類直隸南匯界備  
各有倭百餘登岸寶小倭艇十六艘直入長江宗憲  
分遣將士攻淮賊賊馬長江賊為舟師擊沉舟十一  
俘斬二百五十四賊、棄舟遁將士追追之大小漢  
十餘戰斬百餘賊、犯西營青卞皆以次擒浙東賊  
萬餘入蘆裕漢園餘姚告急甚宗憲乃分兵共五千  
徵從督東援而自移兵嘉興專控潮西宗憲謂他賊

無足慮惟海巨孽名雖內附中未可測而上海賊萬餘方由吳淞江西引涉嘉善款與海合宗憲私念曰西賊合勢愈甚萬一海變何以圖之乃乘上海賊未至亟遣諜語海曰而既內附何不如此約勒兵擊上海賊以自效海然其計即引諸前逆於朱涇浙首三十餘餘賊遂夜走出海是役也斬級雖少而所以散其合者則得策矣先是宗憲已遣鮑興愈大猷伏飛艦海上賊至大猷遮擊之溺且盡海聞益內怖遂策改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級以輸宗憲且道其弟

### 識大錄

洪人質憲忠誠之竊計倭酋含海性陳東麻葉兩心然而悍急不可致又聞海終以殺宗禮步為罪深重即內附或不免猶豫不決乃遣諜語之曰軍門最憾陳東麻葉為其殺宗霍諸將也汝能計擒以獻主將保首領且婚世爵唯視海上矣是時海與東故相猜又方與葉爭一女子微有隙聞諜言唯宗憲聞之喜曰彼果相屠其黨必攜內且此雖款不內附不可得矣復令諜厚道其所愛妾力述史之隨於帳中得葉以出葉諸部曲實怨且恨海慮生變復以計傳其

最號葉者百餘人殺之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首海雖未敢縛也宗憲於是出麻葉囚中令其訴為書於東令反兵殺海其書不以道東陰復之於海以激怒之海讀其書自念勢不兩立不得不謀縛東夫亡何尚書趙文華移兵渡江野遇州縣數勝賊兵威大振便可摧拉大魁而宗憲以海之存心於東一意俟其相圖不敢坐也且文華猶以阮鶚言為疑登蓋郭即中策又以不得分功日收文華擊海宗憲力以苦心告文華乃名改所遣諜而詰之曰君為我諭

### 識大錄

海、罪不容存非縛陳東及斬十餘級以獻殆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合當與督府疏釋之不然廢粉矣會阮鶚亦至海並乃出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傳以戕約諸酋長見葉與東相繼縛盡洵、內亂查夜擊殺互相剪屠海亦內困氣日窘自度即獲及故島必為諸酋長所賊殺故內附日固而宗憲與文華薄資海蓋並海又計斬東黨數百級令親弟洪未獻諸文華諸贊畫終不忘激海以壞成功力贊文華斬洪兩大指洪大悔恨

痛哭宗憲急於文華取洪歸匿之使醫為藥藥厚餽  
康之假以冠服許請為真官洪又大喜過望逾二日  
海使倭探洪宗憲召余洪張為病就府中冠服見之  
諸倭羅拜起索回書還報洪曰我病酒不能書口授  
吏人書之使官軍門誠心寬仁不可負宗憲復假倭  
冠服厚賞遣還已而海賊始洪書戒洪飲竟不知洪  
斷指也宗憲又計東業所却倭難殺化合海魔下猶  
日遠萬不更令自戕非萬全策也遣謀私海曰我固  
欲寬若趙而書以若罪孽大何不賊殺彼海上若誘

### 識大錄

東業部倭逐海上艘求還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趙  
公時滿望必能全汝矣海且疑且諾因約兵修剏煮  
引兵伏乍浦城而某日時引眾出海去乍浦城半里  
而陳令眾前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  
燧為號亟擊勿失至日海果送諸倭以次出海口諸  
官兵如約束之諸倭逐海上艘如賊不及還兵聞其  
是諸官兵得乘勝躁而前不傷一卒俘斬數百人  
其時抵魯者又以舟朽裝重沒海皆無笑於是海自  
以數有功於朝廷願以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宗

憲與趙文華阮鴉及巡按趙某並許之期以八月二  
日海故庵一日擁酋數百人冒而陳于城外自率  
酋長百餘人冒而入平湖城中求款文華華惟其先  
期且曹然計不許恐他變聽其入海與諸酋長北嚮  
面四人按次指首呼天王命以罪以罪海款再為款  
宗憲而未之識傾謀目示之海後面宗憲呼天王  
命以罪以罪文華諸人頗內悖何宗憲下堂摩海項  
謂之曰若若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故若悞  
勿再為孽海漫揚首呼天王命以罪以罪於是厚賜

### 識大錄

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洒色變者而文華度  
海舉動點然終不可馴于是盡謀勒兵誅之計其部  
下雖止千餘人寔猛鷲難即破於是得令海自擇便  
地居之海便沈家庄故沈少卿別業堂宇遂麗垣  
墻萬固四角俱有望樓可以遠瞻故海樂居之憲即  
傲與居然眾且譁宗憲不發撲滅海傾養虎以自禍  
也宗憲念禍在肘腋非可輕舉備日遣謀暗海如養  
時沈家庄故東西兩處中雖河為壟固語海曰東業  
黨終不一心何不以西沈家庄居之而自擇東沈家

庄以居部下首于海謂宗憲遂為皮寇果如其言頃  
又全陳東為晝夜遺其黨曰海已納官兵矣勸汝輩  
矣東黨米穀而夜伏避卒東沈家庄道上賊之過海  
惶急因令首竊西侍女出道上微急則回問道走暮  
府以自托避卒賊知之東黨大驚即勒兵募西侍女  
過海所罵曰吾友若俱死耳遂相稍而開海中稍  
取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堵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  
猶稍却河朔兵束之又却俄而宗憲懷甲也永保兵  
左右列大呼而入會風烈宗憲麾眾東矩從大焚之

### 識大錄

海逆沈河以甫食頃苑新殆盡永保兵俘兩侍女擄  
海所沈處因臨河新海板以上走時直隸諸倭遁入  
海者多為水兵挈其舟俘斬悉盡惟浙東賊俘斬幾  
四百餘賊走舟山泊蘆花寨舟山孤懸海外而蘆花  
寨三面峭壁一面臨海諸倭順恃以為固文華乃檄  
陳東廢葉辛五即徐洪及徐海百北板命 肅皇帝  
大索宗憲進右都御史德督如故文華鴞皆進官諸  
將史陞官有若時浙賊漸畏浙兵多趨閩廣 上遂  
令鴞以原官督撫福建而宗憲兼兩浙巡撫不更設

官矣冬抄宗憲乃授把總張四惟計全雪夜渡舟山  
出賊不意遂大破之浙直以寧初王汝崇岩川既膺  
欽賞還報王直入夏直遂與僧臨陽侯百夷格日本  
山口道表文欽定海關求貢閩吏送之制府及藩司  
譚審並無原給金牌勘合宗憲以聞於朝初議全以  
禮阻回王是王直忽駕巨艦擁號倭利罷突進舟山  
港港住泊以送蔣洲為名宗憲遂遣夏止等往覘狀  
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画工圖滂港形勢正還報直  
語甚肆謂必待奏奉 明旨許其寬宥與以巡簡賊

### 識大錄

使得稽壓海子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致徐海  
墮牢龍作俘囚也而画工所圖滂港形勢頗惡四山  
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宗憲甚憂  
之已乃令且長子澄述祖母意為書道制府思學令  
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道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  
等持信直故書笑罵曰笑兒何愚至此汝父在故學  
汝汝父婦閨門駢首傑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  
猶動歸意遣王汝崇宗滿隨方大忠荷洲至軍門首  
投降并已開市宗憲曰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

其狀於 朝宗憲念救乃直之養子不還直且親而  
生變因密持本國遺夏正等仍送之遂將行宗憲故  
羽取以內留共宿宗憲極為題福力乞資直置之  
間乃出致大酬還因呼救入宿宗憲甫入室大吐床  
席俱沾侍者皆就寢激聞宗憲軒轅滿室竊起翻  
案問然見疏稿回顧宗憲睡益熟因錄其疏復託揭  
宗憲乃依仲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寢晨起激即於  
憲榻下告行宗憲乃護好言慰之陰徵文武諸將史  
眼格恭佈以符奔逃又密遣謀餌德陽諸酋長購直

### 藏大錄

百使之自疑身方猶豫不知所出救寺主出疏稿示  
之直備未決激寺力勸之乃置夏正為質自學其勢  
稽顙刺府宗憲乃使未為禮堂華館伴至抗恭竭盛  
軍宗憲亦還抗具述始末聞於 朝又為書達當事  
言兵机忌泄如上意罪止於直則已必欲盡其餘  
黨萬勿宣示明旨乞容赦 上時勾引倭賊諸奸多  
在島每憲將以直為媒以漸致之不煩申兵談笑以  
靖禍本監軍疏先至報奉 旨悉勦餘黨矣然宗憲  
已遷慮其不能不泄先遣未而禮仕說諸小酋釋夏

正及諭王叔崇宗滿米杭淑以候音為辭而容達其  
統號吳如項松王四等十餘人探 旨堂華以告宗  
憲遂遣將吏密擒之二月本兵撤至直遂下獄德陽  
走濠港諸酋復叛來尚禮先聞之得脫身跳夏正遂  
為兩洞宗憲乃移師寧波調習諸將水陸攻勦賊堅  
壁不出我師亦未得入宗憲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  
慮今日也使有主固之耳時人汎期新倭續至或抵  
普陀連島沙門或自岫嶼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趁舟  
山則水兵擒斬之或犯梁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

### 藏大錄

攻太平台州溫州永嘉磐石太平港居平陽四散沈  
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銖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  
三面奮擊賊泛山後奔臨海塗中長跪受俘斬無  
遺大都賊之號悍已非除海陳東而我將士久戰智  
勇日增且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  
所生威功卒無有待焉直黨合者矣直黨固甚聞有  
賊匪未家失道賊六百餘自濠港奔沈家門獲之遇  
我師復入巢又從畧嶼門出破嶼奔沈家門我師  
分據截賊賊遂宗憲因我兵之不得入乃命米尚

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未信等駕艇伏吃其  
中冒為隨船招之賊不之疑也遂登舟來廷等伴稱  
還報易八刺虎先行砲從龍後發舟為懷燼水兵乘  
之俘獲二十名斬級二百五十沉溺者無其賊氣  
日機宗憲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剿殺傷甚眾諸賊積  
恨為夏正所誘遂支解之宗憲聞之躬至海邊望登  
恸哭不已諸軍皆為墮淚士氣益憤諸賊自知勢孤  
援絕焚其餘舟將併力出海官兵乘勢焚其柁廠火  
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圖歸官軍擊之賊乘東

### 戴大錄

仔小舟遁去浦水兵擊沉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  
遂就營舟追之俞山外洋沉其四舟生擒賊首汪印  
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之一矣是時賊至江南者  
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於崇明之三沙江  
壯之賊發七千北據據淮安之南灣南枝據揚州之  
如皋宗憲皆分兵以助戰前漢斬賊以盡三沙賊為  
官兵所困不得購乃卸屋材為小舟以遁輒至江北  
亦賊焉自是江南北倭患遂息本兵再秋王直等罪  
狀下撫按三司詳議竟吳新於市安子汲官為奴禁

碧川免死成遵宗憲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詹一子  
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以事贈都指  
揮陳履一子與朱尚禮章華邵岳正千戶宗憲念西  
浙兵興繁費不貲除乞內帑外自提督李天寵已令  
藩司議派於二稅及解額內民不知也且隨渴隨增  
近無定數更緣為奸由縣不知府總府不知縣總故  
其乃計量兩浙邊腹衝後更定為抗嚴溫處嘉興寧  
紹台四路併海道鎮守為七照舊設巡副將而制  
府僅存操兵三千伏冗兵一萬二千有奇誠微餉三

### 戴大錄

分之一者為定額條奏於上行之於是更無所容  
其奸矣水陸將領應分守信地東北會哨吳淞江淑  
浦東南會哨下八陳錢正東會哨普陀馬蹟監以海  
道陸則以路分監以海兵備折衝應援成規并又  
念頻年征調勞費土兵輪悍所至輒受其毒眾頗厭  
苦之有事之秋東西策應然暇練上著幸已暫寧不  
復細調而浙浙見卑弱非有才將團練土兵不可為  
久計會番將戚繼光被論解職辭制府宗憲素奇其  
才謂曰廟堂優不尔知台固知尔也因留治標下兵

時與談設籍珍益喜之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嶺會令缺丞驛率鄉民逐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賊鄉民民怒奮力死關賊旋靡入山民追破其巢為賊志戰死宋澤開之喜曰寇賊稱悍一戰而殲於義為義民其勇乎吾力求其人而不得倘新尹任事浙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大河率義烏調制府宋憲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宋憲遂令成維先與之偕且給之餉一不以煩義烏維先行宗憲語之曰江南之所以不能戰者以不知節制耳吾每思徵六花陣法訓練

### 藏大錄

商俞之手繼光因獻為奮陣宗憲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維光揭之劉鎮所稱南兵是也先是宗憲聞閩倭猖獗遣兵三十援之閩中督府以乏餉辭既而諸賊分道入犯入安海破福清入南安攻惠安永寧惠安知縣林成戰以沒亟攻鎮東全閩震動上聞怒甚遣提督阮鶚以浙江海道王詢代之詢是賊前洪澤徐盤據浯嶼眾至數萬泉州同安惠安安海長泰等即縣咸為所圍復攻福寧陷福安連通省城閩中兵將所至敗績王詢告云宗憲方東

計三沙北援江北南備溫台方日夜籌畫幸溫台寧息遂撤其兵但援行至桐山卻副使尹恭將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浙兵至必遁出海水兵邀洋中擊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者守百餘名洪澤亦焚巢遁入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之令舒兵脩撤兵還賊聞之復糾眾入寇犯福寧桐山聞兵再敗宗憲復徵兵收之戰於桐山壽寧連至楓亭血戰於仙游前後俘斬二三千餘賊遁入海提督被論去以浙江右僉劉憲代之宗憲因思福建之過在

### 藏大錄

當未者怯於任恐難勝節者故卒伍空虛賊至莫禦乃完其本末其言於上遂以宗憲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福建軍務且令諸提督相見儀節一如三邊是時倭亦有至溫台者初至浣湖懸梅頭知有備宵遁西浙烽火稍息倭兵者偕休兵免餉之議頗然於宗憲宗憲心獨苦之然迄不為動尋春倭船連筏大至宗憲檄成德先所練烏庵兵脩之以厚兵備復軍乃為三軍駐松門以待是四月甲辰倭眾八百登梅頭前因已登象山賊駐三復泊舟山



藏大錄

家樂與舟師攻新七十餘級餘溺或無遺手末傳賊  
千餘泊羅海惟光引一軍赴之壬子賊登挑諸登新  
河登折頭凡數千宗憲遣盧琦王允中邵兵馳台視  
視夢麟即抗處兵馳温州又徵泰將呂折邵兵會盧  
鍾勒象山奉化樓下何本源馳援寧波白溫東兩策  
應宗憲親率部兵馳赴浙東而唐兵備引禪將胡守  
仁汝海至新河俾遇賊諸軍鼓噪大戰俘斬頗多賊  
敗走封堡我兵相拒至中賊亟甚會日且暮官軍撤  
圍費賊遂遁至錢場五鼓胡守仁率率兵追及賊於

新塘新四十級大務咫尺不辨賊遂與清烈港處唐  
呂折等兵夾擊賊表村新一百七十五顆著海道王  
副使督中軍父升等兵追白渡呂折兵通至合擊賊  
俘斬八十一顆温州楊通判督海魁勒賊周興副使  
凌雲翼督兵繼至奮擊賊大潰後亦衝鋒倭賊三百  
餘俘斬六十餘名顆賊乘夜盜漁艇遁入海凌雲翼  
兵迎敵樂清倭賊俘斬五十四名顆餘賊俱奔入江  
盧鍾選水兵哨錢倉洋擊沉賊艇三新二十餘級寧  
波賊聞賊使先率兵至反舟以適時宗憲念賊勢重

藏大錄

官軍難於兼顧北敗於台必南趨於溫乃偽為溫卒  
家信百餘緘及散銀謀襲之吉胡德制率大兵將由  
台抵閩使避卒附舟往台見賊即棄賊走時錢場選  
賊果長驅至溫方肆掠村市舟至爭逐之避卒走賊  
解邑得書捕聚錯愕頃之俱遁入海蓋宗憲威望久  
著賊皆知畏矣而威繼先舟師復敗之洋岐敗之鹿  
星海又敗之滿山逃者無幾三旬間官軍凡數十戰  
俘斬千三百八十七名級獲溺甚眾還被擄子女二  
千餘名浙東底定是役也不假征調無煩供億給額

餉驅上著震聲電掃勢如破竹自有倭患以來有收  
功之全若此者蓋軍謀甚奏聞 上喜宗憲進此保  
餘官如故餘皆陞賞先是饒平巨寇張建家故豈以  
妖術惑眾聚徒數千賊首蕭晚劉子克衣大為等各  
率眾歸之黨至萬餘建號大王出沒汀漳平和詔安  
南靖漳浦諸郡邑分合不常流劫靡寧丁巳至己未  
凡三歲矣以其巢界廣闊南賴之問互相推委未有  
攻之者宗憲收軍甌城倦于女財帛集朱家山城為  
巢大濟賊首蕭雪峯鄭文峯程卿賊首林朝張蘇東

湖鄭王統等漢陽之建乃建號稱尊榮成百五十座  
建偽職既有私受建職者鄉人榮之奸細遍郡邑有  
司莫敢詰無賴者爭相趨附衆至十餘萬是年春巢  
賊數十家平和縣連月不退而洋中新集堡主與連  
江月港楓亭馬英等處舊堡合口餘宗憲得報甚憂  
之令指揮唐鍾部標下精銳數十赴援固奏聞而劉  
素自謂該省兵力足辦殺賊復以餉之阻回援兵是  
時建或分賊流劫或自率兵出劫閩廣上賊海賊無  
不應七月倭賊百人自廣東統平冠來與巢賊合夥

### 藏大錄

石鼓也係南出安溪廣賊謝老率衆自南澳外洋直  
入走馬溪下灣把總沈謀等戰沒舟師精銳喪亡署  
憲饒平林知縣率兵往三統招撫為建固衆以去所  
過城邑無不殘破閩蓋度矣宗憲奏已三省齊心  
剿期揭巢奉旨勸諸賊聞之乃去歸化縣永安  
鎮聚斂嚴縣遺賊一技從汀州府侵入江西連回巢  
別通賊援廣南閩中諸將自冬抵春共擒斬山海賊  
寇八百餘名類而將士死傷者亦千餘焉賴賊李文  
鹿等漫群起應之會閩廣叛兵王鳳來三李猷揚等

聚閩中山賊數十連亦漢達其黨千餘蔓延江右特  
掠建撫廣信諸郡邑汪副使王念事督諸兵禦之兵  
潰賊敗以王臨賊伏中江省震動臺臣疏聞上震  
怒科屠所已宗憲兼制江西督軍任討詔允之宗憲  
乃聞將士聞威德光吳成龍率烏家放坂兵六十副  
使徐斌護軍游擊張樹把總盧鍾等督前鋒共千餘  
名先行十月壬申師次廣信時賊衆五千餘也資溪  
亦宜山出掠鉛山者亦數百甲戌四鼓我兵逼鉛山  
賊遂建巢合上乃賊我兵追之丙子薄暮去賊五十

### 藏大錄

里而屯夜二鼓衝殺疾抵賊壘賊方徐趨重將他去  
我兵推其一穴賊因高山用鉄鉤大旗束風迎聞官  
軍血戰七合自五鼓至午賊始潰擒斬六百餘名類賊  
固率衆夜走踰廣威雖光督兵窮追賊乃畏瘡盡夜  
遁及之建寧主擒賊首李猷揚等斬百餘級賊散隱  
匿谷必去乃還師安仁乙酉報山賊劉掠撫建宜黃  
間傳及萬人仲冬庚寅我兵由臨川次諱坊賊聞西  
所去已噤賊亦亦停事猷揚建寧行且至皆狼狽駭  
俱疾奔巢賊雖光晝夜馳二百里不及賊連遁福建

合忤撫建以安然 廟堂方急江西仍奉 旨促宗  
憲速詣便勉期勒平不得遲制十一月已亥宗憲率  
標與千餘渡江而西於時秦政譚綸方在制疏請奪  
情起蔣承事舟次蘭溪已陸續報捷至玉山戚繼光  
以師未會獻林良李欽揚等俘宗憲即軍中大犒將  
士梟林良首招江憲副魂祭之時皮寇尚熾宗憲欲  
督六討之繼光曰諸軍數戰亦在強弩末矣且冬感  
時疾歸心已迫而之恐不能成功宗憲因謂麾下將  
士兵固有先聲以奪人之氣者吾今督兵至此彼不

### 戴大錄

虞戚參將全軍還也吾其大蒐以示眾全道路宣傳  
賊且潰散矣衆皆曰善即日發行至廣信合操三日  
軍容甚盛由弋陽由貴溪將達安仁副使徐斌報至  
則處賊聞宗憲親征倏散復業或奔還巢地方已寧  
矣宗憲笑曰吾固知其然也還軍會溪譚綸已奉  
旨奪情還鑲未竭宗憲因授以閩中方畧先報江西  
之捷又言地方善後事宜者五已全綸駐江西訓練  
以周防禦復乞留淮浙魚鹽銀四萬兩以爲即今援  
兵乏餉已百萬兩解貯浙省事備將來援兵之需

允於獨果兩浙議皆允行會浙而恭時楊綢調守閩  
南宗憲選精兵數百與克家丁且勉之曰慎勿以艱  
險避緒至閩首推黎壁東林寺寨土槍賊首蔡永素  
林世麟降招降洪清賊首李顯籍其兵力爲向道甫  
六月連破七十二寨獲二縣治俘斬三千有奇皆宗  
憲成美也時三饒賊來勒各省御史奏報份仁兵  
部奉 旨令宗憲并各該督撫官約會率廣兵關兵  
南賴兵以明年二月的要要害相機進剿浙江江西  
於兵處後防禦毋或推諉誤事宗憲以師期大迫請

### 戴大錄

俟三月從之先發把總樂順陳奇可等督烏處兵  
三千五百餘名前往監軍譚綸會恭將俞大猷調度  
應援偵遣都司徐萬沈增督恭將丁便青烏院兵二  
千二百名趨汀州會楊恭將協勤猶恐三省兵力不  
齊遣林樞樞檄譚綸俞大猷盡發諸將三省兵成應  
節制連破大兵將擒巢計敗先發制人進賊首林朝  
賊和衆三千出三河蘇東湖率衆三千出湖州蕭阮  
率衆三千出平和平迎截官兵毋令會合楊備乃設間  
使趙簡臣說晚令降健知之甚疑晚遂調阮攻潮而

今蘇東湖由平和士屯銅壺東湖引眾南突臨南清  
據之使報捷：以閩中無備自率大眾萬餘從詔安  
建食鼓黃蓋出小溪小溪背寨山賊聞風迎附至黃  
井指檣奔傲率百戶劉得奇兵三十接戰陷伏而敗  
東湖遂迎進入南清楊緒集兵以禦連發烏嘴銃擊  
賊連斃眾不出反三鼓進等引去至井棠而廣東馬  
蕭既牽制大軍未集進乃定平和率眾還崇漳南道  
原分平和一哨屬為賊束諸將不敢堵截四月南賴  
軍門陸提兩廣軍門張果江西軍門胡松福建軍門

### 戴大錄

昨居敬時會審憲憲示賞格有能擒斬張建者賞  
萬金奏授指揮獲蕭晚等皆賞千金授十戶其餘賊  
黨能殺別起未降者成與維新刻付彈論至期倫與  
俞大猷躬總率之連破虎頭岡高坡小清北坑白猿  
等十數巢賊且戰且守平和哨兵劉營山頭與賊壘  
相拒為七里遙見連賊大巢來成二重潛報王省其  
外如土成寨無慮數百據險守要官軍分番查戰雖  
有序斯羅人不能卒得彈論計遣把總陳其可持崇  
憲原信懸賞信票單騎出陣前曉諭時為都督郭玉

鏡江滿清劉銅等即湧環莊并連率有送曰首赤身  
隨其可名俞大猷營頌為內應傳連大猷與倫會審  
稿實玉鏡等密授以計甲午建亦知事急聚眾議以  
次早窺圍出平和併倭入海郭玉鏡等集本部人馬  
以待盜報我師乙未黎明陳其可等率浙兵衝鋒賴  
兵健之廣闊又兵健之斬偽總管楊祖振等四十四  
級連敗遂西岩山我師進及之玉鏡等引眾衝入賊  
陣生擒連連及文網蔡八等未獻諸兵各奮勇夾攻  
生擒蕭晚李連時陳奇用等賊首九十七名斬蕭樂

### 戴大錄

梁三眾堅等二千餘名類餘黨犯未定上杭者丁把  
總等率兵計擒之餘眾解散漳泉諸軍與宗憲所遣  
蔡將丁便兵合新南陽賊首王伯宣招降賊首施建  
等二萬三千餘名斬倭賊四百八十五顆生擒賊首  
江一奉等八名俘斬二十四百六十五名類漳泉處  
定宗憲以程卿尚為建憲陰東州及林朝曦所據兼  
以上杭賊首饒表石窟龜張賊首徐加梯謝世個永  
定賊首董世安未擒三者未可安枕乃移檄各軍門  
并原一僉兵諸人乘勢移師並地分勦七月士辰漳

浙賴兵連破石蜜壘漿上抗三葉擒其賊百廣兵亦  
攻後程卿巢生擒徐東州楊紹復擒賊首黃順李林  
綱賊已降於廣中各賊次第蕩平三號始宴然矣向  
使宗憲無兼制之命三省之會協無期將未之事安  
忘言我援疏上時謀篡宗憲者已改机宰乃始賣奏  
人曰此是閩廣南賴賊情何與兩浙援疏胡為哉復  
奏上三省俱蒙恩賚爵賞賜發宗憲疏駁譚倫功時  
論不干然諸賊未絕閩兵之移浙兵一撤賊旋聚陷  
永寧陷寧德登將王夢麟和縣李光卿死之南燕舊

戴夫錄

倭借新倭至連江營屯橫與倭忽出沒東撤福寧南  
掠連羅古田諸路上人為之向與全閩復震南臺言  
狀且請浙兵會勦提督游居敬亦請發浙兵上皆  
可之宗憲不敢以前然其功稍解也即發戚繼光半  
所便精兵八千陸以戴冲霄副之副使王基監焉臨  
行語之曰公昔弟至學橫與倭賊乘勝趨福清若  
振御矣聞若無糧盡棄金帛以行吾且率師為汝繼  
諸將一如惡計橫與福寧連如次平十月朔宗憲率  
兵至崇安建寧山賊悉就擒方與游居敬議率大眾

直抵興泉豐平山寇為八閩久安計而閩臣徐階已  
喉言官論宗憲宗憲並逐浙待命上頗疑言官承  
風旨諭輔臣云胡宗憲必拿未理問自今年五月後  
大臣亦言生或加害甚多汝曾云援必不勝有制同  
應龍俱新今款犯也是何道理奉旨令從騎械問  
先是宗憲以賊勢擬橫非事不中制請必先行不  
取功也金帛子女以贖不宣珠不敢怯華亭則稍  
之蓋既度不宜之忌其而交又謂桑梓慘禍必華亭  
飛急吾為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尚有忍心乎不謂其

戴夫錄

然判肯也及至是亦宜收華亭柄用宗憲亦知揭机  
款發免其私人輩重賄賄之且過貽其家人子弟華  
亭現為固然然卒不解乃上固知宗憲既而法司  
問擬乃奉旨云胡宗憲原非高黨自御史至今官  
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數載無言伊逆群邪朋害  
大臣既片亦不少又言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立  
封官今却加罪漢未誰肯與我任事故了看閣臣宗  
憲得歸華亭漢今即縣何東序謝廷傑華伺其動靜  
報以報既而嚴世蕃羅龍文以謀叛論斬籍龍文嚴

人也何謝兩人因得與宗憲仇者謂其使臣龍文財  
產復奉旨逮繫錦衣未幾竟卒於獄其子移柩還  
郡邑猶惻惻未已不敢歸槨旅櫬維揚狀公簡定何  
時方歸學南哉乃徵隣邑送柩還里今移廟登極  
始荷昭雪復官賜祭世共謂公論之終不可泯云

戴天錄

鄭曉

鄭曉字賓甫號漫泉海鹽人少好嬉戲飛屋緣木矜  
捷自喜里中王生見之謂其文儒泰曰吾之子昂頗  
豐顧蒼頡願目相當責奈何不令學我隔泰曰吾父  
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即碌碌不自拔吾  
父子散授里中弟子凡數百頭若凡與讀書良吾人  
以苦之子即父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  
以字義又盡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歲遂通尚書論  
孟大旨父喜益博以諸經予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

戴天錄

鄭曉

戴天錄之曰如此則君子如彼為小人乎其學如此  
其人如彼即富貴無為也晚開數服之終身其毅然  
不為君子者父散之也嘉靖壬午舉鄉試第一明年  
登進士學士董紀力薦諸政府政府亦雅知曉願一  
見之曉竟不往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就省中罷九朝  
故憤懣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盡考覈  
而洞其故大司馬金獻民素重曉為之曰子好學幸  
為我著丘遼國曉於是為蒙為撰次國誌三十卷士  
林爭傳之會大祀議起曉抗章諫且偕諸司跪左順

門慟哭不已上怒下錦衣獄杖闕下木同卒殺其  
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猶以為不可疏乞正  
法詔留中不報未幾以母喪歸服除捕武選又以父  
喪歸家貧者八年已而官實用薦者起吏部主事尋  
轉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疏至不甚當曉曰御  
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諫御史大學士夏言  
嚴嵩當國款藉考察去臺諫之異已者曉不聽而  
照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高子世蕃以  
治中求為尚書必曉據故事以謝嵩監怒各疏數曉

歲大錄

抗上市恩詔張和州判官曉既左遷即習治民事視  
州治如家求所以安輯和民者而布之政民大悅未  
幾遷太僕丞遷南考功郎中擢南尚寶卿歷南太僕  
少卿鴻臚亮祿太常卿癸丑拜刑部右侍郎甲寅改  
兵部兼食部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  
逆遁為梗上下憂之曉至鎮勵將士選民兵募鹽場  
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手海門擒之  
於泗園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  
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于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壘

開以通漕渠開湖播以興水利准以南迄今無水患  
嚴嵩故御史擬責于如倅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  
廉照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類人益知其不可測  
乙卯入為吏部左侍郎尋拜南京吏部尚書未幾  
世宗以其知兵留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  
之位於工作者眾或感奮戎干選刑部尚書會兵部  
尚書楊博總督宣大曉奉命兼領兵部事時議謂  
宣大重鎮款留博久鎮北門曉上言博還本兵則九  
邊將帥咸得其人而戰守之事亦辦所可恃以無恐

歲大錄

率獨宣大不即上推重博且重曉議乃始博還本  
兵曉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寔而五城御史  
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當都罷卒於  
漸不可長勅嚴嵩諸臣張紳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  
諫立諸中允郭希顏不可殺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俱  
事之未不必從求或與嵩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  
善揣時事意安以職掌奏曉具疏述故事甚悉嵩  
不能奪因從中構之遂忤旨詔曰卿曉執法於是  
自辱乃落職還曉家居前中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

所識與論矣麻晴雨或時共飯山疏水藻相對終日  
見者不知其為名卿性險朴充審於辭受所居絕去  
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而寅秋病  
卒年六十八子履淳孝訟父受誣事於朝詔復其  
官 懷宗改元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廢一子入監讀  
書晚為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  
剖析精微直窺室奧華亭徐階謂其持論正而不迂  
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  
衡誠知言也而若有古學論古言今言奏議文集端

# 識大錄

經解行於世

劉朱

劉朱字汝賢號安峰湖廣麻城人嘉靖己丑舉進士  
第釋張璠當國權寵甚盛結紳多紆意附之以朱為  
其所掩時謂意為朱故不肯違衆一獨是年臺者多  
更置散選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者計朱才望必  
在選中預私朱以市己德朱謝不赴鄉人街之擯之  
外補除南州和州未推而儉素既獲政益日節約即  
一蔬不以屬民為治容容而故不使請寄不耽近習  
其發摘奸人悔神明一日遇望獄中有異狀心動

# 識大錄

劉朱

果因謀逆須暮發也鞠之左驗伏辜又民說想有和  
自誣反其門者不知名氏來視其邑有隱遂執按之  
得其奸抵罪屬載大侵來斗百錢而清臺督輸息宿  
民收、來諸修葺黃金特釋為民代輸供秋償清臺  
意異移文格之未免輸中前議民獲蘇五秋民優偏  
輸償幸無負者居宿數歲還戶部員外郎久之才擢  
四川參議又坐與銓司忤三年不遷官銓司敗始轉  
廣西憲劉歷官廣東布政使嘉靖之季政府得以賄  
定諸計吏揭執政率舊金幣以代羔馬而朱獨否已



執政按儀籍各諸計吏飲亦獨遺未及嚴高東改賜  
賄持甚餘收濁亂未以是漢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  
始轉福建左轄任逾年自度不能徇時取各報引  
疾去歸山東巡撫缺而徐階新得與政力存之乃得  
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維時由藩司進巡撫者率  
致數十金為政府謝活製成風雖素號自守者不免  
未獨無一釐之耗連空函問起居而己朝士聞者咸  
嗟異之而夙與各省率為未危或遺書尤其過未不  
答曰任之耳而書趙文華嚴萬義子也借勢禁毒朝

### 識大錄

士倅如封虎一歲府令視師海上鎮巡以下半偷境  
趨迎郊勞贈賄金粟數千計其過東主也來唯令使  
吏持空判逆之文華手其判憲曰安峰誠安即諸司  
聞者皆為喘一或以來告未第發一嘆耳其附庸以  
東刻去煩文務持大体過諸監司暨行省長吏明誠  
彼懷予為峻吟以此人人盡傾相與討求民隱望盡  
判與為之平賦均徭與民休息時民吾妹縷而命下  
展急諸司廉不敢違違未上疏指其詞極婉到獲  
允御史諸閣陳萊河通海運上可其奏未條其不

便者五御史不能難事竟獲康成唐傳即所  
幾撫臣機卒駐臨清諸處扞敵漢歲沿以為常士年  
疾未疏罷之初巨寇楊士仁聚眾獨占徐聞來應  
机勦撫平之越三年晉南兵部侍郎其年以政績北  
上值勞警報日至而團營協理缺人在位者常引避  
因廷推及未上受任曰天曰我無撫軍功蒙恩至此  
即有急便當以身殉耳論年勇忠寧漢改佐戶部時  
尚書以泉穀不辦獲譴未再部事上徵徵音平水  
衝毀告竭乃疏請裁諸費不經者不報居有頃南京

### 識大錄

鎮武營卒亂賊戶部侍郎黃憲官廷議代者承語家  
眾曰必我也昔人畏國營故使我今人畏而戶部若  
併矣將誰使起治裝已而果以命來未之南也門下  
士有自負諸指略者請送以備非常未即之曰朝  
廷使我南將輯寧是寄望兵之耶若無所用之比至  
論營卒之亂以餉故而餉之不給則轉輸之費不登  
致腹耳遂除盡度支便宜事凡運糧至計道里遠近  
分定便便以省諸貲貲或主計者別置一切收支商  
孔由是轉輸者所在轉便而運糧相集其後而餉上

紅腐山墳蓋未蓋一現也辛酉以災異自勅免先是  
朱之南也頻行請於執政曰某病且亟不稱任使第  
以爾京未清誼不避難茲行賴宗社之靈處分得少  
收其恩慮會須還我故昔耳至是懇中前請政府諒  
其誠特資允之丁卯 捐宗登極起拜南京吏部尚  
書尋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士紳資通達世多喜  
與事就功而未敢任真自如格守舊章填以寧靜往  
時晚中士懷惻思感率載一歛縮毋敢謹者已以  
七十引年已休 上溫旨慰留明年復申前請疏凡

藏大錄

四上乃予告歸癸酉冬十一月卒年七十有四贈太  
子少保謚端簡未廉謹好修而恥矜異以掠名萬中  
隱厚而羞詭隨以何世通敏中整而不炫習以矜賢  
以是許為州牧數歷藩臬所如落一家用常舊時  
梅賈咸里中頗嘗謂人曰居官廉之一字誰哉難哉  
合猶有愧其於平時之交及相連姻近雖微賤遇之  
如學夷雖不肖撫之如才賢恒言曰親者無失其為  
親故者無失其為故耳生平以陶躬敦行為學不謀  
異數晚年嘗祈曰吾不願年多、一平增一平過矣

古云多壽多辱吾有味乎其言也是可觀其之為修  
且達矣

遠如劉振曰古君子之仕也不擇州使不避險難不  
驚聲名不枉徑實循理奉職行法俟命而已乃親近  
傾謬不然士人飽慕清華競務巧宦上者矯然樹類  
信者操情飾節欲以釣奇而顯為名高下者卑之姘  
柯附麗習為章暗藤蘿又其衰也納賄通直如市賈  
然曾不為恥及國家卒有緩急則如腐鼠驚豚縮穴  
遠遁矣然如愚而卒倖如志者十五敗者亦十五居

藏大錄

遵古之道而困厄以者故眾甚世懲遵道者之困  
厄而慕彼之或不虞其敗也則率以為官衙嗟夫何  
不取朱之履視之也守道如來則亦卒躋崇祿以榮  
名終矣獨奈何不法此而履彼也乎

吳獻

吳獻字汝喬山泰汶上今舉嘉靖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轉郎中出和廬州保定二府歷官右僉都御史以疾請告家居數年起為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轉吏部侍郎尋為京吏部尚書滿考致仕獻為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主事督上谷餉積羨千金更以送餉正色拒曰羨金即正餉也或以為利告甚配之為郎治貴大休不尚苛細山澤之稅及吏使班價舊供府堂悉罷卻之嗣代尉傳人以為難保定在筆疑下一

藏大錄

吳獻

時徵發四出民不能應獻具疏奏裁免十六七諸郎以寬隆慶改元奉詔大察御史糾臣有異議疏入帝中即旋疑恐獻詰政府抗辯曰公視諸政府比考察去者糾諸致留之有諸其毋以傷國休問臣休服其事遂殺在南都事即浮薄杜僥倖叔會約札考諸書以行風俗為之一變辛年六十有七遺命子孫毋求如卿事閑論於道官營墓賜諡介南平生孝友誠厚篤於倫誼侍心容恕皆常例、見人不善頓之如擊奉月餘素施無報飾服無哉倚歸自番都行李蕭然

廳事不修至借僧寺接客里人信其清苦不謂異也工為詩歌沉深典雅屏去色澤而肥以自炫著述不多釋行詩集二卷

藏大錄

趙汝濂

趙汝濂字叔天雲南太和人生而岐嶷重學穎惠不  
詳其書浮海水見鄰舟東迎旋將復汝濂喚舟子急  
移已舟故之舟人曰難旋如此汝故忘亦不先汝濂  
曰彼其言此生使以合亦以視其溺室人心乎於是  
兩舟皆濟所泊四十餘丈其父聞之喜曰台有子矣  
嘉靖壬辰舉進士第改應吉士墳學秘閣除考功主  
事歷轉郎中在部六年持康東公僚長皆重焉次應  
補文選汝濂無尚書自頃者考察一任績德已既君

藏大錄

趙汝濂

特銓司考致且正領得南京符卿足矣尚書曰此對  
品耳非所以虛贊人也東輝然初人銓司以為美佚  
之地汝濂曰銓司雖善然倘候兩府趨趨風言此豈  
近拙之所能耶明日諸內閣詳皆曰宜晉四品汝濂  
曰四品之例在銓即則可在其則不可與其為人而  
忌不為人所忌諸若皆多之遂其請以為南兩寶  
司卿本為太常寺少卿轉右通政遷太僕卿轉太常  
卿尋拜南臺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協掌院事年亥考  
察京官金以汝濂舊歷斯任每事皆之多所推服是

年汝濂自陳有旨對品調外任歸里二載適吏部皆

臨調官如有疾自其休致者聽具奏汝濂遂傢例乞  
休事不遂處已已卒于家時年七十有五汝濂為人  
簡默叶居兩及廷中有大論議舉不少阿屈聞  
者悚然為考功郎立京察事人謂之曰西閣下私人  
須先請問否則匪直損官而已汝濂乾然曰若此何  
用考察為孔竟入却明日三堂上簿品官名左都御  
史王廷相曰御史某、應改調汝濂曰此教人者未  
聞其過廷相曰類無過然之與力汝濂曰不宜御史

藏大錄

儲宜罰官本既既題可也考察而以摘過宜斥無  
過之官即廷相然久之首肯曰然戶部親郎中者  
猶人也尚書周用款然之汝濂爭之不已用怒而答  
汝濂亦嘗諸老為辭曰考功雖無所聞然堂必有而  
見姑從之勿多遷制其籍堂事既畢部既散汝濂  
中言曰余早致察不虧人只虧一親郎中耳俄而科  
道漸遺奏留之後親官至西涯巡撫汝濂相見未嘗  
求其為寵重孤板有如此考察疏名將上尚書我曰  
然中有某少者內閣之相黨某、內閣之門人某、

內閣之憂幸此疏一上恐為給部累也汝濂曰決不  
累給部惟郎中不自顧惜斯無恙矣尚書又曰趙文  
華中閣衙信決不可照汝濂曰文華不照則無可照  
之官必竟待疏入朝方納所奏矣旋步問忌有呼趙  
考功回者其聲甚厲乃二寺人還所奏本曰不可苟  
其如此吾輩不敢進須速易未視之本面浸濕汝濂  
知為權門意也因設然曰此本決不可易但進之生  
或吾自當之諒不至詒患諸君也寺人詰塞明日告  
下果曰文華事三人無他患也其後文華與嚴氏聲

### 藏大錄

勢相倚威震中外遇汝濂于途訊之曰昔時會殺人  
今能否汝濂應曰殺人而人不以恨刀不銘耳文華  
怒目而去其利害之際深沈不抗有如此物入眼  
堂狀至報審詳証必抵以法頃之即院皆喜訟簡既  
而乃知舊通政無不准之狀至汝濂始判其虛實故  
無情之訟自此也及後撫江各司解送賊犯但聞其  
中即付之有司刑曹問汝濂不杖賊犯何也曰五  
城守官御史閣官理問司獄官皆以管轄記事各  
主法司堂上如律定罪而已識者然之其知法意者

如此在太僕時堂例費千餘金僚佐亦皆需及汝濂  
一無所藉儉依以為矯激汝濂乃集眾量予已獨無  
恥謂汝濂亦宜受汝濂曰諸君有出巡之費吾塊  
居於此受之無名竟不受其為馬政宰相治之習相  
馬給直價不太費而馬數易盈民皆稱便其後太僕  
以為則汝濂自出銓曹瑞豐家日益顯或自顧不能  
久於其位屢圖退休弗得然公論在人固以中也掌  
兩院時有豐家鳴李恰舍論之恰舍驚然曰吾豈代  
人報譽者乎公聞之以告汝濂曰荷李公知已然告

### 藏大錄

官至此已出望外矣歸里以來不入治城第日與田  
夫野老往扶藜遊行就山麓營一草庵有暇輒往飲嘯  
其中名其庵曰覺真謂人曰平生涉歷畏途殊無真  
意乃今覺真惜乎晚矣為人長者人或犯之付之一  
笑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貸錢不取息貧則還其券  
以周之作詩文信手應人不為雕蟲之技

毛愷

毛愷字適和號介川浙江江山人少岐嶷不群嘉靖壬午試禮闈眾以為賢愷欲然曰昔王沂公志不在溫飽余之志豈在一第哉因賦詩見志移病歸屏居萬山中益肆力問學凡經濟時務或竟免而得其要已未赴廷試登韓應龍榜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和無不言未幾邑屬承天隨方救正多所蠲恤時莊敬太子漸長司經局沈馬却守益甚有士望而執政遷之歸院愷抗疏留之謂三代有道之長在

藏夫錄

毛愷

族教太子非留人不可有臣如即守益實一時之選願乃遷之于南院非所以脩蒙養重國本也言甚剴切與執政忤左遷寧國府推官陞南京工部主事監稅蕪湖出納委之縣依稅銀貯之於庫其歲額之盈若則歸以與商人成頌之曰古所謂永集其清者非毛公耶轉本司郎中擢知瑞州府府瑞俗素為訟且多讎愷躬率以禮義而中之禁令始終不削者始絕之以故積逋所追必寬其期限度食甚者則以俸餘代為之償民感激歡呼若吏士政聲為江右最以

才堪治劇調知率國成以臺去起復補萊州尋擢天

津兵備副使天津為京師左輔盛近繁數中貴人多而愷以廉潔自處中貴人不敢侮愷特山西右參政山西平陽以貪橫蔽之適至不可勝詰愷曰民之貧猶皮也盡也毛將安傅乎乃躬行州里撫恤而訓諭之民咸感化無違賦者陞河南按察使未幾拜余都御史巡撫保寧提督紫荆等關通其定通值飢歲流離載道車至不能行愷先出所特俸餘以賑其急民歡聲如雷再改為法愷與之約曰吾蒞任當痛於上

藏夫錄

以拙為華晚為懸疏陳已獨免仍分判存留起解以次帶微愷廷表至鎮也唐情洵上不測及至振揚紀律留選達軍山林其賊奔調客兵以既其陰自是遠聞振肅府民安堵王或進副都御史愷督漕運於大谷回撫理院事已無陞吏部右侍郎明年特立擇署師事愷躬親撫選舉諸凡請托一切謝絕仕路為之肅清尋陞南京北都高書漫改南吏部並世宗皇帝清介望望欲處以冢宰文承教素資次故不踰月而兩轉以愷天用晉未幾司而托取上賓矣

宗嗣位調為刑部尚書謹嚴飭邦禁獄刑獄中責  
不法則掩疏按論請發部問擬以彰公道其有以過  
誤舉者亦為之疏請明示犯由以昭勸懲給事中  
張齊以納臣賈賂為都御史王廷都給事中鄭大經  
御史却杰所論謹宜重罪擬成違明年齊上疏自  
辨復持道力由是與執政忤引疾致仕庚午九月卒  
莊家年六十有五明年齊再疏抗辯當事者追論謹  
疏遂與王廷並落職 神宗咸祚追復原官謚端  
簡性剛介操履嚴謹難進難退而實與易可

藏大錄

魏士平不肖修業不事諸托不殖土產不聚家業登  
仗四十餘年終始一節雅好講學諸儒詰鍊同不泰  
謝其異同而究極其歸趣也喜薛瑄讀書錄晚年看  
諸書錄抄擇二卷與文集四卷奏議八卷皆藏于家

陸樹聲

陸樹聲字與吉號平泉華亭人家世業農又貧無所  
依贖其父張之服田與隣謀作私常帶經而鋤一日  
隨父輸賦於邑中隣寓有授經師者竊聽之恍然有  
解偶竟稽為丈里師見之驚賞遊席是年蒲陽方良  
承為令試第一補邑諸生嘉靖庚子遂舉於鄉明年  
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除翰林編修一日同館諸考  
嚴嵩皆更離象而入樹聲獨耆袍揭立其間嵩日揖  
之 世宗初樹聲官儒臣親進青詞樹聲獨無所預庠

藏大錄

陸樹聲

申廷試充掌卷官和湯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為上  
策不能聲色供屬漢然不為動事竣諸告還里丁外  
艱服父除不出即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九月一就成  
朱氏即詣古婦闕建園宴處為持老馬辛酉起在春  
坊謝德崇院家乙丑遷南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事著  
汲古叢書及諸生條訓大約以立志治心為要太學  
生謝譽誦之其年秋晉吏部侍郎引疾不就陸履戎  
展起原籍疏辭者再竟不出尋復起原官兼學士教  
習庶吉士抵淮復告歸士申即家拜礼部尚書疏辭

不允以足全諸 嗣時張居正當國欲引以為重及  
見相對湛然意無所接乃大夫望其蒞秩未半正陳  
為事垣以我典孔操持凜凜無敢干以私密以公  
市揭居正遺家率先謁客坐甚偏居正急引正之教  
然就坐感佩以相召或嚴其少委蛇然不應尋上疏  
乞休居正屬其弟樹德書之微示將有別命笑曰一  
史官去國二十年始一出山豈為樹桃李希按席耶  
疏存五上乃得請願行阮陳十事而內辨公府抑威  
倖并招請左彌時忌居正益大弗頃之北視印中則

### 藏大錄

臨床以見抗疏謝曰病甚負公推教奈何翌日拂衣  
而歸其先是自家赴闕伯兄樹芳出錢之謂曰出處  
有義汝宜自斷於此若此而推者惟欲汝濟類資渠  
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而後者指其子也兄弟間切  
瑣事敦道義遠榮利如此居正改臺者交荐無度歲  
而高卧獨堅終無世念已五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  
手肅視以毋趨援後母腰權門滬泊寧靜守吾家西  
室歲乃吾子也戊戌年九十遣中書存問於家壬寅  
皇太子主遣儀部劉憲寵再存問焉時年九十五矣

尚珍馬卿迎 詔旨親者夾道相指日以為真天人  
也己巳七月卒壽九十有七詔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初獻廟官時即守王華恭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  
口譽善人曰陸樹聲云守覺而異之比得第一人報  
守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祿位名壽必皆第  
一至是果驗居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  
可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為也故運蒸服食諸  
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其自信者深矣燕坐齋中  
筆靜息半端隨意至漫書教條往往有神解野著文

### 藏大錄

集若干卷暨纂纂記行於世嘗撰疏譜未成



萬士和

萬士和與思節既履常州宜興人幼有異質始就  
學報傳所編殘行之類長遂從同即唐順之  
際順之兄之相與議論知正辨義利甚晰嘉靖庚子  
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屬萬曆初政思其  
不時已強之需著錄垣士和力請改却得儀制主事  
從南江都郎中擢江蘇僉事巡院疏裁供磁苑以  
于勤轉貴州督學副使然故普州懷遠即儒生杜茂  
子潤疎疏術士和時上前諸生為堪說大義俗尚之

萬士和

萬士和

華遂湖廣參政撫台、民感化門壁納款者二十  
泰時之嚴五出保張侯者李十四出教擊於展沈之  
道賴士和申為經面得無轉徙陞江西按察使官  
阿載之意論字和建簡書期士和執赴寫歸已嚴大  
收以故府起蒞山東進廣東左布政使學民萬里  
翰京師典費外費士和著令稍微轉輸費屬謀火井  
領領中務使故東藩司一切政務素制於左使右  
使晉也而也世和與相建並設兩使右左手非有  
所輕重也約分日治事以明大休扶滿晉應天尹屬

直指使初按粵逆鋒之境上遂行而直指以為循街

之故巧謀以陰抵粵港取諸殘殺藉藉共出倘無所  
得也探究推吏屬証引吏思以不暇曰有之為公  
不惠收得地一白承耳直指愈益怒招撫蓋此時營  
事黃佐家居閩門養高不接有司儀表謂直指直指  
必喜謂已獨能致貴公也趣而出迎儀揖之曰老夫  
雖不至公府久矣今為萬公來公即欲遇之其人非  
可編者直指心非不欲出一語帶乃與士和之官道  
拜副都御史趙南敷斷條止嚴考課議本折省違倉

萬士和

在水光城曉曉傳委供不事宿弊一清還戶部侍郎  
經督倉場諸所刻革尤嚴轉祀部左侍郎會徐階罷  
相而赴高拱逐引疾歸天下益嚴重之與雲閣陸樹  
聲齊譽二神宗即位詔起樹聲為北都而書而士和  
改南孔部侍郎轉國子監事從民望也未幾樹聲致  
政還為北都部尚書時民間服用無度士和覺然曰  
款項何以可以現四方因條上崇儉數事會當獲稜  
禁大食杜傳聞各懸真狀凡員抑于請以回天意語  
多聞樹聲時有古士倚大樹謀得官執政士之士

和持不可會或國亮執政贈之上意士和以現政  
無所阻者和人持不可給事中余懋學以持斥時  
政施方越政內自作問語士和心冀一言為解士和  
頃直然其非執政為拂袖起言官遂承旨勅士和疏  
情宜蘇士和乃力求去登執政政復起為南京孔部  
尚書士和勉勉休老 上優詔許之萬曆丙戌十一  
月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文恭士和清修端亮有  
譽人之操通籍矣五十年而家食者半然在田間閑  
官家一收善也 言人則已嘉荀一政批進一山人

藏大錄

當食惟為發口音得一忠諫疏必盤手楚香讀之其  
懷倦國家如此性履約淡然無所嗜好故居官時至  
以介案聞其宏院時行李蕭然卿仲贈以雙盤曰夫  
龍鼎之磁甌吾以磁甌知君不取磁於甌也士和乃  
受之後更歷幾粵其地故多丹砂名香界界珠璣異  
珍比還官還不携一物會治垣有奇石命惟以寄垣  
工諸僕他時士和正色曰此尤物不致以示吾子孫  
克辟之

趙錦

趙錦字兒朴餘姚人父項廣東恭議以廉直聞錦少  
有能志希徇流俗舉嘉清甲辰進士除江陰令清忠  
愛民上官有以供需煎煉之者錦送客曰所需非土  
有民且得又厥刻之不忍也請就勅上官報然三年  
徵為南臺御史吏懷其德有親犯之賊寇太倉鉅  
用嘉靖初故事復授德兵官于江淮遂為定負錦言  
小寇偶聚不更以頑大帥置吏兵諸縣設便從之歲  
省費不費軍興戶部策無所出議遣使分道徵民間

藏大錄

積通入谷民身輸資為錦衣衛官錦言尋魯燕趙  
徐之聞人持相食何可漫加徵求錦衣衛王官詔  
徵之所在何可金錢索完之聚一朝廷之休忘財賦  
之患大司農議非是不稱當罷入疏言津除戶口流  
竄宜身選惡民往表招集七來河宜建撫臣久其事  
修皆極言士子奉持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錦  
馳調期奉故陰奏賜徵之義極抵嚴高估寵物贈給  
國賊以勿同 上意以暴恭順外脅諸司以張威福  
凡萬餘富皆發其王德高父子街之次首遣從騎急

遂之域行焉。途中僕車者，再偶个次富華，過得不  
成。至明下錦衣，賦時有巨賈亦繁，微視錦泣下曰：公  
即驛數，宜為變足計者，行金可以獲金，錦曰：告且  
不保，皆領而保變足耶？又安得金明日，持掠備至，至  
是刑有青水校數去，未其常若陰殺者，則賈已代錦  
行金矣。錦既具萬必故，故錦棄擬進杖一百，除籍焉。  
民重伺知之，人以解蛇膽，器遺錦曰：服此可以不疾。  
會世劉筆林，進杖四字以故，時先是時頃方春  
粵，蘭之出搜劫去父子一時，蘇婦家徒四壁，飲水

大錄

食，每適然自薄也。久之，據案殘位，起拜河南通御  
史，尋陞太常少卿，轉光祿卿。明年拜右副都御史，巡  
撫貴州。止苗安民，握重兵，象于苗，吏問素難控，故錦  
宣示，朝廷恩威，遂遵約來，諸苗有反側者，安民報  
內，劉之粵西大治，轉大理卿，還工部左侍郎，嘉慶  
而，年而卒。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南刑禮吏三部尚書。  
時，國威正，據國款，州錦為助，而錦延然無所，阿時  
或風議，朝政得夫居正衡之陰，令而厚勸錦，遂  
致仕居正卒。上用廷臣薦，起復而京吏部尚書，尋

召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錦之再出也，聲望愈著，朝  
士皆瞻視，謂是以為步趨，而錦亦自以紀綱重地，不  
可。凡何人，盡神正，勿侃，不曰：本未有加焉，居  
正敗，議楚黨，坐斥殆盡，謝御史，以楚黨者，氣益盛，引  
錢，批根，并學不止，至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當為  
元輔，需為太宰，好事者，罵然和之，各有趨，賀錦者曰：  
人望為公少，然即太宰矣。錦愕然曰：是何言也？大臣  
由是推取。家斷余向小臣，得私除太宰，于退而上  
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據其人品，事案不宜，禁事抵

大錄

毀已。語起，此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  
於是諸大臣，皆安其位而休，者漸止。錦之力也。孔  
庭從祀之議，眾論盈庭，錦力言：文成白沙，當祀。又上  
言：先臣王守仁，致良知之旨，即孔子所謂仁，孟子所  
謂充之，是以保四海，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者也。陳  
獻章之學，以靜觀默識為務，以致虛立本為宗。始  
代，國威和，求諸心，而不為口耳支離之弊者，寔其間  
先之。然流入，泥此之議，始定六載，其滿加太子少保  
，尋致仕。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如故。而戊春，太

戴大錄

母沈氏三楚時 上慈方甚而錦持議益懇事以故

外吏採訪甚快方款有所激揚會丁母憂不獲終事而歸卒順詔起為刑部尚書固辭弗允錦不得已竟起而歸冬十月至姑蘇病卒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諡肅錦外嚴內恕守正嫉邪為守私邪人莫窺其隙其被逮也頗連萬狀濱以無辜言既而再職再起亦無沾沾自喜意撫貴竹時通江右兄罷蕭榮厝道旁慨然不能去言於監司為守護焉張居正之籍也錦上言 肅皇帝籍高時株連無辜以乏其教至外江尚未蘇今日之事必類此願 陛下曲貸一家

陶承學

戴大錄

陶承學

陶承學字子述浙江會稽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 承學權監祭御史時成寧侯仇鸞為大將軍飾詐蓄奸略執虜為重 上甚任之鸞日以肆大臣與忤者輒請奇禍承學抗疏劾之奏入日 上方亟珍食以賜鸞而疏而不下家人甚憂焉已乃報聞明年鸞竟敗人以此是重之而斥出為徽州和府歲改需穀持籌者偏四方為金之家比 胥是其民負氣好事以若或為豪訟惟以殺人為辭勝者成里皆賀負者杜門憤恨無地白客有歷數十歲訴告不止至被家弗恤者承學不屬聲色大事律斷小事情宥諸為問徒賄假權勢請託暨造蜚語曲訴上官者一切弗問中情律而止於是訟師技窮僭氣折望公門而心悔者眾矣然迫於習俗未能頓已承學乃察其朴直不現飾者植婉誘教之庭質時而諭由聞汝卿尚氣夫理學尚不求自白德然勝矣今爾伏於庭抗倖毫髮之伸即神其氣與有聚及今中已獨可得乎以是息者十有以伯故未許者則謂之曰此纖微耳何煩

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求以是退者十九公  
殺人者必死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不亦皆手之  
哉非沉寃而幾其腐骨即當與我者同律令其服  
罪乃為驗之不得實即重坐凡法一二輩自是無敢  
誣殺人者故於決斷庭無宿案下邑民就獄者止存  
半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授狀初至日數百人  
二年後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即前食肆俱罷  
衡市寂然士大夫來見無敢以私請幣物屏絕或說曰  
太峻矣承學風波自無求安用拒自無愧安用解人

### 藏大錄

不信以詢之僊人則曰果也夫必弗聽矣僊也必弗  
受矣魏也三鼓當抹木使者以僊多木商將以巨木  
名于額賦之承學聞其主治席即迎盛相慰勞而令  
父老訴之徐曰商昔敗木於外耳即非座木也今若  
責卻出木則無從出若全商自所在供之第即木數  
以賦相問僊也今願輸千金如何即使大悅承學  
即厚厚具直島夷援東南東之山寇上江諸郡數  
有大寇承學鈎稽其數取其贏餘以視法行之後  
竟而民不知或之旁即見其短於兵甲乃驚曰吾即

何獨無此端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僊人相  
矜以行愛或數十年不歸前此即守惡其輕離家  
因事難之給俸人二金承學白損之全止出一環  
迄今為州庫中權江西按察副使兵燹九江漸行即  
人擁門頃首曰明府今去司中無一敵土物故土漸  
失扇墨服用物也又價廉歸以遺鄉人可乎承學辭  
謝再三弟得乃取墨一扇有一握父之景儀就封浙  
江入楚軍舟者殆十萬人僊奉檄當以萬人逆於江  
承學時已去郡乃謂監司曰帝子遠出諸郎宜協

### 藏大錄

力弟僊即去且千里今為人客居江濱說王母不  
即未安所寄食倘有通逃卒卒台之寔難若取直於  
僊募人於江貧者得且居者安堵不亦便乎監司以  
為然遂收直罷僊役省費數萬比至九江景蒲亦至  
諸官寺多執所過長吏之舟中以重賂以饋乃得  
出於是彭澤令亦被執承學乃撤教令急遽罪若特  
徵調調物之令遂晚歸歸賊賊汪副使破玉山縣江  
西大捷承學治兵扼湖口與賊戰于黃石成大破之  
新渠魁袁三盡殲其衆陞湖廣泰政累遷河南布政

使入為太僕卿尋晉應天尹應南北大理卿工部侍郎轉刑部左侍郎西漢事治以廉被聞性寂靜寡言笑青身竟日端坐接人就不交談時振居正當國尚綜按治欲以勸吏戒齊天下凡工言論聲名者多所不取而獨敬重承學深相倚望承學嘗部象臨賦指當少大必以情尤歎服以為東材茂實拜南京禮部尚書會刑部尚書吳百朋請老寓書政府承學自代居正亦深注意焉或以告曰姑遲之行當即晉此也承學聞之從茲速發是時居正方有不持父

### 戴大錄

服之事歿天而皆誇已无疑正人德或反戈向之其素忌承學者乘間譖諸居正謂陰主海內橫議居正心不能平辛巳大計憂諫共議居正出應劭皆姓名亦之居正詰曰何無陶某或對曰陶公清德素聞居正曰今九卿孰非清官應者曰雖莫詳耳數日內月陳疏論之以言辭之何如居正不可聲色俱厲於是言歸陳疏章初之有旨勅令致仕為居正戍病卒年八十一嘗太子少保承學冠宇宏潤與物無競朗然怡澹居官有冰菓之操所積俸歸悉以餉

諸伯氏居第惟棲三椽猶與李第共之子息既眾則藩屏以備終身不增一室蔬食時或不繼採芟菜摘野蔬充之在廬時下邑人往為位祀於家及去乃相畔立祠於即郭墓田供祀久之益思慕過者必拜春秋祝釐於祠大會飲酢竟者輒走慰或請卜馬其賈四方者過越人必問陶父眠食狀若何子望於書一至廬居人爭出觀之所過塞路曰此吾父之子即父老有泣下者及承學歿廬代開訃莫不悲歎或詣祠哭之

### 戴大錄

海瑞

海瑞字汝賢廣東處山人以鄉舉為南平學教諭初  
至縣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在膝下因若論云  
孟子論為官而仕者非也抱閭擊柝委吏求田無在  
非道而尤莫如教戕益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  
賊亦何尊且難乃稱為貪我白世治此說不察故居  
此官者多疑、不舉其戕士習蠱而吏治偷所從來  
矣持論若此尋擢淳安令淳安邑七地瘠而民番所  
產茶竹杉枲無他物且重虐視隸民易逃匿山下

歲大錄

海瑞

田畝悉歸百姓窮民年歲不粒食又需新安下流諸  
官船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瑞親民窮慨然  
思拯之功入署例有燕瑞第以祀神壯草、治具乃  
召赴封若學官弟子者老以次列階陳所為奉法字  
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知令志有在矣  
無何度田完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  
地籍諸僕樹禾麥執蔬芥旦夕取自醵自江水外無  
間淳安皆德制明宗憲一日給德泉曰昨聞海令為  
母壽市肉二斤矣蓋嘆之都御史鄧懋卿自中臺出

理益政勢熾熾甚好生縣令如工供養行備伏以得

無叱咤為宰將仕齊雲牒所過即邑供辦令甚峻瑞  
乃不懋懋卿言邑小不足奉迎頭取他道往且言汰  
侈不可為與小民不當害也甚具懋卿得書色變大  
之和其不可辱致答謝曰今言是也遂嚴齊雲行備  
臬即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懋矣果戎革矣瑞時已陞  
嘉興通判懋卿密報御史家淳煤孽其煙漫舊賊論  
調與國州與國地故卑薄賦賦不入民苦浮報為惠  
瑞述公事上題中必而獨無清文以蘇貧民而自其

歲大錄

賊后三年懋卿淳俱以寵賂敗瑞時中白權戶部主  
事時、世宗尚玄修朝政多曠瑞慨慨上疏曰臣聞  
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  
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  
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且無不隆而以其責寄臣工  
使之盡言為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  
悅媚諂而徒致使災禍隔絕土上不聞言無足言矣  
過為計首則又曰君子尼、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  
矣以不地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尼之無乃使之反

永懷賢莫如趙舍矣予非通論也臣受 明厚恩矣  
靖執有紹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竟美過曰過不  
一 辭辭過不為悅使不暇過計謹啟應肝胆為 陛  
下言 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使夫  
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隆也文帝性仁順柔慈  
恕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遐遊尚多怠廢之政不  
充其美而不免樂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充其才而  
不能樂以政和安且治頌之使也 陛下自視于漢

### 藏大錄

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充舜可  
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  
宗之英武無敵惡崇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慈恭  
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  
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歲收一以養心定冠履以  
辨分除聖賢士本之像寄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  
不歸權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仰然以大有所為  
仰之誠首輔補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  
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慈之性節用愛人曰

祖漢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  
以治安予之然賈誼來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  
賢 陛下則親耕耒耜念率之而去矣反則  
明而暗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空修富有四海不曰  
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  
綱法紀絕矣數行推廣事則名節盡矣二王不相見  
人以為傳於父子以猜殺排擠戮辱臣下人以為傳  
於君臣臣樂而而不逞宮人以為傳於夫婦天下吏  
貪民不即止此果廢時盜賊竄賊自 陛下登極初

### 藏大錄

年亦有之而極甚也今歲後頗增萬方則效 陛下  
峻禮佛日甚矣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無矣天下  
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聽之曰嘉靖者言家、皆  
時而無財用之述者嚴嵩嚴相世蕃極利若快人意  
一時婦清時焉然嚴嵩嚴相之沒猶之嚴嵩未相之  
先而已非大明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  
人 陛下又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  
語詩云哀哉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弭災  
匡救格非以端止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



古者設宰亮未患時足矣不必責之以疎保民掌謀  
主惡不誦設之也木絕金鑄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  
辭與相率進者天挑天藥相率表賀建與宮室上  
部極心經當取香免寶戶部若求四出陛下採舉  
諸臣誤頃無一人為陛下止言焉都俞吁咈之風  
陳善閉邪之義邇無聞矣彼之甚也然愧心極氣退  
有漢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款頃陛下欺君  
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本有不顧其  
家者即外臣固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與陛下之

議大錄

家而智名之也一意主修是陛下之心哉也通於  
奇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  
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賤不事一欺有  
不足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  
不相值也遂為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  
微所習或不見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抗亂政事  
中驕驕不足以為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  
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是已拒諫執陛下  
下一二事不當之形即德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夫矣記曰上人疑則  
言相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  
恨如君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迹既為諸臣解之  
矣求其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關于君道之不正臣請  
再為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德修  
德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煩  
受其止蓋天地賦于我人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充  
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  
未見古外士白漢唐家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指

議大錄

其術者獨仲尼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矣仲  
文尚不欲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賜仙苑  
藥丸惟長生甚伏羲氏上天下執焉出河圖則其文  
以畫八卦焉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曰而第之  
以戊九時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  
秘天而處通而顯之聖人指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  
日曉萬民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  
天書于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  
抹而後得集由人上揭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葉

是有星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一陛下  
主修多事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  
主修多事念臣一挑藥之長上理之所無而主修之無  
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懲刑實以督率臣下分理  
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主修無害矣乎夫人知而學  
既無效君澤民與事之學壯而行亦無效君澤民殊  
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逆於  
女志必求諸師道言順者之本必為道也即近觀嚴  
嵩前之不順陛下者予皆為貪竊今為逆虐梁材

### 藏大錄

守道爭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  
以有守稱之難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傷心焉無用  
千積賄求還猶自洗滌然嚴嵩相之沒猶之嚴嵩  
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執  
今甚若貪求未甚若扶日見梅於人者亦希希山林  
交戰中鵠突依違苟舉故事業已格物任天下重  
使梅樵重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  
其心未敢然猶自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  
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冀為明聰也又故

其順乎宜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  
而自為掩聰掩行之用有臣如儀衛焉可以成清志  
與成事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主修無益臣  
之修明之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  
翻然悔悟日視收綱補弊九卿侍從官謀求天下  
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克辟湯武武  
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於舉國  
俾傳之則相為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臣官  
宮外之先機寺厨後錦衣衛恩府諸衙門帶俸舉

### 藏大錄

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府內庫下之戶工部  
諸廠段餉報料諸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  
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  
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下一節者問而已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者而國有餘用民  
有美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為之官有戩戩  
先其職守之正戩戩之金而木行之今日戩戩之廢  
戩戩之官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為是致今  
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

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縹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聚衛教使成礼俗漢也蓋本邑以裕遠儲均田賦不允以蘇困故舉天下官之使漁將之法儒吏之為奸則之無少姑息為必世之仁博學高明悠遠之素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皆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下一振作問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其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繁然漢興矣而 陛下何不為之節者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乎 陛下也九卿絕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于

藏大錄

其間 陛下待其大綱稍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泰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休固有之性也民物熙熙薰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致主而年壽者也若大服食不終之樂遙望於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々然散爵祿積神至修永之態思鑒想繁風捕影終其月如斯而已矣其可乎

夫君道不正則朕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古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為是以昧死竭忠 陛下為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疏入 上初覽之震怒抵其章批地已而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之為感動嘆息留中數月會 上有疾煩懣遂下詔曰海瑞等士毀居不臣等道錦服收訊法司擬雷大辟中外婦神相傾

藏大錄

失色 上尋誅其忠謹獄詞竟留中不報未幾 上崩 據宗奉遺詔出瑞于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而數日再遷尚寶大理丞陞南京右通政入為左通政未幾拜詹御史撫應天時瑞威名籍甚中外畏之望風解印去惟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責 瑞其門閭瑞至即易措而熟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處與行見瑞亦減其半蘇州多冗兵浮食不可單汰瑞按行至即閱之乃身結束上馬試射令人人浮從現已全兵民之有技力者得自舉立試之獵取

其尤者命于卑長年之無能者許自供退兀蓋汰而  
士不詳吳中大飢瑞勸借富室先台深陽史太僕出  
米三萬石又躬詣華亭竭閭閻老徐階已捐所有以賑  
鄉里與欽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  
為潮菑亦為陸瑞惜賦募工乘乾舟躬督各紳開  
濬之不旬月而成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  
最以為奸利輸不必入瑞獨仰冀窮民而推析士大  
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不趨華亭徐人家僅  
數千多怡勢曠慕瑞按問廉少貨且請其籍副之僅

戴夫錄

留百人侍御涉武斷戕民瑞遠治如律蓋奪還其侵  
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慕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  
始忻以有更生之望焉瑞嘗論歎天下太平惟有升  
而一法非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害至  
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統  
焉井田之遺意故其全廢邑縣三吳皆以清之為急  
而勿復修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  
民得保身田業相率繪瑞像而尸祝之此也然瑞  
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瑞逆解官場

里居計餘年九卿若臺省前漢荐者無慮十餘疏  
神宗開其召起為南院僉都御史尋進南院都御史  
瑞出省陳諸要案要執謂今日貪墨為甚竟不可縱故  
使百端要案當簡守令故督守令當責成撫按與閣  
部失宜而瑞未居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  
屢欲召用而瑞地有陰沮者乃以為都御史掌南院  
決臧之選皆出特簡海內瑞人舉手相慶以為特達  
之和而小人之不便者預目為迂闊詆之甚力御史  
房舉瑞瑞數出盛名進士顧允成諸奇賢彭遵古言

戴夫錄

瑞為當代偉人萬世瞻仰舉為提學御史納賄狼籍  
諷省教以聞瑞之風直愧以無地乃張面反嘆之天  
下為憂易為瑞難察享判路而笑瑞為迂拙世之所  
大痛也策竟坐無瑞廢疏已歸上皆慰留之瑞在  
臺中一遵自約羅無名之賦其理根非徒稅割弊垢  
見為毛舉如茶葉以惠養元一母既收財用而裕其  
力痛保任任視以為迂瑞督行之弗頃而郡民故苦  
民甲大是瑞力為強正使官民不相擾為簡可照煩  
所以使遵守小民若出湯火而瑞意猶以未盡如京

藏大錄

師法為教其儀科條漸簡民愈戴之南堂欲養望地  
都惡難事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為南堂北  
也欽正百官必先自御史始約束甚嚴峻御史有為  
戲宴皆端坐堂上謂曰不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  
乎諸御史爭不能得平杖之共五城兵馬若有司于  
以事无所聞切每下一令都人望傳巷誦曰大徐至  
登即無不潔上官訪遊履為之絕跡丁亥月卒于  
官愈部御史王明汲入視營惟散羸有寒士所不堪  
者上大夫醢命為殮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盈岸無  
隙地親泣動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者久之贈  
太子少保謚忠介瑞自少抱雷世之志為志絕學以  
剛健為作聖之功自號曰剛峯其譚說理通雅尚節  
樂非陽浮慕之而別為名高者自錄受取予進退以  
至拱揖進謀居室食飲務畫地而趨嫌阿之態側媚  
之行也不以端拱心而染于躬用世之志者而不求  
主禍胸懷曠曠而致通類者則塞耳而不煩聽謀國  
之忠持已之介終其身斷一如也  
送史劉振曰忠介非唐而稱揚諸流即方館之相應

藏大錄

而大臣咸合樂熟貴徽驕逆方拜命而特化乃尔此  
豈有聲而天親也乎哉乃忠介之故節殤行而信仲  
又多謫議何哉夫謂忠介意不可一世則可謂無用  
於世則不可同其不可一世而遂詆其不得用於世  
則尤不可嗚呼行為國棟樑之世依忠以達名介而  
遂刊剛標高唱挽我叔季吾忠介者合不得而見之  
矣

顏鯨

顏鯨字應雷浙江慈溪人未字時母夢其人婆夢自  
月中下于懷你月復夢如之已而生鯨幼穎慧絕人  
兄時也家師學性之難訓故自為悟解洞窺性理慨  
然志古聖賢之學嘉靖丙辰舉進士及授行人遷山  
東道御史巡青清政即去疏言今日商困已極外蒙  
房歲派八千九百有奇而廉費二千八百有奇京六  
諸倉歲派一十二萬而廉費四萬即馬三倉歲派十  
八萬三十有奇而廉費七萬利內盡矣有司敢解漢

嚴夫

題辭

時商便滿留嚴五七年丁年應役白首拘囚比當給  
散後要取盈虧吾結累是以有財力者當充官校使  
庇中常而中人得產沽藥賣餅之家逃亡不免就或  
無地乞食戶部自行權買一切商人盡行報罷更做  
光年減額送之於是商困始起富人馮漢帖定國勢  
資錢賄卒妻未沒清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于上  
巡漕使者集莫敢發鯨方在事軍民投牒得不為理  
漢意其脫也果持定國書來見即時出所告牒考訊  
皆伏瑞殺之其年疏請飭漕政四事皆稱旨施行又

請雖弗也後不論遠近四月過淮五月抵清自浙歸

抵清每船一與小舟四艘漕卒自運淺剝深而止一  
省指耗二省夫力之為損龍海運矣安按河南時四  
方寇盜陷陷檣校絡繹連途關里愁苦鯨至中使相  
戒毋入險境而河以蘇伊庶人與按光回計狡肆為  
不法且陰圖詐分盤金錢輸京師內結中貴外及臺  
省權要嚴氏父子尤力為地所為報報所疏請無不  
立下文布使免籍騎自河北濟京師為耳目招集  
古今商路懷避開礦盜鳴鳩之雄為其手及將伺

嚴夫

上春稅高詞中朝有故即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嚴  
府之官指少師徐階請曰有和棚車銀天卒起兩河  
誰為仇戚寧王伯安階默然良久曰彼內提漢耳目  
質竟與嚴氏寧夏而昌之甲錯定挑之鯨曰正德時  
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天子攬綱結網何蒙可求  
試以權疑離內交何所不戴以鉤鉅獲耳目何所不  
濟此生以奪群党何所不孤數校封足辨矣頭損七  
尺難為國陸之階大喜舉手加額鯨至河南以恭知  
疏隨卿個倪多奇略要語之對曰雖陽所無從摸數

十年水奉王璽有心計耳凡公所為力能破之徐  
卿故謀與人謬為心替是可說而下也鯨乃為隨卿  
往說之一口隨卿潛詣璽見璽而無言問亦不答第  
微視璽數息而已相對坐久之垂涕起頓足不休璽  
心疑問故隨卿乃屏左右語曰昔以期失伊蒲敗矣  
馬將軍奉密旨以宗軍入洛不召在黨惡且奈何遂  
出檄示璽、故信之不疑相與伏地泣已而得為謀  
曰吾無以脫不請為若交于御史御史得君輸心共  
計且以屈有從薪功率獨無以璽遂潛與隨卿來見

### 藏大錄

鯨正色斥璽將補王諸不法狀隨卿遂解之鯨曰  
尔弟反罪為功係無它也璽頓首唯命乃與約凡府  
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念諸貴人常侍為庶人  
中調既上格不下即下諸河北飛騎旦且報庶人  
乃奏諸記階、以問說諸大當中援遂絕御史溫如  
璽洛陽人俗知飛騎主名潛以授鯨、因為上書大  
司馬言其狀司馬為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  
無一人免皆由是京師事庶人不知然璽衛豐所格  
亡命為萬餘檢行洛城中鯨念即國不可無失發矣

則挫人心通河冠起因微即國集兵東大渠則住汜  
永托荒和而商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  
慶沁濟則北河津各集部伍乘威列隘以修汚為名  
召王璽齎敕千入王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勸庶人  
抗旨璽初欲虐唐康回階安不道十罪請與正法上  
可其奏下詔李庶人壽崇獨鳳陽微國除沒入其贊  
鯨念兩河若無人虐燭宗祿之供數百萬諸宮女多  
狹窄之民間護衛多亡命請以金錢補祿限兩河  
軍衛補缺位當士散還又得旨報可而群情以無所

### 藏大錄

乾運連璽語上聞徐階為快馳報鯨勿堅持為身家  
累鯨不可曰從中官是微憂也其本以百以迄事死  
而可為兩河亦子且甘之階高其節為說陳王二帝  
侍事得寵榮王之安使其府手越界奪民產為庄田  
策民吏科魏國亦佔產樹碑假名欽賜鯨銜景備五  
人置之法而仆魏肉碑或道其人境內蕭然又疏陳  
中外時事及錦衣州侯中官諸弊狀先是錦衣提帥  
得侍召者殿諸校受諸使少金為首名籍中作妖者  
左道誘害今子弟習之遺禍與發其罪以為功得從

實則使奉使呼通候館候然諸藩皆之諸藩中使進  
奉報屬楊輝行通候若鯨捕使付誤誤大司馬珍捕  
錦表不得自署毋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遺為吏不  
得用中人遂為定制折鄭令貪賄為執政所死得遷  
州守鯨按其首論然之以此見作政有臺有檢道不  
及長吏自展當攬柄併俗即鯨力言其非謂新進  
小吏姑試乃可況比未有司試事聞係豪強鯨懷規  
避揭台者偏聽浮揚懷怨之人以此怨唱州縣傷義  
甚矣上是與古戶部主事海瑞言事切直上怒

藏大錄

杖乘他下錦表欲且論以鯨與給事中馮成能言  
推朝曰鯨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愧矣奈何坐  
視令主上親直臣予時相感其言痛得不死是不  
欲提督臣立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傾亦諸生  
後沈鍊之子袁京師以挺忠臣所立彰賢表行獎  
恤抑浮勸學與孔士皆屬風節督朱希奉父富人金  
捕其錐諸校利要即連上座十日計不供賦抑小民  
代輸木與監高世儒馬手賦法令群校均是希奉  
世儒使令甲使無術上可具奏美教為辨鯨既爭

曰明王不私傳臣良臣不顧市利視時蓋富人不  
言賦而賦病病貧民今為貧民請命世儒無罪、在  
廷紳士起編安仁封鯨單車就道儒生泣送不能  
別亡叩腹實慶推官南武選主事鯨上政府書言時  
事有大可畏者甲曰聞宜漸減征求太煩入任太操  
大托水賦太柱政府建之明年選南吏部文選司郎  
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領條約一如北畿取士先德行  
試文重實學以小學課儒童貞現隱德先賢後人表  
揚後夜殆直昭弘獎好修再起懷格示不以雕蟲七

藏大錄

遊勝名將必臨諸生敬推論色笑溫慰便知向方於  
是才華者恥不實教行首耻不文士習之車為之上  
定楚王勇王朋橫惡為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全  
教為暗京師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為金次鯨獨置之  
法論成邊王及諸大夫皆為請弗聽後朋竟以賄免  
終格忠為巡撫汪道昆論大既出對理數日悔早不  
送類大夫成也官楚者數十輩獨大夫不受我賄耳  
楚人由是感敬之類陵在承天都中護衛中官及官  
校皆挾寵寵縣害小民任御史一捕就理執奏御



史家驚使獲大不敬 上恐違至廷杖之竟成違死  
至是雖論臺使追論于朝屬有司密備其案窮治無  
所抗或依故士湖南宿雲溪籍格物之旨謂大學  
一書即言仁德天下國家皆身也修齊治平皆明德  
也物皆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物者格天下國家為一  
身修齊治平為明德也格此則洞識仁德而見天地  
萬物之理知不至乎修齊治平在此矣遊南岳著紀  
南岳文如奉後隆謙漢先生過翠遠著辭隨辨至長  
沙階階先生遊衡麓大合即邑大大學侍諸生會于岳

麓大集

麓席地傍列陳詩雅歌茂明心伶冬運武昌大會諸  
主于漁溪書院端孔顏曾孟著原任訂學諸篇後試  
思貢以行時宰左遷山東恭議殿為剛介然私且行  
不煩書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  
道德功勳之語故執政憾之經書王象為雷通求祀  
其父海賢祠為縣所毀拒必許之乃相與計然縣中  
冰海瑞存錄其可大任執政如弗聞也亡何竟奪  
官傳家者計百三年會 神宗即位科臣即元樵子  
應麟中丞傳好北首疏于朝嗣漢臺使歲列幕刺前

流凡十八疏為雷事者意不在諫竟以湖廣提學副  
院于致伯歸居脚好結風學俗與利則與不問主產  
本陳以教宗黨窮父本粗食編著述曰侯建宗祠儲  
義祖以孔教為人道之本時俗偷薄素陵辱古乃本  
儀孔曲孔教考先儒格論斟酌時宜為家訓數十條  
全於孫世寶之萬曆丁丑集同志講學于慈湖書院  
皆慈湖實性規一奉又著賄兵聚兵及金塘不可開  
議時務古性刻既慈令儉于取名教田加賦鯨力請  
之留建時按成籍于文載海帆多方賑救老病就食

麓大集

其門勤如市慈為窮民以負監焉土有司一切屬禁  
之民皆無所適上鯨請令民得輸稅給東有負貿易  
無通七十宿致其稅地共禁公私稱便又與邑令議  
虎捕通及查吏在應產之獎又議建江渠浦橋二役  
以惠行輸人其蓋易崇義林書成嘆曰昔孔子五十  
而頭學易其補有云由易舉之除三致慈而蓋坑之  
休其則至東編三絕今吾獨有志焉古語以修歲夫  
德之學華時七十而六之口士民家之如喪考妣傳  
亦蘇市未矣其門人祀之并慈湖哲學紀于即邑里

人人建祠祀焉

遠史劉樞曰嘉隆間儒者多諱理性優衣帶百十  
焉碑此其行步何刺謬也遂使爲論之士懷憤而仍  
之矣時當時獨稱顧錄然所立以梓且見揭何我不  
容然遂見君子則無乎不見是而無悶省此其既載  
舉盈庭之議爭之而不得東此皆非不知其賢而莫  
與三矣蓋諱道之士特立獨行不愧影象者

藏大錄

宋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江西永豐人舉嘉靖丁未進士爲吳  
縣令未幾擢河南道御史晉大理丞已落職起夷陵  
州未幾而擢霸州參政餘事亡何進大名兵備副使  
移監臨建軍尋削二秩需次久之補四川按察僉事  
漢轉福建提學副使遂遷其省奏改餼召爲太僕少  
卿甫上遷大理左少卿尋拜僉都御史巡撫南畿以  
功進副都御史繼南大理寺卿入爲大理卿有所齟  
齬保歸卒年六十五儀望才識果敢精神煥發始令

藏大錄

宋儀望

吳而其邑人猶少之儀望不動聲色發撻奸弊如神  
胥吏無所售其術政清而事理念諸區所苦者長賦  
而長賦所苦者長運性一破家因倡諸區各出公曰  
以瞻之所出由賦計未受田爲差次即費勢無得免  
者民以不田廢太入冠餉不計大司農計專官併責  
吳儀望氏治具其寬儀曰郡務慰之而條廢其緩急  
人情始安其他所經畫博節甘出人意表故既微而  
又爲所事以爲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仇鸞推劾兵  
居肘腋扶庸自重無人臣禮時憲恃寵驕甚聞者爲

維古 上雖內私焉而無以易儀望寢不下未幾焉  
以事露僞屍及妻子儀望意益發舒陳時務十二策  
為識者所重出按河東離持法士所拘許離賦簡少  
事乃舒河東書院中東越之學以友諸生講習多與  
起者移疾歸者毋病瘡漢為御史司大計時鄉人嚴  
嵩富國貴重主斷其子世蕃橫而貪儀望欲執之不  
果曰論違事遂及東面而以督臣胡宗憲之活修撫  
臣阮鶚之妻荒謫拜治之二臣世蕃之心贊也以是  
不託於儀望而會儀望視三殿大朝門中責人議工

議大錄

宜日一銀儀望不可又款悉易殿趾石又不可第易  
其殿弗堪者而世蕃私賈人五千金屬工書殿陽必  
進辟及工事儀望又不可於是眾思叢矣儀望之迂  
大理丞世蕃自以為功儀望無所報謝而逆巡引避  
以請急歸適風霞夜高欲有所廢樹及大計走而必  
進迂也却及世蕃比而謀誣儀望屬潮州盜賊縱橫  
至進撫西寧侯而剽其資詰捕之格甚峻故補儀望  
其憲以唯之至則鈎得其渠魁悉置於理霸人懼儀  
望威名克任無竊發者遂為畿南輔而舊塘頗壞儀

望城之文疏豁洪武以來養馬通稅又大悅其曰大  
名移國監軍名為村之而寔連之且因以兵事益發  
率兵議望按嚴時有所不悅故也儀望至聞與大帥  
或雖晚合莫收倭酋新無英入與練事所撰程武表  
冠一時人籍稱其有文武材而許吏之諸漢下矣陰  
率修前指必欲斥儀望以快其私而考功即一陶力  
持之曰不某計法不至斥必致斥請先斥即乃止議  
摘而儀望方漢客遊武英賦詩歸而灌園意甚適也  
會遼寧林廷燾儀望者前漢十八疏於是捕劉果餘

議大錄

事以至漢為靜使視閣學政一以 高皇帝以碑訓  
諸法而刺東越理惟諸書望之所以致母振德尤倫  
自是泰其省政依太僕大理皆不之遷無可見皆其  
撫江而九郎則自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儀望者也儀  
望故令其疏曉院間疾苦與吏嬰風俗至則一切務  
為寬大而按雲間金壇陳陽蒙貴人之虐賦而以吏  
累亦亦者古所縱資諸即邑中水儀望上書請減裁  
損發儲粟以賑水木太寒是時梅馨稍解吏士諱言  
兵而儀望獨與兵使者王叔果計益修餘里練卒伍

銷我龍中嚴贊劄告來任界卿王儀望遣舟師三遣  
是於外海懷新府口奉使范甚眾儀望於清源府時  
不揚激而所教編尤在風節太常卿宋洪愈圖子榮  
酒宴皆皆里居非居正所喜而寶尤甚儀望力薦之  
意與左使瑣臣提馬儀望弗頤人以是知儀望雖以  
村凡祀和國要之不苟為附離者為儀望與御史論  
監道事相異因延辯不少屈雖入為廷野御之備用  
前陳信營之儀望所部一節病狂易嘗闖入交戰肆  
侮儀望置弗恤也而即中情怯備時：張儀望偶有

藏大錄

中之台遂避焉之居正繼其說然先小停儀望任以  
解儀望遂決意不渡出海內咸惜之儀望生而磊落  
慨概有大志一日讀宋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  
卷而嘆其父怪之對曰余兒志其時不歎血而碎檜  
宜省非夫也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威則朝天有  
期賊無則歸國無日大嗟嘆曰此我曹子當如此耳  
父所之謂儀望當以名義見敬且必能為縣官致政  
少少工於舉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氏  
詩其言矣獨漢卿先生鼎鈞所得聞東越良知之

音而服解為遊遊蘇氏之門已又游歐陽德鄰守益  
問玉卿師重之以為龍負荷大事最漢印澄於嚴洪  
光其端醇深時方議以王守仁從祀孔廟而拘儒或  
難之儀望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問一篇反  
覆數千言大較謂充舜開通心悟一之傳未嘗求理  
於物指心於外孔門大學首言明：德明德即通心  
之重覺不昧者然則明：德之功要在致知而訓詁  
之士乃謂致知首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而指之外  
也或指而謂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已是知也蓋

藏大錄

乎之所謂致知之知愛知敬顧子之有不善未嘗不  
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肯而上溯充舜精一之傳者  
無如文成也或問出見者無不與然漢十餘年卒以  
守仁從祀儀望於學能識其大其為人氣象不帖：  
而瑣然內行持純篤事親能得其心每大會客稱觴  
為樂尤罕會人而視省者四五十年已論父猶然：然  
猶子慕也而受產室悲以謀諸兄兼為行履詳好因  
圖報實也推而至於三族之親以逮疎者又推而  
至於交知及國在士不沾之以為恒卒然有凶吉取

之若寄亦自慰其能於人也

藏大錄

張南

張南所為如河南張封人舉嘉靖己未進士除婺源  
令以治行異等徵拜北科給事中累遷兵科都給事  
中因匪英賊據城多火得特論侃、無所避初入諫  
垣即論罷附權倖者二人風木動朝著 穆宗茂祚  
統緒而稅潮惟茲庭廣顧問以隆新政 上嘉納之  
神宗甫六齡南引累相立東宮故事以請復上吉僕  
御左右勢易就備易決事易習吉易入引策吉懷安  
事結誤選內滿給事東即督允之當是時塞上多事

藏大錄

張南

浮議頗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南上言責任在己則  
易或鈐劄者則綱委兵備不足得以巡撫巡撫不足  
攝以總督總督不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視  
望互相備格耳 上是其言遂罷遣中官孟冲以內  
降有所嚴南極言 祖宗家法輔臣無不與聞之政  
法同無不詳職之刑中皆可遠置廷尉何為既入眾  
為凶尼之 上知其忠說弗罪也聞臣趙貞吉請更  
憲制南時已報得太常少卿矣命且下北軍張極論  
其不可或勸南業已遷官易少與馬南曰未外命判

猶諫官也。疏奏竟從。而議營制如故。惟奉常未改。遷  
右通政。尋拜食部御史。凡三領節鉞。在金陵。賊叛卒  
馬應龍在河。通獲妖人工。復溪在保定。修三關。陳阮  
數百。通保。隨功多。進副都御史。時張居正當國。重南  
才。識故。驟遷之。尋召為大理寺卿。居正與南。遂發  
執前席。既別。復與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南益自發  
舒。引當否。無所。繼有所。舉薦。及論。判皆獨行。其意不  
阿。相。君。音。友。之。漸。不。能。平。喉。言。官。論。南。左。違。南。太。常  
卿。遂。而。免。歸。南。既。罷。凡。未。與。居。正。語。者。皆。視。居。正。頃

藏大錄

功。德。結。和。君。驪。追。居。正。段。向。之。為。正。言。者。久。積。田。野  
無。復。為。持。牙。而。執。年。中。頌。功。德。者。皆。操。戈。為。難。首。用  
自。解。免。而。難。以。懸。罷。然。始。終。孤。立。狀。不。苟。合。為。當  
途。所。忌。竟。不。復。起。以。考。終。而。少。有。俊。才。警。敏。好。學。言  
動。師。薛。文。清。韓。薛。子。名。言。以。自。程。故。其。立。朝。剛。正。非  
獨。氣。概。蓋。現。理。明。也

王好問

王好問字裕卿號西塘永平樂亭人少穎秀有異質  
弱冠善屬文慨然抱當世之志嘉靖庚戌舉進士授  
太常寺博士時路道公行好問頗泊然自守久之乃  
擢御史以風裁日持搏擊無所避會元夕一日增張  
燈即第陳百戲都人士女聚觀有蹂躪以者瑞為奸  
問勿完好問竟按其市以聞貴豪致手嘉隆之際內  
庫冊籍流區莫可稽官豎浸漁無美好問請清之付  
隱滿梁苑平攝二十有奇又用事近習謀督國

藏大錄

王好問

好問抗疏謂。古未有以閹人監軍者即有之亦長  
世事唐宋如論如本。朝王振劉瑾之為殷鑒言甚  
切直。外莫不嚴譴。出按秦晉豫飭吏治。使民生不  
為時。俗婦嫗之態。以希。上意。如隴山白鹿。芝華。榆  
庾。天書。皆。却。不。以。獻。於。秦。議。與。第。省。八。拾。晉。上。便。宜  
者。十。天子嘉納。為在職八年。侃。盡。我。所。言。志。軍  
國。大。計。如。禪。聖。治。止。行。幸。肅。戎。政。隆。大。典。彰。上。德。一  
政。休。防。流。威。勵。新。以。慎。恤。典。重。孝。思。陳。時。議。勤。聖。學  
諸。說。多。見。施。計。惟。大。理。丞。歷。左。右。少。卿。太。僕。太。常。卿

通政使工刑戶三部侍郎拜右都御史總理兩臺事  
亦志曰評過事敗為所主與利則蠹期無負任使尋  
遷戶部尚書為兩中嚴後殺責貪議折給人心洵  
洵壯健速發倉粟而後以開軍民乃安有詔賑江南  
紀好問不待移文赴發賑曰奈何指朝廷德意以  
忠侍哺之聞皆悅服居歲餘以疾致仕卒年六十六  
贈太子少保好問為人謙和鞠躬折節之若不勝至  
處太夢中曾定覓外無品行自謂責育弗及也自少  
好古習心聖賢之學至老彌篤嘗謂道本平實安事

藏大錄

苟難學貴定志勿為利動以故閑然自修務在躬行  
不致為空談終身恬澹寡交將造次必以禮規濟崇  
膳食無兼味衣不重帛年之日家無餘財平居手不  
釋卷書無所不覽若作書常成一家言有春煦軒集  
三十卷行於世

朱鴻謨

朱鴻謨字知甫號鑑塘山東青州人年十五補諸生  
為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好江都善督學東魯夜  
夢成珠明珠於廷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必得良  
士比故卷果得鴻謨文愈益奇之乃召入衡衡朝夕  
討論學業大進會拔貢善舉心為鴻謨而鴻謨弗至  
後聞其故對曰謨終不敢以師愛我而奪光榮榮名  
也善益寵之隆慶庚午舉鄉試第二年未成進士除  
安推官瑞應縣人弗可干以私自西臺以下不敢

藏大錄

名之為吏言小成私相戒曰公骨苑冷、無敢犯其  
約未鴻謨亦自念曰茲道義鄉也匪行人孰能容吾  
丁丑大計條案陰獲諸當路曰鴻謨執法過嚴民台  
之當路不無少動諸孝廉聚百人咸聲言曰戒公廉  
格中人言言教百年位、見此、而可議則吾等叩  
九關為公白光議乃縱散拜兩道御史至官兩月會  
張正不奔長而廷杖諸言者鴻謨得報涕泣不食  
與妻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我何時而忘即鴻  
謨推案曰無多言以矣即單疏劾居止而中諸言者

居正始欲遠之既而中解傳旨除名鴻謨即日珍塞  
驛出居城門留都人相與嘆曰小民無福真御史去  
矣嗚呼康莊手書其壁曰泮水樂飢讀天下書不諱  
天下書康莊學法聖人世願為聖人若此日與孝  
廉鴻子咸講晰天人關經史諸使省干旋主門而  
迎終不得一望顏色居正旋起補河南道御史巡按  
江西江西故其舊治士民聞之如清獻益州重臨賢  
者心曰為國不肖者神霄為珠諸食墨吏多解緩去  
鴻謨謹收教誨風教然待大休戊己間無戰所至預

義大錄

以為執諸獨積通或雲額鮮極慢芝上特為停  
寢父老謂無唐龍而後不再見焉蓋北故民兵擊後  
民至今戶稅之云遂刻晉元祿少卿轉太僕少卿會  
議與重臣忤即拂衣歸尋起大理少卿晉會都御史  
提督操江巡撫應天會倭事告急常事者多屑越節  
裁為操倭計鴻謨獨察地理要害與夫兵施利敗者  
師之諸子弟兵省裁之不安支一錢曰吾安能以  
求至之接總安之休乎久之倭不至而民亦不  
困矣中賦重步倚豪右為害六鴻謨精心計與諸長

吏講求畫一法初或難之而久亦徐使終已召拜刑  
卿侍郎鴻謨慎自謂使在吳十年可使家給人足而  
操者戒稱鴻謨隨而肅公而正海忠介後一人惜乎  
未克繼志也戊戌以疾卒于京師至不飲為飲餘佐  
為之治喪鴻謨心儀瑞恪恭不近名學務勿欺自大  
庭以及屋漏無塵容對公卿以及走卒無飾辭尊謙  
洛閩閩矩矱如護要領跡世之新學如撥之入室恨  
不屏逐之而此記吾道者也一日與門人鄒元標談  
紙如子伯成曰吾止于此理校勘得深吾心不動

義大錄

久矣予無為所惑元標頓首受教鴻子咸謂其篤行  
似呂注野清介似孟我煙風節以揚辭山經濟似劉  
忠宣學街上尊孔孟近守濂洛蓋我明始大儒云  
運史劉振曰世之知鴻謨者以留臺一統及所至節  
惠蓋崇然不知此特其緒餘耳若乃博學如淵屹  
立如砥排之不去麾之不去語云侍侍淵泉而時出  
之所稱醇儒社稷臣無愧矣使天假以年光日月而  
扶石數可勝道哉



余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號雲衢河間交河人舉萬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卒業館中好考覽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師承校翰林院簡討纂修會典越五年書成進修撰己丑遷春坊右中允簡直日講典北海鴻禧同說通鑑時上布御法筵講臣具積以進繼登乃反時議以便宜指引古訓傳時政得失冀有所感悟不談效說怪語在講筵且十年獻納為多歷遷諭德庶子庶事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丙申大內大繼登率謀

義大錄

余繼登

臣上章切諫戊戌轉左侍郎尋進尚書蓋執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舊時政闕失抗疏力諫無少規隨歲終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自鳴陷興地出血二氣并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若征調酷權織造開採鬻結無聊易動准安幸上思惟天心屬離過之實疏入上為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天秋蓬山崩繼登度上言方今星變失度冰旱為沴望山崩地藏空虛不無回祿山崩川竭陵谷变迁閭閻困苦即乞蕭條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

吾可要也臣等不能動君父言教愈嚴陛下為天

之子天以非常謹告尚可怡然數日不報乎繼登觀士體大體日趨浮詭誤用為憂乃上言今俗不遵至經俱為異說竊佛氏緒言燭乳耳目謂經藉傳註皆為糟粕倫理法度皆為虛冒惟一此心則論閭閻為險無害性真後學小生轉相崇尚樸入制義名為新說甚悖理傷化宜絕其端勿使進奉旨學為功令下學官釐正為繼登目署部時請元子冠婚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議建備又草水疏病甚猶伏枕視草奏

義大錄

余繼登

之也意感動乃勅所司具儀庚子七月而繼登卒年五十七贈太子少保議父恪繼登為人樸直端方忠誠體國平居以樸素自持穆然簡默及當大議大政持論侃侃無所回撓僚吏即有不當恒正色稱之始若不堪久而知其無他更信服焉居官廉潔弗受請賜年未嘗干人以私贊產既薄又必分給親族室無藏蓄為之典重不尚飾靡詩法孟襄陽尤工為歌詩所著之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浮世

2074390

S  
2121.5

160



ZW

21181888542723

識大錄

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劉振撰振宇自成宣城人其書紀明一代君臣  
事蹟畧倣各史之例惟改本紀爲帝典自太祖至  
穆宗凡二十四卷其列傳則不分卷自母后儲宮  
宗室宰輔以至四裔皆以類分編大抵以實錄爲  
本而旁采諸家文集銘誌之類然敘述疎舛義例  
襍糅不足自名一史也